



遗山先生文集序

唐开、天间，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鸣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观，以为异人，衣冠寻访，门巷填噎^①。白则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是岂悬市相夸，沽声索价而后得之哉？要必有以渐渍其骨髓，动荡其血气，藻鬻其襟灵，故天下之人之为之咨嗟淫液，鼓舞踴跃，景附响合而不能自己也。

吾友元君遗山，其二李后身乎？始能诗，甫冠时名已大振，寻登进士上第。兴定、正大中，殆与杨、赵齐驱。壬辰北还，老手浑成，又脱去前日畦畛矣。君尝言“人品实居才学气识之上”，吾因君言，亦尝谓天下之事皆有品。绘事、围棋，技之末也，或一笔之奇，一著之妙，固有终身北面而不能寸进者。彼非志之不笃，习之不专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几人？方希刷羽天池，扬光紫微，不幸遭疾而没。其遗文数百千篇藏于家，虽有副墨，而洛诵者率不过得什一二，其所谓大全者曾莫见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歎焉若怀宿负而未之偿也。东平严侯弟忠杰，有文如《棋奥》，好善如《干旄》，独能求得其全编，将授之梓。且西走书数百里，命予序引。予谓遗山之文之名，有目争睹，有耳咸耸，庸何序为？惟君有盖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论述之。

主上向居藩邸，抱君盛誉，一见遽以处之太史氏。不数岁，神圣御天，文治鼎兴，稽古建官，百度修举。其于玉^②堂、东观、金华，延阁之选，尤所注意者，曷尝不设燎以待之，而侧席以求之哉！向使遗山不死，则登奎坡、掌纶浩、称内相久矣！奈何遇千载而心违，际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遗恨也耶？尚赖柳如京之贤，有慰韩吏部之志。文工命拙，虽抱憾于九原，人亡书存，足踴芳于百世。顾予朴学，未暇题评，言念旧游，聊为扬榷云尔。

中统三年阳月，封龙山人李治序。

遗山先生文集序

文之为物，何物也？造物者实靳之不轻畀人，何哉？盖天地间灵明英秀之气，萃聚之多，蕴蓄之久，挺而为人，则必富于才，敏于学，精于语言，能吐天地万物之情，极其变而归之雅，故为诗、为歌、为赋、为颂、为传记、为志铭、为杂言、为乐府，兼诸家之长，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断，以接夫千百世之传。为造物者可得而轻畀之哉！

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贞祐、正大，则礼部赵公；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且性乐易，好奖进后学，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然号为泛爱，至于品题人物，商订古今，则丝毫不少贷，必归之公是而后已。是以学者知所指归，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

呜呼，遗山今已矣！灵明英秀之气，散在天壤间，不知几年几时，复聚而为斯人乎！东平严侯弟忠杰，喜与士人游，雅敬遗山，求其完集，刊之以大其传云。

陈郡徐世隆序。

附录储太仆先生手简

宪旌出巡时，匆匆不克一奉高论，迄今耿耿。昨扬令书至，道执事欲刻遗山先生文集，使来唯处取之。唯慕遗山甚笃，尝以不见全集为恨，访之十数年，始得秘本于今礼部程公，录而藏之，欲托好古者刊行而未得也。承领雅意，欣喜无量，遂借初本再校一遍，但其中亦有一二处讹缺，缘无它本可证，奈何，奈何？然古书之行于今者，未必皆能完好也。遗山文章大家，著述贍富，如《中州》等集，不行于世久矣，执事企仰乡贤，汲汲表章之，甚盛举也。

全集四十卷，纳上外传、志、题赠诸作，乃唯于它集中辑录者，亦请并刻之。盖遗山在当时已为名人硕士所重，不待后世始知子云也。须得楷书有典则者，另写洁本，乃可入梓。闻下许州规措，谅承委得人矣。太康吏回，谨附状。秋暑唯惠时珍摄。不宣。

七月十四日，唯顿首，复省高李先生行台执事。

[1] 唯 清道光初蒋炳瑞松堂刻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本（下省称“蒋刻本”），清光绪七年方戊昌读书山房本作“溢”。

[2] 五 原作“西”，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提 要

元好问(1190~1258),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北魏鲜卑拓跋氏的后裔,登金末兴定五年(1221)进士第,历任内乡、南阳令、尚书省左司都事、右司员外郎等职。金亡后不仕,居冠氏、秀容等地。

元好问是金元间重要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尤其在诗文创作和诗歌理论上有很大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诗文主要收集在《遗山先生文集》中,此外还有《壬辰杂编》《金源君臣言行录》《杜诗学》《东坡诗雅》《续夷坚志》《诗文自警》《锦机》《新乐府》等,编有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

元好问诗文集在元代主要有两种版本,一为张德辉编次、刻于中统三年(1262)的四十卷本诗文集,另一为至元七年(1270)曹益甫编二十卷本《遗山诗集》。四十卷本在明清两代均有刻本。明弘治十一年(1498)河南巡抚李瀚借得储曜所录善本,刻于河南,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为《四库全书》所收录。此本在清代还有无锡华希闵刻本,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证》也以此为底本。此外,还有道光三年(1850)张穆校刊本及光绪七年(1881)重刊张本的读书山房本等。《四部丛刊》影印的也是明弘治本,并用灵石杨氏本补充了第二十二卷的部分脱文。曹益甫二十卷本没有四十卷本流传得广,在明末有汲古阁《元人十种诗》刻本。

本书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用《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和读书山房本为参校本。诗取部分仍以汲古阁本及道光初年蒋炳瑞松堂刻《元遗山诗集笺注》进行对校。为保持原貌,卷次、目录仍依《四部丛刊》本而不作更动。目录中的缺讹,据正文内容直接校正,不另作说明。

元好问集目录

卷第一 古赋		颖谷封人庙…………… 3
秋望赋…………… 1	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 3	
蒲桃酒赋…………… 1	送狄叔内翰,并寄刘达卿郎中、白文举编修	
新高赋…………… 1	五首…………… 4	
行斋赋…………… 1	饮酒五首…………… 4	
五言古诗		后饮酒五首…………… 5
箕山…………… 2	德禅师清凉草堂…………… 5	
猴山置酒…………… 2	少林…………… 5	
同希颜再登箕山…………… 2	龙潭…………… 5	
光武台…………… 2	麦叹…………… 5	
颍亭留别…………… 2	北邙…………… 5	
醴亭…………… 2	龙门杂诗二首…………… 5	
出京…………… 2	丰山怀古…………… 6	
元鲁县琴台…………… 2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6	
沁水…………… 3	示侄孙伯安…………… 6	
杂著五首…………… 3	种松…………… 6	
古意二首…………… 3	虞乡麻长官成趣园二首…………… 6	

杂诗四首	7	赠莺	16
采杞	7	读书山月夕二首	17
宿菊潭	7		
观浙江涨	7	卷第三 七言古诗	
鹤雀崖北龙潭	7	虞坂行	17
五松平	7	画马,为邢将军赋	17
阻雨张主簿草堂	7	秋蚕	17
赠答杨焕然	8	南溪	17
送诗人李正甫	8	送郝讲师住崇福宫	17
		范宽《秦川图》	18
卷第二 五言古诗		赤壁图	18
万化如大路	8	寄答溪南诗老辛愿敬之	18
晓发石门,渡湍水道中	9	西园	18
放言	9	愚轩,为赵宜之赋	18
李道人《崧阳归隐图》	9	《双峰竞秀图》,为参政杨侍郎赋	18
黄公庙	9	西窗	18
学东坡移居八首	9	二月十五日鹤	18
历下亭怀古,分韵得“南”字	10	闻钦叔在华下	19
舜泉,效远祖道州府君体	10	商南卿还山中	19
与张仲杰郎中论文	10	女儿山避兵,送李长源归关中	19
济南庙中古桧,同叔能赋	11	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	19
铜鞮次村道中	11	半山亭招仲梁饮	19
萧斋(并引)	11	邓州城楼	19
别李周卿三首	11	宛丘叹	19
酬韩德华送归之作	11	游黄华山	19
戊戌十月山阳雨夜二首	12	巨然《松吟万壑图》	19
看山	12	密公《宝章小集》	19
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	12	荆棘中杏花	20
留月轩	13	太白独酌图	20
梨花、海棠二首	13	松上幽人图	20
赵吉甫西园	13	送张君美往南中	20
临汾李氏任运堂二首	13	戏题新居二十韵	20
题张左丞家范宽《秋山》横幅	14	赠萧炼师公弼	20
宿张靖田家	14	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	20
曲阜纪行十首	14	萧仲植长史斋	21
宝严纪行	15	送宋省参,并寄潞府诸人	21
雁门道中书所见	15	瓦神道士古铜爵	21
岳祠斋宫夜宿	15	赋泽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	21
示程孙四首	16	赠休粮张炼师	21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痹作	16	天井关	21
同白兄赋瓶中玉簪	16		
野史亭雨夜感兴	16	卷第四 七言古诗	
哭延孙	16	读书山雪中	21
		题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图》	21

过晋阳故城书事	22	换得《云台帖》，喜而赋诗	25
螭池	22	鹿泉新居二十四韵	25
赠答张教授仲文	22	过刘子中新居	26
高门关	22		
甲辰秋，洛阳得黄葵子，种之南庵。明年夏 六月，作花。佛经所谓“阎浮檀金，明静 柔软，令人爱乐”者，此花可以当之，因 为赋长韵。子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22		
马岭	22		
云峡（并序）	22		
云岩（并序）	22		
刘远笔	23		
赠周良老	23		
鸿沟同钦叔赋	23		
雪中自洛阳还嵩山	23		
祖唐巨愚庵	23		
过井陘	23		
北岳	23		
天涯山	23		
智仲可《月下弹琴图》	23		
常山侏生四月能搦管作字，笔意开廓，有 成人之量，喜为赋诗，使洛诵之	23		
赠利州侯神童	24		
奚官牧马图	24		
紫薇刘丈山水，为济川赋	24		
王右丞《雪霁捕鱼图》	24		
跋《酒门限邵和卿醉归图》	24		
题张彦宝《陵川西溪图》	24		
为韩德华子阿鲁制字	24		
为张圣与子阿平制名	24		
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 “楚”字韵	24		
送崔梦臣北上	25		
送王彦华	25		
李成之、王彦华、赵孝先以提学命见饷佳 酒，且求制名，辄以诗记	25		
刘时举节制云南	25		
赠张润之	25		
许道宁《寒溪古木图》	25		
送张书记子益从严相北上（并序）	25		
赠别孙德谦	25		
汾亭古意图	25		
太原赠张彦远	25		
		卷第五 杂言	
		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	26
		此日不足惜	26
		送希颜赴召西台，兼简李汾长源	27
		嵩山玉镜	27
		虎害	27
		饮酒	27
		送高信卿	27
		寄赵直之	27
		段志坚画龙，为刘邓州赋	28
		送诗人秦略简夫归苏坟别业	28
		纪子正杏园燕集	28
		送李参军北上	28
		王黄华墨竹	28
		泛舟大明湖	28
		九月七日梦中作诗，续以末后二句	28
		赋邢州鹤山	29
		送王亚夫举家归许昌	29
		涌金亭示同游诸君	29
		南冠行	29
		醉后走笔	29
		南湖先生《雪景乘驢图》（并引）	29
		癸卯岁杏花	30
		题刘紫微《尧民野醉图》	30
		赠答赵仁甫	30
		下黄榆岭	30
		驱猪行	30
		啸台感遇	31
		水帘记异	31
		淇谷圣灯	31
		食榆莢	31
		李峪园亭看雨	31
		游龙山	31
		醉中送陈季渊	32
		送弋唐佐还平阳	32
		游泰山	32
		付阿阮诵	32
		卷第六 古乐府	
		天门引	33

蛟龙引	33	方城道中怀山中幽居	37
湘夫人咏	33	孟州夹滩饮承之御史家	37
湘中咏	33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	37
孤剑咏	33	胜概	37
渚莲怨	33	少室南原	37
芳华怨	33	寄赠庞汉茂弘	37
后芳华怨	33	洛阳古城曦阳门早出	37
结杨柳怨	34	闻希颜得英府记室	37
秋风怨	34	落魄	37
归舟怨	34	得侄持信二首	37
征人怨	34	阿干始生	38
塞上曲	34	长寿新居三首	38
西楼曲	34	少雨中	38
后平湖曲	34	十二月六日二首	38
海川行	34	得一飞侄安信	38
长安少年行	34	短日	38
黄金行	34	送母受益自潞府归嵩山	38
隋故宫行	34	寄程孙铁安	38
解剑行	34	赠汴禅师	38
征西壮士谣	35	己亥元日	38
望云谣	35	送杨次公,兼简秦彦容、李天成	38
望归吟	35	发济源	38
梁园春五首	35	倪庄中秋	38
探花词五首	35	答潞人李唐佐赠诗	38
猎城南	35	阳兴寨	38
春风来	35	怀粹中	39
幽兰	35	同周帅梦卿、崔振之游七岩	39
梅花	35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39
宝镜	35	聚仙台夜饮	39
续小娘歌十首	35	续阳平十爱	39
卷第七 五言律诗			
怀益之兄	36	送田益之从周帅西上二首	39
汴禅师自斫普照瓦为研,以诗见饷,为和二首	36	九月晦日玉村道中	39
恶雨	36	十月四日往关南二首	39
癸巳除夜	36	寄王丈德新二首	39
病中	36	旧国	39
秦威卿毅挽辞	37	和仲梁	39
老树	37	甲辰夏五月,积雨十余日不止,遣闷二首	39
阳翟道中	37	阳泉栖云道院	39
月观追和邓州相公席上韵	37	刘子中梦庵	40
太室同希颜赋	37	丙午九日咏菊二首	40
送登封张令西上	37	感事	40
		斋中条李隐君邦彦	40
		送邦彦北行	40

出都二首	51	玉泉二首	54
癸卯望宿中霏道院	51	玄都观桃花	54
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三首	51	赠张致远	54
紫牡丹二首	51	夜宿秋香亭,有怀木庵英上人	54
与同年敬鼎臣宿顺天天宁僧舍	52	汴梁除夜	54
赠答乐丈舜咨	52	与冯、吕饮秋香亭	54
都运李文哀挽	52	袁武子告	55
赠答郝经伯常。伯常之人父,予少日从之学 科举	52	赠李春卿	55
吕国材家醉饮	52	甲辰秋留别丹阳	55
洛阳	52	龙兴寺阁	55
过三乡望女儿村,追怀溪南诗老辛敬之二 首	52	别纬文兄	55
为邓人作诗	52	宁掾端甫北上	55
赠张主簿伟	52	答定斋李兄	55
望卢氏西南熊耳岭	52	空山何巨川虚白庵二首	55
寄刘继先	52	听姨女乔夫人《鼓风入松》	55
寄杨弟正卿	52	哭樊帅	55
为鲜于彦鲁赋十月菊	52	寒食	55
赠答同年敬鼎臣	52	送樊顺之	55
寄英上人	52	蜀昭烈庙	55
寄答仰山谦長老	52	宿翠屏口	55
九日登平定涌云楼故基,楼即闲闲公所建	53	王敦夫祥止庵	55
平定鹳山神应王庙	53	过寂通庵别陈丈	55
寄答商孟卿	53	梁穆忠诗卷	55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53	乔千户挽诗	56
留别仲经	53	赠王仙翁道成	56
别周卿弟	53	常仲明教授挽辞	56
寄叔能兄	53	追录旧诗二首	56
贺威卿徐弟得雄	53	丁未寒食归自三泉	56
		即事呈邦瑞	56
		和白枢判	56
		庆高评事八十之寿	56
		超然王翁哀挽	56
		大名赠答张简之	56
		燕都送马郎中北上	56
		马云汉方镜背有飞鱼	56
		赠答雁门刘仲修	56
		余庆堂	56
		寄答刘生	56
		别董德卿	57
		送端甫西行	57
		读李状元朝宗《禅林记》	57
		同严公子大用东园赏梅	57
		中庸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诗》及裴内翰拜 之所述《家传》,爱仰不足,情见于辞	
卷第十 七言律诗			
追录洛中旧作	53		
东园晚眺	54		
十一月五日暂往西张	54		
石岭关书所见	54		
陀罗峰二首	54		
追怀曹征君	54		
春日书怀呈刘济川	54		
晋溪	54		
吊岳家千里驹	54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岭	54		
十三日度岳岭	54		

.....	57	六言	
贺中庸老再被恩纶	57	定斋兄写真	60
赵汲古南园	57	巨然《秋山》为邓州相公赋	60
柳亭雨夕,与高御史夜话	57	德和墨竹扇头	60
玉峰魏丈哀挽	57	曹得一扇头	60
清明日改葬阿辛	57	唐子达扇头	60
寄谢常君卿	57	七言绝句	
送武诚之往汉陂	57	论诗三十首(丁丑岁三乡作)	60
送刘子东游	57	文湖州草虫,为刘使君赋	61
甲寅九日,同临漳提领王明之、冀衡甫游龙泉寺,僧颢求诗二首	57	京都元夕	61
十日作	57	西园	61
赠答善安师	58	蓝采和像	61
孝纯宛丘迁奉	58	鹭鸶扇头	61
曹寿之平水之行	58	杏花杂诗十三首	61
追怀赵介叔	58	出京	61
追怀友生石裕卿	58	惠崇芦雁三首	61
挽雁门刘克明	58	早起	61
赠答平阳仇舜臣	58	书生	61
贾漕东城中隐堂	58	铜雀台瓦砚	62
约严侯泛舟	58	步虚词三首	62
送李同年德之归洛西二首	58	拙庵为温甫赋	62
赠萧汉杰	58	风雨停舟图	62
送曹幹臣	58	纳凉张氏庄二首	62
国医王泽民诗卷	58	送穷	62
祖唐臣母挽章	58	杨柳	62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龙泉	59	梁县道中	62
感寓	59	自题写真二首	62
存歿	59	再题	62
人日有怀愚斋张兄纬文	59	吴子英家《灵照图》二首	62
赵元德御史兄七秩之寿	59	刘邓州家《聚鸭图》	62
张村杏花	59	戊子正月晦日内乡西城游眺	62
		长寿山居元夕	62
卷第十一 五言绝句		闻仲泽丁内艰	62
洛阳高少府颍阳后庵五首	59	赠眼医武济川	62
内乡杂诗	59	赋粹中师竹拂子	62
薛明府去思口号七首	59	题伊阳杨氏《戏虎图》	62
山居杂诗六首	60	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赋二诗	62
《梁父吟》扇头	60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亩图》二首	62
南楼月夕望凤山,有怀武炼师子和	60	同希颜、钦叔玉华谷分韵得“军”、“华”二字二首	62
辛亥寒食	60	同希颜、钦叔玉华谷还会善寺即事二首	62
山中晚春	60	62
得纬文兄书	60	从邓州相公觅酒,时在镇平	63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60	镇平寄侄孙伯安笔	63

- 其一云：“祖道东门未有涯，田君方驾入宫车。只应千古狼溪路，人说山中宰相家。”相公以体重不任步趋，诏许驾小车至朝殿外门，故予诗及之。北渡后往东平，路经云溪，因为之赋…… 68
- 陈德元《竹石》二首…… 68
- 同漕司诸人赋红梨花二首…… 68
- 吴子贤栲庵二首…… 68
- 《太一莲舟图》三首，为济源奉先老师赋…… 68
- 游天坛杂诗十三首…… 68
- 初发潞州…… 69
- 杂诗六首，道中作…… 69
- 卷第十三 七言绝句**
- 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 69
- 赋瓶中杂花七首…… 69
- 赠罗友卿三首…… 69
- 又解嘲二首…… 69
- 为衍圣公题张公佐《湘江春早图》二首。
张自书云：“涂水张公佐画，时年八十一。”先大夫尝题公佐画有“云静洞庭秋寺月，雨昏湘浦夜船灯”之句，因及之…… 70
- 浑源望湖川，见百叶杏花二首…… 70
- 代州门外南楼二首…… 70
- 杜生绝艺…… 70
- 以玉连环为吕仲贤寿…… 70
- 德华小女五岁能诵予诗数首，以此诗为赠…… 70
- 刘寿之买南中山水画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题五言，得于太原酒家…… 70
- 跋紫微刘尊师所画山水横披四首…… 70
- 东山四首…… 70
- 晓起…… 70
- 追录乙未八月十七日莘县梦中所得…… 70
- 春归…… 70
- 感兴四首…… 70
- 从孙显御觅平定小山…… 70
- 发南楼，度雁门关二首…… 70
- 墨竹扇头…… 71
- 王希古乞言…… 71
- 龙门公《墨竹风烟夕翠》二首…… 71
- 从希颜觅笃筍香二首…… 71
- 戏赠柳花…… 71
- 乔夫人墨竹二首…… 71
- 《醉猫图》二首，何尊师画，宣和内府物…… 71
- 自题《中州集》后五首…… 71
- 讲武城…… 71
- 药山道中二首…… 71
- 善应寺五首…… 71
- 《摘瓜图》二首，栲轩家物…… 71
- 黄华峪十绝句…… 71
- 七贤堂…… 72
- 峡口食鲙鱼有感…… 72
- 大简之画《松风图》，为恪端卿赋二首…… 72
- 《秋江待渡》横披…… 72
- 赠答要襄叔二首…… 72
- 赠脩端脚、张去华、韩君杰三人六首…… 72
- 秋江晓发图…… 72
- 题《山亭会饮图》二首…… 72
- 洛阳卫良臣以《昆图》见贶，漫赋三诗为谢…… 72
- 题《鹭鸶败荷》扇头…… 72
- 西山楼，为王仲理赋二首…… 72
- 乐天不能忘情图二首…… 72
- 燕省掾属张彦通举释菜之废，仁卿以诗美之，亦赋二诗…… 72
- 采菊图二首…… 72
- 无尘亭二首…… 72
- 李广道写真二首…… 72
- 钱过庭《烟溪独钓图》二首…… 72
- 苍崖远渚图二首…… 73
- 三十醉乐图…… 73
- 乡郡杂诗五首…… 73
- 宗入明道老师澹轩二首…… 73
- 题高孟卿家《晦道堂图》二首…… 73
- 商正叔《陡山行役图》二首…… 73
- 息轩《秋江捕鱼图》三首…… 73
- 东平李汉卿草虫卷二首…… 73
-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73
- 七贤寒林图…… 73
- 石丞文献公著色《鹿图》…… 73
- 李仲华《湍流高树图》二首…… 73
- 益都宣抚田侯器之《燕子图》三诗…… 73

前高山杂诗七首	74	真味斋	76
楚山清晓图	74	归义兴侍者《溪山萧寺》横轴	76
题石裕卿郎中所居四咏	74	乔夫人《彩绣仙人图》	76
赠李子范家儿子	74	出山像	76
跋文献公《张果老图》	74	胡寿之待月轩三首	76
三乡杂诗三首	74	论诗三首	76
钩州道中	74	超禅师晦寂庵	76
卷第十四 七言绝句		自题写真	76
榆社峡口村早发	74	赠写真田生三章	76
十月二十日雪	74	赠高君用	76
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	75	周才卿拙庵	76
哭曹征君子玉二首	75	郭大方自适轩	77
二十六日早发安生道中,雨木冰	75	风柳鸣蝉	77
书贻第三女珍	75	晴景图	77
隐秀君山水,为范庭玉赋	75	僧寺阻雨	77
送子微二首	75	金山	77
杨秘监《马图》	75	王子文琴斋	77
岳山道中	75	覃彦清《飞雨亭》横披	77
雪行图	75	读《汉书》	77
寄杜莘老三首	75	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体	77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岭	75	石勒问道图	77
刘君用可庵二首	75	花光梅	77
耀卿西山归隐三首	75	旧与赵景温	77
雪岸鸣鹤	75	夏山风雨	77
东丹骑射	75	春云淡冶	77
虚名	75	雪谷早行图二章	77
按书图二首	75	胡叟楚山清晓	77
题刘威卿小字《难素》册后二首	75	辛亥九月未见菊	77
庞都运山水	75	答俊书记学诗	77
归义僧山水卷	75	夜宿山中	77
武善夫《桃溪图》二首	75	台山杂咏十六首	77
《巢云曝雪图》,武元直笔,明昌名士题咏	75	跨牛图	78
书扇赠李湛然	76	赠湛澄之四章	78
普照范炼师写真三首	76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归自汴梁,二十五日夜	78
祖唐巨所藏栲轩画册二首	76	久旱而雨,偶记《内乡》一诗,追录于	78
客意	76	此,今三十年矣	78
走笔题《十老会请疏》	76	三门集津图	78
七夕	76	乙卯端四日感怀	78
避兵阳曲北山之羊谷,题石龛	76	《山村风雨》扇头	78
王子寒食	76	跋萧师《鹭鹭败荷》扇头	78
马云卿画纸衣道者像	76	袁显之扇头	78
过威州犒厉王故居	76	赠司天王子正二首	78
		工部赵侍郎下世日作	78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78
贞燕二首	78
杨秘监《雪谷早行图》	78
杜莘老《夏日汾亭》横轴	78
武元直《秋江罢钓》	78
张彦远《江行八咏图》	78
题冯漕缓之《硕人在洞》横轴	78
题邢公达《寒梅冻雀图》	78
秀隐君山水	78
同梅溪赋秋日海棠二章	78
梁氏先人手书	78
藟北杜国宝以真定教官李进之所撰《大父 中宪公及其先人帅府从事行状》见示， 用题三绝其后	78
赠管子野高士三章	79
戏相师	79
留赠丹阳王炼师三章	79

卷第十五 宏词

章宗皇帝《铁券行》引	79
秦王擒窦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80
拟贺登宝位表	80
拟立东宫诏	80
拟除枢密使制	81
拟御史大夫让枢密使表	81
拟除司农卿制	81

卷第十六 碑铭表志碣

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	82
王黄华墓碑	84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85

卷第十七 碑铭表志碣

闲闲公墓铭	87
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89
寄庵先生墓碑	90
朝列大夫、同知河间府事张公墓表	91

卷第十八 碑铭表志碣

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93
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 碑铭	96
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	98

卷第十九 碑铭表志碣

内翰王公墓表	100
内翰冯公神道碑铭	102
国子祭酒、权刑部尚书内翰冯君神道碑铭	104

卷第二十 碑铭表志碣

顺安县令赵公墓碑	106
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	107
通奉大夫、钧州刺史、行尚书省参议张君神 道碑铭	109
资善大夫、集庆军节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铭	111
资善大夫、武宁军节度使夹谷公神道碑铭	111

卷第二十一 碑铭表志碣

御史张君墓表	113
御史程君墓表	114
平叔墓铭	115
希颜墓铭	116
大司农丞康君墓表	117
聂元吉墓志铭	118

卷第二十二 碑铭表志碣

太中大夫刘公墓碑	119
中顺大夫、镇南军节度副使张君墓碑	120
阳曲令周君墓表	120
奉直赵君墓碣铭	121
史邦直墓表	122
御史孙公墓表	122

卷第二十三 碑铭表志碣

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 碑	123
刘景玄墓铭	125
文儒武君墓铭	126
郝先生墓铭	126
曹征君墓表	127

卷第二十四 碑铭表志碣

真定府学教授常君墓铭	128
------------------	-----

善人白公墓表·····	129	信武曹君阡表·····	159
南峰先生墓表·····	130	千户乔公神道碑铭·····	159
临海弋公阡表·····	130	千户赵侯神道碑铭·····	161
蓬然子墓碣铭·····	131	故帅阎侯墓表·····	162
苏彦远墓铭·····	132		
卢太医墓志铭·····	132	卷第三十 碑铭	
张遵古墓碣铭·····	133	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	163
张君墓志铭·····	133	宣武将军孙君墓碑·····	164
		龙山赵氏新莹之碑·····	165
卷第二十五 碑铭表志碣		冠氏赵侯先莹碑·····	166
族祖处士墓铭·····	134	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	166
承奉河南元公墓铭·····	135	兖州同知、五翼总领王公墓铭·····	167
敏之兄墓铭·····	135	五翼都总领豪士信公之碑·····	168
赞皇郡大君墓铭·····	135		
南阳县太君墓志铭·····	136	卷第三十一 墓铭碑表	
姦孝女墓铭·····	137	清凉相禅师墓铭·····	169
孝女阿秀墓铭·····	137	华严寂大士墓铭·····	170
		坟云墓铭·····	170
卷第二十六 碑铭表志碣		孙伯英墓铭·····	171
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	138	紫虚大师于公墓碑·····	171
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	139	天庆王尊师墓表·····	172
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	140	冲虚大师李君墓铭·····	172
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	143	通真子墓碣铭·····	172
		圆明李先生墓表·····	173
卷第二十七 碑铭表志碣		通玄大师李君墓碑·····	174
龙虎卫上将军术虎公神道碑·····	144	藏云先生袁君墓表·····	175
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	146	告山赞禅师塔铭·····	175
曙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	147		
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铭·····	149	卷第三十二 记	
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	150	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	176
		东平府新学记·····	177
卷第二十八 碑铭表志碣		博州重修学记·····	179
大丞相刘氏先莹神道碑·····	151	赵州学记·····	179
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	152	寿阳县学记·····	180
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	153	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	180
费县令郭明府墓碑·····	154	叶县中岳庙记·····	181
广威将军郭君墓表·····	155	扁鹊庙记·····	181
潞州录事毛君墓表·····	156	长庆泉新庙记·····	182
		三皇堂记·····	182
卷第二十九 碑铭表志碣		崔府君庙记·····	182
显武将军吴君阡表·····	157		
忠武任君墓碣铭·····	158	卷第三十三 记	
		邓州新仓记·····	184
		南阳县令题名记·····	184

吏部按属题名记	185	《集诸家通鉴节要》序	211
警巡院解署记	185	《十七史蒙求》序	211
创开溲水渠堰记	185	拙轩铭引	212
市隐斋记	186	如庵诗文集序	212
惠远庙新建外门记	187	《琴辨》引	213
顺天府营建记	187	《双溪集》序	214
邢州新石桥记	188	《鸠水集》引	214
临锦堂记	189	杨叔能《小亭集》引	214
马侯孝思堂记	189	新轩乐府引	215
致乐堂记	190	《逃空丝竹集》引	216
李参军友山亭记	190		

卷第三十四 记

王无竞题名记	192
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	192
校《笠泽丛书》后记	194
画记二	194
济南行记	195
东游略记	196
两山行记	197
毛氏宗支石记	199
尚药吴辨夫寿家记	199
樊侯寿家记	200

卷第三十五 记

威德院功德记	201
竹林禅院记	202
少林药局记	202
寿圣禅寺功德记	203
兴福禅院功德记	203
龙门川大清真寺碑	204
忻州天庆观重建功德记	204
太古观记	205
紫微观记	206
朝元观记	207
清真观记	207
通仙观记	208

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陆氏《通鉴详节》序	209
《杜诗学》引	210
《东坡诗雅》引	210
《东坡乐府集选》引	210
《锦机》引	211

卷第三十七 序引

张仲经诗集序	217
《陶然集》诗序	217
《木庵诗集》序	218
《南冠录》引	219
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	219
送秦中诸人引	220
送李辅之之官济南序	220
送高雄飞序	220
《寒食灵泉宴集》序	221
太原昭禅师语录引	221
曷和尚颂序	221
《伤寒会要》引	222
《元氏集验方》序	223
《周氏卫生方》序	223

卷第三十八 铭

孔道辅击蛇笏铭	224
良佐镜铭	224
默庵铭,为刘司正光甫作	224
布衾铭	224
无弦琴铭	224
最乐堂铭	224
超然堂铭	225
太古堂铭	225
皇极道院铭	225
长真庵铭	225
天砚铭	226
小紫玉池砚铭	226
赞	
手植松圣像赞	226
老人星赞	226

范文正公真赞·····	226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国夫人文·····	239
赵闲闲真赞二首·····	227	题 跋	
范炼师真赞·····	227	跋《国朝名公书》·····	239
写真自赞·····	227	题楞轩《九歌遗音》大字后·····	239
介山马卿云汉为仲晦甫写真,燕坐萧然,六籍在旁,目曰《读经图》,欣然有会于予心者,为作赞云·····	227	跋闲闲自书《乐善堂诗》·····	240
张幾道炼师真赞·····	228	跋《二张相帖》·····	240
颂		跋《苏黄帖》·····	240
登封令薛侯去思颂·····	228	跋松庵冯丈书·····	240
卷第三十九 书		跋《苏叔党帖》·····	240
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	229	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	240
与枢判白兄书·····	229	题苏氏父子墨帖·····	240
答中书令成仲书·····	230	题许汾阳诗后·····	240
答聪上人书·····	230	《毛氏家训》后跋语·····	241
答大用万户书二·····	230	跋张仲可《东阿乡贤记》·····	241
疏		跋紫微刘尊师山水·····	241
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	231	题学易先生刘斯立诗帖后·····	242
清真道院营建疏·····	231	跋龙岩书柳子厚《独觉》一诗·····	242
请太一宫提点李大师住天封疏·····	231	题闲闲《书赤壁赋后》·····	242
兴国院改律为禅,请住持疏二首·····	231	遗山先生文集附录	
曹子归葬疏·····	231	金史·文艺传·····	243
杂 体		遗山先生墓铭·····	244
麻、社、张诸人诗评·····	232	祭遗山先生文·····	244
射说·····	232	元遗山真赞·····	245
酒里五言说·····	232	原古上元学士·····	245
靖德昭儿子高户字说·····	232	寿元内翰·····	245
曹南商氏千秋录·····	233	辨磨甘露碑·····	246
故物谱·····	235	游华山,寄元裕之·····	246
卷第四十 上梁文		寄裕之·····	246
南宮庙学大成殿上梁文·····	236	《系舟山图》,裕之先大夫尝居此山之东岩·····	246
南阳麻署上梁文·····	237	李平甫为裕之画《系舟山图》,闲闲公有诗,某亦继作·····	246
外家别业上梁文·····	237	子端山水同裕之赋·····	246
青 词		《马图》同裕之赋(韩笔,定襄霍益之家物)·····	246
太夫人五七青词·····	238	书怀继元弟裕之韵·····	246
刘宣抚设醮青词·····	238	次韵答裕之·····	247
张喜千户青词·····	238	寄裕之(二首)·····	247
樊守谢土词·····	238	次韵裕之见寄(二首)·····	247
郡守天池祈雨状·····	238	题裕之《象山图》·····	247
祭 文		同裕之之再过会善,有怀希颜·····	247
祭飞蝗文·····	238	赠裕之·····	248
为第四女配婿祭家庙文·····	239	元裕之以山游见招,兼以诗四首为寄,因以	

山中之意仍其韵·····	248	送裕之官邓下,兼简仲泽·····	249
同裕之、钦叔分韵得“莫”、“论”二字 ·····	248	和裕之(二首)·····	249
玉华山中同裕之分韵送钦叔得“归”字 ·····	248	题裕之《家山图》·····	249
九日登少室绝顶,同裕之分韵得“萝”字 ·····	248	赠答史院从事·····	249
次裕之韵,兼及景玄弟·····	248	送裕之往许州,酒间有请予歌“渭城烟雨” 者,因及之·····	249
玉华谷同希颜、裕之分韵得“秋”字···	248	寄裕之·····	249
莱阳古城登览寄裕之·····	249	古月一篇为裕之赋·····	249
送裕之还嵩山·····	249	读裕之弟诗稿,有“莺声柳巷深”之句,漫题 三诗其后·····	250
游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	249	跋遗山墨迹·····	250
		遗山先生挽诗·····	250
		题《中州诗集》后·····	250

元好问集卷第一

古 赋

秋 望 赋

步斐回而徒倚，故吾日乎高明。恢天宇之空旷，阅岁律之峥嵘。于时积雨收霖，景气肃清。秋风萧条，万籁俱鸣。菊鲜鲜而散花，雁啾啾而遗声。下木叶于庭皋，动砧杵于芜城。写林早寒，浩霜露之已盈。送苍苍之落日，山川郁其不平。幽彼辘轳，西走汉京。虎踞龙蟠，王伯所凭。云烟惨其动色，草木起而为兵。望崑山之霞景，渺浮丘之独征。汗漫之不可与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清风于箕颍，高巢由之遗名。悟出处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并。繁南山之石田，维秦略之所耕。老鸱盘盘，空谷沧滢。非云雷之一举，将草木之倍零。太行蔽天，大河东倾。邀神州于西北，恍风景于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寂寞而潜惊。激幽声于寥廓，慨涕泗之缘缨。吁嗟哉，事变于已穷，气生乎所激。豫州之士，复于慷慨击节之誓；西域之侯，起于怆悃书之笔。凉生世之有为，宁白首而坐食。且大飞鸟而恋故乡，虞伯而忧公室。岂有夷狄益而剪桑梓，视若肥腴而秦瘠？天人不可以偏废，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则时之所感也，非无候虫之悲，至于整六扇而祝屋脊，亦庶几乎鸢戾之一击。

蒲桃酒赋(并序)

刘祁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少日，余与故人许仲祥耦其实并未炊之，酿虽成，而古人所谓甘而不恰、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始治中，祁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徒暮已干，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酸，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属予，子宁有意乎？”子曰：“世无此酒久矣。予亦尝见还自西域者云：‘大石人校蒲桃家，并而理之，未几成酒，愈久而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说正与此合。物无大小，显晦自有时，决非偶然者。夫梓之数百年之后，而数数方里之远，是可赋也。”于是乎赋之。其辞曰：

西域开，汉节回，得蒲桃之奇种，与天马兮俱来。枝蔓千年，郁其无涯(音崖)。敛清秋以春煦，发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颜而饱子，出渣法于湮埋。素罔象之玄珠，荐清明于玉杯。露初零而未结，云已薄而仍^①裁。挹幽气之薰然，释烦郁于中

怀。觉松律之孤峭，羞桂醕之尘埃。我观酒经，必曲糵之中媒。水泉资香洁之助，林樾取精良之材。效众枝之毕前，敢一物之不阶。艰难而出美好，徒馥馥之胎衰。繁工倕之物化，与梓庆之心斋。既以天而合天，故无怪乎灵台。吾然后知玮璋玉毁，青黄木灾。音哀而鼓钟，味薄而盐梅。惟粹贻天下之圣法，可以复婴儿之未孩。安得纯白之上，而与之同此味哉。

新 斋 赋(并序^①)

予既罢内乡，出居县东南白鹿原，结茅菊水之上，焚书而读之。其久也，犹素灰性，若有所得，以为平生未尝学，而学于是乎始。乃名所居为“新斋”，且为赋以自警。其辞曰：

新之为说也，在今曰从单，左木曰斤。丘陵为山而恶乎血，履霜坚冰而致于驯。犹之于人，则齐鲁有一再之薇，狂圣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变更，不足以造化，化之为神。附陈迹以日观，悼古事之良勤。夫^②壮岁于俯仰，竟四十而无闻。圣谟洋洋，善海迢迢。出处语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毅，有一日之归仁。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恢北轲以适楚，将瞬向而知津。擅虚名以自夸，适以增烦而益愆。我下我居，于渐之滨。方处阴以体影，思沐浴而澡身。盖尝论之，生而知，困而学，固等级之不藏；愤则后，排则发，亦愚智之所均。斋戒沐浴，愿人可以祀上帝；洁己以进，章了可以游圣门。愿年岁之未暮，岂终老乎凡民？已焉哉，孰轲^③之弗醇，孰上且之弗真，孰味爽之弗旦，孰俾^④之弗春。又安知温故知新，与夫去故之新，他日不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行 斋 赋(并序^①)

戊子冬十月，长春新落成。仲经张君从予卜邻，得王氏之败屋焉。环境萧然，不蔽风雨，君为之补罅漏，治芜秽，盖十日而后可居。莘门去密，故事毕举，取君于素其位而行之义，名曰“行斋”。而乞文于予。予以为士之贤至于君极矣，无禄以为养，无田以为食，无僮仆为之负贩，无子弟为之奔走，无好事者为之设谋惠而助^②薄少。率背无旬日计，泰然以闲日读书为业。不以为失次，而以为当然；不以为怨，不以为忧，而又且以为乐也。然则不谓之无愧其名也可乎？乃为赋云：

赋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鸮与兔，无益短长。力有可求，胜天不祥。福不盈睫，一敬莫能。莫难养心，操存舍亡。出入无时兮，莫知其乡。饱饥有时而激怒兮，殆黎虎之貍映。我思古人，动静有方。静以养德，刚以作强。辱以处污，愚以退藏。屹中立而不倚，渊横横而独障。直钓循溪之鱼，秃节

单于之羊，有深身以为厉，有被发而为狂。仕污世而执朝，徇殊俗而解裳。太阿存兼善之达，缙袍有不求之臧。唯夫长剑大冠以揖让人主之前者，吾固右之。故木食洞饮，虽至于劳筋骨而饿⁴⁴，体肤者为无伤。古有之，居不隐者志不广，身不尊者志不扬。士固有遁世而不复见，然愈抑而愈彰。南山苍苍，北风雨霜。有兰不雕，俟春而芳。伟哉造物，又将发岱子之幽光耶？

太阿、即阿衡，见《文选》。

五言古诗

箕山

幽林转阴崖，鸟道人迹绝。
许君栖隐地，唯有太古雪。
人间黄屋贵，物外只自洁。
尚厌一瓢喧，重负宁所屑。
降衣均义粟，涸泪忘智决。
得陇又望蜀，有齐安用薛？
下戈几蛮触，宇宙日流血。
鲁连蹈东海，夷叔采薇蕨。
至今阳城山，衡华两丘垤。
古人不可作，自念肝肺热。
浩歌北风前，悠悠送孤月。

纒山置酒（同内翰冯文叔献、雷兄希颜赋诗，分韵得“宾”字）

灵宫肃清晓，细柏含春香。
人言王子乔，鹤驭此上宾。
白云山苍苍，平田木欣欣。
登高览元化，浴荡融心神。
西望洛阳城，大路通平津。
行人细如蚁，扰扰争红尘。
蓬菜风涛深，鬓毛日侵新。
吸麴一杯酒，愧尔云间人。

同希颜再登箕山

千年箕山祠，萝径深以悄。
桂树不复见，壳箨余秋篠。
盘盘尽绝顶，石冢平木杪。
长风万里来，筋骸觉轻缈。
侧身望岩窦，解衣憩林表。
是时夏春交，野色乱青缥。
川光乍明灭，地脉互紫绛。
冈峦蚁垤出，井邑蜂衙扰。
红尘洛阳昏，白云太行晓。
元功信冥漠，一覩疑可了。
悟彼东山人，胸中曾瓦小。

光武台

东南地上游，荆楚兵四冲。
游子十月来，登高眺长鸿。

当年赤帝孙，提剑起高蓬。

一顾沮水断，再眺新都空。
雷霆万马占，青天石飞龙。
当年此遗台，落日荒烟重。
谁见经纶初，指挥走群雄？
白水日夜东，石麟几秋风。
空余广武叹，无复云台功。

颍亭留别（同李冶仁卿、张肃子放、王元亮子正分韵得“画”字）

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
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
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
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
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
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
宦拙负吟啸，尘土足悲咤。
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

聽亭

春物已清美，客怀自幽独。
危亭一徘徊，儼然若新沐。
宿云淡野川，元气浮草木。
微茫尽楚尾，平远疑柱曲。
生平远游赋，吟以心自足。
邇来着世网，抑抑就边幅。
人生要适情，无荣复何辱。
乾坤入望眼，容我谢羈束。
一笑白鸥前，春波动新绿。

出京（史院得告归嵩山待下⁴⁵）

从宦非所堪，长告欣得请。
驱马出国门，白日触隆景。
半生无根蒂，飘转如断梗。
一昨随驛来，六月归归省。
城居苦湫隘，群动日蛙黾。
惭愧山中人，团茅遂幽屏。
尘泥免相施，梦寐见清颖。
矫首孤飞云，西南路何永。

元鲁县琴台

荒城草木合，破屋风雨侵。
千年一琴台，春馥涕盈襟。
遗爱食县社，公宁不堪任。
此台即甘棠，忍使无余阴。
旁舍高以作，大囊日相金。
苍云玄武暮，鬼物凭阴岑。
尚德抑玄虚，壘兴谁当寻？
我兴荐寒泉，百拜公来临。
公来不能知，落日下饥禽。
怀哉空山里，鹤飞猿与吟。

当年《十芳歌》，补袞一何深。
承平示得意，独能正哇哇。
君相此一时，又复惜良箴。
谏臣坐废黜，盖亦起幽沉。
蒲轮竟频载，香草空深林。
寂寞授书室，孤鸾举遗簪。
生平凉已然，薄俗矧来今。
下口为公台，万籁为公琴。
夔¹¹不并世，月露为知音。
人回蹄湾岸，已矣非公心。

元运州《文编》以元普山为元普县。又台今为玄武祠，故及之。

滌水(闻郾城张伯玉计晋作)

滌水复滌水，东望雁行没。
殷勤一杯酒，遥酌¹²空月。
永怀紫髯郎，冠佩见突兀。
岩岩石青峙，郁郁松秀发。
裴回功名会，脱落豪侠骨。
中州有士论，指与雷李屈。
挂弓须扶桑，洗剑必溟渤。
皇天新美器，一世惜英物。
神交付冥漠，生气凛毛发。
古来天下马，万里人超忽。
良乐不并世，燕市空骏骨。
狂歌叫秋云，北风撼林樾。

杂著五首

禀气寡所谐，衣食固无端。
所业在农桑，甘以辞华轩。
田家岂不苦，岁功聊可覩。
带月荷锄归，裴回丘陇间。
暧暧近人村，纷纷飞鸟还。
养真衡茅下，庶无异思干。
遥遥荷蓑翁，躬耕非所叹。
守拙归田园，澹留自无成。
长吟掩柴门，遂与尘事冥。
素月出东岭，夜景洪虚明。
挥杯劝孤影，杯尽壶自倾。
遥遥望白云，千载有深情。
采芣老带索，原生纳决堰。
邀哉此前修，久而道弥著。
人生少至百，每每多忧虑。
量力守故辙，余荣何足顾。
栖迟固多娱，几人得其趣。
桃李罗堂前，霜露荣梓之。
咄咄俗中恶，人道每如兹。
冬岭秀孤松，卓然见高枝。
提壶抚寒柯，怀此贞姿姿。
愿留就君住，终身与世辞。

世短意恒多，时缺¹³不可追。
感彼柏下人，凄然沾我衣。
运斗会归尽，彼此更共之。
理也可奈何，一觞聊可挥。
酒中有深味，情随力化推。
江南望昆墟，又人侍丹墀。
我无腾化术，帝乡不可期。
且极今朝乐，予哉非所知。

占意二首

七岁入小学，十五学时文。
二十学业成，随计入成亲。
秦中多贵游，辄与书生亲。
年年抱关吏，空笑西来频。
在昔学语初，父兄已卜邻。
跛鳖不量力，强欲缘青云。
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负薪。
寂寥抱玉献，贱俸倍忧陈。
青衫亦区区，何时面麒麟？
遇合仅一二，饥寒几人问？
谁留草甫冠，万古徒悲辛。
桃李弄娇娆，梨花逾丰容。
盈盈两无语，翩翩争春风。
春风何许来，草木谁青红？
天公亦老矣，何意夸儿童。
昨夜花正开，今朝花已空。
川流不肯驻，并与繁华东。
鞭髯千岁姿，肮脏空谷中。
阳和不择地，亦复难为功。
本无儿女心，安用九天公？

颍谷封人庙

泄泄颍谷云，漘漘颍川水。
封君去我久，水云自清美。
人言君善谏，微意得邦子。
特于悔悟时，一语发天理。
大¹⁴孝动天地，上直及顽鄙。
反身而未诚，善谏且成矣。
如何千载下，乃与茅焦比？
我行颍川道，水念鱼甘旨。
愿作颍尾鲂，因之日千里。

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

旧闻刘君公，学经发源深。
骅骝万里气，圣途已兢兢。
大梁语三日，副我夙所钦。
灈溪无北流，此道日西沈。
百年牛山木，不复秀穹林。
南风虽寥寥，闻弦犹赏音。
独怜夸毗子，一我无古今。
共学君所贪，遁道我岂任。

相酬无别物，惟有好奇心。
 阿京吾所畏，早生号能文。
 初无王家癖，声光自流闻。
 此行不虚来，得接大小君。
 信知珠玉渊，足当羔雁群。
 君家有箕裘，圣学待副勋。
 但使本根在，枝叶复何云？
 殷勤五色笔，未用摧千军。
 学道有通蔽，令人乃其元。
 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
 高蹇当父师，排击刚寇仇。
 真是大可必，自私有足羞。
 古人相异同，字复操戈矛。
 春风入万物，枯槁将和柔。
 克己夫有加，归仁亦何由。
 先儒骨已腐，百骂不汝酬。
 却为文字间，剽斯搜靡犹。
 晋道非申韩，哀哉涉其流。
 大儒不知道，此论信以不？
 我观唐以还，斯文有伊周。
 开云揭日月，不独程张俦。
 圣途同一归，论功果谁优？
 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
 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郭欬。
 老鹤何许来，澹与孤云同。
 相值太遽室，悠然复西东。
 圣学要深淡，惜君别匆匆。
 何时沂水上，同咏舞雩风。

送钦叔内翰，并寄刘达卿 郎中、白文举编修五首

忽忽岁云暮，烈烈风尚威。
 举头望长安，游子从此归。
 我有平生怀，爱君如连枝。
 半年姜肱被，所乐良不费。
 尚恨人事异，离合无定时。
 送君酒一杯，倩以弹铗辞。
 上言^①行路难，下言^②长相思^③。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汜水。
 风涛脱沉舟，冰雪危堕指。
 孝子在中野，永念负甘旨。
 家贫亲已老，形骸心欲死。
 古称季路孝，负米曾百里。
 顾作鯉与鲋，宁当怨颍尾。
 君归不可缓，献寿迫岁始。
 遥知慈母心，已为乌鹊喜。
 ①年不制衣，春服犯霜风。
 一日仅两食，肠胃不得充。
 生半万里气，朝入低回中。
 田夫怒攘臂，缩首甘官彘。

老兵赐颜色，欢喜无所容。
 求索快朋友，劳苦断仆慵。
 无聊复无聊，又复蹈灾凶。
 我有一樽酒，浇君块磊胸。
 君年始二十，白发成一翁。
 顾以寸心微，受此百患攻。
 君穷复何辞，不见闲闲公。
 文章二百年，不救^①四壁空。
 君性我所许，我心君所知。
 凡我之所短，君亦时有之。
 谋事恨太锐，临断恨太迟。
 待论恨太高，徇俗恨太卑。
 人道自近始，贫富理不齐。
 君自不得饱，欲疗何人饥？
 乞糒乞语邻，圣哲有明讥。
 彼放教乡人，智者所不为。
 且如与人交，有非所宜。
 白黑不复择，豁豁倾心脾。
 泛爱岂不可，后悔终自貽。
 又如与人言，宁复无失辞。
 刺口论成败，白眼谈歌诗。
 世放教黄间，能不发其机？
 闻君作拟斋，似觉豪华非。
 忽忽与牵欲，百年有良规。
 与了各努力，岁晚以为期。
 占人遥相望，每恨不同时。
 同时得古人，欢乐良在兹。
 君归岂不佳，交游满京师。
 门前车马来，笑言慰所思。
 细话洛阳事，高咏嵩山诗。
 官舍发新筍，官梅歌幽姿。
 故应刘与白，亦复念微之。

饮酒五首（冀城作）

西郊一亩宅，闭门秋草深。
 床头有新酿，意惬成孤斟。
 举杯谢明月，蓬蒿肯相临。
 愿将方古色，照我方古心。
 去古日已远，百伤无一真。
 独余醉乡地，中有羲皇淳。
 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
 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复成祸根。
 名虚买实祸，将相安足论。
 驱驴上邯郸，逐兔出东门。
 高官寸亦乐，里社有拙言。
 ①“高官寸亦乐”，香奁^②诗云然。
 万事有定分，圣智不能移。
 而于定分中，亦有不测机。
 人生桐叶露，见日忽已晞。

唯当饮美酒，竟来非所期。
此饮又复醉，此醉更耐适。
徘徊云间月，相对澹以歌。
三更风露下，巾袖警微湿。
浩歌天壤间，今夕如何夕！

后饮酒五首(阳翟作⁽¹⁶⁾)

少日不能勉，少许便有余。
比得酒中趣，日与杯杓俱。
一日不自浇，肚腹如欲枯。
当其得意时，万物寄一壶。
作病知奈何，妾妇良区区。
但愧生理废，饥寒到妻孥。
吾贫盖有命，此酒不可无。
金丹换凡骨，诞幻若无实。
如何杯杓间，乃有此乐园。
天生至神物，与世作酬适。
岂曰无妙理，涅槃莫容詰。
康衢吾自乐，何者为帝力。
大笑白与刘，区区颂功德。
客从崧少来，赠我《招隐》诗。
为言学仙好，人间竟何为？
一笑取客言，神仙非所期。
山中如有酒，吾与尔同归。
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
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
此语谁所云，吾友田紫芝。
紫芝虽吾友，嗜饮真吾师。
一饮三百杯，谈笑成歌诗。
九原不可作，想见当年时。
饮人不饮酒，正自可饮泉。
饮酒不饮人，屠沽如击鲜。
酒如以人废，美禄何负焉。
我爱靖节翁，予酒得其天。
鹿通何物人，亦复为陶然？
兼忘物与我，更觉此翁贤。

德禅师清凉草堂

旧隐伊陆巷，把茅入宴息。
新居兰若峰，老屋补漏舐。
钟鱼有胜气，瓶锡无滞迹。
回头仙人队，谈笑初未隔。
结草几成坏，逆旅谁主客？
道人鄙许许⁽¹⁷⁾，一笑山月白。
多生负诗债，秋物苦催索。
通知得新句，崧少为动色。
上人旧隐伊阳，伊阳有伊陆巷。仙人队者，女
儿山诸峰名。

少林

云林入清深，禅房坐萧爽。

澄泉清余习，高鸟唤长往。
我无玄豹姿，漫有紫霞想。
回首山中云，灵芝日应长。

龙潭⁽¹⁸⁾

层冰积澹荡，陵谷互吞吐。
窈窕转幽壑，突兀开净宇。
回头山水县，亦复堕尘土。
孤云铁梁北，宇宙一俯仰。
风景初不殊，川涂忽修阻。
寒潭海眼净，默黑自太古。
猿龙何年卧，万国待霖雨。
谁能裂苍崖，雷风看掀举。
山中入岁旱，则转大石入潭以驱龙，禳患致
雨，故云。

麦 叹

借地乞麦种，微幸今年秋。
乞种尚云可，无丁复无牛。
田上好事人，百色副所求。
盼盼二百斛，宽我饥寒忧。
我梦深南川，平云绿油油。
起来唱河汉，旱火连东州。
四月草不青，吾种良漫投。
田间一太息，此岁何时周？
向见田父言，此田本良畴。
三岁废不治，种则当倍收。
何如落吾手，羊年变鸡猴。
身白是早毋，咄咄将谁尤？
人满天地间，天岂独我仇？
正以赋分薄，所向困拙谋。
不稼且不穰，取禾亦何由。
办作高敬通，悉雨将漂流。
吾贫有馘觫，贤达未始羞。
单衣适至忻，一剑又翻浆。
焉知寄食饿，不取悉相候？
作诗以自广，时用商声讴。

北 邙

驱马北邙原，踟蹰重踟蹰。
千年富贵人，零落此山隅。
万冢不复识，榛莽余龟趺。
贤愚同一尽，感慨增悲歎。
粲人惟物灵，生也与道俱。
一为物所眩，遂尔迷厥初。
蛻骨几山丘，百年不须臾。
归尽固其理，交丧亦已愚。
陈迹有足悲，奈此万化途。
焉知原上家，不有当年吾？

龙门杂诗二首

石楼绕清伊，尘土天所限⁽¹⁹⁾。

人言无惜久，草满不复刈。
 滩声激悲壮，山意出高蹇。
 当年吾山老，挂冠遂忘返。
 高情留诗轴，清话入禅版。
 谁言海山去，萧散仍在眼？
 溪寒不可涉，倚杖西林晚。
 不见木庵师，胸中满泥尘。
 西窗一握手，大笑倾冠巾。
 青山有佳招，一游负因循。
 老筇动高兴，万景森前陈。
 乾元先有期，请伊亦知津。
 细看潜溪树，高卧吾山云。
 学诗二十年，钝笔死不神。
 乞灵白少傅，佳句愧能新。
 遥遥洛阳城，梅花千树春。
 山中无忙事，寄谢城中人。

丰山怀古

丰山一何高，古壑苍烟成。
 开门望吴楚，鸟去天无穷。
 连山横巨壑，白水亘长虹。
 川原郁伟气，自古南都雄。
 炎精并季兴，卧古起隆中。
 落落出奇策，言言揭孤忠。
 时事有可论，生晚恨不逢。
 议贼不两立，大义皎日同。
 吴人操等耳，忍与分河潼。
 夺操而与权，何以示至公？
 一民汉遗黎，尺地汉故封。
 守民及守土，天地与相终。
 不能御寇仇，辄以寇自攻。
 既异鸿沟初，又非列国从。
 一秦根^①半产，二根宁汝容。
 端木一已失，孤唱谁当从。
 至今有遗恨，谁柏号阴风。
 旧闻清冷渊，天籁如撞钟。
 山经野人语，诞幻欺孩童。
 开元有乱阶，雍狄温泉宫。
 黄巢何为者，乃尔能啸凶？
 乾坤之大音，久郁理当通。
 清霜旦夕落，尔尔惊群聋。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乍近两月，河洛东连淮。
 骄阳恣大开，南风卷黄埃。
 草树青欲干，四望令人哀。
 时时怪事发，雨雹如李梅。
 我梦天河翻，崩腾走云雷。
 今日复何日，驶雨东南来。
 元气淋漓中，焦卷意已回。

良苗与新颖，那能无边涯（者“崖”）、
 书生如老农，苦乐与之偕。
 田间闻吉语，一笑心颜开。
 西午酒如浆，下盍安能灾^②。
 唯当作高蹇，多具尊与烧。
 家人笑问我，看出安在哉？
 “快雨”，与“快”同者，见《魏志》。

示侄孙伯安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
 偏句有风性，说字惊老师。
 见汝挟书归，忆我育矜时。
 青矜昨已耳，齿发忽如丝。
 读书误人多，翩翩亦天资。
 元无倚天剑，可断扶桑枝。
 倚佛望青冥，愚者知笑之。
 壮事已无取，老谋欲何施。
 幸此掌中孙，未染如素丝。
 就令好纸笔，门户谁当支？
 我有高余田，汝杜可耘耜。
 便当学种树，未用城南诗。
 伯安方读《韩集》，开读书城南。

种松

百钱买松苗，植之我东墙。
 汲井溉公土，植篱护牛羊。
 一日二摩挲，爱比添丁郎。
 昨宵入我梦，忽然变枿霜。
 昂藏上云霄^③，惨淡含风霜。
 起来月^④看，细鬣错针芒。
 惘然一太息，何年起明堂？
 邻叟向我言，种木本易长。
 不见河间柳，踟踟百尺强。
 君自作远计，今日何所望？

虞乡麻长官成趣园二首

凿池水交流，筑屋^⑤山四绕。
 衡门在入境，三径深以悄。
 中庭八九树，晨坐听百鸟。
 人生信多虑，长夜容未了。
 虚舟有天游，我定物自扰。
 岂不与世并，自是万物表。
 达观无可，言外当意晓。
 踈跬丘山游，烂漫彭泽酒。
 慨然千载上，怀我平生友。
 夫君负奇节，剑气郁星斗。
 为吏非所堪，径去如避走。
 王官唐以还，寂寞盖已久。
 柴车君来隐，清风动林樾。
 至今溪上诗，往往在人口。
 渊明不可作，此土宁复有？

杂诗四首

相士如相马，仄投深天机。
 区区铜马法，徒识牝与骊。
 人言当涂公，恶人知其微。
 如何许謏²⁴¹语，受之不复疑。
 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
 嫖妍在水镜，船粉徒自欺。
 孰为仁义人，未假已不归。
 伯乐不可作，思与曹瞒期。
 世事如人骂，人若材官然。
 乘势易发机，非时劳控弦。
 又如大水中，置彼万斛缸。
 虽有帆与楫，亦须风动天。
 不见向公理，弱龄已飞翥。
 不见师尚父，鹰扬在华颠。
 彼非生而材，此岂晚乃贤。
 嗷嗷嗷智慧，要必有待焉。
 叹息狂驰子，尝为愚者怜。
 昆山有璞玉，外质而内美。
 唯其不自衒，故与顽石齿。
 和也速于弊，再献甘火耻。
 在玉庸何伤，惜君两足耳。
 堂空明堂柱，恨节几岁寒。
 使与蒲柳同，扶厦良券²⁴²难。
 我衣敝缁袍，我饭首盘盂。
 天公方试我，剑铍勿妄弹。

采杞

仙苗不择地，榛莽散秋实。
 微霜绿未凋，浓露红欲滴。
 方书尚服饵，僮仆课采拾。
 花叶久已厌，功实从此得。
 苦茶荐奇味，凡醅化灵液。
 人传东坡事，世验西河术。
 脏口亦自佳，轻骨况可必。
 维物多似是，致用相万一。
 向非观《玉篇》，谁为分杞棘？

宿菊潭

田父立马前，来赴长官期。
 父老且勿往，问汝我所疑。
 民事古所难，令才又非宜。
 到官已三月，惠利无毫厘。
 汝乡之单贫，宁为豪右欺？
 聚讼几何人，健斗复是谁？
 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
 东刘长官清，白直下村稀。
 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
 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
 军租星火急，期会切莫违。

期会不可违，鞭朴伤汝肌。
 伤肌²⁴³尚云可，天网令人悲。

观浙江涨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败。
 浙故以江名，暴与众豪会。
 初惊沙石卷，稍觉川谷溢。
 雷风入元驱，大²⁴⁴块供一噍。
 千帆鼓前浪，万马接后派。
 崩崖不暇顾，拔木无留碍。
 凭陵如藉势，洄激各有态。
 平分乍舒徐，怒触忽碎坏。
 云蒸楚树杪，雪映尚岭背。
 仿佛千丈潮，恍与海门对。
 欲飞斗蛟鳍，燃烟出鹳介。
 阳侯富阴族，万首露光怪。
 翠藓澹偃蹇，征鼓乱乱植。
 水怀疏青力，重叹神禹人。
 乾坤海为壑，未碍变横溃。
 纳污非无处，流恶聊自快。
 报诗与龙盟，涤荡烦一再。
 叶拜大赦五日矣。

鹤雀崖北龙潭

层崖扞頿阴，水深以阻。
 渊声半空落，汹汹²⁴⁵如怒虎。
 风生木叶脱，魄动不敢语。
 何年浑沌窍，灵物此栖处。
 初从一线溜，开凿到神禹。
 云雨鼓飞浪，喷薄齐万弩。
 戴珠圆龙额，百斛快一吐。
 油油人无底，细散不濡缕。
 归藏海有穴，泛溢愁下土。
 南峰天一柱，方古镇幽府。
 江山有奇探，落景迫行旅。
 多慙²⁴⁶茹芝人，终年看飞雨。

五松平

竹港晨露白，石门秋气寒。
 澗流落涧壑，细路深茅菅。
 江平白石出，竟日沿清湾。
 四顾不见人，山鸟时间关。
 苍崖入地底，烟霭青漫漫。
 力尽不能过，却坐空长叹。
 青天白云闲，可望不可攀。
 虚名竟何得，行路乃尔难。

阻雨张主簿草堂

湿暑云气郁，漫淫²⁴⁷成积雨。
 南风窃羽机，万籁困掀举。
 飞涛限江岸，卷流迫茅宇。
 块坐百虑滋，归兴生鸟羽。

儿童十日约，竹马候门扉。
曾是百里程，川途忽退归。
少游去我久，念了平生语。
歌段劣可乘，瓢余果何取？
河汾蔽庐在，坐滞西南楚。
世事不可期，客心徒自苦。

赠答杨焕然

诗亡又已久，雅道不复陈。
人人握和璧，燕石谁当分？
关中扬夫子，高海世所闻。
十年玄尚白，藜藿甘长贫。
有来河水篇，四海付斯文。
斯文有定在，恒生知子云。
古来知己难，万里犹比邻。
千人国中和，要非心所亲。
东楚西南秦，望君劳我神。
相逢不得语，别去徒疲勤。
白云不可赠，相思秋复春。

送诗人李正甫

阳和入枯株，霭霭含芳津。
山头太占石，不与万物春。
朝从木客游，暮将山鬼邻。
紫芝仅盈匊，幽兰不充仞。
青云入长叶，肝胆空轮囷。
我尝读君诗，天健黠眼新。
秦游得岩谷，晋产余瓦砾。
怒虎不受唾，駭鹿未易驯。
安坐谁不如，半生走遐邇。
苍苍不可问，貌貌谁当亲。
青山碾为尘，白日无闲人。
空歌东野曲，不救西州贫。

[1]士 原作“土”，据蒋刻本改。

[2]仍 蒋刻本、清龙溪七年方成昌读书山房本（下省称“读书山房本”）作“成”。

[3]并序 原无，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下省称“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增。

[4]夫 原作“夫”，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蒋刻本改。

[5]稿 原作“稿”，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6]并序 原无，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增。

[7]助 原作“功”，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增。

[8]煖 原作“卧”，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9]下 原无，据四库本、明及古阁《元人十种诗》刻本（下省称“汉古阁本”）、蒋刻本增。

[10]聽 原作“聽”，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苦 原作“若”，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2]缺 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缺”。

[13]夫 原作“夫”，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4]款 原作“款”，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5]但 原作“陆”，据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6]作 原无，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增。

[17]解许许 汉古阁本、读书山房本作“解许许”，蒋刻本作“解许许”。

[18]龙潭 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荆曲龙潭”。

[19]眼 原作“眼”，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0]捐 汉古阁本、蒋刻本作“捐”。

[21]突 原作“裁”，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2]雨 汉古阁本、四库本作“霄”。

[23]屋 原作“群”，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4]助 原作“那”，据四库本、汉古阁本及《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改。

[25]泰 四库本作“为”，汉古阁本、蒋刻本作“亦”。

[26]飢 原作“飢”，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7]火 原作“火”，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8]淘淘 原作“淘淘”，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9]慙 原作“慙”，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二

五言古诗

万化如大路

万化如大路，物我适相遭。
往来限斜屋，梦寐阻同袍。
断金几何人，年运剧销膏。
相欢顾不足，尔文奚暇操。

占来太山名，达观等秋毫。
 蜜胆徒能困，蝶魂竟谁豪？
 旷露览八极，美恶自为曹。
 造物无巧译，大块有并包。
 造物今在亡，转瞬起蓬蒿。
 孤心既悄悄，众口益嗷嗷。
 同坐宁当悔，枉己乃为劳。
 鹿门有高躅，世网谁能逃。

晓发石门，渡湍水道中

（《水经》：“湍”音“专”）

疏泉滴秋明，明霞绚朝映。
 积雨成坐愁，晨光动幽兴。
 石门归取引，箭浦抽刀并。
 旷落万象新，归藏四山静。
 平湖风漪绿，远岸秋沙净。
 洋洋游鳞逆，泛泛轻鸥泳。
 稳坐乖夙心，感寓见真性。
 倦游徒自悼，遽己将安竟？
 恍恍从中来，茫茫发孤咏。

放言

朝非死孤猿，虞卿素穷愁。
 长沙¹一湘累，郊岛两诗囚。
 人生定能几，肺肝日相雠。
 井蛙奚足论，杯虱良足羞。
 正有朝乐，不佞百年忧。
 古来帝王师，或从赤松游。
 大笑人何世，起灭真浮沤。
 曾是万户封，不博²一掉头。
 有来且当避，未至吾何求。
 悠悠复悠悠，大川口东流。
 红颜不暇惜，素发忽已稠。
 我欲升嵩高，挥杯劝浮丘。
 因之两黄鹄，浩荡观齐州。

李道人《崧阳归隐图》

北山范宽笔，老硬无妍姿。
 南山小平远，澹若韦³郎诗。
 崧阳古仙村，佳处我所知。
 长林连玉⁴华，细路入清微。
 连延百余家，柴门水之湄。
 桑麻蔽朝日，鸡犬通垣篱。
 愧我出山来，京尘满山衣。
 春风四十日，梦与孤云飞。
 可笑李山人，嗜好世所稀。
 逢人觅诗句，不恤怒与讥。
 道人本无事，何苦尘中为？
 京师不易居，我痴君更痴。
 山中酒应熟，几日是归期？

黄公庙

鹤客无恒居，六月走长路。
 清风黄公祠，地古欣所遇。
 剑飞素灵哭，龙跃云雨赴。
 堂堂文成君，谈笑取布傅。
 功名要有命，阴晴果何所？
 谁谓圯上人，异事惊竹素。
 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
 袖间一编书，尘埃叹迟暮。

学东坡移居八首

废地三亩余，十年长蒿莱。
 瓦砾杂粪壤，白骨深苍苔。
 孤客无所投，即此葺茅斋。
 垦斯岂入苦，寝处亦可怀。
 身身贱者事，宁当惜筋骸。
 伐木荒林中，运甕古城隈。
 辛勤八一日，百事乃得谐。
 买宅必万钱，一钱不天来。
 今晨见此屋，一笑心颜开。
 谁谓我屋宽，寝处无复余。
 谁谓我屋小，卜口得安居。
 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
 西除著僮仆，休休得自如。
 老我于其间，兀兀穿朝脯。
 起立足欠伸，偃卧可展舒。
 窗明火焙暖，似欲忘困无。
 屋前有隙地，客舍不可无。
 花栏及菜圃，次第当耘耰。
 东野裁家具，家具少于车。
 我贫不全贫，尚有百本书。
 故书堆满床，故物贮满厨。
 浑浑商宝笈，累累议剑劄。
 杖饰昭敬恭，严卯河雉刚。
 雷文绕杖节，兽面出佩瑛。
 私印刻玉尊，玉斗蛟龙翔。
 逸少留半纸，鱼网非硬黄。
 亦有景岳帖，不辨作雁行。
 雪景睿思物，宜政口所藏。
 晋公古渔父，浩歌灌沧浪。
 因观《官骑图》，卧驼识提囊。
 溪石含余润，墨墨凝幽香。
 南荣挂风向，云裾飘綉裳。
 镜背先素书，八字环中央。
 淡之三叹息，此日何时光。
 壬辰困重困，金粟论升勺。
 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縛。
 毫厘脱鬼手，攘臂留空囊。
 聊城千里外，狼狐何所托。
 诸公顾相念，余粒分鳧鹄。
 得根不相偿，抔土填巨壑。

冬不制衣，缁纆如纸薄。
 一只仅两食，强半杂藜藿。
 不羞蓬累行，粗识麋饮乐。
 故贫如故健，自信却亦恣。
 几席饭梦空，笔阵为腰却。
 沧浪浮一叶，渺不见止泊。
 五穷某何神，为戏乃尔虐。
 旧隐嵩山阳，笋蕨丰饷餍。
 新斋浙江曲，山水穷放浪。
 乾坤两茅舍，气压华屋上。
 一从陵谷变，归顾无复望。
 携渔忆还往，风土梦闲旷。
 恍如桥前身，姓改心不忘。
 去年作佛屋，尽室寄寺上。
 今年僦民居，脱榻^①碍盆盎。
 静言寻病本，正坐一出妾。
 青山不能隐，俯首入鞵鞅。
 巢倾卵随覆，身在颜亦涨。
 空悲龙髯绝，永负鱼腹葬。
 置姓良有余，终身志愿创。
 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
 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
 度义属之天，事岂尽乖违？
 传闻入仇敌，只以兴骂詈。
 老臣与存亡，高贤死兵机。
 身死名亦灭，义士为伤悲。
 哀哀淮西城，万夫甘伏尸。
 田横巨擘耳，犹为谈者资。
 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
 聊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
 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
 朝我何所喜，暮我何所思。
 胸中有茹噬，欲得快吐之。
 湿薪烟满眼，破砚冰生髭。
 造物留此笔，吾贫复何辞。
 东坡滴黄州，得药行江湖。
 荒田拾瓦砾，贱役分僮奴。
 我读《移居》篇，感慨为悲歎。
 九原如可作，从公把犁锄。
 我贫公亦贫，赋分无贤愚。
 论人虽甚愧，诗亦岂不如。
 此州多高士，论年悉肩随。
 风波同一舟，奚必骨肉为？
 倪家蓬华白，每醅必见贻。
 季昌妙琴事，足以相娱嬉。
 郭侯家多书，篇帙得遮窥。
 赵子笃于学，间以问所疑。
 土生旧邻舍，穷达心不移。
 千里访存没，十口分寒饥。

独有仲通甫，天马不可羁。
 直以论诗文，稍稍窥藩篱。
 永怀止与李，朔漠行当归。
 书来闻言语，报我脱素缁。
 慨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
 我作野史亭，日与诸君期。
 相从一笑乐，来事无庸知。

历下亭怀古，分韵得“南”

字

东秦富佳境，北渚擅名谈。
 兹游亦已久，才得了二三。
 南山压城头，十里塞与函。
 漱流出地底，城隈涨泓潭。
 金丝弄晴光，玉块响空嵌。
 清澗通画舫，秀水探云霓。
 华峰水中央，郁郁堆烟岚。
 荷华望不极，绿净纷红酣。
 毒热非山阳，卑湿无江南。
 承平十万户，他州隔仙凡。
 劫火土一丘，树老草不变。
 巧尽露仄质，到眼皆奇探。
 千年历下亭，规摹见覃覃。
 怀贤成独咏，胜赏何由参？

舜泉，效远祖道州府君体

重华初劄随，尝耕历山田。
 至今历下城，有此东西泉。
 丧乱二十载，同字为灰烟。
 两泉废不治^①，断著瓦砾填。
 蛙跳^②聚浮沫，羊饮留余饘。
 我行历荒基，涕下问谁涟。
 舜不一井庇，下者何有焉？
 帝功耀万世，帝泽润八埏。
 要与天地并，宁待一水传。
 《甘棠》思邵伯，自是古所然。
 我欲播耒耜，浚水及其原。
 再令泥洼地，一变清冷渊。
 背石鱼四周，千祀半日坚。
 石寒漱清潭，日听薰风弦。
 便为泉上叟，杯^③快终残年。

与张仲杰郎中论文

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
 正有苦心人，举世几人知？
 工文与工诗，大似围手棋。
 围手虽漫应，一着存一机。
 不从着着看^①，何异管中窺。
 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
 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
 功夫到方圆，言语通参属。

只许旷与夔，闻弦知雅曲。
令人诵文字，十行无一目。
闲翻香奁，背视纷红绿。
毫厘不相照，窥镜楚与蜀。
莫谓荆山前，时闻别人哭。

济南庙中古桧，同叔能赋

亭亭柯宫桧，郁郁上云雨。
扶持几来年，造物心独苦。
青余玉川润，根入铁岸古。
虽舍栋梁姿，斤斧安得取？
流砥地中久，骇浪思一鼓。
天柱屹不移，水国虞平土。
乾坤此神物，甲乙存世谱。
瀚乡留耳孙，桐里传鼻祖。
秦松徒自污，蜀柏聊共数。
会待十抱成，兹焉垂摩拊。

铜鞮次村道中

山径一何恁，一涧复一岭。
昂头一握天，故脚百丈井。
武乡有便道，故绕铜鞮境。
涉险良难独，又复触隄隄。
羸蹇蹄已穴，怒仆气将瘳。
与怯恒背绝，用力何自省。
河汾绍绝业，疑信纷莫整。
铭石出坊中，昧者宜少警。
少时曾一渡，过眼不再省。
南北二十年，梦寐犹耿耿。
喻如万里别，灯火得对影。
行役岂不劳，聊当必俄顷。

萧 斋(并引)

故民部长陵萧公，泰和、大安之间，名德雅望，朝臣无出其右。其为太原道漕使时，不肖方厕诸生间，颇尝一望眉宇以为甚幸。然亦以齿少且贱，不得与横经之末而为根也。北渡后，居阳平，见关中人为公达设公平生，往往色扬而神跃。问之，知其为公夫人之犹子也。盖公达之先人于公恩义良厚，而公所以报之者为甚力。公达初任郡县，年甫三十，遂为州上佐，出入台阁者二十年，虽其材致，然亦藉公为之司命耳。予雅知公达之敬公也，凡欲闻公之故，则辄访之。公达所居之屋，乞名于予，因以“萧斋”目之。且为之说云：“士之生世，有一多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人之所私慕，有天下之所共称，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得而强之也。惟公承王公余烈，并叶台鼎，世讲完具，与当阳杜氏相上下，故言氏族者推其贵。出入经史，优柔履饷，发摭秘奥，不藏前策蔡无可，故言讨论者服其博。奏议疑狱，致力忠爱，一言之仁，利及永久，故言断狱者归其平。强¹³抑

不夺其操，公相不易其介，幅巾乡社，坐挟经笈，故言进退者推其高。盖天下所共称，非一人之私慕，高山仰止，其谁曰不然？古人有爱萧于云笔札者，得萧之一字，遂以名所居，况于其所夫乎！”因为诗以贻公达。有好琴如编衣者，请为同赋焉。

十年金门客，一日蓬蒿人。

烟煤两椽屋，因公名字新。

昔公无恙时，四海望经纶。

数鹿一石儒，风采自名臣。

人亡典刑在，百世留清尘。

师尊世共然，况子夙所亲。

爱公人梦想，遮遮见垂绅。

孰儿多读书，公言谅淳淳。

他时门户改，亦唯公所姻。

我尝望公颜，道左避朱轮。

至今诵其诗，喜色为津津。

归慕如未老，会买东家邻。

别李周卿三首

行路湿于棘，单车望千山。

歌君《归云曲》，清涕留余潸。

六年河朔州，动辄得谤汕。

唯君笃高义，日来款柴关。

古交松柏心，今交桃李颜。

古人去不返，古道挽不还。

相思一樽酒，幽恨寄山阿。

《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

诗中柱天手，功自断鳌足。

《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

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

诗人玉为骨，往往堕尘滓。

衣冠语非优，正可作婢使。

望荆清庙瑟，一洗箜篌耳。

城居日蛙鼠，局促复局促。

去作山中客，故浪谁论束。

溪光淡于冰，山骨净如玉。

怀我同心人，团茅住深竹。

垂纶鲜可食，种秫酒亦足。

石坛三万丈，醉醒天一粟。

安得万里风，相从两黄鹄？

周卿学有渊源，东州诗人未见其比。与予的西游，如诗中所说。

酬韩德华送归之作

良朋满东州，岁月见忠愍。

韩侯晚相值，意气尤恳恳。

我尝相斯人，趣向识端本。

立节柏有心，树蕙兰在亩。

官荣睨不顾，寄兴浮云岫。

今世走名场，旗脚几仆偃。

贱子本无取，玉趾崇往返。
 昨闻遂归养，见谓竹林阮。
 雪除三百里，追送不嫌远。
 观君木讷姿，百念为口损。
 顾方衡衣綈，又被以华衮。
 桑榆愧可收，岁事在德克。
 单刀眼中见，归袖劳重挽。
 鸣黍先有期，升堂未言晚。
 梁优美然。

戊戌十月山阴雨夜二首

朔吹作达止，云意郁以周。
 十月雷收声，四和自油油。
 此雨非旧雨，春旱历复秋。
 道路上二尺，今朝见浮沱。
 二城信乐土，凶年未消忧。
 一餐食不尽，半菽不易求。
 流民四方来，断港鱼虾稠。
 忍死待一麦，秋种且未投。
 干溢谁所司，苛罚遍九州。
 醉饱到狐鬼，野现自怀羞。
 帝命制江湖，野语良悠悠。
 龙公为汝贺，桑榆定可收。
 霏霏散浮烟，蓬蒿集微坐。
 出门望白塔，但觉襟袖润。
 繁声忽赴节，细点复成阵。
 久谓真未厌(幸)，已作守小靳。
 山阴冬候暖，麦脚易滋分(去)。
 上膏入渗透，破粒容可趁。
 此邦信可乐，风土同一晋。
 单车我东来，坐上满归鬣。
 裹粮失先具，闲余困余吝。
 今朝人事改，一雨开百眼。
 僧窗晚色净，喜极梦为尽。
 枕上一诗成，灯花落红烬。

看山

惨惨悲去国，郁郁恨(卜居)。
 不采西山薇，即当蕲江鱼。
 今日忽有得，尚如脱囚拘。
 青山坐终日，忘读案上书。
 皋壤与山林，使我欣然欬。
 我身天地间，托宿真蓬庐。
 无穷固有限，万期亦须臾。
 坎止及流行，何计疾与徐。
 百年险与夷，又似万里途。
 良驹驰康庄，九折亦摧车。
 必惟易之就，遇险当何如？
 化化复生生，体异理不殊。
 噉非裕而白，鸟岂黔而乌？

谁续长脐鹤，谁截短足兔。
 孔暴不暖席，盗跖华堂居。
 公车困方朔，太仓饱休屠。
 杜子露双肘，朝参出无驴。
 软裘与快马，照耀舆台驱。
 尺随随笠泽，杞菊供僇馐。
 击鲜日无具，大嚼皆屠愚。
 乖逢自乖逢，畷分无贤愚。
 作计穷一我，造物良区区。
 向也忧不足，乃今乐有余。

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 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 韵赋十诗

行帐适南下，居人局庭户。
 城中望青山，一水不易渡。
 今朝川涂静，偶得展屐步。
 遥如脱囚拘，广要开四顾。
 半生无恨著，筋力疲世故。
 大似下令威，归来叹墟墓。
 乡间丧乱久，触目异平素。
 枌榆虽尚存，岁晏多霖露。
 今日复何日，霜气候已濂。
 登高有佳招，山中古招提。
 翩翩刘公子，王田重相携。
 乾坤动诗兴，涧壑忘琴瑟。
 宦僕家甚贫，劣有酒与鸡。
 城居厌繁政，移家此幽栖。
 世网不易逃，所向皆尘泥。
 何以灌我葵，林间有清溪。
 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园。
 亦有野人居，层崖映柴门。
 昔我东岩君，曾此避尘喧。
 林泉留杖履，岁月归琴樽。
 翁今为飞仙，过眼几寒暄。
 苍苍池上柳，青衫见诸孙。
 疏灯照茅屋，新月入颓垣(二句先人诗也)。
 依依览陈迹，惘怆不能言。
 霜气一医薄，吾舌秋山空。
 临高望烟树，黄落杂青红。
 造物故豪纵，穷秋变春容。
 锦障三百里，不尽台山东。
 繁繁黄金华，罗生蒿艾丛。
 野人不知贵，幽香散秋风。
 秋物自穢陈，顾搔苦不供。
 谁能摇醉笔，吐句凌清雄。
 宇宙有此山，闾世过鸟疾。
 何人不此游，名姓宁复识？
 兹辰世所重，前代多盛集。

柴桑有故事，二谢留俊笔。
并数孟与桓，此外谁记忆？
人生百年内，跼地皆种^①迹。
独惟我辈人，兴怀念今昔。
山林与宰壤，自古长太息。
赏心古难并，暮景日易费。
放人成此游，尊酒重相慰。
新诗互酬唱，清谈见滋味。
鲸腹万顷寒，蛙黾共腾沸。
总险剧便斜，清浑杂泾渭。
争敦十围腹，满贮忧与畏。
情亲到真率，宁复转喉语？
郑重伯雍坐，藉汝聊吐气。
往年在南都，闲闲主文衡。
九日登吹台，追陪尽名脚。
酒酣公赋诗，挥酒笔不停。
蛟龙起庭户，霹雳登雷发。
堂堂髯御史，痛饮益精明。
亦有李与王，玉树含秋清。
我时最后来，四座颇为倾。
今病念存歿，壮心徒自惊。
我在正大初，斗吏渐江边。
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船。
菊潭秋华满，菖蒲醲露泉。
甘腴入小苦，幽光出清妍。
归路踏明月，醉袖风翩翩。
父老邀我留，谓我欲登仙。
一别半山学，回头余十年。
江山不可越，月断西南天。
吾山一何高，清寂屹相望。
龙头出白塔，佛压压青峰。
云光见秋半，旭日发毫相。
峨峨宝楼阁，金界俨龙象。
乡曲二十年，香火颺瞻向。
金花香缙草，梦想云雨上。
褊旧行歌近，重为诗酒障。
终当陟层颠，放眼天宇旷。
紫微老仙伯，少日见承平。
甲子五百余，双瞳益清明。
披牋不盈尺，痛然澹无营。
庭柯挂秋藟，老树风冷冷。
我有年德尊，公深乡曲情。
思得菊潭酒，为公制颓龄。
作诗语同游，明年复寻盟。
看翁九节杖，翩翩上峥嵘。

留月轩

丈室何所有，琴一书数册。
花竹结四邻，絮阴蔽芳泽。
闲门无车马，明月即佳客。

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曩伯。
曩伯属我歌，曩免为动色。
商声隐金石，桂树风素索。
乾坤月与我，光灭即生魄。
元精贯当中，宁有天壤隔。
仰君尚柔待，言论累数百。
多谈令人厌，龙睡惊喧嚼。
一笑鸡未鸣，虚窗自生白。

梨花、海棠二首

梨花如静女，寂寞出春群。
春情天真，玉颊洗风露。
素月淡相映，萧然见风度。
恨无尘外人，为续香句。
孤芳总未语，莫遣几弄如。
妍花红粉妆，意态工媚妩。
窈窕春风前，霓衣欲轻举。
金繁涉华屋，回抱徒自许。
依依如有意，脉脉不得语。
诗人太冷落，愁绝残春雨。

赵吉甫西园(园名“种德”)

江城比民居，近市无闲田。
闲田八九亩，乃在城西偏。
久矣瓦砾场，葬为狐兔肝。
高人一留顾，老木生云烟。
策策临清流，开窗见西山。
人境偶相值，遂无城市喧。
赵侯嗜读书，兀坐守遗编。
性情入吟咏，古澹无妖妍。
酸咸与世殊，至味久乃全。
我作别墅诗，谓为子孙传。
枵耘有远业，藪丰圃之天。
宁作亩菲儿，袖手待逢年。
汲古先有善，种德今有园。
期君在晚岁，无庸计目前。

临汾李氏任运堂二首(并序)

身仁从军，久厌于事物之累，念欲脱去之，而不可得也。故妾郡郡不自聊，求于发药之。予名其居曰“任运堂”。且为赋诗。

官职有何好，凛凛蹈危机。
车尘及马足，捧手仍低眉。
弃去何足道，无从脱繁缙。
不如听其然，岁晚愧可期。
此心未驯初，养虎时饱饥。
一为金石止，坐阅万物驰。
汨泥扬其波，嘈嘈醜其醜。
渔父我所学，灵均竟莫为？
上堂寿慈亲，兄弟如埙篪。

菽水足致乐，况有甘与肥。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
遇险即欲避，安得皆逍遥？
君家北山翁，百世留清规。
乐天尚知命，行矣君何疑？
北山翁，厚仁之伯祖。泰和间以高道提点文
长，晋莘“公赠诗，有“百世清规”之语，故及之。

履危恨无机，避祸欣有策。
后虑徒自密，前路宁汝测？
七战殒麾下，坐谈得刺客。
周身容孔智，伐树不宋厄。
九折怯乘险，缴海悲远涉。
就令家长安，独不死床箦？
人生多忧畏，年寿几至百。
惜惜首尾间，天字坐成卒。
重京有云梯，平地黄土陌。
乖逢有定在，拙计使巧算。
行乐当及时，莫待头雪白。

黄土陌，见《初学记·叔仆门》。

题张左丞家范宽《秋山》

横幅

层崖锁长阴，细径缘绝巖。
梯云栏干峻，廓廓清眺展。
斜阳半天赤，飞鸟大江远。
清霜张秋气，草树生意剪。
风雷斫坚敌，旗幟纷仆偃。
峥嵘峰峦出，莽苍林薄晚。
盘盘范家笔，老杯寄高蹇。
经营入惨淡，得处乃萧散。
嵩丘动归兴，突兀青在眼。
何时卧云身，因茅遂疏懒。

宿张靖田家（地属寿阳）

川涂尽坡陀，岭路入荒樾。
微茫望烟火，向背得庐井。
残民安朴陋，倦客喜幽屏。
儿童闻叩扉，租吏有余警。
两崖纷丛薄，砂石立颓矿。
湍流落空嵌，百折不容骋。
山深晓风露，夜气凄以耿。
野花淡相媚，边月空照影。
深居苦不早，素发忽垂领。
谁谓林野人，兹焉惜清景。

曲阜纪行十首

荒城卧鲁甸，寒日澹平芜。
千年素王宫，突兀此城隅。
我昔上小学，首谒仲尼居。
百读百不晓，但有唾成珠。
少长授《鲁论》，稍与义理俱。

摄齐念升堂，坏壁想藏书。
翩翩七十子，佩服见舒徐。
慨然望阙里，日思吾吾车。
五原东北晋，因循迫桑榆。
今日复何日，南冠预庭趋。
隐隐金石声，恍如梦清都。
伟哉神明观，欣幸当何如？
殿屋劫火余，瓦砾埋荒基。
入门拜坛下，俨然想光仪。
忆当讲授初，佩服何逸随。
登降几何人，鸾凤相追随。
千年仰阶级，天险不可跻。
文杏谁此栽，世世传清规。
植根得所托，在木将何知？
堂堂鲁二楹，培植出天巧。
规摹欲十抱，奇秀供百绕。
谁言甲戌乱，煨燬入炎燄。
杳烟干云上，群鹤空自矫。
哀哀峰阳人，肠肺痛如绞。
鲁柁木何限，名取唯最少。
神明倚扶持，厄运岂易晓？
穹台满荒榛，速官余曲沼。
纷纷阙成坏，何异晏与早。
道存有污隆，物齐无寿夭。
霜皮眼中见，郁郁自尘表。
君看太山石，万古青未了？
陋巷陋复陋，老屋在人境。
门前轩盖多，闭户自幽屏。
近郊无百亩，负郭才半顷。
慷慨聊自供，取足唯一井。
此井阅千岁，清节传箕颍。
尚想瓢饮初，至味日益永。
德邠与周旋，圣域容造请。
贫中有此乐，日暮独何炳。
泓然窥古壑，一勺试甘冷。
上池果能神，转盼得深省。
尘埃竟何有，素发忽垂领。
共学谁我容，从之抱修短？
泮宫何所有，舞雩但荒台。
泮水濯已久，北风卷黄埃。
顾瞻鲁公宫，感慨令人哀。
献馘亦盛事，规摹到平淮。
作计万万古，而今安在哉？
独爱鼓瑟翁，不与三子偕。
宗周方乞浆，圣师沈眷怀。
但欲春眼成，风乎咏归来。
我亦淡荡人，涉世寒所谐。
浴沂行有日，一笑心颜开。
大好何所知，猥瑜雄且猛。

虽然孤耳伏，择肉¹¹¹会一腾。
聊也不敢露，名¹¹²与圣师并。

大刑能莫逃，不待七日城。
曹瞒盗汉玺，仅得保樊领。
与卿均小人，睨视乃差幸。
小偷学不全，遁足污秽鼎。
不从市朝肆，必就远方屏。
两观余坡院，万世示顽犷。
神兵慎可怖，过者宜少敬。
不见讲堂处，指似存世谱。
造基沐泗间，竟恶余十亩。
圣师既已老，自卫归在鲁。
正东修《六经》，辛业此其所。

当时争路空，完整建威武。
太仆忠且壮，持用方御侮。
如何唐盛日，一废不重举。
中和天地位，宁复侯庭庑。
所感世道衰，师授日芥亩。
空余千岁井，默照终古¹¹³。
白塔表佛国，方瓦背廊廊。
何年胜果寺，西与姬公邻。
塔庙恣汝为，岂合鲁城围？
鲁人惑异教，吾道宜理沦。
许行学神农，未¹¹⁴知子自菜。
当时子孟子¹¹⁵，直以为匪民。
况彼菜门家，养壤待其身。

朝断生化，方图随荆棘。
孟氏非所期，安得杨与荀。
丹青赞神化，旧染为一新。
坐令钟鱼地，再睹造豆陈。
吾谋未及用，勿谓秦无人。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圣谟。
圣师极善诱，小智只自愚。
文章何物技，不直咳唾余。
揆戈竟虚名，璠生拜高车。
所得不毫发，皆煮满八区。
公论惑日星，岂直小人儒？
喻彼失相者，依不知所如。
指南一授意，圣门有修途。
阳光照薄暮，尚堪补东隅。
恁哉发深省，谁道今其初？
林墓连鲁城，方广十里间。
林间百草具，棘刺死不蕃。
楷槐作横理，青青阅千年。
怀人成一慨，何止召公贵。
博陵石翁墓，名字无留铸。
两尊墓前物，方久乃说传。
昨我游鲁门，规作孔林篇。
圣人与天大，玉道难为言。

所见不一记，来者何还焉。
诗成私自愧，小子良斐然。

宝严纪行

阴皇转清深，秋老木零瘦。
城厓望已远，步觉脱氛垢。
宝严夙所爱，丈室方再叩。
踵黑才入门，径就石泉漱。
遥遥金门寺，宝焰出岩窞。
我岂无尽公，昔见今乃又。
同来二三子，寝饭放相就。
沉有杜紫微，琴筑终雅奏。
踟踟上初日，深樾烟穿漏。
遥遥陟¹¹⁶巖，方里若迎候。
绝巖三面开，仰看芳引趾。
两山老突兀，屹立柱圆覆。
诸峰出头角，随起随随仆。
不可尤烟霞，朝暮为先后。
横可连巨壑，飞堕集灵鷲。
九华与奇巧，丘老欠浑厚。
想当位置初，遂欲雄宇宙。
太行有峡谷，胜绝无出右。
大似尘外人，厓宇见高秀。
哀湫下绝壑，电击龙怒斗。
崩奔翻雪容，幸滑泻琼甃。
穷源得甚流，伟观骇初遘。
仙人宝楼阁，白雨散地溜。
天孙拂机丝，素锦绚清昼。
永怀《登高赋》，意匠困驰骤。
矧于游暴秦，白说不一售。
林间太古石，稍复补¹¹⁷缺旧。
已约铭注尊，细童留篆籀。
兹山缘未了，僧夏容宿留。
终当巧余年，奇探尽云岫。

雁门道中书所见

金城留旧迹，兀兀醉歌舞。
出门览民风，惨惨悲肠断。
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穗吐。
一昔膏霖来，天明但平土。
调度急早火，逋负迫掉楚。
网罗方高悬，乐园果何所。
食禾有百膳，择肉非一虎。
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
单衣者谁子，贩粟就南府。
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
盘盘雁门道，雪洞深以阻。
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

岳祠斋宫夜宿

煌煌德宇宫，望秩年祀永。

唐来几簇笏，規制仍峻整。
 龙脊严黼座，金殿散光耀。
 岳拜行且周，伟观翫欣幸。
 青红留环壁，兵卫自叠秀。
 木杪见龟趺¹⁷，雄笔映钟鼎。
 中和昔丧乱，已溺宁再拯。
 有来雁门公，赤手探虎窟。
 经营入惨淡，洒落出鋒颖。
 凶竖竟自摧¹⁸，神鉴益彪炳。
 青山阅人代，今古一炊顷。
 摩挲盘桓槐，甲子谁记省？
 归来石门道，烟岫接云岭。
 霄汉瞻上阶，浓碧插秋影。
 青林雨声集，悬瀑激奔猛。
 森然心魄动，冰雪凝以耿。
 飘飘想仙袂，飞下玉莲井。
 昨梦知是非，复此避真境。
 妙香净余习，灏气发新警。
 鹤书来何迟，素发迫垂领。
 玄坛城衰步，似欲逐南屏。
 高柯月纷纷，装回惜清景。

示程孙四首

并州崇南宮，东南千里余。
 六年念儿女，郁郁心不舒。
 程孙何安否，一月两寄书。
 老我他山门，况是涉长途。
 鞍马二十日，面色为焦枯。
 白兄见笑此，行亦区区¹⁹。
 吾女在吾家，先以安卑弱。
 虽然适贵门，一味甘俭薄。
 财廉出仁让，语容见端惑。
 妇道化一州，母女皆饱学。
 州人闻我言，相与喜且愕。
 谓我六十翁，齿发未衰落。
 击鲜日为具，和气动城郭。
 为说婿女贤，相知有托。
 乃公私有贺，一月醉林杓。
 生女四十年，今有为父乐。
 直孙年志学，上立无纤瑕。
 简孙甫胜衣，芳兰茁其芽。
 紫紵彩翠裾，铜铎映朝霞。
 诸孙献公寿，喜极复长嗟。
 吾母河南君，闺门静无哗。
 暇勤教女孙，乃今成汝家。
 老我何足道，外舍尽得夸。
 会聚乐不赘，言别凄以恻。
 风云动老怀，车马见行色。
 明年吾六十，家事断关白。
 唯当近酒盃，亦复撤书册。

提携西童子，款段下洋。
 玉雪念吾孙，未觉千里隔。
 乘兴径一来，鬻婚当速客。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痹作

留饮工作祟，臂股半风湿。
 风淫喜阳景，句决坐秋霖。
 儿寒盖跳梁，衰暮苦难任。
 病枕怯深夜，破窗风露深。
 两年魏大名，千门向霜帖。
 客行足缠纆，家居但疏衾。
 絢丝不易得，候虫徒自吟。
 无衣思南州，伤哉非独今。

同白兄斌瓶中玉簪

畏景众芳歇，仙葩此犹秋。
 水姿出新沐，娟娟倚清秋。
 昨梦今见之，凤翼玉搔头。
 谁言国房秀，新情谢林丘。
 慕途占树症，一室香四周。
 怀人或独咏，远思徒悠悠。

野史亭雨夜感兴

私录关赵晋，求野或有取。
 秋兔一小毫，尽力不易举。
 衰迟私自惜，忧畏当谁语？
 展转天未明，幽窗响疏雨。

哭延孙

儿生去年冬，周里日相庆。
 今年追周序，疹痘俱已竟。
 斓斑缀缟衫，未与玉雪称。
 宅相望此外，惜爱均气命。
 一宵谁夺去，遽有亡辜横。
 情神未谁忘，力挽将安胜。
 忆昔点妆初，季女抱临镜。
 灼灼芙蓉花，澹与清波映。
 霜风入芳洁，瘦绿余荷柄。
 娇红耿在眼，百唤不一应。
 寂寞空镜前，老眼泪如迸。

赠莺

邻墙拥高树，深窠荫蘼宇。
 山禽千百种，晨夕所栖处。
 独爱黄栗留，娅姹如稚女。
 笑啼啼又笑，宛转工媚妩。
 低窺疑欲下，转盼忽惊举。
 花柳暗阴阴，尚记儿时语。
 诗家此尤物，名字喧乐府。
 天真累丝竹，容²⁰眼仍楚楚。
 官翻画眉阔，黛黑抹金缕。
 恨不掌上看，毛羽得细数。
 山城无与乐，好鸟亦求侣。

时将贯珠来，有唱当和汝。

读书山月夕二首

层崖多古木，细路深莓苔。
柴门开晓日，云际青山来。
静中有真趣，瓢饮何悠哉。
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
胡床对明月，树影含清华。
塘尔有浣池，歌枕听鸣蛙。

〔1〕沙 原作“炒”。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博 原作“博”。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3〕希 原作“希”。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4〕王 原作“王”。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5〕堪 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堪”。

〔6〕榜 原作“榜”。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7〕杯 原作“杯”。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强 原作“强”。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9〕种 四库本作“种”，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陈”。

〔10〕华 原作“华”。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内 原作“内”。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2〕名 原作“各”。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3〕未 原作“未”。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4〕孟子 原作“孟子”。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5〕西 汲古阁本、蒋刻本作“西”。

〔16〕杯 原作“杯”，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7〕殊 原作“殊”，据四库本、蒋刻本、汲古阁本、读书山房本改。

〔18〕推 原作“推”。据四库本、蒋刻本、汲古阁本、读书山房本改。

〔19〕容 原作“容”。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三

七言古诗

虞坂行(丙子夏五月，将南渡河。

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虞坂盘盘上青石，石上车轮深一尺。
当时骥蹏知奈何，千古英雄泪横臆。
龙蟠于泥《易》所叹，麟非其时圣为泣。
玄龟竟堕余且网，老凤常饥竹花实。
天生神物似有意，验以乖逢知未必。
若论美好是不祥，止使不逢何足惜？
孙阳骥蹏不并世，百万亿中时有一。
乃知此物非不逢，辘下一鸣人已识。
我行坂路多闻马，敢谓群空如冀北？
孙阳已矣谁汝知，努力益车莫负愿。

画马，为邢将军赋

大宛城下战骨槽，骀駼入汉龙种藏。
将军此纸何处得，便觉房驪无光芒。
人中马中两勍敌，天门雁门皆战场。
并州父老相应望，早晚旂旗二太行。

秋蚕

室人腹中无寸缕，一箔秋蚕课诸女。
朝来伺却上马桑，隔簇仍闻竹间雨。
阿容阿璋墨满面，画阁灰城尚致语。
上无苍蝇下无限，作重直须如釜许。
东家追晋守机杼，有桑有税吾犹汝。
官家恰少一绉纟，未到打门先白举。

南溪

南溪酒熟清而醇，北溪梅花发兴新。
前年去年花下醉，今年冷落花应嗔。
梅花娟娟如静女，寂寞甘与嵩山邻。
诗人爱花山亦好，幽林穹谷生阳春。
凤髻峨峨一尺云，芳秀幽断如相亲。
山堂夜半北风恶，一点相思整客宫。

送郝讲师住崇福宫(郝，平晋人)

大方之家几知津，郝君七十老研轮。
文书五车喙三尺，剧谈混沌今犹伸。
太玄博士为绝倒，君言夸矣天公嗔。
长安冠盖罗青云，洛阳车马争红尘。
怪君掉头不肯住，寂寞来作由东邻。
嵩高维岳古所秩，三十六帝有外臣。
玄都石坛待颺驭，宫殿奕奕松轮囷。
上界仙人邓云山，洞天治所名司真。
蓬莱方丈去不迷，明星玉女时相亲。
瑶华可掬兰可纫，烟霞永隔坐中人。

黄犊一去不复返，白鸥万里谁能驯？
为我殷勤谢郑君，玉华对晚当平分。

范宽《秦川图》（张伯玉跋后，
同麻征君知赋跋）

乱山如马争欲前，细路起伏蛇蜿蜒。
秦川之图范宽笔，米从米家书画册
变化开阖天机全。浓淡覆露清而妍，
六兴森蔚几千里。若“我如在峨嵋巅。
西山盘盘天与连，九点尽得齐州烟。
浮云未清白日晚，娇首四顾心茫然。
全秦天地一大物，雷雨溼洞龙头轩。
因山分势合水力，眼底聊聊无芥燕。
我知宽也不办此，渠宁有笔如修椽。
紫髯落落西溪晋，剑倚天冠切云
望之见之不可亲。元龙未除湖海气，
李口岂是蓬蒿人？爱诗恨不以君早，
乃今得子胸中秦。作诗一笑君庶闻。

予七年前过郾城，伯玉公于来，而都凡某主
意，予亦偶蹇而去。尔后虽愿文而具段矣，未尝不
以为恨也。今日子思兄弟出此图，求予赋诗，酒趣
无聊中，勉为赋此。西米米元章家物，有韩子苍题
名。元章以为中正，而无晖以为中正，以予观之，
此特张翼胸中物耳，知者当不以吾言为过云。

赤壁图

马嘶一蹴荆门空，鼓声怒与江流东。
曹瞒老去不解事，误认孙郎作阿琼。
你那矫矫人中龙，顾盼叱咤生云风。
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帜北卷天为红。
至今图画见赤壁，仿佛烧虏留余踪。
令人长忆眉山公，载酒夜宿冯夷宫。
事殊与极忧思集，天淡云阴今古同。
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谁是出群雄？
可怜当日周公瑾，憔悴黄州一秃翁。

寄谷溪南诗老辛愿敬之

五年不唤溪南渡，日夕心驰洛西路。
山中今日见君诗，惆怅良辰又相误。
龙蛇大泽变风景，虎豹天门郁烟雾。
丈夫不合把锄犁，髣髴尤情忽豪素。
平原漫作《穷愁志》，笔落休题《自怜赋》。
长安正有五侯婿，肮脏谁能作掩护。
芹灯老屋深蓬蒿，翰墨掠面莎鸟号。
剑歌夜半激悲壮，松风万壑翻云涛。
区区墓上曾征西，我知斯愧王东皐。
人生只有一杯酒，碾碎蝶魂安能豪？

西园（兴定庚辰八月中作）

西园老树搔清秋，画船载酒芳华游。
登山临水祛烦忧，物色无端生喜愁。
百年此地销车马，易水迢迢磨石没。

梁门回望绣成堆，满面黄沙哭燕月。
茱萸一炬味可怜，膏血再变为灰烟。
富贵已经春梦后，典刑犹见清康前。
当时三山初奏功，三山宫阙玉锦重。
璧月琼枝春色里，高栏挂树雨声中。
秋山秋水今犹昔，襟抱荒烟送斜日。
雨人携出露浆来，人生无情泪沾臆。
丽川亭上昔年芳，更为清歌尽此觞。
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须作赋拟《阿房》。

愚轩，为赵宜之赋

心生心化谁控控，举世依依皆大梦。
百年只作朝朝一，争识群狙先汝弄。
人人具此清净眼，妄胜无根破自种。
天机嗜欲沾清囊，道念犹华堕兽吻。
令人却谓愚轩愚，一蹴藩篱开廓空（去声）。
愚轩虚室久生白，掌上精真元自洞。
气凝神火俱长物，岂有古方传鲁宋？
人言此眼本无价，死恨冤行人所共。
智愚何颜阿堵中，或者情悟贤抱瓮。
病竹能指铁能履，眉睫虽存宁复动。
我云俗士蔽一曲，全笑不全从古众。
渠依六凿日相攘，内不输珠徒外重。
守官缘孽空覆射，悬虱如轮规命中。
天和一泄不知止，膏火自焚良可痛。
从教日比方相多，才与醫師论伯仲。
先生真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适。
五官止废而神行，就令有眼将无用。
奇谢诸方五味准，葛藤莫作金瓯覆。

《双峰竞秀图》，为参政杨

侍郎赋

江烟蒙蒙云拂石，山木萧萧山鬼泣。
江岸人家失南北，两峰突兀何许来。
元气淋漓洗秋碧，画家情景费经营，
共爱移山人喜笑。安得北风吹雨去，
倚天长剑看峥嵘？

西窗

西窗鸟声千种好，树阴离离动微风。
青山满前掩书坐，欲话怀抱无人同。
花枝不笑绿鬟改，尊酒自与黄金空。
少年乐事总消歇，落日酒滴天无穷。

二月⁽²⁾十五日鹤

九龙岗上玄元初，人言尊神所遗。
年年二月降灵鹤，来无定数有定期。
城头晓露生新霁，万首望穿云际影。
不知法世谁下临，只许霜毛见修整。
石坛花落松风冷，莫叹长鸣人请定。
百年鬻老夸见闻，万里黄冠赴灵应。
只从游骑突重围，城郭并与人民非。

可怜殿殿荒墟里，尤复当年丁令威。

闻钦叔在华下

翰林仙人诗酒豪，平生磊砢阮参游。
山中草棘满霜雪，可惜渠家富锦袍。
闻君忍饥读《离骚》，思之不见心为劳。
举头西望忽大笑，太华落落长庚高。

闻商卿还山中

阿卿去月从我来，今日西山成独狂。
野人不是城中物，涧饮岩栖梦余想。
翰林澁翁¹樵竹声，待诏履穿沾雪行。
兰台从事更闲冷，文书如山白发生。
孤灯静照寒窗宿，北风夜半歌《黄鹄》。
出家闭门风雪深，梅花开时酒应熟。
半世虚名不疗贫，瓶盂零落百酸丑。
凭君莫向山中说，白石清泉笑杀人。

女儿山避兵，送李长源归关

山骨棱棱雪花白，北风不贷单衣客。
与君此别欲何言，若个男儿不薄阨。
相濡相煦尚可活，拯釜何曾厌求索。
从知鮫鳄无麟趾，芥视三山雷一掣。
自古饥肠出奇策，议廷诸公必动色，
见君轩盖长安陌。

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

去年春旱百日强，小麦半熟雨作霖。
青山无情不留客，单衣北风官路长。
遗山山人伎俩拙，食贫口众留他乡。
五车载书不堪煮，两都觅官自取忙。
无端学术与时背，如瞽夫相徒依依。
今年得出昆水阳，积年劳苦似欲偿。
邻墙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稻亦良。
已开长堦掩乌芋，稍学老圃分红姜。
宋公能诗雅好客，劝我移家来水旁。
一闲入手岂易得，梦中我马犹玄黄。
君不见并州少年作犂犂，

鸡鸣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
实乃买犗未及早，腰金骑鹤非所望。
河南冬来已二白，土膏冻起如蜂房。
嵩山东头王薛出，父老知是半年祥。
南溪酒熟梅花香，高声为唤墟东上，
便当过我取一醉，听歌长安金凤皇。

邻舍宋公，字子之，隐君子也。并州少年，谓李汾长源。长安金凤皇者，齐梁间田舍儿所歌。

半山亭招仲梁饮

孤城郁郁山四周，外人乍到如累囚。
半山亭前渐江水，只可与君消百忧。
江山百年有此客，食树六月生凉秋。
世上红尘争白日，一丘一壑去来休。

邓州城楼

邓州城下湍（音专）水流，邓州城隔多古丘。
城中布衣不复见，沿云西北空悠悠。
长鲸驾空海波立，老鹤叫月苍烟愁。
白占江山感游子，令人谁解陝（音楼）？

宛丘叹

秦阳跋扈人迹绝，荻花茫茫白于雪。
当年万家河朔来，画出牛头入稻畦。
苍翁长官错料事，下考大笑阳城拙。
至今二老背肿青，死为通显出膏血。
君不见刘君宰叶海内称，饥寒拊膺哀孤仰。
碑前千人万人泣，父老梦见如平生。
冰霜铁烙渠有策，如我碌碌与何成？
荒田满眼人得耕，诏书已复一年征。
早晚林间见鸡犬，一犁春雨麦青青。

县李令南阳，配流民以牛头租，追而逃者余万家。刘云卿御史罕叶，除逃户税三万斛，百姓为之立碑颂德。贤不肯用心相通如此！李之后十年，子为此县，大为道惠所困。辛卯七月，夜闻微子按秦阳陈田，感而赋诗。李与刘皆家宛丘，故以《宛丘叹》命篇。

游黄华山

黄华水帘天下绝，我初闻之当溪翁。
丹霞翠壁高吹官，银河下濯清芙蓉。
朝朝一游亦偶尔，更觉摹写难为功。
是时气节已二月，山木亦未立无春容。
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
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
宿公怒击散飞雪，白脚倒射垂长虹。
酒珠百斛供一泻，有藏翻倒卧龙公。
轻明圆转不相碍，变见融结谁为雄？
归来心魂为动荡，晓梦月落春山空。
手中仙人九节杖，每恨胜景不得穷。
携壶重来岩下宿，道人已约山樱红。

巨然《松吟万壑图》

胸中刺棘无九泽，屋里风烟无一泓。
阿师定有维摩手，新取江山作笔头。
石林苍苍崖寺古，银河浩浩松声秋。
方外賸曾谁具眼，莫将轻比李膺丘。

密公《宝章小集》

天东长白大宝幢，天河发源导三江。
有木蔽蔽山朝阳，云谁巢者惟凤凰。
云间吐气目五色，百鸟不敢言文章。
名都盘盘魏大梁，黄金甲第罗康庄。
王家书绝画亦绝，欲与中秘论低昂。
密公书院无丝簧，窗明几洁麝幽香。
元光以后门朝度，文士稍得连壶觞。
客来喜色浮清汤，典衣置酒余空箱。

生平俊气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
 渊明素琴稀^①阮酒，妙意所寄谁能量？
 在晋武元握乾纲，扶桑为弓射八荒。
 猎取大国如驱羊（“取”一作“尚”）。
 猎风林鲁赞费强，文治未及武克刚。
 兴陵之孙越上子，天以人瑞归明昌。
 十二扶危侍帝傍，十八建笔陵《阿房》。
 撑胸文字五千卷，灵白架树森铺张。
 高阳苗裔姿众芳，树不置之贞玉堂。
 袖中正有活国手，地下才得脩文郎。
 悲风萧萧吹白杨，丘山零落可伶伤。
 承平放志耿^②犹在，拂拭宝墨生辉光。
 恰似如庵莲榻坐，一卧看路淡相忘。

“明昌宝玩”、“群玉中秘”，内府图书印也。赵耶有柳公权《紫鞋鞋》，欲平更《海上》，杨凝式《乞花》等帖，然独推元章《华陀》为古今绝笔。宋《西浦》山水以李成为第一，国朝张太师浩然，王内翰子端摹旨品第书画，谓成“笔意繁纤，有画史气象，次之荆、关、范、许之下”。富公识赏超俗，亦以此论为公。那能解《雀林》，公以为当在太古无上，唐以来诸人笔迹笔实，皆非其比，故于诗及之。“撑轩”，公自号也。又所居有“如庵”，诗集号《如庵小稿》。赵王诸子，惟撑轩贤甚。“共农沽酒”之句，盖实录云。甲午三月二十有一日，为轼之书于聊城豆堂寺之寓居。

荆棘中杏花

墙东荒蹊抱村斜，荆棘狼籍盘根芽。
 何年丹杏此留种，小红蔷薇争春华。
 野人慎见漫不省，独有诗客来咨嗟。
 天真不到铅粉笔，富艳自是官梅花。
 曲注芳径非宿昔，苍苔泔酒同天涯。
 京师惜花如惜玉，晓担^①卖御东西家。
 杏花香红不看出，十日忙杀游春车。
 谁家园亭有此树，郑重已藉重帘遮。
 阿娇新宠贮金屋，明妃远嫁愁清笳。
 落花紫霏拂床席，亦有飘泊沾泥沙。
 天公无心物自物，得意木用相陵夺。
 黄昏人归花不语，唯有落月啼栖鸦。

太白独酌图（宣和所藏李伯时笔）

谪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鲸鱼渺翩翩。
 岂知龙眼天毛笔，忽有五树秋风前。
 金鞍归来身散仙，世事悠悠白发边。
 会稽贺老何处在，千里名山入酒船。
 清景已随诗句尽，风流合向画图传。
 忆时长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张不颠。
 想得三更风露下，醉和江月弄江烟。

松上幽人图（宋宗妇曹夫人仲

婉所画，上有曹道冲题诗）

秋风飒飒松柯枝，仙人骨轻云一丝，
 不伏不食玉雪姿。竹宫月夕频望祠，
 衣不下视青萝芝，人间女手乃得之。
 眼中犹犹叶暮儿，画图独在羲皇时，
 予怀渺与幽林思。

送张君美往南中

南朝辞臣北胡客，栖迟零落无颜色。
 阳平城边握君手，不似铜驼洛陌陌。
 去年春风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风来。
 春风秋风雁声电，行人日暮心悠哉。
 长江大浪金山下，笑儿舟船疾于马。
 西湖十月赏风烟，想得新诗更潇洒。

戏题新居二十韵

去冬作舍谁资助，县侯雅以平原放，
 贤郎检视日复口，规制从头尽牢固。
 南风一夕怪事发，突儿籍加残半柱。
 乞浆得酒过初望，曲突徙薪忘后虑。
 长淮千里燕巢林，明月一枝乌绕树。
 东家老屋西北走，众木枝撑留少住。
 由来马队非讲肆^①，况与瓮半通过路。
 聚庐托处何暇择，重为主人推笑误。
 夏秋之交十日阴，披被倚门愁旦暮。
 君问新居在何许，只去火余才数步。
 学宫分地与闲冷，使馆有隙遮杂污。
 就中此宅尤费手，官给工材半佣顾。
 十寒一暴半截强，才得安床置铛釜。
 纷纷晴被儿女笑，老虎殿彪几度。
 胸中广厦千万间，天地一身无着处。
 北来衣冠日结褵，十九槐榜榜门户。
 乾坤血肉得此身，剩有把茅能勿惧。
 上方下比良易见，好恶且当随所遇。
 仰看片瓦聊自贺，疾过岩壑宁反顾。
 合欢明日召诸邻，狼籍杯盘从饱吐。

赠萧炼师公弼

吾家阿公爱公弼，吾家泽兄敬公弼。
 半生梦与公弼游，岂意相逢在今日。
 春风和气在眉宇，玉壶冰莹藏胸臆。
 人间万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尽识。
 苏门水木无纤埃，闻君家近公和台。
 仙家近日多官府，黄帽青鞋归去来。
 时法^②佛老家甚急，故云。

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且为冯府诸公一笑）

河汾续经名自重，附会人嫌迫周孔。
 史臣补传久已出，浮议至今犹汹汹。
 薛收文志谁所传，费甚竹书开设家。
 沁州破后石故在，为础为石吾亦恐。

暑徐十日一来观，面色为顰足为肿。
淡公谈癖何所笑，但笑弋耶笑又勇。
自肯浪走固无益，远胜闭门亲细瓦。
摩挲石刻喜不性，忘却响砧在冈隄。
游¹⁰⁰人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种。
有人六月访琴材，不为幽雉仍从隄。
悬如锦本入渠手，四座色扬神为殊。
他时记籍社中人，流外更须增一童。

萧仲植长史高(修武作)

张颠吹箫倾四座，脱帽狂呼谁敢和？
南宗北宗知几人，醉眼纷纷飞鸟过。
是公技进不名技，元气淋漓随咳唾。
偶然捉笔本无意，自有龙舞并虎卧。
当时惟有《战国策》《长史帖》云：“借《战国策》可什之”，凡七字），门外雷车忽掠堕。
天星无数不知名，色正芒寒才七个。
萧郎家世陵谷后，争信空囊囊奇货。
萧斋故事今复举，木怕秋风吹屋破。
护持有物世共喜，不独一时为子贺。
瘦舟夜壑未厌深，堤备有人来倚舵¹⁰¹。

送宋省参，并寄潞府诸人

茅斋团团胡壳大，苦被杨人喝塞破。
官家眼孔千万缗，未与书生供一唾。
长衫只办包瘦骨，故纸何缘变奇货。
不闻三致大耳儿，老雪屯门甘冻卧。
国中腐鼠凡几下，瓦上青蝇非一个。
别人美璞刚之招，君足幸存仍可贺。
云间太行青在眼，上客归来倾四座。
因君寄问社中人，前日谈公行复过？

觅神霄道士古铜爵

雷章著上纷朱碧，秋菌春蒲人不识。
若非仪狄墓中来，应自杜康柯下得。
占人我得酒之传，摸索饮器流馋涎。
巧偷豪夺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钱。

赋泽人郭唐臣所藏山谷

洮石研(研有铭云：“王将军为国开临洮，有司岁贡，可会者六百巨万，其于中国得用者，此研材也。”研作壁水样)

旧闻鸛鹤曾化石，不数鸛鹤能莹刀。
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研来临洮。
玄云肤寸天下遍，壁水直上屋瓦高。
辞翰今谁江夏笔，三钱无用试鸡毛。

赠休粮张炼师

金砂雾散风雨疾，一点黄金铸秋橘。
中林宴坐人不知，野鹿衔花蜂课蜜。
窟儿盘馔罗饕餐，扰扰飞蝇复聚蚊。

见说西山好猿猴，一枝青竹愿随君。

天井关

石磴盘盘积如铁，牛领成剑马蹄穴。
老天于世不相关，玄圣栖栖此回辙。
十年前走(去声)大堤，当时尘土困名场。
山头千尺枯松树，又见单车下太行。
自笑道涂头白了，依然直北有羊肠。

[1]著 原作“暮”，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月 原无，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增补。

[3]松 原作“柳”，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4]新 原作“新”，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5]松 原作“柳”，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6]秋 原作“眇”，据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7]担 原作“担”，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肆 原作“肆”，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9]汰 原作“太”，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0]路 原作“路”，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拖 原作“拖”，据蒋刻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四

七言古诗

读书山雪中

前年望归归不得，去年中途脚无力。
残生何意有今年，突兀家山壁眼前。
东家西家百壶酒，主人捧觞客长寿。
先生醉袖挽春回，万落千村满花柳。
山灵为渠也放饭，世界幻入兜罗绵。
似嫌衣冠太寒乞，别作玉厨汝山川。
人言少微照乡井，准备黄云三万顷。
何人办作陈堂中，来与先生共炊饼？
陈先生配官后，答京师人书云：“南州有何事？今年好雪，明年炊饼大耳。”

题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图》

海棠一株春一困，燕燕莺莺作寒食。

千古占开元日。
三郎搦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嗔不得，
宁王天人玉不如，番维乐向不可无。
宫腰不按《羽衣》舞，疾舞底用牧猪奴？
风声水声闻清都，梦中令人唤华胥，
何时却并宫墙听，不恨将身作李谿？

过晋阳故城书事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
水上西山如卧屏，郁郁苍苍三百里。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问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秀，白塔一摧城覆没。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
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着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
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钗横上云雨。
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
鬼役天财千万金，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奸且律，万夫奋臂连开冈。
官街十字改丁字，钗（去声）破井州渠亦亡。
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蟾池

老猿食月抱复吐，天公一目频年瞥。
下界新增蟾窟户，玉斧谁怜修月苦？
那回蟾池知几所，碧土清流水仙府，
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张颔怒于虎。
渠家窟间有黄乳，膏粱大丁正须汝。
何人敢与月复仇，疾过池头不容语。
向来属私今属官，从今见蟾当好看，
爬沙即上青云端。

赠答张教授仲文

秋灯摇摇风拂席，夜闻唳声无处觅。
疑作金茎悲血兰幄屏，元是寒蟾月中泣。
世间刺绣多绝巧，玉斲猩红土花碧。
穷愁入骨死不错，谁与渠依洗寒乞？
东城胸次丹青画，天孙繰丝天文织。
倒凤颠鸾金粟尺，裁断琼缃三万匹。
辛郎偷发金锦箱，飞浸海东星斗湿。
醉中握手一长嗟，乐府数来今几家？
剩借春风染华发，笔头留着五云花。
七言长诗，予中独一句九言，韦帛有此例，长
吉亦有此例。

高门关

高门关头霜树老，细路千山万山晓。
乱余村落不见人，霰雪霏霏暗晴晓。
莘川百里如掌平，闲田满眼人得耕。
山中树艺亦不恶，惟遣多田知姓名？

许李申杨竟何得，只今唯有石滩声，
许致忠、杨汤臣、中伯融、李仲常名宦四家，
魏尸氏。时以多田推之，乱后俱不知所所在。

甲辰秋，洛阳得黄葵子，种
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
佛经所谓“阎浮檀金，明静
柔软，令人爱乐”者，此花可
以当之，因为赋长韵。予方
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芳蕊葩露娇黄嫩，五叠湘裙轻皱积。
晨妆午醉一日间，白白红红总狼藉。
上阳宫女要头冠，摹写虽工破的难。
看来明净复柔软，花中乃有阎浮檀。
千里移根洛阳陌，主人不饮谁看客？
乞与金杯自倾侧，明年为渠当举白。

马岭

仙人台高鹤飞度，锦绣堂倾去无路。
人言马岭委可行，比似黄榆犹坦步。
石门日落风烟随，仆夫衣单望南州。
举落东南三百里，鬣毛衰飒两年秋。
予去岁往河南过事，亦取黄榆岭路。

云峽（并序）

若将启事西凉，占对称旨。其还也，行台公以
宝和宝石为祝，奇号温洞，信天壤间之尤物。若埴
因之曰“云峽”，避词客赋诗，予亦同作。

石盆清冷贮秋水，水面苍烟飞不起。
一堆寒碧几研间，宝气峥嵘插箕尾。
中山雪浪空影像，长安鸂鶒犹纹缕。
枉着奇章甲乙中，搗碎才堪把耕耒。
不知天壤此尤物，灵刻神彫通有几？
薰蒸似欲出泉脉，莹滑定应凝石髓。
剥裂安华渡月秋，辛苦许仙费摹拟。
车箱箭客连西东，仇池百穴窗玲珑。
飞檐不碍灵鷲小，深探已灭太湖空。
故都乔木今如此，梦想熙春百花里。
膏血纳阴枯九州，亡国愁肠为谁洗？
主人天质粹以温，天然与山作知闻。
退食从容北窗卧，今古起灭瓦浮云。
仙人王予可赋《石凉》，有“石裂安华清月秋”
之句。

云岩（并序）

观州仲氏伯英，博县人，少日举进士，有诗
名。其赋《剪烛刀》，有“暗瘦玉兰心吐，跟落春
红燕尾香”之句，甚为时辈所称。家故饶财，第宅
园亭为河东之冠。贮书有万卷，嘉花珍果，悉自
他州移植。为人多佳句，山水杂曲，斫琴和墨，皆
极其工。尝得宝和湖石一，竅窍穿漏，殆若神鬼

笛。还有其下，则剑气四起，散布蟹水上，浓淡若拂，有湘江叠嶂之势。吾乡衣冠家法书名画及藏书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独恃宝石以擅奇分，昔闻耳。兴定末，伯英殁于关西，杨户部叔玉购石得之。壬辰困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诗，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乘东平，过圣与张君之新轩，而此石在焉。圣与名之曰“云岩”。予问石所从来，圣与言夏津王帅得之汴梁泥余中，而以见贻。予因叹一物之微，经历世变，迁徙南北，乃复为好事者之所宝玩，似不偶然，乃为诗述其概。圣与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内，其才情风调，不戒前世贺东山、晏叔原，故卒章以萧闲明秀语故事属之。

壺中九华玉屏晓，紫烟著水往复还。
小窗虚明澄相对，不数汉宫铜博山。
会稽禹穴深无底，宝石偷来定山鬼。
一炬寒碧殊不凡，满谷苍云史更堪喜。
阿欣秀发见眉宇，小柱才情论骨髓。
摩挲不作几上看，皴白打青便千里。
浑沌日凿空穴晓，漏天蒸湿烧风飒。
世间元无种春国，海南¹¹真有补陀岩。
观州爱玩频淘洗，民部平生几薰沐。
藏月夜歌未及深，竟作新轩坐中物。
一天星月入金尊，举射娉婷自有入。
只欠宣和郑公觉，为君留写五湖真。

刘远笔

老笔力能举玉杆，文阵挽强犹百钧。
惜哉变化太狡狴，向也褐衣今虎文。
宣城诸葛家儿闻，前后尚刘新勋勋。
谢朗神锋恨太秀，虽然岂不超人群？
三钱鸡毛吐皇坟，尖奴定能张吾军。
何时酌我百壶酒，为汝醉草垂天云。
狡狴变化，事见《麻姑传》。

赠周良老

于公断狱多平反，高门大车在乃孙。
我屑聊城欲二载，喜见周安醇而温。
十年大理书上考，宜有阳报如于门。
大儿书来问安否，兵饥不死天所存。
郑孙毛骨殊秀发，宝气郁郁含朝曦。
机声啾啾联朝诗，种瓠五石当酒尊。
是翁福禄知未艾，昆弟和乐连株根。
白发阿兄应念我，南云寂寞赋《招魂》。

鸿沟同钦叔赋

刘郎著手乾坤了，未害与渠分九州。
夸儿衣绣自楚楚，作计岂复西鸿沟？
雄雌自决已无策，尺寸必争唯上流。
群生已死言犹在，千载令人笑沐猴。

雪中自洛阳还嵩山

道人薄有尘外缘，直入¹²尘埃私自怜。
三十六峰¹³一茅屋，梦里两家拉社钱。
泮泮喜色见眉宇，峨峨背城当眼前。
蹇驴径入风烟去，恰是梅花欲当天。

祖唐臣愚庵

小智眩惑所塞，大智移国鬼与仇。
浮生匹绢两孟尝，心计扰扰何求？
青州荆州免二窟，古人今人格一丘。
唤起罗池柳夫子，与君同醉碧峇洲。

过井陘

北山亭亭如骅骝，南山眈眈虎踞首。
土门东头望井陘，汉家风云自奔走。
市人岂识英雄材，金鼓一朝天上来。
此山行人方万古，几不磨灭随蒿莱。
白鹿祠前一杯水，苍颜聊为洗尘埃。

北岳

太茂维岳古帝孙，大朴未敢真巧存。
乾坤自有灵境在，地位岂合他山尊。
中原旌旗白日暗，上阶楼观香烟屯。
谁能借我两黄鹄，长袖一拂玄都门？

天涯山

九州上雅推大庾，独恨山形难推岳。
天涯一峰今日看，快似昂头出环堵。
何年气母此融结？鬼凿神鑿未奇古。
八窗玲珑透朝日，洞穴惨淡藏雷雨。
杏花锦石繁可喜，乞与云烟相媚妩。
半空掷下金芙蓉，想得飞来自玄圃。
传闻绝顶更灵异，云是清都群玉府。
五云飞步弄未能，风袂冷冷已轻举。
东州死爱华不注，尚在陋邦何足数。
敬亭不着谢宣城，断岸何缘比天姥。
酒船何时朝复暮，倒卷沧浪洗尘土。
唤起山灵击石鼓，汉女湘妃出歌舞。
诗任他日棠遗山，饭糗不妨嘲杜甫。
山有¹⁴石鼓神祠。

姜仲可《月下弹琴图》

莫春舞雩鼓瑟看，琴语解吐胸中奇。
淮官手挥七弦易，大笑虎头真绝痴。
北风萧萧路何水，流波汤汤君自知。
三尺丝桐尽堪老，儿童休讶鹤书迟。

常山侄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笔意开廓，有成人之量，喜为赋诗，使洛诵之

小儿小舞商羊半，东家西家捉迷藏。
牙牙作群群雁行，是中乃有常山郎。
常山娇娇可怜虫，四岁未有三岁强。

黑鹰破壳自神骏，黄钱敲脚频跳梁。
 只见纸抵却涂抹，谁谓转腕能低昂。
 渠家两公破天荒，刘婁罗灵果专场。
 荣乡亭中诗版在，岐山名号香山秀。
 此郎晚出西郭埽，虎穴虎子不可当。
 天惊地怪见落笔，便合抱送中书堂。
 文星煌煌照燕南，青青子衿满垣阳。
 教官连被风尾诺，瑞物多生金粟冈。
 儿曹变化不作难，何必二十始承张？
 明年作字一大丈，当有棱角垂光芒。
 回头却看元叔袂，身涉过口尺许长。
 常山，白寓嵩第三子。叔纲，遗山之季子也。

赠利州侯神童（土十月识字，予儿时生二十一月，识字无异）

牙点齿收杏蒂红，阿兄抱之来学宫。
 今春学语语未止，已能识字识名姓。
 随指随谈无数事，多生想管文字中。
 极知之无不足讶，更恐洛诵难为功。
 土中松粒龙瓜脱，万牛丘山起豪末。
 君不见黄金宝鼎碧梁骨，未要春官许衣钵。
 人何？失却麻神童，明星煌煌出苍龙。
 只知江陵图籍尽一火，谁谓死草生华风？
 遗山老子未老在，见汝吐烟如长虹。
 几乎全点。

《奚官牧马图》，息轩画

曹韩画样出中秘，燕市死骨空千金。
 息轩笔底真龙出，凡马一空无古今。
 安闲自与人意熟，萧洒更觉天机深。
 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

紫微刘丈山水，为济川赋

画家李范真劲敌，方外只今谁第一？
 自非刘丈祭酒卓吕孙，未信仙翁轻落笔。
 长洲远浦各清冷，方顷风烟一草亭。
 千章古木散岩谷，鹤发松姿杂典刑。
 纸尾不须题姓字，人人知是老人星。

上⁽⁷⁾右丞《雪霁捕鱼图》

江云漠漠阴晴半，沙雪离离点江岸。
 画川不信有天机，绉向桡林枯处看。
 渔浦移家愧未能，扁舟萧散亦何曾。
 白头岁月黄尘底，笑杀高人土石翁。

跋《酒门限邵和卿醉归图》（邵伯禄之父）

邵翁头白甫二十，高吟大醉无虚日。
 风流若似靖南翁，每恨闻名不相识。
 太平村落自由身，童稚扶携意更真。
 醉归图上见颜色，喜溢眉宇犹津津。
 好看蹇驴驮我去，与君同醉杏花春。

题张彦宝《陵川西溪图》

松林萧萧映灵宇，砾石流金不知暑。
 太平散入江表来，白谿清凉意仙府。
 不到西溪四十年，遽光林影想依然。
 当时膝上王文度，五字诗成众口传。
 忽见画图疑是梦，而今尘上流华颠。
 本“逆”字，今改作“完”字。陵川在大行之南，盖天壤间清旷境界也。江淮太平数人题诗东庙，自谓“已造仙府，根居民不知其乐耳。此县令君子曰治，宦游西溪，仆以童子侍焉。彦宝出此图东赋诗，感今怀昔，为之怆然，故篇中有反，癸丑十一月三日题。

汝州侔韩君德华，其十祖二世相辽，封鲁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鲁”。王父命氏，古盖有之。予过其家，命鲁出拜，谓予言：“鲁名矣，而未有字，敢以为请。”予字之“世公”，德华曰“愿终教之”，乃申之以辟。

吕黎诸韩数卢龙，鲁公相辽开世封。
 踵行先后六侍中，大参高文纪神功。
 龟石穹窿与天终，百年放家余素风。
 汝州有子今成童，考古制名龟蒙从。
 贞以道义饬汝躬，良璞不治凡石同。
 贞而绝俗孰子容，济质以文介而通。
 顾胤虽宗起其起宗，鲁也不断裴氏公。

壬子冬至，新轩张兄圣与求为儿子阿平制名，予名之“琥”，以“仲毗”字之，小字“明复”，有善禘之义焉。诗不工，当令阿毗洒落诵之。

阿平玉笋绝可怜，皎如鹤雏下青山。
 呼来痒客挽不前，啼声如闻《过秦篇》。
 陈王入宫门汉韦贤，新轩文笔九翩翩。
 大纛挂壁谁使然，我知一经会有传。
 玄默之冬客须城，同平之年才五龄。
 乃公为儿求嗣名，儿名从虎玉与并。
 仲毗为字以字行。佛书旧说无空青，岂知空青今有形？紫公紫公还我明，看儿着脚青云平。

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楚”字韵

瑞光楼前按歌舞，桂树秋香月三五。
白头谁解记开元，四海欢声沸箫鼓。
两都秋色皆乔木，二月阿房已焦土。
天上亦有别离情，可是州郎心独苦。
承平旧物《霓裳》谱，宝气辉辉映千古。
银桥望极竟不归，又没燕鸿下平地。

送崔梦臣北上

子真抱关，买臣负薪，朝奏暮召，名动缙绅。此有志之士所以自奋于菖菜耶！梦臣崔卿，玉树清华，土门华胄。成童授学，与鸡俱兴。挥笔成书，倚马可待。虽冰水之洋洋堪乐，奔门之翼翼方开，惜岁月之虚捐，欲云霄之坐致。遇顺风而振大壑，其孰御之？登金马而上玉堂，在此行矣。诗以劝驾，庶宁闻乎？癸丑二月望日，新兴元某序。

并州书郎年少客，继马金鞭日二百。
生平意气凌霄云，未怕天山雪花白。
西园此日盛徐陈，风阁鸾台气象新。
由来草创资润色，况复天造须纶纶。
他日南归吾不老，与君同醉晋溪春。

送王彦华

中朝名姓陇山翼，真色门阑得住脚。
朝天府效驱驰，万里青云在平地。
金粟冈头俊造多，莫从人品问如何。
迂斋受学青衿日，殷重遗山为相摩。
东园人伦共岂敢，只凭月目决雌雄。

李成之、王彦华、赵孝先 以提学命见饷佳酒，且求 制名，辄以诗记

子云寂寞将谁亲，延之祖意自真。
君家公媪两冰玉，酒味自合清而醇。
云霞俗上无风神，红珠女儿茜裙新。
一杯香绝韵亦绝，只今唯有醅醪春。

刘时举节制云南

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
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坂。
幽并豪侠喜功名，叱咤厥时风云生。
今年肘后印如斗，过眼已觉鸟窠平。
谕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霸柱有原名。

赠张润之

许年不啻龙津鼎，人物尤难到瘦世。
明堂他日要重¹¹²捕，造物也须论量计。
晋人薰赋例真淳，儿能读书知弃矣。
遗山门客富儒雅，绿发张郎名姓新。
莫道攀工有郁法，海山深绝解移人。
润之资甚美，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他日学
业有成，老夫当以凤鸾自负矣。

许道宁《寒溪古木图》

道人醉袖蟠蛟龙，扫出古木牙须雄。
开卷飘颿来阴风，崔嵬论画凡马空。
能知画与诗同宗，解衣盘礴非众工。
遗山笔头有关合，意匠已在风云中，
留待他日不匆匆。

送张书记子益从严相北 上（并序）

子益省郎，观国之光，从公子迈。杨雄词赋，
良精力于吹嘘。耶马功名，本无心于程任。诗以送
别，亦以勉其归云。

故家人物饶奇俊，瓮盎昂霄今已信。
康侯疑接拜余光，百里自应沾海润。
六月貂裘风雪深，天河天日晒驱駮。
莫把声华动台阁，东方书檄要陈琳。

赠别孙德谦

襟怀垂杨雪花白，挽断春衫彩霞留客。
西湖一雨春意浓，绝似铜驼洛阳陌。
湖亭轰醉卧春风，到手金杯不放空。
鹊山一带伤心碧，瘦杀孙郎马首东。

汾亭古意图

尧民羲皇去未远，日作日息天机全。
杜陵袖里姑汾笔，办与南华谈自然。
陵兴知经几今昔，淳朴别有一山川。
白云亭上秋风客，不比仙翁甲子年。
元祐¹¹³以来郭熙、明昌、泰和间张公位，皆年
过八十，而以山水擅名。今云中杜大老¹¹⁴，与
张、郭年相若，而画品不下古人。为侯广道作《汾
亭古意》横披，洒然有尘外意，为题四韵其后。神
仙似果，生并免甲子年，诗家亦作习用之，故未的
有及。

太原赠张彦远

并州城边十月末，清霜被杖风入骨。
因君夜话吴江春，酒光散漫金杯滑。
闲因骑鹤¹¹⁵去火没，当年爱看俊于鹤。
平生我亦识翁人，惆怅流年如电掣。
官家新筑文昌台，苍生不忧墮崖壁。
眼看东阁寄十满，如君岂得藏蒿莱？
矮鸡未鸡子当发，明晨煌煌大于月，
野犬一笑冠纓绝。

换得《云台帖》，喜而赋诗

周官武至奉朝请，剑佩束纒非天真。
世间曾有《华陀帖》，神物已化延平津。
米狂虬笔照万古，北宋草¹¹⁶书才九人。
今日《云台》见遗墨，黄金中锁玉麒麟。

鹿泉新居二十四韵

土门西边并径避，野日荒荒下汀树。
榆关石岭都几程，客梦往往迷归路。

尘埃风雨半生过，尽看骷髅支世故。
 宁州假馆又两年，未保东来不西去。
 山城自家家有山，靛面崖山谁一顾？
 卖书买得吕氏园，不谓全山举相付。
 北邙老作土灰色，拥肿形骸一夸父。
 娟娟正有小娥媚，却立不容亲杖屦。
 就中抱瓮尤峭拔，望见韩山即攀附。
 韩王岩头四壁空，全赵米如才数粟。
 眼中麾盖天上来，涎水鼓旗纷偶仆。
 汉家威灵万万古，石子连冈犹虎距。
 夏秋众壑会壅泉，浩浩声闻四余怒。
 西南诸峰不知数，荡海腥鳞尻背露。
 霏烟空翠有无中，百态阴晴变朝暮。
 灵岩龙泉曾一到，独穴封龙展寰步。
 学仙不羡徐童花，李相书囊心所慕。
 生平怀抱向山尽，老子崔嵬如有助。
 岩居枯寂朝市喧，喧寂两间差有趣。
 得行固愿留不恶，流坎且当随所遇。
 何曾万钱何用许，方丈有山容下著。
 管城初无食肉相，黄帽非供折腰具。
 明年高筑野史学，天已安排看山处。
 多惭不及谢宣城，标出敬亭天一柱。

一本：“多惭不及谢宣城，标出敬亭天一柱”，
 在“方丈”¹⁴有“山容下著”之下。

过刘子中新居

鄂州城隅两茅屋，市声喧喧自幽独。
 春风吹尽山杏花，只有青青一丛竹。
 先生爱画如情玉，练鹄翔鸾余百轴。
 大儿跟膝挟书归，止鏗瓦烟才一粥。
 微官枉我半生闲，也君区区簿领问。
 何时却与溪南老，紫盖山前共往还？
 子中曰：与溪南诗老年敬之游，故有下句。

〔1〕南 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内”。

〔2〕入 原作“人”，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3〕峯 原作“茶”，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4〕有 原作“川”，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5〕名姓 原作“姓名”，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乙正。

〔6〕间 原作“闲”，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改。

〔7〕王 原作“室”，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请 原无，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

房本增。

〔9〕入 原作“人”，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0〕携 原作“捷”，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祐 原作“裕”，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2〕莘 原作“草”，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3〕鲸 原作“鲸”，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4〕羊 原作“华”，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5〕丈 原作“杖”，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及本诗正文改。

元好问集卷第五

杂言

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

去岁君远游，今年客它州。

青天万古¹明月，只与行人生暮愁。

问君游何许？情多地远兮偏处处。

金鞭断折骖驎死，万里长鸿息一举。

忆初识子梁王台，清风入座无纤埃。

华岳峰尖见秋雁，金眸玉爪不凡材。

西园日暗花满烟，五云楼阁二山巅。

玉树瑶林照春色，青钱白璧买芳年。

二年一梦南阳道，汴水迢迢入秋草。

孚云心事人不知，²首新诗怒怨枯槁。

破屋仰见星，疏寒风露清。

匣中有长剑，为君鸣不平。

泥途久辱思一濯，去去举足皆清冷。

邓州大帅³材望雄，爱客不减春章公。

军中宴酣筋力疲，银烛吐焰如长虹。

佛中多士君又往，谈笑已觉南夷空。

东州春回十月后，梅华分香入春酒。

平生得意欲与京，青眼高歌望君久。

浙江南下青坛法，石门细路苍烟屯。

五松平头白日静，千山万山如乱云。

鹤源不逐时事改，芝岭自与高颜邻。

他日相⁴思一同首，渔舟时问武陵人。

软，谓软叔。京，即京父也。乐天书以徽之为

徽。

此日不足惜

此日不足惜，此语不可无。

颜怪昌黎公，亦复为世儒。

天与至神物，与人作华胥。
一酌舌本强，二酌燥吻濡。
三酌动高兴，四酌色眼眯。
连绵五六酌，枯肠润如酥。
眼花耳热后，万物寄一壶。
十酌未渠央，百觚亦奚拘。
人生一世间，忽若过隙驹。
有酒不解饮，问君谁与娱？
君不见东家骑鲸李，胆满六尺躯。
万言黄石策，八阵夔州图。
酒酣起舞不称意，长吁青云指夷吾。
又不见西家紫髯郎，老气雄万夫。
狂歌饮燕市，击筑声呜呜。
倚天长剑插少室，颇欲四海皆东湖。
鹰扬虎视今焉如，河山永隔黄公垆。
衔杯直待秋井塌，青茔白骨怜君愚。
少年诡计主白须，未参历井无危途。
荣不满睫良区區，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高吟大醉穷朝朝。

余名安得润枯骨，四十岂不知头秃？

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无。

太虚为窠月为烛，醉倒不用春风扶。

送希颜赴召西台，兼简李汾长源

昨日游嵩丘，今日西台行。
劳生好梦亦太少，枕中马嘶车铃鸣。
山林之乐无亏成，胡为解兰缚尘缨？
苍生望君须一起，我复无地逃功名。
关中得君作金城，气象已觉西山平。
诸人谁出仲卿右？一座想为相如倾。
风华浩荡春冥冥，马头仙掌遥相迎。
长安市上见李白，为我一醉秦东亭。

嵩山玉镜

玉镜见何许？今旦东山陞。
积雨洗昏霾，旭日发光辉。
光辉夺人目，滢滢如动移。
初如秋月圆，渐如曦星微。
耀星不能久，并与晨露晞。
此镜何从来，造化秘莫窥。
山精或宝气，恍惚令人疑。
谁为问岳祇；山川英秀会有归？
不能主申与甫端王图，万丈光芒徒尔为！

虎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为群。
目光如电声如雷，倚蹇起伏山之垠。
百人一饱不留骨，败衣坠絮徒纷纷。
空谷绝樵声，长路无行尘。
呀呀垂涎口，耽耽瞰城闉。

天地岂不仁？社公岂不神？

哀哀太山妇，叫断秋空云。

可怜对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世上无复裴将军，北平太守今何人！

饮酒

江南秋泉云液浓，辽东抹抹玉汁醇。
椰瓢朝倾荔支绿，螺杯暮卷珍珠红。
此酒谁所留？今日乃汝逢。
仙人一丸药，洗我芥蒂胸。
金沙一散风雨疾，世事尽与浮云空。
东家刘伯伦，西家王无功。
醉乡日月万古古，眼中扰扰谁为雄？
人会有归尽，饮不饮所同。
所恨独醒人，百年枯槁中。
独醒恨未通，独醉恨未公。
安得清江变醇酎，尽回天地入春风！

送高信卿

高卿去岁山中居，豫胡粟暮分狼狙。
今年移家入城市，甌中生生差牛鱼。
文穷智亦穷，丑鬼更嗔呼。
乃翁延客著上座，两儿已复遭椰柜。
二冬《兔园册》，牧竖叫语柜。
湿薪烟满眼，破瓶冰生须。
卖符与行药，不养堂堂躯。
无衣思南州，千里走单车。
我尝相夫君，不是山泽儒。
十八学击剑，二十了《阴符》。
平生结交王与李，袖中胸有《鱼丽图》。
文武志谁推不如？
不能拔剑斫蛟鳄，亦当赤手降於菟。
胡为坚坐守寒饥，坐令儿女悲穷途？
万事糊涂值一壶，别时聊为鼓咙胡。
中原麟凤今如此，莫道皇家结网疏。

寄赵宜之（起时在卢氏）

大城满豺虎，小城空雀鼠。
可怜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
北人南来向何处，共说华川今乐土。
莘川三月春事忙，布谷劝耕鸣晚雨。
旧闻抱犊山，摩云出苍虬。
长林绝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
煮橡当果谷，煎木甘饴汤。
此物足以度荒岁，况有麋鹿可射鱼可罾。
自我来嵩前，早干岁相仍。
耕田食不足，又复违亲朋。
一年西去心，笼禽念飞腾。
一瓶一味百无累，恨我不如云水僧。
嵩山几来层，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
洛阳一昔秋风起，漠漠吴中张季鹰。

段志坚画龙，为刘邓州赋

猪龙可豢亦可馐，世人画蛇复画鱼。
天飞忽入阿坚笔，始觉众生欺庸愚。
颀颀万里来，白浪横江湖。
一麾走海若，再顾失天吴。
浩荡明河翻，尾鬣惨不濡。
只愁纸上出雷火，捩控大千如此珠。
人生神物与化俱，灭没变见何所无。
逆鳞自古不受触，乃今缩头随卷舒。
怪得堂堂髯御史，平生长有雨随车。

送诗人秦略简夫归苏坟别业

三月不见君，渴心欲生尘。
论文一樽酒，雅道谁当陈？
昨朝见君临水句，乃知碧苔配白非诗人。
南山明月北山云，恨君不作由东邻。
市鲜为具非无好，事者天随忆菊年新。
石田芋庵连苏坟，两儿力耕足养亲。
君诗或者昌晚节，不应道路长逡巡。
白发小童搔一幅巾，丰年乡社乐闲身。
蹇驴驮入醉乡去，袖中似有眉山春。

纪子正杏园燕集(甲午岁)

纪翁种杏城西隈，千株万株红艳新。
今年寒食好天色，晓气郁郁含芳津。
天公自爱此花好，朝薰暮染烦花神。
融霞覆雪一颠倒，非烟非雾非脚云。
未开何所似？乳儿粉妆深浅唇。
能啼能笑痴复呆，画出百子元非真。
半开何所似？里中处女东家邻。
阳和入骨春思动，欲语不语时轻颦。
就中烂熳尤更好，五家合队就与秦。
曲江江头看车马，十里罗绮争红尘。
阳平一色多诗豪，主人买酒邀众宾。
花时有成约，恨少扬子张台军。
落花衣红缤纷，四坐惨淡仿伤春。
花开花落十日耳，对花不饮花应嗔。
爱花常苦得花晚，争教行乐无闲身。
芳苞一破不更合，且看铜树烘残春。

送李参军北上

五日过居庸，十日渡桑乾。
受降城北几千里，出塞入塞沙漫漫。
古来丈夫泪，不洒别高间。
今朝送君行，清涕留余潸^①。
生女莫作王明君，一去紫台空佩环。
生男莫作班定远，万里驰车锁玉关。
我知骊子墮地无弃燕，我知鸿鹄意气青云端。

朔。

草间尺鷃亦自乐，扶掖直上何劳搏。

一衣蔽缁袍，一饭荐菹菹，
岁时寿翁遍，团栾有余欢。

就令一朝使得八州督，争似彩衣起舞拜^①班。

班。

去年雒阳人，今年指天山。

地远马踟躇，霜重貂裘寒。

朔风浩浩来，客子惨在颜。

扼胡岭上一回首，未必君心如石顽。

君不见，柝山鸟，乳哺不得须臾闲，

众雏一朝散，孤雏回顾声悲酸。

寒雁来时八九月，白头阿母望君还。

王黄华墨竹(为郭辅之赋)

占来画竹厚石丞，东坡敛袂不敢评。

开元石本出摹写，燕市蛟骨留空名。

亦有文湖州，画意不画形。

一为坡所赏，四海知有箕鬲亭。

深衣幅巾老明经，老死不敢言纵横。

岂知辽江一派流后出，运斤成风刃发刚？

雪溪仙人诗骨清，画笔尚余诗典刑。

月中看竹写秋影，清镜平明白发生。

娟娟略似《董草咏》，落落不减《兰台行》。

千枝万叶叶叶许来，但见醉帖字欹倾。

君不见忠恕大篆草书法，赵生怒虎墨墨成。

军人技进不名技，游戏亦复逼真灵。

百年文章公主盟，屏山见之疑且轻。

声光旧塞天壤破，议论今看儿曹轻。

有物于此鸣不平，悲耶嘲耶谁汝令。

只恐破窗风雨夜，怒雷雷电上青冥。

泛舟大明湖(待杜子不至)

长白山前绣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

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苍烟收不起。

山从阳丘西来青一湾，天公掷下半玉环。

大明湖上一杯酒，昨日绣江眉睫间。

晚凉一棹东城渡，水暗荷深苍苍路。

江妃不惜水芝香，狼藉秋风与秋露。

兰襟郁郁散芳泽，罗袜盈盈见微步。

晚晴一歇画不成，枉着风标夸白鹭。

我时惨澹追散仙，但见金支翠辇相后先。

眼花耳热不称意，高唱吴歌叩两舷。

唤取樊川摇醉老，风流聊与付他年。

九月七日梦中作诗，续以

末后二^①句

桃花红深李花白，昨日成团今日折。

歌声满耳何处来，杨柳青旗落陌陌。

拈君背，握君手，朝钟暮鼓了无期，世事子人

竟何有？

青青镜中发，忽忽成白首。

六国印，何如负郭二顷田？

千载名,不及及时一杯酒。

赋邢州鹁山

去时唐山道,望望鹁山背。
今朝西北春(平声),奇秀益可爱。
茫茫生层叠,解收见素带。
浮云自来去,尽巧宁变坏。
吴放入小笔,隐隐拂残黛。
城隔静女人不知,拥发长鬟如有待。
太行横截九州半,一掩一重俱有态。
只知天平六峰天下稀,此山东来亦闲在。
烟埋雨没今几时,殆天所藏予发之。
郭熙未足语平远,摹写谁有韦郎诗?

送王亚夫举家归许昌

一雨两食蒙藜藿,三冬一榻卧于齐。
监河伏粟困欲死,望观江水漉尘泥。
放书一束手自携,汴儿跳梁翠女啼。
出门疾走勿反顾,正恐五鬼从之西。
马中岂是无龙媒,世人徒知“牝牡黄与骊”。
只如黄金络头亦不恋,谁谓茅索能相羁?
犬公醉着百不问,汝偶而偶奇而奇。
鹿途兀兀黑于漆,昨日把券今扶犁。
乃知世间倚伏不可料,井底容有青云梯。
春风尚准多鼓鼙,军中少年舞鸡鸡。
因君南望一大笑,落日淡淡青山低。

涌金亭示同游诸君

太行元气老不死,上与左界分山河。
有如巨鳌昂头西入海,突兀已过余坡陀。
我从汾晋来,山之面目腹背皆经过。
济源盘谷非不佳,烟景独觉苏门多。
涌金亭下百泉水,海眼万古留山阿。
甯溘冻水原,漉沦管溪波。
云雷涌鬼物,窟宅深蛟鼉。
水妃嫁弄明月珠,地藏发泄天不河。
平湖油油器子酒,云锦十里翻风荷。
我来适与风雨会,世界三日漫兜罗。
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长吟。
今朝一扫众峰出,千鬟万髻高峨峨。
空青断石壁,微茫散烟萝。
山阳十月未摇落,翠霞云旗相荡摩。
云烟化为出浓淡,鱼鸟似欲留婆娑。
石间仙人迹,石烂迹不磨。
仙人去不返,穴龙忽蹉跎。
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孙公和。
长安城头乌尾尾,并州少年夜梳头。
举杯为问谢安石,苍生今亦如畴何?
元子乐矣君其歌。

南冠行

南冠累累渡河关,半白头白乃得还。

范城雨多秋气重,颓垣败屋深茅菅。
漫漫长夜浩歌起,清涕晓犹留余滴。
曹侯少年出铁骑,高门大厦垂扬里。
诸将三十待中郎,独守残编北窗底。
毛孙上客生光辉,竹花不实铜雀饥。
绉铜切切解人语,海云唤得曾离飞。
梁厨三月花如雾,临锦芳华朝复暮。
阿京风调阿钦才,拳拳截红须小杜。
长安张敞号眉妩,吴中周郎知曲误。
香生春动一诗成,瑞露灵芝满窗户。
鱼龙吹浪三江没,万里西风入华发。
无人重典鸱鸢表,展转空床卧秋月。
宝梳埋寒灰,郁郁万古不可开。
龙剑出地底,青天白日驱云雷。
层冰下里不可留,离魂整理招归来。
生不愿朝入省暮入台,愿与竹林嵇阮同举杯。

郎食腥脍脍,妾食鲤鱼尾,不如孟光案头一杯水。

黄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何愁?
撑篷裂月不称意,更与倒翻鸱鸢洲。
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

醉后走笔

建茶一碗冰雪香,《离骚》九歌》日月光。
腰金更骑扬州鹤,雋水不羨大官羊。
短灯篝火移近床,秋风吹帘月转廊。
一歌再歌魂魄动,入眼渺渺横沅湘。
湘妃新造望不及,金支翠旆渡飞扬。
渔父话独醒,孺子歌沧浪。
山鬼独一脚,拊掌笑我旁。
湘累归来吊故国,遗老老树山苍苍。
掩书一太息,夜如何其夜未央。
尔家女儿绣罗裳,银瓶泻酒劝客尝。
一酌均酥醺,再酌齐彭殇。
宇宙不今古,气节无阴阳。
少年避酒不肯吃,跬步乃有无穷乡。
爱茶爱书死不彻,乃以冰炭毙我肠,世间唯有幽生风味不可忘。

南湖先生雪景乘驢图(并引)

南湖先生,原成人。年二十许时,会以乡赋两魁邢州。然其苦节,所以自望者甚高,终不乐于举子计,即弃去,学击刺。当正隆征南,闻欲驰逐戎行间,既而大定诏书下,兵各罢归。先生抱利器而无所试,乃浮滹里社,以诗自娱。买田南湖之上,筑学种树,徜徉其间,尽置家事,日与宾客酣饮,歌管楼榭,穷日夕不少休。家故饶财,又好施予,其赴人之急,犹痼疾之在己,故人无以此相之。所与游如临谿王逸宾、游宗之,大定刘之昂,

其人皆天下名士，至论人物，必曰：“靖达乎，今日之奇男子也。”先生生于天会初，历大定、明昌、泰和，优游于太平和乐之世者五十年。大定兵兴，乃下世。平生喜作诗，乐府尤有蕴藉，观《西子弄甄》诗可见也（见《望》¹¹⁹）藜藿飘然多秋，千古春溪水自流。吴越兵争竟何得，风流输与五湖舟。

尝雪中骑青骡，行京水道中，作长诗，卒章有“安得西都画史笔，吮出新意，写作南湖老子雪景寒驴图”之句。其于文诗，北渡后来东平，始以先生之意，追画此图，求作赋诗。文诗质直好义，读书作文，有声时辈中。观其子，可以想见先生之为人。故为道其事，并以致怀念之思。

大河茫茫白连空，寒云迢迢度海隅。
汴梁高楼管弦绝，成军行人西北风。
北风吹雪来，飘瞥卷孤蓬。
异色变惨淡，元气开洪濛。
襄阳潮阳诗境在，拟拾物色真难工。
青骡谁此游？望见知是南湖翁。

南湖翁，少H航脏今龙钟，犹能吐气万丈如长虹。

闭门兀坐意不惬，要看银海翻鱼龙。
宅华世界琼瑶窟，江山随翁入清雄。
诗成仰天一大笑，飞花落絮春濛濛。
郁郁梁宋郊，翁家出强宗。
许与必豪右，收入等侯封（“收”音去声）。
翁年十八九，弄笔学雕虫。
叠取两解魁，隐隐何隆隆。
一旦拂衣去，学剑事梁公。
正隆适南征，匹马走从戎。
墨丸磨鼻鼻，意与江流东。
紫薇出东方，淮海亦来同。
郡将书与剑，马间就春农。
仕宦不作祁曼容，醉乡自爱王无功。
鸛鹤从渠致钟鼓，野鹤岂合栖樊笼？

南湖烟景多，鱼鸟亦从容。
亦有两小船，纶竿插船篷。
高亭出秀櫺，窗户连青红。
清飏随睡爽，翠色赴吟筇。
门前车马来，日耀日不供。
但苦住客少，焉知清兴终。
看裴《弃瓢》诗，调戏鸛夷老子如儿童。
雄吞已觉云梦小，寒缩乍作书生穷。
当年我得奉谈笑，昼夜肯放清樽空？
东家西家不相和，南海北海不相逢。
风流耆旧今谁似，惆怅相看是画中。

癸卯岁杏花

南州景气暖，杏花见红梅。
读书山前二月尾，向阳杏花全未开。
待开竟不开，怕寒贪睡嗔人催。

爱花被花恼不御，一日绕树空千回。
牙牙娇语山樱破，稠闹成团稀作颯。
小蕾从教绿萼封，繁枝未暇倩云裹。
两月不举酒，半岁不作诗。
更教古铜瓶子无一枝，绿阴青子长相思。
今年何年好寒节，花开不妨迟一月。
“留船买鱼作寒节”，宋方舟先生孝如绝语。

题刘紫微《尧民野醉图》

苍苔浊酒同歌舞，白须红颊醉相扶。
尧时皇质未全散，不论朝野皆欢虞。
望云云非云，就日日非日。
先奈迂儒强解事，借口誉尧初未识。
尧民与酒同一天，此外更谁为帝力？
仙老曾经甲子年，戏将麻道画中传。
山川淳朴忽当眼，回望康衢一慨然。
不见只今汾水上，出翁鞭背出租钱。
尧甲子年，仙人张某事。

赠答赵仁甫（仁甫名复，云梦人，江表奇士也）

我友高御史，爱君旷以真。
昨朝识君面，所见胜所闻。
江国醉客多，玉骨无泥尘。
轩昂见野鹤，过眼无鸟群。
想君夜醉得阳时，明月对影成三人。
散着紫绮裘，草裹乌纱巾。
浩歌鱼龙舞，水伯不敢嗔。
何意醉梦间，失脚堕燕秦。
万世一旦暮，万里犹比邻。
世无鲁连子，黑头方蚁徒纷纷。
君思南海我北海，握手一杯情更亲。
老来诗笔不复神，因君两诗发兴新。
都门回首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春。

下黄榆岭

北丘玄武暮，黯黑如积铁。
东丘劫火余，绚烂开锦纈。
就中岭头一峰凸朴奇，剩费寒云几千叠。
摩挲可望不可到，青壁无梯娘叫绝。
林岨日射彩翠新，跬步疑有黄金阙。
商工胸次墨汁满，那得冰壶贮秋月。
直须濡阳老笔回万牛，露痕张颠挥醉帖。
石门细踏无涧泉，行人饥渴浅不前。
辛苦黄榆三十里，岂知却有看山缘！

驱猪行（黄台张氏庄作）

沿山辟苗多费力，办与豪猪作粮食。
草庵架空寻丈高，击板摇铃闹终夕。
狐犬无猛噬，长箭不暗射。
田夫睡中时叫号，不似驱猪似称屈。
放教田鼠大于兔，任便飞蝗半天覆。

蜜田争合到渠边，可是山中无橡子？
 长牙短喙食不休，过处一抹无禾头。
 天明塔前见狼藉，妇了相看空泪流。
 旱下水溢年年度，会计收成才什一。
 资身百备煮豆中，儋石养能几钱直？
 儿童食糜须爱惜，此物群猪口中得，具吏即

来纳税籍。

啸台感遇

裴回五岩上，浩歌弥激烈。
 望望瞻房翁，倒影乍明灭。
 地古足灵异，祠废余像设。
 子规夜啼山竹裂，老鹤乱踏枯松折。
 啸台音响杳不闻，荡荡青天一明月。
 荒山破瓦色，十步九逢叠，
 水泉出沮洳，一线仅不绝。
 新亭何意留此居，可是他山无地穴？
 大道既下衰，日南聊明开，
 玉从玕璋毁，木以青冥灾。
 天和散不留，去浪无东回。
 嗷嗷此老苍，肮脏仰魁魁。
 尧年生甲子，含德如未孩。
 棕枝野鹿犹足乐，火穴^①屋居良所哀。
 史笔亦厚诬，何曾校计识与材。
 绳身正有一丈^②发，直以何物观形骸？
 大笑黄冠师金丹，羽化之说何从来？
 岂知大人先生独立万物表，太古元气同胚

胎？

不见今日孙公和，横绝四海隘九垓，糖康养
 生安在哉！

水帘记异（癸卯九月四日，同杜仲梁赋）

黄华绝境探未穷，道人曾约山樱红。
 镜台悬流不易得，世俗名取香炉峰。
 七年长路今一到，刺棘欲满平生胸。
 岂知平久泉脉绝，快意一濯无由供。
 神明自足还旧观，涌浪争敢傲灵通。
 何因狡狴出变化，胜概转盼增清雄？
 天孙机丝拂夜月，佛界珠网摇秋风。
 称奇叫绝喜歌舞，恨不百绕烧香簪。
 银桥清凉巖，玉镜嵩丘东。
 世外果无物，邂逅乃一逢。
 书生眼孔塞易破，勺水已复夸神功。
 东坡拊掌应大笑，不见戴帽鼯鱼龙。

洪谷圣灯（九月五日作）

金门寺前山突起，井底宝岩三十里。
 旧闻圣灯在山上，紫微侍郎宜不妄。
 山空月黑无人声，林间宿鸟时一鸣。
 游人烧香仰天立，不觉素烟峰头一灯出。

一灯一灯续一灯，山僧喜见未曾。
 金绳脱串珠散进，玉丸走祥光不定。
 飞行起伏谁控持，华丽清圆自殊胜。
 北荒烛龙开晦冥，南极入地多异星。
 岂知心光毫相有真遇，物外恍惚终难凭。
 腐儒心魄为动荡，再拜中庭谢灵贶。
 何曾办作刘更生，下照乃辱青藜杖。
 昨朝黄华濯洗神所怜，今朝金门佛灯佛作
 缘。

纷纷世议何足道，尽付马耳春风前。

食榆莢

露葵清寒羊蕨膾，春榆作菜绝可怜。
 榆令人瞑何暇计，田舍年例须浓煎。
 萧声吹暖委伤天，家人拈火分青烟。
 长钩城筐走童稚，顷刻绿堆堆满前。
 炊饭子白，剪非青玉圆。
 一杯香美荐新味，何必烹龙炮凤夸肥鲜。
 飢肝虫臂万化途，神奇腐朽相推迁。
 梦中鹌鹑亦大乐，随意饮啄真飞仙。
 先生打腹一笑^①然，此口何功食万钱？

李峪园亭看雨

龙山有卧松十里，细路蜿蜒绕龙尾。
 松林迫塞闷煞翠，北望玉泉疑并底。
 玉泉元自别一天，眼界廓廓无神川。
 金城百里才一瞥，半坐浮图插苍烟。
 行行下绝巖，招提忽当眼。
 未到倦不胜，小憩忘忘返。
 玉泉一杯甘以冽，未须张陆夸冰雪。
 主人不在客不留，烈风崖下风颼颼。
 石头路滑马蹄^②怯，山雨未落云先愁。
 将军林园永安下，秋霖村墟绝潇洒。
 浓云压屋风打头，仅得羈御脱疲马。
 只知龙山之神神更神，永安亦能撼诗人。
 晦冥变化千万态，画出风雨元非真。
 山灵亦愁归后夜，半面时时见云罅。
 天籁细洒供晚凉，不似草堂回俗驾。
 层阴一扫群峰出，一洗深青御山骨。
 夕阳展放紫翠屏，只欠松梢一轮月。
 山中一石回万牛，况是一壺复一石。
 不如一诗招将入耆州，先生兴来时卧游。

游龙山

囊子魏大梁，得交此州雷与刘。
 自闻两公夸南山，每恨南海北海风马牛。
 老龙面目今日始一见，更信造物工雕镂。
 是时山雨晴，平田绿油油，
 井山凉气多，况得通深幽。
 山泉谷口出迎客，石罅轰击琳琅球。
 蜿蜒人微行，新觉藤萝衣树头。

恶木拉飒洒，直干比栝栲。
石门无风白日静，自是林间响鸾麈。
一峰忽当眼，仰看看不休。
一峰一峰千百峰，虽欲一顾指如无由。
金城蹙蹙不得上，堦台回台如相留。
苔花万锦石，丹碧烂不收。
天关守虎豹，武库开戈矛。
小山随起随随仆，独立千仞绝顶缥缈之飞
楼。

百花岗头藉草坐，蒲酒正值金莲秋。
亭亭妙高台，玉斧何年修？
登¹¹高揽元化，快如鹰脱鞲。
山灵故为仆于面，巧与诗境供冥搜。
白云何许来，纤丝开轻柔。
蓬蓬作雾涌，飘飘与烟浮。
玉衣仙人鞭素虬，翕忽变化令人愁。
须臾视六合，浩荡不可求。
初疑陶轮比运甕，今悟夜壑真藏舟。
劫石拂未穿，杞国浪自忧。
断崖立极方万古，争遣起灭如浮沤。
快哉万里风，一扫天四周。
谁言太始再开辟，日驭本自无停辀。
举手谢山灵，就无清凉毫相非神姦。
贱子贪名山，客衲已屣屣。
黄华挂镜台，天坛叠盘沟。
太山神明观，二室汗漫游。
胸中隐然复有此大物，便可挥斥八极暨九
州。

玉峰有佳招，绝唱须一酬。
为君探囊掘下廊瑚钩，白云相望空悠悠。
异时华表见老鹤，姓氏莫忘元丹丘。

醉中送陈季渊

寒食不数日，天气殊未佳。
翩翩金门客，行行指龙沙。
朝发折城暮陇头，陇头地寒无草芽。
雪云堆边春更晚，雪花茫茫扬白沙¹²。
忆于山高冻煞雀，榆叶离离小从薄。
爱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飞何所乐。
书生弓马能几何，乃今宝校金盘馘。
孔璋文笔妙天下，《敕勒》不数阴山歌。
向年赋奇雨，拥海驱云笔头注。
快如杯素书布席，狂笑刘叉写《冰柱》。
李汾王郁俱灰土，天意乃在灊阳陈。
舌吐万里唾一世，眼高四海空无人。
残民假息仍疮痍，谁作东山谢安起？
恨我不比长桑君，一月觴君上池水。
眼中之人不易忘，谁作冰炭置我膝？
衰颜明镜两寂寞，别意春江淮短长。
但愿年年见颜色，与君连日醉壶觥。

送弋唐佐还平阳

我从前余之山过菴罗，闻君《六经》百家富研
磨。

会疑七指冠巍峨，岂肯俯首春官科？
豪怀变生十载后，我时避兵方北走。
通家弋宋共有无，行辈许之乃老友。
晋州一书君肯来，握手大笑心开友。
春风着人不觉得，快卷更须三百杯。
鹤背鸾飞法当寿，况是丹房药镜留心久。
昆仑神菓参术芝，乞与余膏润衰朽。
天府学¹³登瀛洲，松顶仙人垂直钩。
爱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
千古黄金矿中祖，不独产金并产药。
苏州韦郎交分深，香山白傅金长音，借渠两
诗写我心。

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
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
离愁何从生，生从情爱中。
不见行路人，拂袖自西东。
流涕滔滔兮千里，青眼高歌吾老矣。
宝羊山中有菴罗寺，唐佐会从程内翰天益问
学于此。

游泰山

泰山天壤间，屹如郁萧台。
朕初造化手，办此何健哉！
天门一何高，天险若可阶。
积石与累块，分明见九垓。
扶摇九万里，未可强《齐谐》。
峯岩峭威灵，茂陵亦雄材。
翠华行不归，石坛满苍苔。
古今一俯仰，感慨令人哀。
足时夏春交，红绿尤边涯。
奇探忘《去声》登顿，意惬自迟回。
情尤赏心人，欢然尽余杯。
夜宿玉女祠，崩奔涌云雷。
山灵见光怪，似著诗人来。
鸡鸣登日观，四望无氛霾。
六龙出扶桑，翻动覆瓿堆。
平生华嵩游，兹山未忘怀。
十年望齐鲁，跼临负吟鞋。
孤云拂层崖，青壁落落云间开。
眼前有句道不得，但觉胸次高崔嵬¹⁴。
但徕山头换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

付阿耽诵

昨得商子书，知有阿耽名。
今朝见阿耽，惊喜喜复惊。
乃翁雅望夙汉庭，仕才千石埋九京。
我知果尔不虚生，虎穴生虎子，堕地骨髁成。

举头为被尾为蓬，几人健猛得宁馨？
绣衣青春佳御史，路人望见行且止，
老夫从旁当说似，前日眇道堂前小儿子，
雷动风行自应耳，藜藿不来令其始。

〔1〕师 原作“师”，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相 原作“想”，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3〕削 原作“剡”，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4〕和 原作“神”，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5〕刁 原作“刀”，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6〕花时有成约 汲古阁本、蒋刻本作“花时此游有成约”。

〔7〕潜 原作“潜”，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相 原作“相”，据四库本、蒋刻本、汲古阁本、读书山房本改。

〔9〕二 原作“一”，据蒋刻本、汲古阁本改。

〔10〕如 原作“如”，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餐 原作“餐”，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九《西子被粮困》改。

〔12〕舍 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舍”。

〔13〕文 原作“文”，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4〕笔 原作“笔”，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5〕蹄 原作“蹄”，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6〕登 原作“灯”，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7〕沙 原作“雪”，据汲古阁本、读书山房本改。

〔18〕竟 四库本、蒋刻本作“竟”。

元好问集卷第六

乐 府

天门引

秦王深居不得近，从破衡成欲谁信？
白头游客困咸阳，憔悴黄金百斤尽。
海中仙人黄鹄举，大笑人间争腐鼠。

丈夫何意作苏秦，六印才堪贖儿女。
占来多为虚名老，不见阿房净如扫。
千年虎豹守天门，一日牛羊卧秋草。

蛟龙引

占剑咸阳墓中得，袂开青云见白日。
蛟龙地底气如虹，土花千年不敢蚀。
洪炉烈焰^{〔1〕}初腾精，横海已觉无长鲸。
世上元无倚天^{〔2〕}剑，匣中谁解不平鸣。
割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虚。
尚方未入宋云济，盟聚合与毛生俱。
谁念田田丈草中客，只将弹铗叹无鱼。

湘夫人咏

木兰芙蓉满芳洲，白云飞来北渚游。
千秋万岁帝乡远，云来云去空悠悠。
秋风秋月江江渡，淡上寒烟引轻舟。
九疑山高猿猿夜啼，竹枝无声猿猿露。

湘中咏

楚山鹤鸣风飒飒，楚岸猿啼送客愁。
江山万古愁人国，猿鸟无情也解愁。
西北长安远于日，凭君休上岳阳楼。

孤剑咏

郁郁重郁郁，夜半长太息。
吟成《孤剑咏》，门外山鬼泣。
清霜被楼风入骨，残月耿耿对壁立。
君不见一饥缚壮士，僵卧时自惜。
黄鹄一抔摩苍天，谁念樊笼取翮翼？

渚莲怨^{〔3〕}

阿谶何从来？絮雨洒风雨。
寂寞烟中魂，依依欲谁语？

芳华怨

娃儿十八娇可怜，亭亭袅袅春风前。
天上仙人玉为骨，人间画工画不出。
小小油壁车，轧轧出东华，
金缕盘双带，云裾踏嫩沙。
一片朝云不成雨，被风吹去落谁家？
少年岂无恩泽侯^{〔4〕}，金鞍绣帽白风流。
不然典取鸚鵡裘^{〔5〕}，四壁相如堪白头。
金谷楼台悄无主，燕子不来花着雨。
只知环佩作离声，谁向琵琶得私语？
无情鸚鵡^{〔6〕}翡翠儿，有情蜂蝶蛛蝶^{〔7〕}，
劝君满酌金屈卮，明日无花空折枝。

后芳华怨

江南破镜飞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圆。
岂知汴梁破来一千日，寂寞菱花仍半边？
白沙漫漫车毂碾，雉鸡弦中杜鹃哭。
塞门憔悴人不知，枉为珠娘怨金谷。
乐府初唱《娃儿行》，弹棋局平心不平。

只今雄蜂雌蜂两不死，老眼大公如有情。
白玉搔头绿云发，玫瑰面脂透肉滑。
春风着人无气力，不必相思解销骨。
落花绝品姚家黄，扬州银红一园香。
千圆万绕看不足，雨打风吹空朔肠。
丹砂万年药，金印八州督，
不及秦宫一春花里活。长门晓夕寿相如，
尽着千金买病渴。

结杨柳怨

长东坡前一杯酒，郑重行人结杨柳。
可怜杨柳千万枝，看看尽入行人手。
轻烟细雨绿相和，恼乱春风态度多。
路人爱是风流物，无奈朝攀暮折何。
朝攀暮折何了了，不道行人暗中老。
素衣今日清阳尘，白发明朝塞城草。
柳色年年岁岁青，关人何事管离情？
春风谁向丁宁道，折断柔条莫再生。

秋风怨

碧瓦高檐响疏雨，坐倚薰笼时独语。
守宫一着死生休，狗走鸡飞莫为女。
云间箫鼓夜厌厌，禁漏非将海水添？
一春门外羊车过，又见秋风拂翠帘。
总把丹青怨延下寿，不知犹有竹枝盐！

归舟怨

渡口杨柳青复青，国中少妇动离情。
只从间得狂夫处，夜夜梦到洛阳城。
南风吹櫓声，北雁鸣嚶嚶。
江流望不极，相思春草生。

征人怨

瀚海风铜扫易空，玉关归路几时东？
塞垣可是秋寒早，一夜清霜满镜中。

塞上曲

平沙细草散羊牛，一簇征人在戍楼。
忽见陇头新雁过，一时回首望南州。

西楼曲

游丝落絮春漫漫，西楼晓晴花作团。
楼口少妇弄瑶瑟，一曲未终坐长叹。
去年与郎西入关，春风浩荡随金鞍。
今年匹马妾东还，零落芙蓉秋水寒。
并刀不剪东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
海枯石烂两鸳鸯，只合双飞便双死。
重城车马红尘起，乾鹊无端为谁喜？
镜中独许人不知，欲插花枝泪如洗。

后平湖曲

越女颜如花，吴儿洁如玉。
天教并塘居，不著同被宿。
笑人一一笑千金，连城不博百年心。

楼 upstream 无一物，晋朝朝春一牛足。
秋风拂罗裳，秋水照红妆，
举头见郎至，低头采莲芳。
郎心只如菱刺短，妾意未觉藕丝长。
与郎期何许，眼碍同舟丈。
春波澹澹无尽情，双星盈盈不得语。
十里平湖艇子迟，岸花汀草伴人归。
鸳鸯惊起东西去，唯有蜻蜓接翅飞。

涪川行

涪川道边日欲西，谁家少妇掩面啼？
漫漫长路行不彻，粉绵黛手白罗衣。
自言嫁家女，家在梁门东，
夫婿轻薄儿，新人不相容。
忆当初在家时，只办放娇慵。
爷娘惜女如惜玉，近前细看面发红。
无端嫁作荡子妇，流落弃掷风埃中。
可怜桃李花，颜色娇柔青，
朝看花枝好，暮看花枝空。
安得明珠三百斛，重帘复幕春风！

长安少年行

黄衫少年如玉笔，生长侯门人不识。
道逢豪客问姓名，袖把金鞭刚不拆。
卧驰行囊锦帕蒙，石笋玉浆银作筒。
八月苍鹰一片雪，五花骄马四蹄风。
日暮新丰原上猎，二更歌舞灞桥东。

黄金行

王郎少年诗境新，气象惨淡含古春。
笔头仙语复鬼语，只有温李无他人。
天公著诗贫子身，子曾不知乃自神。
人间不买诗名用，一片青衫衡霍尘。
儿贫女富母两心，何论同胞不同梦！
人门唤妇不下机，泪子垢面儿啼饥。
君诗只有贫女语，何曾梦见金缕衣？
外家翁媪日有语，嫁女书生徒尔为。
昆阳城下三更酒，醉胆轮围插星斗。
一昔诗肠老蛟吼，十尺长人堕车走。
斫头不思三万言，欲向何门复低首？
何人夸我黄金千，使君破镜飞上天。

隋故宫行

涪川杨柳先得春，二月莺啼百啭新。
长春宫中千树锦，暖日晴云思煞人。
君王半醉唱吴歌，绛仙起舞舞翠娥。
吴儿漫说曾行乐，三十六宫能几多？
千秋万古金银阙，海浸三山一毫发。
繁华梦觉人不知，留得寒蛩泣秋月。

解剑行

古剑黑于漆，郁郁动星文。
摩挲二十年，今日持赠君。

长鲸鼓浪三山没，知君不是泥中物。
袖间一卷白猿书，未分持刀买黄犊。
壮¹⁰怀风云郁沉沉，斯¹¹愧溷母无千金。
长安休倚抱儿歌，万古不解天公心。
北风管带吹行客，脱水无声雪花白。
荆卿墓头秋草干，击筑行歌欲谁识？
君不见秦相五段皮，去时烹鸡炊糜糜。
又不见散吏苏季子，合从归来印累累。
丈夫堕地自有万里气，翁忽变化安能知？
大冠如冀望吾子，富贵同生亦同死。

征西壮士谣

三十未有二十强，手内蛇矛丈八长。
总为官家金印大，不怕百死向沙场。
捉却贺兰山下贼，金鞍绣帽好还乡。

望云谣

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风。
登山采兰若，兰若霜早雕。
美人亭亭在云宵，那摇行歌不可招。
湘弦沉沉写幽悠，愁心历历如曳苕。
金文翠藕纷在眼，春草迟迟春波远。

望归吟

塞云一抹平如截，塞草离离卧榆叶。
长城窟深战骨寒，万古牛羊饮冤血。
少年锦带佩吴钩，独骑匹马觅封侯。
去时只道从军乐，不道关山空白头。
北风吹沙杂飞雪，弓弦有声冻欲折。
寒衣昨夜落洛阳，肠断空闺捣捣月。
年年岁岁望还家，此日归期转未涯。
谁与南州问消息，几时重拜李轻车？

梁园春五首(车驾迁汴京后)

作)

军从雨去三回胜，雪自冬来二尺强。
今岁长春多乐事，内家应举万年觞。
长春，德陵诞节名。
暖入金沟细浪凉，津桥杨柳绿纤纤。
卖花声动天街远，几处春风揭绣帘。
上苑春浓昼景闲，绿云红雪拥三山。
宫墙不隔东邻断，偷送天香到世间。
楼观沉沉细雨中，出墙花木乱青红。
朱门不解藏春色，燕宿莺喧处处通。
双凤箫声隔彩霞，官莺催赏玉莲花。
谁怜丽泽门边柳，瘦倚东风印翠华。
龙德宫前玉溪馆，丽泽，燕都西门名。

探花词五首

禁里苍龙启九关，殿前鸂鶒唤新班。
沉沉绿树雕帘远，袅袅薰风扇影闲。
浩浩春风入绣鞍，可怜东野一生寒。
皇州花好无人管，不用新郎走马看。

六十人中数少年，风流谁占探花筵？
阿钦正使才情尽，犹欠张郎白玉鞭。
李杜用二十七，保梦祥少一岁，又未婚云。
美酒清歌结胜游，红衣先为清违愁。
曲江共说樱桃宴，不见西园风露秋。
人物风流见浩然，逼人佳笔已翩翩。
龙津春色年年有，莫看新街酒必先。

猎城南

翩翩游侠儿，白马如匹练。
朝出城南猎，暮趁不中宴。
北平有瓦虎，爱惜腹间箭。

春风来

春风来时瑞草芳，绿池珠树宿鸳鸯。
春风去后瑶草歇，空湾去燕遥相望。
鸳鸯不得双，燕鸿天一方。
娟娟愁眉色，静与遥山长。
锦衾复罗荐，梦语相思怨。
月明乌夜啼，空闺泪如霰。

幽兰

仙人来从舜九疑，辛夷为车桂作旂。¹²
疏麻导前杜若随，披猖芙蓉散江篱。
南山之阳草木腓，河岗重复人难希。
苍苔出泉愁素霓，悠然独立风吹衣。
何何为来有所期，岁云暮矣胡不归？
钧天帝居清且夷，琼林玉树生光辉。
自弃中野谁与知，霖霖惨惨滴人肌。
寸根如山不可移，双履不返妻叔饥。
伏芳食非尚庶几，西山高高空蔽薇。
露露无人荐湘累，山鬼切切问可悲。
空山月出夜景微，时有彩凤来双栖。

梅华

去岁梅华晚，今岁梅华早。
和羹要作实，春风莫草草。

宝镜

宝镜挂秋水，青娥红粉妆。
春风不相识，白地断肝肠。

续小娘歌十首

吴儿沿路唱歌行，十五五和歌声。
唱得小娘相见曲，不解离乡去国情。
北来游骑日纷纷，断岸长堤是阵云。
万落千村藉不得，城池留着护军军。
山无洞穴水无船，单骑驱人动数千。
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处过明年。
青山高处望南州，漫漫江水绕城流。
愿得一身随水去，直到海底不回头。
风沙昨日又今朝，蹄踏鸦头路更遥。
不似南桥骑马日，生红七尺系郎腰。
雁雁相送过河来，人歌人哭雁声哀。

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
 竹溪梅坞静无尘，二月江南烟雨春。
 伤心此日河中路，千里荆榛不见人。
 太平娇嫁不称乡，楚楚见郎小小孩。
 二百年来谁弄出，却将沙漠换牛羊。
 孤鸟坐守空巢人，青布犹存旧领巾。
 六月南风一万里，若为白骨便成尘。
 黄河千里拖兵冲，凄凄分明在眼中。
 为向淮西酒将道，不堪夸说蔡州功。

[1]. 娟 原作“娟”，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 天 原作“夫”，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3]. 怨 原作“怒”，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4]. 候 原作“候”，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5]. 衣 原作“衣”，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6]. 抛 原作“抛”，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7]. 冰 原作“冰”，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 迢 原作“回”，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改。

[9]. 亿 原作“亿”，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0]. 社 原作“社”，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 断 原作“断”，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改。

[12]. 薪 原作“薪”，据四库本、汲古阁本、冯刻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七

五言律诗

怀益之兄

世故伊川叹，乡情越客音。
 天官他日定，陋己向来沉。
 冉冉愁看老，源源事益侵。
 谁言易排遣，自分不能任。
 鞭影惊疲马，铃声急舞雩。
 局中无旷迹，囿外有幽寻。
 梦失名家笔，书存逸子金。
 山田和石瘦，琴屋过云深。

春雨藏成圃，秋霜袖满林。
 树阴凉拂席，花气淡盈襟。
 宿鹭窥晨镜，孤猿伴晓吟。
 溪桥时问字，野客或知琴。
 抱璞休奇售，临觞得缓斟。
 阿兄闻塞日，曾话百年心。

注禅师自斫^① 普照瓦为研，以诗见饷，为和二首

守度瓦不毁，研奇功亦多。
 已知良斫少，更奈苦心何？
 挺挺刚无敌，津津润可呵。
 荆阳陵谷变，冰井字书讹。
 赠比黄金璞，辞惭紫石歌。
 遍如玉音在，洗耳俟研磨。
 长吉有^②紫石砚歌。
 点化船仍见，坚凝铁易穿。
 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天。
 占色秋烟晚，衰音夜雨悬。
 有刀堪切玉，是境不名成。
 佛前沦空劫，书外结后缘。
 神河一与水，更拟就师传。

恶雨

恶雨恶复恶，龙公何遽然！
 冠裳冰霱碎，电掣玉绳连。
 高岸皆深谷，层霄一漏泉。
 黑来疑拥海，白散忽成烟。
 市响千门合，潮头万弩穿。
 天瓢休尽建^③，^④旱草有他年。

癸巳除夜

鼎定周元重，荆安汉已然。
 不随南渡马，虚泛北归船。
 身并枯槁化，心争脱免先。
 尘埃晚落倦，光景强留连。
 往事青灯里，浮心^⑤白发前。
 更残钟未动，犹属出京年。

病中^⑥（病因食猪动气而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书）

战胜颇自恃，宁知徒外脱。
 文章工作祟，时运迫摧枯。
 止酒晚何及，烧猪本不图。
 膏粱无急变，山泽有真驱。
 许信难条戏，方遭铁弹殊。
 盐^⑦（去声）红忘后顾，魃鬼见先驱。
 眩入投床仆，晨徒伏枕呼。
 方钱谁叹漉，一^⑧爵尔乘除。
 静伏心仍悸，深调息亦粗^⑨。
 局嫌因字亩，渴忆卷江湖。
 风柳留蝉蜕，霜松映鹤孤。

养和慈往失(凡名养和,事见《天随子诗》),
扶老念时须。

杯杓归神餐,职墙任佛道。
回溪且垂翅,望或在桑榆。

蔡威卿毅挽辞

东海于门旧,桐乡邑幕迁。
蔡,东海人,威卿之祖待制公也忻州,因家焉。

芝兰宜有种,珠玉自成渊。
慈母依邻切,名郎获誉先。
豪华非日损,信厚出天然。
浙理言犹讷,持心静益专。
笑谈千里到,咳唾¹百金捐。
论齿推千长,垂髫得了贤。
通家仍孔李,知己与王田。
刻责推斯切,推扶最所偏。
孤篔²日托,昆季再生缘。
推制诗千写,精微梦或传。
都将百年泪,一掬夜台前。

老树

老树高留叶,寒藤细作花。
沙平时泊雁,野迥已携鸦。
旅食秋看尽,行吟日又斜。
下戈正飘忽,不用苦³回家。

阳翟道中

长路伶俜里,羁怀莽苍中。
千山分落⁴照,万籁入秋风。
频见参旗缩,虚传朔塞空。
故园归未得,细问北来鸿。

月观追和邓州相公席上韵

月观知名旧,池亭发兴幽。
露凉惊夜鹤,风细咽秋蝉。
绿泛⁵兵厨酒,红依幕府莲。
无缘逐清景,空冀饮中仙。

太室同希颜赋

壮矣嵩维岳,盘盘上嵒⁶穿。
中天瞻巨镜,元气有遗形。
雨入秦川黑,云开楚岫青。
鳌⁷一柱在,方古压坤灵。

送登封张令西上

罢县人称屈,悠悠复此行。
渭城秋雁到,秦岭暮云平。
道路衣从典,风尘剑已鸣。
山西多侠客,莫说是书生。

方城道中怀山中幽居

枝拙逢时用,年饥与食谋。

江山贫士叹,日月贾胡留。
楚客⁸频招隐,文园故倦游。
衡门有幽事,还我北窗秋。

孟州夹滩饮承之御史家

(同叔叔作)

美酒禁愁得,芳梅发兴饶。
纷纭聊且置,磊磊故须浇。
鸥⁹养成前约,下戈有此育。
平生扬大理,惜不预佳招。
云卿赴召五日矣。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

意气蔑君豪,冷甘¹⁰照骑曹。
安能事笔砚,且复避¹¹弓刀?
凤雪貂裘暗,关山马骨劳。
南飞见鸿雁,应为惜哀号。

胜概(三乡作)

胜概烟¹²外,新碑杖履间。
偶随流水去,滴与¹³看云还。
晋道¹⁴一城口,时情¹⁵一解颜。
从今便高卧,已负半生闲。

少室南原

地僻人烟断,山深鸟语哗。
清溪鸣石齿,暖日长¹⁶藤芽。
绿映¹⁷高低树,红迷¹⁸远近花。
林间见鸡犬,百拟是仙家。

寄赠庞汉茂弘

之子贫居久,诗文¹⁹日有功。
苦心唯我见,高谊²⁰许谁同?
万里虎食肉,一鸣鸡长雄。
皇天老眼在,且莫怨²¹丘中。

洛阳古城曦阳门早出

乘月出曦阳,黎明²²转北冈。
荒村自鸡犬,长路足豺狼。
天地怜飘泊,风霜忆²³闭扉。
微吟²⁴诉行役,凄断不成²⁵摩。

闻希颜得英府记室

近得²⁶解参信,知从²⁷免死游。
文星²⁸映朱戟,胜概²⁹减黄楼。
进退存中道,功名³⁰接上流。
徒怀³¹贞公喜,尘土³²隔瀛洲。

落魄

落魄³³宜多病,艰危³⁴更百忧。
雨声³⁵孤馆夜,草色³⁶故园秋。
行役³⁷鱼鳞尾,明朝³⁸乌白头。
中州³⁹遂南北,残息⁴⁰付悠悠。

得侄持信二首

今日⁴¹郡州⁴²侄,知从⁴³虎穴⁴⁴还。

百年阴德在，几日鬓毛斑。
隔阔家仍远，羁栖食更艰。
谁怜西北梦，依旧绕秦关。
就驿传家信，坤牛玩古占。
团圆知有望，悲喜亦相兼。
过眼书重展，伸眉酒屡添。
关河动高兴，自绕望清瞻。

阿千始生

四十举儿子，捉孩脚自夸。
梦惊松出笋，北应竹生花。
出不求千市，书先备五车。
野夫诗有学，他日看传家。

长寿新居三首(同仲经赋)

地占村墟迥，川回邑郭斜。
蒲池余老节，菊水引(去声)新芽。
卜筑欣成趣，归耕觉有涯。
迎门顾儿女，今日是山家。
隐去初心在，亲朋复此偕。
荒田归别业，高树建新斋。
泉石深三径，风尘限两崖。
青山坐终日，无物寄幽杯。
昔有姜夫子，来家寂寞滨。
墓田耕已熟，碑石字犹新。
诗酒娱中岁，山林有外身。
三生可信否，吾亦记前身。

宣和中，姜梦得处士常隐于此，墓碣在焉。梦得曾上书仁宗，既老，以诗酒自娱。碣文说地名白鹿原，长寿村也。

少林雨中

西窗三日雨，气节变萧森。
偃卧复欹卧，长吟时短吟。
钟鱼四山静，松竹一灯深。
重读禅栖卷，都无尘虑侵。

十二月六日二首

依鬼跳梁久，群雄结构牢。
天机不可料，世网若为逃。
白骨丁男尽，黄金甲第^①高。
阖门隔九虎，体续楚臣骚。
海内兵犹满，天涯岁又新。
龙移尖鱼鳖，日食斗麒麟。
草棘荒山雪，烟花故国春。
聊城今夜月，愁绝未归人。

得一飞侄安信

音问他乡隔，存亡此日知。
梦中忧冻饿，意外脱艰危。
避地何嗟及，还家敢恨迟？
衰年吾事了，似有鹿门期。

短日

短日聳声急，重云雁影深。
风霜侵晚节，天地入归心。
零落沟中断，酸嘶麝下音。
五年朝与夕，清血几沾襟。

送母受益自潞府归嵩山

薄俗科名贱，孤^①生志愿违。
正须谋独往，暇计群飞。
泌水瓦塔乐，荆州况可依。
青山吾旧隐，此日羡君归。

奇程孙铁安

御史阴功在，孙儿玉不如。
已能骑竹马，想亦爱鲙鱼。
异县关山隔，衡门骨肉疏。
几时随阿舅，尽读外家书？

赠汴禅师

道气疑高塞，神枯耐寂寥。
盖头茅一把，绕腹篾三条。
赵子曾相问，冯公每见招。
风波门外客，无事且相饶。

己亥元旦

五十未全老，衰翁新又新。
渐稀头上发，另换镜中人。
野史才张本，山僧未买邻。
不成骑瘦马，还要入红尘。

送杨次公，兼简秦彦容、

李天成

海国山如聚，云堆草易荒。
时危频虎穴，路绝更羊肠。
吊影双蓬鬓，携家一药囊。
殷勤秦与李，无惜借余光。

发济源

早晚今年别，他乡何处归？
藏粮失先具，涉世本无机。
弃掷乌皮几，裴河与版扉。
疲勤似语燕，愧汝远相依。

倪庄中秋(己亥)

强饭日逾瘦，夹衣秋已寒。
儿童漫相忆，行路岂知难？
露气入茅屋，溪声喧石滩。
山中夜来月，到晓不曾看。

答潞人李唐佐赠诗

闻道嗟予晚，求师愧子贤。
泥途终自拔，璞玉岂虚捐？
书破三千钱，诗论二百年。
文章有圣处，正脉要人传。

阳兴寨

乱石通樵径，重沟拥戍城。

山川带浮朴，鸡犬见升平。
雨烂沙仍软，秋偏气自清。
年年避营马，几向此中行。
由州入府，避朔兵争马者，多由此路。

怀粹中

醉解不复寐，吟君出会诗。
从知石自老，未比木庵师。
日月淹书尺，江山入鬓丝。
何因重谈笑，却似少林时。

同周帅梦卿、崔振之游七岩（定襄七岩）

客路顿年别，僧居半日闲。
同游尽亲旧，半日是家山。
世事风尘外，诗情水石间。
悠然一尊酒，落景未知还。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老伴不易得，残年唯有闲。
桑麻一村落，鸡犬两柴关。
樊守能供酒，周侯许买山。
从今钓溪上，日日望君还。

聚仙台夜饮

水夜留欢席，高怀近市尘。
月凉衣有露，风洒酒生鳞。
乡社情亲旧，仙台姓字新。
殷勤诗卷在，长记坐中人。

续阳平十爱

我爱阳平酒，兵厨酿法新。
百金难着价，一盞即醺人。
色笑榴华重，香兼竹叶醇。
为君留故事，唤作杏园春。
杏园，指纪于正家园为言。

送田益之从周帅西上二首

市近厨无肉，书香蠹有虫。
深居谁不乐（去声），兀坐竟何功？
天口伸眉后，江山洗眼中。
蓬莱如可到，刺借玉川风（有所谓）。

一室盆歌后，供樵只短檠。
求凰可无日，牧豕未成翁。
拄杖春风近，杨莺暖律通。
明年孟德耀，应与伯高东。

九月晦日玉村道中

水洞沙仍湿，霜余草更幽。
烟光藏落景，山骨露清秋。
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
随阳见鸿雁，三叹惜淹留。

十月四日往关南二首

短日晨光淡，高风宿露霏。
山寒洋欲雪，水涸劣能冰。
振历时何有，跻攀倦不胜。
哦诗聊自遣，松液已香凝（予方服松醪，当以今日熟，故及之）。

行路见新月，独行还独谁。
劳生半衲衰，晚色鬢萧萧。
野旷无遗穗，林疏有堕樵。
回头去山岭，更觉马蹏遥。

寄王丈德新二首（德新时在汝州）

沙际存还去，云头雨不成。
兴来谁共醉，事往独含情。
紫逻留行客，黄流隔戍城。
岸花何处是，空忆棹歌声（孟津时事）。

清汝风华地，平生记此游。
酒能千日醉，春必万金酬。
揽镜非迟暮，逢花尽滞留。
只应歌笑处，偏欠李鄜州。
狄叔时赴鄜州幕官。

旧国

旧国分崩久，孤儿展省初。
客衣留子线，驛传失肩舆。
梦拜悲兼喜，心飞疾亦徐。
殷勤老去罢，先为到商於。

和仲梁

林影兼秋薄，云阴带晚凉。
石潭鱼近藻，沙渚雁留霜。
笑语无长路，登临岂异乡？
一尊堪共醉，惜不是重阳。
“雁留霜”作“含霜”。

甲辰夏五月，积雨十余日不止，遣闷二首

甲子霖霖雨，巡檐闷不禁。
幻泡成实相，水岳激哀音。
瘴海闻天漏，尧年见陆沉。
舞飞想云表，痴坐若为心（《南史·王景文传》：“人居贵要，但问心若否。”）

甲子霖霖雨，农郊搏手空。
排墙宁有礼，为壑竟何功？
战蚁侯王上，鸣蛙意气中。
扫晴应晚夕，少忍待秋风。
排墙事见王衍论云：“排墙之压，犹有礼也。”

阳泉栖⁽¹⁰⁾云道院

方外复方外，翛然心迹清。
开窗纳山影，推枕得溪声。
川路远谁到，石田平可耕。
霜林不啄谷，留看锦峥嵘。

刘子中梦庵

寤寐生与死，幻歛为足真。
如何梦中境，不属觉时人。
朝朝从果杖，形开亦此神。
殷勤花上蝶，分我漆园春。

丙午九日咏菊二首

秋菊有何好，松缘风露清。
花中谁比数，霜后独鲜明。
九日惜虚过，一尊还自倾。
今年病居士，吟绕更关情。
几家得新供，小窗幽更宜。
风霜宁小怯，根柢要深移。
黄菊金行正，芳甘药品奇。
一薰复三沐，罗妾与君期。

感事

壮事本无取，老谋何所成？
人皆传已死，吾亦厌余生。
潦倒封侯骨，淹留混俗情。
百年堪一笑，辛苦惜虚名。

酬中条李隐君⁽¹⁾邦彦

州路限南北，相逢今白头。
虫沙非故国，人物自名流。
学道断高步，留诗惜暗投。
归秦如有便，终伴竹林游。

邦彦自关中徒步省其季父于集宁，故有“竹林”之句。

送邦彦北行

比数推前輩，陪从结后缘。
川涂即睽隔，诗酒重留连。
白鹤归华表，青牛得老仙。
秦山好行脚，倚杖待明年。
紫微刘文，雅有游秦之兴，故篇中有及。

同冀丈明秀山行

暮景披横幅，山间二老同。
云如愁成苦，雪亦笑诗穷。
古木冻欲折，断崖行复通。
从今胡谷梦，时到水声中。

同姚公茂徐沟道中联句

路转川涂阔，天低雨气昏。
绵山连汉垒，汾水入并门。
来往频鞍马，登临负酒樽。
联诗强一笑⁽²⁾，凄绝恐销魂。

壬子月夕

明月复明月，今年还远游。
关河动归兴，时节重离忧。
老眼耿无寐，病身偏觉秋。
遥怜小儿女，把酒望东州。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残梦忘书铁，余寒碍酒杯。
青蒲元倦卧，白紵更宽裁。
水际时难往，花边知几回。
殷勤双语燕，应自谢家来。

七月十六日送冯杨善提

领关中三教

为爱秦中好，西游日苦迟。
白云动高兴，白首得新知。
遁在贫何病，官闲老更宜。
相思诗酒社，无计与追随。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符节推逢典，江山入胜游。
名园随地改，高栋与云浮。
簿领归闲暇，莺花接献酬。
不知秋夜月，何似庾公楼。
夏岭云横野，孤峰玉柱天。
遥知开馆日，别破见山钱。
梦出汾华外，诗来寂寞边。
亭中谁举酒？高兴相悠然。
闲说梅轩好，长吟有所思。
入檐看瘦影，挂月见横枝。
东阁今千载，风流彼一时。
西游曾幸约，到日更题诗。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关

道中三首

雪涧不经过，阳坡如见留。
林烟常暗淡，木叶自飕飕。
诗发悲行役，梅花惜旧游。
尘埃与风雨，看得几时休。
千里不易到，三冬须少留。
居情犹善产，去意已难丘。
远出每为苦，雄夸还自羞。
暮心未曾在，应待背时休。
六十复半十，年年添白头。
只知诗遣兴，未觉酒忘忧。
人七因循过，元宵夹坐休。
殷勤行记上，今日是东州。

送陶子实、焦和之北上

秦府豈初聚，瀛州路不遥。
谋谋在廊庙，物色到渔樵。
布褐岂能隐，毡车匪⁽³⁾见招。
春风尚黄鸝，老眼看云霄。

库 城

浩浩库城水，岸高如几子？
疏林护慈险，绝壁入清深。
局步无町迹，劳歌惟苦音。
年来一来此，老我亦何心。

娄生北上

并府墟荒久，大城如废村。
草茅知世故，泉壑隔天阍。
六月甘霖沃，一言阴理存。
明年佩符节，知有奉春孙。

遣 兴

几案满书史，欣然忘百忧。
一篇诗遣兴，二盏酒扶头。
一载陶元亮，平生马少游。
但留强健在，老矣复何求？

八月并州雁（三乡时作）

八月并州雁，清汾照旅群。
一声惊晚笛，数点入秋云。
灭没楼中见，哀劳枕畔闻。
南来还北去，无计得随君。

示白诚甫

之子吟爆竹，乃公欣树萱。
昆山多美玉，江水发初源。
名教有乐地，诗书皆雅言。
祖家百木老，倚杖望高轩。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镇阳，

寄宰鲁伯

津水晓光动，新桥诗境同。
冲寒骑瘦马，认影识衰翁。
长路风声早，孤城雪意中。
回头歌笑处，凄绝意何穷？

送文生西行

今夜东山月，随人知几程？
从军少年事，分守故乡情。
渭水风露早，秦川烟树平。
相赠有仙掌，无计与君行。

乙卯十一月往镇州

村静鸟声乐，山低雁影遥。
野阴时溼朗，冷雨只飘萧。
涉远心先倦，冲寒酒易消。
红尘忘南北，渺渺见长桥。

〔1〕所 原作“断”，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心 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生”。

〔3〕机 原作“鹿”，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4〕嘘 原作“垂”，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5〕苦 原作“若”，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6〕落 及古阁本、蒋刻本作“晚”。

〔7〕第 原作“地”，据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狐 原作“狐”，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9〕吹 原作“哉”，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0〕栖 原作“楼”，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若 原作“居”，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2〕笑 原作“吹”，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3〕闻 原作“间”，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4〕匪 及古阁本、蒋刻本作“行”。

元好问集卷第八

七言律诗

秋 怀（崧山作）

凉叶萧萧散雨声，虚堂渐渐掩霜清。
黄华白与西风约，白发先从远客生。
吟似候虫秋更苦，梦和寒鸭夜频惊。
何时石岭关头路，一望家山眼暂明？

帝城二首（史院夜直作）

帝城西下望孤云，半夜展昏愧此身。
世俗但知从仕乐，书生只合在家贫。
悠悠未了三千牍，碌碌翻随十九人。
预遣儿书报归日，安排鸡黍约比邻。
日月难淹京国久，云山唯觉玉华深。
邻村烂熳鸡黍局，野寺荒凉松竹林。
半夜商声入寥廓，北风黄鹄起归心。

仆射陂醉归即事

多生曾得江湖乐，每见陂塘觉眼明。
诗酒共寻前日约，风阴新自夜来晴。
春波潋潋沙鸟没，野色荒荒烟树平。
醉踏扁舟歌欲起，不须红袖出重城。
是日招乐府不至。

春 日

里社春蚕巧欲争，裁红缝绿助春情。
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
贫里谁盐冷节物，乱来谁吹欢声。
南舟！剩有还乡伴，戎马何时道路清？

欧阳修《春蚕赋》：“裁红缝绿，巧助春情”为韵。

横波亭(为青口帅赋)

孤亭突兀插飞流，气压元龙百尺楼。
万里风涛接滹海，千年豪杰壮山丘。
疏星澹月鱼龙夜，老木清霜鸿雁秋。
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

野菊，座主闲闲公命作

柴桑人去已千年，细菊斑斑也自圆。
共爱鲜明照秋色，不教狼藉卧疏烟。
荒畦断垄新霜后，瘦蝶寒蜂晚景前。
只恐春丛笑迟暮，题诗端为发幽妍。

度太白岭往昆阳

断崖绝壁裂苍肤，竟日长林窈窕间。
旧户烟霞归白发，梅随生土出青山。
饥蚕饿殍催人老，野鹤昂昂瘦汝闲。
畏景方逢路方水，南风回首暮云还。

寄希颜二首(后一首，希颜在

徐州幕时作)

德胜嵩丘七尺身，商余归计一囊新。
悠悠华屋高贫意，兀兀田夫野老身。
动色云山如有喜，忘机鸥鸟亦相亲。
粗疎潦倒今如此，楼上元龙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骑曹，彭门千里入凭高。
山头社市长年晚，楼上元龙先日豪。
水落角龙失归宿，天长鸿雁独哀号。
酒船早晚东行办，共举一杯持两盃。

怀益之兄(时在闲乡)

宇落关河雁一声，干戈满眼若为情。
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
黄耳定从秋后到，白头新自夜来生。
西楼日暮西州道，欲赋穷愁竟不成。

昆阳二首

古木荒烟集暮鸦，高城落日隐悲笳。
并州倦客初投宿，楚泽寒梅已过花。
酒醒眼眩旗花路，闭门风雪压山家。
忘忧只有清樽在，暂为红尘拂鬓华。
去日黄花半未开，南来忽复见寒梅。
淹留岁月无余物，料理尘埃有此杯。
老马长途良意矣，白鸥春水亦悠哉。
商余说有沧州趣，早晚乾坤入钓台。

寄西溪相禅师

青镜流年易掷梭，杜怀从此即蹉跎。

门堪罗雀仍未肯，空欲生鱼当奈何？
万事自知因懒废，一言原不校贫多。
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云山入浩歌。

叶县雨中(时霖前早亢甚)

春旱连延入麦秋，今朝一雨散千忧。
龙公有力回枯槁，客子何心叹滞留？
多稼即看连楚泽，归云应亦到嵩丘。
杖尘浩荡乾坤满，杖屦明河沛地流。

寄答赵宜之，兼简溪南诗老

空影耽耽纳暝阴，风声浩浩急霜砧。
秋鸿社燕飘零梦，颍水崧山去住心。
黄菊有情留小饮，青灯无语伴微吟。
故人憔悴蓬蒿晚，料得老怀如我今。

颖亭

颖上风烟天地回，颖亭孤赏亦悠哉。
春风碧水双鸥静，落日青山万马来。
胜概清沉凡几许，中年登览足悲哀。
《远游》拟续骚人赋，所惜匆匆无酒杯。

山中寒食

小雨斑斑泛曙烟，平林簇簇点晴川。
清明寒食连三月，颍水崧山又一年。
乐事渐随花共减，归心长与雁相先。
平生最有登临兴，百感中来只慨然。

楚汉战处(同叔叔赋)

虎掷龙争不两存，当年曾此踏乾坤。
一时豪杰皆行阵，万古河山自壁门。
原野犹应厌膏血，风云长道动心魂。
成名竖子知谁谓？拟唤狂生与细论。

怀叔能

别却杨侯又一年，西风每至辄凄然。
酒官未得高安上，诗印空从吏部传。
三沐三薰如有待，一鸣一息定谁先？
黄心憔悴无人识，今在长安若个边？

留别仲泽

避俗无机日见侵，逐贫不去巧相寻。
半生与世未尝合，前日入山唯不深。
绿水红莲断大府，清泉白石识初心。
相思命骂非君事，能寄诗来或赏音。

郑州上致政贾左丞(丞相公

(时被命就公访先朝逸事)

黄阁归来履舄轻，天将五福畀康宁。
四朝人物推耆旧，万古清风在典刑。
郑圃亦能知有道，汉庭久欲访遗经。
帝城此后瞻依近，长傍孤南候极星。

寄答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颇著书来约对床。

共喜樵夫与争席，所忧簿吏复登堂。
春风和气随诗到，洛水秦山引兴长。
奋袖高谈夜窗白，几时危坐听琅琅。
“莫更复登堂”，李长吉语。景官去岁大为僚
科所困。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烟霞，梦寐西南一径斜。
为厌弯风安织屨，梅将猿鹤入京华。
百钱卜肆成都市，万古诗坛子夜家。
后日从翁问奇字，可能逋客待伐芭！

后湾别业

薄云晴日烂烘春，高柳清风便可人。
一抱本无华屋念，百年今见老农身。
童蒙翠盖桑初合，滟滟苍波麦已匀。
庶与溪塘作盟约，不应重灌漉尘。

刘丈仲通哀挽

幽室深孝远业期，无儿更结下泉悲。
温纯如此岂复见，报施言之尤可疑。
四叶名家今日尽，百年清德几人知？
元刘父分平生业，才薄犹堪第二碑。

会善寺

白塔沉沉插翠微，魏家宫阙此余基。
人生富贵有遗恨，世事兴亡无定期。
胜概只今归鹭岭，烟花从昔绕龙墀。
长松想是前朝物，及见潘翁赋《黍离》。

寄钦用

惟悴京华首薪粢，南山归兴夜漫漫。
长门有赋人谁问，坐榻无毡客亦寒。
虫臂偶然烦造物，猿头何者亦求官？
故人东望应相笑，世路羊肠乃尔难。

杨之美尚书挽章

冠盖龙门此日空，人如麟出道将穷。
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在眼中。
千古孙刘有余策，一堂元有不朽存。
中州豪杰今谁望，拟唤巫阳起醉魂。
谈生风流二十年，空门名理孔门乖。
诸儒久已同堂白，博士真堪补《太玄》。
孙况小疵良未害，庄周阴助恐当然。
遗编自有名山在，第一诸孤莫浪传。

李屏山挽章二首

世法拘人虱处称，忽惊龙跳九天门。
牧之宏放见文笔，白也风流余酒尊。
落落久知难合在，堂堂元有不朽存。
中州豪杰今谁望，拟唤巫阳起醉魂。
谈生风流二十年，空门名理孔门乖。
诸儒久已同堂白，博士真堪补《太玄》。
孙况小疵良未害，庄周阴助恐当然。
遗编自有名山在，第一诸孤莫浪传。

内乡县斋书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半落百忧薰。
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何人与佐军。

饥鼠绕床如欲语，惊鸟啼月不堪闻。
扁舟未得沧浪去，惭愧春陵老使君。
远祖火山《春陵行》云：“思欲委节，引早自
刺船”，故子美有“兴合沧浪诗”之句。

自菊潭丹水还，寄崧前故人

腊雪春泥晚未干，马迎残照入荒寒。
初无鬼料将安往，正有牛刀恐亦难。
倦客不知归路远，孤魂唯觉暮山攒。
黄金炼出相思句，寄与同乡别后看。

被檄夜赴邓州幕府

幕府文书鸟羽轻，敝裘羸马月三更。
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
十里旌旗春晦暗，一川桑柘晚烟平。
此生只合田间老，谁遣春官识姓名？

马邓驿中大雨

万壑千岩一雨齐，先声喷薄卷湍溪。
投林鸟雀不暇顾，移穴蛟龙应自迷。
便恐他山巖厚夜，岂知高树有晴曦？
两江合向西南斗，坐想风云入鼓鼙。
马邓西南，两浙水相合处也。

除夜

灯明暗夜如何，梦寐衡门在洞阿。
物外烟霞玉华远，花时车马洛阳多。
折腰真有陶潜兴，扣角空传宁戚歌。
二十七年今日过，可怜出处两蹉跎。

邓州相公命赋喜雨

轻阴十日暮春前，和气朝来已沛然。
河阴^①定应连上国，云来瑞合自中天^②（神从洛
阳移镇）。

烽零带湿闲幽障，麦垄分青入废田。
共识使君霖雨手，调元消息在今年。

刘光甫内乡新居

蚤冠平旦凛秋霜，老去声名只闲藏。
父老渐来同保社，儿童久已爱文章。
蔬随殿地皆成圃，竹放新梢欲过墙。
为向长安旧游道，世间元有北窗凉。

西斋夜宴

飘零无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饮倍加。
误谬君当略彭泽，阿能我不笑长沙。
金钗醉舞迎春髻，银烛光摇半夜花。
只欠东山游录事，不来坚坐看纷华。
叔能、信之、张、杜诸人皆在，而麟之独不至。

十 月

十月长年见早梅，今年二月未全开。
春寒春暖花如故，年去年来老渐催。
大约难传轩后鼎，仙童虚筑汉宫台。

侁君置置人同事，不负浮牛只此杯。

送吴子英之官东桥，且为解嘲

策车历鹿送君东，万古书生踏雪中。
良酝暂留土醪醉，新诗无补土川穷。
驹门去我如决骊，蚊短与谁争长雄？
快筑糟丘使引老，世闻马耳过春风。

张主簿草堂赋大雨

渐树蛙鸣告雨期，忽惊银箭四山飞。
长江大浪欲横溢，厚地高天如合围。
万里风云开伟观，百年毛发凛余威。
长虹一出林光动，寂历村墟空落晖。
“横”，去声。

丹霞下院同仲泽、鼎玉赋

（时从高帅军至南阳）

鞭马匆匆去复还，霜钟今得见丰山。
千年香火丹霞老，满眼兴亡白水闲。
壮志自怜消客路，深居谁得似禅关？
只应频有西来梦，夜夜青林背鹤间。

春日半山亭游眺

日照春山花满朝，独携尊酒此江边。
江流寂寞望不极，世事悠悠私自怜。
小饮不妨怀远志，芳兰谁为发幽妍？
千年石壁留诗在，会有骚人感慨然。

别程女

芸萼渐凋掩岁寒，别酒青灯语夜阑。
儿女便知聊寄托，中年尤觉感悲欢。
松间小草栽培稳，掌上明珠弃掷难。
明日瓌山东畔路，野夫怀抱若为宽。

出山

松门石路静无光，布袜青鞋几往还。
少日漫思为世用，中年直欲伴僧闲。
尘埃长路仍同昔，升斗微官亦强颜。
休道西山不留客，数峰如画暮云间。

谢邓州帅免从事之辟

忧谗扰攘力难任，世事艰难日见临。
三载素冠皆有愧，一时墨绶果何心？
首丘自拟终残喘，陟配谁当辨苦音？
遥望朱门深锁宿，相公恩德九泉深。

新野先主庙（次邓帅韵）

一军南北几扶危，长坂安行气已衰。
豪杰尽思为汉用，江山初不假吴强。
两朝元老心虽壮，再世中兴事可常。
寂寞永安宫畔土，争教安乐似山阳。

石门

两岸横“”绝倚山根，草径低迷劣可分。
潭影乍从明处见，竹香偏向静中闻。

石林万石不知暑，茅屋四邻唯有云。
曳杖行歌乘胜屐，此生何计得随君？

独峰杨氏幽居

村墟潇洒带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
世外衣冠存太朴，云间鹤犬亦长生。
清江两岸多古木，平地数峰如画屏。
惆怅朝阴一茅屋，酒船茶灶负生平。

渡湍水（“湍”作“专”呼，见《水经》）

悠悠人事眼中新，悄悄孤怀百虑纷。
伎俩不官闲处着，姓名谁遣世间闻。
秋江漉沔如素练，沙浦空明行暮云。
早晚扁舟载烟雨，移家来就野鸥群。

十日登丰山

十日登高发兴新，丰山孤秀出氛氲。
村墟带晚鸦啼合，林壑得霏烟景分。
芳臭百年随变灭，短长千古只纷纷。
诗成一叹无人会，白水悠悠入暮云。

岐阳二首

安骑连青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
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
偃蹇鲸鲵人海覆，分明蛇犬铁山围。
穷途阮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
从谁细问苍苍问，争遣蛮笺作五兵。
一纸就犹九虎护秦关，慵随麝香只上香。
《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爵尽“”山。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萧萧战骨寒。
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闲掌挂空圆。

围城病中文举相过

抗抗长鬣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
愁多顿觉无诗思，计拙惟思近酒杯。
潘岳镜中浑白发，江淹门外即苍苔。
生涯若被傍人问，但说毡羊鼠不来。

读《靖康金言》

浚郑沙海浩茫茫，河广才堪一苇航。
颠沛且当惩景德，规模何必罪朱梁。
沧溟不掩蛟龙窟，大地同归雀鼠乡。
三百年间几降虏，长星无用出光芒。

雨后丹凤门登眺

绿网遥天霁景开，金明高树晚风回。
长虹下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
劫火有时山变灭，神鸾何计得飞来？
穷途自免无多泪，莫倚残阳望吹台。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虫夜语低，南窗孤客枕频移。
野情自与轩裳隔，旅食谁堪日月迟。
平子归田元有约，魏舒模被恐无期。
一茎白发愁多少，惭愧家人赋虞夏。

浩然师出围城，赋鹤诗为送

梦寐西山饮鹤泉，羨君归兴渺翩翩。
昂藏自有林壑志，饮啄暂随尘世缘。
记得故家人几在，华亭清唳“世空怜”。
明年也作江鸥去，水宿云飞共一天。

追用座主闲闲公韵，上致政冯内翰二首

峻坂平生长疾驱，归休甫及引年初。
东门太傅多招遣，北阙诗人休上书。
皂枵老归千里驥，白云闲钓五溪鱼。
非熊有兆公无恙，会见干戈六尺舆。
草堂人物列仙躅，万壑松风洒一壶。
少日打门尤俗客，老年争席有樵夫。
巨源不入竹林送，元亮偶成《莲社图》。
野史他年传耆旧，风流一似吕光无？

怀秋林别业

茅屋潇潇浙水滨，岂知身属洛阳尘。
一家风骨何年尽，二顷田园入梦频。
高树有巢鸣凤空，空墙无穴鼠嫌贫。
西窗漏望肠堪断，自古虚名只误人。

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

事五首

翠被瑟瑟见扶掖，戴盆郁郁梦瞻天。
只知河朔归朝马，又说台城匿纸鸢。
血肉正应充祝数，衣冠不及广明年。
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
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
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
并州豪杰今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陘。
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吼火日相煎。
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
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
西南二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解鞍。
蛟龙岂是池中物，虬凤空悲地上臣。
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五云宫阙露盘秋，银汉无声桂树凋。
复道渐看连上苑，戈船仍拟下扬州。
曲中青冢传新怨，梦里华胥失旧游。
去去江南庾开府，凤凰楼畔集回头。

永宁南原秋望

浩浩西风入敝衣，茫茫野色动清悲。
洗开尘涨雨才定，老尽物华秋不知。
烽火苦教乡信断，砧声偏与客心期。
百年人事登临地，落日飞鸿一线迟。

中秋雨夕（高冲园器筵中作）

南楼高兴在胡床，十日秋阴负一觞。
庾老未应妨啸咏，素娥多自怨昏黄。
此生此夜不长好，行雨行云有底忙？
却恐哦诗太愁绝，且烧银烛看红妆。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寒外初笳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駸駸。
只知藩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倒囊人去亦何心？
华亡谁识天公意，留著青城阅古今。
国初敦实，于青城受降。

喜李彦深过聊城

围城十月鬼为邻，异县相逢白发新。
恨我不如南去雁，羡君独是北归人。
青诗匡鼎功名薄，去国虞翻骨相屯。
老眼天公只如此，穷途无用说悲辛。

与张、杜饮

故人寥落晓天星，异县相逢觉眼明。
世事且休论向日，酒尊聊喜似承平。
山公倒载群儿笑，焦遂高谈四座惊。
麴醉春风一千日，愁城从此不能兵。

秋夕

小窗凉多睡思清，一窗风雨送秋声。
银蟾但觉留残照，万古何曾变角生。
寄食日依严尹幕，附书谁往邓州城？
洗愁欲向东家酒，恨系寒鸡不肯鸣。

梦归

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
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潇潇风雨秋。
贫里有诗工作祟，乱来无泪可供愁。
残年兄弟相逢在，谁分麴糵万事休。

白屋

白屋寒多爱夕曛，静中归思益纷纷。
长门谁买千金赋，祖道虚陈五鬼文。
地尽更无谁可置，灶闲唯觉井长勤。
明年准拟莱羌住，寄谢东邻范史云。

淮右

淮右城池几处存，宋州新事不堪论。
辕车漫欲通吴会，突骑谁当捣郢门？
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
空余韩幹“伤时”语，留与巢臣一断魂。

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

赠别二首

衣冠八座文昌府，襆被三年同舍郎。
 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
 伤时贾谊频流涕，卧病王章白激昂。
 保社追随有成约，不应关塞永相望。
 东南人物未凋零，和气春风四座倾。
 但喜诗章多俊语，岂知谈笑得新名。
 二年阻绝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
 别后相思重回首，杏花尊酒记聊城。

即事

逆豎终当给纆绋，挥刀今得快三军。
 燃脐易尽晚何及，遗臭无穷古未闻。
 京观岂当诬覆义，褒衣自合从高勋。
 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召岳云。

望王、李归程

一榻霜寒晚思孤，眼中行李见归途。
 感卿种子死不朽，石父姜姜岂岂无？
 义士龙沙元咫尺，累巨驹隙自舒徐。
 何时斗酒欢相劳，惊看燕家头白乌？

秋夜

九死余生气息存，萧条门巷似荒村。
 春雷说说话场户，皎日何曾入覆盆。
 济水有情添别泪，吴云无梦寄归魂。
 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与细论？

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
 已恨太官余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
 神功圣德三千殿，大定明昌五十年。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十度新正九处家，今年痴坐转堪嗟。
 冬残雪不肯尽，连日苦寒殊未罢。
 重碧总夸燕市酒，小红谁记卜林花？
 残魂零落今无几，乞与春风恼鬓华。

杏花落后分韵得“归”字

癯髓能医病瘦躯，穹苍无那片红飞。
 残阳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处归？
 虎酒香¹²¹林寒食过，明妆高烛赏心违。
 写生正有徐熙在，汉苑招魂果是非？

三仙祠

三仙祠下往来频，憔悴征衫满路尘。
 箫鼓未休寒食酒，樵苏时见旧部人。
 吹残芳树红仍在，展破平田绿已匀。
 西北并州隔千里，几时还我故乡春？

送辅之、仲庸还大梁

弊室争道渺翩翩，谁遣风尘失壮年？
 四壁¹²²旧闻慈母¹²³宅，一囊今有卖书钱。

淋漓别酒青灯夜，灭没孤帆落照边。
 想得还家过春半，故山¹²⁴乔木满苍烟。

绣江泛舟，有怀李、郭二公

荷花如锦水如天，狼籍秋香拥画船。
 长白风烟最潇洒，外台宾主重留连。
 胜游每恨隔千里，乐事便当论百年。
 咫尺西州两诗客，不来回作饮中仙。

送杜子

洛阳尘土化缁衣，又见孤云着处飞。
 北渚晓晴山入座，东原春好妓成围。
 来鸿去燕三年别，深谷高陵万事非。
 秦醉春风有成约，可能容易话东归。

眼中

眼中时事益纷然，拥被寒窗夜不眠。
 骨肉他乡各异县，衣冠今日是何年？
 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
 何处青山隔尘土，一麾吾欲返华颠。

送杜招抚归西山（社乱后为黄冠师）

少日先声慑虎貔，只今骑马欲鸡栖。
 邯郸犹忆人初觉，《秋水》篇中物已齐。
 父老樵渔知有社，将军桃李自成蹊。
 因君唤起思乡意，若在西山我更西。

寄钦止李兄

征车南北转秋蓬，关塞相望两秃翁。
 衰鬓便当随世路，悠悠难复倚天公。
 铜驼荆棘千年后，金马衣冠一梦中。
 霖雨云州古城下，几时携手哭春风？

有寄

飞鸿来处是营平，喜向斜栏见姓名。
 千里只安思叔夜，五更残月伴长庚。
 关河秋兴风景暮，长路渴心尘土生。
 南渡诗人吾未老，几时同醉凤凰城？

镇州与文举、百一饮

翁仲遗墟草棘秋，苍龙以鬣记神州。
 只知终老归唐土，忽忆相看是楚囚。
 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
 眼中二老风流在，一醉从教万事休。

别王使君丈从之

谢公每见皆名语，白傅相看只放情。
 尊酒风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记升平。
 太山北斗千年在，和气春风四座倾。
 别后殷勤更谁接，只应偏忆老门生。

寄汴¹²⁵禅师（师号隐济源）

白头岁月坐诗穷，止有相逢一笑同。
 高阁空虚思君瘦，冠巾收放见谁慵。

梦魂历历山间路，世事悠悠耳外风。
 见说总泉好微寐，草堂知我是邻翁。
 时法逐释老家甚急，故有“中庵收杖”之句。

卫州感事二首

神龙失水困野鳞，一舸仓皇入宋州。
 紫气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乡秋。
 劫前宝地三千界，梦里琼枝十二楼。
 欲就长河问遗事，悠悠东注不还流。
 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师。
 不知江令还家日，何似湘累去国时？
 离合兴亡遽如此，栖迟零落竟安之？
 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栏干有所思。
 “落日”，一作“独见”。

望苏门

诸父当年此往还，客衣尘土泪斑斑。
 太行秀发眉宇见，老阮亡来鸾鹤闻。
 出岫群云归有处，投林孤鹤杳难攀。
 浦金亭上秋如画，兴在青林杳霭间。

〔1〕舟 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州”。

〔2〕左 原作“右”，据蒋刻本、《中州集》卷九贾彦谦小传改。

〔3〕芭 原作“巴”，据蒋刻本改。

〔4〕杨 原作“播”，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5〕千 原作“关”，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6〕已 蒋刻本、汲古阁本作“雨”。

〔7〕润 原作“洞”，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横 汲古阁本、蒋刻本作“悬”。

〔9〕菲 原作“菲”，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0〕晓 原作“洞”，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催 原作“催”，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2〕青 原作“清”，据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3〕壁 原作“壁”，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4〕警 原作“声”，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5〕山 汲古阁本、蒋刻本作“鼎”。

〔16〕汗 原作“汗”，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九

七言律诗

望崧少二首

崧少飞来崑崙山，山家茅屋翠微间。
 鸡豚乡社相劳苦，花木禅房时往还。
 结习尚余二宿念，残年多负半生闲。
 长河一苇人千里，望断西城碧玉环。
 饮鸩池边万木稠，莽龙崖上五峰秋。
 藤垂绝壁云添润，洞落哀湍雪共流。
 田父古年惊五旆，诗仙留迹叹丘丘。
 西风落日山阳道，空对红巾忆旧游。
 饮鸩池在崧山，莽龙崖在五乳峰下。

怀州了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
 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
 谷口暮云知郑重，林梢残照放分明。
 洛阳人说兵犹满，半夜悲歌君二首。

别翬怀幕府诸君二首

王后卢前旧往还，江东渭北此追攀。
 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
 诗酒聊堪慰白发，衡茅终拟共青山。
 相思后日并州梦，常在瑶林照眼间。
 太行醜秀在山阳，嵒阮经行旧有乡。
 林影池烟设清供，物华天宝借余光。
 承平故事晚犹在，雅咏风流岂易忘？
 稍待秋风入凉冷，百壶吾欲醉鸱堂。
 河内有七贤乡。

羊肠坂

浩荡云山百北看，凌竟羸马不胜鞍。
 老来行路先愁远，贫里辞家更觉难。
 衣上风沙叹憔悴，梦中灯火忆团圞。
 凭谁为报东州信？今在羊肠百八盘。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此县

先陇城府君太和中旧治）

列宿澄明墨绶尊，中台良选到名门。
 来时珥笔夸雄论，去日攀车余泪痕。
 一片青山几今昔，百年华屋记生存。
 泰和遗老今谁在，问道甘棠有子孙。
 铃阁文书到酒醒，诸曹小吏亦抄诗。
 座中佳客无虚日，帘下歌童尽雅辞。
 棠棣有花移旧巧，櫻桃和露拂繁枝。
 书郎零落头今白，肠断荷花出拜时。
 棠棣、櫻桃，皆当时事。

野谷道中怀昭禅师

行行汾沁欲分疆，渐喜人声接两乡。
野谷青山空自绕，金城白塔已相望。
汤翻豆饼银丝滑，油点茶心青蕊香。
说向阿师应被笑，人人生处果难忘。

太原

梦里乡关春复秋，眼明今得见并州。
古来全晋非无策，乱后清汾空自流。
南渡衣冠几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
十年弄笔文昌府，争信中朝有楚囚。

外家南寺（在至孝社，予儿时读书处也）

郁郁秋梧晚烟，一庭风露觉秋偏。
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
去国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记当年。
白头来往人同遍，依旧僧窗借榻眠。

追赋定襄周帅梦卿家秋日牡丹

千古吴中富贵家，秋风吹透洛阳花。
真妃镜里春难老，玉女车边日易斜。
纪纲定准增日语，谱牒元自有灵砂。
来迟不及西堂宴，犹想分香入隼华。

桐川与仁卿饮

萧萧茅屋绕清湾，西正云开碧玉环。
已分故人成死别，宁知尊酒对生还！
风尘岂落正始后？诗卷长留天地间。
海内斯文君未老，不须辛苦赋因山。

过浊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

废邑萧条落照边，山阳遗迹世空传。
肺腑未泯犹可活，尘土已寒宁复然。
负鼎运来元有力，考槃人去更堪怜。
因君忆得曹瞒事，铜雀台荒又几年？

官园探梅同康显之赋

柳麦榆椒寂寞边，尽饶梅事得春偏。
留残瘦骨犹堪赏，未展幽香已可怜。
千里移根自何许，数枝临水记当年。
开时重约花前醉，试手东风第一篇。

十二月十六日还冠氏，十八日夜雪

少日寒飞掣臂鹰，只今痴钝似秋蝇。
耽书业力贫犹在，涉世筋骸老不胜。
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檠灯。
一瓶一钵平生了，惭愧南窗打睡僧。

别康显之

玉川文字五千卷，郑监才名四十年。
谁谓华嵩吾岂敢，耻居王后子当然。

河亭笑语归陈迹，里社追随失后缘。
后夜并州月千里，南窗尊酒且留连。

寄扬飞卿

客梦悠悠信转蓬，蓼花脱帽动晨钟。
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
沙水有情留过客，乾坤多事泣秋虫。
三间老屋知何处？惭愧云间陆士龙。

雨夜

梦里孤篷雨打秋，茅斋元更小于舟。
无钱正坐诗作祟，识字重为时所仇。
千里漫思黄鹄举，六年真作贾胡留。
并州北望山无数，一夜砧声人白头。

东平送张圣与北行

天山曾使使车还，官柳青青此重攀。
去国衣冠元易感，中年亲友更相关。
茶云白可无千阜，隐雾难教见一斑。
海内文章在公等，不应空老道途间。

别张御史（特立，字文举）

晓学天教及老成，翰林诗里羡鸿冥（冯内翰大瞻御史诗，有“鸿冥堪慕”之句）。
箠瓢此日归颜巷，制墨当时动汉庭。
华表漫劳穿直笔（御史见盼之作），过君渠拂），絳帷无复与横经。

低应千里并州道，常并康庐候德星。

出东平

老马凌竟引席车，高城回首一长嗟。
市声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
潦倒本无明日计，往来空覩六年家。
东园花柳西湖水，剩著新诗到处夸。

再到新卫

蝗旱相仍岁已荒，伶仃十口值还乡。
空令姓字喧时辈，不救饥寒蹙路傍。
行帐马嘶尘满泪，空村人去雨淋浪。
河平千里筋骸尽，更欲驱车上太行！

别冠氏诸人（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东舍茶浑酒味新，西城红艳杏园春。
衣冠会集今为盛，里社追随分更亲。
分手共伤千里别，低眉常愧六年贫。
他时细数平原客，看到还乡第几人？

入济源寓舍（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未办驱车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风霜。
遗编验简文章烂，榷食粗衣岁月长。
奇旧旧嫌扶老杖，龙钟今属负瓠瓠。
睡中刺刺闻人语，季子金多过洛阳。

镇平县斋感怀

四十头倾半白头，静中身世两关情。
 书空咄咄知谁解，击缶呜呜却自惊。
 老计渐思乘款段，壮怀空拟漫峥嵘。
 西窗一夕无人语，挑尽寒灯坐不明。

野菊 再奉座主闲闲公命作

晚景满眸画不成，晚花作意出繁英。
 鲜明独向霜露见，烂熳却随蒿艾生。
 南国骚人知有待，西风蝴蝶更多情。
 南山正在悠然处，安得芳樽与细倾？

五月十二日座主闲闲公 诂日作

厝火谁能救已然，直教忧疾送华颠。
 耽官不暇如平日，草诏空传似奉天。
 故垒至今埋恨骨，遗宗何力起新阡？
 门生白首浑无补，陆氏庄荒又一年。

四哀诗

李欽叔

赤县神州坐陆沉，金汤非粟祸侵寻。
 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
 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无我与君深。
 悲又不待山阳笛，一忆同哀泪满襟。

冀京父

先公藻鉴识终童，曾拔昆山玉一峰。
 不见连城沽白璧，早闻烈火燎黄宗。
 重园急变纷纷口，九地忠魂耿耿胸。
 欲吊南云无觅处，士林能不泣相逢？

李长源

冀都事死东州祸，李翰林亡陝府兵。
 方为猛人筮楚些，更禁书客堕秦坑。
 石苞本不容孙策，黄祖安能贷祿衡？
 同甲四人三横槊，此身虽在亦堪惊。

王仲泽

太学声华弱冠绝，青云岐路九霄飞。
 上闻论事龙颜喜，幕下筹边犬吠稀。
 壮志相如头碎柱，赤心犹带血沾衣。
 从来至性深忠义，谁为幽魂一发挥？

过诗人李长源故居

楚些招魂自在年，明珠真见抵深渊。
 巨鳌有饵虽堪钓，怒虎无情可重编。
 千丈气囊天也妒，七言诗好世空传。
 伤心鸚鵡洲边泪，却望西山一泫然。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

夜半读书山东翁看月

四山寒雪夜深明，未恨崔嵬失旧青。
 青女有功加粉泽，素娥无意借娉婷。
 微云河汉非人世，太古鸿荒见典刑。

剩著新诗记今夕，年年来醉半山亭。

明日作

曙光晃漾入危闌，万象都归一色看。
 笔毫尚堪凌浩荡，举杯谁与慰荒寒？
 化成银界清凉境，散尽冰花碧海干。
 后夜霜空月轮满，可无紫女共移鸾。

杏花二首（庚子岁南庵赋）

芳树春融绿蜡凝，春风寂寞掩柴荆。
 画眉卢女娇无奈，鹧鹑孙娘笑不成。
 已怕宿妆添黛粉，更堪暖蕊闹蜂声。
 一般疏影黄昏月，独爱寒梅恐未平。
 一穗芦花一穗尘，西园红艳眼中新。
 帽檐分去家家喜，酒面飞来片片春。
 梅柳儿曾同故事，櫻桃才得缀芳辰。
 荒城此日肠堪断，老却探花莲上人。

醉后

蚤岁披书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
 天公不禁人同酒，崔嵬虚留座右铭。
 身后山丘几春草，醉来日月两秋萤。
 柴门老雨青苔满，醉狂歌且自听。

赋南中杨生玉泉泉（墨不用 松烟而用灯煤）

万灶玄珠一唾轻，客卿新以玉泉名。
 御团更觉香为累，冷剂休夸漆点成。
 洩袖拳郎无藉在，画眉张遇可怜生。
 晴窗秃笔人今老，孤负松风入砚声。
 宫中以张遂磨香小团为画眉墨。

赠张文举御史

安稳裴床坐欲穿，合教绝学到衰传。
 清贫自苦如何负，神理无凭恐未然。
 麈尾尚怜孤竹饿，龙头谁识晋宁贤？
 无穷白日青天在，会有先生引渡年。
 先生新失明。

寄答飞卿

一首新诗一纸书，喜于沧海得遗珠。
 古来献玉犹难售，此日闻《韶》本不诬。
 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终放月轮孤。
 井州命驾才千里，踏尽江风未可无。

留别龙兴汴禅师、普照鉴 禅师

十年不见木庵师，二老相从又一时。
 偈曲只知无《白雪》，遗音谁谓有朱丝？
 书难尽信何如默，人各为家任自私。
 二月春风满桃李，青青留看岁寒枝。

赤石谷

林罅阴崖雾杳冥，石根寒瀑玉玎玲。
 云来朔漠疑秋早，山近清涼觉地灵。

静爱鸟声存野调，闲嫌人迹带尘盟。
南台说有金银气，可是纷纷处十星？
乘舟山，僧徒谓之小五台，九月中时有景星如佛光云。

赠杨君美之子新甫

书林头白坐吟时，青佩横经更几人？
总角未逢韩吏部，伏膺先就楚灵均。
岳莲尽发二峰秀，玉树初开二月春。
看取杨家伯舅子，今年犬壤姓名新。

澹亭同麻知幾赋

零落栖迟复此游，一尊聊得散羁愁。
天阔平野奔无际，水绕孤城困不流。
原是“深”字，知我诗于改作“闲”字。
柳意渐回淮浦暖，蝉声仍带塞门秋。
登高望远令人起，欲买烟波无钓舟。

答公茂

文昌除目入惊看¹，似觉规摹到汉官。
冀北已空天下马，江东全倚谢家安。
黄图亦县风流在，碧落犹河病眼宽。
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况许驻金鞍。

过应州

平野风埃接戍楼，边城三月似穷秋。
人家土屋才容膝，驿路骖车不断头。
随俗未甘尝马馐，故寒直欲御羊裘。
十年萧瑟烟花尽，此日云山是应州。

应州宝宫寺大殿

缥缈层檐凤翼张，南山相望郁苍苍。
七重宝树围金界，五色灵华拥画廊。
竭国想从辽盛日，闾人真是鲁灵光。
讲香孔释谁消长，林庙而今草又荒。

怀安道中寄怀曹征君子玉

樽水欢游事已非，襄山回首重依依。
义熙留在陶元亮，华表来归丁令威。
袖里短书怀老笔，梦中睡腹见褒衣。
祝君饱吃残年饭，会有邻墙白版扉。

五月十一日樗轩老忌辰追怀

遭后交情老更伤，每逢此日倍难忘。
神光何处理荆棘，落月无言满屋梁。
秘阁图书疑外府，耐家兰史记诸郎。
灵均漫倚骚经在，宗国河山半夕阳。
公墓今为乱冢所迷，故有上句。

感事

富贵何曾润鬣髯？直须渐米向矛头。
血仇此日逢三怨，风鉴生平备九流。
瓢饮不甘颜巷乐，市钳真有楚人忧。

世间安得如川酒，力士铛头醉死休。

玉溪(嵩氏)

邂逅诗余得胜游，烟霞真欲尽嵩丘。
玉溪如此不一到，今日茫然消百秋。
林影苍花开霁晓，岸容藻酒带新秋。
酒材已办须肴酿，要及西风入钓舟。

华不注山(济南作)

元气遗形老更顽，孤峰直上玉孺颜。
龙头突出海波沸，鳌足断来天宇间。
齐国伯图残照里，谪仙诗兴冷云间。
乾坤一剑无人识，夜夜光芒北斗寒。

岳解元生日(邦献)

天日晴明见岳时，几君消得祝仙诗。
鸾花到处供杯酒，霏雪何缘点鬓丝？
已办紫云新活计，又添骥了好男儿。
扶风里社他年看，雨簇灵椿挂五枝。

感兴(夜宿读书山作)

倚楼从昔望烟霄，七叶何人竟叫貂？
道路常教车历鹿，功名唯有鬓飘萧。
勤如韩子初无补，晚似冯公岂见招？
五十二年等闲里，一窗风叶雨潇潇。

晨起(壬寅正月九日)

灯火青荧语夜阑，荆刑寂寞掩春寒。
欢襟已向杯中减，老态何堪镜里看。
多病所须唯药物，一钱不直是儒冠。
掣鲸安得平生手，只有东溪把钓竿。
叶叔经著神山利业，故云。

送周帅梦卿之关中二首

狼藉麻衣见酒痕，忆君醉别柳边村。
离愁犹扰理还乱，来事悠悠谁与论？
瘴海渐添春浪阔，冰崖唯觉暮烟屯。
人间底似二峰好，箭筈通天有一门？
风华漠漠水迢迢，长记金鞍入灞桥。
须鬓而今满霜雪，羽毛此日是云霄。
火余函谷青犹峙，春动长陵紫未消。
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仙掌不相招。

感事

纸牌归来位望尊，疑疑雷李入平吞。
饥蛇不计撑肠裂，老虎争教有齿存。
神理“定须控宿业，俄家抗足被惊魂。
且看含血曾谁喂，猪狗关头是鬼门。”

十月二十日雪中过石岭关

老天黯惨入平芜，朔吹崩奔万窍呼。
雪意旋教行路景，诗家新有入关图。
地炉围坐断田父，絮帽冲寒忽仆夫。
故国烟花重回首，蜀橙山麝记金壶。

将上书莘国幕府感怀呈

贾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杜，风盛今谁如老庞？
自许奇谋倾幕府，不防幽梦落蓬窗。
惊乌绕月枝难稳，羸骥嘶风气未降。
爱惜平生请纆手，一蓑休忆弄秋江。

春寒

草木荒城屋数椽，春寒回巷益萧然。
僵奴憔悴头如葆，稚女踉蹌履又穿。
白石鲛鱼空尺半，朱门食客自三千。
松枝靡尾山中满，去去《南华》有内篇。

即事（高帅国器见免从军）

通客而今不属官，住山盟在未应寒。
书生本自无燕颔，造物何尝戏鼠肝。
会最指天容我戮，鸱夷盛酒尽君欢。
到家慈母应相问，为说将军礼数宽。

示怀祖

憔悴经年卧涧阿，囊中无物只诗多。
自惊白鬓光难匿，人笑蓝衫似采和。
狗盗鸡鸣皆有用，鹤长凫短果如何？
乘闲便作《归田赋》，付与牛童扣角歌。

示崔雷诗社诸人

一寸名场心已灰，十年长路梦初回。
江山似许供诗笔，麋粥犹能到酒杯。
卖剑买牛真得计，腰金跨鹤恐非才。
游从肯结鸡豚社，便约岁时相往来。

弘州赠曹丈（子玉）

丘园旧忆谯南氏，裘褐今闻识姓名。
故国衣冠有遗老，岁寒松柏见交情。
寄书千里空头白，握手一杯俱眼明。
来往襄阴从此始，剩将歌笑慰生平。

和仁卿演太白诗意二首

萧萧窗竹动秋声，紫极深居称野情。
静坐且留观众妙，还丹无用说长生。
风流五凤楼前客，寂寞千秋身后名。
解道田家酒应熟，诗中只合爱渊明。
萧萧窗竹动秋声，檐间白云淡以成。
白云朝飞本无意，白云暮归如有情。
渊明太白醉复醉，季主唐生鸣自鸣。
四十九年堪一笑，昨非今是可怜生。

燕府白兔

仙颖迢迢望莫攀，学教失脚下高寒。
吸残露滴窗晓，捣尽玄霜玉杵闲。
顾影乍疑云外见，写生何似镜中看？
褐衣犹抗皆三窟，巢在祥经咳唾间。

梁都运乱后得故家所藏

无尽藏诗卷，见约题诗，

同诸公赋

飞亭四望水云宽，亭上高人杳莫攀。
已就湖山搜奇秀，更教乡社得安闲。
风流岂落正始后，诗卷常留天地间。
胜赏休言隔今昔，肩台新自会稽还。

出都二首

汉官曾动伯鸾歌，事去英雄不奈何。
但见瓠棱上金路，岂知荆棘卧铜驼？
神仙不到秋风客，富贵空悲春梦婆。
行过卢沟重回首，凤城平日五云多。
历历兴亡收局棋，登临疑梦复疑非。
断霞落日天尤尽，老树遗台秋更悲。
沧海忽惊龙穴露，广寒犹想凤笙归。
从教尽斲琼华了，留在西山尽泪垂。
寿宁宁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近为黄冠某
所撤。

癸卯望宿中霏道院

叠嶂沉沉转素娟，长松漠漠拥高巅。
湖山已为新晴好，风露还疑此夜添。
身外作缘良自苦，世间除睡更无甜。
溪棠借宿从今始，便约儿童具米盐。

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

三首

应接纷纷又浹旬，枉教虚负杏园春。
寻芳自分无闲日，载酒谁知有故人？
花柳得时俱作态，川原经雨更无尘。
凭君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最感猩红闹晓晴，攒头真似与春争。
舒开杨柳聊相映，瘦杀寒梅任自清。
粉艳低回工作态，绛唇寂寞独含情。
画图只爱残妆好，未倩徐郎解写生。
密雾轻尘细洒匀，绿云红雪一番新。
风光烂熳供欢席，酒味清醇似主人。
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花鸟亦相亲。
新诗写入奚奴锦，从此他乡入眼春。

紫牡丹三首

金粉轻粘蝶翅匀，丹砂浓抹鹤翎新。
尽饶姚魏知名早，未放黄徐下笔亲。
映日定应珠有泪，渡波长恐棘生尘。
如何借得司花手，遇与人间作好春。
梦里华胥失玉京，小窗春事自升平。
只缘造物偏留意，须倩凡花浪得名。
蜀锦浪淘淡色重，御炉风扫艳香清。
金刀一剪肠堪断，绿鬓刘郎半白生。
天上真妃玉镜台，醉中遗下紫霞杯。
已从香国偏薰染，更惜花神巧剪裁。
微度麝薰时约略，惊移鸾影却徘徊。
洗妆正要春风句，寄谢诗人莫漫来。

与同年敬鼎臣宿顺天天宁僧舍

萧萧风雨打僧窗，耿耿青灯对客床。
每恨相望隔关塞，岂知连日醉壶觞？
荷香味薄堪长久，茅屋寒多且闭窗。
二十余年老兄弟，此回情话独难忘。

赠答乐丈⁽¹⁾舜咨^(中家副留守)

舟车何地得通书，书疏相忘意更亲。
但爱柏台推峭直，岂知梅赋更新新？
两都秋色皆乔木，青田风流有几人？
诗酒陪从约他日，鸡川已许灌缨尘。

都运李丈⁽¹²⁾哀挽^(有之)

平日刚棱触祸机，老年天遣故乡归。
登车揽辔名空在，灌足临流事已非。
白鹤会须寻旧约，青蝇犹解避余威。
李丈殁于壬寅夏六⁽¹⁴⁾月，异香满室，三日凝不散。

西州正有花千树，泪尽羊昙醉后衣。

赠答郝经伯常。伯常之大父，予少日从之学科举

故家珠玉自成渊，重觉英灵献子偏。
文阵自怜吾已老，名场谁与子争先？
撑场正有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
莫把青春等闲了，蔡邕书籍待渠传。

吕国材家醉饮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长嗟。
虚传庾信凌云笔，无复张翥犯斗槎。
去同衣冠有今日，春风桃李是谁家？
螺台剩有如川酒，暂为红尘拂鬓华。

洛阳

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见陆沉。
已为操琴感哀涕，更须同辇⁽¹⁰⁾梦秋衾。
城头大匠论薰土，地底中郎待握金。
拟就天公问反复，蒿莱丹碧果何心？

过三乡望女几村，追怀溪南诗老辛敬之二首

云际踰墟处士星，案头多负读书萤。
笔端有口传三篋，石上无禾养百龄。
从昔葛陂终变灭，祇今韩岳漫英灵。
因身重为前朝惜，枉破青衫买^经。女几山，主人谓之韩岳。
万山青绕一川斜，好句真堪字字夸。
弃掷泥涂岂天意，折除时命是才华。
百钱卜肆成都市，万古诗坛子美家。
欲就溪南问遗事，不禁衰涕落烟霞。

为邓人作诗

再见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挽忍相违。
携盘酒水堪流涕，种柳金陵已合围。
事去犹疑春梦过，眼明还似故乡归。
题诗未要题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

赠张主簿伟

江岸坟荒草秋秋，朱阳南下重君忧。
弓刀近塞人烟少，林壑经霜虎迹稠。
究竟畏途知有渐，激昂高义报无由。
从今弟侄⁽¹¹⁾通家了，莫向瓜田认故侯。
戒为究竟伴，能过险恶道。

望卢氏西南熊耳岭

不到中乡十五年，忽惊行色是卢川。
已占介福归王母，未信羁魂似野阡^(柳女)。
时为顾存愆史掇^(先夫人墓，乱后改史掇岁时致祭)，偶成期会殉天怜^(马、范二师，远在千里外，于卢氏，皆得会面)。
荒林破屋江声里，坐望孤城一泫然。

寄刘继先

清霜茅屋耿无眠，坐忆分襟一慨然。
楚客登临动归兴，谢公哀乐感中年。
凄凉古驿人烟外，迢递荒山雪意边。
下榻春风杨柳柳，待君同系晋溪船。

寄杨弟正卿

马迹车尘漫白头，苍生初不待君忧。
且从少傅论中隐，尽要元规拥上流。
东阁官梅动诗兴，洞庭春色入新筹。
归程未觉西庵远，夜夜清伊绕石楼。
正卿西庵，以名酒甲洛⁽¹³⁾中。尝赋《观洛诗》，有“狂澜竟逐西风落，依旧清溪绕石楼”之句，故兼及之。

为鲜于彥鲁赋十月菊^(送录)

清霜渐洒散银沙，惊见芳丛阅岁华。
借暖定谁留翠艳，炼颜应自有丹砂。
秋香旧入骚人赋，晚节今传好事家。
不是西风苦留客，衰迟久已避梅花。

赠答同年敬鼎臣

四海屏山放一头，争教尘土走东州。
长身奉米休儒德，束发从军委尉侯。
千首新诗⁽¹⁾作祟，百壶清酒未消忧。
悠悠世事今如此，付与烟波著钓舟。

寄英上人

世事都销酒半醺，已将度外置纷纷。
乍贤乍佞谁为我，同病同忧只有君。
白首共⁽²⁾伤千里别，青山真得几时分。
相思后夜并州月，却为汤休赋碧云。

寄答仰山谦長老^(梁住招隐)

木庵推出谦书记，乞与云林百自由。
想得驱驴入招隐，胜于骑鹤上扬州。
众狙¹⁴皆喜芋初熟，一鸟不鸣山更幽。
日暮王城市声合，松风亭上莫回头。

九日登平定莫楼故基， 楼即闲闲公所建

诗翁曾此宴重丘，老树遗台认醉乡。
流水浮生几今昔，高秋万物自凄凉。
飞来野鹤聊堪喜，望隔长蛟又可伤。
糠是风流未全减，白头门客有王杨。
时王无咎、杨子昭在坐，公在郡时学生也。

平定鹊山神应王庙

占柳轮囷欲十围，鹊山祠庙此遗基。
万金良药移造化，老眼天公谁网罟？
已为养生深单豹，不应遭网度元龟。
半生磊砢说仍在，拟问灵君乞上池。

寄答商孟卿

窃恐未寂寂衷心，得诗何啻得南金。
冷挂桂梦山月翠，老雁叫群江渚深。
异县五年仍隔阔，荒城连日想登临。
书来且只平安了，披触离愁恐不禁。

答石子章因迭其行

石梁诗好先知名，尊酒相逢意自倾。
宝剑沉埋惜元振，铁骑豪宕见胡证¹⁵。
蓝田月出多重屨，丰岭霜余即大鸣。
后日天山银征骑，燕鸿何处是云程。

留别仲经

来时儿女拜灯前，此日壶觞是别筵。
聚散共知阴有数，笑谈争遣病相先。
秋风古道将谁语？瘦月长庚更可怜。
鸡黍鱼梁一村落，若为还似浙江边？
仲经方病中，故有上句。

别周卿弟

晚岁论诗辱见收，相从许久重相留。
苦心亦有孟东野，真赏谁如高蜀州？
万叠寒云度归雁，孤洲春水瀟沙鸥。
荒城后日思君处，风色萧萧人白头。

寄叔能兄

犀斗龙门姓字新，岂知书剑老风尘？
郎君未省曾开阁，王翰问缘得买邻？
银烛对谈辞馆夜，雪梅同醉浙江春。
只应千里东州月，处处相逢即故人。

贺威卿徐弟得雄

利市金钱四座俱，阿卿新喜到充闾。
跨牛杨朴空颠酒，秣穰王良已问途。
桂出孙枝知秀发，凤离丹舄亦舒徐。
明年别作飞黄句，来贺君家第二雏。

[1]作 原作“行”，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樛 原作“楸”，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3]开 四库本、汉古阁本作“临”，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舍”。二 原作“三”，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4]看 原作“者”，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5]直 原作“董”，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6]寒 汉古阁本、蒋刻本作“般”。

[7]击 原作“啮”，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理 汉古阁本、蒋刻本作“呈”。

[9]推 原作“推”，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0]文 原作“文”，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丈 原作“丈”，据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2]丈 原作“文”，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改。

[13]六 原作“太”，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4]掣 原作“掣”，据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5]任 原作“妹”，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改。

[16]洛 原作“落”，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7]共 原作“供”，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8]狙 原作“狙”，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改。

[19]证 原作“证”，据蒋刻本及《两唐书·胡证传》改。

元好问集卷第十

七言律诗

追录洛中旧作

乐府新声绿绮裘，《梁州》旧曲锦缠头。
酒兵易压愁城破，花影长随日脚流。
万里青云休自负，一茎白发尽堪羞。
人间只怨天公了，未便天公得自由。

东园晚眺(东平)

霜鬓萧萧试眼看，怪来歌舞百无欢。
旧家人物今谁在，清镜功名岁又残。
杨柳搀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余寒。
诗不登临临兴，落日东园独倚栏。

十一月五日暂往西张

城隈细路入沙汀，景幅冲风日再经。
数岁村墟更荒恶，穷冬人影亦伶仃。
林烟漠漠鸡边暗，山骨棱棱雪外青。
四十年來此寒苦，添吟犹记陇关亭。

石岭关书所见

轧轧崩车转石槽，故关犹复成弓刀。
连营突骑红尘暗，微服行人细路高。
已化虫沙休自叹，仄逢豹虎欲安逃？
晋云玉立三千丈，元只东山意气豪。

陀罗峰二首

念念灵峰四十年，一来真欲断凡缘。
南开混沌露元气，散布兜罗弥梵天。
云卧无时不闲在，楼居何处得超然？
殊祥莫究清凉境，会与慈山续后篇。
每恨奇探负盛年，松崖今喜入攀缘。
初惊灵鹫多飞石，更信金牛有洞天。
乡国登临乃如此，名场⁽¹⁾驰逐亦徒然。
留诗便与香泉约，还本西游第一篇。
偈行平陆，惜慧太原。

追怀曹征君

生死论交不易忘，一何言别泪千行。
空劳结伴归蓬社，无复题诗寄草堂。
楚国先贤宜有传，寿阡羁魄漫思乡。
因君错怨天公了，且道今谁晚节昌！

春日书怀呈刘济川

乡社荒残住不成，无端蓬藜掩柴荆。
流年又见东风菜，乐土空怀北斗城。
父老只供留我醉，儿童也喜从君行。
周侯见说应相笑，共隐三泉先有盟。
东风菜，见《本草·菜部》。

晋溪

石蹬云松着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
青瑶叠甃通悬瓮，白玉双龙掣迅霆。
地脉何尝间今昔，尾闾真解泐沧溟。
乾坤一雨兵尘止，好就儿间乞问灵。

吊岳家千里驹

蜀客凄凉土一丘，后身⁽²⁾还有化身愁。
灵轸丹桂偶相值，惠草清霜宁久留？
掌中玉雪恩怜在，笔底云烟取次休。
过眼空华只如此，不如无子却无忧。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岭

狼牙路滑马伶俜，老鹤超超欲上征。
一曲松风写幽致，九秋云物恹离情。
犬开员峤方壑境，涧落银河月窟声。
魏面青山入栗子，定谁两次玉峰峰？

十三日度岳岭

神岳规模亦壮哉，上阶绝境重裴回。
丹青木杪秋风老，金翠千峰落照开。
川路渐分犹暗淡，湍声已近更凄哀。
石门剩比灵丘远，正坐登临欠一来。

玉泉二首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公官眷见僧碑。
云藏佛屋晴犹暗，树近禅窗老更奇。
行杖只供行险易，褰床编与埤川宜。
同时不及髯中令，犹得泉名比凤池。
玉水泓澄古殿隅，又新名第不关渠。
每因天日流金际，更忆风雷裂石初。
百里官差分韵胜，千人斋粥荐甘余。
八功德具休夸好，玩景台荒有破除。
寺东北有玩喜台，尽得神神之胜，导者误引之荒山，一笑，故有二句。

玄都观桃花

前度刘郎复阮郎，玄都观里醉红芳。
非关小雨能留客，自是桃花要洗妆。
人世难逢开口笑，老大难发少年狂。
一杯尽吸东风了，明日新诗满百阳。

赠张致远

茅屋潇潇潞水滨，西山相望即比邻。
禅房道院留连夜，酒盏诗囊浩荡春。
老鹤千年见城郭，征君晚节秀风尘。
相逢不尽平生意，香旧风流有几人？

夜宿秋香亭，有怀木⁽³⁾庵英上人

兄弟论交四十年，相从旬日却无缘。
去程冰雪诗仍在，晚节风尘私自怜。
莲社旧容元亮酒，藤溪多负子猷船。
茅斋一夕愁多少，窗竹潇潇耿不眠。

汴梁除夜(追来)

六街歌鼓待晨钟，四壁寒斋只病翁。
鬓雪得年应更白，灯花何喜也能红？
《养生》有论人空老，粗道无诗鬼亦穷。
数《上声》日西园看车马，一番桃李又春风。

与冯、吕饮秋香亭(三子皆吾友之纯虬生)

鹿窟书客感秋蓬，更在京尘涧洞中。
莫对青山谈世事，且将远目送归鸿。
龙江文采今谁似《谓之纯》？凤翼《永宁地名》
年光梦已空。

剩君新诗记今夕，尊前四客一衰翁。

哀武子告

生气曾思作九原，迷途争得背南辕。
梁鸿故事要离墓，卫国孤儿祗树园（子今为僧）。

旧说布衣甘绝粒，今传史笔记归元。
知君禄仕无心在，殊孝终当到李源。

赠李春卿

寒十郎家指顾间，因君我也爱西山。
丹房药镜平生了，禅榻茶烟岁月闲。
春瓮有情供白堕，秋风无力损红颜。
重来已有明年约，剩破都城几往还？

甲辰秋留别丹阳

疏疏衰柳映金沟，祖道都门复此留。
千里关河动归兴，九秋云物发诗愁。
严城钟鼓月清晓，老马风尘人白头。
后夜相思渺何许，西山西畔是并州。

龙兴寺简

金梵堂空入望空，九层飞观尽高寒。
空闻赤帜疑军垒，真见金人拉露盘。
葵萼几经尘劫坏，江山独恨酒肠干。
诗家总道登临好，试就登台老树看。

别纬文兄

玉坐浮空变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沉。
眼中谁复承平旧，言外惊闻正始音。
异县他乡下里梦，连枝同气百年心。
行期几日休相问，触拨离愁恐不禁。

宁掾端甫北上

马头风雪远相迎，飒沓弓刀四十程。
自是青云动高兴，未甘白发老诸生。
书来沙漠灯花喜，梦到秦川烟树平。
长句送君还自愧，半山已有雁飞行。

答定斋李兄

小山丛桂姓名香，举世何人得雁行。
沧海扬尘几今昔，长庚配月独凄凉。
虚劳装束求白傅，正倚源明识漫郎。
十载相从未肯晚，城南泉石有云庄。

空山何巨川虚白庵二首

旧闻韦编括囊，肯随文木被青黄。
吉祥止处无余物，知见薰来有底香。
空谷自能生地籁，浮云争得翳天光。
只愁八月风涛壮，梦里江声撼客床。

何，临安人。
露菊霜茶荐枕囊，石泉崖蜜破松黄。
只缘山远无来客，更觉心清闻妙香。
棋局尽堪消日暮，吟毫真合染溪光。
剧谈不尽江湖兴，重与青灯约对床。

听姨女乔夫人《鼓风入松》

白雪朱弦一再行，春风纤指十三声。
云窗雾阁有今夕，玉窟罗裙无此声。
潇洒寒松度虚籁，悠扬飞絮覆青冥。
胎仙不比湘灵瑟，五字钱郎莫漫惊。

哭樊帅

自倚沉冤有古存，争教无路叩天阍。
囊装已竭千金赐，绝幕谁招万里魂？
东道漫悲梁苑客，南园多负寿张孙。
春风花落歌声在，梦里能来共酒尊。

寒食（壬子清明后作）

上苑春风盛物华，天津云锦赤城霞。
轻舟逐马追随远，翠幕青旗笑语哗。
化国楼台隔瀛海，吴人洲渚忆仙家。
山斋此日肠堪断，寂寞铜瓶对杏花。

送樊顺之

弓刀十驿岳莲州，渭水秦山得意秋。
王粲从军正年少，庾郎入幕更风流。
寒乡况味真鸡肋，清镜功名属虎头。
寄谢溪风亭上月，老夫乘兴欲西游。

蜀昭烈庙

合散伤劳老益坚，荒祠重过为凄然。
君臣洒落知无恨，蜀蜀崎岖亦可怜。
一县山阳笳鼓事，三年章武魏长编。
锦官羽葆今何处，半夜楼桑叫杜鹃。

宿翠屏口

鬋须苍白葛衣宽，事外闲身也属官。
授简如闻数枚叔，乘车初不少冯驩。
沙城南埭名空在，石峡风来夏亦寒。
两饱三饥已旬日，虚劳儿女劝加餐。

王敦夫祥止庵

三乐人推二乐全，有亲可事子能传。
旧时诗礼同家学，比日丹砂见地仙。
荡荡天光虚室外，融融气彩衣前。
情知不羨燕山桂，一树灵椿寿八千。

过寂通庵别陈丈（甲辰秋）¹⁴

陈丈未识某而爱其诗，曾对高御史美言：“我他日见道山，当快一饮百醉。”后见之而公已病，乃相酌易百醉为百杯。每见以酒筹计之，至七八十杯，复有此别，故诗中及之。

心远由来地自偏，不离城市得林泉。
从教上界多官府，且放闲身作地仙。
三月有期何敢负，百杯未满会须填。
违离更觉从公晚，却望都门一慨然。

梁移忠诗卷

一箭功成塞上归，乃翁垂白霜扶持。

燕云义伏风流远，里社阴功父老知。
龙种作驹元自异，虎头食肉未应迟。
高门更与增华表，丁令还家先有期。
时运文已下世，故诗中反之。

乔千户挽诗

高家惊看石表新，空将事业望麒麟。
燕辽部曲千夫长，楚汉风云百战身。
赤羽有神留绝艺，素旗无沫记连姻。
阴功未报天心在，累将重侯又几人？
潘安仁《杨使君诔》有“表之素祺”之句。乔与子皆毛氏之甥。

赠王仙翁道成

览照休惊白发新，弈棋翻覆见来频。
燕南越北留诗卷，王后卢前尽故人。
燕地青云一炉药，旧都乔木百年身。
凭君剩醉浮香酒（馆名），梁苑而今不算春。

常仲明教授挽诗

云际虚墟处二星，岂知谈笑已忘形？
镜州肥腻无盛发，营产真淳有典刑。
白藜任教淹晚节，绿囊元拟济含灵。
汝南后日先贤传，犹欠知儿为勒铭。
常，代州呼人，客郡城，与知幾游从，知医，临终殊明了。

追录旧诗二首

短褐单衣长路尘，十年回首一吟呻。
孤居无着竟安往，宿债未偿今更新。
相马自甘齐客瘦，食鲑难顾庾郎贫？
闻君话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误身。
自用韵，答张子纯。
潦倒聊为院直民，一犁分得雨庐春。
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无心谁我贫？
颖上云烟随处好，洛阳桃李几番新。
悠悠世事休相问，车麦今年晚得辛。
用崔怀朴韵。

丁未寒食归自三泉

春山晴暖紫牛朝，山下分流百汉泉。
未放小桃装野景，已看茅屋映秋田。
饥乌得食争相噪，醉叟行歌只自颠。
寒食明年定何许，故人尊酒且留连。

即事呈邦瑞

郑庄父子重相留，似为良辰散客愁。
陋巷新成一茅屋，今年连醉两中秋。
开尊便觉贤人近，污足宁论力士羞。
明日燕台传盛事，坐中宾客尽名流。

和白枢府。李定斋有诗寄白，以“因风何惜数行书”为落句，白酬答云：“欲搜

春草池塘句，药裹关心梦不成”，余平解之

金粟山头有发僧，通知默坐对毫灯。
书郎但觉浮沉久，诗卷何嫌唱和曾。
白口放歌须纵酒，清朝有味是无能。
相逢定有池塘句，药裹关心恐未应。

庆高评事八十之寿

图画尧民大朴存，衣冠兼得见高门。
种松千岁如神德，教子一翁今教孙。
化日舒长留舜景，秋风摇曳变春温。
聘君羔雁休疑晚，正及新年荐寿尊。

超然王翁哀挽

直拟期颐荐寿尊，却从图画记生存。
百年乔木衣冠古，一夕西庵笑语温。
故事未沾通德里，春风多负读书村。
吴陈诸老今谁在，天没归鸿是断魂。

大名赠答张简之

昔平豪寇变温文，听见今知胜所闻。
直道生涯无长物，争教诗策策奇勋。
伐薪未致烦名士，载酒能来过子云。
后口山阳养衰疾，药笼佳品正须君。

燕都送马郎中北上

功曹此日汉萧何，家世当年老伏波。
但爱红莲映芳渚，岂知寒谷变阳和？
珠囊不载松楸泪，银管先书茂异科。
太史占天应有喜，一星朝处五云多。

马云汉方镜背有飞鱼

劫火依然百炼初，护持元自有神鱼。
影寒似觉云屏透，光落应分玉斗余。
开朗休嫌露圭角，圆通宁复滞方隅。
衣冠正了浑闲在，一片灵台欲付渠。

赠答雁门刘仲修^{〔6〕}

仲修省郎，乘传过新兴，有诗见及，推激为称，甚非裴译所宜得者，愧汗之余，辄用韵为谢。仲修诗律深密，得于尊公凤山老人过庭之训，且其颖状^{〔7〕}绝类吾友李从事长源，故篇中有及。

车骑雍容一坐倾，并州人物未凋零。
共知祭酒传家学（刘向为刘氏祭酒），独爱中郎余典刑。

东壁图书歌有托，南溟风浪骇初经。
少微况比吾何敢，洗眼仙槎候客星。

余庆堂

五年霜雪照康庄，万里春风拥画梁。
已觉并汾增胜气，更从王赫借余光。
灵椿丹桂知难老，玉节金符岂易量？
剩着笺毫授群客，南堂兼是棘华堂。

寄答刘生

西州消息到东山，怀袖新诗百过看。
白璧明珠惊照席，阴云寒雪入凭栏。
省郎共结交情厚，野老还欣礼数宽。
后日秋风一尊酒，草堂应得驻金鞍。

别董德卿

烂醉秋风四十场，此回歌笑重难忘。
扬雄词赋今谁识，陶令田园早已荒。
同甲弟兄虽异姓，宦游州郡即吾乡。
悬知后日登高地，剩为行人望太行。

送端甫西行

瀛洲人物早知名，车骑雍容一座倾。
美酒清歌良有味，绿波青草若为情。
渭城朝雨三年别，平地青云万里程。
老我秦游旧曾约，梦中仙掌已相迎。

读李状元朝宗《禅林记》

季守济州，城破，不屈节死，赠乡郡刺史。
偶向禅林见旧文，济阳南望为沾巾。
张巡许远古亦少，烈日秋霜今更新。
千字丰碑谁国手，百城降虏尽王臣。
知君不假科名重，原是中朝第一人。

同严公子大用东园赏梅

东园官梅要洗妆，严云公子不相忘。
翰林风月三千首，乐府金钗十二行。
佳句屐从愁里过，老夫脚在少年狂。
花行更比梳行好，谁道并州是故乡？

中庸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诗》及裴内翰择之所述《家传》，爱仰不足，情见于辞

严训常如天日照，名家元自古今同。
只知扬秦余清节，争信谁家有素风（《独行传》：第一人）。

通德里门传故事，安平韵语到儿童。
肯肯留在怀贤树，爱爱曹南一亩宫。

贺中庸老再被恩纶

万占千秋雨泽望，紫泥恩诏姓名香。
治朝例有高年敬，神理终归晚节昌。
东鲁儒生传旧学，曹南方志发幽光。
季春羔雁秋风酒，准拟年年荐寿觞。

赵汲古南园（分得“军”字）

林园近与六街邻，尘涨都归一水分。
鱼乐定从濠上得，竹香偏向雨中闻。
接篱倒着容山简，老屋高眠称陆云。
尊酒相陪有今日，却惭诗垒不能军。

柳亭雨夕，与高御史夜话

关塞无缘笑讲词，偶然情话此从容。

青天蜀道不得过，山色归心空自浓。
九日茱萸蓝洞酒，十年朝马景阳钟。
三间老屋知何处？惆怅云间陆上龙。

高曾自蓝四今入拜监察御史，北道后谋还保塞，而困于无资者二十年矣。

玉峰魏丈⁽⁹⁾哀挽

风驭翩翩渺独征，儿孙哀感重哀荣。
只缘大事存遗稿，重为斯文借主盟。
北斗太山初未减，秋霜烈日凛如生。
莫疑知己无从报，直笔看看戮逆明。

清明日改葬阿辛

掌上青红记点妆，今朝哀感重难忘。
金环去作谁家梦，彩胜空期某氏郎。
一瞥风花才过眼，百年冰蘖若为肠。
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诗哭杏殇。

寄谢常君卿

百过新篇卷义披，得君重恨十年迟。
文除岭外初尤例，诗学江西又一奇。
杨柳不随春事老，贞松唯有岁寒知。
仙乡白凤瀛洲近，佛眼云霄青背后期。

送武诚之往汉阪（太原酒政瑞甫之父，此时为黄冠）

行李中书发晋溪，离筵辞客赋新题。
青云有路人看老，秋水无言物自齐。
杜曲旧游频入梦，兵厨佳酿惜分携。
因君为问莲峰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刘子东游

刘郎世旧出雄边，生长幽并气质全。
陈马风楼见豪举，《当车》《冰柱》得真传。
书空咄咄知谁解，击缶呜呜叹自怜。
后日东州饱归载，且休多送酒家钱。

甲寅九日，同临漳提领王明之、鹿泉令张奉先、贾千户令春、李进之、冀衡甫游龙泉寺，僧颺求诗二首

远水寒烟接茂楼，黄花白酒院犹愁。
霜林染出云锦烂，春色并归风露秋。
乡社岁时容客醉，石幢名姓为僧留。
铁高旧说龙山好，从此龙泉是胜游。
柿叶殷红松叶青，黄花霜后独鲜明。
西风浩浩欲吹帽，白浪泠泠堪濯缨。
皇统贞元见题字，良辰美景记升平。
何人解得登临意，灭没疏云雁一声。

十日作

关树萧条返照明，井¹⁰ 陔西北算归程。

占黄天似沟中断，文字空传海内名。
平地烟霄遽如许，秋风茅屋可怜生。
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

赠答许安师

入寇台山景趣新，因君乡国重情亲。
金芝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佛界春。
闻道旧传言外意，忘年¹今得眼中人。
种莲结社风流在，会向薰风认旧身。

孝纯宛丘迁奉（张弟新举第二

第，闻其玉雪可念，因以字之）

鬢毛衰飒面尘埃，孝子牵车古所哀。
千里长河限南北，一丘寒土见蒿莱。
辽东华表何人在，柳氏玄堂此日开。
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雏先与唤迎来。

曹寿之平水之行

关塞相望首重搔，相逢衰飒叹颠毛。
骊珠可忍轻弹雀，控馱何缘得钓鳌？
从背丘园吕晚节，向来山岳总秋毫。
西风先有龙冈约，共举一杯持两螯¹²⁷。

追怀赵介叔

今古人门各一时，燕南剩有桂林枝。
清风明月怀玄度，绿水红莲见果之。
善政传归遗爱颂，劬功留在称家儿。
哀歌不尽平生意，空想嵇然瘦鹤姿。

追怀友生石裕卿

人物休评第几流，依然豪侠数并州。
壮怀歌粤尊为敬，连句才多笔不休。
金马只教聊避世，玉笋谁遣失封侯？
酒酣握手今尤复，惆怅西园是旧游。

挽雁门刘克明

诗骨嶙峋野鹤孤，两年清坐记围炉。
金初宋季闲遗事，第¹³雁波流见古儒。
已分幽人唯古柏，争教孺子莫生台。
风山后日先贤传，再有刘宗祭酒无？

赠答平阳仇舜臣

两尊携诗过车梁，曹君师席有辉光。
飞腾自显功名瓦，潦倒何堪翰墨场。
沧海珊瑚能几见，酆城龙剑不终藏。
太行残雪春风近，且趁梅花荐寿觞。
伏乃曹益夫门主也。

贾漕东城中隐堂

贾水仁山德有邻，柳塘花坞静无尘。
家传解诵《困居赋》，田父争持社瓮春。
安否总输中隐上，典刑真见老成人。
明年恰入非熊选，共看青蒲裹画轮。

约严侯泛舟

风物当年小洞庭，西湖比日展江亭。

诗贪胜概题难遍，酒怯清醪醉易醒。
白鸟无心自来去，红蕖照影亦娉婷。
仙舟共载平生事，未分粘棹是客星。

送李同年德之归洛西二首

千佛名经有几人，栖迟零落转情亲。
承平盛集今尤复，衰乐中语最真。
衣上缁尘元自化，镜中白发为谁新？
水南水北相逢在，剩醉除骸十日春。
门寮流光不再何，逢君聊得慰蹉跎。
飞黄老去空奇骨，拙燕归来只旧窠。
举世尽从愁里过，一尊独醒醉时歌。
洛中定有人相同，休道今年白发多。

赠萧汉杰

萧汉杰，大兴人。金国初，尝赐姓奥里氏，故时人又谓之奥里汉杰。父（仲宽）居之，飞龙榜登科，同知青州军州事，致仕。有子六人，皆使宦学，独汉杰不乐（去声），遂作举子。为人慷慨有志胆，好读书，古兵法及阴阳推虚禄命之术。从军二¹⁴¹十年，积官从三品，领魏州府，陝西总府提控，佩金符。盖自燕城困郢之后，同关南渡，出入行阵间，濒于死者屡矣。铁岭之溃，复入陕州。吹州乱，群不逞聚杀汉杰狱中。汉杰乘昏，破械而出，惧为逆者及，骂语壺乱黄虎，筋疲力竭，仅达北岸。为吏侯故将者又二十年，流离颠踣，人所不能，而意气都不少衰。以人情现之，岂碌碌者所可办耶？去于冬，与予相值于东原，问其世，知其为故人大钧之同母也。问其日事，则曰：“止以唐生季主之业游时贵间耳。”因与论余之行年，而有契于余心者。私窃慨叹，以为倚伏叵测，哀与乐相寻，生也有涯，而病于忧畏，浩浩乎如乘舟而遇风波，非知其亡可奈何而安之，其何¹⁴⁵以收利涉之功乎？汉杰为有得矣。其别也，因为长句以赠。

射虎将军右北平，短衣憔悴宿长亭。
常衰宝剑无留迹，火借青囊为乞灵。
四壁不知贫作祟，一瓢谁识醉中醒？
相逢莫话槽机石，自昔粘棹是客星。

送曹幹臣

和林晋昼日怀愁，燕市歌欢有此时。
老我真成铁炉步，感君时过草堂贻。
黄杨旧厄三年闰，赤骥非无万里姿。
平地烟霄付公等，不妨闲和凤池诗。

国医王泽民诗卷

方古¹⁴⁶君家父事兄，岂知衰俗有王卿？
一篇华衮中书笔，满纸清风月旦评。
鸿雁自应先有序，鹤¹⁴⁷鹤兼有急难情。
国门难睡君须记，方仗成名愿未平。

祖唐臣母挽章

白发承平一梦过，怡然冠帔见慈和。
 俯舆燕喜今无复，手线留残恨更多。
 舍肉已甘非颖谷，学仙何敢望西河。
 升堂结交平生乐，重为上君度《蓼莪》。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龙泉

风色澄鲜陈野情，居僧留客喜相迎。
 藤垂石磴云深润，泉漱山根长有声。
 庭树老于临济寺，霜林浑是汉家营。
 明年此日知何处，莫惜题诗记姓名。

感寓

南杨北李困中老，乐丈张兄病且贫。
 叔夜吕安谁命驾，牧童田父实为邻。
 功名富贵知何物，风雨尘埃惜此身。
 歌酒逢场皆陶写，不应嫌我醉时真。
 李仁卿、杨正卿、乐舟翁、张瑞文。

存歿(年老跋之、刘见景玄)

行问杨赵提衡早，老去辛刘入梦频。
 按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诗卷欲谁亲？
 西都秋色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
 汲冢遗编要完补，可能虚负百年身。

人日有怀愚斋张兄纬文

书来聊得慰怀思，清镜平明见白髭。
 明月高楼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诗。
 风光流转何多态，儿女青红又一时。
 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

赵元德御史兄七秩之寿

富贵浮云世态新，典刑依旧老成人。
 松身鹤骨诗千纸，玉树⁽¹⁾冰清德有邻。
 已卜新居近泉石，不应晚节傍风尘。
 平头七十从头数，才是梅溪第一春。

张村杏花(丁巳二月初二日)

昨日樱唇绿锦痕，今朝红袖已迎门。
 只应芳树知人意，留着残妆伴酒樽。
 浓李尚须羞粉艳，寒梅空自怨黄昏。
 诗家元白无今古，从此张村即赵村。

[1]场 原作“杨”，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后身 原作“身后”，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乙正。

[3]本 原作“木”，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及本书卷三七《木庵诗集序》改。

[4]甲辰秋 蒋刻本其下有小字注“并序”。

[5]挈 原作“挈”，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6]刘仲修 蒋刻本其下有小字注“并序”。

[7]状 原作“壮”，据蒋刻本、汲古阁本、读书山房本改。

[8]个 原作“全”，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9]文 原作“文”，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0]井 原作“并”，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1]年 汲古阁本、蒋刻本作“言”。

[12]整 原作“整”，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3]第 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草”。

[14]二 原作“一”，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5]何 原作“可”，据汲古阁本、蒋刻本改。

[16]古 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石”。

[17]鹤 原作“鹤”，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8]洞 原作“洞”，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十一

五言绝句

洛阳高少府颍阳后庵五首

溪上弄明月，风露发新髻。
 心空无一尘，万竹扫秋影。○
 一水随人意，蒹葭复半沟。
 风波河洛近，莫放出山流。○
 韭早春先绿，松肥秋未黄。
 殷勤绕畦水，终日为君忙。○
 地僻境逾静，林疏秋已分。
 清溪一片月，修竹四山云。○
 方外人长乐，山中物自幽。
 百年梅福隐，万古谪仙游。

内乡杂诗

犬吠桃源近，莺声柳巷深。
 苍苔留醉卧，青竹伴幽寻。

薛明府去思口号七首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
 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画诺由官长，昂头顾吏鞭。
 只从明府到，判笔不传神。○
 麋鹿山中尽，公厨破几钱？

只从明府到，猎户得安眠。
木索人何罪？累累满狱中。
只从明府到，空户二年空。
驿舍无歌酒，清淡了逃迎。
即看明府去，河鼓有新声。
旧日逃亡屋，颜色色色新。
即看明府去，还作卖牛人。
疾恶看平日，天然御史材。
蒙奸臣鼓舞，驷马即西来。

山居杂诗六首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乱生。
林高风有志，岩碧水无声。
石润云先动，桥平水渐过。
野阴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树合秋声满，村荒暑景闲。
虹收仍白雨，云动忽青山。
川迥枫林散，山深竹径幽。
疏烟沉去鸟，落日送归牛。
涨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
断桥堆絮沫，高树阁浮椽。
鹭影兼秋静，蝉声带晚凉。
陂长留积水，川阔尽斜阳。

《梁父吟》扇头（孔明箕踞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梁霸万古心，块石入危坐。
青天一明月，孤猿谁与和？

南楼月夕望凤山，有怀武炼师子和

相望不相见，山中君得知。
南楼今夜月，也到洗心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迥不同。
秋千与花影，并在月明中。

山中晚春

云金光碧翠，林影翠盈新。
山花发较晚，今年两见春。

得纬文兄书

鹊语喜复喜，山城谁与娱？
青灯一杯酒，千里故人书。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关山小雪后，絮帽北风前。
残月如新月，今年老去年。

六言

定斋兄写真

朱黄笔底三篔，白黑胸中两棋。
画作萧然野服，云龙蔽日婆娑。

巨然《秋山》，为邓州相公赋

笔端游戏二昧，物外平生往还。
为问阿庐何在，白云依旧青山。

德和墨竹扇头

静里离离新粉，动时细细清香。
明月清风自在，红李白日何妨。
“嫩香新粉墨离离，李长吉《竹》诗。”

曹得一扇头

机中秦女仙去，月底梅花晚开。
只见一梳疏影，不知何处香来。

唐子达扇头

溪光冷于冰，山骨净如玉。
白云自老人自闲，莫道秋风破茅屋。

七言绝句

论诗三十首（丁丑岁三乡作）

汉魏风骨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郢下风流在晋多，杜怀犹见缺《秦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钟嵘评张华诗：“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柳子厚，晋之谢灵运、陶渊明，唐之白居易。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磊磊心。
老阮不狂谁笑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
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
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
“陆芜而潘静”，语见《世说》。
排比铺张特一途，篇章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事见元稹《于美墓志》。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瓦川卢？
真书不令人人眼，儿辈从教染黑符。
出处殊途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

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出纵横。
 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
 切响浮声发巧深，研摩茧栗果何心。
 浪翁水乐无官徵，自是云山《韶》音。

“水乐”次山事。又其《欽乃曲》云：“停桡特听曲中意，好是云山《韶》音”。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方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
 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校几多？
 天随子诗：“无多药草在南荣，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随春草干输赢”。

谢客风骚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蹇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
 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有恨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
 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丝。
 金入洪钰不厌灰，精英那计受纤丝。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撼树蚩蚩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

文湖州草虫，为刘使君赋

造物无心笔有神，翩翩飞动百年新。
 虫鱼琐细君休笑，学会屠龙老却人。

京都元夕

袨服华妆处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
 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

西园

百草开花明气新，今朝陌上有游尘。
 皂州春色浓于酒，醉杀西园歌舞人。

蓝采和像

长板高歌本不狂，儿曹自为百钱忙。

几时逢着蓝衫老，同向春风舞一场。

鸳鸯扇头

双宿双飞百自由，人间无物比风流。
 若教解语终须向，有底愁来也白头？

杏花杂诗十三首

杏花墙外一枝横，半面官妆出晓晴。
 看尽春风不回首，宝儿元白太憨生。
 露华泫泫泛晴光，睡足东风倚绿窗。
 试问红妆映酒船，湘桃争伴仙郎。
 袈裟纤条映酒船，绿娇红小不胜怜。
 长年自笑情缘在，犹要春风慰眼前。
 眼日园林可散愁，每逢花处尽迟留。
 青旗知是谁家酒，一片春风出树头。
 纷纷红紫不胜愁，争得春光放出头。
 却是梨花高一着，随直梳洗尽风流。
 露浥清华粉白脂，隔溪遥见几帘栊。
 眼看桃李飘零尽，更拣繁枝插帽檐。
 小桥南北梦幽寻，残醉昏腾不易禁。
 一树杏花春寂寞，恶风吹折五更心。
 西山漠漠有无中，几日园林几树红。
 燕子衔将春色去，惜教^①人恨五更风。
 屈指残春有别期，春风争忍片红飞。
 若为酿得千日酒，醉著东君不放归。
 楚客离魂不易招，野春平碧水迢迢。
 垂杨也被多情恼，瘦损春风十万条。
 小雨斑斑晓未匀，碧光色色画难真。
 西园春物知多少，一树垂杨恼杀人。
 魏紫姚黄有盛名，洛阳车马闹清明。
 吹残桃李风才定，可是东君别有情。
 红妆翠盖惜风流，春动香生不自由。
 莫向芸斋厌闲冷，小诗供作锦缠头。

韩偓：“咽三清之瑞露，春动七情，咀五色之灵芝，春生九窍。”

出京

巫峡归云底处寻？高城渺渺暮烟沉。
 春风不剪垂杨断，系尽行人北望心。

惠崇芦雁三首

寒沙折苇静相依，故国春风早晚归。
 意外翩翩谁画得，羽毛单薄稻粱微。
 雁奴辛苦候寒更，梦破黄芦雪打声。
 休道画工心独苦，题诗人也白头生。
 江湖牢落太愁人，司是天涯万里身。
 不似画屏金孔雀，离离花影淡生春。

早起

北舍南邻独乐声，夹衣晨起觉秋清。
 豆田欲熟朝朝雨，唤杀双鸡不肯晴。

书生

书生千古一廉肠，盖世功名不自偿。

更笑登封武政府，两孟白粥半生忙。

铜雀台瓦砚

爱惜铅花洗又看，画栏桂树两声寒。
千年不作鸳鸯去，唤得书生笑老顽。

步虚词三首（后二首三乡时作）

阆苑仙人白锦袍，海山官阙醉蟠桃。
三更月底鸾声急，万里风头鹤背高。
万种朝霞出通明，和气吹箫满玉京。
见说人间有新异，绿章封事谢升平。
琪树明霞碧落宫，歌声袅袅度冷风。
人间听得《霓裳》恨，犹恐钧天是梦中。

拙庵为温甫赋

毫翰棘末几人争？愚智相悬赋分平。
毕竟世间谁是巧，鬓毛愁白可怜生。

风雨停舟图

老大高风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
画图唤起扁舟梦，一夜江声撼客床。

纳凉张氏庄二首

小桥深竹午风便，一道垂杨带乱蝉。
山下行人遮日去，却从茅屋问瓜田。
树阴环合水萦回，树下行人坐绿苔。
地似从蒙山下路，眼中难认系舟处。
丛蒙、系舟，皆山中山，乡人谓之“系舟菟”。

送穷

日吉时良利动迁，可能颇巷卜终焉。
主人不倦星奴德，辛苦年年缚草船。

杨柳

杨柳青青沟水流，莺儿调舌弄娇柔。
桃花记得题诗客¹⁹，斜倚春风笑不休。

梁县道中

青山簇簇树重重，人在春云浩荡中。
也是杏花无意况，一枝临水卧残红。

自题写真二首

山林日月老渔夫，骨入穷泉未拟枯。
幽涧有冰含太古，无人和玉试洪炉。
孙铸：“虽没泉壤，尸且不行。”
一派春烟濛不收，渔家已许借扁舟。
山林且漫蹉跎去，莫问人间第几流。

再题

高谈世事真何者，多窃时名亦偶然。
山鹿野麋君自看，拟从何地著貂蝉？

吴子英家《灵照图》二首

缸入西江万有空，漉膏活计百钱功。
阿灵了却无生话，想得萧然似卷中。
抱杖山高记洛川，寸肠西去似绳牵。

而今恰度庞家好，儿女生来只眼前。
时女严在卢氏，约归宁未至。

刘邓州家《聚鸭图》

沙渚空明洲景微，枯荷折苇鸭相依。
若为化作江鸥去，拍拍随打贴水飞。

戊子正月晦日内乡西城游眺

蜜蜂蝴蝶为花狂，陌上游人醉几场？
前日少年今白发，却来闲处看春忙。

长寿山居一夕

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
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

闻仲泽丁内艰

升堂未几讣音闻，凶服衰麻日念君。
昨夜东南雷雨恶，遥知号哭绕新坟。

赠眼医武济川

世眼纷纷昧是非，不应刮膜在金锥。
知君圣处工夫到，且道心盲作么医。

赋粹中师竹拂子

了却香严一系¹⁰缘，满梳华发谈玄。
谁知拂月披风意，已具铃锤未落前。

题伊阳杨氏《戏虎图》

大班哆笑口侵耳，小班蓄缩如乞怜。
戏闻真成两劲敌，发机谁在下庄前？

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赋二诗

郑虔二绝旧知名，付与时人分重轻。
辽海东南天一柱，胸中谁比玉峥嵘？
万里承平一梦间，风流人物与江山。
眼明今日题诗处，却见明昌玉笋班。

石司正之家《渭川千亩图》二首

官街尘土雾中天，入眼犹寒一洒然。
大似终南山下看，北风和雪卷苍烟。
老眼萧郎笔有神，岩姿洲景尽天真。
情知一段幽闲趣，不必清谈著晋人。

同希颜、钦叔玉华谷分韵得“军”、“华”二字二首

井山一径入秋云，草树低迷劣可分。
开道无烦谢康乐，挽强须得李将军。
时有虎窟，故戏云。
深山水木湛清华，兴到穷探亦未涯。
转石犹能起雷雨，题诗自合动烟霞。
特石，当日事¹⁷。

同希颜、钦叔玉华谷还会善寺即事二首

高风卷尽四山云，泉石烟霞得细分。
大是山灵设清供，惜无佳句答殷勤。
诗著御骨爱烟霞，别似刘君住玉华。
铁笛不曾从二草，头巾久已挂三花。

赵隐芝子祐同年进士，今任城，为魏史所征，遂隐居。今年八十余，自言胎仙已成，不久去世云。

从邓州相公觅酒，时在镇平

寒山山城雪四围，空斋孤坐意多违。
江湖未觉风流减，可使陶潜望白衣。

镇平寄侄孙伯安笔

隆颀凤喙掌中珠，不见经年日念渠。
领取阿翁题管笔，试教学写问安书。

黄筌《龟藏六图》，为张左丞赋

无心舒卷付皇天，不辜刑亦偶然。
世上疑谋待君决，可能藏六便安全。

镇平书事

劝农冠盖已归休，了却遗疑百不忧。
可是诸人哀老子，半窗红日拥黄州。

自镇平暂往秋林道中寄家

风雨尘埃了半生，西山归去眼增明。
浮云夫婿今如此，不剩超化作重阳。

超化

秋风飒飒入僧窗，尽得诸山草木香。
却恨大梁三日醉，不来超化作重阳。

又云：“拟借扁舟弄秋水，自嫌尘土浣沙鸥”，余不记。

山居二首

斜阳高树挂晴虹，肃肃微凉雨气中。
一道鹭鸶花不断，蜜^①香吹满马头风。
诗穷搜苦怯茶烟，信手拈书却枕头。
檐溜滴残山院静，碧花红锦媚凉秋。

奇女严三首

鸬鹚鱼窟路间关，旬月无由一往还。
寒食归宁见邻女，举家回首望西山。
鹤崖、鱼窟，在内乡杜卢氏道中。
添丁学语巧于弦，诗句无入为人传。
竹马几时迎阿姊，五更教诵《木兰篇》。
眼前儿女最关情，不见经年百感并。
闻道全家解禅理，拟从香火问无生。

自邓州幕府暂归秋林

升斗微官不疗饥，中林春雨蕨芽肥。
归来应被青山笑，可惜缁尘染素衣。

无题二首

七十鸳鸯五十弦，酒薰花柳劝春春。
人间只道黄金贵，不问天公买少年。
春风也惜惜多才，嫁与桃花不用媒。
死恨天台老刘阮，人间何恋却归来？

题省掾刘德润家《驂鸾图》，并为同舍郎刘长卿记异。刘在方城，先有碧箫之遇，如芙蓉城事云

千劫情缘万古期，梭中著史姓名非。
洞天花落秋云冷，肠断青鸾独自飞。

希颜挽诗五首

官衙寥落在铭旌，才命宁论重与轻。
不作汉家贤傅去，空劳明主识蓬生。
“法马深溪，旌纪寂寞”。《魏书·隐逸传》中语。

山立扬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

从教不入麒麟画，犹是中朝第一人。
人间无路问天公，自古才难更厄穷。
日月不为千载计，江山长惜万夫雄。
万古文章有正传，骅骝争道望君先。
伤心一入重泉后，再得斯人又几年。
一世龙门属李膺，待君提拂遂腾升。
千年荆棘鱼跃在，会有人寻下马陵。

出邓州

本无奇骨负功名，取次谁教解肉生？
未到白头能几日，六年留滞邓州城。

过^①希颜故居四首

缺壶声里短歌行，星斗阑干醉胆横。
虎视鹰扬何处在，道边狐冢可憎生。
鹤盖成阴着处同，一时人物酒杯中。
臣门如市心如水，世俗论^②（平声）量恐未公。
暮去朝来万化途，飞扬跋扈亦区区。
剧谈不尽平生意，能有精微入梦无。
把臂论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占犹今。
百年唯有区区在，地下才应识此心。

杂著九首

万期流转不须臾，物物观来定有无。
玉席纸衣同一尽，枉将白骨汁荣枯。
兔短何如鹤有余，非鱼谁谓子知鱼？
一枝莫作鸱鸢看，水击三千不羡渠。
太虚空里一游尘，造物虽工未易易。
臧获古来多鼎食，可能夷叔是饥人。
青盖朝来帝座新，岂知卫鞅是忠臣？
洛阳荆棘千年后，愁绝铜驼陌上人。
六国孱王走下风，神人鞭血海波红。
无端一片云亭石，杀尽苍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黄金浮世等闲休。
埋愁不若重泉底，尽向人间种白头。
泗水龙归海县空，宋王八万竟功。
围棋上猪奴戏，可是乾坤斗两雄。
昨日东周今日秦，破阳烟火洛阳尘。
百年蚁穴蜂衙事，笑煞昆仑顶上人。
半纸虚名百战身，转头高冢卧麒麟。
山间曾见渔樵说，辛苦凌烟阁上人。

戚夫人

鸿鹄冥冥四海飞，戚夫人舞泪沾衣。
尤襟恨杀高台老，刚出山来管是非。

题山谷小绝诗

法秀龙须会热漫，笑谈真作劝淫看。
只消一句箴箴利，李下何妨也整冠。

家山归梦图三首

别月并州已八年，眼中旧路直于弦。
春晴门巷桑榆绿，犹记骑驴拉社钱。
系舟南北暮云平，落日漳河一线明。
万里秋风吹布袖，清明亭上倚新晴。
游骑北来半满城，月明空照汉家营。
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

四皓图

身卧安车厚币中，白头尘上沈西风。
当时且不山阿老，羽翼区区有底功？

杂著

老优惯著沐猴冠，却笑傍人被眼瞒。
造物著留残喘在，我依试舞你依看。

[1]缺 原作“枝”，据蒋刻本、汲古阁本、读书山房本改。

[2]仍 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宁”。

[3]枝 原作“交”，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4]催 原作“温”，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5]容 原作“容”，据汲古阁本、蒋刻本改。

[6]系 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击”。

[7]事 原无，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增。

[8]蒙 原作“密”，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9]过 原作“透”，据四库本、汲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十二

七言绝句

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

(亭在故济宫仁安殿西)

沧海横流万国鱼，茫茫神理竟何如？
《六经》管得书牛下，阔到长枪不信渠。
洛阳城阙变灰烟，晋魏朝虞只眼前。
为问春园一双燕，谁教何处过明年。
倚日青山一片愁，大河东注不还流。
若为长得熙春在，封上高层望宋州。
醉和旁近酒尊杯，弱瓦参差木叶回。
批蔡内人轮上直，去年名姓在帘间。
辟和，殿名。

天上二郎长不如，手中白雨趁花奴。
御屏零落宣和笔，留得华清按乐图。

诗仙诗鬼不谩欺，时事先教梦里知。
禁苑又经人物散，荒凉台榭水流迟。

十年前，高邮国器方城梦中得后二句，为言如此。

金缕歌词金曲危，百年人事鬓成丝。
重来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住少时。
杨柳随风散绿丝，桃花临水弄娇姿。
无端种下青苔竹，恰到湘君旧尽时。
琵琶心事曲中论，曾笑明妃负汉恩。
明日夫山山下路，不须回首望都门。
妒薰池沼带轻阴，翠竹高梧水殿深。
去去毡车“三”尺，画罗休续“金”金。
(泥金色如麝香，宫中所尚)。

罗绮深宫二十年，要持桃李问谁妍？
人生只合梁园死，安水河头好墓田。
苦才多思是春风，偏近骚人怅望中。
啼尽杜鹃枝上血，海棠明日更应红。
暖日晴云锦树新，风吹雨打旋成尘。
宫阙深闭无人到，自在流莺唤春心。
万户丁门尽有名，眼中历历记曾经。
赋家正有芜城笔，一段伤心画不成。
香云楼隔古今情，池老天荒恨未平。
白发累臣几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

春夕

数枝残雪梅仍在，几日东风柳已娇。
春酒价高无可典，小红灯影莫相撩。

梅花

一树寒梢古寺边，荒山草木动春妍。
东家貌有诗人在，照影横枝莫自怜。

溪上

短布单衣一幅巾，暂闲闲处避红尘。
低昂白看水中影，好个山间林下人。

息轩杨秘监《雪行图》

长路单衣怨仆慵，无人说向息轩翁。
长安多少貂裘客，偏画书生着雪中。

杨焕然生四首

掌上明珠惹老伴，慈颜我亦为君开。
异时载酒杨箕笔，知有迎门竹马来。
人家欢喜是生儿，巷语街谈总入诗。
我密去为汤饼客，买羊沽酒约何时。
半生辛苦坐耽书，我笑先生老更迂。
生子但持门户了，玄谈何必似巢乌。
阿麟学语语牙牙，七岁元郎髻已丫。
史解使君汤饼句，儿童他日记过家。
阿麟，张君美儿子。

记梦

天上材官老不材，从教几儿走尘埃。
梦中望拜通明殿，曾见金书两字来。
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内多往卢氏，宿走马亭，
夜梦拜天帝像，遂观法驾，导引画幢，最前负笈三人中，有金书小字题“祐之”者，梦中不自知其为予也。

启母石

书载涂山世共知，谁传顽石使人疑？
可怜少室老窠儿，也被人呼作阿姨。

杂著四首

白发刘郎老更痴，人间那有后天期。
茂陵石马空相待，种下蟠桃属阿谁。
白发中官解道诗，殷勤仍为惜花枝。
雪香亭上清明宴，记得君亡去岁时。
六朝琼树掌中春，回首胡妆一面新。
生庚石家金谷里，千年独有坠楼人。
燕语莺啼百啭间，长廊寂寂不逢人。
东君去作谁家客，花柳无情各自春。

内乡杂诗

行吟溪北夏溪南，风日烘人酒易酣。
无限春愁与谁语？梅花娇小杏花憨。

眉二首

香墨烧残水磨尘，内家新样入轻匀。
郭熙只为吴山老，争信窗间有小颦。
石绿香煤浅淡间，多情长带楚梅酸。
小诗拟写春愁样，忆着分明下笔难。

送穷

煎饼虚抛墟撒堆，满城都道送穷回。
不如留取穷家妇，贵女何曾唤得来。

三乡作

山林钟鼎不相兼，说着浮名梦亦嫌。

菽水尽欢吾岂败，老亲自爱芥羹甜。

出都

春闲斜月晓闻莺，信马都门半醉醒。
宫柳青青莫回首，短长亭是断肠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旗车似水流。
红粉犹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陋窳木佛戏于糜，大乐编钟满市排。
虏掠何人君莫问，大船满载汴京来。
白曾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桑梓其剪为龙沙乎”，郭遵语。

登珂山寺三首

檐檐长空白鸟回，江山都入妙高台。
六鳌齐解翻溟渤，不驾东海口观来。
大山在东面，而此山不之见。
悠悠谁了未生前，一落泥涂又几年？
堪笑长清郭明府，再来仍被葛藤缠。
长清郭明府自著凤世是此寺比丘，及作寺碑，宛然算沙语也。

白日红尘往复还，深居那得似禅关。
出门应被山僧笑，才得云林半日闲。

梦中作《梦人请赋四禽语，其一泥滑滑也》

吞泥滑滑满春山，惭愧幽禽唤客还。
安得便乘双翼去，绿阴清昼伴君闲。

奉酬子京禅师见赠之什三首

南风稳送北归船，留得虚名一指禅。
嵩少诗僧几人在，因君回望一凄然。
旧游重忆故人诗，一点青灯两鬓丝。
不似戒坛明月夜，杏花香里唱歌时。
住在嵩山时，陆冯内翰、雷御史游戒坛，诗中所述，盖当时事也。

兵尘千里避相望，乱后相逢话更长。
若见山堂凭借问，几时同宿赞公房？

杏花

桃李前头一树春，绛唇深注蜡犹新。
只嫌憨笑无人管，闹簇枯枝不肯匀。

聊城寒食

轻阴何负探花期，白发于春自不宜。
城外杏园人去尽，煮茶声里独支颐。

姨母陇西君讳日作三首

竹马青衫小小郎，阿姨怀袖阿娘香。
一囊白骨黄河隔，遍望梁门哭断肠。
病起拈针眼未花，团来儿女运司衙。
今年得在应犹健，更好从头说外家。

宝镜煌煌照九州，
丰城今日尤雷焕，紫气谁当辨斗牛？

阳曲刘氏家大宝镜，能照天地四方，以前如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见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动，某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镜藏障中庭，乃局闭门户甚严，及掘镜出，光耀烂然，一室尽明，如初日之照。镜中见北兵兵刃，覆覆无数，余三方都无所睹，因大骇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姚母时从床下，窃得窥焉。兵火后，此家唯一几子在，姚母能指镜处，存否则不知也。故予诗及之。

宿神霄北庵梦中作

素月流空散紫烟，
座中人物半神仙。
丽川往事浑如梦，
信手题诗一浩然。

夜雪

二更残醉未全醒，
梦里听儿索乳声。
茅屋不知门外雪，
黄绡衾暖纸窗明。

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

一树生红锦不如，
乳儿粉抹紫罗襦。
花中谁有张萱笔，
画作《宫池百了图》。
文杏空前千树红，
云舒霞卷卷春风。
荒村此日肠堪断，
回首棠园是梦中。
锦树烘春烂不收，
看花人自为花愁。
尧蹊明日知难到，
凭仗诗翁为少留。
东风谁遣太狂生，
次第开花却有情。
闻道贞园千树锦，
一尊犹及醉清明。

自赵庄归冠氏二首

春华澹澹晓寒轻，
野草芊芊半白青。
谁识杏花墙外客，
旧家曾近丽川亭。
杏园红过雪披离，
杨柳无风绿线齐。
寒食人家在原野，
乳鸭啼外尽情啼。

戏赠白发二首

镜中昨日又明朝，
破屋春深雪未消。
搔下数茎聊自笑，
贵人头上不相饶。
问愁何怨复何仇，
直要青春便白头。
拚却镜中浑似雪，
且看奚待几时休。

戏题《醉仙人图》

醉乡初不限¹东西，
架日汤年一理齐。
门外山禽映酒酒，
胡芦今后大家提。
提胡芦，
沽美酒，
禽语也。

济南杂诗十首

几时曾过济南城，
暗算存亡只自惊。
四十二年弹指过，
只疑行处是前身。
匡山闻有读书堂，
行过山前笑一场。
可惜世间无李白，
令人多少贺知章。
华山真是碧芙蓉，
湖水湖光玉不如。
六月行人汗如雨，
西城桥下见游鱼。
吴儿洲渚是²神仙，
画里风光碧玉泉。

别有洞天君不见，
鹄山寒食泰和年。
石刻烧残宴集辞，
榷榷杰观想当时。
只应面镜清香地，
多欠韦郎五字诗。
新来官树午阴轻，
湖畔游人怕晚晴。
一夜灵泉庵上宿，
四山风露觉秋生。
白烟消尽冻云凝，
山月飞来夜气澄。
日向波间看玉塔，
不须群鹤觅金绳。
入秋云物便凄迷，
一返湖光树影齐。
诗在鹄山烟雨里，
王家图上旧曾题。
王清卿家有《鹄山烟雨图》。

荷叶荷花烂熳秋，
鹭鸶飞近钓鱼舟。
北城佳处经行遍，
留著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由身，
善处题诗发兴新。
日口扁舟藕花里，
有心长作齐南人。

题解飞卿山水卷

平生鱼鸟最相亲，
梦寐烟霞下四邻。
美杀济南山水好，
儿时真作卷中人。

赵士表《山林暮雪图》为

高良卿赋二首

颺颺林响四山风，
雪后人家闭户中。
应被火炉头上说，
水边清杀两诗翁。
黄生遮断山间梦，
白发重寻画里翁。
好似玉溪溪上路，
醉和玉老唤晴时。

伦镇道中见槐花

名场奔走竟官荣，
一纸除书读半生。
笑向槐花问前事，
为谁忙了竟何成？

题刘才卿《湖石》扇头

幽涧云凝雨未干，
曲池疏竹共荒寒。
扇头唤起西园梦，
好似熙春阁下看。

闻歌怀京师旧游

楼前谁唱绿腰歌？
千里梁园首重回。
记得杜家亭子上，
信之欲用共听来。

郑先觉《幽禽照水》扇头

临水华枝淡淡春，
水光华影两无尘。
风流一枕西园梦，
惆怅幽禽是故人。

龙泉寺四首

悬麻白雨映层崖，
过尽行云晚照开。
可是登临动高兴，
马头新自太行来。
泉石烟霞自一家，
残僧随分了生涯。
鸡鸣山下题诗客，
曾到灵岩不用夸。
河边戎羯尚能飞，
无角无麟自一奇。
甲子纷纷更儿戏，
世间休笑早昌黎。
寺北齐时建，
又多刘豫阜中石刻并题名。
绕堞寒窗夜霭霏，
说有蛟龙在石间。
可惜九天霖雨手，
一泓泉水伴僧闲。

李进之迂轩二首

白发归来世事新，
书生风味是清贫。

欷歔¹ 历落从人笑，潦倒粗疏我自真。
 半世营营共一途，要来闲处费工夫。
 入门且莫分宾主，不但君迁我更迂。

出镇州

汾水归心日夜流，孤云飞处是松楸。
 无端行近还乡路，却傍西山入相州。

过邯郸四绝

富贵荣华一叹嗟，依然梦里说茗华。
 千年几度山河改，空指遗台是赵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时娱乐恨君迟。
 后人共指从台笑，二尺危阶竟属谁。
 川原落落曙光开，四顾河山亦壮哉。
 前日少年今白发，只应孤塔记曾来。
 死去生来不一身，定知谁复复谁真。
 邯郸今日题诗客，犹是黄梁梦里人。

杨秘监马图

大青小青大马鞍，杨侯房屋非画师。
 忽见奚官记前事，东华绝道晚凉时。

竹溪梦游图

意外荒寒下笔亲，经营惨淡似诗人。
 何时万顷风烟里，白发刁¹ 搔一幅巾？

药正卿餽酒

宿醒未解半生尘，惊喜王弘餽酒人。
 独恨文书困佳客，不来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平林漠漠数峰闲，诗在岩姿隐世间。
 自是秦楼画眉手，不能辛苦作刑关。

赠绝艺杜生

迢迢离思入¹ 哀弦，非数非弹有别传。
 解作江南断肠曲，新声体数去年年。

赵大年《秋溪戏鸭》二首

寒沙折苇浙江湾，诗在波痕火没间。
 前日扁舟人老矣，却从图画燕君闲。
 画家未粉不到处，淡墨自凭天机深。
 支洒岸边见崔白，上翁真有五湖心。
 米元章《画史》：“赵昌、王友、崔白，但可为酒家边墙壁耳。”

自题二首

共笑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
 千秋万古回文锦，只许苏娘读得成。
 千百新诗百首文，藜羹不惨日欣欣。
 镜中自照心语口，后世何须扬子云！

北归朝歌感寓三首

南来山势渐坡陀，荡荡川涂接大河。
 马上哦诗无好语，聊从白塔记朝歌。
 黄屋何曾土作阶，弱基体指九重台。
 书生不见千年后，枉为君王泣玉杯。

墨翟区区不近情，回车曾此避虚名。
 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时人信武成。

内黄道中楚王庙荆公有“谁合军中称亚父，却须推让内黄儿”之句，因为范增解嘲

一屠城¹ 说留，书生刚为范增羞。
 军中老子关何事，付与儿曹调沐猴。

题苏氏《宝章》

二老风流有典刑，诸郎兰玉映阶庭。
 峨眉宝气千年在，木杵陈家康德星。
 长公志义似平原，次公冲涛似林西朔，故字画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后教恪，所谓苏氏三虎，叔党为最怒耳。

刘氏明远庵三首

豪气元龙百尺楼，功名扬土早抽头。
 路人不识闲居士，袖手雍容活两州。
 世间无物碍虚空，宴坐经行一体同。
 老眼不应随镜¹ 转，江山只在胸中。
 落落云间晚照开，上方别有妙高台。
 栽花种柳明年了，拄杖敲门日日来。

题李庭训所藏《雅集图》二首

万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壁¹ 照河东。
 衣冠忽见明昌笔，更觉升平是梦中。
 景星丹凤一千年，合着丹青与世传。
 谁画风流王李郭？大河南望旧如川。
 王谓仲泽，李谓长源，郭谓神纯。

南关二首

风帆秋蓬不自由，一生几度过隆州。
 无情团圞¹ 关前水，流尽朱颜到白头。
 路转川回失系舟，更教西蹇过徐沟。
 多情团圞¹ 关前水，却共清汾一处流。
 是日自徐沟南关。

马坊冷大师清真道院三首

水际茅斋足散居，白云闲伴五溪鱼。
 茂林修竹山如画，蕙碧轩中恐不如。
 枯藁折苇障清湾，十里风荷指顾间。
 安得西湖展江手，乱铺云锦浸青山。
 静中人境两偏然，我亦因君有静缘。
 已约青山来枕上，水亭风榭看明年。

惠崇《獐猿图》

月魄遥呼水不群，笔头同是一溪云。
 野情山态令人羨，世路机关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情话遥寄慰别离，殷勤酿酒趁花期。
沁南只道梅花早，犹较日程十日迟。
相君许送买山钱，晚岁邻邦定有缘。
一树梅花一尊酒，知君东望亦凄然。

宋周臣生子二首

试手君家助善诗，秋风丹桂长新枝。
昂霄耸壑他年见，木月同宫记此时。
木月同宫，五星家谓：人以此时生者，长必

贵。

壬季金昆出共贤，天将文笔付家传。
清新未要《梅花赋》，《射虎》留看第一篇。
乡先生宋济以《射虎诗》著名。
雏凤来时鹤卵成，两儿前听不多争。
阿宁解语应须道，就是刘家百日儿。

乞酒示皇甫季贞

醉头慵举睡昏昏，梦里青旗拥御门。
枕上一杯风味好，樽间何处得茶浑？

李白骑驴图

八表神游下笔难，画师胸次白酸寒。
风流五凤楼前客，狂卧题如雪里看。

许由掷瓢图

不知黄屋不瓦尧，暇暇何心计一瓢。
我是许由初不尔，只将藜酒杖头挑。

九月晦

松檟千里动悲哀，说道回家早晚回。
九月忽惊今日尽，满城风散纸钱灰。

杂著

瓮残刳到不能神，一色髻鬟绣帽新。
好个路傍官娘子，经年端坐看行人。

送穷

送君君去欲何之，暂去还来也不辞。
但愧苦无相赠物，柳船轻似去年时。

即事

四长东州贡姓名，阿茶能诵《木兰行》。
元家近日添新喜，掌上儿儿玉刻成。
宁儿，叔开小字，阿茶，第四女，字叔开。

侯相公所藏《云溪图》，曾命赋诗三首，但记其一云：“祖道东门未有涯，田君方驾入宫车。只应千古狼溪路，人说山中宰相家。”相公以体重不任步趋，诏许驾小车至朝殿外门，故予诗及之。北渡后往东平，路经云溪，因为

之赋

黄山图子翰林诗，千里东州有所思。
前口相公门下客，匡庐家破独来时。

陈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云雨未干，两枝新绿倚高寒。
瘦龙不见金书字，试就《直和石谱》看。
方石洲船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时枯。
阿谁种下中原祸，我自都藏入画图。

同漕司诸人赋红梨花二首

梨花曾比太真妃，别有风流一段奇。
白雪为肌玉为骨，淡妆浓抹总相宜。
琼枝玉蕊静年芳，知是何人与点妆？
可道海棠羞欲死，能红能白更能香。

吴子贤梅庵二首

人道楞形百丑全，我知造物与君偏。
世间正有明堂柱，寂寞风霜得几年。
广莫初无匠石过，一丘一壑奈君何？
世间正有明堂柱，春草输赢校几多？

《太一莲舟图》三首，为济

源奉先老师赋（老师吾宗盟）

冷冷风外到仙踪，琢玉羊欣得不加。
六合空明一莲叶，更须遮眼要文书。
仙人在莲叶卧看书。

仙人宁得此婆娑，亡奈丹青投掷何？
我与太虚同一体，也无莲叶也无波。
秦一昔黎比汉年，明窗开卷一欣然。
凭君莫问题诗客，不是韩驹第二篇。

游天坛杂诗十三首

芳树阴阴鸟语哗，绿云晴雪映红霞。
青山可是堪人恨，藏著中岩十里花。
漫山白白与红红，小树低低看不供。
总道馆花香气好，就中偏爱玉珑松。
花名有五珑松。

只愿长城没物头，岂知燕土更堪忧？
秦人若见千年后，抱柱临洮老死休。
避秦沟。

溪童相对采椿芽，指似阳坡说种瓜。
想是近山营马少，青林深处有人家。
仙猫声在洞中闻，凭杖儿童一问君。
同向燕家纸丹鼎，不随鸡犬上青云。
仙猫洞，是日儿子叔叙呼猫窟者。土人传燕家鸡犬升天，猫独不去。

诸峰罗列拥朝台，落日行云一望开。
绝似太山山上看，分明齐岭是徂徕。
空翠霏烟海浪深，鳌头鹏背半浮沉。
不知脚底山多少，还尽平生未足心。

幽声洒洒落悬崖，见说蛟龙掣石开。
安得天瓢一翻倒，蹶云平下看风雷。
时旱甚，故云。

仙坛倒影凤麟洲，一道云光插素秋。
也是天公闲不得，海东移着海西头。
道民终不忘天台，姓字依然在寰球。
为问松台千岁鹤，白云何处不归来。

近岁卢氏寰崖人迹不及处，有题字云：“道民天台司马承祜过。”松台，即白云老禅地。
仙人龙韬玉为鞭，石穴留书世不传。
碧水蓬莱三万里，青山今古几何年。
近年人有得司马先生石穴所藏丹经，予获观于山阳。

风期身后复身前，一读《丹华》似有缘。
八表神游吾岂敢？或能搔笔赋垂天。
拟着茅斋北山平，残年细读《洗心经》。
诗成应被卢公笑，曾见青山养伯龄。
卢公《送伯龄出山》云：“伯龄不呆山，山不养伯龄。”予以早当出山，故自戏云。北山平，在天坛之后。

初发潞州

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
白塔亭亭二十里，漳河东畔几回头。

杂诗六首，道中作

鼠肝虫臂复何辞，坎止流行亦有时。
已被秦中唤俗父，却来河朔作炎儿。
隆州兵骑往又冲，客路灰更更向东。
人似天教流尘土，数程都在水声中。
悬崖飞瀑骇初程，白玉双龙击迅霆。
却恨吾人行过速，不曾赤脚踏清冷。
黄华北下马陵南，佛屋烧残有石龛。
想是故乡行欲近，粥糜浑觉水泉甘。
庄休通戴互相妨，乡社情亲岂易忘？
司命果能还旧观，槐瓢合费瘿侯王。
乡关白日照青天，徒步归来亦可怜。
袖里新诗一千首，不愁锦绣裹山川。

〔1〕鼠 汉古阁本、蒋刻本作“渠”。

〔2〕限 原作“限”，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读书山房本改。

〔3〕是 蒋刻本、及古阁本作“似”。

〔4〕获 原作“料”，据及古阁本、蒋刻本改。

〔5〕刁 原作“刀”，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6〕入 原作“父”，据四库本、及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7〕境 汉古阁本、蒋刻本作“境”。

〔8〕壁 原作“壁”，据蒋刻本改。

〔9〕拍 原作“拍”，据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0〕拍 原作“拍”，据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十三

七言绝句

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

并州一别二千里，沧海横流二十年。
休道不蒙稽古力，几家儿女得平安。
大门笔势到闲闲，相国文章玉笋班。
从此晋阳方志上，系舟山是读书山。
系舟，先大夫读书之所，周同公改为元子读书山。又，大李杨公叔玉撰先人墓铭。
眼中华屋记生存，旧事无人可共论。
老树婆娑三百尺，青衫还见读书孙。
乞得田园自在身，不收还更入红尘。
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风吹杀人。

赋瓶中杂花七首（予晚爰未开杏花，故末篇自戏）

老柳柳看节物新，今年更与酒杯亲。
东山一道花如绣，从此他乡不是春。
香中人道睡香浓，谁信丁香臭味同？
一树百枝千万结，更应薰染费春风。
生红点点养娇妍，半拆花房更可怜。
传语春风好将护，莫教容易作银钱。
红抹胭脂绿染衣，绿娇红小两相宜。
华边剩有清香在，木石痴儿自不知。
素艳来从月姊家，温风淑气发清华。
人间自有交枝玉，天上休开六出花。
昨日桃华锦片新，免教今日到残春。
低枝留得稀疏朵，比似全开更恼人。
占瓶瓶子满芳枝，裁剪春风入小诗。
看看海棠如有语，杏花也到退房时。

赠罗友卿三首

一般花木各荣枯，管库区区亦仕途。
前日江东罗给事，只今城里范莱芜。
不离城市得幽栖，木要坊名改碧梧。
种下五株桃树子，本无心学浣花溪。
原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几人？
莫怪门前可罗雀，诗家所得足清贫。

又解嘲二首

雁后花前日日闲，颇思尊酒慰愁颜。
凭君细数东州客，谁在花花绿绿间。

诗卷拿来酒盏醒，朝吟竹隐暮南湖。
袖中新句知多少，披谷前头敢道无？

为衍圣孔公题张公佐《湘江春早图》二首。张自书云：“涂水张公佐画，时年八十一。”先大夫尝题公佐画，有“云静洞庭秋月，雨昏湘浦夜船灯”之句，因及之

郭熙画笔老益壮，未比并州九十翁。
想是江南春梦里，水村曾见酒旗风。
黄陵树下雨如绳，老笔绝诗想旧曾。
今日图间见晴景，依然绝笔夜船灯。

浑源望湖川，见百叶杏花二首

四月山泉冻未开，东君才为挽春回。
多情丹杏知人意，留着双华待我来。
儿时忆向西溪庙，丹杏曾看百叶花。
今日山中见双朵，自怜鹤背老天涯。
陵川西溪二仙庙，有百叶杏两株在殿前。

代州门外南楼二首

东洛西秦往复回，几番风雨与生灾。
家山鼓与南楼近，二十三年恰再来。
汀柳微茫伴草青，浑河四月水冷冷。
风山可是生来巧，堪与南楼作卧屏。

杜生绝艺

杜生绝艺两弦弹，《穆护砂》词不等闲。
莫怪曲终双泪落，数声全似古《阳关》。

以玉连环为吕仲贤寿

玉环何意两相连，环取无亏七宝坚。
愿得主人如此物，昼着他日作阿仙。

德华小女五岁能诵予诗数首，以此诗为赠

牙牙娇语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
好个通家女兄弟，海棠红点紫兰芽。
唐人以茶为小女美称。

刘寿之买南中山水画障，上有宋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题五言，得于太原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苍，爱玩除教笔给堂。
且道中原谁具眼，晦庵诗挂酒家墙。
跋紫薇刘尊师所画山水横披四首（刘时年八十六）
溪桥独步

纳纳溪桥逗晚风，水村山阁往來通。
马蹄踏遍黄尘路，画里初逢避俗翁。
顺次江自老更奇，太初元气入淋漓。
仙翁不是人间客，俗笔休将比那郎。

江亭会饮

瓦盆浊酒忆同倾，乡社丰年有笑声。
世外华胥谁复梦，且从图画看升平。

秋江待渡

笔头云景性中天，谁似仙舟有静缘？
只合此间添此老，脱巾和月弄江烟。

东山四首

半欲天阴半欲晴，层峦叠嶂各分明。
去年风雪无多景，看尽东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漫，看山只向画中看。
次公老笔尤今古，杜若千金买范宽。
锦里春光风马牛，鸟飞不到太湖秋。
一丘一壑都堪老，且具神山烟景休。
马水横陈圣阜前，浑沲堰堰远相连。
鱼多只说牛家汇，何处秋风有钓船。
牛家汇在神山下。

晓起

鬓毛衰飒病凌兢，昏入红尘倦不胜。
学似玉山樵客了，八年流落醉腾腾。
予病饮至是八年，故用韩致尧此句。

追录乙未八月十七日萃县梦中所得

梦里哦诗信口成，分明许水道中行。
梦回真似哦诗处，骑马西风云月清。

春归

野杏溪桃一两枝，春归也作送春诗。
东君自爱长安好，能住山城得几时？

感兴四首

梦中惊见白头新，管口城偏自白神。
天上近来诗价重，一联直欲换青春。
后二句梦中所得。
诗印高僧教外禅，几人针芥得心传？
并州未是风流减，五百年中一乐天。
聊达灵光见太初，眼中无复野狐书。
诗家关锁知多少，一切拈来便有余。
好句犹如绿绮琴，醉中窥见古人心。
《阳春》不比《黄华曲》，未要千人作赏音。

从孙显卿觅平定小山

爱杀熙春万毛峰，游船回首太湖空。
一拳秀碧烟霞了，早晚东山入袖中。

发南楼，度雁门关二首

鸡声未动发南楼，涧水随人向北流。
欲望读书山远近，雁门关上懒回头。

梭磬石磴倚高梯，穹谷无人绿树齐。
总为古来征戍宿，宿云常傍墓垣低。

墨竹扇头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笔风流白一家。
只欠雪溪上处士，醉来肝肺出枯槎。

王希古乞言

文中空虚不救贫，素衣空染洛阳尘。
一龟早晚拂床了，袖手风帘阅市人。

龙门公《墨竹风烟夕翠》二首

渭川东望水云宽，雨润烟浓下笔难。
今日龙门图上着，萧郎只合老荒寒。
烟梢露叶卷秋山，挥洒纵横意自闲。
窈白笔头龙未化，看看霖雨满人间。

从希颜觅笃榔香二首（递录）

绿洋奇品赛浓梅，水忆薰炉试浅灰。
尤物也知人爱惜，帘旌风动只素回。
自倚诗情合得谱，春寒新火觉尤聊。
忽知受用无多在，试往新诗乞断瓠。

戏赠柳花

谁擘轻绵乱眼飘，不教翠缕缀长条。
只愁更作浮萍了，风转波冲去转遥。

乔夫人墨竹二首

万叶下梢下笔难，一枝新绿尽高寒。
不知雾阁云窗晚，几就扶疏月影看。
只待惊雷起墨龙，忽从女手散春风。
渭川云水三千顷，悟在香严一击中。
夫人春洞下得有着。

《醉猫图》二首，何尊师画，宣和内府物

窟边痴坐费工夫，侧视横眠却自如。
料得仙师曾细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铁笼鸡苏乐有余，花阴真是小华胥。
但教杀鼠如丘了，四脚撩天一任渠。

自题《中州集》后五首

鄆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
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依得锦袍。
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
北人不恰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
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
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副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属子期。
爱杀溪南辛老子，相从何止十年迟。
平世何曾有鼻息，乱来史笔亦烧残。
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

讲武城

作计千年复万年，似嫌黄土不能坚。
只今讲武人何在？衰柳残杨有乱蝉。

药山道中二首

石岸人家玉一湾，树林水鸟静中闲。
此中未是无佳句，只欠诗人一往还。
西风砧杵日相催，着破征衣整未回。
白雁已^①衔书信过，青林闲送雨声来。

善应寺五首

平冈回合尽桑麻，百杖清泉两岸花。
更得青山作重复，武林何处觅仙家。
石潭高树映寒藤，闲有沙鸥静有僧。
总爱山阴竹林好，七贤来了更谁曾。
夕阳人影卧平桥，倦客登临不自聊。
且放游鱼觅归宿，争教白鸟逐风标。
山中鱼鸟夙相亲，向舍求田自有亲。
自读旧题还自笑，七年鞍马只红尘。
前题善应寺壁，有“红尘鞍马几时休”之句，又七年矣。

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灯火夜深明。
无因洗耳风沙底，枉费潺湲落枕声。

《摘瓜图》二首，樗轩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诗，阿婆真作木肠儿。
《履霜》只说琴心苦，不见房腰道上时。
高鸟长忧挂网罗，如魔日月坐^②消磨。
凭君莫话前朝事，比似黄台摘更多。
如庵，家国公所居。

黄华峪十绝句

岱麓玉屋旧经过，自倚胸中胜概多。
独欠太行高绝处，青天白日看山河。
树经冻雨半青黄，山入高秋老更苍。
且就同游尽佳客，不妨五日未重阳。
红叶黄花风露清，比来春色不多争。
秋山却也堪人恨，白与高欢作锦城。
绝壁孤云子细看，云间龙穴想高寒。
碧潭寸许横秋色，空对山灵说《到难》。
唐人《到难篇》，有“碧湖之下，十十秋色”之句，见《文粹》。

玉立千峰画不如，天公自有范宽图。
荆山要着黄华老，千尺珠帘得似无。
前望南山诗，有“向使半速周处士，子端应不号黄华”之句。处士，指周先生逸卿。

因团石瓮琢青瑤，仰面看云觉动摇。
谁得天瓢洒飞雪，半空翻转玉龙腰。
万古风流泻不供，枉教喷薄困鱼龙。
谪仙剩有银河句，不道香炉更一峰。
天汉河固有蚌蛤，无穷冰雹落悬崖。
只愁舵背横鳞鬣，翻倒龙宫复此来。
落峡飞流散不收，滩声船鼓撼高秋。

也应嫌被红半染⁶⁹，才近山门便漱流○
 乞得三泉住不成，风沙蔽马负平生。
 故山定已移文了，又被黄华识姓名。

七贤堂

水上盘陀不见人，烟中白露玉无尘。
 竹林未恨风流减，负杀共成曲米春。
 是日有觥名酒，独酌水边。

峡口食鳊鱼有感

无奈微云疏雨何，孟公诗律费研磨。
 凭君莫爱襄阳好，缩项鳊鱼刺更多。

大⁷⁰简之画《松风图》，为 脩端卿赋二首

董元老笔都盘叠，万壑苍云复此看。
 绝似凤凰山下路，秋风无际海波寒○
 新亭相泣血沾襟，一口神州见陆沉。
 好就蛟湖山叟问，醉眠春昼果何心？

《秋江待渡》横披

物外琴尊合往还，争教俗驾点溪山。
 画师果识闲中趣，只作横舟落照间。

赠答要襄叔二首

长洲连日远相迎，展读新诗眼倍明。
 邓下旧人多念我，感君兼有故乡情○
 文拟《邱侯》下笔难，《辘轳》一读不知寒。
 名家未觉风流减，洗眼青云看阿端。
 襄叔之先人拟《下邳侯传》作《襄叔春传》⁷¹，
 以赋文始。又其儿子小字菴平童，才就学。

赠脩端卿、张去华、韩君 杰三人六首

姓字旧熟相知新，二子皆我眼中人。
 洛西荒山有此客，洒光澹澹梅花春○
 去华手中倒树榼，亦要笔力挽千钧。
 知君小作南山豹，雾雨七日蔚成文○
 扫地焚香乐有余，知快快映米监书。
 枉教弃掷泥涂了，绿发精郎玉不如○
 占来马队非讲肆，韩生似似周生勤。
 举家都无担石粟，老子仍有垂天云○
 中庸胡公隔天壤（宝侄近日客死），太木失望
 工师来。

明堂老李李明府，我知此公无弃材○
 斥⁷²李顺和吉甫。

乳虎守穴子可探，研头不屈犹所甘。
 异时三客俱焰焰，人伦东国吾无惭。

秋江晓发图

百转羊肠挽不前，磨车辘轳共流年。
 画图羨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

题《山亭会饮图》二首

女儿樵人塞上词（刘景玄号），溪南老子坐中

诗。

因君唤起山亭梦，好似三乡共醉时○
 曾将心事许烟霞，酒袖书囊便是家。
 前日山亭亭上客，而今被马风沙。

洛阳卫良臣以《星图》见 赋，漫赋三诗为谢

败笔成丘死不应，侯门书卷欲谁争？
 蛟螭鱼目漫漫夜，盼到明星老却人○
 参旆亦自遇灾年，横被狐星射右肩。
 牵牛只有横机石，送与天公折聘钱○
 西虎东龙总伏雌，老蛟却是可怜儿。
 《星图》何物堪相报，借用卢仝《月蚀诗》。

题《鹭鸶败荷》扇头

荷经冻雨绿全枯，幸到穷秋影亦疏。
 为问风标两公子，此中能有几多鱼？

西山楼，为王仲理赋二首

天日晴明四望开，楼中舒啸亦悠哉。
 阑干十万人家里，只有青山人眼来○
 挂笏西山老骑曹，朝来爽气与秋高。
 休将人物轻题品，渤海元龙也未豪！

乐天不能忘情图二首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痴儿自不知。
 就使此情忘得了，可能长在老头皮○
 芙蓉脂肉紫霞浆，别是仙家暖老方。
 只⁷³枉柳枝拚下得，忘情一马亦何妨！

燕省掾属张彦通举释菜 之废⁷⁴，仁卿以诗美之， 亦赋二诗

一莫区区人咏歌，清看文治竟如何？
 李侯落笔非无意，吉朔羊存母已多○
 一日新仪见泮宫，共惊缙盦有遗风。
 化州亦可燕中比，只任今无百彦通。

采菊图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渊明此意亦悠哉。
 任教诗景分留在，百绕斜川觅不来○
 梦寐烟霞下四邻，争教晚节傍风尘。
 诗成应被南山笑，谁是东篱采菊人？

无尘亭二首

穿窬云开病未能，波流草靡亦何曾？
 胸中自有西风扇，身外休论有发僧○
 日日门前车马喧，毛壶冰麴酒如川。
 亭中剩有题诗客，独欠云间李谪仙。
 叶仁卿尚未到燕。

李广道写真二首

华发萧萧玉炼颜，一篇《秋水》想高闲⁷⁵。
 须知八表神游客，不在披裘相紫间○
 拥絮披裘动数千，肉身那得尽飞仙。

玄门此老留教在，沧海横流未必然。

钱过庭《烟溪独钓图》二首

鞍马风沙万里身，眼明惊见楚江春。
绿蓑衣底玄真子，不解吟诗亦可人。
小景风流二百年，典刑来自米家船。
诗人无复承平日，重为遗音一慨然。
画学米元章《楚山清晓》，故有上句。

苍崖远渚图二首

探谷高林自一天，红尘无路近风烟。
两株茅屋平生足，况是清溪有钓船。
竹席功名一笔无，残年那复计荣枯。
青山未得携家去，惆怅题诗是画图。

三士醉乐图

依样葫芦画不成，三家儿女日交兵。
瓦盆一醉糊涂了，比似高谈却较争。

乡郡杂诗五首（余家自五代以后，自汝州迁平定。宋末，又自平定迁忻，故文字中以平定为乡郡）

百年乔木郁苍苍，晋老风流赵与杨。
为向榆关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贤堂。
杨吏部之美，慕落人，闻闻曾守此郡。
神仙官府在瀛洲，何意刘侗得此留。
莫笑山城小于斗，他州谁有涌云楼。
楼因所建。

一沟流水几桥横，岸上人家种柳成。
来岁春风一千树，绿烟和雨暗重城。
新堂缥缈接飞楼，云锦周遭覆碧秋。
若遣使君无妙思，冠山移得近城头。
故乡飞鸟亦裴回，更觅何乡养不才？
见说阳泉好春色，野夫乘兴欲东来。

宗人明道老师澹轩二首

澹人澹社有来源，济水分流到澹轩。
莫向轩中宾与主，一家同是潞州元。
澹中无地¹⁴⁰着威酸，老口年多不受嫌。
流外已曾增一董，不妨佛法到黄冠。

题商孟¹⁴¹卿家《晦道堂图》二首

松亭竹阁数家村，通德仍余旧里门。
乔木未须论巨室，青衫今有读书孙。
一作“青衫谁有读书孙”。
东园人门几百年，素风才到此公传。
卷中甚欲题诗句，惭愧韦家祖德篇。

商正叔《陇山行役图》二首

陇坂经行十过春，也随风土变真淳。
吴山泔水不必画，留在秦音已可人。

梦中陈迹画中诗，前日行人鬓已丝。

我亦寒亭往来客，因君还寄出关诗。

息轩《秋江捕鱼图》三首

据网幸甚太俗生，风波名利不多争。
绿蓑衣底玄真子，可是诗翁尚不成。
击瓮喧天网截河，得鱼何啻一罾多。
渔郎不作明年计，奈此纤鳞细甲何。
正始风流一百年，竹溪衣钵有真传。
玉堂人物今安在，纸尾题诗一慨然。

东平李汉卿草虫卷二首

蚊穴蜂衙笔有灵，就中秋蝶¹⁴²最关情。
知君梦到南华境，红褪碧花风露清。
过眼了金一睡轻，西家元有老书生。
草虫莫道空形似，正欲尔曹鸣不平。
李潜尚完，视钱币如粪土，贵人求画，或大焉而去，故不与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烟中草木水中山，笔到天机意态闲。
九十仙翁自游戏，不应辛苦作荆关。
云树微茫石魄开，吴儿洲渚不生埃。
凭君记取题诗处，杖屦适从洪谷来。

七贤寒林图

万古骚人有赏音，画家满意与幽寻。
题诗记得高前事，绝似冯雷入鹿林。

右丞文献公著色《鹿图》

野鹿标枝气象闲，老皇频岁放秋山。
不妨有相丹霄笔，时到露林紫翠间。

李仲华《湍流高树图》二首

细密功夫足自神，经营惨淡欲谁亲？
却应林影滩声外，犹欠吴山小笔春。
小景风流恰入时，留题纸尾竟何辞？
不因脱兔投林了，何处更有今更谁？
癸巳正月之变，逆党中有欲谋害己者，赖仲华力为掩护得释，故篇末有及。

益都宣抚田侯器之《燕子图诗》

益都宣抚田侯器之《燕子图诗》传本，己亥秋七月，予得于冯翊宋文通家。会侯之子仲新自燕中来，随以归之。仲新谓予言：“兵间故物一失，无所复望，乃今从吾子于得之，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似非偶然者。方谒时贤，以嗣前作，幸吾子发其端。”因赋三

诗。丙午春三月，河东元

某谨题

红线还惊掌上春，十年息海波漫漫。
 乘家王谢堂前恨，暗认曹刘可是难。
 古锦诗囊半陆沉，吴枫句好入江深。
 世间妾妇争相妒，禽鸟区区却费心。
 首句谓怨家逐季长吉诗句中。
 才气田侯绝世奇，山丘零落更堪悲。
 休惊燕子诗留在，化鹤归来未可知。

前高山杂诗七首

梦寐烟霞下四邻，眼明今日出红尘。
 山中泉石皆休问，谷口泉声已可人。
 山经地志总难凭，乡社流传太俗生。
 前后两高从我改，合教松海作新名。
 蛟聚蛙鸣百不闻，已干麈尾与群群。
 胸中所得知多少？半是青松半白云。
 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晋空堂四壁开。
 不上朝元峰北顶，真成不到此山来。
 世上初无物外缘，人间却有洞中天。
 如何长伴王居士，买尽青山不用钱。
 白驴前日风山间，为爱朝元复此来。
 却忆广陵刘老子，醉吟应在钓鱼台。
 白首回归未省曾，青山独往竟谁能？
 莫嫌麈尾尤博识，似似人间少爱憎。

楚山清晓图

雨霏烟浓十二峰，云间合有楚王宫。
 遥知别后西州梦，一抹春愁淡淡中。

题石裕卿郎中所居四咏

欢乐堂

此心安处是真归，念念今知故习非。
 一首新诗一杯酒，五陵裘马自轻肥。

德恒斋

养心如虎亦良勤，血战纷华老册勋。
 百草千花过春雨，白衣苍狗看浮云。

雪岩

贞松劲柏四时春，霁月光风一色新。
 置屋悬崖尽堪老，层冰千里只愁人。

警斋

弓刀陌上未知还，心寄渔郎等箸司。
 名作警斋疑未足，崑山衣钵在遗山。

赠李子范家儿子

神理乘除不偶然，只疑阳报向君偏。
 试评掌上明珠价，儿倍谁家觅药钱。

跋文献公《张果老图》

曹叅能谈相国笈，功名欲占冷岩前。
 清风万古犹应在，未用仙公甲子年。

三乡杂诗三首

梦寐沧洲烂熳游，西风安得钓舟舟？
 薄云楼阁尤拱翼，细雨林塘已带秋。
 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筠枝尚袖风。
 翠合断桥通暗绿，竹摇残照漏疏红。
 溪南老子坐诗穷，劣到猩猩更栗空。
 五风楼头尤手段，群鸡坊外有家风。

钩州道中

野阴莽苍日将夕，岁律峥嵘风有声。
 从昔南山歌短褐，何时北阙请长缨？

〔1〕得 原作“持”，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2〕胸次江山老更奇 此句前，蒋刻本有题云“夏山欲雨”，施国祁于此题下注云：“案‘胸次江山’一首，诸刻本皆无题，系脱刊，今补入。”

〔3〕已 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未”。

〔4〕坐 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共”。

〔5〕根 原作“限”，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改。

〔6〕晚 原作“沈”，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改。

〔7〕大 原作“太”，据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窠榻春传 “传”原无，据蒋刻本补。

〔9〕斥 四库本无，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谓”。

〔10〕只 原作“不”，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下 汉古阁本、蒋刻本作“不”。

〔11〕度 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度典”。

〔12〕间 原作“间”，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13〕地 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味”。

〔14〕孟 原作“替”，据四库本、蒋刻本及本书卷四《题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图》》改。

〔15〕蛤 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蝶”。

元好问集卷第十四

七言绝句

榆社硤口村早发

瘦马长途嫩着鞭，客怀牢落五更天。
 几时不属鸡声管，睡彻东窗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气体论岁欲丰，且看无移一吋空。
临高赏雪人何限，谁在琼瑶世界中？

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

翠叶轻笼豆蔻匀，胭脂浓抹蜡痕新。
殷勤留着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

哭曹征君子玉二首

去岁流亡到处疑，闻君哭我不胜悲。
今年我在君先没，泪尽荒城君得知。
绕坟二匝去无因，千里冰霜半病身。
斗酒只馀孤旧约，素车白马属何人？

二十六日早发安生道中， 雨木冰^二

玉树瑶林世界宽，木冰真作雨花看。
青青也被糊涂尽，松柏何曾保岁寒？

书贻第三女珍

珠钿翠绕二花树，李白桃红一捻春。
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

隐秀君山水，为范庭玉赋

万壑风烟入楮寒，六株山岫想参鸾。
多少金闺画眉手，灵山才得镜中看。

送子微二首

老年鞍马不胜劳，更问孤裘与缁袍。
到了龙门有何好？伊川清浅石楼高。
古来谁是经纶手，一片青山了此身。
乱后洛阳花木尽，不妨闲作水南人。

杨秘监马图

天闲谁省识真龙，金粟堆前草色空。
忽见画图疑是梦，东华驰道麝香残。

岳山道中

野不成隄石田黄，山木无风雨气凉。
流水平冈尽堪画，数家村落更斜阳。

雪行图

太一仙舟云锦重，新郎走马杏园红。
骑驴夸杀吟诗客，到处相逢是雪中。

寄杜莘老三首

梦里云山一卧屏，先生离笔泉通灵。
不妨行药长安市，才是前身许道宁。
一片青山共白云，春林猿景入晴曛。
祝君老眼明于镜，豪末清妍子细分。
杯酒殷勤兴不孤，更教怀抱得新图。
绿囊自是君家物，医得烟霞痼疾无。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岭

四海虚名直几钱，世间何限好林泉。
无情石岭关头路，行去行来又十年。

刘君用可庵二首

未节繁文费讨论，经生规矩是专门。
恶恶不可恶恶可，笑杀田家老瓦盆。
着脚绳桥已足忧，邯郸匍匐更堪羞。
恶恶不可恶恶可，大步宽行老死休。
恶、奇乌。

耀卿西山归隐三首(马卿为)

耀卿张君写真，未几，被召北上。
静里箴瓢不厌空，北窗元自有清风。
傅岩只道无人识，已落君王物色中。
马卿似与物为春，难状灵台卜笔亲。
欣拂青山一片石，异时真是卷中人。
冠剑云台大县侯，富春垂钓一羊裘。
山林钟鼎无心了，谁是人间第一流？

雪岸鸣鹤

离离残雪点荒丛，更看幽禽惨淡中。
笑杀画帘双燕子，秋千红索海棠风。

东丹骑射

意气曾看小字诗，画图今又识雄姿。
血毛不见南山虎，想得弦声裂石时。

虚名

虚名不直一钱轻，唤得嗷嗷百伪生。
可惜客儿头上发，也随春草斗输赢。

按书图二首

一束空书不痒饥，浮沉随水恰相宜。
黄裳药楮轻抛却，却是洪乔见事迟。
屈作书郎未背心，百函随水听浮沉。
虚名底用寒温问，却是洪乔最赏音。

题刘威卿小字《难素》册 后二首

仗道情微得处难，书林头白一梳冠。
阴功厚薄君休问，只就蝇头细字看。
齿牙余论足辉光，东国人伦赵与杨。
曾是两翁门下客，残年袖手亦无妨。

庞都运山水

门闾春色到樵卢，文赋声名遍海都。
重为溪山感畴昔，风流还有此翁无？

归义僧山水卷

嵩少经行二十春，襄陵山麓尽情亲。
而今身落京尘疾，画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溪图》二章

物外烟霞卜四邻，武陵不是避秦人。
欵红香土君休羨，千树桃花满意春。
金窟麝毡六月寒，桃花春梦隔征鞍。
奇山归计何时办，画卷空留马上看。

《巢云曙雪图》，武元直

笔,明昌名士题咏

风流人物见承平,半向渠云有姓名。
画手休轻武元直,胸中难比长吟蝶。

书扇赠李湛然

江枫摇落海门秋,江水无风月半楼。
未要吴侬夸胜概,已从诗境得天游。

普照范炼师写真三首

向口神仙看地行,只今烟驾想云程。
石梁画出西流寺,无复铿然曳杖声。
顾盖论交了岁暮,眼中人物似君难。
流波意在谁真识,未绝朱弦已废弹。
鹤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亿更无疑。
人间只说乘风了,麴面相呈却是谁?

祖唐臣所藏樗轩画册二首

绿净红香梦已空,草黄沙白思无穷。
波间野鸭浑无赖,长着诗人惨澹中。
《傲荷野鸭》。
牧笛无声画意工,水村烟景绿杨风。
题诗忆得樗轩老,更觉升平是梦中。
《风柳牧牛》。

客意

雪屋灯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见归途。
山间儿女应相望,十月初旬得丑无?

走笔题《十老会请疏》

痛饮形骸百不成,天教乡社送余生。
病夫近日添新喜,十老图中有姓名。

七夕

天街奔奔素光移,云锦机闲漏箭迟。
谁与乘槎问银汉,可无风浪借佳期?

避兵阳曲北山之羊谷,题

石龕

冥鸿正恐嫌疑间,脱兔不忘投茂林。
世故驱人真有力,天公困我岂无心?

壬子寒食

儿女青红笑语哗,秋千环索响咽哑。
今年好个明寒食,五树来禽恰放花。

马云卿画纸衣道者像

太古清风匝地来,纸衣长往亦悠哉。
铁牛力负黄河岸,生被曹山挽鼻回。

过威州高厉王故居

天道循环只眼前,果谁烈焰与寒烟?
种瓜四摘浑闲事,抱瓮无人更可怜!

真味斋

粗饭寒羹老此身,高人那计甌生尘。
味无味处君知否,道着琴书已失真。

归义兴侍者《溪山萧寺》 横轴

石磴云松百八盘,东峰日上海波寒。
老来丘壑风流减,却就禅房觅两看。
云汉此画,甚有泰山典刑,因记东峰看日出
时,故有上句。

乔夫人《彩绣仙人图》

彩服仙童画不如,官疑紫玉戏庭除。
青红未是春风巧,一顾瓶花更有余。

出山像

不见何年莫漫惊,只头从此向西生。
只知大事因缘了,依旧云门骂太平。

胡寿之待月轩三首

一幅清风竹写生,月华霜白纸如冰。
天公老笔无今古,枉却坡诗说玉丞。
爱竹髯参发巧新,能教一影具形神。
千门万户清光早,袖手东窗有几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每从游戏得天成。
墨君解语应须道,犹欠风琴一再行。

论诗三首

坎井鸣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
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菜火边。
诗肠搜苦白头生,故纸生昏枉乞灵。
不信骊珠难得得,试看金翅堕沧溟。
翠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
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超禅师晦寂庵

无波古井静中天,三尺藜床坐欲穿。
一语调君君莫笑,妙高峰顶更超然。

自题写真

东涂西抹窃时名,一线微官误半生。
不画幼与岩穴里,野巢山鹿欲何成?

赠写真田生三章

人物翩翩美少年,书中“颖悟亦天然”。
燕南只道丹青好,弃掷泥涂自可怜。
万态千形画里看,人人眉目与衣冠。
情知不是装中令,一片灵台状亦难。
市井公卿万不同,依然见解一儿哉。
张颠草圣雄千古,却在孙娘剑器中。
一“作”“逸不同”。

赠高君用(君益从弟)

杏苑仙郎合探花,虚传佳句满京华。
丁宁王谢堂前燕,文采风流有故家。

周才卿拙庵

诗笔看君有悟门,春风过水略无痕。
庵名未便遮藏得,拙里元来大巧存。

郭大方白适轩

白适还曾白适无，平生枯寂坐禅居，
马脚若也知人意，只画梁家《举按图》。

风柳鸣蝉

轻明双翼晓风前，一曲哀琴续断弦，
移向别枝谁画得，只留残响客愁边。

晴景图

白日青天下笔难，要从明润细寻看，
藏山只道云朝好，画史而今尽热漫。

僧寺阻雨

山气森岑入葛衣，砧声偏与客心期，
僧窗连夜潇潇雨，又较月程几日迟。

金山

携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
常着一峰烟雨里，苦才多思是金山。

王子文琴斋

天上秋风月底霜，求凰一曲鬓丝长，
相如四壁清何物，直要文君典鹧鸪。

覃彦清《飞雨亭》横披

百道溪流注夜光，画中亭榭亦清凉，
何人与问长安客，赤日黄尘有底忙？

读《汉书》

窠方隆栋非难构，水到颓波岂易回？
丰沛帝乡多将相，莫从兴运论人材。

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

效白少傅体

征南谏疏无多语，大度高皇有至仁，
留得青囊一丸药，异时犹可活斯民。○
中台启事山吏部，东阁词臣何水曹，
松柏潇潇一丘土，龙门依旧泰山高。○
松名三字金匮重，事北千年片简存，
试向云间望光彩，看从何地现文星。

石勒问道图

轻比韩彭作李阳，高僧久已笑群狂，
中原原有刘文叔，肯说铃声替庾司？

花光梅

草圣前头一树春，豪华落尽只天真，
写生今向君家见，疑是花光有两身。

旧与赵景温

浮云流水易西东，回首梁园似梦中，
一别十年今又别，酒醒能得几回同？

夏山风雨

惨澹经营有许功，吴僧谁得嗣宗风？
情知一雨收晴了，更没尘沙到坐中。

春云淡冶

一抹平林紫练横，数堆寒碧白烟生。

春云可是多姿态，五字韦郎画不成。

雪谷早行图二章

雪拥云横下笔难，争教万景入荒寒，
诗翁自有无声句，画里凭君细觅看。○
画到天机古亦难，遗山诗境更高寒，
贞元朝士今谁在，莫叹明窗百过看。

胡叟楚山清晓

剪得吴松一片秋，江山小笔也风流，
卷中未有题诗客，留得¹⁹才惜起高楼。

辛亥九月未见菊

黄菊霜华日日添，也应有意醉陶潜，
鬓毛不慕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

答俊书记学诗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心地待渠明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夜宿山中

月华人影共徘徊，未算归程梦已回，
涧水悲鸣易愁绝，长松休送雨声来。

台山杂咏十六首(甲寅六月)

登临夙有故乡缘，徒手清凉第一篇，
知被钱郎寒笑乞，不将锦绣裹山川。○
西北天低五顶高，茫茫松海露灵鳌，
太行直上犹千里，井底残山柱叫号。○
万壑千岩位置雄，偶从天巧见神功，
湫渊口作风雷恶，要在云生气象中。○
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日青天四壁开，
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城老不曾来。○
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绿深青一色同，
此景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妙高峰。○
山上离宫魏故基，黄金佛阁到今疑，
异时人读《清凉传》，应记诸孙赋《黍离》。○
一园春风帝子家，绿云晴雪间红霞，
香绵稳藉僧蒲草，蜀锦惊看佛钵花。○
沉沉龙穴贮云烟，百草千花雨露偏，
佛土休将人境比，谁家随步得金莲。○
兜罗绵净宝光云，天际团团化现身，
解脱文珠俱有说，是中知有木强人。○
真向华严见化城，翻嫌金屑翳双明，
慈悲不可慈悲可，未委云门望太平。○
总为毗耶口不开，龙宫华藏锁尘埃，
对谈石在维摩在，珍重曼殊更一来。○
咄咄檀施满金田，逸客游台动数千，
大地噉噉因炎暑，山中多少地行仙。○
石磴飞泉冰齿牙，一杯龙焙雪生花，
车生马足长桥水，汲得中冷未要夸。○
灏灏长松卧涧阿，提壶悲啸托寒柯，
万牛不道丘山重，细路沿云奈尔何。○
热恼消除佛作缘，山头冰雪过尖天。

法无悲智无穷尽，更看清凉道大千。
灵蛇不与世相关，时复蜿蜒水石间。
何处天瓢待霖雨，一麾香火梵仙山。

跨牛图（才子唐人冠服，作哦诗状，牛后带琴书）

画已升平古意同，江村渺渺绿杨风。
看天总是哦诗客，远胜骑驴着雪中。
随驾依违，似是摹古人本。

赠湛澄之四章

眼花石碧渐成来，兀兀陶陶乐有余。
柳岸醉翁堪一笑，强教分别竟何如。
儿女团栾度行旅，澹活活计苦无多。
布囊归去诗千首，犹欠^①庭垆墨^②螺^③。
十年不见山堂老，赖有澄之在眼中。
总道木庵枯淡好，东风花柳各青青。
散圣风流有别处，绿瞳^④照^⑤出人天。
石门故事君知否，好佐涪翁学刺船。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归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记《内乡》一诗，追录于此，今三十年矣

桑条沽润麦沟青，轧轧耕车闹晓晴。
老眼不随花柳转，一犁春事最关情。

三门集津图

南北争教限大江，吴家才了又陈亡。
画工只说三门险，不记茅津一苇航。

乙卯端四日感怀

衰年那与世相关，苦被诗魔不放闲。
好个旧家长乐老，无才无德只偷顽。

《山村风雨》扇头

总为诗翁发兴新，直教画笔亦通神。
莫嫌风雨尤多景，截断黄昏亦可人。

跋萧师《鹭鸶败荷》扇头

（徐荣之画）

萧萧烟景带霜华，公子风标浪自夸。
可道浣花诗境好，鹭鸶鸥鹭满晴沙。

袁显之扇头

双鹭联拳只办愁，枯荷折苇更穷秋。
风流球影红香底，好个鸞鸯百自由。

赠司天王子正二首

惯见河边织女机，桔槔八月未成归。
栖迟零落今如此，枉却星翁比少微。
天容海色本澄澈，万古东方有启明。
七十七年强健在，不妨^⑥林下看升平。

工部赵侍郎下世日作

鹤骨慵然卧石床，情知合眼即仙乡。

安时处顺吾儒事，枉却《南华》说坐忘。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西风早晚透山鞍。
无因料厝黄尘了，只得青山纸上看。

贞燕二首

杏梁双宿复双飞，海国争教只影归。
想得秋风渐凉冷，潮家儿女亦依依。
污污难将一类推，旧家红线可无疑。
豚鱼自是诗家语，轻拟庭柯恐未宜。

杨秘监《雪谷早行图》

息肩画笔老龙眠，雪谷冰桥一日天。
六月高樓汗如雨，岂知方外有诗仙？

杜莘老《夏日汾亭》横轴

杜侯老笔尧民意，黄阁清风有故家。
庸俗纷纷小儿女，枉教尘土乱烟霞。

武元直《秋江罢钓》

弄山明月晓溪云，今古仙凡此地分。
醉后狂歌问渔叟，残年何计得随君？

张彦远《江行八咏图》（奉使时所见）

楚江平楚楚山流，放眼江山得意秋。
一寸寸毫九云梦，合教轰醉岳阳楼。

题冯漕缓之《硕人在河》横轴（胡先生画）

见说云间意气豪，几回揽镜惜貂毛。
不爭画得林泉好，转使山人索价高。

题邢公达《寒梅冻雀图》

褐衣相媚不胜情，只许乾晖画得成。
却被诗人笑寒乞，一枝风雪可怜生。

秀隐君山水

鸟鞋脚踏软红尘，未信溪山下笔亲。
图上风烟看萧洒，画家亦有魏夫人。

同梅溪赋秋日海棠二章

锦水休惊散彩霞，换根元自有灵砂。
琼枝不逐秋风老，自是人间日易斜。
翠袖红妆又一新，秋风秋露发清真。
丹青写入梅溪笔，桃李从今不算春。

梁氏先人手书

玄虬飞蹕九天门，紫火惊看片纸存。
昔日风流知未减，肯衫还见读书孙。

蓟北杜国宝以真定教官

李进之所撰《大父中宪公

及其先人帅府从事行状》

见示，用题三绝其后

总道清流解致君，白袍唐日已纷纷。

科名屈杀渔阳老，章甫何人不惠文○
 儿戏将军百不知，枉将璧兔付安危。
 论功才得盐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谦○
 堂榱谈经见蚤成，诸郎避弟复难兄。
 长留北海文章在，千古云麾有姓名。

赠岑子野高士三章

仙翁高弟独君优，胸次清明辨九流。
 我是愚溪一愚叟，不妨同醉管家洲○
 月旦今谁许与陈，乍贤乍佞日纷纷。
 鸾肩燕颔非吾事，一片灵台欲付君○
 虚名玉表或琅中，薄命何堪与共功。
 东园人伦要真识，好将传与黑头公。

戏相师

毋留髯笔起鸱黎，何必人人惯伏犀。
 胸次九流君自了，看来唯少醉如泥。

留赠丹阳王炼师三章

信得人间比梦间，一危芳酒且开颜。
 当时笑伴今谁在，诗客凄凉饭颗山○
 烂醉玄都有旧期，百年人事不胜悲。
 桃花一簇开无主，留着东风与免萎○

弊尽貂裘白发新，京华旅食记前身。
 仙翁相见休相笑，同是邯郸枕上人。

〔1〕六 原作“女”；生 原作“主”；木 原作“水”，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改。

〔2〕裂 原作“列”，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改。

〔3〕概 原作“根”，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4〕中 汉古阁本、蒋刻本作“主”。

〔5〕一 原无，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增。

〔6〕得 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待”。

〔7〕久 原作“久”，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8〕照 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点”。

〔9〕妨 原作“方”，据四库本、汉古阁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十五

章宗皇帝《铁券行》引

臣尝考《唐史》所载铁券之说有二；其一则将相有社稷之功者赐之，其一则许藩镇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乱之后，盗掘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镇冀，根结盘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问、有司不诤者数十年。其制御之术可考也。温言善辞以开慰之，高爵厚禄以尊宠之，甚者又以待社稷之礼而礼之也。辨理曲直，洗涤怨恶，质之于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铁而图不朽。当是时，武克不刚，君臣相与为一切之计，幸贼之不吾梗，虽所求有过于此者，将奔走而奉之，故所谓丹书之信，特迫于不得已焉而与之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赐藩镇铁券来上者，上为制七言长诗以破其说，名曰《铁券行》，臣幸获睹焉。

自圣人以书契代结绳之政，大朴虽散，天理之真淳者犹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诰》兴，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诰》，而下益惑。盖自结绳而为书契，自书契而为《誓》《诰》，利害相摩，机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于其臣，臣有不得于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发，况又自《誓》《诰》而为铁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难矣，故施之藩镇不可也。黄河、泰山之盟，不能教韩、彭于旋踵之顷；赤心、白日之语，又安可保唐室于威令复振之后乎？施于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于其臣而与之不为不直，臣不得于其君而受之为不义，不直不义，几何其不以功臣为藩镇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知乎此，则知圣人所以及豚鱼者为不在彼也。

臣窃伏观章宗皇帝以仁圣之姿，渊懿之智，缉熙光明之学，正心诚意，修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间，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贵，舆台皂隶之贱，皆不言而喻，不约而随，不契而合，不胶而固。其视前世《誓》《诰》之繁，固已贯三光而洞九泉矣，况于恃片铁以为固者乎。宜其播之于号令，发之于歌诗，慨然自得于大道破裂之后，祛千载之惑，为万世之戒也如此。有诏下臣，为作篇引，谨昧死百拜而言曰：圣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

之?若夫云汉之昭回,日星之炳曜,编之诗书而无愧,质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几自托于不腐云。臣谨引。

秦王擒窦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已上二篇正大元年五月应特科程文。余二篇《光武中兴颂》《大司农箴》亡,不及录。

臣闻天地之大无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雷霆之击无不灭,神兵所以万举而万全。其有怙奸自终,同恶相济,虽合从连衡,而自为得计,而禁暴诛乱者,理有固然。辅车之势未成,连颈之刑已及。陈余之辅赵歇,竟成涿水之亡;公孙之得隗嚣,何救成门之酷?明鉴不远,覆辙相寻。

我国家统接轩符,乱除秦迹,断鳌足以立四极,射旄头而靖八荒,南征北怨而俱荷来苏,西被东渐而无思不服。独兹狂狡,犹尔跳梁。窦建德、王世充者,闾茸下材,昏迷小丑,要领不足以膏斧钺,名姓不足以污简书。僭号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于昼出,鹰鸇当化于阳和。敢为摘角之谋,自隔照临之造,鱼肉兆姓,涂炭二方。稔贯费以既盈,谅灵诛之莫道。五侯共愤,期分项羽之尸;四家既成,待葬蚩尤之骨。臣与诸将等致行天讨,动嘉睿谋,谓魏既灭,则虞自亡,故燕可先而齐当后。肃将禁旅,进次东都,贼既身来,义当面喻。人有请师之举,天开悔祸之期。今不自归,后将无及。计即从于驯伏,乃更肆于凭陵,不虞当撤之难,遂有背城之役。臣等先登进击,深入合攻,战声腾洛水之波,怒气动邙山之色,纷投戈而蔽野,殷流血而成川。健将既歼,余众皆溃。世充则坚壁自固,恃求援之方来;建德则扫境赴期,曾胥亡之不悟。臣等鼓已捷之勇,迎自送之师,破竹未比乎发机,建瓴莫喻其乘势。武牢方启,突骑直前,诸将引阵以当其冲,微臣卷甲以出其后。鲸鲵自警,虬虱相悲。以彼气之既归^①,当我军之方锐。乱难重整,徒夸军属于鹞山;势不久存,果见豆亡于牛谷。臣以既擒夏贼,寻诣洛师,示之已获之俘,纵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谋已败,内势又穷,知无地而可逃,乃诣军而自缚。一卒不损,二寇克平。其东都吏民等唐政久罹,王灵甫及,金鼓动发生之气,旌旗导长养之风,莫不动地欢呼,戴天感泣。廓妖氛而一扫,混文轨而大同,升平之期,自今以始。

盖盖伏遇皇帝陛下沉几先物,神武应期,从容高拱乎九重之中,纤悉周知于万里之外。日将旦而群阴伏,顾小窳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时行,宜隽功之丕应。臣某等谬司戎律,初乏将材,仰凭折楛之坤,俯遂清纆之志。七旬来格,微劳深愧于禹征;万寿无疆,善颂敢忘于武拜?

拟贺登宝位表(已下五题,正大元年奉都堂旨作)

中国之有至仁,无思不服;圣人得大宝,威与维新。凡在照临,举深庆抃(中谢)。窃以社稷隆神器之重,父子处人伦之先,付与既公,众庶斯定,我国家光宅天下,不冒海隅,世祚承平,古无伦拟。先皇帝总持权柄,弘济艰难,安强成道德之威,信顺得天人之助,大功甫集,明命有归。

钦惟皇帝陛下,孝弟通于神明,忠厚及于草木。圣神文武,克享皇天之心;狱讼讴歌,皆曰吾君之子。百年享国,初得正传,三后在天,更无遗恨。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宜及于此;周宣、夏后之功,善美岂容于他日。风云嘉会,日月中兴,臣等夙被生成,重叨际会,接千岁之统,既欣历数之有归;上万年之觞,行庆版国之尽复。

拟立东宫诏

惟王建国,笃为长世之谋;惟国立储,茂正万邦之本。位号定而莫不以为悦,典礼崇而莫敢以为私。眷予上嗣之良优,有中兴之略,内则视膳问安之礼备,外则尊道让齿之义隆,蔼然仁孝之称,粹矣温文之表。朕自绍休于大统,犹虚位于东朝,乃考善龟之占,乃稽

方册之宝。夏后与子，天人之望攸归；周家尚亲，庙社之尊斯在。载清毅且，爰辟青宫，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对两宫之训，某可立为皇太子。於戏！文昭武穆，夙治燕翼之谋；震长离明，本有承华之象。尚因主鬯之重，嗣启迓衡之期。

拟除枢密使制

在天垂象，孔衢通紫极之严；稽古象贤，宥^[1]密极洪枢之峻。故非智辩无穷，则不足以语成败安危之要；非威望素重，则不足以取崇^[2]俊强悍之臣。敷求天下之奇才，以属国家之大计，诞告于众，予得其人。具官某，沉鸞有谋，矜严不挠，达用兵之善志，厉许国之精忠。戎阵有年，肤公屡奏。出奇应变，森然武库之雄；厌难折冲，隐若长城之固。属机庭之虚职，容群牧以择贤。才气无双，士皆乐属李广；策虑亿亿，时则有若陈汤。是用假以本兵之权，置诸右府之长。於戏！汉有汲长孺，邪谋寝于淮南；唐相李文饶，威令行于河朔。盖屈人贵乎不战，而销患在于亡形。予将以中兴而责成，尔其以上策而自任。尚恢远略，无及近功。

拟御史大夫让枢密使表

宪府备员，积有妨贤之畏；枢庭谋帅，遽膺制胜之求。拊陋质以何堪，对宠光而知惧（中谢）。臣闻受禄过量，忠臣耻其素餐；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盖物胜于权，则衡为之殆；马竭其力，则御速于颠。臣虽至愚，敢忘斯义？伏念臣智灵弗姚，器蕴尤疏，初无落落过人之材，徒有区区自信之志。荐更中外，无补事功。窃忧大捷之方来，敢谓异恩之横被？而况枢极通帝位之纪，宥府严师律之谋。周设六官，司马联于冢宰；汉分三府，太尉列于中台。故必文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爪牙之任。人歌宣后，岂无吉甫之宪邦？天启高皇，宜得留侯而筹幄。顾以非才而叨据，在于公议而谓何？伏望皇帝陛下大道曲全，至明博照，察巨心之有愧，悯臣力之弗胜，追还误恩，妙柬良辅。退而劳力，足昭名器之至公；因是得人，旋致朝廷之增重。

拟除司农卿制

田政维天下之大纲，古有播百谷之命；农臣分户曹之外务，今为治六府之官。况假以部使者之权，位于中执法之次。自非智数足以丰财赋，风采足以动缙绅，则何以察吏治之否臧，究^[1]货源之通塞？畴若子采，金曰汝谐。具官某，志大而气刚，智明而才邵。遇事不滞，岩然新发之锋；挺身而前，凛乎后雕之节。自预时髦之选，浸阶华贯之游，蔚为名臣，简在朕听。是用进以穰臣之贰，委兹邦计之繁。朕惟西北用兵以来，朝廷多事之际，敛散之术既度，罪功之辨不明。官必仰给于创罢之民，民或重困于侵渔之吏。盖基本急于爱养，而纲纪贵乎设张。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责成，尔得以三载之功而自效。於戏！生之道则财恒足，率之以正则令必行。刘晏之轻重相权，算不忘于马上；范滂之澄清自任，志已见于车中。罔俾斯人，专美前世。

[1]加 四库本作“褒”。

[2]宥 原作“宥”，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臬 四库本作“骠”。

[4]充 原作“充”，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十六

碑铭表志碣

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

故相寿国张公之孙好退谓某言：“先大父之薨，参知政事高公子约为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贞祐之乱，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还乡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于时事有嫌，不敢复议。惟我先人以书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践履之实，国有经纶之业。虽流风未远，而人代既迁，征良史则坠简已亡，怀旧俗则高年垂尽，瞻丘垅，旌纪寂寥，好退无所似肖，不能奉扬徽烈，负岬蒙累，无以自处，诚得吾子等以第二碑赐之，则瞑目为无憾矣！敢百拜以请。”某窃自念言，不敏之文，顾无足以纪公之美，且不能继于高公之文之后，固宜以不敏辞，所以不敢辞者，盖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书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为执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属外戚与国人有战伐之功，预腹心之谋者为多，潢番之人以门阀见推者次之，参用进士则又次之。其所谓进士者，特以示公道，系人望焉尔。轩轻之权既分，疏密之情亦异。孤立之迹，处乎危疑之间；难人之言，夺于众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谓必以苟容为得计，循默为知体矣。然而持区区之忠，以尽心于所事，如石右丞瑁、董右丞师中、胥莘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时有之。惟公历仕四朝，再秉钧轴，不难于他人之所难，不徇于世俗之所徇。忠信笃实，足以自结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师表百僚；敦庞耆艾，足以填^①国家而抚百姓。故百年以来，谈良相者，莫不以公为称首。夫善化一乡，智效一官，人且喜闻而乐道之，不欲使之随世磨灭，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传永久，秉笔之士，将不有任其责者乎？

遵按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寿国文贞公讳万公，字良辅，姓张氏，唐名臣公谨之后。唐末有自东海徙汶上者，后又徙东阿，遂为东阿人。曾祖讳皓，行善好施，乡人归之。宣政末，常出财佐军，二子得补国子助教。用公贵，赠银青光禄大夫、清河郡侯。妣刘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讳询，孝弟力田，家用不匮，赠金紫光禄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讳弥学，笃于学问，以《尚书》为专门之业。初应乡试，擢本经第一。后罢经义科，以词赋取士，复预荐书。已而叹曰：“丈夫宁老于童子雕虫之技耶？吾不复出矣。”常铭其左右云：“欲求子孙，先当积孝。欲求聪明，先当积学。”世以为名言。累赠崇进寿国公。妣王氏，寿国太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崇进公尝梦至一大官府，署曰“张万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

公幼颖悟，号称博闻强记。弱冠登正隆二年词赋进士第，释褐颍顺军新郑县主簿。丁崇进公忧，服除，调沂州费县主簿。正隆政衰，盗贼群起，公有策御之，盗为衰止，邑人赖焉。大定四年，调辽阳府路辰谿盐司判官。课最，超淄川长山令。去官之日，百姓为之立祠。十五年^②，充尚书省令史。考满，迁河北西路转运司都勾判官，岁余改大理司直。十九年，迁武宁军节度副使。二十一年，召为尚书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始将大用矣。未几，提同知登闻检院事，奏对称旨，乃真受焉。再迁侍御史，不数月，改右司员外郎郎中。敷奏详明，不为缘饰，世宗嘉赏之，顾谓侍臣曰：“张万公纯直人也。”俄迁刑部侍郎。

章宗即位，诏以遗留使于宋。使还，会创设提刑司，首命公为河南路提刑使。不期年，御史台奏课为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时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宠，上欲立为后，台谏以为不可，交攻之，监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遗路铎、翰林修撰赵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访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台谏乃不相容，卿以为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当面奏。”及对，因为上言：“国朝立后，非贵种不预选。元妃本出太府监户，细微之

极，岂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为彰国军^①节度使，兼应州管内观察使。其后立后议寝。

上思公言，召为大兴府尹。二年九月，拜参知政事。以太夫人年过八十，表乞就养，不许。未几，复申前请，乃授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兼判东平府事以便亲。岁余，复以亲老为言，乃听归侍。六年，起为河中府尹。时属军兴，调度百出，公为之平物价，宽民力，比它州所费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济南尹。河中之人为建“去思堂”，画像事之。九月，丁内艰。卒哭，诏以明年正月朝京师，起复授平章政事，超资善大夫，封寿国公。

主兵者言：“比岁征伐，多至败衄，凡以军事所给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②饥寒者，所以无斗志，愿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给之，则战自倍矣。”朝臣议已定，公独上章极谏其不可者五，大略以为：“军旅之后，疮痍未复，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扰，一也。通检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尽，适足以增猾吏之敝，长告讟之风，二也。浮费侈用，不可胜计；推之以养军，可欲不及民而足，无待于夺民之田，三也。兵士失于选择，强弱不别，而使之同田而共食，振厉者无以尽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夺民而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胜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已冒地之已括者，召民畴之，以所入贍军，则军有坐获之利，而民无被夺之怨矣。”不从。即以衰病不任职，乞罢。赐告两月，且以尚医调护之。

泰和元年六月，连章请老，迁荣禄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庭试，当同进士出身，诏充阁门祗候，又改笔视局承应，寻赐进士第。所以优礼公者，他相莫与为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频上章告老，宁以言事不见从，或与同列者有差别故耶？何求去之教也。”公奏言：“臣诚衰老，当避贤者路，无他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银青荣禄大夫。三月，历举朝贤之可代己者，求去甚力，上为感动，中使宣旨：“朕初即位，首命卿入政府，继迁相位，以卿习于典故，处事详雅，春秋虽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机务相劳，今去意既坚，不得不屈朕以从卿耳。”明日入辞，诏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则遣使者就访之。

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东重地，须大臣镇抚之，手诏起公判济南府、山东东西路宣抚使，便宜行事。公为之布教条，问民所疾苦，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戍边郡者戒之以守疆场，毋敢妄动；莅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扰。经画既定，即移文有司，乞还乡里，上优诏许之，仍以崇进，以荣其归。七年冬十月，寝疾。一日，令具汤沐，洒扫庭内，曰：“吾将逝矣。”命子益执笔书遗戒，戒子孙以贵薄尚俭而已。寻薨，春秋七十有四。上闻之震悼，辍视朝，赠赠加等，祭葬皆用诏书从事。有司考行，谥曰文贞，仍赠开府仪同三司。以八年二月，举公之柩葬于青太里北原之先茔。寿国夫人刘氏祔焉。大安元年，诏绘公像于衍庆宫，配享章宗庙庭。

公资朴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沉默自养。平居不妄言笑，事亲孝，待昆弟有礼，与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尝久，每一书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敬歔流涕而后发，左右皆为感动。夫人前歿，章宗欲有所赐，再拜谢不敢当，洁居终身。两童子自随，侍婢不得至其前。闲居乡县，与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州县，则治化清静，不事科罚，而人有畏爱之实。在朝廷，则切于论列，有不利于民者，必委曲道之，虽理若讦直，而辞气容貌不失其为大臣之体。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纪纲法度各具周密，公在相位，谨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体，故能不动声气而天下阴受其赐，古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于兹见之。

故尝论公平生所言者不陞载，而系于废兴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难于从，而章宗从之；括田不难于从，而竟不听。其后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山东、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兵日益骄，民日益困，养成痼疾，计日而溃。贞

祐之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盼之顷，皆狼狽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不能免。盖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为不可，独上以为可，故公之言易为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为可，而公独以为不可，故难为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祸果有不可胜言者，是不独在公为遗恨，异世相望，亦当有太息而流涕者。呜呼，岂非天耶！铭曰：

留侯授书，三往鸡鸣。济北有期，乃祠嘉平。神物不亡，时出效灵。藪城之张，帝传载生。帝传维句，文贞寿公。木讷之刚，朴鲁之忠，以静而应，以介而通，悃悃无华，安事勇功？郎署擢长，宪台进贰，相业之良，兴陵所试。大定之治，讲若画一，公如曹参，守而勿失。守而勿失，民以宁谧。赐则阴受，迹容致诘。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孙受之，曷不究之？在昔所难，在听思聪。鸟群于前，孰知雌雄？兵以农战，国从本固。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兴。作法于贪，蔽将曷胜？悔罔后及，忠无前寤。我思古人，爰而莫助。黄山之阳，乔木苍苍，公墓有碑，千载涕洟。

王黄华墓碑

泰和壬戌冬，内翰王公卒于京师。道陵雅知公家无余财，将无以为葬也，诏有司贖钱八十万以给襄事，求生平诗文藏之秘阁。未几，以御制诗赐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复以才选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其家以遗文来上，寻绎之久，良用怆然。”而其诗有“天材超迈，无斲甗琰”之句，盖公门阀、人品、器识、文艺，一时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试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

公讳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载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汉末之乱，徙居辽东。曹公特征不应，隐居终身。其后辽东亦乱，子孙散处东夷。十七代孙文林，仕高丽为西部将，歿于王事。又八世曰乐德，居渤海，以孝闻。辽太祖平渤海，封其子为东丹王，都辽阳。乐德之曾孙继远，仕为翰林学士，因迁家辽阳。继远孙中作使威怙，避大林延之难，迁渔阳。威怙孙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宁，迁白霁。六宅生永寿，居韩州。辽天庆中，迁盖州之熊岳县，遂占籍焉。永寿之长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卫上将军、建州保静军节度使。保静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进士，仕为中大夫、翰林直学士。文行兼备，潜心伊洛之学，言论皆可纪述。明昌应诏，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孙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为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坚，次即公，太师、南阳郡王张公浩之外孙。生末期，视书识十七字。六岁闻父兄诵书，能通大义。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读书五行俱下，日记五千余言。涿郡王公僚然，风岸孤峻，少所许可，一见公以国士许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释褐承事郎、恩州军事判官，临政即有能官之誉。郡民邹四者，谋为不轨，事觉，逮捕千余人，而邹四者窟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轸与公治其狱，公以计获邹四，分别注罪，坐预谋者十二人而已。再调馆陶主簿。

公早有重名，天下士夫想闻风采，谓当一日九迁，乃今碌碌常选，限于贤愚同滞之域。簿书期会，随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满，单车径去，卜居隆虑，周览山川，以谓西山横截千里，隐然如卧龙，起拱峪天平、黄华，至鲁殿门，龙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黄华蔚然涵浓秀之气。山有慈明、觉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镜台，直鸡越洪之弱流，幽林穹谷，万景丛集，一水一石，皆昆阆间物，顾视尘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买田隆虑，借二寺为栖息之地，时往啸咏，若将终身焉。晋人庾袞，隐居义阳，仅见于传记。黄华虽胜绝，而近代无所知名，至于高贤题咏，亦罕及之。自公来居，以“黄华山主”自号，兹山因之杰出太行之上，人境俱胜，于公见之。山居前后十年，得悉力经史，秀为无所不览，旁及释老家，尤所精诣。学益博，志节益高，而名益重。

明昌初，用荐者以书画局都监召，俄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迁翰林修撰。坐为

言事者所累，出为郑州防御判官。承安初，继丁内外艰，哀毁骨立，几至不起。四年，起复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复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至三十余首，充眷优异，盖将大用。期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⁶⁾，实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承务郎，绯衣银鱼。

夫人张氏，亦太师女孙。子男三人：万安、万孙、万吉，皆早卒。女三人：长曰从净，幼为女官，公没后，以能诗召见，特加敬异。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无子，以弟庭淡之次子万庆为之后，以荫补官，至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画，能世其家。孙某、曾孙某，尚幼。

公仪观秀伟，善谈笑，俯仰可观，外视若简贵，人初不敢与之接。一见之后，和气温津，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所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之亦不恨也。从之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晋卿、李公度，所引见者如闲闲赵公、内翰冯公、屏山李公，皆为文章巨公，下者犹不失为名士，世以知人许之。为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听琴飞来积雪赋》及《汉昭烈庙碑文》等，辞理兼备，居然有台阁体裁。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方之少作，如出两手，可为知者道也。有《丛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传于世。世之书法，皆师二王，鲁直、元章号为得法，元章得其气，而鲁直得其韵。气之胜者，失之奋迅；韵之胜者，流为柔媚。而公则得于气韵之间。百年以来，公与黄山、闲闲两赵公，人俱以名家许之。画鉴既高，又尝被旨与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书画，因集所见及士大夫家藏前贤墨迹、古法帖所无者摹刻之，号《雪溪堂帖》一十卷。至于笔墨游戏，则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机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论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为号，不肯轻以予人。闲闲有《上公诗》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郑虔三绝画诗书。”冯内翰挽章云：“诗名摩诘画绝世，人品右军书入神。”人以为实录云。

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万庆为言：“先公之歿四十余年矣，南北丧乱，初无归顾之望，衰年乃得洒扫坟墓。丘木已老，而旌纪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属笔于子，幸有以惠顾之。”某不敏，自初学语，先夫人教诵公五言。志学以来，知慕公名德，盖尝梦寐见之，虽不迫指授，至于不腆之文，亦从公沾丐得之。已尝不自揆度，为先正寿国文贞张公、闲闲赵公、内相文献扬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传永久，顾安所逃责乎！乃勉为论次之，而系以铭。铭曰：

山立兮杨休，元精兮当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隐隐兮隆隆。明昌天开，文治昭融，婉奕龙姿，孰云之从。望公修门，剑佩从容，行人会盟，常伯秩宗。闲燕论思，袞职弥缝，顾曷任弗胜，而铅槧是供。生材实难，间气所钟，有物妒之，随以祸攻。白驹忽其过隙，乃欲历九关而上通。诗至夔州而仙，文以潮阳而雄。假公岁年⁽⁶⁾，宁匪以穷？研摩于韩杜之后，宜愈因而愈工。养吾栋而先伐⁽⁷⁾，果奚贵乎楠松？谓公不遇耶，独简在乎渊衷。谓公为遇耶，方积累之为功。异磁基而夺之，而无庸计夫乖逢。马鬣兮蒿蓬，摧熊岳兮天东。望倒影兮不及，抱明月兮长终。泽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宫。裴回故都而不忍诀，写孤愤于《回风》。谪傅长沙，蠹贼内讷。避前席之不再，俄占书之告凶。贵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铭诗，并以慰公。使不幸而为屈贾，其何以释玄壤之遗何？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讳概，字济川，姓李氏，系出陇西。唐宋，其远祖官汴梁。石晋之乱，流寓江之北京，是为大定府。金朝取辽，有昭信校尉讳福者，避乱云中，生子彦直，为汴京行台令史，仕至明威将军、宛丘令，即君之考也。宛丘尝附淄川，乐其风土，遂为淄川人。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备矣。君年十六，以荫补转运司押选官。时正隆南征，在所寇盗充斥，及岁终受代，间关还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树立，甚嗟惜之。凡三历官，迁忠武校尉。君幼学颖悟，虽已在仕籍，所以为举子计者不少辍，三赴省试，皆入优等。尝以所业

见郑内翰景纯，景纯大为异异，谓君言：“吾子必名世，吾乡为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词赋进士第，换承务郎，调历城主簿，改积石州军事判官。积石边郡，羌浑杂居，君抚治有方，人甚安之。迁范阳令，召补尚书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领省事，爱君占对详明审当，每启事退，目送者久之，终更留再考。未几，除吏部主事。

陝右旱甚，诏君乘传问民所疾苦。君至关辅，驰奏百姓苦饥，当议有以赈贷之。未报，即开仓赈贫，所全活不胜计，朝廷以为知权，不罪也。改太府监丞，兼职常四五。朝誉既著，盖将大用矣。明昌三年，以岁歉流乏者多，故田野不辟，诏君充山东东西路劝农副使。君遍历郡县，劝课备至，世官有堕窳者，率真决之；徭役害农务者，以便宣罢之。是岁山东为之有秋。使还，授中都路转运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经费十倍，大定间一时府库充实，君有力焉。

丞相军北行，转运司例以正员督馈饷，同列方以从军为忧，而君自请焉。宰相重君之行，为改撤他员。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军事。陛见之日，有诏：“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资浅，未当得郡。朕识卿旧，故有此授。卿宜悉力为民，以称朕意。政成，即召卿矣。”朝贵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门，冠盖塞路。是夕，太夫人张氏无疾而歿，乃扶护还乡里。君天性纯至，初赴积石，太夫人以六盘路险，登顿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乡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长告归侍。年过五十，每违远庭闱，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过甚，殆无以自存，食饮淡薄，且不以时进。比葬，柴毁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终于服次，随以某日奉君之柩柩于某原之先茔。执拂之人，倾动州里，行路为之凄怆，其诚孝之所感如此。

君自就学，即以和雅自将。冠丘莅官刚严，君从容谏止，以故多从宽厚。历中外余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伦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于官者也。其登科时，御题《易无体》，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选张行简至黄士表，赋学家谓人人可以魁天下，卷卷皆侵木以传；凡仕宰相数人，刺史、节度殆过其半，人以比前世“龙虎榜”，至论孝弟忠敬，尚以君为称首云。

先妻沂州蒲氏；再娶锦州张氏，武安军节度使临海老人子云之女；再娶宛平王氏，忻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其郡君。子男二人：长国瑞，试补礼部令史，再任南阳县令，以惠爱见称。次子国维，兴定五年进士，历符离、叶令，淳正古雅，为时闻人。女二人：长适山东东路总管判官徒单喜僧，次适南京广盈仓副使赵思。孙男女皆尚幼。铭曰：

处为儒先，出曰吏师。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既厚其资。于济事也权，于及民也慈。永锡尔类，从古有辞。人子养亲，易失者时。含饴弄孙，为乐不贻。至善所宜，神岂我私？谁为隙驹，忽其嵒嵒。顾瞻玄堂，泣涕涟涟。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铭诗。是惟纯孝李君之墓，过者式之。

[1] 填 四库本作“镇”。

[2] 五 四库本作“一”。

[3] 彰国军 原作“彰德军”，《金史》卷九五《张万公传》、《中州集》卷九张万公小传均作“彰国军”，《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云应州即彰国军节度使，据改。

[4] 免 原作“兑”，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及《金史》卷九五《张万公传》改。

[5] 五十有二 《金史》卷一二六《王庭筠传》、《中州集》卷三王庭筠小传作“四十七”。

[6] 年 原作“千”，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 伐 原作“代”，据四库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十七

碑铭表志碣

闲闲公墓铭

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词赋，有明经，柳、穆、欧、苏诸人，斩伐俗学，力百而功倍。起天圣，迄元祐，而后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虚而无用者，又复见于宣政之季矣。辽则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窃，幸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没世不复，亦无以议为也。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声律则刘郑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于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汨^①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

公讳秉文，字周臣，姓赵氏，闲闲其自号也。世为磁州滏阳人。祖讳某，用公贵，赠正议大夫、上轻车都尉、天水郡伯。考讳某，赠中奉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李右司志其墓，述先世以来详矣。公幼颖悟，读书若夙习。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都察院^②令，再迁唐山。丁郡侯忧，用荐者及提刑廉举起复，充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忧，又用荐者起复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又言：“刑狱、征伐，国之大纲，自古未有君以为可、大臣以为不可而可行者。”坐讥讪免官。未几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转运司度支判官。

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极有理。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直以北边军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改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考满，留再任。

卫绍王大安初，北兵入边，召公与待制赵资道论边备。公言：“今大军聚宣德，宣德城小，列营其外，夏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逾秋敌至，我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败闻。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盗贼无大小皆格杀之，闻赦将至，先梏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公为政，每从宽厚，不旬月，盗贼屏迹，终任无犯者。岁饥，出俸粟，为豪民倡，以赈贫乏，赖以全活者甚众。及受代，老幼攀送，恋恋不忍决。已出郭，复遮留之再三，乃得去。

入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点司天台。崇庆二年春，太白经天，公上奏：“岁八月，当有人更王之变。”当国者以为妖言，置章不道。及期，王出居卫邸，如公言。俄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公言时事三：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大略谓：“中国无古北之险，则燕为近边，车驾幸山东为便。山东，天下富强处也，且有海道可通辽东，接上京。宋有国时，河水常由曹、濮、开、滑、大名、东平、沧、景会独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处，下视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视故堤，稍修筑之，河复故道，则山东、河南合，敌兵虽入，可阻以为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国之利。秦罢诸侯而郡县之，无虜祸，而有不及

其之祸。喻如秦销锋镝，今民间不得藏弓矢是也；堕名城，今腹内州军不置楼橹是也。在承平日若无虑，及其弊，则天下有土崩之势。秦之胜，广，汉之张鲁，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瑄因禄山之乱，请出诸王分置诸道，禄山闻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复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诸道节度，则是山东有大河之险，有维城之固，而无燕近塞之忧。一⁽³⁷⁾举而三者得矣。”

明年上书，请为朝廷守残破一州。上以公宿儒，当在左右，不宜补外，不许。四年，除翰林侍讲学士。明年，转侍读。兴定中，拜礼部尚书兼前职，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知贡举。坐为同官所累，夺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尝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礼遇公者不少衰。时遣中使问：“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数日，复起为礼部尚书，兼官如故。入谢，上曰：“卿春秋虽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愿为天子开忠言、广圣虑。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水命者，上嘉纳焉。

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学士、修国史。公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自裨益，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中鉴》各一通。开兴改元，北兵由汉中道袭荆襄，京师戒严，上命公为教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城下之役，国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气者，公与有力焉。时公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奏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终于私第之正寝。时军国多故，聘祭不及。大夫士相吊，闾阎细民，亦知有邦国疹瘁之叹。越二日，权殡开阳门外二百步，有待也。积官至贤善大夫，勋上护军，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

先娶刘氏，再娶郭氏，并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阙御史台掾。女三人，长刘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约。次嫁卫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张履。三婿皆名进士也。

所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号《澹水集》者，前后三十卷，《资暇录》十五卷。公究观佛老之说，而皆极其指归，尝著论以为害于世者，其教耳。又其徒乐从公游，公亦尝为之作文章，若碑志诗颂甚多。晚年录生平诗文，凡涉于二者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以它文较之，或不近也。字画则有魏晋以来风调，而草书尤惊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今宣徽卿使河湟，夏人多问公及王子端起居状，朝廷因以公报聘，已而辍不行，其为当时所重如此。

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问公门下士，来速铭。因考公平生，而窃有所叹焉。道之传，可一入而足。所以弘之，则非一入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欧阳公身为大儒，系道之废兴，亦有皇甫、张、曾、苏诸人辅翼之，而后扶小辨者无异谈。公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将四十年，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贵为何物。生河朔鞍马间，不本于教育，不阶于讲习，绍圣学之绝业，行世俗所背驰之域，乃无一入推尊之。此文章字画，在公为余事，自以徒费日力者，人知贵之，而不知贵其道欤！桓谭有言：“凡人贱近贵远，亲见扬子云，故轻其书。若使更闻贤善，为所称道，其传世无疑。”谭之言，今信矣。然则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铭曰：

道统中绝，力任权御。一判藩篱，倒置冠履。公起河朔，天以经付。挺身颞波，为世砥柱。优柔而求，履饫而趋。春风舞雩，如望越步。心与理叶，默以言寓。发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梦而寤。乾坤端倪，轩轸呈露。致知力行，开物成务。在德为柄，在治为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无待，恃义不惧。忧国爱君，华首

积固。藏书名山，京师其副。后礼乐兴，当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讳景崧，字彦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乱，迁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巨万，其父^①课之读书，涉猎经史，工于书翰，轻财好施，不责报偿。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戴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岁以为常。赵魏间称积德者，莫不以胡氏为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从军，载国子监书以归，因之起“万卷堂”，延致儒士，门不绝宾。儒素起宗，实兆于此。后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赠宣武将军。考仲溶，嗜读书，不以世务萦怀。大定初，两赴廷试不中，即以诗酒自娱，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歿。用公贵，赠朝列大夫、安定县子。公幼有至性，十岁丧父，哀毁成疾。尝泣谓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儿誓当学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贤行，所以作成其子者为甚力，故公十五知属文，弱冠有声明场屋间。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词赋甲科，释褐海州军事判官。用提刑可廉举，特旨升即墨令。

县治濒海，土饶而俗恶，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耳目之旧。县界多世官，侵愆细民，累政以为苦，及是有以牧马伤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绳之，强暴为之帖^②然。初县解在古城之隅，为妖狐所据，狐昼伏夜出，变化狡狴，或为狱卒，纵遣囚系；或为官妓，盗驿传被褻，媚惑男女，有迷乱至死者。民无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余五十年矣。公下车，问知所以然，顾谓同僚：“官舍所以居贤，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据之耶？”时屋空已久，颓圯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听事理务，抵暮张烛而坐。夜参半，狐鸣后圃中，一唱百和，少顷群集周匝庭内，中一大狐据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无所，公安坐不为动，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复来。后十余日，传一女奴歌啸跳跃，狂若癡语，公以朱书追逐之，竟奴钗间，奴即知人。明日，尉自巡还，遭群狐数百，由县东南而去，狐祸遂绝。县民以公为神，刻石颂德，李右司之纯之文也。

秩未满，用提刑可荐，迁河南府推官。偃师迭强寇十数辈，尹以下谓此寇为民事久，亟欲除之。公疑县所送者皆平民，为缓其狱。尹怒，强出囚于市，且以稍缓让公，公执议之，忽有驰报偃师获正贼者，尹惭谢，即日上书荐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为大兴推官，时道陵新即位，留意庶政，敕尚书省：“吾往判大兴，狱狂填满，推官虽小职，尤难其人。可选文臣公平审慎者充。”宰相以公为能，故有此授。公莅职不三月，以狱空闻。诏锡宴以宠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满，以称职超授西京路转运副使。丁内艰，服除，为国子监丞，兼户部员外郎。未几，改同知辽东路转运使事。本路税额以牛头征者，积数百万石，多有名无实，无所从出，而重为主典者之累。公躬自阅实，无有欺抑者，凡枉配之数，悉从蠲贷。在所仓官，坐伤耗而碍铨调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为刑部员外郎。

东平、大名同时有告人谋反者，朝廷以户部员外郎苏某鞠狱大名，而东平则以公决之。苏法吏，专事榜掠，囚不胜惨毒，皆自诬服，株连者以千数。公至东平，有司供狱具至，有羯羊、大雁之属，公叹曰：“断狱以情，奚以此为哉？”引告者谛审之，十日而后其情得，告者搏颊，自恨言所以诬罔者。狱既具，正反坐此人而已。东平尹率其属劳公曰：“非使者忠爱，三千人之命谁当续之？”百姓焚香拜送，连延百余里，马为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处置称朕意矣，大名之狱独无冤乎！”随以它使者覆之，苏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誉由是益隆。

泰和六年，以选为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签事。陛辞，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计，非例所当言者。其一，天子之职在择相，相得人，则垂拱而治可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肃正六宫，以广继嗣之路。时元妃李氏专宠，其宗有威福之渐，外臣有实缘至宰相者，故公为上言如此。不报。改同知镇西军节度使事。属岁旱，公祷而雨。明年，郡国蝗，中使

四出掩捕，独公所治近城二十里无有也。楼烦报蝗入县境，公驰至，祷于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无毒平民。顾盼之际，蝗去无留者。

卫绍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于吏事，布宣教条，恩威并著，旬月之后，但卧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去。逾年，迁同知东平府路兵马都总管事。以崇庆二年五月日遽疾，春秋五十有九，卒于雒阳之传舍。积官朝散大夫、上护军、安定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后几日，葬于某所之先茔。

娶马氏，封安定郡君。妇德母仪，中表以为法。后公几年卒。子男三人；长曰德珪，正大四年进士，儒林郎、富平县主簿。次德瑠，早卒。次德琳，以公荫为礼曹掾。女二人：长适刑台焦日新，封中山县君。次适洧川杨振文，封弘农县君。孙男三人，祗遵、祗承、祗畏。

公美丰仪，善谈论，临事刚严，人莫敢犯。至于推诚接物，则慈祥恺悌，唯恐不及。族属余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恤睦之，小大无间言。从弟义幼孤，赖公教督，继擢高第。旧制，文资官例提举学校，故公所在必课诸生学，委曲周至，终始如一。前后三知贡举，凡置在优等者，皆奇俊宏杰之士，士论以得人许之。

岁丙午，某过彰德，德珪方为府从事，谓某言：“先人弃养将三十年，贞祐之乱，仓皇南渡，顾瞻先茔，有旌纪寂寞之感。迨今北归，先夫人之柩从柩有日，诚得吾子铭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请。”某不敏，尝问公于曹征君子玉。子玉，公乡里，知公为详，以为公无他过人，但能充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又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信斯言也，公可以无愧矣，铭其可辞。其铭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尘，不以元气纲维之，奚取于眇焉之身？元气维何，由孝而仁。智效一官，大或兼钧。民吾同胞，忍弗爱其亲，惟悉聪明，而致忠爱，故所过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兽伏而鸟驯？问牛及马，不足以谓之能。柱后惠文，不足以谓之循。我思胡公，暖然而春。郁彼佳城，志以贞珉。千年而见白日，尚知为秦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贼臣胡沙虎尹大兴，先生为府推官。虎方谄事中贵，窃弄威柄，内则以奸佞固主恩，外则鼓动声势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语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则排诸远方。故时人视之犹蛇虎鬼魅，疾走远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径行，初不为死生祸福计，每以公事相可否，至丝发不少贷。又摘其阴事数十条，将发之。私谓所亲言：“此人口无所不能言，手无所不能为，政恐宁我负人，终成噬主之狗。”虎，篡者也，平居颐指气使，无不如意，乃今为一书生所轩轾，积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诬染之，凡可以中伤者无不至。先生守之益坚，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无可撼摇，乃奏之上前，谓先生于种人有奴视之傲。赖上雅见知，潜为不得行。盖自承安迄至宁之弑，前后二十年，朝臣非无刚被疾恶不畏强御之士，然敢与此贼角者，唯先生与尚书左丞张公行中二人而已。

先生讳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历五季、宋末之乱，谱谍散失，无可考案。靖康初，先生之祖妣，自济南齐河，避乱镇州，侨寓一名医家，遂传其学。生子拯，徙居梁城，仍食先业。资乐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过客及贫无以为资者来谒医，汤剂糜粥必躬亲之。病既平，又量为道涂之费以给之。赋诗饮酒，谈玄讲道，优游以寿终。后用先生贵，赠奉训大夫。先生即奉训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训君仍以家学授之。学既成，一日，诊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宁当以人命试吾术？”即于是改读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与前疗病无异也，即尽弃故学，一意读六经，学为文章。二十得解任府庠，移籍太学。试补河北东路提刑司书史。登明昌二年词赋进士第，释褐榆城丞，吏畏民爱，虽老于

从政者莫与为比。县旧多盗，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为平民。以政迹升辽东宣风令，改薊州卢龙。丁太夫人张氏忧，起复藩州涉县令。县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涧泉以供饮，虽澆灌之余，不敢遗弃，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视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将引致之。先以便宜白于州，然后募丁为渠，民乐于赴功，不两旬而成，近郭数千家坐获膏润之利。乡大夫洎其父老，相与立石，用诧于他邦。入为尚书省令史，终更宰相议，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辞，授大兴府推官，转河北东路转运司都勾判官。不一岁，迁辽东路盐使。旧例，使、副、判官分辩岁额，而通比增亏。考满，坐为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书省校书郎。

至宁元年春，迁同知静难军节度使事。时西北兵已动，先生以郾城颍记为忧，谋之州将，为浚筑计，不合，欲闻之朝。俄改同知许昌军节度使事。比到许下，闻夏人入寇，郾已陷，官属虏而西矣。秋八月，改山西西路兵马副都总管、东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贼虎弑逆，自署太师、尚书令、泽王，专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径归阳翟，筑屋颍水之上，名之曰“奇庵”，因以为号。

先生通悟多智，学有原本，明于析理，而勇于赴义。中值大变，知世事无可为，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淫里社，将二十年。兴定、元光之间，先生益已老矣。某岁某月日，春秋六十而有七，终于隐所。先生喜作诗，律切精严，似其为人，雅为王内翰子端、周员外德御、赵礼部周臣、李右司之纯之所激赏。字画得于苏黄之间，尽入神品，赏识至到，当世推为第一。所在求谒者，缣素填积，随日月先后偿之，谓之“画债”。至于星历占卜、释道流、裨官杂家，无不臻妙。弦歌棋奕，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余事也。临终预克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开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识散乱。”言讫复瞑，其明了又如此。

先娶里中郝氏，再娶檉城刘氏，三娶河间王氏有道教修之女，未娶大兴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入：澈，方山抽分窑治官，刘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征事郎、长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入，皆嫁士族。

壬寅某月，孤子治自阳翟护先生之柩，归葬于栾城某原之先茔。葬有日，再拜涕泗谓门下士元某言：“先入诸孤，唯治仅存。兵革流离，不得以时归省，获罪神明，无所于死。唯先人不大用于世，故事业无闻，若夫才德之懿，问学之博，志节之坚，鉴裁之公，则不可不白见于后。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闻见者为我书之？”某窃自念言，自南渡以来，登先生之门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陋不肖，与之考论文艺，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务之终至。问无不言，言无不尽，开示期许，皆非愚陋不肖所当得者。今得属辞比事，以相兹役，顾以不获为恨，其何敢辞？唯是笔劣老矣无闻，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远？虽义不可辞，而又有不敢不辞者，因起拜谢不敢当。治重以大谊要责，以为：“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与先人相从者多矣，孰与吾子之厚？治不谋若，实治之尤。谋之或违，尤将谁在？”于是不得终辞，谨论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铭。铭曰：

君子时中，立不倚偏，经纬万方，以心为权。嗟维先生，中学之传，得之无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坚。承安玩成，鱼脱于渊，虎守天门，四顾垂涎^①，击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奋其须，赤手往编。恃义与存，岂乐自捐？祸逮至宁，初服归田。愤请讨之无所，宁与贼而同天？人却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独迁。行无理违，止不义寒。嗟维先生，其界也全。材不一能，我则百焉。量测则闕，筹计则贤。药石可以活国，舟楫可以济川。抱利器而莫之试，竟匡坐而穷年。一室图书，我歌我弦，处顺安常，无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为世底柱，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间府事张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预时政，兄弟同在禁近，声势焰焰，鼓动海内，台谏多以言。公时为监察御史，上书切谏，至有“妾上膺后，夫人失位”之语，引援古今，陈说成败，皆君臣

之间所难言者，朝议黜之。他御史有与公齐名者，其后畏祸不终，名节扫地，而公守河间，得所以死而死，身灭而名益著，至今言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当之。

公讳公著，字庭俊，姓张氏。初名宁，以梦兆改焉。世为太原阳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将乱，隐居不仕。大父祐，好读书，尤长于术数，卜葬东山之大石谷，自言却后三十年，吾宗当有文达者，已而果然。考讳某，资禀宽缓，轻财好施，以诗书棋酒自适。后用公贵，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卯，朝列君教之学，长游府庠，即有能赋声。寻擢明昌二年进士第，释褐平遥丞，历洛交^①、云川二县令，补尚书省令史。考满，留知管卷除，以亲老不就，授都转运司户籍判官。无几何，拜监察御史。

元妃兄黄门喜儿尝以水田事私请于公，公以正义责之，喜儿惶惧而退。虎贼尹大兴，固宠负恃，恣为不法，朝臣无敢言者，公倡诸御史发其奸，章十余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铸言：“圣明之朝，岂容有跋扈将军乎？”上为之动容。张仲淹以越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兴尹。公薄其为人，众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时人以为所愤致卒云。扈从秋山，车驾所经，居民为近侍所扰，无所申诉，公屏骑从，著大席帽，行围中，杖大奴十数人，权贵为之敛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

泰和四年，以称职迁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忧，起复都转运副使，改签南京路按察司事。搏击豪右，发遣奸伏，威惠并举，天下想闻风采，遂有公辅之望。卫绍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期年，改景州，兼漕运使。丁朝列君忧，起复陕西西路按察转运副使。宣宗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兼河间府事，特诏驰驿赴镇。不逾月，河间受攻，总管不能军，城遂陷。公方在应办局，闻之大骇，率城中壮士近千人督战，殁于阵中，实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

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县君。子男一人，绰，以荫补官。女四人，皆嫁士族。男孙三人：曰革，曰晁，曰恒。

公天性孝友，为宗族乡党所知。历三县两州，当官刚果，明于剖析，吏畏民爱，有古能吏之风。太原民罗小七夜杀数人，而考验无迹，三推不能决，朝命委公鞠之，一问得情，人以为神明之政。在所敦奖儒学，留意风教，旧俗为之一变。起文庙于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课子弟授业。二侄经、纬，皆有声场屋间，继擢上第。张氏遂为河东文章宗，乡人至今荣之。孤子绰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所之先茔，礼也。

岁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纬以世旧之故，征铭于某，曰：“自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间，无复归阙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纪寂寥，不肖负衅蒙累，死无以自赎。诚得吾子撰述，以著金石，传永久，则瞑目无恨矣。敢百拜以请。”某复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义所在，死生祸福，无所顾藉，天下大夫士饱闻而厌道之。果得挂名表志，自托不朽，乡里晚生预有荣焉，敢不唯命是听？”乃退而论次之，而系之以铭。铭曰：

平易而仁，卓鲁之近民。发奸击强，赵张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为一节，固已无望于时之人。若夫确固而不移，质直而无文，直前径行，惟义所存。有言责则致其忠，有官守则致其身，名节凛然，独为不二心之臣。闻公之风，益知鄙夫之不可以事君。

①汨 原作“泊”，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②郾郾 原作“郾郾”，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乙正。

③一举 丛刊本“一”原无，“举”上有一空格，今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④家累巨万其父“万”原无，其下原空一格，据四库本增补。

⑤帖 原作“帖”，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⑥延 原作“延”，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洛文 原作“洛郊”，《金史》二六《地理志下》邠州下有洛文县，金无洛邠县，据改。

元好问集卷第十八

碑铭表志碣

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轲氏于乐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说，盖人之品不齐而论人之目亦不一。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维金朝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迄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若菁莘公和之之通明，张左相信甫之朴直，张太保敬甫、两赵礼部周臣庭玉、冯亳州叔献、王延州从之、李都司之纯之儒学，王尚书充之、李都运有之、两杨户部正夫叔玉、李坊州执刚之吏能，张大理晋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许司课道真、陈留副正叔之直言极谏，康司农伯禄、雷御史希颜之刚峻疾恶，累叶得人，于兹为盛。若夫才量之充实，道念之醇正，政术之简裁，言论之详尽，粹之以天人之学，富之以师表之业，则我内相文献杨公其人矣。识者以为中国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灵，实生人杰，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当之？降材殊殊，取称斯允，商略前后，拟伦名胜，惟其视千古而无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然则元光、正大以来，大夫士推公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计之者，知公为未尽欤？

公讳云翼，字之美，杨氏其先赞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乐平，遂占籍焉。曾祖处士君青，嗜读书而不事科举。尝诲其子孙言：“圣人之道无它，至诚而已。诚者何？不自欺之谓也。盖诚之一物，存诸己则忠，加诸人则恕。是道也，出于人心，谁独无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独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从吾言，真吾子孙也。”祖郁，用公贵，赠正议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农郡太君。考恒，累赠中奉大夫。妣李氏，弘农郡太夫人。公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殆能记他生之习者。八岁知属对，日诵数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经义第一甲第一人进士第，词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考满，留再任。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决狱宽平，大为总管贤、宗室长寿所知。

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丁内艰，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从左丞揆军驻汴梁。明年，授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金事。初，宰相奏是职，章章先已识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见，咨以当世之务，称旨，及陛辞，喻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当专达，毋枉执事者。”又明年，改上京、临潢等路按察司金事，兼本路转运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学士承旨张行简荐公才学优赡，精于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俄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以病得请归乡里。

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阅之，记公姓名，起授前职，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充赐宋国岁元国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鄙延内侵，潼关失守，朝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以御之。公奏：“阿里不孙言浮于实，必误大事。”不听，兵交而败，卒如所料。六年，迁翰林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礼部、司天兼职如故。有旨：“官制，人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议论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谘访。卿宜悉吾意也。”时右丞相高琪当国，昵信小人，多变旧章。樵货提举王三锡奏请樵油，高琪主之甚力，诏集百官议其事。权户部尚书宗颜天宠鞿百余人同声赞可，公独引赵秉文、时哉等三数人排其议，谓：“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货为樵货，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自古不行

之法为良法，窃为圣朝不取也。”议遂格。高琪怒公为异，竟以事谪公，公不之恤也。

兴定二年，擢拜礼部尚书，兼知集贤院事。三年，筑京师子城，役兵民数万，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举医药、饮食，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城成，进官一阶。四年，改吏部尚书，且有后命：“卿之问望旧矣，今以选曹授卿，宜振肃纲纪，尽革前弊。朕之待卿，当不止此耳。”公莅政，裁画有方，凡军兴以来，入粟补官及以功迁授者，事定之后，有司苛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罢去，公奏从宽收录。旬月政成，不动声气，而奸吏为之缩手，朝誉归焉。九月，上召户部尚书高夔及翰林学士赵秉文于内殿，皆赐之坐，问以讲和之策。或以力战为言，上俯首不乐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说解之，且曰：“今日奚计哉？使生灵息肩，则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计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为言，诏公就鞠之。狱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细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闻之，向西北二敌合兵来侵，平凉以西数州皆陷，承立坐拥强兵，瞻望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者以孤城当敌冲，且能败其前锋。合达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愿陛下明其功罪而赏罚之，则天下知所以劝惩矣。自余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达遂总机务。五年，以疾求解，复为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学士。元光二年，复申前请，宣宗不得已许焉。

哀宗即位，图任旧入，首命公擢太常卿。正大元年，复翰林学士。某月，诏集百官议所以省费者，公以为：“省费事小，一户部若司农官足以办，似不足议。枢密院专制军政，蔑视尚书省，尚书出政之地，政无大小，当总其纲领，付外施行。今军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预闻，欲使军民利病两不相蔽，得乎？故独以此应诏。”二月，复为礼部尚书，兼侍读。

明年，设益政院于内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极天下之选，得六人，而公为选首。名为经筵，实内相也。每召见，公独得赐坐，且呼学士而不名也。初命讲《尚书》，公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举子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兴治问道”、“兴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以正心诚意言之，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万年龟镜录》^{〔1〕}《圣孝》《圣学》之类凡二十篇。

公见朝士议论之际，多不尽所欲言，上下依违，浸以成俗。一日经筵毕，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谓事君之礼，有所谓事君之义。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入君门则趋，见君之几杖则起，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礼，人臣所当尽者也。然国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陈之间，则向所谓礼者特虚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献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论，期于益国补民而已。言有不从，虽引裾折槛，断鞅刳轮，有不血焉者。当是时也，若姑徇事君之虚礼，而不知事君之大义，阿合取容，国家何赖焉！”上变色曰：“非卿，朕不闻此矣。”

公自兴定、元光间病风痹，至是稍愈，上亲问疗之之术，对曰：“无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则邪气不干。岂独治身，至于治国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后可以正朝廷、正百官，远近万民莫不一于正矣。”上颔然，知其为医谏也。

十一月，夏人和议成，遣其徽猷阁学士李弁来议互市及振危急者数事，数往返，不能决，弁求大臣面论之，朝廷以公往议，乃定。四年，知礼部贡举，以考试劳心遽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于私第之正寝，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资善大夫，勋上护军，爵弘农郡侯，谥曰文献。

娶某郡吕氏，封弘农郡夫人。子男二人，长曰朴，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经义进士第。女一人，适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孙、平章政事惠简公之女，以事姑尝有后言，即日弃去，不以相家子为难。待二弟仲翼、叔翼备极友爱，家资悉推与之，至百负之而不恨。尝语人言：“昆弟之间，若以昆弟待之，则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当以父母待之耳。”或以为疑，公晓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虽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适李氏，既寡，挈孤幼来归，公处之官下。在律，疏属及外亲留任

所满百日，则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独得不徙。抚导二甥，卒为名士，其长庭衡者，登上第。

公天资雅重，自律为甚严，而其待人者宽以约，交分一定，死生祸福不少变。为天官、为春官、为翰林、为奉常，文章与闲闲公齐名，世号“杨赵”。高文大册，多出其手。典贡举三十年，门生半天下，而于奖借后进，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诱之者，率君子长者之事，益其所未尽，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于款曲周密之间。异时想闻风采，若龙门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纳，则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无事，左右图书，澹默无所营。及当官而行，或论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确乎有不可夺之节。古所谓“君子有三变”者，于公见之。贞祐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僇于宋，故频岁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进士至宰相，于他事无不言，独论南伐，则一语不敢及。公为太学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谓：“宋不可伐。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后。盖淮南平，则江之北尽为战地，进而争利于舟楫^①之间，我之劲弓良马有不得聘者矣。彼若扼江为屯，潜师于淮，以断海道，或决水以灌淮南之地，则我军何以善其后乎？”及时全倡议南伐，宣宗以问朝臣，公言：“朝臣多谏辞，天下有治有乱，今但言治而不言乱，国势有强有弱，今但言强而不言弱，兵家有胜有负，今但言胜而不言负，此议论之所以偏也。臣请两言之，庶几见利害之全。夫将有事于宋者，非贪其土地，然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三面受敌耳，故欲我师乘时势先动，图宋人今冬不能来或不来，此战胜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犹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远，且有巴蜀为之轴，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西北有警而缀我耶？战而胜且如此，有如不胜，其害可胜言哉？且我以骑当步，理可万全，臣尚谓恐有不胜者。今日之事势，与泰和不同故耳。盖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时不同也。冬则水脉涸而平陆多，夏则水脉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至于虬军亦驱之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君者徒见泰和取胜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且以夏人观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边者，一遇勦敌则薄而战，袒而射，彼已丧气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败吾军而禽其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则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利，又思败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可也。”章奏，不报。是秋，公主贡举，且取“高帝以天下为度”命题以讽焉。时全一军寻败于淮上，几有只轮不返之祸。宣宗责诸将言：“当使我何而目见杨云翼耶！”

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为游骑所迫，涇河而南，有司论罪当死，公上章营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伪也。今平民为敌所迫，奔入于河，为遁死之计耳，岂有他哉？使吾民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尔后唯有从敌而已。”宣宗悟，尽释之。哀宗以河南两雷，诏公审理冤狱，而不及陕西，公言：“天、地、人通为一体，今人一支受病，则四体为之不安，岂可专治受病之处而置其余不问乎？”朝廷是之，诏吏部郎中杨居仁审冤陕西。公之重人命、慎于兵刑者类如此。

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提点司天台二十年，虽老于其业，积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语破的^②，众无异辞。有以《太一新历》上进者，尚书省缴公参订，摘其不合者二十余条，厉家称焉。德陵以庚寅日启土，司天生陈舜举言：“国音属商，金在庚为绝，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诏公决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虽为金王，终与行年相戾。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且五行之说，在汉人犹以为不经，前世如吕才、一行皆神于术数，尚辨以为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于五音何属乎？”卒从公议。有《五星聚并辨》一篇，《天象赋》一篇，《句股机要》《象数杂说》《积年杂说》，皆藏于秘府。

孤子恕奉公之柩将葬于某原之先茔，涕泗百拜，谓门下士元好问言：“先公孝弟忠信，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彪《事状》具在。墓当有碑，敢质之

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于后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作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并以資，大器備具无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无君子焉取斯。貞祐南駕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昆仑神泉菽米乏，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无匡復姿，天庾尙久實爲之。孺子可教孰帝師，惜哉不遭隆准時。東隅之日今崦嵫，麟瞻乔木爲齋齋。峴山望日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

岁己酉冬十月，故户部尚书王公之子元庆涕泗谓某言：“先公弃诸孤养余三十年矣，惟是转徙南北，无归柩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当有碑，碑例有铭。今属笔于子，使不肖孤获免于有不称之罪，则瞑目为无憾矣。敢百拜以请。”某以为先大夫有功吾晋，乡里晚生与受其赐。今史册散逸，既无以传信，名卿巨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系金石是赖。诚得属辞比事，以相兹役，虽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谨按御史张天纲所撰行事之状而论次之。

公讳扩，字充之，族王氏，世为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为县功曹。国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契，使复旧业。归附后时或先服后叛者，则别籍次第，拘俘将及。永平功曹辄焚其籍以灭迹，所活无虑数千人。令叹曰：“阴德在汝矣。”因改服儒业，五子皆教之宦学，三子继登上第而仕亦达，功曹得赠儒林郎。妣两高氏，太原县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国军节度使事。妣刘氏、杨氏，俱用公贵，加赠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学，甫冠从乡赋，即有声，时辈无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释褐邓州录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调怀安令，廉举徐州观察判官，召补尚书省令史。考满，授同知德州防御使事。以山东旱，命驰驿赴官，遂专赈贷东平诸郡。公所至推次乏绝，人受惠惠，豪猾不得负缘为奸。棣州饥尤甚，公辄例外禀之。平章政事寿国张公宣抚济南，以德、博多盗，檄公总诸郡兵讨捕，群盗悉平。

泰和五年，吴曦纳剑外五州内属，公以选为顺化军节度副使。未至，州反为宋，陕西安抚司奏公为经历官，俄改真定府判官。八年^{〔1〕}三月，擢拜监察御史。是夏旱甚，诏出诸御史分理冤狱。异时，审讞者专以末减为事，虽杀人者之罪亦贷出之。公谓同官曰：“生人之冤，固所当审，地下之冤，将豈不问乎？”因力革前弊，时议皆称其平。使还，言创设三司不便，大略谓：“三司之设，民间窃议当以刻剥为事。臣愚以为刻剥固所无，而浮动之言可畏耳。大定间，一曹望之为户部，天下仓廩府库皆实，百姓无愁叹之声。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称也。今三司所掌，即户部前日之事，官属又皆户部旧员，掾属亦户部旧吏，岂有愚于户部而智于三司者？唯当复户部之旧，无骇民听可也。”

西北路三司簽事张炜以规措陷没县官钱，诏公鞠之。公比勘失滥钱币草米例以百万计，皆权要假贷之数，先以金币诸物赂遗黄门李新喜，至是并按之。炜惧不免，倚同舍之旧，私有所请。公摩之曰：“故旧又重，朝纲自我坏耶？”乃列奏炜内结鬪宦，外连权贵，奸赃狼籍，罪在不赦，诏就委公征理之。他所纠弹，凡十余章，大抵明纲纪，正风俗之事，优诏褒谕，特迁两阶。

大安三年，授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贞祐^{〔2〕}初，改签河东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赖公保完。宣抚司上其功，进大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转运使事。明年七月，召为行宫尚书、户部侍郎，寻擢河南路都转运使。南渡以来，庶务草创，皆倚公而办，不数月，纲纪大小截然一新，朝誉归焉。河北苗道润求封爵，宰相高拱持不可，议以它辞却之。宣宗亲问公当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为度，何可逆许？我虽欲勿许，彼恃威，

令不能及，将何所不为？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将韩信也。”宣宗顾谓高琪曰：“王扩与我意合，其亟行之。”

太府监欧里白以御膳羊瘦瘠被诘问，白跪奏：“御羊瘦瘠，转运使不加意而然。”上复问公：“卿先朝旧人，号为知礼，朕知之旧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诚有之乎？”公进曰：“大驾初到，人心未若^①安，宜省费以示俭德。比以一羊肥瘠，纷纷不已，以至庭辩，天下知者以为有司不职，而不知者将以陛下日以自奉为急耳，其于圣德将无少损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细事再不必言。”

公一日以事入省，适高琪自阅御羊及校计捣鹑水食，公问之故，高琪言：“圣上焦劳过甚，全藉膳羞资养精力，安敢不备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亲临？”高琪默然不能对，心甚恨之。是后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关破，高琪积不平，奏公为刑部尚书，领关陕军诸。军至郑州而还，高琪奏公复行。公方集官吏骑卒省符趣行，急于星火，逾月召还，即付刑曹，以受命不即行为罪，有司希高琪旨，当以军法后至入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军还，十三方差王扩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审议之。”逾月，高琪又执前奏，上知公无罪，而重违宰相意，止于褫一阶。未几，有旨特起公遥领陇州防御使、行六部侍郎、规运秦巩军诸，别诏慰抚良厚。时兴定元年之九月也。

公至军中，复奏疏云：“古者内政寓军令，周井田、汉屯田、唐租庸调，皆其法也。今之军士见屯者，无虑数十万众，而家口又数倍于军，彼皆落簿失次，无所营为，唯有张口待哺而已。岁入有限，日给无穷，久不改图，使使农民重困而军户亦不得安帖。臣愚以为不若计军户丁数口量给地亩，使失业之人皆获地著，既有恒产，孰不为自养之计？深汰冗军，悉归耕获。授田初年，给口粮之半，明年各有收敛，可一切减罢，略以一百万口计之，岁省米三百六万斛，既丰委积，又免转输之劳。遇战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糊口有余。如此，则农民止输正租，饷餉自足。此业已定，中兴之本正矣。”逾月，宣权陕西西路转运使，二年五月，迁陕西东路转运使，依前行六部尚书。公自以时运不偶，年六十三，即以谢事为请，寻迁嘉议大夫致仕。先患疝发背，至是增剧，以闰三月十有五日薨于私第之正寝。越三日，权殡于长安南慈恩寺。太常考行，谥曰刚敏。

两娶济阳丁氏，皆前公卒，赠太原郡夫人。再娶赵氏，封如所赠。子男三人：元庆其长，仕为归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业进士，赵出也。女五人：长适盐使司管勾何某，次适监韩城酒贾仲源，次适同知镇戎军州事蒲鲜石鲁刺，次适同知钧州军州事兼荜泽令张泰亨，次幼在室。

公学业富赡，尝四赴廷试，每举进士，未尝不为考官。临事有干局，虽在细务，亦无不经意。在京兆漕司，前政乔公子实、赵公子文号为称职，公表表自见，举动有法，掾属奔走从事，无敢后者，评者谓：“于实宽缓，欲为不忍欺；子文周密，欲为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独王公之不欺欺，为有征云。”在太原日，言时病有四：一将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违所长。又陈河东利害、汰冗兵、禁游堕、节浮费、借民力等二十事，而守御之策为多。识者谓公策虑辐亿，洞见事几，虽军中老臣宿将料敌制胜，且不能纤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东而已。为人体貌严正，气量宏博自然，有公辅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

某既件右公平生，尝试妄论之：生材非难，获用为难；获用非难，尽其材为尤难。大定、明昌间，文治为盛，教养既久，人物辈出。公生于其时，禀赋之美，固已绝入远甚。加之内承父兄之教，而外渐师友之训，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于为御史、为外台属，典财赋于危急存亡之际，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暂历户曹，即擢三品，盖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计自任，期于不负所学。诚使之垂绅正笏坐于庙堂之上，设施之际，必有大过入者。直道不容，竟为强臣所摧折，盖蔽贤之祸，孙、刘辈当之，非独公为不幸也。元庆、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枢柩于某原之先茔。其铭曰：

刚以作强，敏以赴功。伊谁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维何，维间气之椎。扬于王庭，靡职不供。登使者车，乘御史骾，搏击所加，奸冗为空。公宁经生，儒雅从容，外台赐环，入计租庸，以给京师，以饷河潼。我从事独贤，一奋薄躬。论列上前，大计兵农。驱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选锋。是谓元气之强，而四体之充。成周既东，正涂既穷，扼天关以九虎，失颠牧于禁中。往在北门，身为金墉，有来梯踵，不利仰攻。孰曰倾朝复支，而不至于栋隆？六卿地官，位望维崇。唯利器百而试者一，故在公为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誉于失，我岂彼同？衣冠堂堂，珥璋颀颀。山立扬休¹¹，颀高而不吾压，凛乎其有汉名卿之风！

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

贞祐甲戌，车驾迁南部。武元立国，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虽以战守为急，而大纲小纪典则具在，武备文事不容偏废。若礼乐、若祠祭、若历象、若宴饗、若学校、若选举，凡隶于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难其人。时则有若太子太保张公敷甫洎其仲尚书右丞信甫、内翰闲闲赵公周臣、内相杨公之美，迭膺是选。四贤之后，而公继之。二十年之间，典章文物，粲然可观，繁数公是赖。窃谓养士之效，犹种树、犹作室，培植厚则庇荫之利博，堂构勳则维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汉氏之旁求儒雅，数世之后，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旧，王室下衰而乔木故在。侨札郁为时栋，陈许坐镇雅俗，名德相望，视全盛为无愧。是知列国大夫流风善政，固已发源于《菁莪》乐育之日，三匡人物高出近古者，犹兴廉举孝余波之所及也。《语》有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论公。

公讳思文，字庭玉，姓赵氏，世为永平人。曾大父讳通，潜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讳杰，赠正议大夫、天水郡伯。妣张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决科，仕至乾州奉天县令，官率直大夫，用公贵，赠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瑋，第去非名珩。奉天君夜梦道士书今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两子之谓乎！”乃命改焉。公天资颖悟，弱冠有赋声。未几，偕去非擢明昌五年进士第，乡里荣之，号“双飞赵家”。释褐德顺州军事判官。俄丁外艰，服除¹²调凤翔府录事判官，权就略县事。县近边，岁储粟数万斛，农人转输，苦于停滞。公区处有方，才旬月而毕。再调魏州司候，转莱州观察判官。

泰和八年，召补尚书省令史。留再考，升安化军节度副使，兼密州观察副使。属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没，危疑之际，新节度到，军士哄传敌人遣间者来，白公，欲杀之。公河之曰：“信如所疑，杀之亦无益。傥出于朝命，他日公辈何以自解耶？”众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壮士数千赴之，力尽而陷。公自谓徒死无益，乃易衣服变姓名，挈二子贇、克刚北走。时燕都受围，唯顺州坚守，公冒险入焉。顺州守王晦荐于朝，诏授礼部员外郎，兼大理司直，仍进官两阶。朝廷知公始于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潜迹隘巷，以课童子学为业。明年冬，路稍通，徒步还乡里。西山经略使苗道润、永平主将李琛同受恢复之寄，而内实相图。琛一日谓公言：“公朝臣，能为我特表奏辨曲直乎？”公遭离丧乱，心在宗国，恨无路可达，闻琛言，欣然诺之，以三年二月达汴梁。丞相高琪当国，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拟公宝昌军节度副使。宣宗不说，曰：“思文再归国，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示劝？”特授太府监丞。兴定二年三月，升同知西安军节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

皇太子控制枢密院，以公知登闻鼓院，充经历官。通安北堡陷，经略使石虎罪应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为请，皇太子曰：“已遣人杀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谏，兼治书侍御史。公在枢府久，熟知时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概谓当丰委积，汰冗兵、减军士家口之妄费者。枢密副使、驸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恤也。无儿，被诬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诏勿问。五年正月，出知魏州军州事、魏州刺史。魏，屯成

所在，刺史领军马，例不注文资。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欢呼动地，公赋诗，有“昔日参军今刺史，当时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岁旱，公步祷山神祠，应期而雨，岁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关有讹言关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谓，狼狽散走，公止之曰：“关至陝，敌越之则必有先声，何得遽至于此？”乃械言者于市，果如公言，民赖以安。

六年五月，召为吏部郎中，用荐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诏公审理冤狱，布宣上意，多所平反，阴雨为之霈浹。初，河朔扰攘之际，馈饷不给，官募人出粟佐军，补监当官。彰德民孙其姓者，尝输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经赴选。南巡之后，执文书诉于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旷久，无从考按，报罢。公独曰：“国家用兵之时，以调度不足，业已许人进纳，时从权耳。乃今吝一官不之界，是诬人也。他日或有鬻爵之命，谁当信之？”孙竟用公言得补，朝议称焉。

元光改元，升同知南京路都转运使事。十二月，宣庭升遐，以公为卤簿仪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开封府事。甲戌以来，河禁严密，遂有彼疆此界之分。郡人王义者，家贫无以自养，尝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义书与家人，比舍窃见之，遂以义家谋叛告，义家人被系。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内外议刑，罪当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车驾南渡，暂为巡幸之计，庙堂日图兴复，初无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灭族，是使南避之民举无归顾之望矣。臣窃以为不可。”上省奏大悦，即命赦之，且以义为定例。

有醉人倡言归十八谋反。归，京师富民。麻斤出资苛刻，胥吏辈承其意，讽使鞠之。公曰：“醉者语，于何不有？此必为富家厌其巧货，先被辱压，因酒以泄其愤耳。”明日诘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时人以明恕称之。

五年八月，改汝州防御使。司候赵玉贪冒无厌，百姓苦之，公系之狱，郡人状其罪者日以十数，例是枉法罪应死，以官故，仍减为庶人，阖境称快。狂子李生，不知何从来，去州西南十许里，擅自立祠，凿大池祠前，给云“济渎清，源王行庙”，惑众售利，愚民赛香纸、供土木者，担负塞路，城中为之罢市。公察其奸，檄梁县令张节往问之，李伏罪，庙未毕而毁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军节度使，未赴，改集庆军节度使，兼兼州管内观察使。老大都，重兵所宿，军士陵辱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静镇之。军中私相谓言：“节度，今上控制枢府时首领官也，我曹不可轻犯。”迄赴召，无一人恣横者。

公凡三领都，在所以宽厚为化，裁决诉讼，不事苛细，理有不可耐者，时亦穷治之，然终不以得情而为喜也。故吏畏而爱，民爱而畏，盖然有古良吏之风。报政之后，庭宇清闲，日延宾客，论文把酒，与相娱乐。间作诗、乐府，传达京师，群公为之属和。文采风流，照映一时，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盖不足道也。八年三月，人拜礼部尚书。十月，慈圣皇太后上仙，公复充园陵使，一时仪礼，多所刊定。天兴改元，京师戒严，兼摄户部尚书。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菜，皆公发之。不幸遭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于某里第。越三日，权殡某所。官通奉大夫，勋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

先娶贾氏，尚书左丞亨甫之女侄；再娶王氏，行六部尚书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华国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孙氏，太子太师掇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贾所出；赞，尚书省令史。克刚，奉职。克基，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女一人，孙出也，适监察御史刘公云卿之子郁，早以文笔知名。男孙四人，赞之于继祖，克刚之子透祖、显祖，克基之子绍祖，皆未仕。女孙三人：克刚一，适户部曹公景萧之孙怀谅。二幼，在室。

公孝弟忠信出于天性，推其余以及宗族友朋，无不得其欢心。扬历中外，将三十年，屢以课最闻，而未尝有咎贻之玷。宰相进除，目及公名，宣宗必曰：“赵思文，君子人也。”

其见知如此。屡蒙贡举，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无怨言。为文不事雕饰，诗律精深，而气质浑厚，读者谓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传于时。后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赞偕夫人孙氏扶护北归，以二月丙申柩于永平县某乡里先茔之次，礼也。

诸孤以王内翰百一所撰志铭见示，且以神道碑铭为请，好问甫从官学，即闻高谊。南宮献赋，误为杨浚所赏；恒府参军，重辱屠袞之问。辄叙东国人伦之旧，以寓西州华屋之感。恨知之者未尽，推之者未至，何愧辞之有焉？其铭曰：

高门之仁，舞鸾之春。儒雅以饰吏事，奚智数之足云？贞松后雕，良玉不焚。忠信而结主知，允矣贞良之臣。君子谦谦，恭人温温，完名始终，世所见闻。异代而得良史，尚有考于金石之遗文。

[1]万年龟镜录 《金史》卷一一〇《杨云翼传》作《龟镜万年录》。

[2]揖 原作“揖”，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金史》卷一一〇《杨云翼传》改。

[3]的 原作“约”，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八年 《中州集》卷八王护小传作“七年”。

[5]贞祐 《中州集》卷八王护小传作“崇庆”。

[6]苦 四库本作“甚”。

[7]休 原作“体”，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8]除 原作“际”，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十九

碑铭表志碣

内翰王公墓表

岁癸卯夏四月辛未，内翰王公迁化于泰山。初，公以汴梁破，归镇阳。闲居无事，每欲一登泰山为神明之观，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浑源刘郁文季当以事如东平，乃言于公之孺，请御公而东，公始命驾焉。东平严侯荣公之来，率宾客参佐置酒高会，公亦喜此州衣冠礼乐有齐鲁之旧，为留十余日乃至奉符。府从事上谷刘翊子忠以严侯命从公游，偕郡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虽高，而济胜之具故在。及回马岭，褰裳就道，顾揖岩岫，欣然忘倦。迤迳至黄岬峰，憩于萃美亭之左，顾谓同游言：“阳没土中一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乃约子忠先归，而遣其孺前行视夷险，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从者怪其移时不寐，迫视之，而公已逝矣，支体柔软，颜色不少变。子忠诸人且悲且骇，以为黄冠衲子终世修静业，其坐脱立化未必能尔，谓公非仙去可乎？即驰报州将，扶舁而还，安置于郡北之岱岳观。又明日，孤子恕奉丧西归，严侯特以参议张遵仲经护送焉。

议者谓泰山为天壤间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诬者。齐景公伐宋，梦有随而诤之者，当时以为师过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满，欲以封神夸万世，乃为大风雨之所匿薄。万乘且然，况其下者乎？若夫天门、日观，邀若世外，霞景灵异，水木清润，宜有闾阎博大之真人往来乎其间。前人谓草堂之灵回俗驾而谢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为天下大老。版荡之后，大夫士求活草间，往往倚公以为重，至于鄙朴固陋，挟《兔园策》而授童子学者，亦皆想闻风采，争先睹之为快。谓不为山之灵所食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适，境亦用人胜，故古今以人境相值为难。谢安之海道东还，李

白之匡山归老，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陵见于感咏，而羊昙为之恸哭。以今较之，公可以无恨矣。

想既还乡里，以六月辛未举公之柩葬于新兴里之某原，附先茔也。冬十月，好问拜公墓下，恹持门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状，以铭为请，乃泣下而铭之。

公讳若虚，字从之，姓王氏，槐城人。自先世以农为业。考讳靖，质直尚义，乐于周急，乡人有讼，多就决之。后用公贵，赠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县太君。考妣俱以上寿终。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镇人以文章德行称者，褚公茂先而后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醜此间，识公为伟器，教督周至，尽传所学。及官四方，又托之名士刘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甲科。俄丁朝散君忧，服除，调鄆州录事。治化清静，有老成之风。历管城、门山二县令。门山之政，尤为县民所安。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用荐者入为国史院编修官，稍迁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奉使夏国，还，授同知涿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实录》成^①，迁平凉府判官。未几，召为左司谏。正大末，以资历转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为直学士。

天兴初冬十二月，车驾东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劫杀宰相，送款行营，群小献谄，请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为文。喋血之际，翟奕攀恃势作威，颐指如意，人或少忤，则横遭谗构，立见屠灭。公自分必死，私谓好问言：“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貽笑将来，不若死之为愈也。虽然，我姑以理论之。”乃谓奕辈言：“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万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丞相之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为后人所信者？”问答之次，辞情间暇，奕辈不能夺，竟劝太学生托以京城父老意而为之，公之执义不回者盖如此。

京城大掠之后，微服北归，以至游秦山，浮湛里杜者十余年，得寿七十。娶某郡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恕也。女一人，嫁为士人妻。所著文编称《慵夫》者若干卷，《淳南遗老》者若干卷，传于世。

公资禀醇正，且有师承之素，故于事亲、待昆弟及与朋友交者无不尽。学无不通，而不为章句所困。颇讥宋儒，经学以旁牵远引为夸，而史学以探蹟^②幽隐为功。谓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啾啾如是？其论道之行与否云：“战国诸子之杂说寓言，汉儒之繁文末节，近世士大夫参之以禅机玄学，欲圣贤之实不隐难矣。”经解不善张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诗不爱黄鲁直，著论评之，凡数百条，世以刘子玄《史通》比之。为人强记默识，诵古诗至万余首，他文称是。文以欧、苏为正脉，诗学白乐天，作虽不多，而颇能似之。秉史笔十五年。新进入馆，日有记录之课，书史以呈，宰相必问：“王学士曾点窜否？”又善持论，李右司之纯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谈辞锋起，公能三数语窒之，唯有叹服而已。高琪当国，崇奖吏道，从政者承望风旨，以榜掠立威。门人张仲杰为县，公书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无异政，史传循史而不传能吏，宁得罪于人，无获罪于天可也。”此书传世，多有断公者。朝臣论列，所见不能一，公从容决之，处置稳惬。至杨吏部之美，杨大参叔玉，亦推服焉。雅负人伦之学，黑白善恶皆了然于胸中，值真识者，始一二言之。朝议以公于中外繁剧、至于坐庙堂进退百官者，无不担任，特以投闲置散不自衒露，故百不一试耳。典贡举二十年，门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虽小书生登其门，亦殷重之。滑稽无穷，谈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会间，春风和气，周淡四坐，使人爱之而不忘也。自公没，文章人物，公论遂绝。人哭之者云：“却后几何时当复有如公者乎？”呜呼哀哉！其铭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静而无哗。慕乐天之高而不禅逃，挟东方之雄而不辞夸。老儒便便，留书五车。我知天下之至理，宁当贵其多。小廉拘拘，规以匿瑕，

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群贤，从我啸歌，春风时雨之沾浹，枯槁为华。嗟惟公平，孰当测其涯！飘然而来，其必于瀚海而簸波；泛然而游，亦何计乎东观之与壑坡？太山天门，有物禁河，盖仙圣之所庐，而今得以为家。然则为瑞¹¹！人神上者，其翕忽变化固如是耶！

内翰冯公神道碑铭

所贵于君子者二：曰气，曰量。有所克之谓气，有所受之谓量。气与量备，材行不与存焉。本乎材行气量，而绝出乎材行气量之上之谓品。品之所在，不风岸而峻，不表嶽而著，不名位而重，不香艾而尊。是故为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轻以予人，阅百千万人之众，历数十¹²百年之久，乃一二见之。同乎其时，非无孤雋伟杰之士，从容于礼文之城，角逐乎功名之会¹³，惟其俗不可以为雅，而劣不可以为胜，故自视缺然。陈太丘事业无闻，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镇雅¹⁴俗，而举世以王佐许之。施之当时，未必适用，然千载而下，有为之故任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来，天下大夫士论公平生者，盖如此。

公姓冯氏，讳璧，字叔献，别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赠承务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进士起家，仕为中议大夫，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事。考子翼，正隆初进士，中顺大夫，同知临海军节度使事，授鞏真定县三桥里之南原，子孙遂为县人。郑内翰景纯、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旧备矣。公幼颖悟不凡，始解语，中议君置之膝上，戏问未尝见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议君喜曰：“吾孙文性见之于此矣。”弱冠补太学生，赋声藉甚，诸人无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经义乙科，制策复人优等，调营州军事判官。宰相以公学问该洽，奏留校秘书。丁继母张夫人忧，去官。服闋，再调辽滨主簿。县有和桑粟之未给价者，余十万斛，散贮民居，而以富户掌之，中有腐败者，则责偿于民。岁既久，官吏囊橐为奸，民殊以为苦。公白于漕司，即日还之民，一境称快。丁临海君忧。四年，调鄆州录事。

明年，王师伐蜀，刑部¹⁵檄充军前检察，帅府以书檄委之。草庙欲招降曦，诏先以文告晓之，然后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谕之矣。蜀人守散关不下，我军得奇道突出关背，杀获甚众。公为参佐言：“彼军拒守而并祸其民，无乃与诏书相戾乎？”主帅闻而憾之，挤公招两当溃卒，公即日率凤州已降官属淡刚、李果偕行，道逢军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马皆夺付刚，使归之其家，军则¹⁶以违制决遣之。比到两当，军民三万余众鼓舞迎劳，公以朝旨慰遣之。其还也，帅始以公为贤，奏迁一官。五年，借注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荐，授¹⁷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韩王府记室参军。俄以大学博士兼前职。至宁初，贼臣弑逆，随¹⁸于渭婚假去官。

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时避兵东方，从单父渡河诣行在所，宰相奏复前职。被枢密院檄，行视河防，条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贡举事，竟，诏公乘传讲究陕西守御方略。三年，迁翰林修撰。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率不逞辈磨名其间，诏公摄监察御史，汰逐之。公与同官立式：军户侨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伪代，主客同坐。总领撤各门¹⁹：冒券四百余口，劾案以闻，诏杖杀之。故使节所至争自首，减几及于半。复进一官。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垣军于孟州，军谋为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人太行。本温益惧，宿留孟州。枢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卫，召四将喻以上意，思忠等挟叛者请公还奏之，公贵以大义，辞直气壮，将士惭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诏与台官行关中，劾奏奸赃之尤者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谏议大夫石者而下十数人。陕西行台以寇戍之警奏，事定理问，诏公还，朝贵自是侧目矣。

兴定初，京畿春旱，诏礼部尚书杨云翼暨公审理在京刑狱，事竟而雨，人以为无冤民

之应。七月，迁南京路转运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难，岁币不入者累年，假公安远大将军、兵部侍郎，充国信副使，副吕子羽详问。宋人拒于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台兵南伐，当由寿春涉淮抵濠、扬，诏京东总帅纥石烈志攻盱眙，仍系浮梁以备台兵之还。志，小字牙古太，强臣之尤雄制者也。台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领精骑由滁州略宣化，纵兵大掠。故台兵所至，悉为志军所残，原野萧条，无复人迹。宋人坚壁不战，遂迤邐而东，拟取道泗州。宋复屯重兵盱眙，沿淮战舰如栉，我军乃溯淮西上，仅由寿春而归。行台奏志故违元授节度，以故无功，诏公佩金符鞬之。公驰入志军，夺金符，易以他帅摄。志入狱，狱之外军士哗噪，以吾帅无罪为言，公怒责志曰：“元帅欲以兵抗制使邪？帅臣待罪之礼恐不如此，使者当还奏之，狱不必竟也。”志伏地请死，公言：“兵法，进退自专，有失机会以致覆败者斩。”即用所拟闻，时议壮之。

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礼部员外郎，权右司谏、治书侍御史。诏问时务所当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减冗食，备选锋，缓疑似以慎刑，择公廉以检吏，屯戍革疲削之弊，权贵严请托之科。又言：“山东地方数千里，齐、魏、燕、赵皆在其中，七马强富，豪杰辈出，耕蚕足以衣食天下，形势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争，况本吾版图内物，乃置之度外乎？国家所以无东意者，不过谓财力单屈，有所不暇。或谓前日已尝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论耳。臣以为不然。兵出无功，固不可因噎而废食。生聚教育，盖有驯致之道，必先富强而后进取，陛下亦安能郁郁久居于此乎？”又条自治之策四，谓别贤佞，信赏罚，听览以通下情，贬损以谨天戒。又论贤不肖浑淆曰：“崇庆初，西南路招讨使九斤请先事用兵，仍乞诏复人为犄角计，执政者沮挠之，策为不行，不能踵而有纵敌之祸。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凛然社稷之镇，而奸人忌之，挤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为尤恨，然宗室贤相安危之所系焉者，而以奸人之谋使之无益而死，天下为国家惜之耳。巨妾谓贤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恶恶善，则贤不肖别。贤不肖别，则天下可运之掌，于恢复乎何有？”

诏以东方饥馑，盗贼并起，以御史中丞百家¹¹¹为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发永城令，簿赃赋，百家与令有连，付令有司，而释簿不之问。燕语之际，又许参佐克忠等台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

初，谍者告归德行枢密院言，河朔叛军有窃谋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上门、都水监使毛花瑩易其言，不为备。一日，红袖数百联袂透渡，残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鞬之。公以二将托疾营私，闻寇而弛备，且来不战、去不追，在法皆当斩。或以言曰：“二将皆寇巨，而都水者货累巨万，若求援禁近，必从轻典，公徒结怨权贵，果何益耶？”公叹曰：“睢阳行关，东藩重兵所宿，门庭之寇且不能御，有大于此者复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拟者闻。

四年，迁刑部郎中。关中旱，诏公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同州官承望风旨，问公何以处之，公为言：“故相贾公益谏判河中，闻绛阳受兵，悉军救之，征鼓旗帜，连延数十里。敌闻救至，解而去。僚属请于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绛阳，设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诸君未之思耳。吾救绛阳，所以守河中也。’诸人皆谢，诸人不及。河中在今日尤为重地，朝议拟为驻蹕处也。本根不固，则河南、陕西有唇亡之忧。以渠宗室勋贵，故使镇之。平居无事，以预备为言，竭民膏血为浚筑计，剽骑才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险为不足守，遂焚荡而去。驱迫老幼，填塞枕藉，争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声竟天，流尸蔽川而下，冤愤之民无所于诉。此而不诛，三尺法无所用矣。吾常恨南渡仓卒，贾公之功不蒙显异，然则不经之失，可使复见于今乎？”竟以无冤上之。冬十月，出为归德治中。未几，改同知保静军节度使事，又改同知集庆军节度使事。于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绍王专尚吏道，继以高琪当国，朝士鲜有不被其折辱者，公忧畏敬慎，故自释褐至今将三十年，而公私无咎贻之玷，然其抚四方者亦倦矣。到官不逾月，即上章请老。进通议大夫一官致仕，径归嵩山。

爱龙潭山水，有终焉之志，结茅并玉峰下，旁有长松十余，名之曰“松庵”，因以为号。自少日留意摄生，俯仰诚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饮食起居，处丰俭之间。台阁旧游、门生故吏，问遗山中者不绝。非若一节之士逃匿于空虚之境，以樵¹¹²枵枯槁而为高也。明窗栗几，危坐终日，琴琴砚席，翦然无尘埃。客至废书，清谈雅论，俗事不挂口。或与之徜徉泉石间，饮酒赋诗，悠然自得。尝画《管幼安濯足图》以寄意，其趣尚略可见也。所酿酒名“松醪”，东坡所谓“叹幽姿之独高”者，惟公能尽之。客有以京国名酒来与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深山草木食人语，觉佣儿贩夫尘土气为不可向也。山多兰，每中春作华，山僧野客人持数本诣公，以香韵高绝者为胜，少劣则有罚，谓之“斗兰”。斗兰、松醪，遂为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归。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终于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附于临海君墓之侧若干步。

夫人赵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孙。兵乱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厢机察。孙运安，尚幼。

公资高朗，仪观峻整，燕居未尝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谨称。母李氏，为临海所绝，公奉之于外家，而事张夫人唯谨，嫌疑之地，能使内外无间言。公歿，悉以图书第宅让诸弟，独护养小弱弟填，与同甘苦。族弟理，七岁失怙恃，而资产殊厚，公虑为奴辈所侵，籍于有司，携理之官下。及长，乃付之理，迄于有成。其与人交也，先难而后固，似疏而实亲，虽幼同视席者，亦皆严惮之。左丞董公绍祖奉使江左，得公诗钱行，喜见颜间。诗四韵，每诵一句，辄为一举觞。李右司之纯谈笑此世为不足玩，见公必为之隤然。王延州从之公于蓝裁为海内称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数之。学长于《春秋》，诗笔清峻，似其为人。字画楚楚，有魏晋间风气，雅为礼部闲闲公所激赏。制诰典丽，当代少见其比。尺牍又其专门之学，风流酝藉，不减前世宋景文。

往在京师，浑源雷渊、太原王湿、河中李献能、龙山禹禹锡从公同学，其人皆天下之选，而好问与焉。自辛卯、壬辰以来，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渭以撰述墓碑莫好问为宜。尚忆公还镇阳，过好问冠氏时，方为中囑所苦，然语及旧事，则往往色扬而神跃。以公初挂冠时校之，其神情故未减也。意天锡公难老，使后生望见眉宇，以知百年以来文章巨公，敦庞普艾，故家遗俗盖如此。私窃慨叹，使公得时行道，褒衣大冠，坐于庙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何必减古人？朝廷用违其长，顾每以城旦书见役，卒使之不遇而去。虽淮阳非公所薄，孙、刘辈有不得不任其责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属笔者，其可辞哉？乃为论次之。铭曰：

维公之生厚有基，阳刚在中鯁自持。岩岩青峙峻以奇，尘表朗出莫可梯。白笔一奋雷风驰，眈眈虎如毛发威，奔走魑魅号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机，三光九泉绝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庙堂佩安危。声气不动山四维，冠之惠文其敦卑。九鼎大吕弃若遗，负而越者先所窥。凤兮德衰天实为，正有来者吾何追。并玉之麓草木腓，两崖出泉悬素霓。朝猿与吟暮鹤飞，不饮不食玉雪肌¹¹³。幼安东还人代非，临流濯足尚庶几。漳河北原公所归，墓形马鬣大茂齐。龟石有铭告无期，公名万年我前知。

国子祭酒、权刑部尚书内翰冯君神道碑铭

岁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难仓猝，遂与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辈求访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于大名，于东平，于平阳，于太原、大兴、大定，阅三数年之久，历万余里之远，间关险阻，饥冻困踣，濒于死者屡矣，然亦竟无所见。乙巳冬，好问过大名，始以所闻告君之季子亨，盖君既为骑兵所得，欲拥而北行，人有见之者，谓君辞情慷慨，又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发丧行服，又将以故事奉君衣冠葬于某所。以好问尝得幸于君，涕泗百拜，以碑铭见请，谨为次弟之。

君讳延登，字子骏，姓冯氏，世为吉州吉乡人。曾大父世安，以医名河东，乡里推其阴德及物，谓子孙当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医而农。父时颇知读书，且好与羽人禳客游，后用君贵，赠资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颖悟不凡，初人小学，辄云：“吾家生我，将不复耕锄矣。”少长从乡先生作举子，即有声场屋间。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词赋进士第。解褐临真主簿，再调德顺州军判官。泰和元年，知怀宁寨事。部使者举廉能，转宁边县令。卫绍王大安元年初七月，霜¹⁴害稼，民无所于采，官为发粟赈贫，君躬自区处，全活不胜计，刺史逢阳赵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史许之。三年，丁内艰。宣宗贞祐二年，起复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兴定五年，充国史院编修官，考试开封进士。改太常博士。未几，出为平凉路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元光初，迁巩昌军节度副使，员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为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闻鼓院、兼修撰，奉使复国，就充接送伴使。

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国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试宏词科。寻被诏审理冤滞。七月，出为京兆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寻改京兆府路司农少卿。七年，复翰林待制，充御前读卷官，仍试宏词。十二月，迁国子祭酒，借注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充国信使。以八年春奉国书见于虢县之御营，有旨¹⁵问：“汝识凤翔帅否？”对曰：“识之。”又问：“何若人？”曰：“能办事者也。”又问：“汝能招之使降，即贲汝死，不则杀汝矣。”曰：“臣奉书请和，招降岂使者事乎？招降亦死，还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为愈也。”明日复问：“昨所问，汝曾思之否？”对如前。问至再三，君执义不回。又明日，乃谕旨云：“汝罪应死，但古无杀使者理耳。”君须髯甚伟，乃刺去，迁之丰州。壬辰，河南破，车驾驻郑州，有旨发还。三月入京，哀宗抚慰久之，复祭酒。历礼、吏二部侍郎，权刑部尚书。明年，遭变，得年五十有八，积官资善大夫，勋上护军，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户，食实封一百户。

娶同郡樊氏，同官县令邦宪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后君两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荫补。源，广威将军、嵩州军资库监。吉，广威将军、睢州军事判官。亨，忠显校尉，遥授灵宝县尉。二女：长嫁盩厔元帥府经历官张植，次嫁监湖城税兰公辅。男孙三人，曰：魏孙、众奴、千奴。女孙二人，长适进士徐升，其幼在室。

君资谨厚，寡于言笑，外若平易，而临事有执持，死生祸福不少变。初入官，遂有能名。怀宁先无庙学，君为伐县中长生柳，取以为材，庙甫成，有芝十八茎生大成殿梁间，时人异焉。在宁边日，学诗于闲闲公，从是诗律大进，致密工巧，于¹⁶时辈少见其比。及入翰林，一日直官省殿，上急召草官诰三篇，君援笔立就，文不加点，寿国高公大加赏，曰：“学士才藻如此，而汝砾不能尽知，惭负多矣。”因命录所业以献，君诺之而不之奉也。或以为言：“丞相求君文甚勤，何自闭之深也。”君曰：“仕宦穷达，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言乡别业有溪水当其门，故君以“横溪翁”自号，有《横溪集》若干卷行于世。平生以《易》为业，及安置豊州，止以《易》一编自随，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归，集前人章句为一书，目曰《周易记》藏于家。窃谓君于生死之际，刚决如此，殆有得于《易》之所谓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铭，曰：

日吉兮时良，郁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决以刚，身已灭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强，天厚之报兮复且昌。世侯伯兮岁蒸尝。横溪兮洋洋，殖丰碑兮墓旁。魂归来兮安故乡，滯淫盗墟兮亦何望！

[1]正大初章宗宣宗实录成《金史》卷一六《宣宗本纪》兴定四年九月“辛卯，进《章宗实录》”。卷一七《哀宗本纪》正大五年冬十一月“辛巳，进《宣宗实录》”。“章宗”二字疑衍。

- [2] 晴 原作“晴”，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3] 端 四库本作“端”。
- [4] 十 《中州集》卷六冯璧小传作“千”。
- [5] 会 《中州集》卷六冯璧小传作“地”。
- [6] 雅 原作“邪”，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六冯璧小传改。
- [7] 刑部 《全史》卷一一〇《冯璧传》作“行部”。
- [8] 军则 《全史》卷一一〇《冯璧传》作“军士则”。
- [9] 授 原作“援”，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全史》卷一一〇《冯璧传》改。
- [10] 撤各门 《全史》卷一一〇《冯璧传》作“撤合问”。
- [11] 百家 四库本及《全史》卷一一〇《冯璧传》作“伯嘉”。
- [12] 惟 原作“隄”，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3] 肌 原作“饥”，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4] 霭 《全史》卷一二四《冯廷登传》作“霭”。
- [15] 有旨 原作“有有旨”，据读书山房本及《全史》卷一二四《冯廷登传》删。
- [16] 于 原作“切”，据四库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

碑铭表志碣

顺安县令赵公墓碑

公讳雄飞，字真卿，姓赵氏，世为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极，皆潜德不耀，乡里以善人称之。父忠信，资禀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爱其风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盗蜂起，公方在襁褓，举家蔽匿林莽间，惧为盗所迹，祝儿勿啼，啼则累我，竟以不啼免难，宗党异焉。童卯入学，记诵出他儿上，稍从乡先生受业。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释褐长垣主簿。县濒大河，时新被水害，庐舍湮没，城壁颓圯，公日以救灾为事。公廨已毁，侨寓编民家，上漏下湿，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烦民也。初水坏庙学，先圣十哲塑像迁开封县之青冈，安奠稍定，首建新学，躬率吏民迎春以归，其审于先后缓急类如此。县民佃镇防军田，既淤垫有未尝投种者，营卒恃势征租不少贷，民无所于诉，任其凌铍。有夺之牛者，公捕系之，白按察司严督主兵者，视实种亩如干，收入几何输之。诟租者不得逞，佃户以安，流散来归者十倍其初。士子即庙学植碑颂之。

再任南乐簿。适令阙，公摄县务。南乐剧邑，民顽事殷，号为难理。署事之初，有恶子号舍五十者，以公书生易之，谪县廷自陈云：“民以受杖自捍，敢以献。”公谕之曰：“国法加有罪者，汝无罪，杖之何名？”恶子又谓：“公为儒也。”乃公为横恣，无所顾籍，不数日，以故殿被讼，公械之市三日，切责之，科决无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恶子渐恨自斃，迄终更境内凶狡无复犯者。

教诸子学，不听外出，每患经史不备，妨于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无不从。”公曰：“夏卿藏书，我宁不知？然渠家圃县首户，予虽曾同场屋，今部民矣，与之交通可乎？”是后邑子有来请益者，亦谢遣之。识者以为治官有业，与农功亡异。农夫嘘牛曝背，寒耕热耘，知有尽地利而已，终不以逢年为幸也。惟其治田不卤莽，故田亦不卤莽报之。公早有时誉，闻老师宿学论议为多。才佐二县，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远自力，若将死而后已者，其弘毅为可见矣。卒之吏畏而爱，民爱而畏，蔼然有良吏之风。犹之于农，其不以逢年为幸者欤！秩满，迁懿州顺安令。掣台北赴，过广宁，爱其

山水清美，且去瓜时尚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终于寓舍。积官至某郎。

娶解氏，习于儒素之训。二女侄，恩过所生，拊孤者以为难能。后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长口安上，初应进士举，晚乃学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贞祐二年词赋进士，无愧先达，而能谦嘿自将。正大中台省交荐，拜监察御史，时论以刚柔适中归之。北渡后，被召，授参议京兆宣抚使司事，改佐河平军储。次安固，以赈补监盐阳税司，卒。女三人：长适鄆陵醴务监冯鹏举。次未笄而夭。男孙四人：曰透，余早卒。安世既通贵，得赠公中大夫、轻车都尉、天水郡开国伯。夫人天水郡太君。

初广宁受兵，安上等崎岖百死中扶护东还，糞葬于县北大李庄之某原。是后伯仲季偕没，独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犹复旅食异县。盖四十年后，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举公泊夫人之柩柩于先差之次，礼也。安世既襄事，访某于镇阳，涕泗百拜，请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无悔，顾已无及矣。今墓已树木，寂无旌纪，其何以贻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铭志石矣。闻之诸公，谓吾子纪述国来名卿贤大夫言行，以传不朽，不胜区区之情，敢以墓碑为托。”某再拜曰：“固所愿也。”乃为之铭曰：

受质坚白无磷缁，持心权衡平设施。古难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师。百未一试验夺之，彼器盖老谁所资。碑石有铭无魄辞，罔罗得失会有时，幽光发越兮神匪私。

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

岁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书张公于辅岩县将相乡新安里东南原之新茔，礼也。孤子知刚涕泗谓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馨状其行，东明王鹏志其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当有铭，州里大夫士属笔于子，敢百拜以请。”某以为自贞祐南驾，初设大司农分领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劝耕稼，以平赋役，以督嗜噬，以纠奸慝，内振外肃，百废具举，倾朝复支。公以硕材雅望首膺是选，始贰其长，终总其务，刚峻之所摧折，深识之所奖拔，材量之所兴造，利泽之所惠养，间阎细民亦皆饱闻而厌道之。至于论列上前，谓：“国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则有余，以战则不足，大敌在此，何暇远事江淮？又五代以来，都汴梁，非用武之国，恃恃大河为固耳，然唐取梁，辽取晋，国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关中有金城、天府之险，按秦之旧，进可以图恢复，而退不失其为自强。不都关中，则犹当驻蹕河朔，系海内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夏腹心，背负秦秦，总制三镇。屯军中条之麓，建行台河南，根本既强，国势乃张。今不都关中，而又弃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为国家守者？凡此二者，我天下大计，系于危急存亡者为甚切。”公发先事之机，笃诡辞之义，故虽同列，或不得与知。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后世征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窃为宗国羞之，是以慨然论次之而不敢辞。

公讳某，字公理，世为荡阴阳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赠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赠资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颖悟，六岁知读书，十二能背诵《五经》，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词赋进士第，释褐徐州录事判官。丁资善君忧，服除调许州鄆城主簿。县有遗贼二十万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纾。再调寿张主簿。时北鄙用兵，科役无适从，公差次物力，为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号引，散户有由帖，揭榜于通衢，喻民以所当出，交举互见，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缘为奸，自是为县者皆取法焉。县境多营屯，世袭官民兵，挟势横恣，令佐莫敢与之抗。兵人欧县民，民诉之县，县不决，申送军中，谓之就被论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闻者告百夫长夜破门钥，挟两伎以出。公谓：“夜破门钥，盗也。”遣吏捕还，榜掠至百数，且械系之。明日，千夫长与其属哀请不已，约此不复犯平民，乃释之。讫公任终，更无一人敢横者。

调林虑令。贞祐初，辟举法行，除谷熟令。未几改丞，豪右敛迹。御史行县，吏抱官文书候检覆，御史先知公，麾吏去曰：“张君治县，尚有未尽耶？”召为尚书省令史。谷熟民千数诣阙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闻，德陵欲赐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须得人，为奏，诏以旨喻民，民乃归。转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铨选。选法积弊，公为之更定，周密备具，迄正大末仍未遵用之。兴定三年，超陝西东路转运副使。宰相莘公行台关中，辟公为左右司郎中。时台务填委，日不暇给，公所以处之者常若有余，朝誓归焉。

汾晋陷没，公建言：“河东郡县业已为敌有，诚能就所存官属选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张开之等，略依古制封建之，使自为战守计，亦国家御敌之大计也。”是后益封九公，盖自公发之。寻以母老丐归养，卜居渭南。五年，关中受兵，公避地华州之南山，行台檄公为沿山军马都提控，不给一卒，听自招募。公移檄诸县，得民兵五千，他州盗贼遍野，惟公号令所及，帖然如平时，路有遗物，亦无敢拾也。明年，敌退，辞军务。京兆取公所练卒隶帐下，皆倚为选锋。是秋，兵复至，行台檄公以前职保箭谷寨，兵仗器用取具仓卒。敌人来攻，公奖励士众，亲当矢石。比岁终，潼关迄凤翔山六十余棚，相继陷没，独箭谷保完，老幼赖公以全者三十万人。元光二年，诏复河中，行台驛召公指军前，行尚书省六部事。兵乱之后，百姓逃匿山谷，无以供馈饷，公躬历山谷，延见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劝出所有以佐军，辞情感激，人乐为用。迄河中之复，军食不乏，公之力为多。行台以樊泽、籍阿外留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尝为内应，恃其功，轻客军。军分两党，故二帅亦不相能，行台忧之，奏公为帅府经历官。公至，晓樊、籍以大义，且告之廉、衡之事，二帅佩服公言¹⁷，更为辑睦。城久陷而复，帅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惨，新民足而立，公为言国有常宪，何至如此，凡科禁过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悦，如受更生之赐。

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恋恋不忍诀，老幼遮道，马为之不前，至流涕相唁云：“张使君去，吾属能久于此乎？”及人见，授京东路司农少卿，总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贸易曹、单间，致货巨万，且虚增兵籍，盗取县官钱米，贓没权贵，公为不道。连章发其奸，卒废为民，士论快之。伊阳民杨铎、郾城猾吏韩祖谦、舞阳捕盗提控刘汝楫以杀人系狱，法官纳赂，宿留不为决，以俟末减。公廉得之，叹曰：“若辈漏网，则千金之子果不死于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

右司郎中、平阳府府骑兵十余人，以事至葛伯寨，凶卒高敏率利其鞍马衣仗掩杀之，班招抚使高伦，谓是敌兵之侦伺者，伦不知其诈，以杀闻官。后事败，指伦为首谋，伦迫于捶楚，自诬伏。家人讼其冤，尚书省付有司谛审之，伦无异辞。家人复抱登闻鼓以诉，有司再评，伦自伏如初。狱将决，公终以为疑，及奏，上问公，公奏言：“伦虽自款伏，而其家诉敏辈杀人之日，伦适饮酒河南，迨报至，始北归。以次第推，伦何得为首恶？罪疑惟轻，忠厚之至，且岁早¹⁸已久，愿缓伦死，以察天意。”上亦以为然，遣中使赦伦，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还奏，衣服沾湿，上为之喜见颜间。

同判睦亲府事，殿前都点检撒合鞑，上所倚信，声势焰焰，权过将相。其姊妙渊为女官，依托营建，挟势敛财，以侵愁州县，至役卫士为前导，而以皇姑自名，为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问。公力辨以为不可，竟勒妙渊返初服，出撒合鞑中京。贞祐以后，武臣以战功往往至将帅，置员既多，而不相统摄，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将帅之号，上从其计，为置建威、折冲、宁远、安平等十都尉，各以胜兵万人配之。枢密部侍郎，提控军前行六部事。

四年，丁太夫人忧，甫卒哭，特旨起复。宰相奏拟公京南路司农卿，上曰：“吾欲得张某朝夕相见，勿令外补。”宰相以三路调度京南当什六，司农寄托尤重，欲暂辍之以往耳。上从之，故有此授。及陞辞，上喻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镇静故耳。”公为政，内宽而外严，虽急于督责，官吏有犯，未尝轻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师，上笑喻良厚，且诏刘大有辈当以张某矜式。寻授户部侍郎，逾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农卿。七年，上念公久外，叠遣中使驛召之，仍诏郅州帅护送，喻以道

路所从出。六月，至京师，授以右谏议大夫，兼户部侍郎，遂赴潼关军。明年正月，军溃于阳翟。公间关至阙下，为上言：“平章政事百撒奸邪误国，虽已遣逐，而典刑未正，无以服中外心。枢密副使合喜，将军中牟垂与恒山军合，而瞻望不进，恒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尽失军士，乞斩之以谢天下。”上悟，旋废合喜为民。十二月，授吏部尚书。车驾东狩，慷慨请从行，不许。未几，汴京送款，公乘车北归，结庐涇水之上，不以世务萦怀，左右图书以乱思遗老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终于所居，累官资善大夫，勅上护军，爵清河郡开国侯，食邑千户，实封百户。

娶同郡齐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长知刚，举进士。次知柔，早卒。孙一人，延祖，尚幼。

公临事有千局，自历州县，即能敦风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夺，发奸赃以械府吏，募强悍以辍丁男，此他人之所难能，在公特小者耳。既为朝廷所知，为郎官、为大农，当官而行，毫无末顾望，义之所在，必至而后已。其于忧国爱君，盖不食息顷忘也。居农司十年，事以苟且为耻，所立条画，力省功倍，无有能变易者。在京南，日课民区种栽地桑，岁视成否，若父兄之于子弟，懋以衣里之言，而勉之上公之奉。军兴之际，簿领填委，米盐之繁杂，朱墨之纠纷，先后缓急，亦心计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国本，经度邦赋，丞掾细务，宜不屑为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谓公有不可晓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闳博，风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应于物者粹以温。少长乡校而有素宦之风，从容儒雅而有应敌之略，此言论、事业之所以出人意表欤！平生事亲孝，事长敬；与人交，死生祸福不少变。冀禹锡、李大节受知于公，年少入仕，疏于自检，坐为文吏所陷，并不复用，人知其冤而莫有为辨之者。公独曰：“冀不以一颦而度千里，况美士乎！”言之宰相，乞为昭雪，不报，乃上书申理之，二子竟得复叙，后为中朝名胜。士论以公为知人。所著诗文、笺奏、简重典雅，称其为人。为集若干卷，藏于家。

尝论公大夫十仕于中国全盛时，立功立事易于取称，故大定、明昌间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尽诬。设使易全盛而为季末，起坐啸而应急遽，是犹拯溺以规行之雅，而料敌以清谈之误，吾恐黄相国之功名，减于颍川治最之日矣。古有之，乱则智士驰骛而不足，治则中材高枕而有余，信斯言也。兹世之士，其不幸欤！铭曰：

农政名卿，台务望郎，取思其忧，公极所长。南驾而都，百垒为防。乃积乃仓，暨彼襄粮。百冗盆来，倚公设张。嗷嗷创罢，望我小康。救寒袴襦，疗饥膏粱。爱育本基，系公慈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济巨川，公任舟航。盗贩黠鬻，龙起云骧。何偃景同翻而不于兴王？相古先民，系于苞桑。岂无兴邦之言，天久矣其废商。屹颓波之砥柱，又安得邀横溃¹⁴¹而独障？文武备具之谓成，夙夜匪懈之谓庄。克勤小物之谓敏，不畏强御之谓刚。公是所存，奚必太常。郁郁佳城，维公之藏。勤我铭诗，发其幽光。千秋兮万古，耿故国兮难忘。

通奉大夫、钜州刺史、行尚书省参议张君神道碑铭（并引）

保静一军，北当沂、海、滕、兖、济、单之冲，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为重镇。兴定二年，诏以元帅、右都监克石烈志开府此州，不终岁复有总统东道诸师之命。志由亲卫起身，以小字牙吾塔行，宋人讹传又以卢国瑞目之。其所统兵屯戍之外，隶帐下者步五千、骑二千而已。为人强悍猛猛，操纵叵测，用兵知变化，往往暗与古合。自二年泗州乘胜席卷之后，灵壁、土山、龟山、蒙城、五河、九冈，前后杀获莫可胜计。先声所及，宋人为之胆落，两淮之间，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症。勋伐既高，知朝议倚以为重，乃高自标置，日有跋扈之渐，朝廷亦无如之何。使者衔王命，或被省檄，计事东方，凛凛危惧，如遇大敌，应对之际，横被驳斥，殆一食顷不可与居。而君乃以幕属与之从事者十有三年，计举世敢与之抗¹⁴²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诸生仕台阁，衣冠颀貌，见者以为儒而不武。

志初亦甚易之，及与之议军务，凡独任胸臆，安有扶持，君必为之委曲开谕，不动声气，犷悍化而柔良。既久，乃更亲爱，外有手足之托，而内有骨肉之义。志虽高亢偃蹇，卒能免于颠灭之祸者，君之力为多。逮伯玉为颜阖说养虎，人以为庄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观之，世乃真有养虎者。至于“时其饥饱⁶¹，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驯。”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与！

君讳汝翼，字季云，族张氏，世为河内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隐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诏州里举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迁狄道令。后用君贵，累赠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资颖悟，童卯中以善属句称。弱冠擢泰和三年经义进士第，释褐河阳簿。丁外艰，服除调庆次丞。复以内艰去职。卫绍王崇庆二年，任西宁主簿。西宁近接夏境，频被侵劫，君问民所疾苦，政从宽简，民甚安之。宣宗贞祐二年，夏寇来攻，县中兵力单寡，城为所陷，君乘乱而出，有可以不兴议罪，父老诣州称枉，遂获申明。四年，召为尚书省令史。

兴定二年，考满，授同知涇州防御使事、军前行户工部事。俄改行部为规措所，就充规措使。州将移刺羊哥以宋兵脆弱，不足为虑，日与将佐燕饮，君独不预。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备取西城，遂据之。时君与羊哥⁶²在东城，羊哥闻变，计无所出，谋弃城而遁。君戒旆吏毋敢给州将马，且躬自巡城，众赖以安。已而保静军来援，杨山从宣张惠出奔，宋兵乃弃城而遁。州人德君，为立生祠。寻改灵壁军前规措使，充便宜总帅府经历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邓、裕帅府经历官。保静失君，军事废不治，志凡七上奏，乃听君还，且擢拜秘书少监，兼行户部郎中。二年，邳州从宜纳合六哥劫杀行省事忙古刚，以州降宋。诏总帅府率东方兵攻取之，撤城中兵民有能诛六哥反正者，官赏有差；勅从之人，一切勿问。攻数十日，军士死伤甚众，而城中无应者。又数日，宋裨将高显聚六哥首来降，而余党坚守如故。志与朝官之在军中者怒曰：“此州从贼叛国，贼既死，自当开门纳军，然且旅拒如此，不尽坑之，何以示威？”君进曰：“平民从叛，本非获己，竟有何罪？况尝许首恶之外，不戮一人。必欲坑之，朝廷将不以为失信乎？若重以恩诏开示，出三日不降，某请身任其责。”志以下皆是其言，射书敦谕。州人知祸福所在，相继出降，尔后竟无一人被诬误者。诏书褒美，迁同知保静军节度使事。

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镇关、陕，时关中游骑充斥，老幼扣关者亡虑数十万，志以关东人心易摇，重为避兵者所警，则或有意外之变，欲禀命于朝，然后纳之。君进曰：“陕西老幼，投死无所，独以关东为生路。今坐视不救，任为兵人所鱼肉，岂朝廷倚公存活生灵之意乎？”志曰：“不然。故人百计窥关，无从而入，间有挟诈杂老幼而东者，谁当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过三二日。命即下，禀而后行，盖未晚也。”君复进曰：“帅府设经历官，主帅所行，得预商略。帅若专辄，而参佐曲意从之，设此官焉用？假有挟诈而东，为意外之变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夺，即命开关，西民由是免祸。中使者以闻，诏谕之云：“牙吾塔资性素刚，非卿不能劝导。卿为参佐而主张大事如此，朕甚嘉之。当益尽心，勉建功业，朕不汝忘也。”总帅军还镇，改遥领同知镇南军节度使事。七年，志行尚书省事于陕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居归德。

天兴元年，归德受兵，总帅赤盏元凯起为经历官。明年春正月，车驾幸归德，改吏部郎中，经历如故。未几，徐州帅乐安郡王王德全不禀朝命，授君户部侍郎，充徐州帅府参议官，且谕之曰：“卿昔佐牙吾塔，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与卿有连，屈卿往佐之。德全虽鄙野，亦当从卿言，无貽朕东顾之忧也。”及尚书左丞完颜仲德以策诛德全，乃用便宜授君行省参议，兼同知武宁军节度使事，遥领钧州刺史，进阶通奉大夫。冬十月，州为沛县人鹿琮所破，拥官吏北渡。君用忧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于沛之旅舍。翌日，蒿殡于歌风台之下。后十有三年，孤子翔等举君旅榱归柩于山阳南徐河之先茔，礼也。

君娶朱氏，河北西路盐铁判官、汴梁名进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长曰翔，武义将军，遥领郑州防御判官，次曰浚，武义将军，遥领河内县令。女一人，适汴京^①东水门副使边汝砺。男孙二人：长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孙一人，幼在室。

壬子冬十月，翔、浚奉京东行省员外郎王君禧伯所撰家传，以神道碑铭为请，三请益坚，某不得以不敏辞，乃为论次之。君尚^②多可称弗著，著所以活万人者。其铭曰：

柏松菁菁，风水攸宁。张君之阡，乐石有铭。侃侃唯君，仁信笃诚。一说解纷，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风，润物无声。有《箫》《韶》之克谐，无水火之必争。彼举头而城，蠅尾而旌，方耳耳而帖伏，何磔裂之敢萌？有方无方，孰为权衡？使存诸己者而未之定，奚暇及子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吾然后知黄老之言为有征。

资善大夫、集庆军节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铭（并引）

公讳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为某路贵族。国初，迁种人屯戍中州，遂为真定人。祖讳昔兀乃，赠镇国上将军。考讳福山，亲卫出身，官镇国上将军、临洮路康乐知寨。公则康乐之弟子也。康乐爱公风骨不凡，度能起家，使应童子举。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学。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论进士第，释褐永年县丞。继历三县佐，皆有能名，召为左三部检法司正。公资禀仁厚，临政本于惠养，不以鞭箠立威。及居议狱之地，忠爱款曲，未减者为多，法家称焉。

贞祐初，从狩汴都，拜监察御史，累迁左司谏。朝廷知公盖将大用矣。未几，授庆阳府治中，权府事。部民妻有与外人私者，民捕获之，手刃其妻，诣官自陈，公释而不问，一时能官者以知义许之。入为刑部郎中。

正大二年，被诏串理冤狱。时所在狱犴填满，官吏习于桎梏弄威之后，知有无辜而被^{①②}系者亦莫敢言。公遍历郡邑，躬自临问，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诏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迁户部侍郎。诏以郑州军卒谋反，命与防御使、临淄郡王张惠鞠之，辞连二偏将：一遥领陈州防御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瑜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诬误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诬，冤报何时而已耶？”卒感悟，尽吐情实。公以闻，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农卿，兼采访提举刑狱事。公老于从政，仁信愈笃，不动声气，而感惠并举，公议蔼然，有公辅之望。七年，改集庆军节度使、毫^{③④}州管内观察使。未赴，遭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于私第之正寝，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积官资善大夫，彭城郡开国侯。

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政^{⑤⑥}整洁，有内助之功，中表归之。年七十二，后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护卫怀远大将军。男孙二人：荣祖、庆祖，皆尚幼。桓端以某年月日，举公之柩葬于某所之先茔，夫人附焉。既葬之几年，某过东平，桓^{⑦⑧}端以碑铭为请。平时以公恂恂退让，不为锻炼之风所移，尝向慕之，故不复以固陋辞。乃为铭曰：

延平之子，大理之徐，议狱闾疏，至可以漏吞舟之鱼。于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欤！大安权移，变乱维初，傅翼虎臣，恣为诛戮。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与俱。公适其时，职司刑书，乘御史骖，登使者车，惘惘无华^{⑨⑩}，闲雅甚都。周旋于柱后惠文之间，温其褐宽之儒。平反几何，月计有余。方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贞虞。祸惨河阴，或僇或俘，不为国殇，即亡国之大夫。天独厚公，得归公于黄垆。汤早焚如，一溉者后枯，孰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诬。于嗟公乎！

资善大夫、武宁军节度使夹谷公神道碑铭

贞祐初，大驾南巡，以省掾扈行。事出仓卒，乃留幼子、今先使斜烈于平州之抚

宁。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余二十年。先鋒既长立，能自奋发，立功名，仕宦贵显。岁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归。公已老，而身见代谢，抢焉有去国之感，顾瞻裴回，不能自己。生平植节坚苦，食蔬糲不厌，既居民间，倍自贬损。先鋒有卒性，夫人殷氏尤尽妇道，口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变。一室萧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贲饷，瓜果菜茹之细，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执法之在前后，惟恐其污己也。时贵慕公名，有谒见者，教外白不得通，曰：“我亡国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浑源魏内翰邦彦以简重得登公门，与之考论文艺，自余虽邻舍，有不得见其面者。盖尝论公君臣之义，于名教为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经，而古今之恒典，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守，故人臣之于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义均同体，吉凶祸福，不以回其志；废兴存亡，不以夺其节。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犹之父有罔极之慕，而天无可逃之理。微子之过旧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义不北面于燕；乐毅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非诚何以当之？是故城之所在，即名教之所在，有不期会而合焉者。《语》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居今之时，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为远近，然则不以名教处之，其可乎？

公讳上刺，字大用，姓夹谷氏，世为合巃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会初，尝以王爵握兵柄，史谍载其功译矣。大父仆千，骠骑尉、上将军，娶完颜氏。父阿海，骠骑尉、上将军、澧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赠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读书，三举策论进士，以泰和三年登科。历抚宁、海滨簿。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适被兵，州将请公充军中弹压，以功升一阶，入补省掾，终更除武宁军节度副使。五年，用枢密院荐，充京东总帅府经历司。主帥牙古大资鸷狠，恃功自高，奴视参佐，往往置之死地，从事辈畏之，惟意所向，喋不出一语。公直前论行，无所顾籍，论事之际，极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见听，则移疾不为出。帅悔悟，或谓公谢之。其秉志抗直如此。

兴定初，宋人步骑数万侵涿州，声势甚张，公为画策，潜军越灵壁，出其不意，杀获甚众。以功迁两阶。四年，召为户部员外郎，转刑部，寻迁郎中。元光初，设三路司农分治户部，以公刚嫉疾恶，材任刺举，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几，以称职罢。是后公虽改他官，言政者犹以少卿名之。

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州。是岁大蝗，公境独无。有秋旱甚，祷之而雨，识者以为善政之报。三年，召为户部郎中。初置申州，辍公为刺史。明年城洛阳，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移刺瑗雅敬公，事无巨细，谘之而后行。俄改汝州防御使。洛阳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发，公以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几岁，改陈州。公老于从政，先声所暨，有识相贺。州有东平宣锐军余百辈，率以成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势作威，备极凶悍，前后不能制。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撤送本管，一部帖然。考城，胥史所聚，结党为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连起诏狱，细民虽被侵辱，而无所诉。公籍其姓名，置之厅事，自是无一敢犯者。寻上章请老。御史张特立，乐夔上书言：“陈州防御使士刺刚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风。今虽年及，其龟勉王事，强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闻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许之，贪贤之道，诚有所未尽。特望重加拔擢，以观自竭之效。”书奏，落致仕，超授同知开封府事。

明昌以来，竊虜王、卫绍王族属皆终身禁锢，男女幽闭，绝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僇辱既久，戕同匹庶，就有诡谋，谁与同恶？宜释其宿怨，弘以大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国君不可以仇匹夫，仇之则通国皆惧。匹夫且然，况骨肉乎？”语虽不即从，其后天兴初元之赦，皆听自便，盖自公发之云。六年，授武宁军节度使、徐州管内观察使，兼提举河防使。诏旨褒谕，道所以迁擢之故，且命乘传赴镇桃园。行枢密院事幹鲁、仓官王邦昌，囊橐为奸，盗官粮二万斛，公按问得实，悉从征理，转漕为之少宽。逾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请北渡。后五年，以戊戌年二月薨，春秋七十有三，终于家。积官资善大夫，金源

郡开国侯。歿后三日，权殡宣德州东南天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于永兴县王家堡之西北原。从弟平章政事华国公毕兰出，及其子奉职、六十一，皆葬墓次。盖子孙去先茔久，不能归葬，故改卜于此。

前夫人奥敦氏，赠金源郡夫人。继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兴，辅国上将军，早卒。次烈烈，宣授先锋使，佩金符，总统质于军。次万僧。女一人，嫁为世袭官妻，早卒。男孙三人，留住，拔突，七十二。女孙二人，秦奴、元奴，皆尚幼。侄二人：永喜，辅国上将军；次中山，皆弟明威将军老哥之子。侄孙二人，阿怜、寿童。从孙一人，八十二，奉职之子。从侄女一人，平章公之女，盖公收养之者。

将葬，五路万户郝丑和尚以行状来请，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宁之详。先锋与我结弟昆之义，公之葬，犹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赐之。”予素善郝侯，义不可辞，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铭。铭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诡随。相彼^{〔1〕}筑室，天实厚其基。温乎召杜之德，凛乎赵张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真识幾希，顾以能官为见知。风雨如晦，鸡鸣有期。沧海横流，鳌足不歇。幅巾布衣，陋巷栖迟。吾宁汨浊流之泥，吾宁啜馆余之醪。周粟京坻，采薇以疗饥；尚友千载，匪义迹其焉追？燕云之郊，丘垅累累。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谁与归？

〔1〕被 原作“破”，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服 原作“眼”，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早 原作“早”，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清 原作“青”，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5〕抗 原作“抗”，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6〕饥饱 原作“饱饥”，据《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改。

〔7〕哥 原作“歌”，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8〕京 读书山房本作“梁”。

〔9〕尚 原作“向”，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0〕被 原作“彼”，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1〕毫 原作“毫”，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政 原作“致”，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3〕桓 原作“恒”，据四库本改。

〔14〕悃福无华 “华”原作“咩”，据四库本及本书卷二二《镇南军节度副使张君墓碑》改。按《后汉书》卷三《章帝本纪》元和二年诏：“悃福无华，日计不足。”

〔15〕统 原作“被”，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一

碑铭表志碣

御史张君墓表

东平幕府从事张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状，请于仆言：“先御史在兴定、元光间，于州县为良民吏，于台阁为材大夫，朝誉蔼然，吾子所知。丧乱之后，挈家还乡社，春秋虽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与世绝，泰然以闭户读书为业者余十五年。凡向之

所以为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尝一语及之。沉默退让，齐鲁大夫士翕然称道之，亦吾子所知者。弃养以来，三见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后汨没簿领间，不得洒扫坟墓，列树碑表，使先子名德懿范暗焉而不彰。诚惧一旦先狗马填沟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属笔于子，幸为论次之，以俟百世之下。”

仆尝谓圣人泽后世深矣。今虞芮有闲田，丰镐之间，男女异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岁，故言衣冠礼乐，则莫齐鲁为盛宜矣。百年以来，东平刘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孙、文元贾公昌朝之家世、滕阳张丞相水锡、日照清献张公父子、东阿寿国张公、萧国侯公、参政高公奉高、承旨克公、黄山内翰赵公、磁阳内翰阎公，敦庞耆艾，海内取以为法。其余经明行修，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数？至于人代变革，才、智、勇皆废，守道之士怀先王之旧俗，区区不能自己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泽及后世之谓乎？

遵按中奉大夫、治书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张君，讳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大父彦，皆潜德弗耀。父恕，用君贵，赠中议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岁丧父，母程¹¹，故衣冠家，而有贤行，力课君学，君亦能自树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经义进士第，释褐将仕郎，调颍州泰和县主簿。崇庆元年，换怀州武陟簿。丁内艰，服除，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为尚书省掾。

正大元年，终更擢同知嵩州军州事，盗入军资库而无迹可寻，官系主者狱几十余人，不住讯掠，皆自诬服。君时以微出，及还，系者称屈，君涕审，知其冤，即纵遣之。不数月，诸黥卒以驻散，郡人以为神明。三年八月，辟许州长葛令。未几政成，农司以称职闻。及罢，县父老上赍礼，一无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为太常博士，权监察御史。不半岁，迁户部员外郎。七年八月，授治书侍御史。八年七月，迁礼部员外郎，兼修起居注。俄升旧德治中，兼提举河防学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兴元年，遥领高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遽疾，春秋七十有六，终于东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寝。

娶魏氏，封清河县君。子男三人：长即昉也，今为东平万户府经历官，遥领同知单州防御使事。次晔，次煦，皆早卒。男孙二人，女孙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柩于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莹，礼也。

君资禀厚重，与人交，敦信义。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当官而行，刚介有守，论议纯正，人不能夺。仕宦三十年，家无余资，其他尚多可称弗著，著不为穷达易节者。铭曰：

汶之洋洋，思圣有堂。礼乐衣冠，此为之乡。维御史君，尤鲁士之良。沉潜而刚，耆艾而敦庞，可以为公卿大臣训于四方。昔往矣，秉笔帝旁，蔼然粹温，如珪如璋。今来斯，微服裹粮，衡门栖迟，咏歌虞唐。谓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节之昌。抱明月而长终，怀旧俗而不忘。在君为乐天，而识者涕滂，林深而兰芳。风雨如晦，而鸡鸣有常。世无良史久矣，孰为发幽潜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讳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阳，元魏迁两河豪右实云中三州，遂为东胜人。曾大父获庆，大父总，质直尚气节，乡人有讼，多就决之。至于婚嫁丧葬不能给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侠闻，尝与群从分财，多所推让，州里称之。后用君贵，封太中大夫。雷内翰渊述世德之旧备矣。太中子八人，长曰鼎，孝弟仁让，闾门肃睦，有古君子之风。以六赴廷试，赐第，调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怀远大将军。君其第三子也，资严毅，虽所亲不敢以非礼犯之。幼日梦人呼为御史，故每以谏辅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经童出身，补将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临洮府司狱、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干为西京招讨司奏辟提控沿边营城粮草。寻擢王刚榜河赋进士一科，换偃师主簿。宣宗幸汴梁，人为尚书

省令史。时相知其可用，不半岁，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满，例为广盈仓监支纳官。

兴定初，辟举法行，用荐者除陈留令。将之官，白府尹言：“县务不治，令自任其责，丞、簿、佐史辈无预焉。幸无扰之，使令得尽力。”尹诺之。既到官，事无大小，率自负荷，次官奉行而已。时秋大旱，冬十月乃雨，归德行枢密院发民牛运粮徐、邳，君为使者言：“吾麦乘雨将入种，牛役兴，则无来岁计矣。使者不能宽十日程耶？民事集集，虽乏军兴，吾不辞也。”使者怒而去。君力毕农种，粮运亦如期而办。行院仍奏君要善小民，不以军食为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农，奏课为天下第一。御史台察能吏，亦为奏首，且言可允台课。京东总帅府奏辟经历官，不许，乃拜监察御史。君莅职，慨然有理轮之志²，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灭³弃典礼，开纳货赂，妄进退官吏，从夷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一二数。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难矣。”书奏，宣谕：“御史台程某，敢言如此，他御史不当如是耶？”且有旨切责荆王，出内府银，使偿物直，敕司马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于是权贵皆为敛手。

东方频岁饥馑，盗贼蜂起，特旨以君摄治书侍御史，兼户部员外郎，运京师粮八万石赈徐、邳。君经画饷道，十里一置驿，罗弓刀以防寇夺，具斧斤以完器用，备医药以起病疾，劝助藉以通留滞，辇运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饥民踵来，凡所以为贷、为彙、为赈贖，忖度肥瘠，无一失其当。州民请于京东帅府：“愿留我程御史以福残民。”帅府奏君行为部官，诏再往徐、宿、邳。

荆王积不平，密遣诸奴诱奸民徐璋造飞语讼君于台，诸相不为奏，而王独奏之，宣宗颇直君，欲勿问，王执奏再三，乃从之。哀宗时在春官，遣医药官王子玉谕旨推问官：“程御史为县，治行第一，监察又称职，有罪无罪，勿为留难。”已而璋伏诬告，君当还台。在律：官人与部民对讼，无罪犹解职。王风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罢官。君泰然自处，都无己仕之温。察书深读，盖将终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终于京师嘉善里之私第，积官太中大夫。

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温，举进士，以其年月日，举君之柩柩于金昌府芝田县某里太中君之新茔，礼也。

呜呼！生才实难，尽其才重为难。使君得时行道，坐于庙堂，分别贤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车折其轴，有才无命，古人所共叹。虽然，地远而位卑，身微而言轻，乃以一御史犯强王之怒，卒使权贵落胆，缙绅增气，虽不遇而去，伸眉高谈，亦可以无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为铭曰：

曲士卖直，见豺而栗。鄙夫媚粟，与兔同波。犯父子之至难，孰绞诟而上刺？横溃我障，刚撞我阿。炼心成补天之石，奋笔为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后福之能多？有山维嵩，有水维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铭

河间许古道真，以直谏见称德陵朝。正大初，谒阙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守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则无以致中兴。”章奏，诏道真赴都堂，问孰可为相，道真以尚书省令史商衡对。当时，上新即位，经略四方，思所以弘济艰难者为甚力。道真已得请居伊川，即命驿召之，落致仕，复右司谏。天下想望风采，道真亦慷慨愿以人所不敢言者为天子言之。及论天下事，乃首以公为可相，则公之材为可知矣。

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陈，继迁郢。七世祖南华府君讳怀钦，官于曹，遽占籍焉。曾祖讳冈，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补从事，换忠勇校尉。祖讳驹，两廷试，教授乡里。考讳锡，用公贵，及封朝请大夫。妣王氏，濮阳县太君。公，朝请君之长子也。初从乡先生李昉方平学，贫无以为资。方平爱其才，每调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庆二年词赋进士第，

释褐洛交^④簿。以廉能换郟县，寻辟威戎令。时岁饥，民无所于余，公白之行台，得开仓赈贷，赖以全活者甚众，县民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罢。入为尚书省令史，历粮草边关知管差除三劳。考再满，授户部主事。两月，擢监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于是朝廷知公，盖将大用矣。

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事，不赴，奏充枢密院经历官，遥领昌武军同知节度使事。丞相莘公领陕西行台，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员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台地重，急于用人，可从丞相奏。”自是台事一决于公矣。明年召还，行台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内艰，乃得还。时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蓝总帅府经历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帅入援。二月九日，军至陕，将由间道之商州。十一日，抵卢氏山，与北军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饥不能战，是夜遂溃。公为北军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从，将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刭，时年四十六^⑤。积官至少中大夫，濮阳县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

初娶邓氏，再娶郑氏，并封濮阳县君。子男二人：长曰挺，次曰懿安。女一人，适泗州司候安邑刘懋。

公事长上以礼，接下以诚，与人交，有终始，家居亦未尝有愠容。性嗜学，藏书数千卷，古今金石遗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来，士大夫以救世之学自名，高者阔略而无统纪，下者或屑属于簿书米盐之间，公资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率优为之，苟可以利物，则死生祸福不复计。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评者以公用违其长，使之卒然就一死，为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于某原。好问辱公知为厚，敢述梗概而为之铭，以寄招魂之词。词曰：

唐虞之世麟凤游，出非其时圣为忧。黄琮礼天帝所休，殿之桀中孰汝仇。海内茂异君上流，坐之庙堂众职修。天路阻长往莫由，维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讳我则求，衣冠李卫污褐裘。气息奄奄藏鬼幽，离息鸟视天为囚。枯龟千年一蟹脚，界君完节乃所酬。不然报施神其尤，河济之水无千秋。若孙若子公且侯，豆筮奔走物洁羞。魂兮归居安此丘，北阴葬墟不可留。

希 颜 墓 铭

南渡以来，天下称豪杰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献臣，李纯甫之纯，雷渊希颜。

献臣雅以奇节自负，名士喜从之游，有“衣冠龙门”之目。卫绍王时，公卿大臣多言献臣可任大事者，绍王方重吏员，轻进士，至谓：“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为尹所忌，瘞死雒阳狱中。

之纯以苏州军事判官上书论天下事，道陵奇之，诏参淮上军，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无事，士大夫以宴饮为常，之纯于朋会中或坚坐深念，咄咄嗟喏，若有旦夕忧者。或问之故，之纯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帐所在，吾见华人为所鱼肉去矣。”闻者讪笑之，曰：“四方承平余五六十年，百姓^⑥无狗吠之警，梁不以时自娱乐，乃妖言耶？”未几，北方兵动，之纯从军还，知大事已去，无复仕进意，豁然一放于酒，未尝一日不饮，亦未尝一饮不醉，谈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贞祐末，尝召为右司都事，已而按不用。

希颜正大初拜监察御史。时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济艰难者为甚力。希颜以为天子富于春秋，有能致之资，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谓：“精神为可养，初心为可保，人君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不宜妄费日力，以亲有司之事。”上嘉纳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回谷，势甚张，平章芮公逆击之，突骑退走，填压溪谷间不可胜算。乘势席卷，则当有谢玄淝水之胜。诸将相异同，欲释勿追。奏至，廷议亦以为勿追便。希颜上书，以破朝臣孤注之论，谓：“机不可失，小胜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见，而主兵者沮之，策为不行。后京兆、凤翔报北兵狼狽而西，马多不暇入衔，数日后，知无追兵，乃

聚而攻凤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纵敌，为当国者之恨。

凡此三人者，行辈相及，交其欢，气质亦略相同，而希颜以名义自检，强行而必致之，则与二子为绝异也。盖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经济之学，一时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独以献臣为称首。献臣之后，十论之之纪；之纯¹⁷之后，在希颜。希颜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叹。三人者，皆无所遇合，独于希颜尤嗟惜之云。

希颜别字季默，浑源人。考讳思，大定末，仕为同知北京路转运使书，希颜其暮子也。崇庆二年，中黄裳榜进士甲科¹⁸，释褐泾州录事，不赴，换东平府录事。以劳绩温领东阿县令，调徐州观察判官。召为荆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考满，再任。俄拜监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候孝卿荐，除太学博士，还应奉，终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

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孙，八岁；宜翁，四岁。女二人：长嫁进士陈某，其幼在室。

初，希颜在东平，东平河朔重兵处也，骄悍悍卒，倚外寇为重，自行台以下皆务为摩拊之。希颜莅官，所以自律者甚严，出入军中，偃然不为屈，故颇有喧嘩者。不数月，间巷间家有希颜画像，虽大将亦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尝为户部高尚书唐卿所辟，权遂平县事。时年少气锐，击豪右，发奸伏，一县畏之，称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赃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传雷御史至，豪猾望风遁去。蔡下一兵与权贵有连，脱役通田间，时以药毒杀民家马牛，而以小直取之。希颜捕得，数以后前罪，立杖杀之，老幼聚观，万口称快，马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

希颜二岁丧父，七岁养于诸兄。年十四五，贫无以为资，乃以胄子入国学，便能自树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间，太学诸人莫敢与之齿。渡河后，学益博，文益奇，名益重。为入軀干¹⁹：雄伟，脣张口吻，颜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猝亦不能变也。食兼三四人，饮至数斗不乱，杯酒淋漓，谈谑间作。辞气纵横，如战国游士；歌谣慷慨，如关中豪杰；料事或败，如宿将；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虑患深，则又似大所谓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畴、陈元龙之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虽其文章号一代不数人，而在希颜仍为余事耳。希颜年四十六²⁰，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后二日，葬戴楼门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

好问与太原王仲泽哭之，因谓仲泽言：“墨殒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断流有占，斯人已矣。瞻乌爱止，不知于谁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汉中道袭荆襄，京师戒严。铭曰：

维季默父起营平，弱龄飞鸢振厥声。备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惊。紫髯八尺倾汉庭，前有赵张耻自名。目中敌无遁情，太息流涕请进兵。掄聪不及驰迅雷，一日可复齐百城。天网四面开鲲鹏，砥柱不救洪涛倾。望君佐王正邦经，或当着言垂日星。一愤不驱谁使令，如秦而帝宁勿生。不然亦当蹈东溟。元精炯炯赋子形，澹焉宁与一物并？千年紫气郁上征，知有龙剑留泉扃，何以验之石有铭。

大司农丞康君墓表

君讳锡，字伯禄，姓康氏，世为宁晋人。大父讳成，尝与昆弟分财，他田宅定²¹无所问，止取南中生口十余人，纵为民而已，以故家独贫。考讳溢²²，少为里胥，资钝笃，县令者倚之以纳贿。及令为御史所劾，溢自念：“言直则令被罪，终世不齿。渠官长，而我以事证之，何以立于世？”乃自缢而死，令竟以无迹可寻获免。伯禄既孤，养于外祖田氏，田见伯禄骨格异他儿，谓当有望，使之应童子举，饮食卧起躬自调护，各极劳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茭苇中，惧为同行者所遗，至负之而趋。及长，师柏乡王翰周辅，束脩不能备，周辅与诸生共割给之。中崇庆二年进士第，释褐栝阳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为尚书省掾。考满，迁开封府判官。

俄拜监察御史。言宰相候孝、师安石非相材；提点近侍局宗室安之声势焰焰，公门请

托，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议伟之。选授右司都事，迁京南路大司农丞。破上蔡诸县群不逞把持之党，弹种人以脏污尤狼藉者五六辈。宰相有不说者，云：“康锡不欲吾种人在仕路耶？”匡以飞语中之，出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书六部郎中。城陷，授水死，时年四十八。

伯禄孝于母，友于其弟，有恩义于朋友，从仕则死心奉公以为民，古所谓公家之利知无不为者，唯伯禄为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颜、冀都司京父、宋内翰飞卿之等名上数十人，世以比唐曰“龙虎榜”，至论公辅大器，尚以伯禄为称首云。

岁戊申秋九月，予过宁晋，伯禄之从弟锐招魂葬伯禄于唐城乡东南五里之先茔，以其第三子阿千为之后。伯禄先娶蓟州游氏，再娶鲁山张氏，皆封京兆县君。一子彭原，张出，歿于京师之兵。铭曰：

仕以义行，死与义俱，又存义亡，葬何计乎江鱼？宁晋之墟，维君之居，眷焉顿之，泣涕涟如。岂无蛟蜃之波，以投异乎谗？夫百岁而下，有历九关为上诉者，其有说欤？

聂元吉墓志铭

元吉讳天骥，姓聂氏，代之五台人。元吉，其字也。父讳明，自先世雄于财，而以阴德闻里中，用元吉贵，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长子也。弱冠登进上第，释褐汝阴簿，转睢州司候，廉举封丘令。人为尚书省边关粮草房令史，考满，授吏部主事，权监察御史。夏人请和，使者互市于会同馆，外戚有身自贸易于其间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体，且取轻外夷，弹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州防御使事。未赴，为陕西行台所辟，仍用荐书通领金安军节度副使，兼行尚书省都事。

不半岁，人为右司员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卫州行尚书六部事。庆阳围急，朝议以宿州总帅往救之，奏充经历官，围解，从别将守邠。将欲弃州而东，元吉陈说利害力止之，不从，将坐是被系，辞连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寻有讼其冤者，即召为开封府签事，旬月还右司员外郎。丁太夫人忧，未百日而夺哀复职。车驾东迁，公在留中，贼杀二相，兵及元吉，卧创二十许日，医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权厝某所。

娶王氏。子男二人：长黄童，次玄童。女三人：长嫁进士张伯豪，孝友有父风。夫歿，归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胜哀慕，绝脰而死。时乱已极，凌夺蚤报，无复人纪，女独以大义自完，士大夫贤之，有为泣下者。其二尚幼。

初，元吉以卫绍王崇庆二年登科，时雷希颜渊、宋飞卿九嘉、商平叔衡、张正卿天纲、冀京父禹锡、康伯禄锡皆在选中，朝野以为得人，而元吉起田亩，能以雅道自将，践历台阁，若素宦然，诸人多以为不及也。予与元吉同乡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迟，予资下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尝以言下人，予则矫枉过直，率屈己以徇物。道不同，不相为谋，故虽与之同乡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尝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于世，世亦望焉，而卒之无所就也，乃为之铭以哀之。辞曰：

岩壑之死，匪曰正命。义存义亡，何适非正？天夺于众，力独奚竟？多寿辱随，瞑目为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不幸欤？展布其四体，未有以为容也而得拱棺；萌意于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触机阱。吾于吾元吉，诚爱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概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1〕母程 原作“程母”，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已正。

〔2〕埋 原作“理”，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又 《全史》卷一一〇《程震传》作“奠”。

[4]洛交 原作“洛郊”，《全史》卷二六《地理志下》邠州有洛交县，全无洛邠县，据改。

[5]四十六 原作“四十七”，据《全史》卷一二四《商衡传》及本书卷三九《曹南商氏千秋录》改。

[6]姓 原作“岁”，据《元文类》卷五一《雷希颖墓志铭》改。

[7]之纯 原作“纯”，据《元文类》卷五一《雷希颖墓志铭》增。

[8]甲科 原作“乙科”，据《中州集》卷六雷希颖小传，《全史》卷一一〇《雷希颖传》改。

[9]干 原作“翰”，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六雷希颖小传、《全史》卷一一〇《雷希颖传》改。

[10]四十六 《全史》卷一一〇《雷希颖传》作“四十八”。

[11]定 四库本作“更”。

[12]溢 《中州集》卷八康锡小传作“彝”。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二

碑铭表志碣

太中大夫刘公墓碑

公讳汝翼，字舜卿，姓刘氏，世为淄州邹平人。曾大父讳异，政和末擢进士第，释褐隆平主簿。时西山贼千余人据险为栅，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责州将擒捕之。州将谋于官属，诸人惛怯不敢应，公毅然曰：“兵力单弱，恐不能胜贼，独当以气摄之耳。”乃常服诣贼栅，自通姓名，且言所以来，辞情慷慨，群盗侧目，相与宴饮。明日，与其首把臂俱下，而无亡憾^[1]之费。诏迁白马令，以赏其功。大父讳仲，不乐仕进，以财难乡里，周急继困为多。父讳时昌，大定初律学出身，历孟州军事判官，终于左三部检法。用法详慎，多所平反。后用公贵，累赠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颖悟，日诵数百言，师事乡先生单雄飞、张元道。初治《书》，改授《易》，卒业于《诗》，山东诸儒间声名籍甚。贞祐四年，经义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赐绯衣银鱼。调兖州录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忧，服除，借注卢氏主簿。入为尚书省掾，终更迁同知嵩州军州事，兼阳^[2]翟县令。

县户籍余三万，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3]检，为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车，差次贫富，一一籍记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敛，均赋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见，欲相诬染，公发其奸，并以所贖者晓于众。至于宗室大家，声势焰焰，人莫敢与之抗，一为平民所许，必深治而痛绳之。黠贼褚二养丐者为子，罗富民斗殴，有功解者，即逡巡而退，乃于隐处以大楮系儿，胸背肿青，随以药杀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计楮褚送狱，褚咆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贼与褚同系，以计觐之。数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偿丐者命，一县称为神明。

考满，换洛阳令。阳翟父老百余人诣都堂请留，不听。县中为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阳政成，召为户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御使事，留为户部员外郎，官大中大夫、轻车都尉、彭城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河南受兵，中令君闻公名，以朝旨理索北归，侨居镇阳，辟万户史侯幕府行部郎中。岁庚子，辟尚书省参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访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来燕齐之间。以壬子冬遇疾，春秋六十有六，终于燕京开阳坊私第之正寝，实十一月之六日也。

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长曰衍，奏差清沧盐司都提举。次曰衍^[4]，真定河间

路都提举。次曰衡，清盐司提举。次曰复。次曰元。诸子皆传家学。女二人：一适进士谢芝，一适士族张简。男孙四人，尚幼。女孙七人，二及笄者适士族，余幼在室。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归葬于邳平梁邹卿孙镇东原之先茔，礼也。

公幼有至性，生六岁，大中公下世，薨葬燕城南僧舍，既冠，问知旅村所在，将往迎之。大夫人钟爱于公，不欲使之远去膝下，公因东平卿赋，径至燕城。岁月既久，丘垅先见，哀慕访求十数日，乃获。刻甍为识，官号宛然，扶护东还，州里嘉叹。公之立志，已见于此矣。百年以来，御题魁选以赵内翰承元赋《周德莫若文王》超出伦等，有司目为“金字品”。及公经义第一，诗传三题绝去科举蹊径，以古文取之，亦当在优等，故继有“金字”之褒。连宰二大县，以经术饰吏事，虽击伏强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为质，亦要其终而后见也。南渡以来，士子潜心文律，视师弟子之传为重，从公讲学者如罗鼎臣、贾庭扬、李浩辈，往往甲乙擢第，其有功后进盖如此。某早以诗文授知于公，千虑一得，极口称道。诸孤以铭铭为请，辄为诗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铭曰：

风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无邪。诏训琐细春官科，位政弗达奚取多。公昔治诗始萌芽，真积力久无复加。石璠玉琢绝瑕瑕，内美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铜墨卓品责望奢。是时军声振三河，星火馈饷供荷戈。筋³²疲力竭方荐瘥，独以砥柱当颓波。翁归旧籍列等差，守以安静无敢哗。庶疫刚章公禁河，流离颠顿公拊摩。三月报政民气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长剑冠巍峨，百未一试老涧阿。不龙不蛇贤人嗟，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树郁以华，会与毛郑俱名家。墓碑有铭岂浮夸，刘宗淄川其未涯。

中顺大夫、镇南军⁶⁶节度副使张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贤微服返乡里。予每过宁晋，景贤必以杯酒相劳苦。予问：“君闲居何以自娱？”景贤为言：“吾平生嗜读书。丧乱以来，典籍散落，独有《通鉴》及《柯山书解》，日得专志如此，随写随读，颇若有所得。异时沮没科举，鞅掌簿书，殆于学业无（下缺）”

（上缺）尚书省令史，考满，擢黄河漕运副使提举。丁外艰，服除，辟海川令。前政有籍恶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贤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辈知自新之路，迄终更果无一犯者。有可以称职闻。壬辰二月，迁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属岁饥，县官作糜粥以食饿者，日费菽米数斛斛。景贤区处有法，鼠雀无敢耗，人受实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涪川课最，升一阶，改开封令。九月，复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概景贤为人有干局，而以学术济之。为政不务表襮，人久而信，故所去见思。其年积前后劳，遥领镇南军节度副使，兼蔡州管内观察副使。官中顺大夫、上骑都尉，清河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终于家。越四日，葬于县西北唐城乡内王里之先茔，礼也。

配清河郡君王氏，同县处士成之女⁶⁷，后景贤十⁶⁸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莫也。女二人：长适平晋进士李铤，次适安肃进士陈惟良。男孙四人，女孙二人，皆幼。铭曰：

近民慈祥，其取吏也静以庄。惴惴无华，愈久不忘。晚节而昌，幅巾故乡。神理昭然，饮食寿康。圣漠洋洋，咏歌虞唐。殆天锡之，以为善之，乐归老（下缺）

（上缺）令，权河东北路转运司户籍判官、帅府检察。

君严于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来，耕稼既废，军食为重，一府倚办于君，君悉力经画，取于民者均，而给予军者无所枉，内外翕然以公平赞之。府经历官输米入仓，数不盈斛，而仓官以盈斛受之，君发其奸，杖经历八十。德升赏君之直，以上尊饷之。

又明年，雁门破，兵势蔓延而南，乡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献臣就谋去就。君为献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尚欲逃死乎？”献臣欲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于此，而不可以妻子自随，是怀二也。吾弟往，吾死于此矣。”乃与之别居于北门之外。是

岁城陷，没于兵。实兴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寿三十有七，官奉直大夫。

娶武氏。子男一人，铁和。女一人，方幼。献臣既通贵，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于五村里西原之先莹，礼也。

好问辱从君游，献臣以墓表见属，尚忆在汴梁结夏课时，君日酣饮，于世事略不介怀，予亦笑其迂缓。及人官，其风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尽耳。乃为述其故，且系以招魂之辞。其辞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复于隍兮御以躯。羸魂俛兮冥素途，巫阳下招兮宜可呼。天厚兮内美俱，馆铜墨兮握瑾瑜。康脂膏兮不自濡，植节苦兮甘精蔬。护念所牧兮剧发肤，励治强梗兮惠惇孤。宜贵而寿兮与德符，其孰乘之兮又孰除。蒙山之丘兮郁份愉，复子之乡里兮返厥初。捷蓬之言兮直厚诬，舍我祖祚兮将焉如？汾沮洳兮参之墟，狼麋群走兮雉牙须。俱腐草木兮孰别区，魂兮归来兮安汝居。

奉直赵君墓碣铭

予尝爱予同年进士许赵君仕不近名，隐不违俗，凛然有古人之风。故尝求其渊源，得汴人之贤者四人焉，曰王礪逸宾、王世赏彦功、游总宗之、学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与吉甫判开封，逸宾、彦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荐于朝，逸宾鹿邑簿，就请致仕；彦功以亲老调巩州教官；宗之让不受。三人者，趣向不同，而时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于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于六艺之学，隐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为神仙。盖逸宾则君之所师尊，而高则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圣贤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风善政之所从出，兴廉举孝，养士太学，薰醖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虽其细民，溺于宣政侈靡之习而不能返，至于学士大夫，通经学古，安贫乐道，怀先王之泽而不为风俗之所夺移者，故未绝也。《语》有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谓欤！

君讳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远祖某，以高叛留东京，因而家焉。尝仕汉铁骑营指挥使，与宋宣祖有里巷之旧。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访求，隐君不为出，故终宋之世为民家。其居通许，以教读为业者，君之曾大父讳渥者也。大父讳显，父讳渥。居通许者四世矣。君幼孤养于叔父泽，资简重，薄于世味。少日，父教以科举之业，而于经学有所得，虽有声场屋间，非其好也。兴定五年春，省试魁多士，遂登乙科，释褐征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闭户读书，无复仕进意。教海子弟以孝弟忠信为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践履之实，不徒事章句而已。辟举法行，当路有知君之贤，欲以一县相屈者，君为书以绝之。

正大初，修《宣宗实录》，扬礼部之美，赵内翰周臣连章奏君为编修官，召至史馆，力辞而去。执政闻君名，有欲求见之者，君深自闲匿，不使见也。天兴壬辰，避乱京居。车驾东狩，崔立劫杀宰相，都人闻变，求死无所，君方与正之对食，颜色不少变，投箸而起，叹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终于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积官至奉直大夫。

夫人同县李氏。子男二人，长曰晋，次曰益。女一人，适许州仓副使穆懿。男孙一人，六九，尚幼。晋等以某年月日，举君之柩归葬于县东原之先莹，礼也。

自利禄之学盛，且百年间，有以经术自救者，私欲既胜，强为揉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资既高，且恬于进取，其学也优柔履饬，久与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为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盖有不可诬者。晋来速铭，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铭曰：

郁如其充，淡如其融。六经之春，见服与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计乖逢。还堵萧然，薇蕨不供。高歌之声，天地满中。万物并流，至君而止。司南圣涂，发物伊始。黄发元吉，无庸清紫⁽⁹⁾。华发元龟，望君百年。君游不留，道将孰⁽¹⁰⁾传？松柏之丘，石表其前，是唯子赵子之墓，过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讳元，姓史氏，世为武陟人。某年迁河内，乃占籍焉。曾祖良，祖万，父选，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士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课之学，邦直亦能自树立。从乡先生王国光游，不数年，学业大进，遂擢兴定五年词赋一科，释褐武陟簿。怀、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乡人赖之。秩满，以材选管勾三白渠，入为尚书省令史。宰相李公适之闻其名，问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书对，细字满三十纸，推究源委，凡公私所以弊者，无不备按而用之，强有力者将无所容奸，適之大称异之。迁管局黄河漕运。

未几，河南破，右丞仲德行台徐州，檄邦直守御，注授彭城令。寻转观观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际，多所建白^{〔1〕}，仲德甚倚重之。丧乱后，间关东归。岁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终于州之私第。

邦直为人躯干雄伟，望之如羽人剑客，而处事详雅，仓猝无失辞。事母孝，待故旧有终始。身歿之日，识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辽东高氏，某官之女。邦直无子，以侄为之后，以某年月日，葬于河内王封里之东南原。初，邦直没之七日，而怀州乱，老幼奔溃，城为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于州西南五十里之别墅，事定而归，家荡然无一物。蝗旱连岁，道殍相望，人谓从此无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入门应接，不减邦直生平。比营大葬，凡举十余夜，安厝如礼，生死受获，虽健男子有不能办者，邦直可无恨矣。

邦直，予同年进士，又交分殊款，其孤请为墓碣铭，乃论次之。其铭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贤，独为始终之全。我铭铭之，以慰下泉。

御史孙公墓表

正大中，内帑被盗，所失皆慈圣宫珠具，上怒甚，公时为监察御史，被诏按其事，而无迹可寻，法官激疑，欲弃守者市，公执奏缓之，会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许嫁矣，首相白撒之任恃势夺婚，且欲以为妾。夫家诉于官，官畏徇不为理，遂诉于公。公为奏闻，诏还已许。八年，亲享太庙，郾国夫人温敦氏过庙而不偃盖，公劾奏以为失臣妾礼，上不忍加媼母罪，赦有司杖御者百，仍罚俸以愧之。旧制，承天门非犒军不登。一日，上无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为公犒军。庚寅、辛卯以来，虽军出屡胜，而亡征已具。危急存亡之际，大夫士以自保为幸，或高蹈^{〔2〕}远引，脱履世务；或酣歌纵酒，苟延岁月。公独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数十条，凛然有承平之风。《诗》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唯公有焉。

公讳德秀，字伯华，其先泾州长武人。大父皋，遭靖康之乱，流寓太原之文水，因家焉。父栻，资禀淳直，乐于为善，时与羽人禅客游，尤喜矜恤贫乏，或养之终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贵，赠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长也。幼颖悟，有学性。及长，游太学，有声场屋间。至宁元年，以三赴廷试，试补御史掾。兴定六年，中开封府解试，魁场掾。考成，升尚书省掾。数月，以母乐安县太君成氏春秋高，乞归侍。俄辟权国史院编修官。元光初，以选充丰备仓监支纳官。正大元年，擢词赋进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云阳令。行省以长安剧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云阳之人相率请留，词旨恳切，宰相不能夺，还公云阳。六年，权行省左右司员外郎。七年，拜监察御史。终更授太府监丞，遥领同知镇南军节度使事。

壬辰之变，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郁郁不乐，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终于寓居，权葬某所。娶某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封乐安郡君。子男三人：长颺，次观，次孚，皆习儒业。女二人：长适祭酒吉州冯内翰子骏之子亨，次适进士太原王樾。孙男五人：崇仁、崇义、崇礼、崇智、崇信，皆习儒业。女孙五人，尚幼。

公美须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肃，遇物以诚，临官事官有法，丝发不少徇。其忧国爱君，出于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无所试，见于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孚以王内翰百一所撰家传来乞铭。仆于公为乡人，敢用所以知公者为之铭，以致怀贤之思。其铭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铭，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为家。以貌言而观，卜其柔嘉。佛然闻义而起，勇莫我加。创罢我扶，刚瘳我诃。不量寸铁之微，诉九阍而禦妖孽。白笔风生，朝著无咩。宗周不纲，荡而颓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哀乱之弘多，幸大福之可再，愤却曰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长嗟。委蛇委蛇，豸冠峨峨。蓬蒿一丘，瞻此洞阿。天之废商久矣，公其如何命，公其如何何！

[1] 鏃 原作“鏃”，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 阳 原作“杨”，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金史》卷二五《地理志》改。

[3] 自 原作“目”，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 衍 前云“长曰衍”，此又云“次曰衍”，原文必有一误。

[5] 筋 原作“筋”，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6] 镇南军 原作“镇南君”，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 同县处士成之女 原作“同有县处士成之女”，按《金史·地理志》，金无同有县，今从四库本。又读书山房本作“同县处士有成之女”。

[8] 十年 原作“七年”，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9] 紫 原作“紫”，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0] 孰 原作“孰”，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1] 建白 原作“造白”，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 高路 原作“高路”，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三

碑铭表志碣

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

君讳奂，字焕然，姓杨氏，乾之奉天人。唐郾国公之二十世孙也。谱系之详，见君自叙，载之先大夫墓铭，兹得而略之。曾大父樛，大父超道，父振，是为萧轩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尝梦东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笔授之，已而君生，萧轩以为文明之象，就为制名。君甫胜衣，尝信口唱歌，有紫阳阁之语，扣之不能答也。未冠，梦游紫阳阁，景趣甚异，后因以自号。年十一，丁内艰，哀毁如成人，日蔬食，诵《孝经》为课，人以天至称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水元谓翁曰：“君老矣，守佐重以案牍相烦，闻若有佳儿，姑欲试之。”即檄君为仓典书。时调度方殷，君掌出纳，朱墨详整，讫岁终无圭撮之误。卒爱之，谓他日当有望，劝之宦学。师乡先生吴荣叔，指授未几，迺出伦辈，赋业成，即有声场屋间。不三十，三赴庭试。兴定辛巳，以遗误下第。同舍卢长卿、李钦若、钦用昆季，惜君连蹇，劝试补台掾。台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书曰：“先夫人每以作掾为讳，仆无所似肖，不能显亲扬名，敢陷下泉之忧乎？”

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张者，君慨然草万言策，诣网将上之。所亲谓：“其指陈时病，辞旨剝切，皆人所不敢言，保为当国者所沮。忠信获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归志，即日出国门而西，教授乡里者五年。岁己丑，乾州请为讲议，安抚司

辟经历官，京兆行尚书省以便宜署君陇州经历，皆辞不就。再以参赞、恒二州军事。亲旧为言：“世议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应之。庚寅京师春试，授馆左丞张公信甫之门，张公尝谓人曰：“请孙得君主善，老夫沾丐仰多矣。”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流流落，人所不能堪，君处之自若也。冠氏^①帅赵侯寿之延致君，待之师友间。会门生朱极自京师挈书至，君得聚而读之。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远千里来见者，严公久闻君名，数以行藏为问，而君终不一语。或问之故，曰：“不招而往，礼欤？且业已主赵侯矣，将无以我为二三乎？”戊戌，天朝开举选，特诏宣德课税使刘公用之试诸道进士，君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刘公因委君考试云燕。俄从监试官北上，谒领中书省耶律公，一见，大家赏异，力奏荐之。直授河南路征牧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陛辞之日，言于中令公曰：“仆不敏，误蒙不次之用，以书生而理财政，已非所长。又河南兵荒之后，遗黎无几，烹鲜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扰之，糜烂必矣。愿公假以岁月，使得拊摩创痍^②，以为朝廷爱养基本万分之一助。”中令甚善之。

君初莅政，招致名胜，如蒲阴杨正卿、武功张君美、华阴王元礼、下邳薛微之、浍池翟致忠、太原刘继先之等，日与商略条约，一以简易为事。按行境内，亲问监务^③，月课如干，难易若何。有循习旧例以增额为宜者，君河之曰：“剩下闾舍，若欲我为之耶？”即减元额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长所临，率有馈饷，君一切拒绝，亦有被刑责没财物于官者。不逾月，政成，官民以为前乎此盖未有漕司惠吾属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请老于燕之行台，以犹子元桢袭职。

壬子九月，王府驿召入关，寻被教参议京兆宣抚司事。累上书，乃得请闲居乡郡，筑堂曰“归来”，为佚老之所。虽在病卧，犹召子弟秀民与之酒，谕之曰：“吾乡密近丰镐，民俗敦朴，儿辈^④皆当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习珥笔之陋，以玷伤风化。”及病革，处置后事，明了如平时。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齟齬贻识者笑。”遂引觞大噉，望东南注香，命门生员择执笔，留诗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实乙卯岁九月之一日也。后五十七日，葬于郡东南十里小刘里先莹之次。夫人陈氏、刘氏祔焉，礼也。

君三娶吴氏。子男四人：保恒、万驹、嵩山、缙山，皆早夭。驹郎者，在孕有异，风骨不凡，韶觥如读书，八九岁闻君讲授，即通大义，寻为人讲说。十二以羸疾至于不幸。君丧之，尽然有童鸟之感。女四人：长嫁郡人张茂，次华阴王亨，二幼者在室。

初，泰和、大安间，人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尤诤作诗，谓其害赋律尤甚。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不过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学之后，其自望者不碌碌，举业既成，乃以余力作为诗文，下笔即有可观。尝撰《扶风福严院碑》，宋内翰飞卿时宰高陵，见之奇其才，期君以远大，与之书曰：“吾子贤素如此，宜有以自爱，得于彼而失于此，非仆所敢知也。”君复之曰：“霄公特达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飞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韩、欧之门世不乏人矣。”兴定末，关中地震，乾守吕君子成遍祠祠庙，请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笔立成，文不加点。在鄂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讽诸生作诗，请君属和。君被酒，谓客曰：“欲观诗者，举酒。欲和，以次唱韵。”意气闲逸，笔不停缀，长韵短章，终夕成三十九首，长安中目为《鄂郊即席倡和诗》传之。

性嗜读书，博览强记，务为无所不窥。真积力久，犹恐不及，寒暑饥渴，不以累其业也。中岁之后，目力差减，犹能灯下阅蝇头细字，夜分不罢作文。刻削尘烂，创为裁制，以蹈袭剽窃为耻。其持论亦然，观删集韩文及所著书为可见矣。礼部闲闲赵公、平章政事萧国侯公、内翰冯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与相问遗。御史刘公光辅、编修张公子中诸人，与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旧熟君名，想闻风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过求见者，应接不暇。其为世所重如此。暮年还秦中。秦中百年以来，号称多士，较其声闻赫奕，算动一世，盖未有出其右者。前世“关西夫子”之目，今以归君矣。有《还山集》一百二

十卷，《概言》十卷，纪正大以来朝政者《近鉴》者三十卷，《正统》六十卷⁴⁵。其自叙曰：“正统之说，所以祸天下后世者，凡以不出于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汤武之应天顺人，后世莫可企及，犹曰‘予有惭德，武未尽善’。后世僻王，乃复赖前哲，概以正统之传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与、曰襄、曰复、曰与、曰陷、曰绝、曰归。始皇十年，毙鲍陷者何？恣任相之失也。太宗传之，而曰得者何？志夺宗之恶也。赍景帝者何？短通丧也。贾明帝者何？启异端也。与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与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礼乐可兴也。”如是八例，其说累数十万言。以谓不如是，则是非不白，治乱不分，劝戒不明，虽绵历百千万世，正统之为正统，昭昭矣。此书往往人间见之，有诘难者，则曰：“吾书具在，岂复以口舌为辩？后世有赏音者。”

君不治生产，不取非义，仕宦十年，而家无十金之业，然其周困急、恤孤遗、扶病疾、助葬祭，习以为常。力虽不赡，犹强勉为之。与人言，每以名教为言。有片善，则委曲奖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过失，必以苦语劝止之，怨怒不计也。评者谓君志立而学富，器博而用远，使之官奉常⁴⁶，历台谏，掌辞命，治宾客，必有大过人者。白首见招，日暮途远，有才无命，可为酸鼻。

丙辰冬十月，予闲居西山之鹿泉，员生自奉天东来，持京兆宣抚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状，以墓碑为请。且道君临终念念不忘，留语殷重，以撰述为顾。惟不腆之文，曷足为君重？窃念风俗之坏久矣，冰雪迥寒，往复四千里，为其师为不朽计，门弟子风谊如生者几人？此已不可辞，况于平生之言。乃勉为论次之，而系以铭。其铭曰：

有文者螭，于趺者龟，是为关西夫子杨君之碑。顾瞻佳城，泣焉涕洟。学道之难成，使人伤悲。君擅名场，深丛孤罢。迨乎駉圃而变古雅，快潜蛟之云飞。谓君不逢坎，奋回溪而浣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累累？鄙宾于唐，世久衰微。河润九里，蔚松楸兮增辉。谓君为逢坎，徒以文穷而自媒。斩伐俗学，力涸筋疲。世无玄圣久矣，望伯起其庶几？白首太玄，坐为悠悠者之所讥。聚正统之无适从，职予夺之非宜。君排诸儒，斥偏执与诡随，彼月旦之有评，且曩是而今非。岂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概终世之成亏？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贷毫厘。自我作古，奚窃取为？自非慨然任当仁之重，能不惧于西河之见疑？维鼎之为器也，虽小而重，屹神宝而弗移。孰谓汉唐甚盛之际，亦不免于穷运之攸归？我车可南，尔辄背驰，传者嗟谁？异时有如君家子云者出，遵干载兮求知。

刘景玄墓铭

景玄年十六七许，时其先人朝请君官四方，景玄留学陵川，已能自树立如成人，老师宿学多称道之，而朝请君独未知也。及罢官归，行视景玄所舍，见其架上书散乱无部秩，意不怍⁴⁷，因问：“读书有后先，汝宁乱读耶？”漫取一书试之，则随问随答，无所忘失。朝请君始大惊，拊其背曰：“及吾未老，当见汝耸壑昂霄时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别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识景玄于太原，人有为予言是家读《广记》半月而初无所遗忘者，予未之许也。杯酒间戏取市人日所饕杂米盐者，约过目则读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学，无所不窥，《六经》百氏外，世谱、官制、地理与兵家所以成败者为最详。作为文章，渊综致密，视之若平易，而态度横生，自有奇趣，他人极力追之，有不能到者。

为人细瘦，似不能胜衣，好横策危坐，掉头吟讽，幅巾奋袖，谈辞如云。人有发其端者，微难开示，初不置虑，穷探源委，解析络脉，漫者知所以统，窒者知所以通，旁贯径出，不可窥测，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耸听，噤不得语。故评者以为承安、泰和以来，王汤臣论人物，李之纯玄谈号为独步，景玄则兼众人之所独，愈印而愈无穷。诗与文则或有之，其辨博则不知去古淡士为近远，余者不论也。其与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见心肺，世间机械，皆不知有之。河东梁仲经、浑源雷希颜、王官麻信之，皆海内名士，交久而无间言，

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恶太明，黑白太分，则亦坐是而穷也。

初举进士不中，以荫补官，调监庆阳军器库，非其好也。诸公期以明年荐试辞科，而景元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师来哭其墓，太夫人谓好问言：“吾儿有当世志，今郁都而死矣。子与之游，最为知己，当为作铭，无使埋没也。”好问泣且拜曰：“铭吾兄者，莫好问为宜。”乃作铭。

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讳溥，不仕。朝清君讳俞，第进士，官至管勾承发司。太夫人上党宋氏，封彭城县君。妻永宁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①，终于永宁之寓居。权殡郭西南一里所。庸将以某年月日，举二世之柩归葬陵川之先茔。铭曰：

深心而文，泄人和天。声光一流，有物禁烟。君起太行，学自为家。元精当中，散为雯华。有发其谈，泻江倾河。坦其正途，不涉诞夸。有膝三尺，有书五车。嗟不得（一本作“叶”）施，万古长嗟。望君天门，奉璋峨峨。蓬蒿一丘，窘比阔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

文儒武君墓铭

铭曰：

真积力久，积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说之约，故虽涉于红女之繁组，其破而圻圻而朴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诲诱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投之万金良剂，以消浣激涤，易形而炼神。朱墨进为文儒，钩矩化而真纯。庚桑丰羽山之年，邹律发寒乡之春。是之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度久矣，安得敦庞耆艾、仁信笃诚如先生者，以复三代两汉、风土^②克厚之秦乎？河东人元某铭。

郝先生墓铭

泰和初，先人调官中都，某甫成童，学举业。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谋诸亲旧间，皆曰：“覆泽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在宋有国时，俊造辈出，见于黄鲁直季父廉行县之诗。风俗既成，益日益盛，迄今带经而锄者四野相望，虽闾巷细民亦能道古今，晓文理。为子求师，莫此州为宜。”于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选。时乡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县庠。先生习于礼义之俗，出于贤父兄教养之旧，且尝以太学生游公卿间，阅人既多，虑事亦审，故其容止可观，而语言皆可传。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为不及也。某既从之学，先生尝教之曰：“学者，贵其有受学之器。器者何？慈与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学词赋，以速售为功。《六经》百氏，分裂补缀外，或篇题句读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为庸人，况一败涂地者乎。”又曰：“读书不为文艺，选官不为利养，唯知义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贪墨败官，皆苦于饥冻，不能自坚者耳。丈夫子处世，不能饥寒，虽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节乎？汝试以吾言求之。”

先生工于诗，尝命某属和。或言：“令之子欲就举，诗非所急，得无徒费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诗，正欲渠不为举子耳。”盖先生惠后学者类如此，不特于某然也。先人既罢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后归。

先生歿于成皋，其子思温归葬乡里，以书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吊成皋，曾以墓铭为请，今卒事矣，愿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谢不敢当。六七年之间，思温之请益坚。辛丑之秋，又属其外兄元伟来致辞曰：“先子生无一命之爵，殁无十金之产，志丧下泉，有识兴叹。授业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辞以见于后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仆有罪。”乃叙而铭之。

先人讳天挺，字晋卿，先世有自太原迁上党者，宋末又迁陵川，遂为陵川人。曾祖讳元，祖讳璋，考讳昇，以选择为县功曹。至先生之伯父东轩先生，始官学，蔚为闻人。先生

少日举进士，预春官氏荐书，便能出诸公之右。多疾早衰，厌于名场，遂不就选。贞祐之兵，避于河南，往来淇卫之间。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落溷而死，终不傍贵人之门，故时无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遽疾，春秋五十有七¹¹⁰，终于寓舍。临终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为意者，其平生自处为可见矣。

前妻同县张氏，继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温也。女一人，嫁进士侯公佐。男孙三人：曰经、曰恒、曰彝，经最知名。女孙一人。弟天提，从弟天祐，犹子思忠，皆有声场屋间。铭曰：

筠于其资，减于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师。奉璋峨峨，谁谓曰我私？异磁基而夺之，时操利器而莫施。穹¹¹¹巷抱书，在湿而不缩。曳履商诤，长于世辞。宁以一寒暑往来之暂，概细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价不货。弃掷泥涂，识者涕泗。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问之。有如先生者而至于斯，有如先生者而止于斯。

曹征君墓表

岁丙午秋九月日，曹征君子玉以疾终于襄阴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呜呼哀哉！世岂复有敦庞晋文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师，登君乡先生礼部闲闲公之门，公每论人物，及君姓名，必极口称道，谓今人少见其比。其后见君于方城，介于太原王右司仲泽，乃定交焉。君长子十七岁，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兴将之燕中，乃枉道过之，死生契阔，始一见颜色，握手而语，恍如隔世，不觉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闲居乡里，与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妾人有传于下世者，君闻之，寝食俱废，至问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子禄命，以自开释。已而知其妄也，又为之喜见颜间。居未几，闻君九月之讣，予为位而哭，且为文以哀之。孤子汝弼，徒步至云州，求于铭先人之墓，不及见而去。君之孙孝，待于镇州者，又三数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铭之。

君讳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为磁州滏阳人。曾大父圆，大父莘，父濬，皆潜德弗耀。君生数月而孤，养于祖母史氏。少长教之读书，学性颖悟，有成人之量。及就举选，即有声场屋间，以两赴廷试，移籍太学，时辈翕然推重之。君资禀厚重，接物诚实，世俗机械，举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为业，仅有中人之产。长子国器，力于于蛊，故君得优游自便。宾客过门，厚相接纳，为具丰洁，不类寒士家。不独公卿达官爱敬之，至于军府悍卒、间巷细民，望君褰衣幅腹，言笑和雅，亦皆忻忻焉。尝再娶，未几妇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问之所亲，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几，而徒捐匳具耳。”君尽其所得者值百金，并两女使悉归之。方城人有仓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敕家人毋敢窃视，事定，其人复来，发篋验之，贮金满中，而封识宛然如手未尝触者，君之廉类如此。

正大末，京南大司农杨公叔玉、丞康公伯禄荐君及筠氏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张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厉风俗。事闻，任聘有期，会兵动而罢。里中郭提控者，丧乱中聚老幼数千，守一寨自保。人有诬郭啸聚为乱者，州将捕系之，将至不测，时立州治大乘山，君就为申理之，郭以无罪，而君几为道梗不得还。避兵之民，无所逃死，君择贫病之尤者留养之，赖以全活者甚众。群不逞乘乱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晓之者云：“而曹相暴如此，独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居襄阴又十年，依尚书李仲臣。仲臣为之起庙学，以师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风为之一变。君既老，自号“鬻器老人”，有《卷澜集》三卷藏于家。

君凡六娶，曰陈氏、徐氏、张氏、陈氏、顾氏，前君卒，曰姑氏，今无恙。子男二人，曰：国器，字大用，陈出也，端愿而信，有君之风，不幸没于京师之兵，士论惜之。汝弼，颀出。孙一人，即孝也。曾孙二人，幼未名。女孙一人，尚幼。铭曰：

仁信而笃诚，宽博而和平。以儻行概之，众善具并。何负于人，而不能百龄？岂无百龄，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贞石有铭，曰是维子曹子之墓，尚可以为乡人之荣！

[1]寇氏 原作“寇氏”，据读书山房本改。按《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大名府有寇氏县，金无寇氏县。

[2]罢 《元史》卷一五三《杨奂传》作“废”。

[3]监务 《元史》卷一五三《杨奂传》作“监务”。

[4]鞑 原作“鞑”，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5]有《还山集》一百二十卷《概言》十卷纪正大以来朝政号《近鉴》者三十卷《正统》六十卷 《元史》卷一五三《杨奂传》作“有《还山集》六十卷、《天兴近鉴》三卷、《正统书》六十卷行于世”。

[6]奉常 原作“奉掌”，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择 原作“择”，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8]三十有八 《中州集》卷七刘昂霄小传作“三十七”，《归潜志》卷三云：“逾四十病卒。”

[9]风土 原作“风士”，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0]五十有七 《中州集》卷九郝天挺小传同，《金史》卷一二七《郝天挺传》作“年五十”。

[11]穷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均作“穷”。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四

碑铭表志碣

真定府学教授常君墓铭

元光癸未，予过郾城，见麻征君知幾，问所与周旋者，知幾以镇人常仲明、中山赵君玉对。及仲明来馆客，因得接杯酒之欢，然未款也。北渡后来镇阳，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没访之，仲明言：“辛卯秋，边报已急，以内乡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议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犹豫不行为恨也。”予初谓知幾少许可，而独于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向之。及知幾将迁内乡，托于予者为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于代雁门，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岁辛亥九月晦，自太原东来，过仲明之门，而仲明之下世十许日矣。孤子德雅知于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铭为请，予复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请为？”乃作铭，并论次之。

君讳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崞县大木张家里，而墓于泉福乡之石鼓原者，不知其几昭穆矣。见于元祐中进士赵于良所撰墓铭云。常氏世豪于财，以孝弟力田见称。宋初，世有诗素者，娶皇甫氏，生子庆。庆娶康氏，生子玘。玘娶檀氏，生子五人：长曰俊，次曰善。俊材于宏博，殖产益丰，取予之际，已薄而厚于人。家近云朔塞，群从率以武艺相尚，有“捉^①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胆勇推择^②为乡兵指挥使。俊之长子曰宗亮，慷慨多气节，中武举，官修武郎、鄜延路第四将，仕至知文水县事。宗彦以骑射应募，官保义郎、河东路第四部将。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汉阳质子之后，族属散居，有从建炎南渡而贵官者，有留居东门卢利者，有析居柏仁坊鹿者。文水居迁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为比丘，余八子娶两族，先后无闲言。时人为之语曰：“三刘五李，和义无比，”是则文水之家政可见矣。

君之祖讳大安，初东来时，道卒于黎城。父讳振，孝悌忠信，不学而能，好结交文士，

自以不习儒业为愧，一意课二子学。君之弟鼎，字仲华，甫成⁽³⁾童，能属文，乡长者以伟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强学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声场屋间。游梁之后，交文士益众，赋业外它书亦能研究。国医宛丘张子和推明岐黄之学，为说累数十万言，求知幾为之润文，君颇能探微旨。亲识间有谒医者，助为发药，多所全济，病家赖焉。资禀淳质，言行有法，遭值乱离，知时命不偶，安贫守分，不为风俗所移。旅食仅足，而继困之义无废；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笃。评者谓：“先世之义侠，闺门之姻睦，传至于君，故家遗俗有自来矣。”

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学舍旧人，文行兼备，任师宾之位，辟本路府学教授。在职数年，士论归之。不幸遭疾，临终二三日，执笔纪先世事迹，垂示来裔。饮酒谈笑，与家人诀，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实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

夫人刘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继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课使。男孙小学举孙，尚幼。德以某年月，举君之柩柩于滹河西岸班家里之先茔，礼也。铭亡。

善人白公墓表

岁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雁门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状，请于某曰：“先大夫弃诸孤之养，内翰王君从之实表其墓，礼部闲闲赵公为之书，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额，某时阶⁽⁴⁾止六秩，未及赠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载。遭离板荡，闲闲手笔亦复失之。某惟先大夫积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爵，仅见于告弟之书，而使之旋纪寂寥，随世磨灭，孤奉义方之训，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旧，属笔于吾子，幸为论次之。”

谨按公讳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于河曲者，不知其几昭穆矣。曾大父讳重信，大父讳玉，父讳仲温，皆潜德弗耀。公生十二岁而孤，妣李氏，弱无所依。舅氏僧法澄为经纪其家，拊育训导，恩义备至。及长，乃能自树立，营度生理，日就丰厚。其后澄没，公不忘外氏之故，丧祭之礼有加。又为建貳⁽⁵⁾莹于白氏丘墓之侧，一以附外祖氏，一以葬澄。初，僧舅既奉浮图，愿其家世不传，为李氏置后，意甚专，初不以异姓为嫌。已而事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养于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检，因附属籍。舅已亡，又历三推之久，弟为妄人所教，遽求异财，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人谓：“同胞而至别籍，往往起讼，白公乃无丝毫顾籍意，是难能也。”太原赵进规从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叹异，云：“古人以阴德见称，如白全道，非但阴德，乃显德也。”司户王伯常尝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独不能效白君以礼治身，以义教子耶？”其为名流所重如此。

崇庆王申，避地太谷，不幸遭疾，春秋六十有九，终于寓舍，实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诸孤护丧归柩于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茔，礼也。

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长曰彦升，留心典籍，而不就举选。次曰贲，广览强记，尤精于《左氏》，至于禅学道书、岐黄之说，无不精诣。弱冠中泰和三年词赋进士第，历怀宁主簿、岐山令，远业未究，而成疽谢，士论惜之。次曰华，贞祐三年进士，历省掾，入翰林，仕至枢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宝莹，以诗笔见推文士间，有集行于世。次曰麟，蚤卒。女四人：长适州吏目杨桂，次适大族张访，次适进士贾铎，次未嫁而卒。彦升、女杨、女张，王出也。男孙五人：曰嗣隆，以荫监茶泽酒。曰忱，曰恒，皆习进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孙二人，皆适士族。曾孙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

公资禀聪悟，而谨厚自持，略通经史，精究历算，中年耽嗜佛书，皆所成诵。为人敦信义，乐施予，一言所诺，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贤行称焉。正大中，累赠中大夫、轻车都尉、南阳郡伯，两夫人南阳郡太君。维火山自太平兴国中升为军，虽有学校，而肄业者无几，宣和末，仅有上舍宋生。历大定、明昌官学之盛，然后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筑亭，以“荣乡”名之。屏山李君之纯为作记，辞与事称，相为不朽。故公虽躬不受祉，所以起其家与善化一乡者，其利岂有既耶？铭曰：

齿以德尊，师以道存，习俗以教迁。惟仁人君子之所居，若时雨然。羽山之麓，虬虬为蟠。愧心发之彦方，学业复于谁玄。礼所以祠乡长者，而传书先贤。在昔兵屯，河曲雄边，爰及公家，乃诵乃弦。身为义方，率之周旋。两息踟蹰，起为儒先。岌彼荣台，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属天。仲也铜章，惠浹蛟研。叔也率璋，入侍禁垣。藹兮芝兰之庭，炯兮珠玉之渊。州里趋风，媚学跼跼。至于余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种德欲深，望岁百年，有相之道，理无空捐。禄匪我荣，殆以为党黜亡穷之传。乐石有铭，表公之阡。异时配县社之食，尚有考焉。

南峰先生墓表

先生讳豫，字彦先，姓吕氏，怀州脩武人。祖道，父瑛，皆力田为业。先生自成童知读书，既冠，游学东州，以《易》为专门。经明行修，高出伦辈。醇德先生王广道特器重焉。一时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济阳王善长、安阳苗景藩、馆陶段彦昌、冠氏孙希贤、田子发，从之学者甚众，故家近太行五峰山，因以为号，示不忘本也。有《易说》若干卷传于时。

宗室复兴镇大名，闻先生之名，延致门下，以师礼礼之。初娶馆陶汲氏，继室清平丁氏。先生往来两县之间，为人廉介沈默，为里人所尊。贞祐之兵，谓所亲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数当尽癸酉，唯有坐待归尽而已。”是冬，在所残破，吾民老幼相与逃亡，先生喟然叹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马、衣皂衣、扶弓矢、驰逐于社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语且，果有逻骑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实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于馆陶大张里之东原。

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与好问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见属，余亦惧先生之潜德将随世而磨灭也，乃为之铭。天民尝任冠氏主簿。孙二人：长曰长庆，次曰公孙。其铭曰：

被发衔刀，祸孰与迁？弹琴视景，命何可延？诚使之禽息鸟视而终白首，固已无贵于期颐之年。老聃玄虚，庄周氏之自然，死以为真，兀以为全。宁薪火之可续，直土梗之自捐。若夫鸿毛权重轻所宜，熊掌定从违之先，有岩壑之疾趋，有白刃之径前。唯其知命而安于命，此深于《易》者之所以贤。

临海弋公阡表

公讳润，字天泽，姓戈氏，系出临海。占籍汝州之梁县者，不知其几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长曰洪，次曰海。洪娶张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异财，公早孤，能自树立如成人，事从兄祐殊恭逊。祐尝以事客内卿者二十年，比还，公殖产倍于旧。祐归，求分居，公谓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积，润但谨守，谨无耗耳。兄幸归，请悉主之，润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为谗口所间，惭恨无所及，尚欲言分异耶？”乃更相爱爱。官以公家资雄一乡，且胆勇过人，选之督捕盗贼。所至以恕心为质，盗亦不敢犯，由是名声籍甚，县豪杰多畏服之。乡之恶少以犯法为常，每以理训谕之，遂有向善者。贞祐丙子，潼关破，汝洛被兵，居民保险，多以私怨相劫杀，官不能制，公杖策往来山间，为之开谕，辞情恳到，斗者感悦，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

公出大家，举措不碌碌，振贍贫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风。手力绝人，而资素谦退，有相犯者未始与之校。喜为人解怨嫌，乡邻诉讼，往往不于官而于公，长吏亦时以委之，尝曰：“县外有弋某，横逆无从生矣。”其为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学，折节下士，以实丰多文士，结夏课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诸子之学。士子不能自给者，为之经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张慕雄飞资颖悟，日诵万言，公得之童傭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进士第。及将莅官，复殷重教督，薨卒为良民吏，河阳人至画像事之。

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于西山。山栅破，公家亦被驱逐。一卒见公鞞人中，请于主帅云：“此吾乡善士，其纵遣之。”师遣公举家去。是夜，所俘悉坑之，里社为空，公家独全。亲旧叹曰：“为善之报，见之今日矣。”明年春，乡郡游骑逼满，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实某年月日也。

娶田氏。子男三人：长毅英，师事程内翰天益，未冠为乡府所荐，再赴帘试，文学行义高出时辈，兵间以功授本州防御副使。次世英，亦业进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岁应童子举，年十八，义侠有父风。州被围，率壮士三十辈溃围而出，与千骑遇，且行且斗，从旦至暮，有被数十创而故不衰者，骑兵解去，远近莫不叹伏。北渡后，爰于某所。女一人，适张氏，仁让有“女士”之目。孙二人：惟敬、惟友，皆习傭业。

毅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于同德里西南原之先莹。毅英，予交游中最可保任者，以墓表为请，义不可辞，乃为论次之，而系以铭。其辞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苍苍。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孙豆笪，岁时蒸尝。魂兮来归，安此故乡。于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进于学，所以自胜之强。沈潜可以屈犷顽，直谅可以扶善良。禁河隼刚，莫我敢当。微巡周庐而辱在抱关，为王前驱而弃之戎行。孰侯伯之不如，仅斗食之见佞。惟禄不计庸分，知赋分之靡常。颓波天来，一柱独障。彼囚虏之自甘，此慨然而国殇。志士不忘在沟壑，宁以息肩而为长。使夺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义亡与亡者为不亡。铭其表之，尚以发幽潜之光。

蓬然子墓碣铭

泰和以来，天下以能书称者，礼部闲闲赵公，学者多效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后，始有蓬然子已。蓬然子笔势飞动，得公不传之妙，故一时学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处^①。宗室胙国公，文采风流，辉映一时，而蓬然子乃得以布衣从之游，与之商略法书名尽，笔虚笔实之论，独得于任南麓、王黄华之后，君若真贋，则望而知之，胙公亦以真赏称焉。

予官京师，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款也。乱后，予客冠氏，蓬然子亦来东州，每见之，必连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概蓬然子少日出闾里间，其晓音律、善谈笑，得之宣政故家遗俗者为多。及长，厌于游荡，乃更折节取古人书读之，久而学书、学画、学诗、学论文，立志既坚，力到便能有所得。为人强记默识，不遗微隐，唐以来名家者之诗文，往往成诵如目前。考论文艺，解析脉络，殆若夙昔在文字间者。画入能品，诗学江西派，至于《黄石庙》等作，今代秉笔者或亦未可轻议。东京大内隆德、太一故宫，楼观台沼，门户道路，华木水石，悉能历数之，听之者晓然如亲到其处。至于宋名贤所居第宅坊曲，与其家行辈群从、孙息姻娅，排比前后，虽生长邻里者不加详也。尝往长清一禅寺中与僧谈，僧言：“《五派传授图》大不易作。”蓬然子笑曰：“易与耳。”因家笔作图坐中，他日以旧本证之，不毫末差也。

予居东州久，将还太原，行有日，蓬然子闻之，诵予诗文，恨相见之晚，而相从之不得久也，为之泣数行下。丁酉冬，复来东州，而蓬然子下世以数月矣。其婿商挺孟卿为予言，予已北归，蓬然子为之饮食不美者数日，家人辈问言：“元子得归，在渠为可喜事，而公为之捐眠食何也？”蓬然子曰：“是岂儿辈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蓬然子故书，凡予所谈，往往记之纸墨间，予诗文则间亦记之也，因窃为慨叹。蓬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与之言，一不相人，挾杖径去不返顾，其所以爱我者乃如此。予愚谬不足比数，何以得蓬然子如此哉？天下爱予者三人：李汾长源、辛愿敬之、李^②献甫钦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长源瘦死西山狱中，敬之则被掠而北，为非类所困折，死于山阳；钦用从死淮西，时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后，当无有收众人之所弃，曲相奖借如渠辈者，晚节末路乃复有一蓬然子。思欲与之邻屋相往来，杯酒相乐就，渠所谈如东京故事者，悉记录之。曾

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夺之而去者。岂予赋分单薄，善于招殃致凶，所与游者皆为所延及邪？不然，何夺吾遽然子之遽也？

遽然子讳滋，字济甫，姓赵氏，本出冯翊。其大父天会，贞元间来，为汴梁户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归，遂为汴人。父讳育，字汉卿。遽然子三男：长某，次某，兵乱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卿所娶者，遽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终，权葬于东平沂州门之外若干步。庚子岁除日，予实铭之。其铭曰：

积之之深，守之之坚，传人之所不传，兼人之所独专。自拔泥涂，如蛻而仙。文以表之，愬彼下泉。曷虽爱我，岂以一言而敢私焉？

苏彦远墓铭

彦远讳车，姓苏氏，世为真定人，彦远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贇，以父⁽⁶²⁾荫补官，中遭大乱，不能归。贇，金国初由换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内翰翰榜登科，终于朝奉大夫、鄜州黎城令。父世偶，以荫补官宣武将军、宿州灵璧主簿。彦远灵璧君之长子也。初以父任为河北西路转运司押递，监平舆阳步店商酒，再监曲阳之龙泉，俱以课最闻。升真定酒使司监，羨及百分。

贞祐二年八月朔，当满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弃城，而彦远守职如故。事定，以羨余进四阶，城守三阶，循资一阶，授归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忧，服除，新制行，当再历诸司，授蔡州税务使。羨及二分有奇，擢卫州获嘉县令。召为南京广贍仓监支纳，除蔡州观察判官，留为丰衍东库副使，官镇国上将军。北渡之后，闲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终于家。后三日，葬于元氏县赵同里之先茔。

先娶马氏，前卒。再娶邓氏。子一人，名庆，蓝田尉，官宣武将军，年三十二，殁于王事⁽⁶³⁾。弟，信武将军、陈州项城主簿，卒。犹子四人：德谦、德普、德恒、德履。

彦远资禀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爱。及登仕版，喜于结纳，周急继困，不为明日计。力或未足，亦强勉为之，故人人得其欢心。至于当世名士尝与彦远周旋者，亦皆称道之。

予识之汴梁，汴梁破，见于夏津、于镇阳，凡二十年，每叹其安贫自乐，不肯一傍时贵之门，虽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过，而或者乃以任子概之可乎？盖予于是乡得两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彦远其一也。仲明之没，予既表其墓矣，若彦远者，可独使之随世磨灭与？乃作铭，授其弟彦和，使刻之。铭曰：

其应物也圆，其立节也坚。有来千金，散而浮焮。虽游道日广，而所得皆贤。幅巾来归，一室馨悬。州里督郎，漠然少年。顾不屑于谢仁祖之米，宁就陶生而乞钱？贪夫殉财，夸士死权。河朔诸侯，角逐相先。万物并流而金石止，信贤否之天渊。赵郡之苏，族世蝉嫣。南渡崩奔，混为齐编。盖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传。我为铭诗，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考于乡人之传信者，尚有警言焉。

卢太医墓志铭

卢尚药讳昶，世家霸州文安，今为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政和二年⁽⁶⁴⁾，补太医奉御，被旨校正《和剂局方》，删补治法，累迁尚药局使。自幼传家学，课诵勤淡，老不知倦。岐黄雷扁而下，其书数百家，其说累数百万言，闾衍浩博，纤悉碎杂，无不通究，而于孙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诊治之验，颇能似之。春秋虽高，神观精明，望之知为有道之士。年寿八十有七，自克死期，留頌坐逝。著《医镜》五十篇，《伤寒片玉集》三卷。今其书故在。

方伎之外，复达治心养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动一息，皆合阴阳自然之数，即非漠然无关涉者，所为善恶，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人自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又曰：“养气莫若息心，养身莫

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观，胜负俱捐。”此虽前贤所已道，至于表而出之，既已治己，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宁寿考，五福俱备，非偶然也。

昶与予有姻戚之旧，因其子孙归葬，书以贻之，欲其乡人知此家出于门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铭曰：

岐黄圣学，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盛行。惟尚药公，有得《内经》。探病之源，起死而生。为医作镜，底里洞明。道风既扇，取重汉庭。阳报咨来，寿考康宁。倚然坐逝，归神太清。大河安流，扶卫厥灵。扁鹊汤阴，实魏大名。遥遥华胄，复起魏京。古今世业，前后家声。遗书具在，永为世程。

张遵古墓碣铭

南宮张伯全，将以某年月日举其先人之蕪藪柎于县西南张平里之先茔。伯全雅从予游，因以碣铭为请曰：“维张氏上世自太原来，居南宮，以医为业者八世矣。先人资禀仁恕，切于利生，贫家来请，率欣然为诊治，或资之糜粥之费，不特不费报谢而已。州里医流，无虑百辈。先人之学，号为该洽，恂恂退让，不自衒鬻。文士过门，接其余论，以自裨益，故时誉独著。先人歿于大安庚午，不肖孤才二十许耳，遭罹兵乱，转徙南北，仅有归颺之望。今当勉卒大事，勒铭墓道，诚得吾子论次，使不随世磨灭，瞑目不恨矣。”

伯全住在郾城，治麻微君知幾、张尚医子和，推明河间刘守真之学，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为甚博。尝谓人言：“不肖于世业，不敢不勉，至于以医为治生之具，则死不敢也。”予谓伯全斯言，可以考见其先人平生矣。乃为之铭。伯全之先人讳师文，字遵古，年六十，终于家。其铭曰：

茫茫之原，累累之阡，行人而归，何千万年？有子而传，孰不欲扬其先？今君独然，修德则人，而死而不亡则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贤。

张君墓志铭

洛水张澄仲经状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谓好问言：“澄不夭，生四岁，先君捐馆舍。愚幼，藐然不克当大事，至有庭纪寂寥之叹。二十年之间，蒙赖先德，得祖豆于士夫之末。念欲追志墓穴，以俟百世，诚得吾子辱以铭赐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问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垂于仲经，侧闻先大夫之字有年矣，其可辞哉？乃述而铭之。

按张氏本出于辽东乌若族，国朝并乌若，迁之隆安，以世官统之。至公之考黄县府君，讳某，字某，正隆间官洛水，遂为洛水人。公即黄县之仲子也，讳某，字子厚。资颖悟，略通经史，工书翰，医学亦过人。黄县初令梁城，召赵雋德新授馆，德新名士，仕亦达，公与兄履味道从之学。德新爱公，有“千里驹”之目。年十七，黄县下世。太夫人吴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严肃，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即以家事付之。

公内事母兄，外睦宗族，乡人称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货财不以入其室，御童仆有恩信，不妄笞骂⁽¹⁾，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妇不谐，日致恶语，尝欲绝之，公解释百至，味道为感动，乃叹曰：“负此姬易，而违吾贤弟难。”嫂用是得不弃。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带，药必尝而后进。及居⁽²⁾丧，以孝闻。明昌初，岁艰，以饥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设糜粥，以贍旁近，病者亲指护之，赖以全活者甚众。及公没，人多为感泣。公⁽³⁾以承安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终于洛州之寓居，葬城安昌彪，从太夫人之茔。

娶束鹿刘氏，同知睢州军州事德温之女。子男三人：长曰文，次曰庆，皆早卒，仲经其季也。女二人：长适成安温氏，次适云中谷氏。

公尝用黄县荫，仕为监博平酒税，然非其好也。尝谓：“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国家教育、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然后可。”杜牧之论唐舜⁽⁴⁾以来，下迨列国之贤大夫，皆出于公侯之世，传记所载，有不可诬者。承安、泰和间，文治增⁽⁵⁾然勃兴，士生于其时，

蒙被其父兄之业，由子弟之学，而为名卿材大夫者，尝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尽为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只系其逢，不系巧愚。”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经学精而行修，声光烂然，高出时辈，隆安张氏遂为海内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无恨矣。铭曰：

履洁修体，柔嘉内美，充福不遐。哀哀苍天，孰使然耶？天耶人耶？其父母耶？从容以思，其得之耶？茁其芽，郁其华，其实孔多。父播而子获，穰穰满家。故曰其源滥觞，其流江河。渊兮其未涸，不有以浚之，某未奈何？然则古所谓“不于其躬，必于其子孙”者，尚信然耶！尚信然耶！

(1) 捉 原作“提”，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 择 原作“泽”，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 成 原作“城”，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 阶 原作“偕”，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5) 貳 原作“建”，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6) 叹 原作“难”，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 季 原作“季”，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8) 父 原作“文”，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9) 事 原作“氏”，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0) 政和二年 四库本作“泰和二年”。

(11) 妾 原作“忘”，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 居 原作“君”，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3) 公 原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14) 唐舜 四库本作“唐虞”。

(15) 燭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燭”。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五

碑铭表志碣

族祖处士墓铭

公讳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举，一不中，即以力田为业。年五十有七，终于家，距今天子开兴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婿郭生者就诸妇取一物将奉公，公恶其非礼也而切责之，其平生自处为可见乎。为人寡言，言则微杂诙谐。所居韩严五社，聚落千余家，里中人日有聚话者，公时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语又无根蒂⁽¹⁾，每及一事，则粗气吼吼，攘臂纷竞，移时不罢。公不能忍，必为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晓，果然。”其人惭而去。日久，惭者多，公至，则稍又引去，至无一人留语者，叹曰：“乡人恶我耶？我不复出矣。”乃教其于之规、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诸左右而足，吾宁假人，不能假于人也。”自是人罕见其面。妇班氏，事公如事长，每问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复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哺欲某食。”家人如言而办，如是三十余年乃终。

世衰道丧，是非好恶无有当其实。其处是非好恶之间者，又不能以理自固，闻誉而喜，闻谤而怒，为一人所轩轻⁽²⁾者多矣，况一乡之人乎！故尝论公不合于一乡，将不合于

一色；不合于一色，将不合于一州；不合于一州，又将不合于天下四方；不合于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当犹一乡也。群众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养，死而知所以顺。古之特立独行、轻世肆志、隐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没而不书，族党之过，乃追为之铭。呜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铭曰：

志必于同，同则随。且欲异焉，是谓自欺。理有固然，荡如通途。先之以司南，无容背驰。人取而已遗，百从而一违。匪直里闾，世所骂讥。吾宁汨浊流之泥，吾宁醞哺余之醢，吾宁反关乐我所知。来不为所招，去不为所麾。不屈之高，无贵可几。孰能自信于毁誉失真之后，如是之无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铭

公讳升，字德清。少不羁，喜从事鞍马间，欲复以武弁取官。及长，乃更谨饬，举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级不得进，公闲居乡里，郁郁不得志，然日课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养，禄食者不及也。

贞祐丙子，自秀容避乱河南，客居崧山。时公已衰，无复仕宦意，亲旧竟劝之，乃始以兄陇城府君^①荫奏补，得系承奉班。明年，当调官，而以疾终于登封寺庄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道，宋忻州神虎军将领。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无子，以从孙好谦之子搏奉其后。权厝金店东北一里所。道路阻绝，未卜归葬，遂为南迁第一祖矣。铭曰：

豪侠则乡土^②之旧，干局则父兄之传。武可以材选，能可以吏迁。一命不霑，而老干编齐之间。钻碎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铭

兄字敏之，讳好古。性颖悟，读书能强记，务为无所不窥。年二十，就科举。时东岩已歿，太夫人年在喜惧，望其立门户为甚切。及再试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妇不谐，日致恶语，遂以捐介得疾。尝作《望月》诗，有“莫倦夜^③深仍坐待，密云或有暂开时”之句。或言诗境不开廓，非佳语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开廓乎？”未几，没于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祸，年二十九^④矣。呜呼悲哉！铭曰：

贾傅南州，鹏鸟告凶。买臣歌讴，危死沟中。冯衍幽忧，桀妇是逢。子云自投，乃脱歌丰。莫难生才，百蛇一龙。有物妒之，随以祸攻。穹巷抱书，薇蕨弗充。天门九虎，十上莫通。长恸之途，万辙一穷。斯前人所不免，顾独欲充吾宗耶？

赞皇郡太君墓铭

夫人姓梁氏，广宁人。曾大父忬，辽秘书监。弟援，某朝宰相。其后秘书之孙某，大定中户部尚书。相国之孙彬，明昌中济南尹，故梁氏世为闾山甲族。大父庆璋，定远大将军、相州酒使。父健，宣武将军、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读书，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为河中李侯讳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龙虎以来，占籍河中，以贵雄乡里。侯资稟豪迈，好宾客，复嗜读书，不切切于家功^⑤，簿书会计，至于鳞杂米盐，无不经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姻睦族属，内外无间言。侯于诸弟妹，皆审于择配，夫人弥缝赞助，咸得其称。侯之季弟彦实，娶龙山刘致君之女，于夫人为姨妹，议往内币。时次子献诚生始期月，暑途二千里，不以跋涉为辞。振贫乏，抚孤幼，僮仆之无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养，有父母之爱。

侯官苏门，大奴弋信妻执伪券诉有司，云是陕右饥民，为侯家强娶，法当为良。众谓宜辨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为？”听其去者余二十辈。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尝失意于侯，侯不顾省，夫人以为言，侯亦莫之从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为

入粟县官，度为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昼哭之后，益以教子为事。其后献御中泰和三年进士第，献诚、献甫同以兴定五年登科，乡人荣之。

献御释褐华阴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爱民为戒。南征之役，朝廷修马政，并牧之马似涉羸，疗官有被真决者。献御方摄县务，殊为忧，夫人言：“马远至，难速肥，立法虽严，可身任之，使一县之民少苏，不亦可乎！”夫人之兄思忠在中山得风痺，不良于行，且诸子皆幼弱，顾谓献御言：“若能为舅氏觅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无憾。”献御如所教，为求河东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终拊孤，礼无违者。献御佐坊州幕官，尝与同^{〔9〕}官骑蹏，夫人戒之曰：“从仕之暇，宜读书养性，鞍马乘危蹈险，非书生之事。正使能之，且为识者笑，况必不能耶？”其慈恕有礼类如此。不幸遭疾，以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终于坊州之官舍。诸孤衔恤襄事，以某年月日榘葬于某原之先茔，礼也。

夫人三子，献御其长，今为正议大夫、宣差规措解盐司，充盐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请于朝，赠夫人赞皇郡太君。献诚汝州郟城令。献甫京兆长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镇南军节度副使、尚书户部员外郎。女二人：长适夫人之从侄梁筠，次适经义省元、兴平令赵宇。

正大辛卯冬，献御持夫人行事之状，涕泗百拜，谓某言：“先夫人弃诸孤之养亦已久矣，献御承乏天官民曹，日不暇给^{〔5〕}，孤奉慈训，尚有旌纪寂寥之恨。惟先夫人为淑女、为良妇、为贤母者，当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见。诸孤虽无所似^{〔10〕}，肯安敢自例流俗，谓先夫入于碑志之末乎？献御昆季及从弟献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犹君之母也，铭其可辞？”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无愧古人，顾非不腆之文所能撰述。然得属辞比事，以相兹役，昭我管彤，自托不腐，通家子侄与其荣焉。其敢不策厉弩钝，以少慰凯风寒泉之思乎？”乃为铭曰：

主馈有仪，作室有基。秣骥问涂，司南通遄。鼎于华腴，动与礼迕。在生长见闻者而非所望，宁固壺之可几？嗟维夫人，女宗妇师，匪直宗师，母仪百之。油灯煌煌，诵书琅琅。儿不敢嬉，母也在旁。维龙虎公，北方之强，武库再传，化而文房。都阶庭之佳树，乃异质而齐芳。版舆委蛇，子禄孙怡。上寿期颐，夫人则宜。事亲之日兮不可追，去何遄兮来何迟？瞻昊天而靡及，泣风雨其安归？防墓兮有碑，勒铭诗兮告无期。有亲如是，而不得终百年之养，信入子之同悲。

南阳县太君墓志铭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来火山，遂为夔州人。母邢，生四子一女，以夫人性孝友，特钟爱焉。年二十，嫁为赠朝列大大同郡白君伟某之妻。夫人事姑孝，附前夫人如所生。姑老且病，饮食医药必躬亲之而后进。及持丧，哀毁过礼，乡人称焉。性严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处之不侈不陋，服食居处皆有法度可观。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终于私第之正寝。

子男四人：长曰贲，擢泰和三年进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华，擢贞祐三年进士第，今为枢密院判官。次曰莹，弃家为佛子，有诗笔，闻于时。次曰麟。女二人，长嫁进士同郡贾铎。贲、莹、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孙二人，曰汴阳、铁山。女孙一人，尚幼。

初，华既冠，从兄贲官学，裴流中号楚楚者。乡先生谓当就科举，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为然。谋之夫人，夫人曰：“彦升以长子持门户，劳苦为甚，贵举进士，莹与麟皆幼，可代彦升者独华耳。今又使之从学，是逸者常逸，而劳者常劳矣。”执议者再三。语虽不从，识者谓夫人有鸣鹤均一之义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尝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诵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矜恤贫者。其歿也，哭者皆为之尽哀。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丧殡于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

文举既参机务，而赠夫人南阳县太君，因请某铭其墓。某自韶黜识字举于太原，与之

游，为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与文举念其亲者为详且久，乃为之铭，曰：

禄不于丰，惟禄之时。三釜迨亲，万石不斁。母氏劬劳^[1]，无报可施。树静^[2]而风，霜露涕洒。悠悠苍天，孰命之尸。含怡弄孙，彼何人斯？嗟唯夫人，女宗妇师。德宜而家，物不疢痍。玉树阶庭，且兰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则百之。见于管形，永世有辞。重之以五福之养，神则我私。列铭墓石，尚以慰凯风寒泉之思。

聂孝女墓铭

五台聂天骥元吉，为尚书左右司员外郎。壬辰之冬，车驾东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举兵反，杀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创甚。女日夜悲泣，谒医者，疗之百方，至割其股杂他肉以进，而元吉竟不可救。时京城围久，食且尽，闾巷间有嫁妻以易一饱者，重以喋血之变，剽夺陵暴，无复人纪。女资孝弟，读书知义理，思以大义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绝脰而死。士大夫贤之，有为泣下者。

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尝嫁为进士张伯豪妻。伯豪死，归父母家。呜呼，壬辰之乱极矣！中国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书者，权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宇、户部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撒、郎中道远、省讲议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将军长乐妻明秀、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与孝女十数人而已，且有妇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谓之绝；一目张，不可谓之乱；一夫有立志，不可谓之土崩。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张氏墓，在某所。铭曰：

婆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传，犹聂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子隧。以子则孝，以妇则义。以断则勇，以守则智。于今之人，麟凤之瑞。莫新者名，天曰美器。不于士夫，一女之界。铭以表之，并志于愧。

孝女阿秀墓铭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书省令史秀容元好问第三女也。兴定己卯^[3]，生于登封。年十三，予为南阳令，其母张病歿，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声人忍闻。明年，得疾于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为言：“亲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为弃父矣。”曰：“女从母为顺，宁从母死耳。”竟以开兴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权厝报恩寺殿阶之东南十五步。铭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叶乃伤。爱生子心，血出肺腑。母在在与，母亡与亡。孝女之哀，千载涕滂。白水南东，继母之藏。羸魂摇摇，望女大梁。会以汝归，以慰所望。

[1] 蒂 原作“蒂”，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 轻 原作“轻”，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 若 原作“见”，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 土 原作“上”，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5] 德夜 《中州集》卷十元敏之小传作“怪更”。

[6] 二十九 《中州集》卷十元敏之小传作“三十一”。

[7] 功 四库本作“务”。

[8] 周 原作“周”，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9] 日不眠给 原作“日眠不给”，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乙正。

[10] 似 原作“以”，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1] 芳 原作“荣”，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静 原作“净”，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3]己卯 原作“乙卯”，按兴定无乙卯年，有己卯年。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六

碑铭表志碣

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

岁庚辰秋七月，东平严公籍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潘等州户三十万归于有司。窃尝考于前世兴王之迹，盖帝王之兴，天将举全所覆者而界之，时则有魁伟宏杰之士为之倡大义、建大事，一六合之同异，定群心之去就，犹之天造草昧，龙见而跃，云雷合势，为之先后，然后腾百川而雨天下者易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参会，无不然者。初贞祐南渡，豪杰乘乱而起，四方之人无所归命。公据上流之便，握劲锋之选，威望之著，隐若敌国，人心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至是晓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异志，国家亦藉之以成包举之势。故自开创以来，功定天下之半，而声驰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使之倡大义、建大事，以应兴王之迹，其能若是乎？

公讳某，字武叔。其先博之博平人，后迁长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启，大父祺，父珪，皆以农为业。妣同里杨氏。生二子：长彬，字叔叔，次即公。公幼警悟，略知读书。及长，志节豪宕，若以生产为不足治者。为人美仪观，喜交结，好施予，落魄里社间。不自顾籍，屡以事被系，侠少辈爱慕之，多为之出死力，以故得脱去。

癸酉之秋，国兵破中夏，已而北归。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以公为众所伏，署百夫长。明年春，泰安人张汝楫据灵岩，遣别将攻长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长清尉。东阿平阴长清三县提控捕盗官。戊寅六月，摄长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胜而西，行台撤公备台粮为守御计。公出督租，比还而长清陷，寻以兵复之。有谮于行台者，谓公与宋有谋，行台疑公，以兵围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将，以避台兵之锋，宋因以公为济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无不下，于是太行之东，皆公所节度矣。

庚辰三月，河南军攻彰德，守将单仲力不支，数求公救。公为请于主将，主将逗留不行，公独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谒先太师于军门，挈所部以献。太师时以王爵统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其年，进攻曹、濮、单三州，皆下之。偏将李信留镇青崖，尝有罪，惧诛，乘公出征，叛降于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师兵复青崖，擒信，诛之。进攻东平，守将何立刚弃城而奔，公始入居之。

又明年，军上党。宋将彭义斌说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复被略去。义斌军西下，郡县多为所盼。乙酉四月，遂围东平。公间遣人会大将李里海军，军久不至，城中食且尽，乃与义斌连和。义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后图之，请以兄事公。时麾下众尚数千，义斌不之夺，而青崖所掠则留不遣也。其七月，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李里海等军相望，分公以帐下兵，阳助而阴伺之，公知势已迫，即连趣李里海军而与之合战。始交，宋兵崩溃，乃擒义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尽复之。是冬，郡王戴孙取彰德。明年，取濮、东平。又明年，太师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为诸道之冠。

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帐殿，天子赐之坐，宴享终日。上欢甚，赐公金虎符，宠以不名。又数数目公，顾谓侍臣言：“若严公者，真福人矣。”又四年，朝于和林城，授东平路行军万户，偏裨赐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统，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及是画境之制行，公之地于魏，则别大名，又别为彰德；齐与鲁，则复以德、兖、济、单归于我。

丁酉九月，诏书命公毋出征伐。当是时，公以百城长东诸侯者十五年矣。始于披荆棘、扞⁽¹⁾豺虎，敝衣弊食，暴露风日，犁沟壑转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劝耕稼，以丰委积。公帝所积，尽于交聘、燕享、祭祀、宾客之奉，而未尝私贮之。辟置俊良，汰逐贪墨，颐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南，新泰而西，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涂则知其为善俗，观于政则知其为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尽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马，念其功而悯其劳，视之犹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宁寿考之福，故圣意优恤如此。

公病风痹久，人有劝迎良医者，笑曰：“人岂不死耶？得无疾痛以设足矣！”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之正寝。是夕，大星殒于县界，人以为公歿之应。五月壬申，举公之柩，葬于鸛里之新塋，礼也。

公既⁽²⁾握⁽³⁾兵柄，顾生杀，时年已长，经涉世故久，乃更折节自厉，间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败。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爱物者，辄欣然慕之。故虽起行伍间，严刑不可犯，至于仁心为质者，亦要其终而后见也。彰德既下，又破水棚，郡王怒其反复，驱老幼数万众屠之，公解之曰：“此国家旧民，吾兵力不能及，为所助从，果何罪耶！”王从公言，释不诛。继破濮州，复有水棚之议，公为言：“百姓未尝故我，岂可与兵人并戮之？不若留之农种，以给刍秣。”濮人免者又数万。其后于曹、于定陶、于楚丘、于上党，盖未有不然者。

大兵由武休出襄、邓，公时在徐、邳间，以为河南破，屠戮必多，我当载金缗往贖之，且约束诸将，毋敢妄杀，有所卤获，必使之骨肉完保。灵璧一县当度者五万人，公所以救之者百万，兵人既素服公言，重为资弊所诱，故皆全济。中有求还乡里者，悉纵遣之。是冬大饥，生口之北渡者多饿死，又藏亡法严，有犯者，保社皆从坐之，逃亡累累，无所于托，僵尸为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有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几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归益都者数十人，益都破，皆获之，人以为必杀，而公一切不问。王义深，义斌之别将，闻义斌败，将奔河南，凡公族属之在东平者，皆为所害。河南破，公获义深妻子，厚为鬻恤之，且护送还乡里，终不以旧事为嫌，其能人之所难能者又如此。东州既为乐土，四外之人托公以为命者相踵也，公为之合散亡、业单贫、丧举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厌，肉骨之赐，卵翼之惠，日积而月累之，盖有不可胜书者矣。故闻讣之日，远近悲悼，境内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罢。古之所谓爱如父母，敬如神明者，于公见之。

子男七人：长忠贞，金紫光禄大夫，前公卒。次忠济，袭公职。次忠嗣、忠范、忠杰、忠裕、忠祐。侄一人，忠辅。女七人。孙一人，忠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济等状公之行，以神道碑为请。敢以智慧之所共知者论次之，而系之以铭。铭曰：

岱宗岩岩，清济洋洋。屹彼严公，尹兹东方。维大国齐，维鲁所荒。大安衰微，元元遭凶。鸛樛棘矜，迭为长雄。遭黎惘然，壙墟斯穷。公乘其时，奋从兵戎。心为善龟，往迓大同。挟右太行，以人王封。人瞻者乌，我龙之从。偃景回翻，都为雷风。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后，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之武。乃锡金虎，民汝子抚。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内之沟，职公教之。大布我衣，大帛我冠。斜倾我扶，罅漏我完。尔有疮痍，我逢我安。金革之威，肃于凛秋。化而阳春，悻悻和柔。样风愉愉，叶气油油。河润之溥，暨于他州。民拜公赐，有忧斯禱。祝公寿考，为国元老。如山如河，受福则遑。齐政方报，鲁妇已暨。布宣王灵，繁公是赖。爱养基本，繁公是戴。巨室乔木，式瞻谁在？相彼邦民，古无遗爱。有开必先，惟公之功。宠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哀荣始终。谁其配之，钱氏孝忠。荏平之原，龟石穹窿。勒我铭诗，以对景钟。

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有序)

山东重地所在，天下莫与为比。杜牧以为：“王者不得之，则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则不可以伯。”古之山东，今河朔燕、赵、魏。是以就三镇较之，魏常割燕、赵之生死，而悬

河南之重轻，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荡，雷霆迅击，无不糜灭。燕城既开，朔南分裂，瞻¹³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公拥上流，握劲锋，审大命之去就，一群疑之同异，乃以庚辰春，籍所统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潞等州户三十万，献之太师之行台，形势既强，基本斯固，国家所以无传檄之劳、亡贼之费，而成包举六合之功者，公之力为¹⁴多。昔淮阴蒞历下军，尽有齐地，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耿弇攻祝阿，宴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统。以公方之，尚无愧焉。

好问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盖公资禀沉毅，威望素著，且严于军伍，少所宽贷，见者流汗夺气，莫敢仰视。中岁之后，乃能以仁民爱物为怀。郡土兵破相下之水栅，继破曹、濮，怒其颠覆，莫可保全，欲尽坑之。公百方营救，得请而后已。兵出荆、襄，公自郢、徐赴之，谓所亲言：“河南受兵，杀戮必多，当载金帛以贖之。”灵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遣主兵者，下追卒伍，亦沾膏润，一县老幼，皆被更生之赐，且纵遣之。计前后所活，无虑十数万人。生口北渡，无从得食，糜粥所救者尚不论也。画境之后，创罢之人新去汤火，独恃公为司命。公为之辟田野，完保聚，所至延见父老，训饬子弟，教以农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恳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贪墨，贷逐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节浮费以丰委积，抑游末以厚风俗。至于排难解纷，周急继困，收恤孤嫠，依助葬祭，藜藿易于水火，冰霜化而纨袴，人出强勉，我则乐为。故薨谢之日，境内之人号泣相吊，自谓一日不可复活，非策虑¹⁵忆洞见物情，权刚柔之中特操纵之术，始以重典立威，终以仁心为质者，能如是乎？

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书币及好问于镇阳，书谓好问言：“先公功著兴王之初，名出勋臣之右，虎符龙节，长魏、齐、鲁五十城者逾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遗爱，敬者比之神明，报之欲其长久。某猥嗣世爵，大惧弗克奉扬先德，辄与参佐、部曲、士庶、耆寿同力一志，作为新庙，以致祠柯烝尝之敬。宜有文辞，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顾之。”好问以为祠祭之为大事¹⁶尚矣，以劳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柴布之五社，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后世。亦有以义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于道陌，而博士拜墓；王珪通贵不营私庙，而法官劾奏。礼固不可以变古，而亦贵于沿人之情，况乎时则绵蕪未遑，人则蒸蒿将见，如公之庙貌，独不可以义起乎？祀典废于一时，公议存乎千载，异时有拔表忠观故事言于朝者，尚有考焉。好问既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诗，使歌以祀公。其诗曰：

天造草昧福有几，风云感会神与期。乾龙用九方奋飞，潜蛟岂得留污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维。公籍盈数数有畸，燕赵廓廓无藩篱。六合遂人天戈麾，犹之历下开汉基。楚破竹耳将安归，天官葵功绝等夷。介三藩画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煌煌德星出虚危，扶伤合散倾复支。民恃保障轻蚕丝，年谷屡丰物不疵。诸侯代兴公维师，谁谓华高可齐而？武公司徒屈于斯，眉寿保孚止于斯。昔歌且舞今涕泗，人畴依乎遽夺之。甘棠之荫公之祠，丽牲有碑碑有诗。战功曰多民政慈，尸而祀¹⁷之宁我私？公福我兮无已时，子孙众民其世思。

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

岁辛亥冬，行军千户贾侯辅持《顺天路军民万户张公勋德碑》见示，谓仆言：“此内翰漳南王君从之之辞也。盖自板荡以来，我公为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辟田野，复官府，举典制，摧伏强梗，拊存单弱，使暴骸之场重为乐国，其有德于州之人甚厚。如辅不敏，亦得禀授成算，自竭微¹⁸效，猥先参佐，纡佩金紫，图所以报谢者，不忘食息顷而迄无万分之补。姑取境内士庶、耆寿、儒绅、部曲之意，就公所以成显显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伟公之功，而有取于吾属之诚且一，故乐为道之。凡我公族属，保壁障，由西山之东流朔，以功令定兴，至节度雄州，从经略使苗公道润。及贾瑛贼杀道润，公杀瑛复仇，散其余党。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功加荣禄大夫，帅河北京西路，以宝

书锡命，自千户升万户，佩金虎符，顺天别为一道者，亦既载之矣。惟是碑之立将二十年，而公之勋伐积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见者，区区之意，大为慷慨。考之古人，初令一邑，进而守一州，始将千人，终至于统百万众，若惠政，若战多，其见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书、特书、褒书之语，朝论以为美谈，史臣资其实录，珪爵、旂常、鼎彝、竹帛于是乎张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灵，会龙兴之运，开拓疆宇，为国虎臣，治民莅官，威惠并举，而英声茂实，百不宣一。其余褒赞之义，得无未尽乎？今属笔于子，幸以第二碑实之。”仆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于于王君之后，辞不敢当，而贾侯请益登，度不可以终辞，乃勉为次第之。

初，公之下东流、军满城也，满城小而缺，且无御备，帐下才数百人。恒山公武仙会镇定深冀步卒一万、骑五百来攻，公以老幼妇女乘城，率壮士出战，敌不能胜，然未退也。后数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为辐重，声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扬尘，鼓噪其后，仙军果惊溃。公追击之，遗尸数千。是岁六月，军市川帅牛显结高阳公张甫、河间公众哥等军数万来攻，公登城拒战，为流矢所中。敌大呼曰：“射中张某矣！”公不为动，开门出战，甫、众哥皆败走，由是祁阳、曲阳、鼓城诸将帅降者二十余城。

易州守卢应御下下急，吏卒每欲为变，畏公不敢发。公北觐，次于宣德，群不逞乃环应第攻之，应挺身而逸，妻子皆为所虏，复大掠于州，遂据西山之马头寨。公闻之，即弃辎重而南，问之路人，得贼要害曰六门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潜执守者而反据之，故贼不之觉。公先约德军曰：“我寨下举火，尔即发声。”乃率卒至寨下，数贼以叛逆，且谕之曰：“能以卢应家属来降者，当贷尔命，不然无遗类矣。”贼且笑且骂曰：“卢应妻子非白金三千两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问尔三，不从，则攻尔矣。”问之者三，竟不应，乃举火攻之。德等如约转石击寨中，贼大惊，以为从天而下，窘无所逃，束手就缚，公归应妻子，诸贼悉鬻杀之。缘山反侧，鹿儿、和和、美女、担车、堵塘、百峰、东西五峰、宛家、西水、姑姑塌、红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牲诸寨，望风降附。及武仙以兵来犯，公与之战，一月凡十七胜，每胜必斩贼千余级。于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

丁亥之春，以满城隘狭，移军顺天。顺天焚毁之后，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秽中，日以营建为事，继得计议官毛居节共为经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鸡距一亩二泉，穴城而入，为亭榭、为池台，方山阳则无蒸郁之酷，比历下则无卑湿之患。此州遂为燕南一大都会，无复塞垣之旧矣。京城之役，守者屡出接战，我军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铠，跃马横戈而出，大呼谓诸帅言：“公辈平时陵栝同列，以骁果自名，乃今蓄缩不进，亏丧声实，气岸果安在？能从我，即同入阵。不然，尔后当尊事我，勿复故态为也。”诸帅无应者，公即驰入阵中，呼声所及，无不披靡，出人数四，而气益壮。归德之役，城中兵夜斫营，并堤而进，其锋甚锐。北面守者，不战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军，俄亦奔溃。公命军士系舟南岸，示无还意，因谕之曰：“我辈得舟亦不得济，济亦不能免，惟有决死而已。”众心乃定。命一卒执帜立堤上，诸军隐堤自蔽，待敌下舟，即力卷之。敌果不敢下，公命军士先渡，将校次之，公殿其后，竟不失一卒而还。

汝南之役，宋人听节制，我欲决柴潭，城中兵阵于南门外决死战，宋兵瞻望不进。公率步卒二十余涉水入阵，左右荡决，莫有当其锋者，诸军壮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战，大帅大赤令曰：“田四帅先入，不能，则张公继之；又不能，则我当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击之，战于分水楼下，敌退走，公追及子门，俘获数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敌以重岸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拥一卒起推置扉之上，城随陷，论功第一。邳州之役，诸军筑垒环其外，城中危迫，溃围而出，望见公旗帜，即犯别帅军。公率兵救之，故不能出。又犯别一军，公复救之，故竟败，而诸军亦赖以全。枣阳之役，公夺傅城军垒二，又夺外城据之。城中人启南门出，诸军为木栅围之，公绕出其后，敌大溃，众十余万，多溺漳水，余军西走，复为史侯所袭，而公横荡之。皇太子壮其勇，而

惜其材，传呼止之，而公战愈力，迨宋兵尽乃已。鄂州之役，城陷，州人夺西门出走，前即汉水，公乘胜期之，溯水者如山岗然。曹武之役，公将度九里关。或言关路险恶，宋必设伏，不若候大军，与之偕进。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进，为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骑直前，果得关。宋兵觉，由西山之间翼而下，我军方休息，不虞敌至，士皆轻衣无铠仗，猝为所困，皆仓皇失措。公单骑驰突，溃围而出，宋军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长封岭，结阵而居，战守不易，缘山保聚，皆攻下之，连破颍江诸二十余所。

秋八月，攻洪山，与宋大军遇，自旦至暮，宋军溃，斩统制官十三人，脱走者才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帅令公取敌垒，以公喜深入，戒勿亲往，坐坠下，明日而城降。黄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险不可上，公率众攻。战方交，公引数卒潜视要害处，即引还。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会天大雾，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即取昨所视路，发石伐木，横戈而先之。敌殊死斗，公奋击之，贼虏数万，自相践踏，坠崖谷而死者不胜计，遂攻黄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张大，与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战舰万艘，选什之一，顺流而下，循江接战，十日乃至城下，营于西北隅。有乘小舟来视，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来攻耳。”乃分军为三，一并江路为侦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将一军阵而待。是夜，宋果水陆并进，公遮击之，宋军不得前。会我军合，并攻之，不战而溃，往往溺水死，生获者尚数百人。州东门御备甚矢，矢石如雨，诸军为之少却。大帅命公取之，公被重铠，率死士三十余辈，奋戈而入，守者为之夺气。宋人请和，乃班师还。及淮水南岸，有保寨曰张家寨，军民十万余。诸帅议立炮攻之，公曰：“不必尔。”独率一军攻之，顾盼顷，守卒崩溃，诸将惧伏，皆自谓不及也。

滁州之役，公自至北观，从二百人而南。时庐、泗、盱眙、安丰、濠州之间，皆宋重兵所宿，兵候旁午，屯成相望，有以四千骑敛退者。或劝公不行，公不之顾，且战且前，一日独骑入一保寨，值敌兵二千余人环射之，矢著铠如猬，公驰突回旋，每射辄中，敌不能近。良久，从兵至，合击之，敌人歼焉，遂会滁之兵。时大帅以城久不拔，议解围，公前请曰：“某起身细微，猥蒙宠遇，擢任非次，顾何功以堪之？况新被异恩，图报无所，知大军在此，故转战来耳。诚不能奋力于诸君之后，遽尔北归，将不与初心相违背乎？请身率士卒，以决一战，虽死不恨也。”帅义而从之。公驰入围中，激石中其鼻，大帅谓公不能战，合军继之，公裹创跃马而出，帅止之，不顾，率锐卒先登，城遂拔。自大河放而南杞为中溠，东连淮海，浩瀚无际。国朝方有事南鄙，彼争利舟楫间，殆无宁岁。朝议以杞为上流¹⁹，不以大将镇守之，则一苇所航，河不能广矣。公以甲辰岁被²⁰：朝命节制河南路军马，因地之形，杀水之势，筑为连城，分戍战卒。冲要既固，奸谋坐屈。鼉鼓有横截之阻，而走舸无奔轶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力为多。

初大军还自滁，宋境连岁被兵，民物萧条，耕稼俱废。我军为因粮之计，初不以馈饷自资。比²¹军还，间关千里，道殍狼藉，公一军先为备，故独无机色。汴、郑之间，亦有储蓄，虽他帅军，亦被贖给焉。军²²兴以来，贾人出子钱致求赢余，岁有倍称之积，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则累而千。调度之来，急于星火，必假贷以输之。债家执券，日夕取偿，至于卖田业、鬻妻子有不能给者。公哀而怜之，与真定史侯论列上前，乞债家取赢，一本息而止。圣度宽明，随赐开允，德音四布，海宇欣幸。

初移刺、众野、张甫、牛显皆尝与公为敌，既没，其妻子流离，无所于托，公求得之，皆厚为存恤。显长于国祥，以材具署为郡守，次黑子为大官所俘，公赂以金缗，仅乃得归，仍岁有白金之输，自余完复离散、婚嫁孤幼、周急继困、扶病助丧者，日月不绝，盖不可以十百计也。入徒知公席百胜之功，以取颡面之贵，威望崇重，见者起立拜揖，或闻章失次，而不知寇夺略平之日，与文儒考论今古，见仁民爱物之事，辄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虽笞笞之细，亦未尝妄加，所谓仁心为质，要其终而后见者也。

仆老经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尝妄论之：天地一气也，万物一体也，同仁一

视，宜莫三代圣人者若也。今见之于书，则曰“天吏逸德，火炎昆岗”，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来，将兵者何啻千万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旷然为仁义之举？然而百姓按堵，独称忠武侯；市不易肆，独称李良器。其余岂皆乐战嗜杀、执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时，有同有不同也？仆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诗，使并刻之。其诗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门。土风厚完，海山雄吞。战国荆高，义烈言言。郁摧行歌，风流犹存。维清河公，殆¹³车骑诸孙。軀干中人，勇则孟贲，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时，万夫夔夔。乾龙天飞，霆裂厚坤。有盘者虻，偃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节麟符，以长戎行。太行西东，在所窳攘。盗叛黥髡，自为侯王。妖狐夜号，平民昼戢。千里萧条，道殣相望。翩翩一军，诛锄暴强。指以神锋，孰我敢当？扇灵风之威，河禁不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阳。王旅啤啤，频岁江渍。于光于黄，棘阳寿春。公不以大帅自居，而矢石必亲。出入行间，勇气益振。每战而辄得志，古难其人。公殿南藩，淮海与邻。中渚新城¹⁴，矗若长云。吴儿膺膺，暮夜潜军。有扼其吭，去如惊麇。望见鼓旗，谓公江神。徐方既平，荆楚既同。覲¹⁵于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锡之，瑞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国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巨力方刚，臣报未终。教子若孙，惟孝与忠。布宣王灵，地天无穷。伐石西山，刻诗颂公。千年此碑，当配景钟。

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

公讳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辽太祖长子东丹王之八世孙。曾大父内刺，赠定远大将军。大父事鲁，隐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书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见，补东上阁门祗候。泰和四年，终更调衡水令、兰州军事判官，人为西山阁门签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仪，转裁造署令。扈从宣宗南渡，以劳授仪鸾局使。俄迁太府少监，兼直西上阁门尚食局使。贞祐三年，出为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改革化军。历高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凤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归德府事。

北兵袭荆襄，京师戒严，诏公以都水监使充镇抚军民都弹压。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书令楚才奉旨理索公北归，召见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议可成，赠金币，固遣之，君臣相视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投于内东城濠中水而没，时年六十有一。上闻之震悼¹⁶，赠工部尚书、龙虎卫上将军。

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钧，仕为尚书省译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孙三人：宁寿、昌寿、德寿。女孙一人，皆尚幼。

公资雅重，读书知义理，遇事明敏，虽老奸不能遁其情。从仕四十年，未尝有管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贤多嗟惜之。孤子钧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于义州弘政县东南乡之先茔。以好问于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请铭，故略为次第之。其铭曰：

其赋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静以养民，敏给以赴功。斯足以为贤，或生长见闻者之所同。至于忧国爱君，存亡始终，裴回故都而不忍诀，则凛然有古人之风。

[1] 杆 原作“杆”，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 搆 原作“搆”，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 瞻 原作“瞻”，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 为 原作“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5] 幅 原作“幅”，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6] 初祭之为大事 原作“祠祭之之为大事”，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删。
- [7] 祀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祝”。
- [8] 撤 原作“撤”，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9] 上流 “上”原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 [10] 被 原作“彼”，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1] 比 原作“北”，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2] 军 原作“君”，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3] 殆 原作“治”，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4] 新城 “城”，原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 [15] 覩 原作“观”，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6] 悻 四库本作“惜”。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七

碑铭表志碣

龙虎卫上将军术虎公神道碑

生而静之谓性，静而应之谓材。材与性，出于天，其初则通，而中有大不同者。盖性者材之体，而材者性之用。体喻则璞也，用喻则璞之雕也。然性不害为不及，而材每患于有余。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余，故趋于坏。人知惟钝朴鲁，拙于变通、艰于诱凿之为无所取，而不知聪悟敏给、敢于负荷、安于堕窳为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学，虽愚必明，况贤者乎？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况不至于困者乎？以是论公，则学之力为可见矣。

公讳筠寿，字坚夫，姓术虎氏，世为上京人。五世祖术木，从武元下宁江，王业渐隆，论功第一，命银青光禄大夫，节度宁江。开国之后，一门世封猛安五人，谋克十七人，尚县主者三人。子孙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阳，因占籍抚州。勋贵之盛，国史家谍详焉。曾大父布苦德，袭猛安，积官镇国上将军。妣完颜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刺，明威将军、比部详稳官。妣温敦氏，金源县君。考阿散，怀远大将军、霸州益津县主簿，后用公贵，赠镇国上将军。妣金源郡君陀满氏，进封太夫人。公即益津府君之长子也。初名云寿，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门选充亲卫军，骑射敏捷，时辈无能出其右。初著籍，即銜直点检司。

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贵宠方盛，内外谄附。大奴文童者以事陵轹平民，市人聚观，无敢为救止者。公见之，唾掌大数曰：“若人奴耳，何敢尔耶？”直前击之，马槽乱下，奴流血被面，号诉于都点检喜儿。人为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谓同列言：“点检公宫闈之长，果解事，当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岂久于富贵者？我何惧为？”喜儿召公人，善言慰之曰：“外人见吾家鹰犬，且知爱之，君乃能办此，可谓不畏强御矣。奴辈悔复恣横，无借教督之。”公用是知名。

尝问¹³一策论老生曰：“世谓亲卫军举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举年二十许隶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学从政，盖已晚矣。况卫士之职，尊君之外，无复余事，平日唯知威制强胁，积习既久，岂复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复问：“然则如何而可？”生曰：“公试取律令读之。”公退而读律，不二三年，条例及注释问无不知。他日又问生：“我读律，知大纲矣。窃谓刑法但能治罪恶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无可寻者，何以治之？”生曰：“圣人作《春秋》，不诛其人身。子能读《春秋》，则治心与迹两俱不困矣。”公复从人授《春秋》。

泰和中，行台駙馬都尉擢南征，詔給亲卫军二百五十人从，而公为之长。破罗山，得经生曹鼎，从之讲授。从是言论开廓，又非吴下阿蒙矣。尝言：“吾初读律，继而授《春秋》，因之涉猎史传，粗见成败。比死者须一见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复取刘颜辅弼名对，陆宣公奏议成诵之，其强学坚志类如此。八年军还，用行台荐，收充奉职，宣谕良厚。

大安初，奉诏使高丽，立节清介，不听以馆伎给使令，互市之利，仅不废故事而已。御史上合，即日授中宫护卫，寻迁之御前。至宁初，右丞纲军居庸，诏公为参谋。数与纲议不合，纲积不能平，檄公从缙山高琪军。时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骑旁午，道路阻绝，公从僮仆二三辈夜出关，无一卒与俱。会高琪移军合河，公驰赴之，比至而军已溃。单骑南还，且战且走，仅入南山，与都统兴哥收溃卒四千、骑二千，拒险而阵。军中遣译人好谓公言：“我无他求，止欲得马耳。”公报言：“渠欲得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见归，马非所惜也。”约既定，相与结盟，与马十，得老幼千余以归。以功加镇国上将军，赐马十匹。

贞祐二年，扈从南迁。公愤懑欲有所言，而无自发之。行及新乐，为上言：“妃后车乘彩画鲜明，徒事外饰，而适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致远。设有意外之变，非臣子所敢言。盖积弊之极，以致今日，非独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诏公以便宜提控尚辇局。七月，以扈从劳，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内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开封市白粘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进，且言：“车驾以都城食尽，远弃陵庙，正陛下坐薪尝胆之日，奈何以球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敌在迹，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怪，携仗笼中。明日，出公为侨西都提控。是岁临秋，公度远远设候望，河朔无警，则听河防民丁督归，省薪粮以贍军，公私便之。

四年冬十一月，潼关失守，枢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变迁，无险可扼，仓卒中作大桥以拒西师。桥甫成而敌至，相去百举^{〔4〕}武，长兵已相接矣。公横架桥上独当之。西师十六辇弃马潜由涧中路低僂而上，欲出公军士之后，军为小却。公策马大呼，后骑随进，声势甚张，十六人者皆仓皇失措，展转涧底。公下马立视指麾，后骑乘高而下，顾盼之顷，枭六首而还。汜水东数城，西师虽不侵突，而群不逞有因乱相剽窃者，独公所镇军民按堵如故。诸县就河阴为立生祠。

枢密院别帅军二万戍虎牢，此军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帅驭之无纪律，变在旦夕。民谓公可恃，自陈苦急，公言之帅。帅言：“我军皆盗贼强梗之余，当以渐柔服，急则生变，皆将谁执？”公知帅不能军，缚暴横尤甚者三人，斩之以徇，军中肃然。俄改武器署令。

五年，除同知国军节度使事。自夏阳抵潼关，上下千里，戍卒五万，公兼领之。因上奏关辅被兵之后，残民疲于供给，在所城堑之后，乞以农隙为之。秦民赖焉。兴定二年，改同知院安军节度使事。三年，改环州刺史。夏人大举入寇，城中军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妇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狭道险，利用设伏，自将步骑五百乘夜袭之，寇果惊溃南走，追斩千人，夺老幼数千，获将领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复邀击之，斩首数百，获牛羊万余。

庆阳总管子容，以巡检募客再能有名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旧，私遣掾属赵以情告公。公耻以求索见污，为赵言：“彼部落族以马为死生，凡马且不可得，况名马乎？”于是总管者怨且惭，乃速再能有叛计，遣赵掾勒公捕送。赵复得以此劾再能：“献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阙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尝有一人萌异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赵掾在，我亦不为冤死鬼矣。”公欲两解之，总管愈怒，驰奏：“再能有叛计，刺史不奉府檄，拥护罪人，可并按之。”有诏京兆行台穷治其事。参知政事把公、延安帅完颜公保公无他，诏勿问，犹以州府不相能，两罢之。

平凉行台奏公为马步军都总领，公自以无罪，横被废弃，郁郁不自聊，虽擢置亚帅，非其好也。居无几也，偕同官游蛇岫，遂有终焉之志。不数日，遭疾，疾遂革。所亲问后事，公强起应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场，而死床蓐，独是为介介尔。此外何必言！”言终

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实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诸孤扶护东还，权殡汝阳。积官龙虎卫上将军、金源郡侯。

先娶夹谷氏，云阳令阿合门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单氏，秘书监欧里白之女，后公十有八年而卒，并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长仲道，次仲贞，栎阳监酒。次仲坦，闾乡令。次彭孙、聘孙，俱早卒。女二人，皆适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孙二人：祖安、老安。女孙一人，尚幼。

公仪干秀伟，资禀沉毅，清俭公勤，为人寡言笑，不妄取即⁵⁵，事亲孝，友爱诸季，恩礼备至。及弟凡析居，公悉有以处之曰：“季弟通贵，无俟分财。其弟战歿，其孤当恤。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适其当，公所取唯白玉帽环一双而已，曰：“此大门时物也。”在军中十余年，与士卒同甘苦，至盛夏⁵⁶不操扇。或问之故，曰：“古名将类如此，吾愿学焉。且身历艰苦，亦从俭入奢之义也。”或言：“军士近年例无战志，殆不堪用耶？”公谓：“不然！犹之鹰隼，往在田间，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岂遽忘搏击耶？妇人女子为气所激，尚能持刃而斗，况男子乎？吾谓兵士无不可用，亦犹鹰隼养之未至耳。”公既耽嗜书史，故亲授三子者学，夜参半，犹课诵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树立，有闻于时。

某岁，仲坦举公愆北归，卜葬于辉州苏门北之某原。枉道过好问新兴，授公行事之状，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铭为请。仲坦从好问游，有昆弟之义，义不可辞，乃为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长燕云间，州闾贵游，华靡相尚。公家累巨万，僮仆千人，帷帐轩车琴筑棋粟可取诸左右而足，能被服俭素，攻苦食淡，不变老人大父国俗真淳之旧，此一难也。带刀宿卫，从事独贤，而于番宿更休之余，为幼学壮行之计，心乐性熟，寝食不废，乃如寒苦一书生，虽明昌右文，海内向化，家存贲金之谚，士有桥门之盛，至于以卫士而治儒术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难也。流品既高，朝誉既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则刚近乎仁，义形于色，未信不虞于谤己，而奉公守至于失名。蹭蹬一麾，有识兴叹。使之得时行道，持众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胆，用无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难，而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禄，碌碌无补，苏而复上，六经扫地，没世不复，反以自弃待公。自今观之，其贤不肖，果何如也？铭曰：

北方维强，间气维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独止，而无并流。脂膏共处，而不自丰。直前径行之谓刚，有犯无隐之谓忠。匪惟公贤，简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邓通。北山谏书，乃在笔公。使公不学无术，犹当有古人之风。大冠如箕，巨儒宗工。徼巡周庐，实命不同。乃如之人兮⁵⁷，禄不计庸。我铭墓石，郁孤愤兮何穷！

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

死生之际大矣，可以死，可以无死。一失其当，不以为之伤勇，则以为之害仁。然自召忍、管仲折衷于圣人之手，斯不必置论。至于忠臣之子国，义士之于知己，均为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盖不可不辨也。尝谓意气感激，众人之所同；妖寿不二，君子之所独。今夫传记所载，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载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考之，果尝以千载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汨于义利之辨，不乖于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确乎不拔，静以养勇，刚以作强。其视横逆之来，曾虚舟飘瓦之不若；控转之变，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为权衡，自量轻重，知有太山之义，而不知有鸿毛之生。结纆之礼不至，无取于海隅⁵⁸之伏剑；漆身之志既笃，不屑于督亢之献图。孰先孰后，必有能次第之者。《语》有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信斯言也。匹夫为谅，自经于沟渎，其可与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论乎？

君讳庆祥，字瑞宁，姓马氏，以小字习里吉斯行。出于花门贵种。宣政之季，与种人居临洮之狄道，盖已莫知所从来矣。金兵略地陝右，尽室迁辽东，因家焉。太宗尝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还，敕以所见者物色访求。或言

上所见，殆佛陀变现，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唯回鹘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真与上所见者合，上欢喜赞叹，为作福田以应之。凡种人之在咸获者，贯为平民，赐钱帛纵遣之。君之祖讳迭木儿越哥，父把驺马也里黠，又迁静州之天山。天山古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边堡，互市所在，于殖产为易。君家勤俭自力，耕垦畜牧，所入遂为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独君资禀聪悟，气量宏博，侪辈无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并与其字书识之。

泰和中，试补尚书省译史。使者报聘丽、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卫绍王始通问大朝，国信使副倚君往复传报。皇帝赏君谈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计自解，竟获复命。其年，乙里只持译书，多所征索，君白于有司，诸所征物皆画一供进。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见卫王，自陈所以名取君者。王召问，君面奏不愿行之意，辞情恳到，王为感动，连赐之酒，出内帑重币，并所酌金钟赏之。宣宗迁汴梁，乙里只再至，复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逾以敦遣之日，君以死自誓，行议遂寝。于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频岁迁擢，乃自常调中特恩授开府判官，进官昭武大将军。内城之役，奏充应办使。城成，以劳迁凤翔府路都总管判官。

元光二年秋^①，大兵有深入之耗，行台撤君与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为游骑所驰，君与其子三达俱为所执。兵人欲降君，拥迫而行，言语相往复，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实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达以是夜亡还，主帅恶于坐视而不能救也，出骑兵千人，舆尸而归。三军之士为之恸哭，官吏士庶且夕临者三日，葬之。寻具君死节奏之，诏赠恒州刺史、辅国上将军，立像褒忠庙，岁时致祭，且征一子入侍，皆异恩也。

君娶马氏。子男三人：长即三达，次粹刺，次福海。女一人，适杨氏。君严于教子，动有成法，必使知远大者，三子亦能自树立，有君之风。女弟适安氏。甥天合，父没后，躬自教督，逾于所生。习诸国语，洎字书授之，为它日起家之地。其后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

己酉秋九月晦，三达涕泗再拜，以君墓铭见请。予谓南渡以来，死节之士皆耳目所接见，恒州之事，固已饱闻而履道之矣。盖君平时时，每谓所亲言：“君父之愚大矣！在狄道，则捕为生口而全活之。在辽东，则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纵遣之。在大兴，则开仕进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际，又以腹心倚之。愿以尽此身以答万分耳。”是则忠义奋发，不谓之素定于胸中可乎？是可铭也，乃为论次之。君尚多可称弗著，著所以与享丁褒忠者。铭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归，而行路嗟嗟。莫蓄者才，赋君则多。沉潜而刚，恹恹而无华。曾是象胥，孰从渐摩？主恩借崧，我乃负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参乎吾前，不磷于磨。宁以四方之强，借妾妇而媢媢。河源九天，放为颓波。砥柱中流，终古不颓。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即华。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漠貂七叶，其必尔家。

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

天兴元年六月乙亥，尚书左丞臣蹙上故御梅中郎将陈和尚死节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为臣言者：‘中国百余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乞褒赠如故事，以功天下。”事闻，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尚书省译文臣与相往来而知其生平者，为褒忠庙碑。宰相以东曹掾吏部主事臣某应诏。臣尝考于朋友之际，汉李陵以力尽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陇西士大夫至以李氏为愧，而司马迁亦以陵故而下蚕室。盖天伦之重，莫有以相成，恶有以相及，所系之大如此。惟镇南之事壮矣！以宋朝承学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概之，古人所以为辱者，臣与有荣焉。谨百拜稽首而论次之。

按萧王诸孙曰乞哥者，子国姓为疏属。其上世以上京军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阶州军州事。及阶州反为宋，戍于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镇南。镇南

讳彝，字良佐，以小字陈和尚行。贞祐中，年二十余，北兵破丰州，执之而北。时从兄安平郡尉焮亦以力战没入北中，二者名为群从，而义均同父，故镇南之母留丰州，而安平母事之。镇南居帐下岁余，托以省母，乞南还，北入以一卒监之。至丰，乃与安平杀监卒，夺十余马，奉太夫人而南。北军觉，合骑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马，载太夫人以鹿角车，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

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为都统，镇南试护卫，中选。宣宗知其材，未几转奉御。安平行帅府事，奏镇南自随，诏以提控从军。安平敬贤下士，有古贤将之风，辟太原王湜仲泽为经历官。仲泽文章论议与雷渊、李献能相上下，故镇南得师友之。天资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一书生。仲泽爱其有可进之资，示之新安朱氏小学书，使知践履之实，识者知其非吴下阿蒙矣。

三年¹¹⁰，安平罢帅职，例为总领，屯方城。军中有太和者，与镇防千户葛宜翁斗，讼诉于镇南。镇南在其军中，一军之事皆与知之，非特于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即量笞之。葛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郁郁以死，留语其妻必报镇南。妻乃以侵官讼于朝，且有挟私仇之怨，积薪龙津桥之南，约不得报则自焚。朝廷乃系镇南方城狱。国家百余年，累圣相承，一以人命为重，凡杀人者之罪，虽在宗室，而与闾巷细民无二律。南渡以后，郡县吏以榜掠过差辄得罪去者相踵也。议者疑镇南狎于禁近之习，倚兵闾以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横恣之犯，容¹¹¹或有之。使者承望风旨，即当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决。镇南聚书狱中而读之，盖亦以死自处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诏提兵而西，因朝京师。上怪其瘦，问：“卿宁以方城狱未决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明日，台谏复有言。后数月，安平以物故闻，始驰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杀人，私忿未必有，至于非所得笞而强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将。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计天下必有议我者。他日，汝奋发立功名，国家有所赖，人始当以我为非妄赦矣。”镇南泣且拜，悲动左右，竟不得以一言为之谢。乃以白衣领紫微军都统，再迁忠孝军提控。

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势甚张，平章芮国公问谁可为前锋者，镇南出应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将就木然者，擐甲上马不反顾。是日，以四百骑破胜兵八千，乘胜逐北，营帐悉迁而西，三军之上为之振奋思战，有必前之勇，盖用兵以来二十年始有此胜。奏功第一，手诏褒谕，一日名动天下。

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鬻鬻陵突，号难制之邑。镇南御之有方，俯首听命，弭耳帖伏，东而东，西而西，易若驱羊豕而逐兔，所过州邑常例所给之外一毫不犯，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军倚以为重。六年，有卫州之胜。八年，有倒回谷之胜。始自弛刑，不四五迁为郎将，官世袭，于是四方内外，知方城之狱圣天子所以定国是、结民心、厉士气以弘济于艰难者至矣。其当也，不以外人之私，而废万世之法；其贷之也，不以匹夫之细，而伤天下之功。不然，则生杀与夺，廷尉平一言之顷而决，何至历十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将，镇南之所以报国，君臣之间可以无愧千古矣。

副枢密使蒲瓦无持重之略，尝一日夜驰二百里而趣小利，诸将莫敢谏。镇南私为同列言：“副枢以大将而为劓割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复计。国家所积，必为是家破除尽去矣。”人以告蒲瓦，蒲瓦一日置酒，手劝诸将，及镇南，蒲瓦曰：“汝尝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而尽，至以比刑人时德全，诚有之以不？”镇南饮酒竟，徐曰：“有之。”蒲瓦见其无惧容，漫为好语云：“有过当面论，无后言也。”

元年，钧州陷，北军下城，即纵兵以防巷战者。镇南避隐处，杀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国大将，欲见合校白事。”北兵以数骑夹之，谗牙帐前。问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

陈和尚。大昌原之胜亦我，卫州之胜亦我，倒回谷之胜亦我。死于乱军，则人将以为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脰，不为屈，斫折，画地大数，语恶不可闻，豁口吻至两耳，喷血而呼，至死¹¹²不绝。北人义之，有以马酒¹¹³酹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时年四十一。铭亡。

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铭

维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为最广，而出于任子者十之四。国初，蓝州县¹¹⁴酒税，亦以文资参之，故任于多至大官；其不达者，犹得俎豆于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后，杂用辽制，罢文资之注，酒使副者纯用任子，且增内廷供奉台俸直之目。凡历监当久及课最者得他迁，谓之出职，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后榷酤日增，风俗随坏，六七十年之间，遂有愚贤同滞之叹。论者以为，此诚选曹泥法之弊。至于廉耻道丧，自同商贩，亦为任子者有以来之。然且以国家旧人观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¹¹⁵，清慎自守，不为利惑，有如吾辅国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

公讳某，字德璋，康氏世为辽阳人。曾祖某，辽澄州刺史。祖斌，天会中进士，仕为咸平路转运副使。考道安，不慕荣利，优游乡里，以读书讲道为业。临终教诸子言：“凡人在仕籍，岂有忧饥冻者？事当从正，货利不得关诸心。”后用公累，累赠辅国上将军、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长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荫，历郾鄩、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积迁乐安盐使司管勾。资廉介，动以绳墨自检，佩服遗训，无敢失坠。及莅是职，至家所食亦就市买之。盐司所辖灶户，旧出分例钱以资司官、管勾，历三周岁乃成考，所得不下万缗。公皆让之同官黄思忠，不毫末取也。诸管勾分办岁课，额外仍有积贲者，谓之“附余”，管勾私用之，有司视之以为例，而不禁也。及公当交代，悉籍所余上之，官使范文渊大为惊异，叹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课最当迁，且本道提刑司荐公材可唯民，七年，得升陈留令。时早已久，公下车而雨。明年复旱，民大艰食，而无从赈贷之。公出俸粟为之倡，县豪杰共赞之，所得至三万斛，全活不可胜计，虽旁县亦有受其惠者。

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户籍。异时郡县通检，名为聚讼，豪民猾吏囊橐为奸，若新增、若旧乞，往往不得其实，徒长告讦而已。公精敏有干局，县人之肥瘠，先已默识之，差次而下，一出其手。籍既定，无一人有言不平者。

秩满，赴常调，吏、工部连辟为曹甸河防都提举、都水使者。言于朝：“马蹄埽河从东北流，害田为多，闭之则由徐州东南入海，所经皆葭菻荒秽之地，河隄畹田，可利东明诸县。”乃徵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驶，土木不能胜，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溃，已报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祷河伯，一昔水落丈余，时人以正直感通许之。寻被按察司荐，泰和三年迁河北东路转运司判官。

五年，选授襄陵令。平阳县¹¹⁶此为难治，公发奸击强，尤更致力，旬月之顷，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县境，公率士庶斋沐致祷，其日蝗经过无留者。复为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为质，加更事之久，故决狱之际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庠例有所给官属月酒，常费之余，率奉之民间，公独以为不可，尝谓所亲言：“酒果有定额，吾属侵县官而益私藏，非害公乎？”

三白渠业户每以争水为讼，或至杀人浚渠，京兆撤幕官行视，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为亲至渠上，求致讼之故，果得石刻，记渠以青石为之地。盖渠路岁久，为泥滓填塞，受水才半分，溉不能给，因哄起而争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为限，渠深常岁丈余，自是无致讼者。

俄致仕，爱林虑山水，有终焉之志。以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遭疾终于私第之正寝。累官辅国上将军、护军、京兆郡侯，食邑千户，食实封一百户。

两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入，珪，兴定五年擢词赋进士第，官正奉大夫、

钧州刺史，权沁南军节度使，兼怀州招抚使。孙男二人：天英、世英。孙女三人，曾孙女一人，俱尚幼。

璠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于林虑县三阳里东南原，礼也。既卒事，以公书状来，谓某言：“刘内翰极之志先府君墓，已纳之圻中矣。神道有碑，碑当有铭，敢质之以为请。”某于璠为同年生，义不得辞，乃为之铭，并叙其平生如此。其铭曰：

秩侯其殷，山泽其壤。身处脂膏，不以自濡。执法与游，御史与居。退食自公，饮水饭蔬。清白所遗，吾以观发源之水初。士不于材，相彼洁污。百艺不足，一节有余。赵张三王之治声，非不藹如，使九征至焉而有所愧，君子悼¹⁷！诸。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与义俱。无碑有铭，大书特书。是维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欤？

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

公讳辨才，辽太祖长子东丹王之八世孙。曾祖讳内刺，赠定远大将军。祖讳聿鲁。考讳履，章宗明昌初拜尚书右丞，谥文献公。生三子，公其长也。资偶俊，躯干雄伟，每以志节自负，不甘落入后。年十八，以门资试护卫。校射者余七百人，皆天下之选，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从军南征，攻取三关，以十一骑轻身入光州。时宋已复三关，复夺而出，身被十三创，以功授冀州录事判官，转曹州司候。

中夏受兵，山东西路行台徽公成东平，寻诣北军议和事，遂为所劫。行及居庸关，潜谋归国，夺老幼数万人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顺天军节度副使，赏赐巨万。扈从南渡，奏充孟津提控。

兴定中，选授京兆府兵马使、静难军节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复次同知睢州军州事，兼归德府推官。历中京兵马副都指挥使。召见，问以军政利害，公慷慨为之言将相多非其材，遂忤权贵，出为许州兵马铃辖，召授武庙署令。

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书令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归。二月朔，谕旨于隆德殿，公涕泣请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赐金币固遣之。公归，留寓真定。以丁酉岁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遭疾终。

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人，曰镛。男孙二人：曰志公奴，谢家奴，皆尚幼。镛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于义州弘政县东南乡之先茔。镛弱冠而有老成之风，以尝从于学，来请铭，故略为次第之。其铭曰：

以射则绝传，以战则无当前。虎视鹰扬，而风义凛然。材则人耦，奇则天。资志一棺，埋辞九渊。千年而见白日，尚有望于蓬蓬之贤。

[1]占 原作“古”，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尔 原作“耳”，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问 原作“闻”，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举 四库本作“余”。

[5]即 四库本作“子”。

[6]至盛夏 “五”下丛刊本原空一格，四库本有一“子”字。

[7]兮 原作“亏”，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8]隔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隅”。

[9]元光二年 《金史》卷一二三《马庆祥传》作元光元年。《金史》卷一一三《赤盖合喜传》云：“元光元年，大讲明古不花攻凤翔。”

[10]三年 《金史》卷一二三《完颜陈和尚传》作“二年”。

[11]容 原作“谷”，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至死 原作“死至”，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金史》卷一二三《完颜陈和尚传》乙正。

[13]酒 读书山房本、《金史》卷一二三《完颜陈和尚传》作“湏”。

[14]县 原作“巷”，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5]清 四库本作“风”，读书山房本作“操”。

[16]十 读书山房本作“属”。

[17]淬 原作“盗”，据四库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八

碑铭表志碣

大丞相刘氏先莹神道碑

天兵南下，经略中土，岁甲戌秋，师次燕西。今行台龙门公年甫十二，随其家人避兵德兴之禅房山。既而尽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颺下。一日避役御营，犒宴之人什伍为偶，公辄入座共食，意态自如。上举目见之，亲问姓名及所以来者，公跪自陈：“主帅不恤恤，无以自存，愿留止营中。”上召主帅，名索公得之，隶中宫帐下。不三四年，诸部译语无不闲习，稍得供奉上前。

公资禀聪悟，异于常人，进退应对，无不曲中圣意。未几，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须不少离，千载之会，实始于此。其年出使诸道，所至以称旨闻。车驾征契丹余族，是为西辽，历古续兒国、讹夷朵等城，战合只，破之，遂征吐丹之斜迷思。于普花儿拒印度噶木连，破其军二十余万，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艰难险阻备尝之矣。

上试公已久，熟其材量，而闵其劳苦，随以西城工技户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举燕京路，征收课税、漕运、盐场及僧道、司天等事。山东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军，立二总管，公皆将之。锡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烦符节。意以为圣训淳复，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让金符于佐官宋元、高逢辰，别请银章而归。是后立行宫，改新帐殿，城和林，起万安之阁，宫阙司局，皆公发之。明圣继统万国，连绍勋旧大臣，行尚书省事于汉境，节制所及，凡二十余道，分陕之命，公实膺之。以公前后而言，盖胜衣而入侍燕闲，未冠而肃将使指，带刀宿卫，从事独贤，周庐徼巡，靡国不到，经涉万里，出入三朝，仁信笃诚，自结知遇。至于成白门之婚媾，辨谗夫之媒孽，新宫落成，则以有功谕；中州抚治，则以无过见知。合侍御而为家人父子之亲，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顾殷重，赐赉稠叠，开国旧臣，莫与为比。古所谓攀龙附凤翼、依日月之末光、挹云雨之余润者，盖不足道也。

公每以国恩天大，不胜巨子区区之情，丙午冬，诣朔拜章：“既以乡郡所创大清真寺为僧众祝严之所矣，恭惟河润九里、泽及三族，姑姊群从，仁恤姻睦，率从大庆得之，而于扬名显亲，尚或阙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处乎？”乃命家老件有积累之旧，命文士撰述，铭诸丽牲之碑。

谨按刘氏世居宣德县北乡之背鲁里，孝弟力田，盖有年矣。鲁大父云，自辽日为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玠，曰玠，曰瓌。瓌之子四人：显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体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犇雉其乡，委积丰实，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关、西乡之土厚，皆有别业，与世官荣禄家同里闾。出人游观，裘马相尚，轻财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济，故州里以阴德称焉。府君娶同乡李氏，生三子：长敦，字德厚；季效，字德信，皆无禄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来，不常厥居，而

其先莹止于青鲁西北原而已。

窃尝考于阳报之说，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杰之士乘时奋兴，以取功名富贵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龙讳，亦奚必以凭藉积累而而言。然质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将，一得于平反楚王英之狱，一得之统百万之众，未尝妄戮一人。远则传记所传，近则耳目所接见，若此者众，殆不可胜举。惟天爱民甚，一物暴戾，则天气为之舛错，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报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凭藉积累，一切以澳辞折之，则神理或几乎熄矣。

公家出燕辽之大姓，席富高之世业，华腴之奉，郁为素族。至于排难解纷，周急继困，任侠尚气，与时贵并名，源深流长，概见于此。惟公资风土之厚，炳川岳之灵，威德沉潜，策虑亿亿，坐镇袁薄，含纳垢污，独见蕙微之先，审度刚柔之际，人不能一，我则百之。若夫武臣宿将，专制方隅，交构既兴，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既殪，重为辑睦。又若失意杯酒，意气妄加，人以兵忧，人惟诚往，和气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论列御前，皆天下大计，辞情激烈，上为动容，一言兴邦，古无与比。至于宾礼故老，崇尚儒雅，古今治乱了然胸中。慕高贤之归休，师道家之知止，无心富贵而富贵如见逼，畏远权宠而权宠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来。其深略远图、忠良明智，上以尊王、中以庇民、下以为刘氏无穷之⁽²⁾传，当大书特书匾书之，不特一书而已也。夫志以报国，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影响，慎终追远之德厚。不有金石，后裔何观？乃为之铭。

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长，已袭世爵云。其铭曰：

有佳者城，武宁其原，是为龙门，刘氏之阡。刘为大家，出用武国，从公曾门，孔武且硕。孔武且硕，唯幽燕之习，曾是义侠，而多潜德。斤斤我公，有见于幾，年甫胜衣，知大福所归，惟左右是奉而不违。开阖风云，出入范围，婉委龙姿，跃而天飞。股肱心膂，成体而一，穆穆无律，颺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国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巨公。纪有旆⁽³⁾常，勤有鼎钟，何以配之，钱氏表忠。袞冕巍峨，奋无所阶，世寻丕祚，公有自来。宗起起宗，畴咨之德，公溯其流，谓必有开。公侯之世，其终必复，家食旧德，史遗往踵。孰有平反，将无妄戮，神理不遐，敢专其福。岷山导江，小川三千⁽⁴⁾，发源滥觞，其必不然。我作铭诗，述刘宗之先，祝公眉寿，而保鲁为忠孝无穷之传。

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

范阳张公汉臣，遣其参佐陈玠、李侃、侯玠自曹南走书币及于子顺天。书谓子曰：“子良不敏，爰自束发以良家子隶军籍，转战南北将四十年，冯藉先世积善之旧，生还乡国。乃辛丑某月，得用伯伯之服之礼，展省坟墓。考之令甲，诸仕及通贵，庙与墓俱有碑，应用螭首龟趺之制。窃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见信于人者撰述之，以修光宠，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维吾子惠厥之。”玠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围，外掇阻绝，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节度、宗室众僧奴之幕客张子良由间道贡奏牍至者，都堂趋召问所以来，公为言：“国用安自连水来归，纠合义徒，刑牲献血，誓为勤王⁽¹⁾之举。以游骑旁午，跣步千里，无敢进奏者。子良感激自奋，独与裨将张平夜行昼伏，闯关⁽²⁾百死，乃今瞻拜京阙，幸疾得归报，无失事机。”即日召对便座，劳赐殷重。凡奏牍所请眷倚安者，无不开允。符节、印绶、衣带、弓矢、书诏、谕命，凡系之左曹者，予得与闻之。朝议多公机警绝出，占对详尽，虽素官无以过，啧啧称叹，率以远业期之。及公将使指还，都人日望东师之至，而用安天夺之魄，心计蹉跌，进退狼狽，迄无所成。公信义昭著，独为时论所保任，故继有鹰扬骑都尉、涂宿节钺之命，予亦备闻之。公初北归，介于东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两君，以此碑为言。盖公颇知予，而予亦尝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愿交之日久矣。诚得秉笔，以相兹役，使孝子之情尽、诸侯之礼备，固所愿也，其敢以固陋

辞？

惟张氏族出范阳，其家于县东仇家里者，不知其几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下，皆隐德不耀。大父臣甫，资禀高亮，不亲细务，恤贫乏，乐施予。又谨于事佛，日诵《般若》为课，重惜物命，未尝烹割，行及扈福，闻家人茹荤，则睨而不顾。寿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讳珪，纯质有父风。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泛溢，漂坏庐舍，至于丘垅亦为淹没。珪与长女李乘船度，百计访求，仅得祖考遗骸于泥淖之下，其溺于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俭，孝于舅姑。生于二人，长即公，次曰子明。子明仕为鄆州洛交主簿。母有前识，谓公材干特达，后当贵显，常戒之毋妄杀，以仁爱为怀。墓故在三水之阳，恧创水祸，改卜其阴，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见于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

初，大安兵兴，公以材选为军中千夫长，以功迁都统。时耕稼既废，道殍相望，乃率涿州定兴、新城户数千，就食东平。甲申秋，枢密院徵公迁寿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将夏全反覆变作，动与公不相合，公谋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鸡口，州随为李敏所据。公弃家属，募死士数十辈，径入敏营。敏一夕三召公，公辞情慷慨，感动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与宿州帅克石烈阿虎劫之，遮老幼数万，灵壁之匪遂解，全不胜愤。会邳、徐军来复仇，公复与宿州众僧奴斫全营于蔚县，全仅以身免，至遗其金虎符而去。未几，疽发背，死于扬州。

公在两淮，初非本策，重以地上卑薄，风俗不相一，感念先塋，遂有鸿鹄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拥麾下数万众，自泗州北归。大帅以闻，随拜颍州方面之命。

尝谓全燕疆界广阔，风土完厚，自秦灭六国而郡县之，迄唐中叶，卢龙一军，雄视赵魏，郡为大镇。以枣栗之利、车骑之盛言之；以太行、恒山挟右碣石入于海言之，则为天地之藏。海山沉雄，通贯斗极。人禀其气而生，或客于其乡，或仕于其国，率多魁伟敦庞豪杰之士。至于游谈剑侠，偃起间巷间而掉臂于王公之门，排难解纷，遂以功名显者，往往而在，盖不至于人物渺然绝无而仅有也。汉车骑将军之子孙散居涿、易间，虽谱谍散亡，无从考按，其风声习气，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公虑德福忆，气节豪宕，其走寇、使大梁，特暂有所试，已足以信眉高谈，无愧天下，况乎旋力方刚，委任伊始。侧闻下车睢阳，首以增筑学舍为事。幕府省静，日得近见文儒，考论今古。衣冠之整治，车骑之闲雅，髣髴乎承平礼法之旧。他日极其所至，岂特长一道将军而已耶？故予既论次先德，并以公出处附之，欲人知张氏所以起其宗者盖如此。其铭曰：

立木栢松，文石龙蛇，郁彼新阡，乡国之华。千骑来归，大纛高牙，展墓而人，州人惊嗟。繫张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获之，犹上农之禾，月计之则有余，理无僭差。西周既东，兵连两河，锄耰棘矜，奋而横戈。矫矫维公，^公立不颇，维军律是从，战功日多。寇窟隳，剑佩巖巖，食饱而颺，诞为监夸。公研其营，壮士无哗，愜愜亡几时，化而虫沙。有来同盟，唇齿辅车，诣阙拜章，畏途褒表。孰为田畴，而充负荷？公之义声，金石不磨。大邦维翰，淮海无波，公力方刚，公寿亦遐。相彼发源，渊其未涯，我卜行营之原，当置万家。

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

公讳怀德，字辅之，以小字得孙行。族完颜氏，隶上京路司属司。武元文烈之从弟幼彻，封国于赵。子斜不出降国而郡，封子金源。子阿鲁，熙宗朝平章政事。子习捏，驸骑尉上将军、义州节度副使，即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从承应走马局，俄迁内承奉班，三历监务，用课最调密州仓使。

卫绍王至宁元年，选注临淄令。公生长华腴，而能以法度自检。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谓其中有不可测者，及见其不饮酒、不畏怒、不事苛细、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数日，上下欣然，犹一堂之上矣。

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拔地之酷，寤眈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菅坐、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独临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视犹血属，百方藏匿，有以合¹⁵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定，壕¹⁶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数月之久，大帅驸马都尉仆散公统兵而东，乃诣军自陈，都尉知公仁爱所感，脱身于万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公南归之计已决，再四退让，乃听自便。

是后侨居亳州，无复宦情。以宣宗兴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遇疾，春秋六十，终于私第之正寝。越三日，权厝其所。

夫人郭氏，亦功臣药师之女孙，封号如其姑。子男一人，曰从政。男孙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曰守杰。女孙一人，嫁须城令信某，早卒。曾孙女二人，尚幼。

天兴壬辰，河南破，从政率老幼千人归行台特进公于东平，给使帐前。承事既久，委之管库之任，稍迁工匠副官。今年闰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尽，改本道课税所副使。未几，进副为长，且授以提领之职。提领永念先世积累之厚，兵乱流离，狼豪特进公父子特达之遇，思所以显亲扬名者，唯金源陪葬。大房平章，出镇锦州，而薨于镇，葬此州之某山。副节度驸政之弘山下。临淄避在河外，减惧陵谷变迁，墓失其处，则遗孤投死无后矣，乃遣长子阿海护輜车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须城东金谷乡之卢泉为吉，定为新阡。我先府君是为北迁之祖。

窃谓私门之事，无此为大，乃于省介参某人以墓碑为请。盖提领君之子婿世昌，予门弟子也，故予于君之平生，颇知其崖略。君尝以族属授官，而不乐仕宦。宗室诸老怒其闲放自弃，欲强致之京师，君百计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从进义校尉，至昭勇大将军矣。麾下多世官，恣纵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气使河护之，识者称焉。毫被兵而军乱，军中有挟宿怨谋相图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为备，竟免于难。迄今身领漕政。守英官胡鲁。女孙适某人。循流溯源，岂偶然哉！铭曰：

殷士黜辱，厥作裸裎，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强。辽江湫流，玉谍敦亡，独金源有传，见于东方。见于东方，朱芾斯皇，维先世所归，陪燕大房。再迁而南，邀如投荒，丧乱弘多，旷于烝¹⁶尝。温序思归，眷言涕洟，辄车北轍，金谷其藏。郁郁佳城，松木翦有光，惟彼临淄，俯墨之良。梁肉瘦羸，纨袴冰霜，惠利所渐，爱于桐乡。殆天以慈卫之，俾寿而康，何血肉之场，而有万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奇¹⁷履，对于前人，只惧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当。我卜卢泉之原，万家其傍。

费县令郭明府墓碑

公讳峤，字子崇，族郭氏，世家临潢之长春。曾大父英，潜德弗耀。大父愿诚，辽日进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长曰元徽，金朝词赋甲科，未仕而终。次曰元弼，换辽官，充尚书省译史。迁议鸾局副使，遂占籍大兴，左警巡院。兴陵朝诏举内外官三十年无过犯者，宰相以仪鸾姓名对，且荐其谨慎有干局，特旨进阶五品，授辽东路转运副使。生二子：长曰岐，大定十九年进士，释褐蓟州军事判官。车驾东猎，听万姓纵观，上亲问蓟州孰为奸官，父老合辞以军事判官对，问之他所，对如前，上欲擢为朝官，以避亲，换宛平令。累迁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历解、深、单三州刺史，终于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则公也。

公早习举业，知诗文字律。以父任¹⁸试补尚书吏部掾属，终更调禹城南官丞，再调沂州防御判官，以廉能升，兼费县令。资禀孝友，临政仁信笃诚，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欢然有父母之爱，使者复以廉干闻。

贞祐之乱，河朔郡邑在所陷没，费亦受兵，公能以计自脱。家四十口，逃难解散，无复

归顾之望。兵退，县治复立。不旬日，农民护送公族属，皆获完聚，下追狗马，无所弃失。同官诸人，均被杀掠，有不遗类者。识者谓公之仁政验于此矣。

公春秋已高，无复宦情。长子令永宁，洛西山水佳胜，衣冠之士多寓于此。公与贾吏部损之、赵郟州庆之、刘文学元鼎、李泽州温甫、刘内翰光甫、名流陈寿卿、薛曼卿、申伯胜、和献之诸人，徜徉泉石间，日有诗酒之乐。天兴元年二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阳陷一日，以病终于寓舍。官怀远大将军、上骑都尉、汾阳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

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阳郡君。子男四人：遵祖，继伯氏按察副使房，以荫仕为太原交钞库使，历阳曲令，终于府治中。嗣祖，以祖荫试补刑部掾，自同州录事、永宁，中升陕县令，人为吏部主事、员外郎、京西大司农丞。天兴初，授本路安抚使，兼行大司农分治户部事，今为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兴祖，以公荫试补户部掾，今为燕京总府参佐。显祖未仕。男孙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谦、曰豫、曰随、曰临、曰观、曰贲。女孙五人：长适士族涿州王氏，次适燕中王氏，余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柩窆平鲁郭里东原之先茔。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于汾阳郡君之墓，礼也。

好问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见贲，且于二子有通家之好，见墓墓碑，不敢以固陋辞，因为论次而系以铭。其辞曰：

析木天街，礪石海隈。唐风具存，不为辽迂。公生其间，气质浑然。人门其华，诗礼其传。可以登三老贤能之书，而屈于吏铨。有来铜章，仁信蔼然。沦汰之深，人合而天。昆岗火炎之日，襁负不捐。孝于亲而贤，友于弟昆而贤，孝友而施于政又其贤。恺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滥觞，三百维川。大书丰碑，识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过者式焉。

广威将军郭君墓表

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归，既破平阳，取道太原，分军西六州。时尙崑无主将，同知军州事完颜昭武以城守计访于君，君为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长驱而南，燕赵齐魏荡无完城，公独欲以掌许地抗扫境之兵，强弱众寡，无乃不敌乎？且守御有具，非仓猝所能办。就使可办，客军皆有去心，驱市人而使之战，果何恃乎？兵家有战有守，不能战不能守，唯有避其锋耳。今游骑已入境，不早为计，则悔无及矣。”昭武者从君言，乘夜以军夹老幼走西南龙门寨。北兵随至，汾、石、岚、管无不屠灭，唯崑无所恃而还。直抚司录君功，以便宣授崑谷簿，摄录事。至今乡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

君讳珺，字子玉，姓郭氏，世为崑崑人。唐以来，忠武王之子孙散居汾晋间，不见于谱系，而得之承传，君盖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兴，父诩，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来，以货雄乡曲，任侠尚气，乐于周急，尝日出缗钱一千以给丐者。如是数十年，故人以阴德归之。君弱冠以律学应选，再上不中，议罢举。会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动止推择为吏，历仕州县。久叙年劳，授忠勇校尉，自崑崑簿调隰州知法，改平阳知法、河东南路行元师府检法，兼提领犒赏。兴定元年，人为尚书左三部检法，改嵩州知法，遂先行尚书六部主事。累官广威将军、汾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以正大二年岁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终于嵩州之寓舍。

君天禀浑厚，有晋人淳笃之风。自持者甚廉，而施于无少厌。议狱余二十年，仁心为质，所以致忠爱者无不尽。在隰州，明刘狗儿者无罪，积年之冤不数语而决，阖郡为之称快。宁化频年荒歉，时疫流行，君躬自调护，多获全济。最后主部事，危急之际，调度百出，君区处贲饷，视民力为缓急，上官以吏能许之。莘公胥和之、参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台平阳，首被奖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门之旧，时以书问及焉。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于屏山李先生之纯、许司谏道真；归老此州，与马侔之良、赵宰寿卿日相从，徜徉山水间。云屏泛舟，见于图画，其为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倾动州里，行

路为之悲怆，则君之生平诚于接物，不以贫贱为轻重者，于此见之。

夫人同郡李氏，闺门整肃，有妇师之目，封汾阳县君，后公八年歿于襄阳。子男五^{〔3〕}人：长曰颢，用丞相高寿公荐，试补随朝掾属，充平阳、孟州两帅经历官、嵩州刺史。次曰仲威，举进士。次曰择善，弃家为黄冠。次曰仲文，以君荫补，遥领西安军节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荫抵候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延，为女官。孙五人：曰汝霖、曰栋、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衷。曾孙三人，皆幼。某等将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柩于郡北天湖南原之先莹。

岁甲辰冬，予过洛西，仲文方从事邓州之行幕，介于教授吴子贤，涕泗百拜，以墓表为请。仲文温淳有蕴藉，一府之事皆所倚办，择善操履能正，博于玄学，道价重一时。而窃叹郭氏世业淳雅，晋人少见其比，推究源委，知广威君之后方兴而未艾也。乃为论次之，而系以铭。铭曰：

敦兮其纯良，有自胜之刚。温兮其慈祥，无寡恩之伤。横流汤汤，身为舟航，拯溺于其乡。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发其幽光。

潞州录事毛君墓表

君讳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临清。靖康之乱，迁大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询，金朝初汴弟评同登进士第，仕为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壮，广威将军、永年县主簿。内翰东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备矣。永年三子，君为之长。自幼以孝称，友爱二弟，遂及宗党。资禀刚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礼犯之。明昌中，以父任系承奉班，历监差者五，皆以课最闻，而未尝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灵宝县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摄县务者几二年，平赋理讼，有爱利之实，宪司以廉能举之。将受代，丁太夫人李氏忧。赴丧之日，老幼号泣，辇送数十里不绝，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终，复遭大故，比葬斩焉。衰经中，日诵佛书为课，迄于终制。言动之间，鲜不如礼，人以为难能。

大安初，北鄙用兵，选授昌平县军资库使。到官未几，而大敌至，吏民狼狽逃死，随溃军而南，库所贮金帛，先备犒赏用者以巨万计，奸人乘乱，公为攘夺，同官亦挟轻货而遁，仆隶因以为言，君河之曰：“官不能守，既无所逃责矣，尚敢以盗窃自陷，违天理累子孙乎？”

贞祐元年，调潞州录事，待次乡里。府尹知公有干局，撤监漕事。赴郡时，游骑充斥，道路阻绝，衙工役夫日议逃避。君安慰百至，粮运竟达，尹益以军食付之。乙亥冬，敌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计愤恸而城已陷。兵人胁君使降，怒其偃蹇不为屈，欲兵之。君盛气愤激，义不受辱，大叫触墙，立致殒绝。得年五十，实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所吴庄原之先莹。积官广威将军，勋骑都尉，封茌阳县男，食邑三百户。

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儵然之孙女，封茌阳县君。略通书传，事舅姑孝谨，训饬二女，动有礼法，中表以妇德母仪归之。禀命不融，与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谦，明威将军、临淮簿。居政，忠显校尉、魏县五星镇五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许监盐。喜喜，早卒。女二人：长适千户乔惟忠，次适顺天路军民万户张德刚。男孙三人：渐，业进士；涣、澄，皆尚幼。

初，君欲就荫补，而弟广威将军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数年，竟与同解而仕。敬之仕宦连蹇，累坐课殿被拘，君每加营护。事过之后，虑其不自安，不复一语及之。兵兴以来，良家子多从军，君昆弟未尝别籍，丁壮六七辈，军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选，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没，行坐涕泣，君闻而怜之，卒以己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毕氏，游宦隔阔，无归省之便。君问遣殷重，不以远道为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门竞求姻对，君俱不之许。夫人问之故，君曰：“吾女贤淑，当媿贵官。管库常族，何足辱之？”卒之两婿皆开国勋臣，宝书龙节，位望崇显，在当代侯伯之右。庇荫所及，外舍有光，诚不负君所期矣。

居仁避乱南渡，居数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粮，千里就访。及兵破河南，张侯委居仁举家族属之留汴梁者北归，令群从安居鸡水之上，岁时燕乐，复见大门之旧，虽出侯恩义，而德义之力为多。顺天盛衣冠，德义从先生长者授诸经章句，寝寝乎性理之学，君之世盖未易量也。曩于妇翁提举君以宗盟之故，泊君伯仲通谱牒，恩文备至，有骨肉之爱。奉公夫人之命，德义以墓表为请，因为论次之。君尚多可称弗著，著以孝为忠者。其铭诗曰：

义如泰山力莫胜，唯其举之孝也能。受亲发肤敬所承，一许之国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远毅以弘。大河无梁岂乐冯，以孝则勇甯有征。千年华袞取美称，离息鸟视奚足矜？忠臣之门后必兴，天何言哉理则应。

〔1〕殷 原作“殷”，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之 原作“上”，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旃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旃”。

〔4〕千 原作“十”，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5〕王 原作“上”，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6〕关 原作“哄”，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砒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砒”。

〔8〕合 原作“令”，据四库本改。

〔9〕礪 四库本作“礪”。

〔10〕蒸 原作“蒸”，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1〕奇 读书山房本作“者”。

〔12〕任 原作“任”，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3〕五 原作“有”，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二十九

碑铭表志碣

显武将军吴君阡表

君讳璋，字器玉，姓吴氏。石晋末，有官献州从少帝北行者，又自辽阳迁秦州，其子孙遂为长春人。六世祖匡朝，辽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国公。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刘霄榜登科，仕未达而歿。四世祖敬良，潜德不耀。子让，东头供奉官，赠安远大将军，即君之曾祖也。祖铎，开门祗候，金朝天会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贞元中监岷州烟火公事，赠明威将军。妣傅氏，濮阳县太君。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岁而孤，养于其姑乐亭齐氏。稍长，即能自树立。大定十年，以荫补官，历遂城、满城四务酒官。明昌四年，调保州军器库使，改太原大备仓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诸司差监历城税，课最，迁济南军资库副使，转邓州草场副使。会录事缺员，父老状于州，请君摄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称焉。

卫绍王即位，用大安霈恩，官显武将军、骑都尉、濮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因为所亲言：“吾累以赏延，入仕将四十年，得不偿劳，宁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显，故强颜末秩耳。今品及列爵，当预追锡之典，生平之志毕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请老。武胜节度高侯雅知君，劝止之曰：“选法荫子，五品例入一差，随有超擢。君淹管库久，能少忍之，且当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决耶？”君不得已，起调得监方城税。到官不数日，

以崇庆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终于官舍。

君资孝友，姑氏歿，哀过所生，识者以为生长见闻宜有加于人者。为人诚实乐易，虽然诺，轻施予，有以急难来归者，必极力营贍之，以故家屢贫，然不恤也。少日酒不能乱，中岁以止饮自誓。宾客过门，欢宴弥日，不见悔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识与不识皆为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数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

夫人某郡张氏，闺门肃睦，有内助之效，封濮阳县君，后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长仲侃，忠显校尉。次仲杰，邓州教授。孙七人：曰纲，曰维，既冠而卒；曰绅，曰缙，曰縵，曰级，皆早卒；继缙未名。仲杰将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归柩于大兴府宛平县玉河乡黄村里之先茔。岁甲辰冬，予过洛西，仲杰涕泗百拜，以墓碣铭为请。仲杰学为通儒，德为善人，殆“维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为论次之，并用予之所感为作铭。其铭曰：

我足天衢，彼賁守闾。我器函牛，彼求柱车。论族胥腴，卒不能以自濡。管库之须，仕无他途。选部一拘，同滞贤愚。然则前日之所谓任子者，非非法也与？

忠武任君墓碣铭

前泌阳令任嘉言亨甫状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谓某言：“先君子弃养十年，惟是转徙南北，不得以时安居。今北还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当有碣，碣当有铭，敢以撰述为请。”某于亨甫有州里通家之旧，不可以不敏辞，乃为论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

按任氏世为汾阳人，有讳才珍者，登天会六年进士第，由洪洞令入为尚书省令史。皇统中，坐吏部田侍郎毁之党，歿于歿所。田^{〔1〕}初为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别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群小积不能平，造作飞语，构成大狱锻炼，田以下伏首愆者八人，以敢为朋党、诋昧上下、擅行爵赏之权，皆置极刑。自余除名为民、杖决徙远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预赠典^{〔2〕}，复朝散大夫。生子微，以荫补官，监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

讳德懋，字君范。资禀醇雅，有受学之质。弱冠就举，屡为乡府所荐，惠民早世，事继母无间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择，署军中千夫长，积官忠武校尉。已而罢归，闲居乡里，愈更乐易，虽在愚幼，皆知其为善人君子。尝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横被罗织，自明昌昭雪之后，右丞苏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将绝而复续，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孙必不独为神理所遗也。”乃力课亨甫学，其后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乡里荣之。中岁之后，即置家事不问，惟日诵《般若》而已。积习既久，灵应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贞祐之乱于鄆、于京兆，以天兴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终于邓州之寓舍。临终遗命，以所诵经内怀中，纾息定，家人发哀，良久复开目，云：“经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

先娶柳氏，再娶刘氏。子男三人：长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适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柩于郡西南洪哲里之东原。

嗚呼！朋党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攀至指司馬丞相为元祐奸党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谓彰善癉恶，可为万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随为雷火所击，惠卿等惧大祸将及，乃赦党人死者复官，流徙者复还。自今观之，元祐党禁，不过追削窜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师而已，曾不若皇统之祸之惨也！余尝探求浚夫之心，而后知谗之所以为病者，盖心魄既丧，辟为谩疾所乘，尝赏为甘，嗅足为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谩疾不已，矫亢忌嫉，合而为圣癲，始于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为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谤、起大狱，视正人端士若有血仇骨怨，期必报而后已。苟可以售其术，虽杀身灭亲、亡人之国，有不恤焉者。余观于成败之多变矣，自有天地以来，未有食人不为人所食者。凡为谗夫者，其才智类出于人远甚，宁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于杀身灭亲、亡人之国而莫之恤焉者独何欤？殆受病既深，至于中风狂走，虽和、

扁操万金良剂，亦无如之何耳。古语有之：“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又曰：“联盟讷说珍行，震惊朕师。”又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圣人之所恶，又其所甚畏者也。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奸人败类⁽¹⁾交乱四国，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不有人祸，必有天刑。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痛快，唯遗臭无穷，是所得耳！蔡、吕诸人，欲以党议诬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预温公党为耻；又欲以党祸绝士大夫之世，而后之名卿才大夫贤宰相皆出于党人之门。然则为朋党之论者，其亦未之思欤！铭曰：

善为吉先，寿为福元。有子而贤，卒归骨于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于人众胜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盍当以家⁽²⁾为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来燕都。行台参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状，再拜涕泗为予言：“往者过太原，尝以宗人益甫咫尺之书之故，得见颜色。时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侧闻从者在燕，将往拜之而邂逅于此，今愿窃有请焉。”案事状益甫所撰，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贤，故为次论之。

君讳元，字长卿，曹氏世为隰州。隰州之以贵雄乡里者，累十数代矣。曾大父秀，妣张氏。大父继纯，贤而有文，以善人获称。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女。父慎，资仁厚，有士风。妣靳氏、张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龆髻受学，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独念君未有所立，殊以为忧。及父没，君持丧如成人。未几母卒，勺水不人口者累日，庐墓侧至终丧，乡党称焉。其后兄弟析居，君力学自奋，不数年，博通经传，以至阴阳、医药、法理之学，无不精至。为人谨厚，举动不碌碌，喜宾客，好施予，周急继困，不责报谢，郡长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桢既老，君事之惟谨，疾则躬侍汤药，存拊诸孤，更为贖贖。有间之者，君不听，曰：“乡人不能自存者，且当救之，况兄之子乎！”

贞祐之兵隳⁽¹⁾州破，群不逞之徒乘乱剽掠。君具牛酒，集壮士，得千人，约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独存，今逃匿他境，吾欲与公等立州事，迎倅以归，可乎？”众曰：“诺”。乃安集境内，还倅于州，群党破散，遗民赖以安。有欲推君为官长者，君义而却之。明年大饥，民无所于食，君出所余以救饿者，全活不胜计，而初不一钱取也。兴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将适终阳，遭疾，终于途，春秋四十四。

夫人霍氏，同郡检法某之女，闺门肃睦，内助之力为多。君歿之两月，州乃陷，空室被俘，惟椿年调官京师，夫人给兵上言：“我主妇，璽财所在，当尽指示⁽²⁾，余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宽。夫人私语之曰：“若等自为计，吾老矣，终不能苟活以重吾儿忧。”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禄，吾杀身以报可矣，财岂可得耶？”兵士怒缚之，夫人骂不绝口而死。生子三人：长即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为真定参谋。椿年大安中出粟佐军，仕为绥德令，阶五品，得赠君信武将军、某县男，夫人县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荫祗候承奉班。诸孙皆尚幼。孤子等实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茔，夫人附焉。铭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刚。衣冠堂堂，百夫之防。无移官之阶，而有为政之方。施于闾门，义存义亡。凛凛皦皦，昆玉秋霜。墓石有铭，德潜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千户乔公神道碑铭

公讳惟忠，字孝先，涿州定兴人。大父恩，父顺，世为农家，而以义侠见称。公资禀沉毅，见于童幼。及长，骁勇善骑射，志胆坚决，辈流中少见其比。卫绍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战功取阶级夸示乡闾者，公慷慨奋发，不甘落其后，乃弃家事不问，俛游燕赵间。

贞祐南渡，河朔板荡，豪杰竞起，公从今万户张公聚族属乡曲，保西山之东流峒，别自为一军。及张君副经略苗公道润承制封拜，公亦受定远大将军，恒州刺史。居无几何，国兵由紫荆而南，张公以马跌被执，而公不知，其守东流者如故也。大帅以张公至峒下，谕公使降，公盛为御备，日战数十合，力尽乃降。张公先以公为爪牙，且嘉其忠愤不挠，力为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将彭义斌既破东平，随据大名，声势甚张，南北军待为劫敌，无敢试之者。一日，义斌提锐卒数千北向，猝与公遇于真定之南，公以骑数百直前，挫其锋，义斌惧焉。

武仙劫杀主帅，并山郡县反为金，张公会诸道兵击之。公时摄府事，将骑五百、步卒三千，败行而西。闻敌将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谓部曲言：“归师而遇之，兵家所禁。不若设伏山下，开其归路。彼得路则无斗志，吾邀击之，取鲁于穴，得志必矣。”已而敌兵过，公出其不意，大败之，如公所料。时别将有陷阵中者，公以单骑出之。不旬日，诸叛者日继降附，进逼真定，仙惧南奔，转战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略地齐鲁，驻军滕州之牙山。红衲军夜至，公独持战，奋戈大呼，营中惊奋，皆殊死斗，衲军败走，填压山谷间无虑数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数万将及城下，公逆战走之，获军资甚众。城中军突出，将为犄角，公随以短兵击，敌退保不复出。大帅会诸将，特称公之勇，以褒异之。

先是张公开幕府满城，公为元帅都监，以功迁左副元帅。及师还，兼行两安州帅府事，移军唐县，镇遏西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战于阳翟之三峰山。明年，围汴梁。汴梁围解，公北渡。天兴，军北渡，平章白撒^①攻围卫州，公力战却之。河南平，张公入覲，公复摄府事，从征淮右。

岁甲午，朝廷第功，张公因陈奏：“臣之副乔惟忠，出人百战，功最多，乞加宠擢。”于是特恩以宝书、金符，授公行军千户。自是愈自奋励，其破寒阳，攻光、黄，率以先登被赏。张公勇而有谋，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略授公使战，公亦禀而后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统城三十，遭离丧乱，人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叹而就安，出于翼赞者为多。计公之功，盖不特攻城战野而已也。

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纯至，问安视膳，躬侍汤药，士大夫以为知礼。壬寅秋，丁内艰，适在病中。越某日，哀毁骨立，用是病增剧，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终于正寝。其攻襄事，哀毁骨立，用是病增剧，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终于正寝。越某日，权厝顺天城东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广威将军、潞州录事之女，闺门肃睦，中表以为法。子男五人：长埜，袭公职，出屯河南；次曰晁，顺天路人匠总管，雄州、新城等处长官；次琦，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长适千户贾某，早卒。次女继焉，亦毛出也。次适聂氏，余在室。男孙三人，女孙一人，皆尚幼。

公美须髯，举止详雅，有素宦之风。恬于喜怒，未尝见于色。每战胜，将佐共为欣快，而公不以为功伐自高。其攻黄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锐卒与战，主帅命举火视之，见青甲而黄马者战甚力，而不知为公也。明日，悬赏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让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谨，教公毋妄杀，重惜物命，公亦视母意所在，以宽厚从事，所捕生口多纵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问知为士人，即馆之门下，令授诸子学，古人北面降虏者，今真见之。常以时俗侈靡相尚，中岁以来，尤尚纯素，出入会计，见之朱墨者，率无浮费之妄，然人以缓急来赴者，必重为赐给，负责则往往折券以贷之。识者谓公孝以安亲，忠以立节，义以捍难，仁以济物，视履吉祥，必当致虎贲艾、五福具备，令禄不庸腐、寿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所^②报施，可易量耶？

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拊公于东王里之先茔，以仆辱在葭葭之宋，以神道碑为请，乃为碑右之。其铭曰：

沈鸷其姿，角逐其时。郁无所施，豪杰以为资。成周既东，日薄崦嵫。志横溃之独障，势一木之弗支。义释严颜，殆天使之。大邦维藩，虎臣桓桓。爪牙方张，而传之羽翰。蛇牙突前，奋力如湍。坚陈枯株，名城弹丸。有来创罟，革肤靡完。豺狼荆

棘，挈之妥安。我恩我威，尔煦尔寒。疾疫刚痲，孰我敢干。北方之强，碣石盘盘。战功曰多，公与不刊。勒铭丰碑，以永后观。重侯兮累将，戛戛乎厥初之难。

千户赵侯神道碑铭

河朔用武之国，自金朝南驾，文事扫地，后生所习见，唯驰逐射猎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执笔记名姓。风俗既成，恬不知怪。惟侯在军旅中，日以文史自随，延致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时或投壶雅咏、挥麈清坐，倡优、杂技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业，而邑文人亦随而化之。行台所统百城，比年以来，将佐令长皆兴学养士，矜鬻乎齐鲁礼义之旧。推究源委，盖自侯发之。

侯讳天锡，字受之，姓赵氏，世为冠氏人。曾祖讳存，金国初官保义校尉。祖讳诚，明昌中岁饥，发粟振贫，为多曲所归。考讳林，贞祐之乱，以乡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帅用便宜授县令，阶忠显校尉，歿于王事，事见先茔碑，此不具载。侯即忠显君之次子也。赵为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军，补修武校尉，监洛水县酒。罢官归，遂为县防城提控。属大朝兵势浸盛，避于洛水，洛州防御使苏政召幕下，拟充冠氏令。耕稼既废，城邑无所恃，乃挈县人壁桃源、天平诸山。

以辛巳春归大行台特进公于青崖固。行台闻侯之名，隶帐下。从征上党，以功授冠氏令。俄迁元帥左都监，仍兼前职。甲申，宋将彭义斌据大名，屢以兵来侵，人心颇摇，侯谓业已事行台公，不可以贰，兵势虽不振，姑少避其锋，以图后举耳，乃率将佐依大将军李里海。未几，破义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帅，同知大名府路兵马都总管事，阶镇国上将军。

乙酉八月，复还冠氏。先是故帅李泉为义斌所攻，既降之矣，大军至，怒其反复，有屠城之议。侯救护百至，老幼数万竟得全活。时泉已在大名，不数月，又结苏椿辈¹⁹，纳河南军，从宣郑调主兵柄，日以取冠氏为计。侯每战每胜，气不少衰。某月，偶自将万人来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战三昼夜，周度不能下，乘大风海冥而遁。

己丑五月，朝于北庭，皆上便民事，皆优语从之。行台公亦以其论列且当，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黄龙墟失利，将佐千余人被俘，侯皆以计活之。又明年，用行台公荐，宣授行军千户，仍赐金符。戊戌南征，驻兵蕲、黄间，被病还。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终于县治之正寝。

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长复亨，次泰亨、贲亨、柔亨、万亨，幼未名。女二人：长嫁东平路镇抚军民都弹压吴谷里甲，幼在室。

侯资重厚，造次必以礼。事太夫人孝，意所向，必奉之，惟恐不及。抚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择时贵嫁之。在军中二十年，未尝妄笞一人，诛杀不论也。人有以急难来归者，力为矜恤之，脱之于奴虏、活之于屠戮者，前后不胜数。他日有负之者，亦不以为意也。初县经丧乱之后，荆棘满野，敝衣糲食，与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业单贫、备御盗贼、劝课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尽。经画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内，独为乐土。宾客至者，燕享犒劳，肃然如太平官府。礼成而退，皆相兴称叹，以为侯之材，盖有大过人者矣。大概侯所长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与游，皆天下名士，气节之所感激，论议之所薰习，鹰扬虎视，自当有万里之望。百未一出，竟赍志以歿，此有识之士所以深悼而屢叹也。孤子复亨等以其年十二月庚寅朔，举侯之柩葬于保义里之先茔，礼也。既已事，以予尝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为请。予往客平阳者六年，岁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将就养于太原，侯留连郑重，数月不能别。军行河平，予与之偕。分道新乡，置酒行营中，夜参半，把烛相视，不觉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语云：“欲与吾子别，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于是疾驰而去无反顾。呜呼，此意其可忘哉！乃为之碑而系之以铭。铭曰：

赵侯翩翩早有称，乘时风云志鸷腾。伯府选劳乃进登，树之旌冠冠汝惩。大县万家既分崩，痍痍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给矧暴陵，逋亡日来月有增。田野载辟岁载登，昔无粗麻今纾缩。宾礼师儒讲颜曾，弃邑子弟前伏膺。弦歌洋洋通薛滕，东州百城文治兴。繫谁弘之侯所弘，仁心为质莫我能。躬不受祉岂所应，孰为除之又孰乘？我侯神德既有征，赵方允宗理可凭，咨尔嗣人其敬承。

故帅阎侯墓表

辛丑元日，余^[1]方客东平，载之盛为具召予及大兴张圣子、祁人宋文卿、东光句龙英孺、镇人刘子新、大原崔君卿、浑源刘文季、寿春田仲德辈，饮于家之养素斋。载之先病于酒，医者戒勿饮，然其所致客皆名士乐籍，又京国之旧既洽，谈谐间作，坐客无不引举白者，载之欢甚，不自顾藉，亦复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载之资乐易，不近货利。与人交，无大小能得其欢心，以故来哭者皆为之尽哀。将葬，孤子德荣请于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饮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随世磨灭耶？”予即为叙其平生，使刻之石。

载之姓阎氏，先讳轮，后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党者，因而家焉。考讳谨，乡人以孝宣称。娶邢氏，生四子，载之其第三子也。少颖悟，知读书。及长，仕州县，累至公府掾。上党公开壁马武寨，遣别将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东平行台严公偕国兵略地上党，公选儒不能军，乘夜溃围而遁，载之醉不及从。明日，父老请载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台授宣武将军、潞州招抚使。当时，州人数万，八县又以千百计，非载之知权变，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寻有谮^[2]于行台者，以为载之多敛部民金而私贮之，行台按籍问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寻。行台直之，加怀远大将军、元帅左监军，兼同知昭义军节度使事。

先太师承制封拜，载之用行台荐，授辅国上将军、左副元帅、昭义军节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载之积粮数万，选壮士数千守潞州。马武军颍出攻北兵，大帅惧守者不能坚，乃命迁州人真定，散处渚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复谋南归，乃劫载之送马武，上党公开闻载之，参佐诸人又为之出力，乃释不诛，放之河南。河南破，载之复还行台^[3]，留之东平。载之虽失侯故将，而公以宾从处之，凡燕犒赏赐无不预，浮沉酒间者十年，卒以乐死，时年五十七。

娶常氏。有子二人：长子德荣，次义荣。女一人，嫁为进士王得臣妻。卒后三十日，权葬府五里之某原。铭曰：

不崖岸而孤，不边幅而拘，不藪泽而枯，不木石而愚。身为鹖鹖，日与酒俱，愤则以舒，燥则以濡。虚舟悠然，听其所如。六合蓬庐，八荒庭除，蜗左区区，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须臾之非万期，而万期之不须臾？彼有衣而弗斐，有车而弗驱。溘死中涂，他人是娱。顾虽不死，殆暴骨露骼，鬼籍而强行者欤！

[1] 田 原作“曰”，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 典 原作“兴”，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 类 原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4] 家 读书山房本作“戎”。

[5] 隰 原作“美”，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6] 示 原作“似”，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 白糶 原作“白白糶”，据读书山房本删。

[8] 所 原作“量”，据四库本改。

[9] 鞞 原作“鞞”，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0] 余 原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11] 潜 原作“潜”，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 复还行台 丛刊本无“还”字，原空一格，今据四库本补。又读书山房本“还”作“归”。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

碑 铭

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

乙卯秋八月，予来自镇阳，东平参佐王君璋以毕侯叔贤之子、之子婿^①来请，曰：“侯之葬久矣，墓当有铭，以吾子于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属笔，使不随世磨灭为幸也。”按毕氏本易人，其迁永清者不知其几昭穆矣。侯讳某，权叙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农为业。贞祐之乱，侯年甫十一，从其亲避兵至济南之章丘，瘁为游骑所驰，因逃难散走。济南总管成侯江得侯草间，爱其风骨不凡，子养之。时宰相萧国侯公攀行尚书省事于东平，成侯隶焉，侯因被萧公指使。

少长知读书，且习于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树立如成人。兴定戊寅，宋军出澶水，益都宣抚使田公瑒会兵进击，侯从成侯而东，以功补昭信校尉，遥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军中都统。张林反，山东土崩，宋保守节度李全入据益都，用为帐前都统，换承信郎，迁统制。丁亥，国兵围益都，城中食尽，保守计无所出，闭户将自经。侯排户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纵，城中无噍类矣。太师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为数十万生聚之地乎？”保守悔悟，随诣军前。太师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

先相崇进以太师命召成侯，成侯从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间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他部曲莫能比也。凡略地于澶渊、于淮楚、于徐亳、于归德，侯无不在，亦皆以功迁。先相资刚严，威望素重，人有往诉者，率以不测为忧，侯曲为营护，使得自安。至于决重刑，亦时得与议，赏贷未减，前后不胜数。侯不自言，亦无能知者。妖人李佛子^②之狱，诬误万人，已会诸镇兵守之长清，三日不与食，将尽诛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于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获更生之赐，何忍坐视而不救乎？”先相惻然感动，为之别白故误，剖决生杀，力所不及，且以金缗贖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侯与有力焉。

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台得承制封拜，自行军总领，遥授邹平、齐河两县令，襄翼总领，提领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将军。癸巳，先相命侯复毕氏之姓。时其父及妣王氏乱后病没于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备展省之礼，立新茔于鲁城之东原，追赠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总府都提领出为临清令。丙午，复充左总领，还怀远大将军，遥授濮州刺史。求解军职，改营屯都总领以便之。甲寅，选充本路课税所长官。干局既优，历练亦久，不事苛细，而曹务毕举，时议称焉。是岁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于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

娶纳合氏，镇国上将军、镇西军节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县君。子男一人，曰守约，业进士。女二人，长嫁府学生张守谦，其幼在室。孤子守约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举侯之柩柩于新茔之次，礼也。

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于自然。家所有臧获，得于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

无所取。与人交有终始，终身不言短长，皆人所难能。然于独取其有及民之功者为之铭。铭曰：

郁郁佳城，东涧之阿。毕氏有子，姬姓故家。维侯之初，童子执戈。童子执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殍，九虎磨牙。非排户直前，噍类奈何？郑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河。侯承事之，子职有加。敏给避功，而秉心柔嘉。从容一言，阴惨化而阳和。合散扶伤，疲拊疮痍。曾是跋屐，载笑载歌。功归所天，不以自夸。若夫兴衰无知之场，援手高悬之罗，计长清之所全活，并青社为尤多。不龙不蛇，而有贤人之嗟。积厚而报不丰，神理为差。汶耶济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复其始者，尚信然耶！

宣武将军孙君墓碑

君讳庆，字伯善，姓孙¹³氏，世为济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荣，皆隐德不仕。君资禀信厚，早有成人之量，乡父兄以起宗期之。贞祐之乱，先相光禄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对向当公意，得隶帐下。公所战攻，降下余五十城，君皆从焉。指使既久，为所倚信，都曲诸人少与为比。

大名彭义斌乘济、鄆，耕稼废，仓无瓦粮，悉众守之。公审度事势，与之连和，义斌拜公为长，强之而西。公密遣骑卒告难于国兵大帅，大帅闻报，率数千骑来援，与义斌遇于赞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献计于公曰：“援兵既至，我当入北军，以张其势。成败在此举，几不可失也。”公即驰赴之，将士气倍，皆殊死斗，大名军遂溃，义斌投死无所，寻即授首。不数日，故地尽复。公时承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济南府军资库使，改行尚书省应办使。壬辰，迁武略将军、威捷军都指挥使，兼巡捕事。公犹以赞皇之功为未报也，再加宣武将军。己亥，迁本路镇抚军民副弹压，兼行东平府录事。

君莅事严明，有能吏称，然性刚直，与时多忤，卒见罢去。今行台公念君先相旧人，不宜久在退闲，复都指挥使及巡捕事。未几，以疾告，公又惻然悯之，且谓君长子天益向学知义理，气节不凡，命代父任。¹⁴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而有七，终于私第之正寝。

娶薛氏，封富春县君，后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宠。女一人，嫁金乡县丞栾珍。男孙五人：德安、翁安、寿安、世安、水安。孤子等以某年月日，举公之柩葬于长济县黄山之新阡，遵治命也。

癸丑之冬，予以行台之召东来，天益谓予颇知其先人，持府学教授康侯显之志文见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铭为请。按康侯所载，君所善二人，其一死人刘德润，其一活人阎载之。德润仕行台详议官二十年，家无余财，病且歿，泣为君言：“遭离丧乱，无归顾之望。曾大父以来，皆在白鬓，身后独一老姬在，渠安能办此？吾死不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无虑，我当任其事。”及德润歿，君为之送终，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亲见者。载之失侯故将，落魄嗜酒，身没之后，家贫子幼，无以为葬。君感念畴昔，营护丧事，威仪繁盛，祖祭填塞，与时贵无异，亦予所亲见者。维君事长如此，与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撰述，其不朽也必矣，尚何侯于不腆之文？因辞不敢当。天益三请益坚，度不可以辞终，乃强为论次之。其铭曰：

懿勇兮翩翩，纓纓兮事戎旃。许公驱驰，死生必前。魏寇来攻，孰捣其坚？君于其间，知犄角之权。材官蹶张，发机其先。齐五十城之复，与有劳焉。迄今赞皇之谋，弦声嗒然。郁郁佳城，乐石¹⁵千年。志以康侯之文，贲彼下泉。顾虽志节之所自致，其亦出于有子而可传。

龙山赵氏新茔之碑

岁癸酉冬十月，先太师以王爵统诸道兵，长驱而南。兵及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禄大夫史公首倡大义，建开国之功，太师承制封拜，命公开幕府，驻军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龙山下。今真定路工匠都总管赵侯振玉在籍中，逮求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干局为公所知，选署龙安府库使，改永安令，迁军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变，侯及从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脱身走满城，众推金紫公季第五路万户帅本军。第六月复真定，八月侯侯招降临城、杏树等寨，遂下邢、赵两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数千百家，悉复故居。幕府启太师，复赵州庆源军之号，以侯为节度使，兼赵州管内观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帅府参谋。辛卯秋，复授庆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后功上于朝，宣授今职。

癸卯冬十月，侯介于同官李稚川、周才卿为予言：“吾赵氏世居保塞，以仕任大梁。五代末，有讳匡颖者，官至静江军节度使，兼桂州管内观察使。第匡衡及八世孙襄叠仕于宋，皆至通显。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为兵所驱，尽室北行，至龙山，遂占籍焉。虽诸孽散亡，而其见于祖墓石志者盖如此。振玉之曾大父伸，隐田间，致费巨万。娶王氏，生大父宪。资阔俊，好施予，人多以急难归之。娶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颇以裘马自意。为人知义理，排难释纷，有豪侠之风。由大父而上，皆葬乡里。振玉之考妣，兵乱中权厝县西佛寺，比避兵还，而寺屋被焚，遂失蕪葬所在。振玉去乡余二十年，归顾之理既绝，感恫霜露，殒身无及，向辱我公误知，承乏大郡，安习既久，眷焉有桐乡之恋，乃用故事卜于平棘县西北乡苏村里之南原，为显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冀氏物故，因从柩焉。维远祖自保塞迁大梁，既无岁月可考，自大梁冠龙山，则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赵宗之大举，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后世其谓我何？诚得吾子辱以文赐之，为幸多矣。敢再拜以请。”

自予北渡河时过庆源，闻庙学之盛，他州郡莫与为比，尝往观焉。堂庑、斋除、像仪、礼器，遭离丧乱，初若未尝毁，而又加饰焉。问之诸生，盖一本于侯之经度，出赁于家，雇庸于民，躬自督视，寒暑不少懈。数年后后，固以为贤于时之人远矣。范、萧两炼师及参佐诸人，亦皆称侯满城之举，竭事君之节，奋复仇之义，奖厉士心，辑穆同异，裨益之力为多。初莅庆源，户不能百，为之披荆棘，拾瓦砾，招散亡，立庐舍，劝课耕稼，流通贸易。西山群盗时出剽略，侯深入搜讨，州境晏然。及人为参佐，豪猾无所顾忌，有白昼杀人于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舞迎劳，歌谣载路。下车未几，即按杀人者之罪，敕¹⁹怨家妇手刃以报之，阖郡称快。故言治郡之效者，率以侯为称首，予窃叹焉。

嗚呼，兵祸惨矣！自五季以来，明德雅望之后，重侯参将之族糜灭，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²⁰于道路，汨没于奴隶，寒饥不能自存者，不可胜数也。赵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之兵，继之以贞祐之乱，将绝而复续，稍微而更炽，期功群从，布列伯府。以报施言之，非先世有以开之耶？赵侯幼仕州县，乘时奋起，遂有良民吏之目，虽其材干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盖知世德之自矣。

夫忠以事上，敬以莅官，孝以显亲扬名，义以慎终追远，是可书也，乃为书之，且告之曰：

降福非难，所以致之者为难；致福非难，所以养之者为尤难。予闻人多矣。长剑拄颐，大冠如箕，以揖让人主之前，可谓极矣。其变也，至一簪不得着身。河润九里，泽及三族，名园甲第，布满州郡，可谓盛矣。其衰也，子孙或不得聚庐而托处。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终。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构，盖有任其责者矣。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亦必有任其责者矣。夫江之发源地也微，至于放而与洞庭、彭蠡同波，沛而与北溟、南海同流，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广之耳。侯年运而往矣，更事既多，植节亦固。诚能广兴学之志，充治郡之善，进

进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冢置万家，室祭三世，当有鸿儒硕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招魂之辞，而纪严牲之碑。至于不腆之文，所以记新茔者，乃其滥觞耳。赵侯其勉！⁽⁵²⁾

冠氏赵侯先莹碑

冠氏帅赵侯录其世次，见属曰：“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显君起田间，有功于乡里，乡里推为邑丞。大中解公以便宣行诸道升黜，县长佐谓先人统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抚使、宗室惟宏，⁽⁵³⁾乃自丞迁而令大名，所统三州十一县义军。吾兄显，署军中都提控；弟颖，军民都弹压，仍佩银符；天锡亦以恩例补官。于是吾赵宗固以雄视于齐、魏之间矣。及六龙南驾，豪杰并起，大名、东平皆为大力者所割据，先人介于强敌之间，率创罢之民而为城守计，百诱而不变，百战而不沮，人事既穷，与城俱陷。慨之当世，孰与伦比？天锡既隶今行台特进公，出入行阵，颇著微效。及再受父任，而县民人力又急于往时，轧于他盗，困于凶荒。弱而振，离而合，立官府于攘夺之际，辟田畴于榛莽之域，重为公所录，假之旄节。岁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于台，承制之命荣及祖祚。梁君用之记赠官之事已备之矣，惟是数世之殍，昭穆具举，松楸百年，而有旌纪寂寥之叹。天锡无所似肖，蒙赖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惧前人之隐德无所发见，将遂湮灭，宜有文辞，以昭示来裔，敢再拜以请。”

按赵氏世为县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讳存，从高宗南渡，以骑射得召见。数年后北归，换保义校尉，乡人至今以保义名其居。大父讳诚，明昌中岁饥，民无所于食，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显君讳林，喜宾客，好施予，负欠之家有贫不能偿者，率折券以贷之。丧乱之后，富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无归顾之望，君悉资遣之。风义所激，州里称叹，故有令丞之举。

嗚呼，兵兴三十年，河朔之祸惨矣！盛业大德、名卿巨公之后，遭罹元元，遂绝其世者多矣，仅得存者，亦颠沛之不暇也。赵侯居则食万家之邑，出则为千夫之长，年末五十，孙息满前，群从自生齿而上余七十辈，侯之姊氏，乘时奋兴，所握万夫，如臂之使指，锦衣绣帽，角逐于草昧之日东。东西数千里，识与不识，皆以女王目之。盖先之以靖康，后之以贞祐，再涉大变，向绝而复续，稍微而更炽，不曰先世之所开，则无以考天人之际矣。故予乐为之书。虽然，此予闻而知之者然也。

侯之太夫人董资善良，夙尚内典。忠显君之时，中馈之位乃为上僭者所夺，于夫人也持斥如驽侍，凌桡如囚虏，并白之事，率躬亲之，如是积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业，坚之以苦行，怡然委顺，恶言未尝出诸口。昼哭之后，僭夺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怜之，时往慰籍，且教诸子事之惟谨。既没之后，葬祭过礼，无降杀之贬。夫妒为妇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报。不妒不报，直千万人而一耳。况乎其夺也，不以怨而以恶；其报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于强勉，不由于感激，传记所载如是者几人？女有健妇之称，男有时豪之迹，期颐甫及，福祿方来。乃今野服萧然，脱履世事，躬不受衽，其安归乎？予见而知之，赵宗之所积，在此母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

侯字受之，今为东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马都总管事，宣授行军千户，官镇国云。戊戌岁七月初吉记。

西宁州同知张公之碑

公讳荣祖，字孝先，姓张氏，世为获鹿人。曾王父明，王父显，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师府监军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军士。贞祐改元之明年，六飞南狩，真定藩府得用便宜拜官，取乡曲之誉，辟监军，为本县尉。及县改西平州，迁县令。未几改代，为今经略使侯所倚信，累功至监军，兼行西平州事。被檄招集未附，为叛者所害，偃蹇不屈，竟及于

难。

幕府存念劳旧，以军属公，兼领县务，时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为人有志胆，善骑射，时辈少有及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坚阵中，率死士五十余人突围而出，所向披靡，莫有当其锋者。流矢中面而嫩不得出，鬻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变。经略公壮其勇，以为不减古人，具以名闻。迁总统巡山军民千户。

恒山公仙壁双门，遣别将屯抱楼山，宣权万户，亲以军守之。隘狭^{〔10〕}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备御，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潜军由鸟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军震荡，谓从天而下，投死无所。问知公名，皆束手自归。党与未尽者，依太行为巢穴，在所有之，根结盘互，时出剽掠。旁近之民，阴为资助，以纾焚劫之祸。尝乘隙入吾境，公测其来，设伏击之，军卒踊跃而战，戮首领一人，而擒其副，余众悉降。郡邑倚公为重，亦得少安。

甲午岁大旱，百姓饥窘，军赋减于平时，而终亦不办。公出粟代输之。县当关辅、汾、晋驛传之冲，供亿倍于他邑，公时以财给之，敛于民者什才二三而已。不幸遭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终于私第之正寝。先期自刻云：“吾明日中道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成氏。子男二人：长曰俊，次曰某。孤子俊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于某乡某原，礼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为常事，故其周急继困不计有无。宾客过门，供给承事一出诚款，惟牛酿酒，与相娱乐，下迨厮养，亦获屠饫。生平结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密，终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报力为多。太原大帅郝侯，气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见公，结为昆弟，不敢以爵齿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闲文墨，裁决诉讼以情为断，不三数语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尝有留滞者。凡所区处吏民，奔走从事，无敢堕窳。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概之。

初监军没，其子继祖才十岁，公袭其任三十年，于今似辈既冠婚矣，公念为叔父所保养，生死报之，屡以县章让继祖，至于再三，辞旨恳切，人为感动。经略公不之许，慰遣之曰：“转输期会，急于星火，应卒之材为难，况乎县治繁剧，须习惯然后可。君虽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复申前请，幕府不得已许之。窃尝谓风俗之坏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为仇敌，血战于锥刀之下，顾肯以大县万家推之群从之间乎？惟公不出于生长见闻之素，而不阶于教育讲习之益，为能自拔于流俗如此，虽曰未学，君子谓之学矣！是可书，乃为之铭云：

重甲两麓，驰突翩翩。唯勒敌是求，而与相周旋。蛇矛之所荡决，莫当其前。破骨出嫩，不废笑言。一死鸿毛，效之所天。剑服短后，殆先赵之所然。岌岌西山，遁逃之渊。刁斗严更，通曙不眠。我军之所抚临，人为息肩。大县万家，意气盛年。蔽履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坚。急难而赴之，白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绝焉。同父子参商，且百且千。孰于礼服之群从，释铜墨而自捐？戒行区区，乃有士夫之贤。惟不学而至于学，知气质之浑全。郁郁佳城，溥山之原。我铭表之，尚以信无穷之传。

兖州同知、五翼总领王公墓铭

东平军民弹压段迁状其友王公生平，属予为墓铭曰：“始迁与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尝约为兄弟。王之歿今年十年，遗女孤弱，藁殡不克举迁。将以今年三月十六日，迁其柩于兖王陵之东，幸吾子为志之。”予谓朋友之度久矣。自退之时，大丈夫以古人自期者，不为不多，士之相与者，宜若无愧，然子厚请以柳易播，事未尝行，退之极口称道，将扩旷世而不复见。当时且然，尚何望于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戢武人也，而能学者所难能之事，铭其可辞哉？

按总领讳德禄，北京兴中府人，世为农家。贞祐癸酉，以骑兵从锦州将王守玉屯东平。辛巳夏，东平不守，归今行台严公，隶五翼军，以功转总领。凡行台略地所在，必以之从。积六七年，迁同知兖州军州事。为人资善柔而战阵勇捷，人少有可敌者。甲申五月十五日，与宋将彭义斌军战，被创，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许嫁日照张左相之孙滨寿。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赠以信武将军云。铭曰：

突如其来，荡如其麾。马革自随，非壮夫之悲。魂兮来归，汝友是依。

五翼都总领豪士信公之碑（并引）

大行台特进公当朔南分裂之际，合散亡，一同异，掣^①全魏、齐、鲁归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诸将剖符锡壤、怀黄佩紫者不可悉数，今四十年矣。凡公与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彪福艾之士，然乘时崛起，微辛万一，舍短取长，为公所录用，翕忽变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恚时，拊罢瘵之民，恒若不及。茧丝所入，务以给公上、周困顿、业单贫、奉宾客而已。身服补纫之衣，家无肉食之奉，故一时化之。上而偏裨参佐，下而闾巷细民，莫不畏公之威，而效公之俭。弓刀旧习，为之一新。盖德风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辙知戒，迷途随复，嫉贪冒而廉介，敛雄夸而信厚，救饿推食，临深援手，心之所安，非出于矫揉者，犹以光祖为称首云。

光祖讳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无忌子信陵君，子孙因以为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艺术著称，后遂无显人。光祖家上谷、薊县之榆河者，不知其几昭穆矣。大父怀阳，父庆寿，以贵雄乡里，有万千之目。好交结，乐施予，知名燕云间。光祖幼有志胆，不甘落后人。贞祐兵兴，以良家子系军籍，从平章政事萧国侯公镇天平。萧公还朝，不一二年，国世沦败，它帅不能军，军遂乱。军中有欲图光祖者，光祖借乡曲千余人壁梁山。提控郑调来攻，前后三数月，出人百战，未尝挫衄。闻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竖，偃败走。自是归光祖者益众矣。宋将彭义斌据大名，声势甚张，赖以官赏诱降。光祖策其坐谈，终无所成，不从。

以辛巳春，归特进公于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总领，佩金符，奉敕招降石城，为屯田经久之计。济南军来寇，一战败之，杀获甚众。壬午，守曹州，不解甲。逾三年，事定，还帐下。公破黄山，取恩州，先登陷陈，光祖之功为多。东平食尽，公与义斌连和。光祖知事势所在，提孤军涉太行，及太师于火炎。义斌诛死，光祖复从公东还。时刘庆福者，犹为义斌城守。太师进军，庆福叛。第功迁同知曹州军州事官、宣武将军。疆疆既定，官府粗立，且无战攻之事，光祖给使左右，特见保任，公以儿子畜之。

公治军严，动以军法从事，光祖从容教止，多所全活。徂徕山司仙统户万余，因光祖自归。光祖受之，秋毫无所犯。五翼号为难驭，光祖统之久，能得其欢心，少有被笞笞者。军之族属万家，散处梁山、徂徕之间，光祖未尝辄至所部，使有供张之劳。生平不治生产，至婢无完裙。人有以急需告者，百方调恤，不计有无。生口北渡，道隘相望，作糜粥以救饿者，思欲遍及之，其仁心为质，多此类也。幕府暇日，日与文士歌酒相燕乐，谈笑浪浪，不为小廉曲谨，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购法书名画无虑数十百种，客至，时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宝。闻人谈闲闲赵公书法，爱而学之，落笔即有可观。儿子人小学，遮渐买书，经史完备，虽庸素家少有及者，时誉既盛，今相君方议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终于私第之正寝。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举公之柩葬于涿城县卢泉乡金谷山东原之新阡，礼也。

夫人窦氏，真定甲族，妇道母仪，中表以为法。子男一人，世昌，须城令。女二人：长适某氏，次适某氏。男孙三人，曰同寅、曰协恭、曰和衷，^{①②}皆学举业。女孙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学于子，以墓碑为请。予谓光祖能教其子学，而世昌果以诸生厘戍务，今十年。大县万家，调度百出，他人筋疲力酒有不能办者，世昌常有余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

子如此，光祖为不亡^{〔14〕}矣。黄金满囊，何足道哉！铭曰：

排难解纷，朱家侠闻。百战册勋，卿子冠军。收之桑榆，遂有浊泾清渭之分。燕赵固多奇士，尚有考于斯文。

〔1〕叔贤之子之子婿 四库本作“叔贤之子婿”。

〔2〕妖人李佛子 原作“妖人人李佛子”，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删。

〔3〕孙 原作“善”，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任 原作“仕”，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5〕乐石 四库本作“碑石”，读书山房本作“磐石”。

〔6〕救 读书山房本作“救”。

〔7〕狻 原作“俱”，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8〕魁 读书山房本作“魁谿”。

〔9〕宏 原作“寃”，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0〕狻 原作“猛”，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1〕罕 读书山房本作“集”。

〔12〕表 原作“聚”，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3〕亡 原作“忘”，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一

墓 铭 碑 表

清凉相禅师墓铭

清凉，唐废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开荆棘立之，在两山间，初无所知名。琇歿后，遂虚席。久之，西岩德来居。德，辈流中号为楚楚者，又屏山李公为之护持，苟可以用力，则无不至，而亦竟无所成。盖又一再传，而得吾西溪师。西溪道行清实，临济一枝以北向上诸人，至推其余以接物，则又以为大丈夫士之贤而文者也。山中人旧熟师名，及受请，无贤不肖皆喜曰：“相禅师来，清凉不寂寞矣。”当是时，诸禅方以货雄相夸，斋鼓粥鱼之声，殷然山谷间。清凉俭狭僻左，仅庇风雨，石田不能百亩。师一顾盼而云山为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

师讳弘相，出于沂水王氏。幼即弃其家为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诵经通，得僧服，乃恣读内外书凡十年，多所究观。闻虚明亨和尚住普照，道价重一时，乃尽弃所学而学焉。虚明知其不凡，欣然纳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郑州之大觉、嵩山之小林、沂州之普照，最后住清凉。

师勤于接纳，有谄决之者，为之征诘开示，倾困倒屣，无复余地，故虽退居谢事，而学者益亲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终于寝室，阅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义、曰喆，而为上首。所证三人：曰显，今嗣师席；曰静、曰隼。所著文集三，曰《归乐》、曰《退休》、曰《清凉》，并录一卷，传诸方。显等以某年月日，奉师遗骨塔于西溪之上，以状来乞铭。凡此皆状所言也。

初子未识师，有传其诗与文来者，子爱其文颇能道所欲言，诗则清而圆，有晚唐以来风调。其深入理窟，七纵八横，则又于近世诗僧不多见也。及登其堂，香火间有程沂州截名幡，问之侍者，云：“师与程游甚款，歿后岁时祀之。”子用是与之交。尝同游兰若峰，道

中谈避寇时事，师以为：“凡出身以对世者，能外生死，然后能有所立。生死虽大事，视之要如翻覆手然，则坎止流行，无不可者。此须从静功中来，念念不置，境当自熟耳。”时小雪后，路峻而石滑，师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坠，同行者失声而莫能救，直下数十尺，仅碍大树而止。予惊问：“宁有所损否？”师神色自若，徐云：“学禅四十年，脚跟乃为石头所勦。”闻者皆大笑，然亦叹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

予尝论师之为人，款曲周密而疾恶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数之，拂然之气不能自掩。平居教学者：“禅道微矣，非专一而静，则决不可入。世间学，漫废日力耳。”及自为诗，则言语动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顷不能忘，此为不可晓者。今年西堂成，约予来习静度此夏，比京师归而师歿矣，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为之铭曰：

理性与融，物迹与通。不雷不霆，有声隆隆。宴坐中林，薇藿不充。朝诗有瓢，暮诗有筒。澹其无心，愈出愈工。处顺而老，安常而终。觉海虚舟，莫知所穷。尝试临西谿揖峰，万景前陈，而白塔屹乎其中。悠然而云，冷然而风，颓然而石，郁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亡孰存，孰异孰同？招归来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华严寂大士墓铭

师讳惠寂，姓王氏，西河阳城里人。为童子时，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难之。及长，于佛书无不读，授《华严》法界观于汾州天宁室和尚。父歿，乃祝发居孝义之寿圣，时年已五十有一矣。崇庆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赐紫，遂主信公讲席，学者日盈其门。

避兵南来，居汝州之普照，又迁南阳之鄂城。师以《华严》为业，手抄全经，日诵四帙为课。既客居，徒众解散，独处室中而不废讲说。人有问之者，云：“吾为龙天说耳。”瓮前丛竹既枯而华，随采随生，人以为道念坚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说《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众，告以寂灭之意，且曰：“何从而来，何从而去。”于是右胁而化，寿七十有九。会葬万人，所得舍利及它灵异甚多，此不具录。起塔于普照、华严、广阳之大圣、舞阳之弘教。传法界观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了，遇落发三人。

辛卯夏四月，昌等因比丘尼净莲求于铭其墓。莲即道学都叶县之甥；父尉南阳，秩满弃官。翁媪及诸弟如汉上庞禅家，说师平生于禅那有所得，故不与他义学僧同，其言不妄也。乃为之铭。铭曰：

大方无隅，涉迹则偏。撮一切法，归顿渐圆。究竟云何，且实且权。彼上人者，言外之传。于华严海为大法船，一龛宴居，幽抵满前。曾是枯株，秀颖郁然。灵塔相望，有光烛天。铃音演法，普为大千。

坟云墓铭

南阳灵山僧法云，住在乡里时，已弃家为佛子。遭岁饥，乃能为父母挽车，就食千里。母亡，庐墓旁三年，号哭无时。父歿亦然。山之人谓之“坟云”，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给诣师讲法界观，明旦出门，见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碗碟状。居民闻之，老幼毕集，其在砖瓦上者皆持去，文士为赋诗道其事。又山之东，水泉不给用，讲学者患之。一日，寺西岩石间出一泉，众谓纯孝之报也。世之桑门以割爱为本，至视其骨肉如路人，今师孝其亲者乃如此！然则学佛者亦何必皆弃父而逃之，然后为出家耶！

师临汾人，姓刘氏。七岁不茹荤，十一出家于洪洞之圆明，师僧智真。二十五旦戒，受义学于广化僧慧，学禅千韶山义公。来南阳，主崇胜之观音院。住灵山，为之起报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寿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党懿、行思、行了为上首。明年，起塔于山前。

刘邓州光父、师乡曲也，知师为详，托予铭其墓。予以刘为不妄许可者，乃为之铭。铭

曰：

僧云之来晋临汾，六年居庐哭亲坟。地泉沸天花纷，孝声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孙伯英墓铭

伯英在太学时，所与游皆一时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门下，甚爱重之。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绝。府治中高庭玉献臣接纳奇士，号为“衣冠龙门”。大尹复兴恣之，会有为非语者云：“治中结客，将握河以反。”遂为尹所构，凡所与往来者如雷渊希颜、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狱，危有一网之祸。伯英出入府寺，人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般辅之商州，变姓名从外家，称道人王守素，会赦乃归。

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刘昇霄景玄爱伯英，介予与之交，因得过其家，登寿乐堂饮酒赋诗。尊俎间谈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厌。伯英时年四十许，因名场已久，重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庄周、列御寇之书读之，视世味盖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将家，气甚高，已折节为书生，束以诗礼，优柔覆饬，偶以缙籍见名。其郁郁不能平者，时一发现，如缚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乱，天下事无可为，思得毁裂冠冕，投窜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远，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为抱关，或仕执朝，或妾从博徒，或卖浆者游，其尽皆出于无聊赖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来崧山者，云伯英真¹¹为黄冠师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殁于亳之太清宫，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

始祖坚，国初以军功赠龙虎卫上将军、陇州刺史。祖汝梅，武略将军、鲁山令。父钧，武义将军、昌州盐使司判官。室刘氏前歿。子璋。婿同郡王好礼。伯英初名邦杰，后改天和。孙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阳四世矣。铭曰：

马逸要驾，鞍健破车。霸略所食，世议之拘。我足天衢，彼责守闾。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与曹，而味味之与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区？千百载而下，或有捷蓬而问者，又焉知其轻世肆志，自放于方之外，以耗壮心而老岁月欤？

紫虚大师于公墓碑

有为全真之言者卫致夷，状其师离峰子之行，请予为墓道碑，曰：“始吾离峰子事长生刘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齐鲁间，虽腐馘委弃蝇蚋之余，食之不少厌。不置庐舍为定居计，城市道涂，遇昏暮即止，风雨寒暑不恤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谓之炼阴魔，向上诸人有熟不沾席数十年者。吾离峰子行丐至许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环城数周，日以为常，其坚忍类如此。尝立城门之侧，有大车载藁秸而过者，薰触其鼻，忽若有所省，欢喜踊跃，不能自禁，为一老师锁闭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书，自是日诵数百言，示之《老》《庄》，随读随讲，如迎刃而解，不数年偏通内外学。作为歌诗，伸纸引笔，初若不经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学者至今传之。为人伴仪观，器量宽博，世俗毁誉不以关诸心，独于周急继困、解衣裹饭，恒若不及也。南渡后，道价重一时，京师贵游闻师名，奔走承事，请为门弟子者不胜纪。正大中，被旨提点亳州太清宫，赐紫虚大师。离峰子之平生大略如此。致夷将以某年月日，葬师于洛阳长生观。吾子尝许以铭，幸卒成之。”

予在三乡时，盖尝望见离峰子于众人之中。及宫东南，离峰子亦尝寓书求予为录章封事，予雅知若人乐与吾属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复自聊城走数百里及于予济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懒于笔墨，若谓有疑于其师者，然予于离峰子何疑哉？

予闻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于佛老之间，故其憔悴寒饿，痛自黥刺，若枯寂头陀然。及其有得也，树林、水鸟、竹木、瓦石之所感触，则能事颖脱，缚律¹²自解，心光烨然，普照六合，亦与头陀得道者无异。故尝论之：夫事与理偕，有是理则有是事，三尺童子以为然。

然而无是理而有是事，载于书、接见于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为然，而老师宿学有不敢不以为然者。予撰《夷坚志》，有平居未尝知点画，一旦作偈颂，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数人。黥卒贩夫且然，况念念在道者乎？张内翰敏之，离峰子旧也，叙其歌诗曰：“师自以其言为道之弃物，今所以传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胝、尘中几蛻耳。”又曰：“悠然而风鸣，泛然而谷应。彼区区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宫商，而责浑河之鲜丹青也。”吾友孙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学日，出离河南献臣之门若雷希颜渊、辛敬之愿、刘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选。伯英与之游，头角崭然，不甘落后。一见师，即北面事之，竟为黄冠以歿。张子所敬，而孙子所爱也，二君子且然，予于离峰子何疑哉？乃为之铭。

离峰子讳道显，出于文登于氏。初隐观津女几之桃花平。过洛阳，得刘君旧庐，葺居之，是为长生观。住太清宫三年，避壬辰之兵于卢氏，漆水公迎致邓下。俄以疾终，春秋六十有五。“离峰”其自号云。

分食鸡豚，托处鼯蛇。视身寇仇，自干冒罗。乐有加耶？年可遐耶？所持者狭，而所获奢耶？岂无考槃，在涧之阿？木茹草衣，召来天和。急而张之，弦绝奈何。学道之难成，使人咨嗟。曰：妇姑勃硕，交丧则多。千日之功，或弃于毫末之差。彼避险而就夷，背实而趋华。拱壁以先驷马，不免于道夸。若人者不溃于流，不磷于磨。始于同气关弓，终以大方为家。顾虽有墓于此，安知其不冠青云，而佩飞霞也耶？

天庆王尊师墓表

尊师讳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号也。世为秀容西山水马里人。年十六七许时，牧牛羊田间，一道人日来相就。既与之熟，问：“汝肯随我往天坛否？天坛神仙洞府，胜似此间。”师虽幼，闻之颇亦爱乐，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在。问其地，乃济源也。又问去天坛远近，人云百余里耳。师自度无所归，明日径往。人阳台宫，道众问所以来，师具言。道众骇其为异人掣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为香火童子。八年乃归，父母谓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庆观，事王大用佐材。

尊师资禀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为怀，而内敏殊甚。闻读史传，略知古今成败。留意医药，必以先所验者告之。天庆，唐以来福地，废于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师率其属力为崇建，規制峻整，遂为一州之冠。兵间暴骨狼藉，无复收埋，宣抚使刘公易假师缘契，为哀丘而祭之，州里尤归重焉。

尊师生大定壬午，又再闰二十九年，颜溼丹，须眉皓白，饮食如少壮人。客至，与谈平昔故事，历历可听。识者谓异人得师童叟中，必谓他日为受道之器，故置之仙圣所庐，敦庞眷艾，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后事，留颺而逝。某日，宁神于州西北原。守冲等为植碑，予用所知者为之铭。铭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识初平于台牧，故不以长房缩地而为夸。道之所存，不于春者。必有敦庞眷艾之士，乃克负荷。彼浮伪而淫采，我悒悒而无华。道如自择，当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无若人，亦奚贵于大方之家？

冲虚大师李君墓铭

其界也全，其守也专。以人合天，以极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灭为乐，如佛子之顺世缘耶？抑将乘冷冷之风，化栩栩之蝶，与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铭

通真子讳志安，字彦容，出于陵川秦氏。大父讳事轲，通经^①博古，工作大字，为州里所推重。父讳略，字简夫，中岁困于名场，即以诗为专门之学，自号“西溪道人”。诗殊有古意，苦于雕斲而无迹可寻，当代文士极称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长也。自蚤岁趣尚高雅，

三举进士，而于得丧澹如也。避乱南渡，西溪年在喜俱，亲旧以禄养为言，不获己，复一试有司，至御帘罢归。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闻，放浪嵩、少间。取方外书读之，以求治心养性之实。于二¹⁴家之学有所疑，质诸禅子。久之，厌其推堕混浊中，而无可征诘也，去从道士游。

河南破，北归，遇披云老师宋公于上党，略数语即有契，叹曰：“吾得归宿之所矣！”因执弟子礼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虚》等篆，且求道藏书纵观之。披云为言：“丧乱之役，图籍散落无几，独管州者仅存。吾欲力绍绝业，锲木宣布，有可成之资，第未有任其责者耳。独善一身，曷若与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校¹⁵书平阳玄都以总之。其于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补完订正，出于其手者为多。仍增入《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绛仙》《婺仙》等传附焉。起丁酉，尽甲辰，中间奉被朝旨，借力贵近，率合补缀，百万并进，卒至于能事颖脱，真风遐布，而通真子之道价益重于一时矣。

通真子记诵该洽，篇什敏捷，乐于提诲，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虽日课校讎，其参玄学、受章句，自远方至者源源不绝。他主师席者，皆窃有望洋之叹。

宝藏既成之五月，为徒众言：“宝藏成坏，事关幽显，冥冥之间，当有阴相者。今大¹⁶缘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参半，天无阴翳，忽震电风烈，大木随拔，遽沐浴易衣，蜕形于所居之栴檀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实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宁神于天坛之麓，披云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于代。

往于先君子金陵川，予始成童，及识通真子之大父，闲居嵩山，与西溪翁为诗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与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实率百拜求为其师作铭。今年春二月，刘志玄者复自济上访予新兴，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为作铭，使刻之松台。其铭曰：

昔在穷桑发真源，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元坤轴旋，坏劫欲堕未开前。道山绝业当时传，百于恁当了大缘。若有人兮静以专，向也易老固初筵。玄纲力挽孰我先，苦节终志孰我坚。网罗落简手自编，寒暑不废未黄研。琅函琼笈闭九渊，垂芒八角星日悬。司功会计盖上迁，乃今出瓶鸟飞翩。安常处顺古所贤，死而不亡岂其然？华阳九障名一焉，岂不委形殆宾天？为复延康转灵篇，为复蕊珠参七言。为复虎书校三元，为复逸度论九玄。宁当七祖归枯禅，松台有名鹤千年。我相夫子非顶仙。

圆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讳志源，姓李氏，郟之三¹⁷水人。幼有至性，宗党以孝称。年未三十，考妣俱丧，因弃家入道，师事玉峰周君。伐薪供水，执役不少倦。积三数年，周君悯其劳，使之游历诸方。至醴泉，与同业结茅¹⁸以居。全真家乐与过客饵，道院所往至者如归。尝岁饥，资用乏绝，先生辟谷数旬，以供给来者，其先人后己类此。又十有八年，乃筑圆堵于三水李氏家，二年入莫见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还幽，遂主玉峰观，并以法席付之，号曰“圆明子”。先生资禀醇正，寡于言论，行己接物，始终如一，时人以其仁恤周至，故有慈孝之名，周君亦以为无愧其名也。

正大末，关中受兵，先生避地洛阳。及河南破，侨寓东阿者数年。初，周君以重阳炼化之地号“活死人墓”者荒废已久，每欲葺居之。岁甲午，关辅略定，先生乃缘其师雅意，率法兄弟诸人，分遣徒众力为经度之，是为重阳成道观。营建未几，即命¹⁹驾西还。先生既老，道价益重，学者向慕，过于玉峰。时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于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葬之。

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业潘志元、周志静，门弟子陈志清来新兴，踵门致谒，以先生墓表为请，曰：“吾圆明老师营成道讫功，将就太原谒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

果行。遗命吾属，使必成凤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闻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见于后乎？”子因问三者：“圆明既以名取我，以文托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闻乎？”三者曰：“圆明临终沐浴易衣，会法属与之诀。有求遗教者，第告之以‘清静无为、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复求诗颂，圆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尝弄笔墨，设强作一语，非留病人间乎？且近世诸师文编，达者犹将以为筌蹄，况万万不相侔者乎？’言终怡然而逝。圆明平实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圆明所得，吾得之矣！”乃为之铭。其铭曰：

舌吐而吞，驷马追奔，孰愈于目击而道存？夫惟不关键而闭，是谓玄玄之门。终南之原，若人复其元始于补剋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盖予许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为知言。

通玄大师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间，文治已极，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经明行修，举王深逸宾、张建吉甫、文商伯起辈三数公，官使之矣。至于道家者流，洁己求志，有可以赞清静之化者，亦特征焉，最后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归之。盖君天质冲远，蝉蜕俗外，出人世典，而无专门独擅之蔽；从容雅道，而无山林高蹇之陋。一时名士，如竹溪党公世杰、黄山赵公文孺、黄华王公子端，皆以道义缔交于君。大丞相莘国胥公于人物慎许可，及为君作赞，至有“百世清规”之语，则君之流品为可见矣。

君讳大方，字广道，世为汾西人。父以医为业。母管氏，妊十二月，梦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语动作率非婴儿所当有者，家人异焉。七岁入道，师冲佑观道士郭师礼，学有夙昔，能日记千言。年十二，以诵经通得度，即辞师往赵城，读书天宁道院。积力既久，遂穷藏史之秘，至于六经百氏之学，亦称淹通。大定初，游关中，道风凛然，有翬飞不群之目。讲师郝君道本，名重一时，一见君，即以大器许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秘篆，主盟秦雍者余二十年。

泰和七年春，诏以君提点中都太极官事，赐号“体玄大师”。俄被旨以祈嗣设大醮。君严恭科禁，方士诞幻之语未尝一出诸口，徒以精诚感通，遂有万鹤下临之应，百官表贺，文士亦多赞咏。召对称旨，又召入禁中访道。君仪观秀伟，占对详雅，玄谈麈尾，听者忘倦，章宗特敬异之。卫绍王大安初，召君驰驿诣岳渎，投金龙玉册为民求福，赐云锦羽衣，仍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师”。所至灵应著焉，此不具载。

贞祐南渡，君还居乡邑，因自号“北山退翁”。莘公镇平阳，以岁旱，请君致祷，车辙未旋而澍雨沾足。时人以神人许之。壬午秋，避兵清凉山。一日布卦，得《剥》之《上九》，叹曰：“吾行矣。”明日游骑至，拥老幼万人下山，君为门弟子元庆言：“吾将安归乎？朝家以我为有道者，猥以征书见及，宁当负之耶？而辈第往，毋念我为也。”乃策杖入深谷，卧大窠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实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庆等奉公衣冠葬于某所。

癸卯冬，予自燕都还太原，道出范阳，君之族孙闵持萧炼师公弼所录事迹，以墓表见属，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纪寂寥，诚得吾子撰述，以著金石，传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请。”某谢曰：“自予为举子时，熟君名，欲造其门，然以愚陋未敢也。幸当以不腆之文托君以传，其何敢辞？”乃为论次之。其铭曰：

处士素隐，方士诞荒。天厚通玄，异之玄纲。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阳可阴，以柔以刚。千仞壁立，屹乎堂堂。虽有拱壁驷马，不失其燕处之常。巨浸稽天，一篲莫障。所谓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独有道者为不亡。望君蓬菜，海日苍苍。千年一归，裂回故乡。勒铭墓石，维以志衣冠之藏。

藏云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讳从义，字用之，族袁氏，世为虞乡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异。幼沉默，不好为童子剧。及长，仪观秀伟，音声如钟，识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师事玉峰胡先生于金玉峰。道风儒业，名动京师。年八十，章宗特征授礼官，先生尽传其学。通经史百家，旁及释典，亦称该洽，而于《易》学盖终身焉。初，亲旧以先生龙蟠凤翥，有云汉之望，劝之就举选，先生薄于世味，不之屑也。

中条灵峰观，唐贤罗通旧隐，岁久颓圯，不庇风雨，先生率同志麻长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乔知先象之居焉。结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圣休休亭故基，是为藏云道院，先生因以“藏云”自号。种竹余三十亩，山田二顷，足充宾客之奉。先生道价既重，州郡长吏到者，率诣山门致谒。礼部闲闲赵公周臣、内翰屏山李公之纯，每见必厚相慰藉，互以诗什为赠。中朝名胜如史季宥、王隆吉、罗鸣道、李欽止、吉仲器、马元章、王可道、许德臣、元礼昆季，皆就传《易》道。自余成业于先生之门者，又不知几何人矣。

先生资乐易，行己接物得于吾孔、孟书者为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尝远出。母年九十，终于隐所，葬祭如礼，州里称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养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学之渐。既长，又为之婚娶。如是十余辈，其后俱有所成。雅好医术，病者来以药请，赖以全济者甚众。兵后岁饥，民无所于余，尽出余粟以贍贫者。或时出，乡人争延致之，谈经诵道，言笑弥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为。尝独行山间，遇异人，自称衡岳主者萧正之，谓：“先生三世学道，乃今有成。吾于蓬山仙注院，见吾子名氏，却后当为孝廉贞净仙人，代郑云叟为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讫，失所在，然先生自以为不敢当也。

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略蒲、解，先生避乱山阳史华国家。已而保寨被攻，先生义不受辱，顾谓弟子言：“吾往矣！”乃闭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时二月十有四日也。犹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略释》《列子章句》《庄子略解》《云庵妙选方》传于世。

始于罢内乡，致中介于刘邓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师，见闲闲公，亦以为言，并以挽诗见示。朔南丧乱，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彦过吾州。邦彦，先生乡曲，与之游甚款，用是重以斯文为请。予问邦彦：“藏云所以为天下所高，可得闻乎？”邦彦言：“藏云隐节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为次第之。其铭曰：

山泽与之厖，⁽¹⁰⁾道味与之腴。翩翩独征，游物之初。谓当风岸绝出而莫可接，乃温兮其玉如。以君为黄冠师耶？合炼之刀圭，襁袂之绵蕊，又非句漏令寇谿之徒，况乞灵于绿囊，进技于黄襦。劝义人伦之先，尽欢菽水之余。洗心有经，先天有固。绝学我传，宿感尔祛。以君为缝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奋而亨衢。塞为瓠壶，震惊八区。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无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欤？

告山赞禅师塔铭

龙兴汴禅师为予言：“汴落发于告山赞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归，赞公去世已久。师生于正隆初，而歿于兴定之末年，年过六十，但以丧乱之后，时辈凋丧，师之行事无从考按，至于卒葬时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时耳。吾子尝试听之。师讳法赞，出于兖州侯氏。自幼出家，事磁阳明首座。大定间，以诵经通得僧服，即以义理之学从事，根性颖利，同学者少所及。游参扣语，洞见深秘。得法于告山明和尚，嗣法灵岩才师，即大名曾孙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爽，禅林轨则未改，师道风蕩然，为诸方所重。再住兖州之普照。州伴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内典，与师为洵汝之友。师开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继为先大夫荐冥福，礼有加焉。其为中朝名胜所推服如此。

汴老矣，尚能记。师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语惊流俗，为门户计，住持不务营造，学者虽多，迄无授记者。行义如是，而使之随世磨灭，门人弟子实任其责。窃不自揆度，敢以撰述为请，幸吾子惠顾之。”

不肖交于汴公者三十余年矣，汴南迁后，嗣法虚明享公，在法兄弟最后蒙印，可于临济一枝，亭亭直上，不为震风凌雨之所推腰。龙兴焚荡之余，破屋数椽，日与残僧三四辈灌园自给，不肯轻傍时贵之门。予尝以五言赠之，有“大道疑高蹇，禅枯耐寂寥。盖头茅一把，绕腹篋^{〔1〕}三条”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从来。循流溯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略记赛公遗事，故兼及之。

岁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东人元某书。

〔1〕真 原作“其”，据四库本及《元文类》卷五一改。

〔2〕缚律 “缚”原无，“律”前为一空格，据四库本增。读书山房本“缚”作“戒”。

〔3〕经 读书山房本作“今”。

〔4〕二 读书山房本作“一”。

〔5〕通拔 丛刊本“通”后原为二空格，读书山房本作“通真子校”。

〔6〕大 原作“人”，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三 原作“二”，据四库本及《金史》卷二七《地理志下》改。

〔8〕同业结茅 “业”后原为一空格，读书山房本作“同业者结茅”。

〔9〕命 原作“召”，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0〕耀 原作“耀”，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1〕篋 原作“篋”，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二

记

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总府参佐张德辉北上。德辉既进见，王^{〔1〕}从容问及镇府庙学今废兴何如，德辉为言：“庙学废于兵久矣！征收官奉行故事，尝议完复，仅立一门而已。今正位虽存，日以颓圯，本路工匠总管赵振玉方营葺之。惟不取于官，不斂于民，故难为功耳。”于是令旨以振玉、德辉合力办集，所不足者，具以状闻。德辉奉命而南，连率史天泽而下，晓然知上意所向，罔不奔走从事，以贲以力，迭为依助。实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裁事，龟勉朝夕，罅漏者补之，邪倾者壮之，腐败者新之，漫漶者饰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庙则为礼殿，为贤庇，为经籍、祭器之库，为斋居之所，为牲荐之厨，而先圣先师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设在焉。学则为师资讲授之堂，为诸生结课之室，为藏既庖馔者次焉。高明整整，营建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诵洋洋，日就问学。肖子渐礼让之训，人士修举选之业，文统绍开，天意为可见矣。既丁酉释菜礼成，教官李谦暨诸生合辞属好问为记，以谨岁月。

窃不自揆度，以为仁、义、礼、知出于天性，其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著于人伦，其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达，必待学政振饰而开之，使率其典之当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学，而周为备；其见之经者，始于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后党庠遂之教行，若乡射、乡饮酒，若春秋合乐、劳农、养老、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

政，受成、献馘、讯囚之事，无不在。又养乡之俊造者为之士，取乡大夫之尝见于施設而去焉者为之师。德则异之以知、仁、圣、义、忠、和，行则同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艺则尽之以礼、乐、射⁽⁴⁾、御、书、数。淫言诡行，凡不足以辅世者，无所容也。故学成则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与有言者，则劓之、识之，甚则弃之为匪民，不得齿于天下。民生于其时，出入有教，动静有养，优柔饫，于圣贤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谓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非过论也。

或者以为井田自战国以来扫地矣，学之制不可得而见之矣。天下之民既无以教之，将待其自化欤？窃谓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师，夫岂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其独⁽⁵⁾厚于周而薄于世乎？由周而为秦，秦又尽坏周制，烧《诗》《书》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从之而愚。借耰锄而德色，取箕帚而谗语，抵冒殊砀熟烂之极，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复以马上得天下，其于变狂秦之余习，复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给矣。然而叔孙典礼，仅出绵蕞之陋；陆贾《诗》《书》，又皆煨烬之余，孰谓所难为者，乃于不旋踵之顷而得之？宽厚化行，眈然大变，兴廉举孝，周暨郡国。长吏功为之驾者，项背相望。是则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为汉矣。况乎周制虽亡，而出于人心者固在，惟厌乱所以思治，惟顺流易于更始。始于草创，而终之以润色，本末先后，还相为用，为周为汉，同归于治，何详略迟速之计耶？

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内外，罔不臣属。武克刚矣，且以文治为永图。方夏甫定，垂恩选举，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经之士，悉优复之，虑儒业之无以善继也。老成宿德，使以次传之。深计远览，所以胎丕显之谟，而启丕承之烈者盖如此。王府忠国抚民，一出圣学。比年宾礼故老，延见儒生，谓六经不可不尚，邪说不可不绌，王教不得不立，而旧染不得不新。顺考古道，讲明政术，乐育人材，储蓄治具，修大乐之绝业，举太常之坠典。其见于恒府庙学者，特尊师重道之一耳。

夫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虽⁽⁶⁾有必至。竊者扶杖，思见德化之成。汉来美谈，见之今日。盖兵兴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绝如线，独吾贤王为天下倡，是可为天下贺也，故乐为天下书之。

是年十月朔旦记。

东平府新学记

郛学旧矣，宋日在州之天圣仓有讲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罢相判州，买田二百顷以贍生徒，富郑公弼《新学记》及陈公尧佐府学题榜在焉。刘公攀领郡，清于朝，得国子监书，起稽古阁贮之。学门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鲁二生泰山孙明复、祖来石守道配焉。齐都大名，徙学于府署之西南，赐书碑石随之而迁，独大观八行碑，蔡京题为圣作者不预焉。齐已废，而乡国大家如梁公子美、贾公昌朝、刘公长言之子孙故在，生长见闻，不替问学，尊师重道，习以成俗。泰和以来，平章政事寿国张公、万公、夔国侯公攀，参知政事高公霖，同出于东阿，故郛学视他郡国为最盛。如是将百年，贞祐之兵始废焉。

先相崇进开府之日，首以设学为事，行视故基，有兴复之渐。今嗣侯莅政，以为国家守成尚文，有司当振饬文事，以赞久安长治之盛，敢不勉朝夕，以效万一？方经度之始，或言阜昌所迁，乃在左狱故地，且逼近闾闾，湫隘殊甚，非弦诵所宜，乃卜府东北隅爽地之地而增筑之。既以事闻之朝，庀徒藏事，工力偕作。首创礼殿，坚整高朗，视大⁽⁷⁾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衮，邹、充两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征，像设如在。次为贤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绘像具焉。至于栖书之阁、豆笾之库、宝宇⁽⁸⁾斋馆、庖廛庭庇，故事毕举而崇饰倍之。子弟秀民备举选而食廩膏者余六十人，在东序，隶教官梁栋。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隶教官王磐。署乡先生康晖儒林祭酒以主之。盖始始

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

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楷，尝仕为太常卿，癸巳之变，失爵北归，寻被诏搜索礼器之散逸者。仍访太常所隶礼直官歌工之属，备钟磬之县，岁时阅习，以宿儒府参议宋子贞领之。故鄆学视他郡国为独异。

乃八月丁卯，侯率寮属诸生舍菜于新宫，玄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礼成，而翰献之仪具。八音洋洋，复盈于东人之耳。四方来观者，皆失喜称叹，以为衣冠礼乐，尽在是矣。

越翌日，学之师生合辞谓仆言：“严侯父子崇饰儒馆，以布宣圣化，承平文物顿还旧观。学必有记，以谨岁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仆谢曰：“老生常谈，何足以陈之齐、鲁诸君之前？顾以客东诸侯者久，爨当授简之末，俎豆之事固喜闻而乐道之，何敢以不敏辞？”兴造之迹，已辱件右之矣，窃不自度量，辄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

呜呼！治国治天下者有二，教与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为用，废一不可。然而有国则有刑，教则有废有兴，不能与刑并，理有不可晓者。故刑之属不胜数，而贤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则学政而已矣。去古既远，人不经见，知所以为教者亦鲜矣，况能从政之所导以率于教乎？

何谓政？古者井天下之田，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射、乡、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尊贤、使能、考艺、选贤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乡大夫尝见于设施而去焉为⁽⁷⁾之师，教以德、以行，而尽之以艺。淫言诡⁽⁸⁾行，诡怪之术，不足以辅世者，无所容也。士生于斯时，揖让酬酢，升降出入于礼文之间，学成则为卿、为大夫，以佐王经邦国，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犹为士，犹作室者之养吾栋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几逸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搃以记之；记之而又不从，是蔽陷畔逃，终不可与有言，然后弃之为民，不得齿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

学政之坏久矣！人情苦于羈检而乐于纵恣，中道而废，纵恣若崩，时则为揣摩，为捭阖，为钩距，为牙角，为城府，为阱穽，为溪壑，为龙断，为捷径，为贪墨，为盖藏，为较固，为干没，为面谩，为力诋，为贬驳，为讥弹，为嫫婁，为凌轹，为黷⁽⁹⁾，为睚眦，为构作，为操纵，为麾斥，为劫制，为把持，为纹诟，为妾妇妒，为形声吠，为崖岸，为阶级，为高亢，为湛静，为张互，为结纳，为势交，为死党，为囊橐，为渊藪，为阳挤，为阴害，为窃发，为公行，为毒螫，为蛊惑，为狐媚，为狙诈，为鬼幽，为怪魁，为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漫疾而为圣癡，敢为大言，居之不疑，始则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缩颈为危。怨毒薰天，泰山四维。吾术可售，善恶⁽¹⁰⁾不可。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从刎斯朋，违则斯攻。我必汝异，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为周礼。人以伏膺，我以发冢。凡此皆杀身之学，而未若自附于异端杂家者为尤甚也。

居山林，木食涧饮，以德言之，则虽为人天师可也，以之治世则乱。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可以为有道之士，而不可以为天子之有司。今夫缓步阔视，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长者，亦易为耳，乃羞之而不为。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曰“此曾、颜、子思子之学也”，不识曾、颜、子思子之学固如是乎？

夫动静交相养，是为弛张之道。一张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强自矫揉，以静自囚，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静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缚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纣之恶，止于一时；浮虚之祸，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为魏晋之《易》与崇观之《周礼》，又何止杀其軀⁽¹¹⁾而已乎？

道统开矣，文治兴矣，若人者必当戒覆车之辙，以适改新之路。特私忧过，计有不能自己者耳，故备述之，既以自省，且为无忌惮者之劝。

侯名澄⁽¹²⁾，七岁入小学，师名士龙江某，自⁽¹³⁾读诵至剖析义理者余拾年。衍圣公必其为特达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为名诸侯，二君子有力焉。

是年九月朔旦，河东元某记。

博州重修学记

博之庙学，当泰和中州倖辽东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谓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将闾侯义以庙学、州宅、龙兴寺殿土木之丽，甲于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后庙学独废不存。今行台特进公以五十城长东诸侯，凡四境之内仙佛之所庐，及祠庙之无文者，率完复之，故学舍亦与焉。防御使在平石侯青、彰德总管内州事赵侯德用乃以行台之命，葺旧基之余而新之。大其正位，又为从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讲诵之堂、休宿之庐、斋厨庖厨，无不具备。经始于某年之某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赵侯请予记之。予窃有所感焉。

博自唐以来为雄镇，风化则齐、鲁礼义之旧，人物则鲁连子、华歆、骆宾王之所从出。在承平时，登版籍者余三十万家，其民号为良善而易教，特衰乱之后不能自还耳。虽然，岂独此州然哉？

先王之时，治国治天下，以风俗为元气，庠序党术无非教，太子至于庶人无不学。天下之人，幼而壮，壮而老，耳目之所接见，思虑之所安习，优柔于弦诵之域，而履饫于礼文之地，一语之过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为小人之归。若犯上，若作乱，虽驱逼之、纵曳之、诱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为俗则美，以之为政则治，以之为国则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盖如此。

呜呼，王政扫地之日久矣！战国吾不得而见之，得见两汉斯可矣。两汉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唐以还斯可矣。唐以还且不可望，况于为血为肉之后乎？丧乱既多，生聚者无几，蚩蚩之与居，依俛之为徒。亦有教焉，不过破梁碎金，胡书记咏史而已。前世所谓《急就章》《兔园》《册》者，或篇题句读之不知矣。后生所习见者，非白昼攫金，则御人于国门之外，取箕帚而谤语，借鞭撻而德色，秦人之抵罪胥扞，贾子之所为，太息而流涕者，盖无足讶。

由是观之，父子、夫妇，人伦之大节，亦由冠履上下之定分。冠而履之，履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则倒置之敝无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必肇修人纪者出，而^{〔15〕}后有攸叙之望矣。况草昧之后，道统方开，明经者例有复身之赐，而此州将佐首以兴起学官为事，士之有志于此道者，其喜闻而乐道之，宜如何哉？

故为记其兴造之始末，且以学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国，其人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其书则《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其民则士、农、工、贾，其教则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睦，朋友信，其治则礼乐刑政，纪纲法度，生聚、教育、冠婚、丧祭、养生、送死而无憾。庠序党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党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纪者，尚庶几焉！如曰不然，则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以是学为告朔之饩可也。

赵州学记

赵州庙学，初废于靖康之兵。天会以来，郡守赵公某始立庙殿，而任公某增筑学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为门、为廊庑、为讲堂，土木之功乃备。

自贞祐南渡，河朔丧乱者余二十年，赵为兵冲，焚燬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学生三数辈逃难狼狽，不转徙山谷，则流离于道路，庙学之存亡，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户牖既坏，瓦木随撤，当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风，日就颓压，识者惜之。

岁癸卯，真定路工匠总管赵侯慨然以修复为事，发资于家，顾工于民，躬自督视，不废寒暑。截正方隅，崇峻堂陛，斜倾者起之，破缺者完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饰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尝毁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诸生释菜如礼，衣冠恒豆，饗

乎承平之旧。予过庆源，尝往观焉。问所以经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辞道其然，且请予记之。

予以为学官之废久矣，儒学之士虽有任其责者，亦以为不急之务矣。比岁郡县稍有以兴学为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势勅，副甚调度，仅能有成，怨盈叠路，所谓可为美观而不可以夷考也。赵侯不出于强率，不入于承望，崇儒向道，自拔于流俗者如此！在于学古之士，其喜闻而乐道之，宜何如哉？

故为记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尝古今，亦未尝废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际，百姓日用而不知。大业、广明、五季之乱，绳纆不施，而道固自若也。虽然，庠序党塾，先王之所以教，后世虽有作者，既不能复有所加，亦岂容少有所损？羊存礼存，此告^{〔1〕}朔之饩所以不可废也。夫兴学，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责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异时时可为，力可致，而使学官有鞠为园蔬之叹，不必以前世赵、任、路三使君为言。视今赵侯，能不少愧乎？

侯名振玉，龙山人。先节度庆源，有良民吏之风。其与^{〔2〕}文士游，盖其素尚云。

寿阳县学记

近代皇统、正隆以来学校之制，京师有大学、国子学，县官庠廩，生徒常不下数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总管、太尹府、节度使镇、防御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则视州镇大小为限员。幕属之由左选者，率以提举系衔，刺史州则系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外县则令长司学之成坏，与公廩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筑为功。若仕进之路，则以词赋、明经取士，预此选者，多至公卿达官。捷径所在，人争走之。文治既洽，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上党、高平之间，士或带经而锄，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化民成俗，概见于此。自大安失驭，中夏版荡，民居官寺毁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

甲辰之春，予归自燕、云，道寿阳，知有新学，往观焉。见其堂庙斋庑，若初未尝毁而又加饰焉者。问所以然，诸生合辞曰：“吾邑旧有庙学，元祐中，知县事张不渝实更新之，既乃废于贞祐甲戌之兵。大变之后，民无百家之聚，县从事李通、李天民者窃有修学之议，而病未能也。会台牒下，于壬寅之冬课所在举上丁释菜之典，乃得借令佐暨县豪杰诸人经度之，盖三年而后有成。久欲谒文吾子，以纪岁月，顾以斗食之役之故，而无以自达也。”予谓二三君言：“公辈宁不知学校为大政乎？夫风俗，国家之元气，而礼义由贤者出。学校所在，风俗之所在也。吾欲涂民耳目，尚何事于学？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义而父子有亲也？夫妇有别而长幼有序也？’则天下岂有不学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无类’，虽在小人，尤不可不学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学，则武城之弦歌，当不以割鸡为戏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渔，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权，腹民膏血以自腆者多矣。崇祠宇、侯佛老，捐所甚爱以求非道之福，嚶呻顾盼，化瓦砾之场为金碧者，又不知几何入也！能自拔于流俗，崇儒重道如若入者乎？且于所言‘无以自达’者亦过矣。兴学之事，贤相当任之，良民吏当为之。贤相不任，良民吏不为，曾谓斗食吏不得执鞭于其后乎？使吾不为记兹学之度兴则已，如欲记焉，吾知张不渝之后，唯此两从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万钟之厚为计哉？”

通字彦达，县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

冠氏庙学，贞祐初，知县事鲁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礼画七十二于像。丧乱以来，民居皆被焚毁，而庙学独存。岁乙未，右副元帅赵侯恂其颓圮，复为完补之。学之制，初亦俭狭，侯就为料理，而作新之意盖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军旅中亦常以文

史自随。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随而化之。兴学之爭，特其濫觴耳。

嗚呼！吾邑为大县久矣。在承平时，登版籍者余三万家，侨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学校，大事也，前后历数十政非无贤令佐，而乃因卑习陋，漫不加省。百年以来，能崇起之者，唯吾侯与鲁，折三人而已，可胜叹哉！

某月日，县学生黄逸民记。

叶县中岳庙记

河南中镇所在，在所率有祠庙，以奉岳岳。叶距嵩三百里而近，独无有也。邑门之南百步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冲，顾望崇显，父老规为岳祠旧矣。泰和末，太原祈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经度焉。地本故堤，废圯已久，荆棘瓦砾，蛇鼯所舍。樊身执畚鍤，划治芜秽，实以板筑，百日而庙基成。邑之人知其坚固可任也，乃群起而助之，实¹¹⁶。乡豪张祐、孙宇、秦商人、党玆为之倡。庙既成，邠人有以白石为中天像，欲辇而北者，道真请而事焉。

予尝谓：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法，耻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怨，独于事神若有所微焉。何耶？微福于方来，逃罪于已然，百求¹¹⁷而百不可得，然终不以百不可得而废其所以求也。富贵、光荣、寿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诸神，忠信、孝弟、廉让、笃实，神亦有以望于人。吾尝见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严像设，刲羊豕，具仪卫，巫覡¹¹⁸、倡优杂然而前，拜跪甚劳，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者，无有也。阴害贼许，刮利次骨，利之所在，无复天理。公噬潜搏，难得是期，内人于沟不恤也，内人于牙不履也。志得而意满，则曰：“我求于神，神报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获，报谢愈丰，祷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阴害贼诈之心已佛然于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临，而谓岳岳之聪明正直者而临之乎？

《记》有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谓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岂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谓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贪而不能自还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

癸未之夏，予过昆阳，进士韦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记其经营之始，故为书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祸不可逃也。如是，庶几来者有所微焉。

扁鹊庙记

扁鹊随俗为变，过咸阳为无辜医，邯郸为带下医，洛阳为耳目痹医，盖尝至周。其有庙于此，则不可考也。庙再以元丰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谨，病者必来以药请，杯按间有得香地埃煤若丸剂者，吞之，病良愈，间里间相传以为神。斗酒彘肩，祷谢日丰。积习既久，莫有能正之者。乡豪张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

自扁鹊饮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秘怪而不常，故虚荒诞幻，披于未流，千百年后而未止也。虽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傅创，灵丸起废，见于传记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无有哉？故尝谓扁鹊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决脉结筋，漉洗肠胃，漱涤五脏，练精而易形矣。至于世之阴忌贼诈、贪饕攫拾、心魂所丧、若醉若狂、愆然而不能自还者，百千为群，日相过于前，为扁鹊者独不能随俗为变，练精而易形，使之为平直安舒、廉让洁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则祷，圣人所不废，诚以感神，祭则受福，冥冥之间当有阴相者，盖亦无以灵丸神膏为也。此之不为区区之香地埃煤，自夸于闾巷细民之间以为神。嗚呼！其亦儿童剧而已矣，岂世之所望于扁鹊，而扁鹊之所以为扁鹊者哉！

长庆泉新庙记

邓之西百里而远，是为内乡之东鄙，有山焉，冈峦起伏，与浙鄙诸山络脉相属，而为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亩有奇。泉之上有龙祠，耆旧以为祷之有雨暘之应。旁近之民有以饮羊牛、浣裙裾者，泉辄汇而迁焉。考之辨方，无所知名，俚俗所称，讹缪失实，且不雅驯，今以其地名之长庆泉。

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县境之名湫无虑数十所，奔走祷祠，卒无感通，道路嗷嗷，无望来秋。有以^[21]此泉为言者，予率父老诣焉。帛祝甫登，云气四合，车辙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庙于泉之西南，且以纪其事为请。

夫龙之灵固也，然古人之于祷祠，不幸而不见答，自咎而已。幸而应焉，则亦不敢以为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将适与雨会欤？影响之报，盖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与威，令龙实尸之，油然而云，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于物者丰，则享诸记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龙之所居，瑶宫瓊室，万舞在庭，金支翠蕤，纷蔽辉映。虽首出万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进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亩之宫，牲不揜豆而祠之，岂度德审功报称之道哉？闻之天即神，神即人，人即天，名三而诚则一。东邻之牛，不如西邻之约^[22]祭，实受其福，凡以恃吾诚而已。不然，所恃者狭，所求者奢，彼乘云气而游天地之间，是区区者宁足以留其一盼耶？

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记

老子职柱下史，阅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农、黄帝氏以来，有“太上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之论。邵康节因之亦谓皇与帝为千万世之人，其次第盖如此。自《三坟》为吾夫子所断^[23]，三圣人者与天同功，乃无德业可考见。医家者流，谓神农一日尝七十毒，与岐黄至言。大要《三坟》书特止于此，今其论放在，本于大道之说，而究乎生死之际，然于三圣人所以仁后世者，才土直耳。

太原医师赵国器谓：“吾业当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圣人像事之，以历代名医岐伯而下七十人侑其坐。栋宇既备，像设既严，介于太谷李进之请予为记。始予甚难之，以谓天地不仁，刍狗万物，圣人跻民仁寿之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虽莫知所谢可也。

或曰：“有万世之利者，享万世之报，元仓楚所居，年谷丰穰，物无疵疠，其乡之人且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况与天地同功者乎？虽报本反始，非闾巷所得专，而潮流穷源，或且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谁曰不然？”

夫赵子世于方仗余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恒业，用之以戒心，谓一毒妄攻，五兵莫惨，耿耿自信，临之以神明。吾知是家于人之命为甚重矣，是可记也，子是乎书之。

国器名天用，今为惠民局直长。塑工张天秀。国器之子履道，知读书，异时当以儒素自拔于流俗云。

己酉初吉，新兴元某记。

崔府君庙记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谓之亚岳，或谓之显应王者，皆莫知其所从来。府君，定平人^[24]。太宗时为长子令，有惠爱之风。本道采访使与长子尉刘，内行弗备，且有黠虎之鄙，时有名虎^[25]，府君谓二人者宜当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为所食，乃以牒摄虎至，使眼罪，一旦以为神，而庙事之，世所传盖如此。

庙之在阳平者有年矣，贞祐之兵，烧毁几尽，东平副元帥赵侯以其父之志为完复之。

其成也，侯命予以岁月记，故为书之。

《传》曰：“有功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此不为小德小善者言，汉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谓可听于成都立之，安乐公不从。习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尽顺人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止可令其近墓为之，所亲以时设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从⁽²⁶⁾正礼。”于是始从之，为庙于沔阳，从是观之，汉人于忠武侯其难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县之良吏，血食一方，见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则止于密，鲁仲康则止于中牟，朱邑则止于桐乡，召父、杜母则止于南阳，盖未有由百里之邑达之天下四方。

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门之荡然，广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卫之肃然，虽五帝之尊且嫌无以进，使其止于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则将疾走远引，逃避之不暇，矧敢冯几负屨，以当天下四方巨仆之敬乎？

呜呼！祀典之坏久矣！惟祀典坏，而后撒淫祠之政举。丧乱以来，天纲弛而地维绝，人心所存唯有逃祸徼福者在耳。惟逃祸徼福者在，故凶悍毒诈有时而熄。若曰淫祀无福，非其鬼而祭之为谄，尔所敬非吾之所谓敬，尔所惧非吾之所当惧，彼将荡然无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难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举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并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1]见王 “王”前原空一格，四库本作“见于王”。

[2]轩 原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3]其独 “其”原无，“独”前原空一格，据四库本增。读书山房本“其”作“岂”。

[4]虽 读书山房本作“理”。

[5]夫 读书山房本作“夫”。

[6]字 原作“于”，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去焉为 读书山房本作“去焉者为”。

[8]彼 原作“诚”，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9]瘳瘳 四库本作“瘳瘳”。

[10]恶恶 读书山房本作“无恶”。

[11]軀 原作“駟”，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澄 原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13]张某自 原作“张某澄自”，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删。

[14]國 原作“国”，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5]出而 原作“出则而”，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删。

[16]告 原作“吉”，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7]与 原作“兴”，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8]实 原作“贯”，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9]求 原作“来”，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0]观 原作“现”，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1]以 原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22]杓 原作“钥”，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3]断 读书山房本作“删”。

[24]人 原无，据《元文类》卷二七增。

[25]名虎 《元文类》卷二七作“虎害”。

[26]从《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作“崇”。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三

记

邓州新仓记

观察判官曹君德甫以书抵其云：“武胜一军，雄殿^①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诸道，故廩庾之积尤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镇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仓为事，度材于山，赋庸于兵，心计手授，百堵皆作。盖经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断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子为我记之。”

某以为天下之为食者，莫劳于农，而莫不害于农。农之力至于今极矣，噉^②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劳不能给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蠹贼，凡害于稼者不论也。用兵以来，调度百出，常赋所输，皆创夷之民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妻子，而之以佐军兴者。兵则恃农而战，农则恃战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谷之恤，劝农冠盖相望于道。庾人之制非不具备，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齐，陈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薄领之不一，收贮之不慎，启闭之不时，河禁之不严，检察之不恒，冒滥之不究，请托之不绝，一隙所开，百奸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给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补风雨之所败。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时然且不可，况道雍相望之后乎？然则有能为国家重民食而谨军赋者，业文之士喜闻而乐道之也。

唯公为徐、为陕、为凤翔、为京兆、为洛阳，尽力民事，二十年于兹，知民之所难，知故之所资，知废政之不可不举，知积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败为坚整，广狭隘为宏敞，增卑湿为爽垲，导壅蔽为开廓，环以复垣，键以重扃。主撮有经，新陈有次，曝曝有所，检视有具，出入有籍，巡卫有卒，条画周密，截若画一。万箱踵来，千仓日盈，陈陈相因，如冈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汤池之重。京师仰给，于是乎张本。某庸吏也，知公为详，故并著其设施如此。

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阳县令、武骑尉、赐绯鱼袋元某记。

南阳县令题名记

为县难，为南阳尤难。由汉以来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几何人，独召、杜有父母之称，其余则有同姓名而不知者，可谓尤难矣。

自功利之说行，王伯之辨兴，堕窳者得以容其奸，而鬻厉者无以尽其力。盖尝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与夫安静之吏惴惴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理诚有之。然唐虞之际，司空则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则敬敷五教在宽，士明于五刑，虞则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伯典礼，夔典乐，龙谗言。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敬，率作兴事，必于成而后已，谓之不计其功也而可乎？汉宣帝之治，枢机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讼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让之风，至于摘奸伏、击豪右，敢悍精敏，善善勇快，如刃之发于刷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汉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

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③稍自操厉，不入于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无所聞，去之日使人同姓名而不能知，虽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

年月日，某记。

吏部掾属题名记

吏部为六曹之冠，自前世号为前行，官属府史由中后行而进者，皆以为荣焉。国朝故事，掾属之分有左右选，右选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达官，然不能终更者亦时有之。古人以为吏犹贾然，贾有贤有愚，贤贾之取廉，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愚贾之求无纪极，举身以徇货，反为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

自风俗之坏，上之人以徒隶遇佐史，甚者先以机诈待之。廉耻之节废，苟且之心生，顽钝之习成，实坐于此。夫以天下铨综之系，与夫公卿达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隶自居，身辱而不辞，名败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

乃录南幸以来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恶，孰由此而达，孰由此而败，观者当自知之得以监焉。

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权国史院编修官元某记。

警巡院廉署记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来，无复其旧。车驾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为之，如两警院之繁剧紧要者，亦无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领右院也，以为吾之职有前世长安、洛阳令之重，其权则又有内史之所分，乃今侨寓于编户细民之间。余也不敏，就得以位微为辞，后之君子奚赖焉？陞级之不崇，何以示民？寝处之不饰，何以待贤？贵贱无章，上下混淆，则又非所以谨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请于县官。久之，得故教授位于乐善坊之东。教官废久，屋为民居，罅漏邪倾，风雨弗庇，侯以暇时易而新之。治有厅事，寝有堂奥，厨库井廐，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内键以门，不私困，不公滞。盖百日而后成，即以其事属余记之。

窃尝谓治人者食于人，劳其心者逸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从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则谓之私而不敢为，夫岂人情也哉？履屐之间，可以用极；鼓钟之末，可以观政。若曰：“此犹传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间”，君子以为不智可也。故予乐为书之。

侯名九嘉，字飞卿，擢进士甲科。文采风流，照映一时。历高陵、三水、蓝田、扶风四县令，皆有能声云。

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权国史院编修官元某记。

创开溇水渠堰记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刘浚明之深，以《溇水新渠记》为请，曰：“溇水之源，出于雁门东山之三泉，过繁峙，遂为大川。放而出忻口，并北山而东，去仆所居横山为不远。上世以来，知水利可兴，故尝兴之，由宋尔朱氏而下，凡三人焉。尔朱丘村人，家有赐田百顷，因以雄吾乡。役家之僮奴，欲从忻口分支流为渠，乡之人以是家公为校固之计，莫有助之者，且嘲笑之，因自沮而罢。大定戊子，无畏庄信武乔公，号称‘十万乔氏’者，度其财力，易于与造，复以渠为事。开及日阳里，农民以盗水致讼，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暧昧，甲乙勾连，无从开释，役夫散归，至以水田为讳。承安中，吾里齐全羨率乡曲大家，按乔公故迹，欲终成之，而竟亦不成。仆不自度量，以先广威尝与齐共事，思卒前业，赖县豪杰、乡父兄弟仗助之，历二年之久，仅有所立。盖经始于壬寅之八月，起汤头岭西之白^①村，上下逾六十里，经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台乡人预议捐执役者，置酒张乐以落之。老幼欣快，欢呼动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辞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

余以谓立功立事，必天时人事合而后成，然系于人事者为尤多。曩余官西南邓之属

邑，多水田，业户余三万家，长沟大堰率因故迹而增筑之，而其用力有不可胜言者，试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间为至平，且善利万物而不争，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时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单贫，而贿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润，人无一概之益者多矣，以至平为不平，不争为必争，补有余，损不足，伤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车之辙，前后相接，田野细民，有敢复与大豪共公者乎？朔夫非大变之后，无不争之田，非丰年之年，无供役之食。事艰于虑始，人习于恶劳，贤否异情，理难吻合，彼己分利，孰为纲维？故虽有万折必东之心，而终屈于七遇皆北之势，使临之以公上之命，且无望于必成，况创始于乡社二三之议乎？

有其时而乏其人，有其人而无其志，力不前胜，事必后艰。大哉志乎！唯强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坚也故能易天下之难，由是而克之，关辅之三白、襄樊之黔芦，皆此物也。故尝谓江乡泽国巧于用水，凡可以取利者无不尽，举榷投袂，随为丰年，今河朔州郡非无川泽，而人不知有川泽，捐可居之货，失当乘之机，如愚贾摸金，昧于贸迁之术。旱暵为虐，乃无以疗之，求象龙，候商羊，坐为焚炷，暴巫、褻衿，家之所误，搏手困穷，替将谁执？

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观焉，流波云汉，净湍盈沟，若大有力者拥之而前。农事奋兴，坐享丰润，禾麻菽麦，郁郁弥望，计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众力，一善而兼万夫，暂劳而有无穷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谓有志之士矣。虽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溥河而已也。出东门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东，尽南邢之西，其间无井邑，无聚落，无丘垄，特沮洳之烁而已，诚能引牧马之水，以合三会于蒙山之麓，堤隄有所，出内有限，才费数千人之功，平湖渺然，当倍晋溪之十。惜无大农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记侯兴建始末，慨然有感于中，故兼及之。

侯名子成，先广威用承直郎荫，当补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请大夫者乃系班，广威诣登闻鼓院自陈，道蒙从之。预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务使。李侯所谓是以似之者欤！

年月日记。

市隐斋记

吾友李生为予言：“予游长安，舍于娄公所。娄，隐者也，居长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斋，号曰‘市隐’，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渠欲得君作记，君其以我故为之。”

予曰：“若知隐乎？夫隐，自闭之义也。古之人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谓初机之士，信道未笃，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故以山林为小隐；能定能应，不为物诱，出处一致，喧寂两忘，故以朝市为大隐耳。以予观之，小隐于山林，则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自山人索高价之后，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夫乾没氏之属，扈肩以入市，叠足以登堇断，利嘴长距，争捷求售，以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之下，悬羊头，卖狗脯，盗跖行，伯夷语，曰：‘我隐者也’，而可乎？敢问娄之所以隐奈何？”

曰：“鬻书以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为廉；以诗酒游诸公间，取和而已，不害其为高。夫廉与高，固古人所以隐也，子何疑焉？”

予曰：“予得之矣，予为子记之。虽然，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请以韩伯休之事终其说。伯休²⁵卖药都市，药不二价，一女子买药，伯休执价不移，女子怒曰：‘子韩伯休邪？何乃不二价？’乃叹曰：‘我本逃名，乃今为儿女子所知！’弃药径去，终身不返。夫娄公固隐者也，而自闭之义，无乃与伯休异乎？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奚以此为哉？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强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归，试以吾言问之。”

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东元某记。

惠远庙新建外门记

晋溪神曰昭济，祠曰惠远，自宋以来云然。然晋祠本以唐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不必置论。盖魏、齐而下，晋阳有北门之重，山川盘结，土马强盛，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才跬步间耳。山之麓出两大泉，喷薄湍激，流不数步，遂可以载舟楫，汇为巨陂，派为通渠，稻畦莲荡，延袤百余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吴儿洲渚之想。若济源之清旷，苏门之古澹，济南之秀润，以知水者言之，皆吾余波之所及也。

太平兴国初，讫入于宋，城阙虽毁，而风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报，惟神之为归，割牲酹酒，日月不绝。宫庭靖深，丹碧纷耀，遗台老树，朱楼画舫，承平游览之盛，予儿时尚及见之。

庙旧有殿，有别殿，有廊庑，有门。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虽不尽废，而腐败故暗极矣。创罢之人迫于调度，故未暇补葺，父老过之，有潸然出涕者。西北路驛使宝坻高侯天辅悯外门之颓废也，力为新之，起于辛丑之正月，而成于其年之七月。请予记之。

予谓昭济庙之在吾晋，有决不能废者，然其废而兴之，则存乎人焉尔。夫一门之役，固不可谓之全功，异时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发之？是可纪也，故乐为之书。

明年五月吉日，新兴元某记。

顺天府营建记

清苑置于隋开皇末，历唐、五代，为郑州属县。宋境与辽接，故改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阳诸戍。金朝既都燕，升县为州，州仍以保名，县则复清苑之号，且置顺天节度一军。太行诸山东走辽碣，盘礴偃蹇，挟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垒崇峻，民物繁夥，鞶鞶而南，最为雄镇。

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变。今万户张侯德刚之起定兴也，初保西山之东流涡，隶经略苗公，累功至永定军节度使，权元帥右都监。及苗公为其副贾瑀所害，侯慷慨愤发，期必报雠。会隍下何祥献苗公符节，即推侯为长。事闻，兴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国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陈于狼牙岭，马跌，为所执。大帅以侯肮脏无所屈，义而释之，且复旧职。侯招降旁郡，威信并著，遂下雄、易、安、保诸州，留戍满城。西山豪杰皆授印号为部曲，兵势大振。满城隘狭，有⁽⁶⁾不能容者，岁丁亥，乃移军顺天，以退信安行剽之党。

时顺天为芜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将留居之，随为水军所焚。侯曰：“盗所以来，揣我无固志耳。堂复成，吾且不归矣！”于是立前棱，左、右、中、翼四营，以安战士。置行蕃荒秽中，披荆棘，拾瓦砾，力以营建为事。适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节正卿，知其材干强敏，足任倚办，署为幕府计议官，兼领众役。侯心计手授，俱有成算。正卿悦于见知，劳不言倦。底置既展，百废具兴。

承平时，州民以井泉咸卤不可饮食为病。满城之东有南北泉，南曰“鸡距”，以形似言，北曰“一亩”，以轮广言，宋十八塘源发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为减水口。侯顾而叹曰：“水限吾州跬步间耳。奇货可居，乃弃之空虚无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则井泉有甘冽之变，沟洫流恶，又余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势，作为新渠，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东行，由古清苑几百举武而北，别为东流，垂及东城，又折而西，双流交贯，由北水门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渊绵舒徐，青绿弥望，为柳塘，为西溪，为南湖，为北潭，为云锦。夏⁽⁷⁾秋之交，荷芰如绣，水禽容与，飞鸣上下，若与人⁽⁸⁾共乐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网可得鱼，风雨鞍马间，令人渺焉有吴儿洲渚之想。

由是营守⁽⁹⁾备，以甲乙次第之，则为北衙，为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资于官，役夫则以南征生口为之，至别第悉然。为南楼，因保塞故堞而为之，位置高敞，可以尽一州之

胜。西望郎山，如见吴岳于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颜行而前，肩辇指比，历历可数，浓淡覆露，变态百出，信为燕、赵之奇观也。为驿舍，为将佐诸第，为经历司，为仓库，为当草^{〔10〕}场，为商税务，为祗供所，为药局，为傅舍暖室，为马院。市陌纡曲者，侯所甚恶，必裁正之。为坊十，增于旧者七，曰：鸡泉、吴泽、懋迁、归厚、循理、迁善、由义、富民、归义、兴文。为桥十，而起楼者四：西曰来霄，北曰浮空，南曰薰风，东曰分潮。为水门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为渔楼四：北曰拱极，南曰蠡吾，西曰常山，东曰碣石。为庙学一，增筑堂庑，三倍其初。为佛宇十五，曰：栖隐、鸿福、天宁、兴国、志法、洪济、报恩、普济、大云、崇岩、天王、兴福、清安、净土、水宁。大悲阁一。由栖隐而下，创者四，而十一复其旧，規制宏丽，初若不经毁者。独大悲出侯新意，尤为殊胜，金碧烂然，高出空际，唯燕中仁王佛坛成于国力，可等而上之耳。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庆、清宁、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为、朝真、得一，创者九，而复其旧者二。为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为酒馆二，曰：浮香、金台，亭榭皆水中。为乐棚二。为园囿者四：西曰种香，北曰芳润，南曰雪香，东曰寿春。城内外为水碓者四。水既出朝宗门，又将引蒲水为稻田于西南波，乃合九龙之末流。愚其浅漫而不能载舟也，为之十里一起闸，以便往来。每闸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

城居既有定属，即听民筑屋四关，以复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枣枣，树艺之事，人有定数，岁有成课，属吏实任其责。携警问涂，駸駸乎齐、魏之富矣。

庚戌秋七月，予过顺天，左副元帅贾辅良佐侯侯经度之事，请记之于石，曰：“始吾城无寸甃尺楹之旧，而吾侯决意立之。民则新造而未集，寇则暂溃而复合，以战以守，日不暇给。自常情度之，不牵于道旁筑舍之惑，则必安于聚庐托处之陋矣。侯仁以继绝，义以立懦，信以一异，智以乘时，技合力并，故能事之颖脱如此。夫立城市、营居室，前人良政见于经、于史、于歌咏、于金石者多，今属笔于子，其有^{〔11〕}意乎！”

予因为言：自予来河朔，雅闻侯名，人谓其文武志胆可为当代侯伯之冠。起行阵间不十五年，取万户侯、金虎符如探囊中物。统城三十，制诏以州为府，别自为一道，并控关陕、汴洛、淮泗之重。将佐乔惟忠孝先而下，赐金银符者十数人，光大霏耀，当世莫及。夫佩金紫、秉节钺、书旂常、著钟鼎，古人之所重，奔驰角逐、筋疲力竭有不敢望者，侯则顾盼矍眄而得之，况乎土木之计，力有可成者，岂不游刃恢恢有余地哉？古有之，强可以作气，坚可以立志。唯强也，故能举天下之已废；唯坚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难，非侯何以当之？是可书也已。

虽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谨始者必以善其后。侯，人豪也，愿岂以城恒山、池潞漳，空大茂之林以为楹，尽苞阳之石以为础，然后为快欤！吾意其必以行水之智移之于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宽庸调以资息辟，薄征敛以业单贫，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变风俗，率轻典以致忠爱，崇俭素以养后福，盖公清静之化，寇君爱利之实，于是乎张本。予虽老矣，如获见其成，尚能为侯屡书之。

邢州新石桥记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曰达活泉，父老传为佛图登卓锡而出。“达活”不知何义，非讹传，则武乡蜀人之遗语也。其一^{〔12〕}曰野狐泉，亦传有妖狐穴于此。潦水由枯港行，并城二三里所，稍折而东去，为霖水。丧乱以来，水散流，得村墟往来取疾之道，溃堤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滓弥望，冬且不涸。

二泉与港水旧由三桥而行。中桥古石梁也，淤垫既久，无迹可寻，数年以来常架木以过二泉。規制俭狭，随作随坏，行者病涉久矣。两安抚张君耘夫、刘君才卿，思欲为经久计，询访耆旧，行视地脉，久乃得之。经度既定，言于宣使，宣使亦以为然，乃命里人郭生立准计工，镇抚李质董其事，分画沟渠，三水各有归宿。果得故石梁于埋没之下，红石坚

整，与始构无异。堤口既完，潦水不得骋，附南桥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东注，合于柳公泉之右。遶路平直，往来憧憧，无褰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奇，才四旬而成。择可劳而劳，因所利而利，是可纪也。

尝谓古人以虑始为难，改作为重，重以恶劳而好逸，安卑而习陋，此天下之能事无所望于后世也欤？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国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纲小纪，无非政也。夏官之属曰司阍，山林之阻则开凿之，川泽之阻则桥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门，《传》谓“启塞有时”。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堦谓之塞，开闭不可一日而阙，特随其坏而治之。修饰南门，非闭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讥之。是则道桥之为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沟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许之。子产以所乘与济人漆洧之上，孟軻氏至以为“惠而不知为政”。若二君者，谓不知启闭之急与不知为政可乎？虽然，此邦之无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迁善而远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风而易俗。贤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犹之陋巷有敝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将正方隅，谨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构，以为子孙无穷之传，岂止补苴罅漏、支柱斜倾而已乎？

仆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废之一耳。异时过高明之壤，当举酒落之。二君勉哉！

临锦堂记

燕城自唐季及辽为名郡，金朝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风土为人气所移，物产丰润，与赵魏无异。六飞既南，禁钥随废，比焦土之变。其物华天宝所以济官掖之胜者，固以散落于人问矣。

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淡，有人外之趣，稍增筑之，则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从事刘公子裁其西北隅为小圃，引金沟之水渠而沼之，竹树葱蒨，行布棋列，嘉花珍果，灵峰湖玉，往往而在焉。堂于其中，名之曰“临锦”。

癸卯八月，公子觞于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选，酒半，公子请予为堂作记，并志雅集。予亦闻去秋堂之南来禽再华，骚人词客多为作乐府歌诗以记其异，名章隽语传播海内。夫营建之盛，游观之美，以今日较之，十倍于临锦者抑多矣，而临锦独以名天下，何耶？盖刘公子出贵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满，时辈莫敢与抗，乃能折节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于文字间。境用人胜，果不虚语。

河朔版荡以来，公官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贮管弦、列姬侍，深闭固拒，敝⁽¹³⁾内外不得通，其不为风俗所移者，才一二见耳。异时有向儒术，通宾客，置郑庄之驿，授相如之简，以复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临锦主人发之，故乐为之书。

马侯孝思堂记

天地立人，圣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经，师弟子之问答，必以因心为言。谓孝与生俱生，生则婴儿慕，壮则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则终身⁽¹⁴⁾而慕。不幸而至大，故焘⁽¹⁵⁾蒿凄怆，《蓼莪》所述，始于鞠育，卒至于昊天罔极。吾知顷步而忘其亲者，直无父之人耳！

天山马侯作孝思堂，请予为记。予以为：“孝子之念其亲，无乎不在，君独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说欤！”

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习诸部译语，且通其字书，仕为都省掾属。凡使者聘报丽夏，吾先人率在其中，忠信为实人所保任。积数十年之久，乃为朝廷所知，自常调中特恩授开封幕职。内城之役，被命经度，复以劳迁凤翔路都总管判官。平日教语诸子，以为吾家始于狄道，被俘则有全活之赐，辽东占籍则有措存之赐，象胥之任，铨选有常，又不次迁擢之。主恩天大，无从报称，唯有尽此身以答万分耳！精诚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颠沛，无念不在，果能以千载事自任，持忠人地，与古烈丈夫并游。诸孤无所似肖，其

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孙不忘先人之故，为无穷之传耳！”

予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则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是故为百行之本。先恒州忠义奋发，无愧千古，赠典之追崇，褒忠之预享，其必有以得之。”

闻诸朝著旧人，公之教子也，严以法，其抚育孤甥也，恩以备。今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则材量宏博，庶几能成外家之宅相者。盖恒州纯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诸子及其甥观其身教之实，既有成效矣。诸孙虽不追事王父母，其生长见闻，宁不以忠臣孝子之门高自表见乎？经有之：“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登斯堂也，虽在于涂之人，闻恒州之风，亦必有与起者，又岂待马氏孙息而已哉？子是乎书。

年月日，河东人元某记。

致乐堂记

癸丑之夏，余以事来故都。进士新城王梓甫、温阳张无咎谓余言：“武川⁽¹⁾贾仲德、仲温，夙高谊久，欲奉杖履，致师宾之敬。日者以守义举为介，吾子既惠顾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职，所以事其母者，滫醢脂膏、醴醢乳药无不给，昏定晨省、寒温燥湿无不戒，故贾氏以谨厚称燕中。比年以来，仲温者又能岁授一经，《孝经》《语》《孟》以次卒业，駸駸乎行己之学，非但涉猎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谨，友爱弟者甚笃，闺门雍睦，中表以为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孙之外，尚能视诸妇补纫。岁时显⁽²⁾寿，言笑晏晏，诸福备其⁽³⁾方来而未艾也。与之共学者，因以“致乐”名其堂，取“养则致其乐”者。堂未有记，幸吾子终教之。”

余谢曰：“仆也衰谬，顾何以答盛意？虽然，尝闻之师：‘致乐’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浅深，惧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时自省察焉耳！盖亲之于其子，子之于其亲，一体而分也，违远相通也，忧患相感也，犹草之有实，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间大顺至和之气，自然之理，与生俱生，于襁褓，于膝下，子成童，至于终身焉。虽僻居四无人声之乡，疾痛苦困⁽⁴⁾，必呼亲而诉之，不谓之根于心，成于性而可乎？故有深爱者，斯有和气；气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托二天以为庇，日为无声之乐之所感发，鼓舞动荡，喜不自任。老莱子衣烂编之衣，弄鸟雀于亲侧，非矫饰也，惟圣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无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说，其忧天下后世，不既恳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风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旧，而不为辽霁之所变迁。是以敦庞耆艾之士，视他郡国为尤多。至于子弟秀民，往往以横经问道为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阶于儒素之业，不渐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树立如此，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者，尚庶几焉！然则名堂之意，殆梓甫、无咎爱人以德而然耳，故予乐为记之。”

嗚呼！昊天罔极，父母之德也，白驹过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维其已，“言不称老”，《礼》别自尊之嫌；“我独何害”，《诗》存终养之慕。故性牢不加以菽水，三釜无羨乎万钟。古人所以愿为兄之日长，而惜报刘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乐，有天下不与存焉。”其一曰有亲可事，是则有亲可事者，何其幸欤！乐哉斯堂。吾于是乎有感。

五月望日，河东人元某记。

李参军友山亭记

由龙门而东，其北为轘辕，南为颍谷。轘辕，嵩高在焉。颍谷，颍水在焉。南北道合为告成，告成维天地之中，测景台在焉。又东为阳翟，连延二百里间，少室、大箕、大伾、大熊、大茂、具茨在焉。为山者九，而嵩高以峻极为岳。岳有镇、有辅，辅与镇大率皆嵩高络脉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阳翟为钧之州治，九山环列，颍水中贯，景气澄澄，淑览高旷，豫州

诸郡莫与为比，自昔号为东望。唐人陈宽记颖亭所见，以为云烟草树，淡淡覆露，望之使人意远，超超然如万里之鹤，唯此地可以当之。

市南之西有宅一区，竹木潇洒，迥若尘外。镇人李参军麟居之，筑亭其中，以挽九山之胜。心之所存，目之所见，唯山之为归，故以“友山”名之。

庚戌之夏，自汴梁来请记于予。疑而问焉，参军者复于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来，以好事名乡里。家镇之闾閻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闲’，竟承旨世杰、张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纯、李治中彦明、礼部闲闲赵公、翰墨致^[1]在。一时名胜，若公卿达官每车驴过门，吾先人必盛为具馆之，或苛留至旬。泆管弦丝竹，杂以棋棊之戏，穷日竟夕而后已。客亦爱主人之贤，而不能去也。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侨寓此州，乐其风土，遂有终焉之志。未几州废，二十年之间，虽城郭粗立，材有残民数百家而已。麟老矣，遭离丧乱，转徙半天下，仅得复来，时移物换，滋^[2]深华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赖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厌于动者趋静，困于智者归仁。夫仁与智，固圣人示愚者以养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昆阆间物，颠扑所不暇，称喻所不能尽。愚独以为岩岩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云兴霞蔚，光彩溢目。施^[3]文章鉅公，金玉渊海，漠焉而无情，默焉而意已传。又似夫水石洞饮，隐几而坐，忘者极古今取文，岂复加于此？愧珠玉在侧，无以称副之耳。麟无所业，无可致宾客，清闲之业扫地而尽，惟人将拒我是惧。其敢以三损速戾，五交贾衅，自附于王丹、宋穆、刘孝标之后，褰裳裹足，远引高蹈，以与麋鹿同群而游乎？”

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释然矣。予归，幸多问草堂之灵。”参军固佳士，而封雕丘方，移文以谢逋客，君乃与之进，初不以欺松桂、诱云壑而为嫌。紫云仙季能无少望乎？何金衣招隐之书来之暮也！

年月日记。

[1] 殿 读书山房本作“祝”。

[2] 嘘 读书山房本作“叱”。

[3] 唯 原作“准”，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 白 读书山房本作“北”。

[5] 休 原作“林”，据《后汉书》卷八三《韩康传》改。

[6] 有 原作“自”，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 夏 读书山房本作“当夏”。

[8] 与人 读书山房本作“与游人”。

[9] 守 原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增。

[10] 单 原作“万”，据四库本改。读书山房本作“萑”。

[11] 有 原作“自”，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 一 原作“可”，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3] 较 四库本无。

[14] 终身 原作“终终身”，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删。

[15] 蕞 原作“若”，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6] 川 原作“可”，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7] 显 四库本作“献”。

[18] 其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異”。

[19] 苦困 读书山房本作“困苦”。

[20] 致 读书山房本作“致”。

[21]滋 原作“资”，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2]施 四库本作“如”。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四

记

王无竞题名记

安阳王尚书无竞天眷中以文章显于吴、蔡诸公间，凡燕、辽、汴梁宫殿题榜，如大安、大庆、应天、承天之等，皆其笔也。兴定中，闲闲赵公为礼部，下蔡州，取颜鲁公逍遥楼额入京师，予因问公：“无竞大字何如逍遥？”闲闲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鲜能兼之。无竞他书未必便过前人，至于寻丈大字，盘之笔势，如作小楷，自当为古今第一。殆天机所到，非学能也。”

乙巳秋，予与梁辨疑、李辅之、武伯佐游崑山祠，因得无竞“崑山神”三字。闻之伯佐，南中^[1]王氏国初以好客名河东，朱少章、姚仲纯、滕秀颖、赵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门。叔通后历台阁。高氏子侄名行中者，不远数千里，走书币求为其父济、叔晦叔墓碣铭。殆无竞以叔通故为书之耶！不然，边鄙荒陋，时无贯仕者，何以致此哉？

自明昌已后，县多名进士，如刘洗马子安、栾少尹仲容、胥莘公和之、张大兴信之、杨大参叔玉、王监使正之，皆尝游^[2]祠下，何无一言及无竞此书，使州里知之为希代之宝，在吾河东祠庙为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际，神笔宝墨有意外不测之变，虽百悔不可及。乃托好事者使刻之石，以传不朽。

八月十有一日，新兴元某题记。

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

东平贾氏，自真定三始祖始见谱谍。始祖曰镇州都督法曹諲，再世为大理少卿瑾，次为司封员外郎、赠尚书右丞杓^[1]。次为给事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纬，累赠尚书令、太师、鲁国公，葬获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学士陶毅碑铭在焉。次为左正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赠尚书左丞琰，即给事中之第五子也。次为殿中丞、赠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岁神童，十六擢进士第，参知政事致仕黄中^[2]。次为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昌龄。弟，魏国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赠太师注之子也。次为宣奉大夫，知饶州蕃，蕃即太常昌龄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谦出此房。次为光禄大夫、知郓州公直，知饶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孙，致仕于郓，因而家焉。次为知沧州君文，大观中武举第一人，策问选将，以仁智勇对，其说累二千言。次为显谟阁直学士、尚书户部侍郎伟节，尝著《劝弟侄修进书》，与沧州君文皆郓州公直之子也。次为都水内监使者洵，沧州之长子，宋末奏补，金朝初出官。次为荫补赠明威将军隸。次为山东东路按察司知事烜，明昌五年经义进士，嗜古学，尚友严子陵、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号“四友居士”，故诗有“高风希四友，古学守三玄”之句，即今东平河仓提领起之父也。

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笔见于纪录者，魏国文元公《戒子孙文》二首。仁宗朝议裁减浮费，文元建言：“将相戚里之家，多占六军，耗县官衣粮，而为私门奴隶，在京不啻数千人。浮费^[3]可减，孰此为急！”朝议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补边，多不听许。仁宗以语文元，文元对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赏，不肯轻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兴国寺灾，文元以《易》《春秋》进戒，因言：“近岁屡灾

寺观，天意盖有所在。可勿缮治，以称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从之。

康定间，刘平为元昊所得，边吏告以降敌，议收其族。文元时为御史，建言：“汉杀李陵母妻，陵不能归，而汉有后悔。真宗抚王继忠家，而其后竟赖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后日之悔。”上从其言而止。庆历四年，元昊归石元孙，议赐死，文元言：“自古将帅被执而归，多贯其死。”上从之。

鄱水君知邳州，州新去汤火，杀僇之余尽为俘虏，故州有户曹而无籍民。君建白都统府，愿出金帛贖生口，由臧获而良者凡七百三十余人，州有籍民始于此。皇统中，改陕西转运使。适岁饥，民无所于余，君拜章乞賑贷，未报而民益急。君辄开仓救饿者，坐专擅，夺四官，降刺石州。既而改内监，督燕都十三门之役。郡众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医药，有物故者，又为买棺以葬之。

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门。公尝由谏议大夫出刺宁化，不半岁政成，州人为立生祠。祠丧乱后放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谕：“河南北，百姓艰食，而绛、解尤甚。朕以卿朝廷旧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抚恰当，仍以便宜许之。”公至镇，移他州余粟以活饥民。

汾晋受兵，游骑已及晋安，公命老幼妇女乘城，悉兵东下，钲鼓之声闻数十里，游骑为之宵遁。晋安献牛酒，犒师而还。官吏请曰：“吾州兵力单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晋安。设吾州有警，何以备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晋安，所以守河中。”

正大初，公致政闲居郑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宗实录》，遂及卫绍王。初虎贼弑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谓：卫王⁽¹⁾失道，天命绝之，虎实无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独张左相信甫首虎贼大逆不道，当用宋文帝诛傅亮、谢晦故事。章奏不报。尔后举朝以大安、崇庆为讳。及是，朝议谓公大安中参知政事，宜知卫王事，乃遣编修官一人就访之。公知其旨，谓某言：“我闻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蚕恶者得美仕。史臣因诬其淫毒兽狠，遗笑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卫王勤俭，重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朝论伟之。

某初及公门，三往而后见。及见，颇赐颜色，问及时事，辄一二言之。若有当于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连二十许日。某献诗云：“黄阁归来履屐轻，天将五福界康宁。四朝人物推耆旧，万古清风在典刑。郑圃亦能知有道，汉庭久欲访遗经。帝城百里瞻依近，长傍弧南候极星。”公答云：“见说才名自妙年，多惭政府旧妨贤。物华天宝无今古，凤阁鸾台孰后先。郑圃道尊何敢望，汉廷书在子当传。莫言老眼昏花满，及见风鹏上九天。”公又教诸子、贤卿台掾、翔御阁门：凡某京师用物，月为供给之。其曲相奖借如此。

某北渡后，获从公从孙河仓提领起游。起字显之，少日为名进士，寡资信厚，生长见闻，蔼然有名门之旧。仕东平行台，历平阴簿、提领堂邑岁课、提点河仓。惠养疲民，欢谣载路。某尝以三口号纪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儿童也喜欢。县帖道来不惊扰，丁丝纳去得余钱。”“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来更数谁？今代取鱼须密网，东州新有放生池。”“三岁终更旧有期，吏民安习任迁移。平阴夺得来堂邑，却是行台未尽知。”

壬子冬十月，自真定来东原，显之以此本见示，且征后记。某以贾宗名德相望，奕叶公辅，宋以来文士极口称道，如蔡内翰君谟、王临川学易、刘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纯《故人外传》《过贾侯故居》及《上贾明府求易说》等二诗具在，尚何待不腆之文？虽然，某以晚进小生，辱大贤特达之遇，且于显之有通家之旧，使公家名德懿范不白于后世，概之门生故吏之义，不亦甚闕乎？谨述家传所未载者三数条如右。

冬至日，河东人元某斂行书。

校《笠泽丛书》后记

右《丛书》，予家旧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纸番复写，元光间应辟科时，买于相国寺贩肆中。宋人曾校定，涂抹稠叠，殆不可读。此本得于闾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赋》《拾遗诗》《天随子传》，而无《颜荛后引》，其间脱遗有至数十字者。二本相订正，乃为完书。向在内乡，信之、仲经尝约予合二本为一，因循至今，盖八年而后卒业。然所费日力，才一旦暮耳。呜呼，学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为积年之负，不独此一事也，此学之所以不至欤！

按龟蒙诗文如《丛书》与《松陵集》，予俱曾熟读。龟蒙，高士也，学既博赡，而才亦皎洁，故其成就卓然为一家。然识者尚恨其多愤激之辞，而少敦厚之义，若《自怜赋》《江湖散人歌》之类，不可一二数。标置太高，分别太甚，剜刻太苦，讥骂太过，唯其无所遇合，至穷悴无聊赖以死，故郁郁之气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争，埋轮叩马，则奋髯抵几，以柱后惠文从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

宋儒为唐人工于文章，而昧于闻道，其大较然，非独一龟蒙也。自其自述云：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陵铍波涛，穿穴险固，囚愤怪异，破碎阵敌，卒之造乎恬淡而后已者，信亦无愧云。

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书于聊城寓居之西窗。

画记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渊默，凭几而坐。二天女侍。双凤扶辇，辇有轮月，轮在上，独画桂树而已。左右官抱文书而立。武卫负剑夹侍，貌比从官有威武之状。二天女持杖侍双凤之前。

地官王者服，颜面威重，乘白马，队仗在山林间大怪树之下。两力士挺马衔，旒绛伞，两团扇障之。扇前一卫士轻行，一皂衣使者前导。右一武士执钺，左一功曹挟书，从官骑虎从后。一介胄跨弓刀，一功曹抱案牍，拱揖于重崖之下，一鬼卒横刀而拜。三人皆不见其面，独鬼卒肘间露一目耳。一树魅赤体倒拔一树，根见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严毅，须髯长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龙，在海涛云气中。一力士以铁绳挽龙，怒目回视，如捉一马，然龙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导，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狞恶殊甚，肉袒，发上指，颡大锦旗，泊一力士负剑者掖龙而行。一掾史挟簿书，骑犀牛，从水府大门出。一力士于大树下昂面视水官，不见其颡。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转如活。犀牛甫出水府，云气随之。真天下之绝艺也。

张董《四景官女》

一转角亭，槐栏榴槛，渥丹为饰，绿琉璃砖为地。女学士三，皆素锦帕首。南向者，红衣红裳，隐几而坐，一手拄颊，凝然有所思。其一东坐，素衣红裳，按笔作字。西坐者，红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谛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后来禽盛开，一内人不裹头，倚栏仰看。凡裳者皆有双带下垂，几与裳等，但色别于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药。一素衣红裳人剪花，一人捧盘承之。一人得花，缓步回首，按锦帕，插之髻鬟之后。此下一人顿帕首，淡黄锦衣，红裙，袖手而坐。并坐者吹笙，左二人弹箏合曲。右一人黄帽，如重戴而无沥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锦帕有二带系之髻鬟之后。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岁白锦衣女，戏指于舞童之后。吹笙者，红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红裙。已上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树，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凭栏倚看团花。蓝纱映生衣，红缣为裙。并立者白花笼，红缣中单。三人环冰盘坐：一红衣者，顾凭栏看花者，二白衣相对。女侍

二：一挈秘室，一捧茗器。四人临池观芙渠瀾鱗，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绿为之。琵琶一，笙一，箫笛三，板一，聚之按上。二藤机在旁。为一幅。

一大桐树，下有井，井有银床。树下落叶四五。一内人，冠髻，着淡黄半臂，金红衣，青花绡裙，坐方床。床加褥而无裙。一搵练杵倚床下。一女使植杵立床前，二女使对立捣练。练有花，今之文绦也。《画谱》谓萱取“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为图，名《长门怨》者，殆谓此耶？芭蕉叶微变，不为无意。树下一内人，花帽冠，绿背搭，红绣为裙，坐方床。缙平锦满箱，一女使展红纈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满丛，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炙炭，备熨帛之用。二内人坐大方床；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红绣窄衣，蓝半臂，桃花裙，双红带下垂，尤显然；一膝跋床角，以就缝衣之便。一桃花锦窄衣，绿绣袖，裁绣段。二女使拊素绮，女使及一内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为戏。中二人，双绶带，胸腹间系之，亦有不与裙齐者。此上为一幅。

一大堂，界画细整，脊兽狞恶，与今时特异。积雪盈瓦沟，山茶盛开，高出檐际。堂锦亦溼丹，而楹轴间有青绿错杂之。堂下湖石，一树立湖石旁，其枝柯盖紫葢¹⁷也。堂上垂帘，二内人坐中楹，花帽覆首，衣袖宽博，钩帘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帘轴间；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绿锦衣，女使抱之，蹇帘入堂中，真态宛然；二捧汤液器。一导四内人外阶，衣著青红各异。三人所戴，如今人蛮笠，而有玳瑁班，不知何物为之。一内人，拥花帽，与前所画同。一女使从后砌下，池水冻结，枯齏匠其中，冻鸭并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为一幅。

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济南行记

予儿时从先陇城府君官掖县，尝过济南，然但能忆其大城府而已。长大来，闻人谈此州风物之美，游观之富，每以不得一游为恨。岁乙未秋七月，予来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辅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间所游历，为《行记》一篇，传之好事者。

初至齐河，约杜仲梁俱东。并道诸山，南与泰山接，是日以阴晦不克见。至济南，辅之与同官权国器置酒历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后，自周、齐以来有之。旁近有亭曰环波、鹁山、北渚、岚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鸥。台与桥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静花，轩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于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红绿如绣，令人渺然有吴兒州渚之想。大概承平时，济南楼观天下莫与为比。丧乱二十年，惟有荆榛瓦砾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宫，颓圮百年，涧溪草树，有荒寒古淡之趣。惟高髡画栋无复其旧，而天巧具在，不得外饰而后奇也。

凡北渚亭所见西北孤峰五：曰匡山，齐河路出其下，世传李白尝读书于此；曰粟山；曰药山，以阳起石得名；曰鹁山，山之民有云：每岁七、八月，鸟鹊群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鹁时。此山之所以得名欤？曰华不注，太白诗云：“昔岁游历下，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华峰写照诗也。大明湖由北水门出，与济水合，弥漫无际，遥望此山，如在水中，盖历下城绝胜处也。

华峰之东有卧牛山。正东百五十里，邹平之南，有长白山，范文正公学舍在焉，故又谓之黄¹⁸堂岭。东十里，有南北两妙山，两山之间有闵子骞墓。西南大佛头岭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长二十里，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为函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则隐隐见之。历山去城四五里许，山有碑云：“其山修广，出材不匮”，今但兀然一丘耳。西南少断，有蟠山，由南山而东，则连亘千里，与海山通矣。

瀑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泺水源也。山水汇于馮馬崖，湫而不流，近城出而为此泉。好事者曾以谷糠验之，信然。往时漫流才没胫，故泉上涌高三尺许。今¹⁹漫流为草木所

壑，深及寻丈，故泉水水面才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榭泉，又立榭泉坊，取《诗》义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丰云然。

金线泉有纹若金线，夷狄池面，泉今为灵泉庵。道士高生，妙琴手，人目为琴高，留于宿者再。进上解飞脚，好贤乐善，款曲周密，从予游者凡十许日，说少日曾见所谓金线者。尚书安文国宝亦云：“以竹竿约水使不流，尚或见之。”予与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见也。

杜康泉今湮没，土人能指⁽¹⁰⁾其处，泉在舜祠西庑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酿酒。有取江中冷水与之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铢，此泉减中冷一铢。以之沦茗，不减陆羽所第诸水云。舜井二，有欧公诗，大字石刻。

《甘露园》纪历下泉云：“夫济远矣，初出河东王屋，曰泲水，注秦泽，潜行地中，复出共山，始曰济。故《禹书》曰：‘道泲水东之，逾温，逾坟城，入于河，益于蒙，淤于曹、濮之间，乃出于陶丘，北会于汶，过历下，泲水之北，遂东流。’且济之为泲，与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独泲水所行道，障于太行，限于大河，终能独达于海。不然，则无以谓之泲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济或淤于地中，水性之变者也。”予爱其论水之变与常，有当于予心者，故并录之。

珍珠泉今为张舍人园亭。二十年前，吾希颜兄尝有诗，至泉上，则知诗为工矣。

凡济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为上，金线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环、金虎、黑虎、柳絮、皇华、无忧、洗钵及水晶簪，非不佳，然亦不能与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灵泉庵者三，泛大明湖者再，遂东入水榭。

榭之水名绣江，发源长白山下，周围四三十里。府参佐张子钧、张飞卿觞于绣江亭，漾舟荷花中十余里，乐府皆京国旧，剧谈豪饮，抵暮乃罢。留五日而还。

道出王舍人庄，道旁一石刻，云：“隋开皇丙午十二月，铅珍墓志。”珍，巴郡武昌人，学通三家，优游田里，以寿卒。志文鄙陋，字以“巴”为“巳”，盖周隋以来，俗书传习之弊。其云葬岵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为岵山也。以岁计之，隋开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圯中，盖十周天余一大衍数也。

道南有仁宗时侍从龙图张侍郎谈读书堂。“读书堂”三字，东坡所书，并范纯粹律诗，俱有石刻。谈字叔文，自题仕宦之后，每以王事至某家，则必会乡邻甥侄，尽醉极欢而罢，各以岁月为识。叔文有文誉，仕亦达，然以荣利之故，终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为一叹也。

至济南，又留二日，泛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齐河道中，小雨后，太山峰岭历历可数，两旁小山间见层出，云烟出没，顾揖不暇，恨无佳句为摹写之耳。

前后所得诗凡十五首，并诸公唱酬附于左。

东游略记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赵侯将会行台公于泰安。侯以予宿尚游观，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复千里，而在鞍马者八日，故所历不能从容，然亦愈于未尝至焉者。因略记之，以备遗忘。

郭巨庙在长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齐武平中齐州胡仆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车马象，三壁皆满。衣冠之制，绝与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记幞头，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仆射刻颂，規制如磨崖状，字作隶书，文齐梁体而苦不⁽¹¹⁾佳。后题云：“居士慧朗侍从至。”朗能草隶书，世谓“朗公书”者是也。予意此颂必朗公所书，故题字云然。又有开元二十一年题字，并长清尉李皋篆文。

隔马祠在长清马山之南，距县八、九十里所。大观三年，东平陈彦元《庙记》云：“卢城圯，洵中得唐中和二年义昌军节度押衙、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庙县中时石刻，

戴齐师为晋所败，杀马隘道，晋师不得过，谓以是得名。字当为“格”，而今为“隔马”，疑与《左氏》不合。又涓里俗相传景德中契丹寇兗，郭山之神阴障戎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观之，古今祠庙不能考其所从来，而妄为立名号者多矣。杀马隘道，神何预焉而祠之？至于阴障戎马，则又齐东野人语也。《记》又云：“知县事晁端肃祷雨而应，将以封爵，请于朝。”今榜云丰施侯庙者，岂端肃遂得所请耶？

灵岩寺亦长清东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鸡鸣、曰明孔。寺后有方山，泉曰双鹤、曰锡杖。寺先有宋日御书，今亡矣。

绝景亭在方山之下，绝类高山法王。党承旨世杰《寺记》云：“寺本希有如来出世道场。后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拔土立之。定之来，青蛇导前，双虎负经。景德中，赐今名。”予按大观中《石桥记》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则党承旨亦未尝遍考耶！梁县《香山寺记》说寺初建时，一胡僧自西域来，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谓梁县香山真是大悲化现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场”者，岂亦此类者，抑党有所据而言之？寺壁石刻甚多，有张栻叔文、苏辙子由、吴拭、顾道诗，余人不能悉记。太山旧说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门，经水帘、马棚、回马岭、御帐、护驾泉而上，遂登天门。岳顶四峰，曰秦观、日观、越观、周观。秦观有封禅坛，坛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¹¹²。太史公谓太山鸡一鸣，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观，平明见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辞。问之州人，云：“尝有抱鸡宿山上者，鸡鸣而日始出。盖岱宗高出天半，昏晓与平地异，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才爽爽间耳。”此语似亦有理，故录之。

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庙成。又三十年，毁于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诚享殿在耳，此殿是貽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观。青帝观有唐大中岁金龙石刻，“大圣祖无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之号见于此。岱岳观有汉柏，柯叶甚茂。东有岩岩亭。山水自溪涧而下，就两崖为壁，如香山石楼，上以亭压之。北望天门，屹然如立屏，而浊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绝胜处也。州门南道左有宋封祀坛，合祀五方帝，及九宫贵人坛。坛南有碑，碑阴载献官姓名；驸马都尉二人，摄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献官，九宫贵神合祀官、右谏议大夫种放。其余知名如魏庠辈，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制御书并篆《登太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碑石坚整，若三山屏风然。道右有宋封禅朝觐坛，坛亦有颂。坛西南四五里所，有嵩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墓石，坛在其上。宋禅社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陈尧叟、钱惟演、杨亿撰述，然字画多剥落不能完读矣。太山上书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孙先生明复居之。州学有鲁两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记。两先生者，明复与徂徕先生石守道也。

龙泉寺在平阴东南四十里，齐天统中建。下寺有石刻。刘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题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数百年物。上方大佛与龙泉观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

此行游太山者五¹¹³日，灵岩龙泉皆一宿而去。得诗凡十首云。

两山行记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当至崑县。初约定襄李之和偕往，适幕府从事宣德刘惠之、平阳李幹臣还军官山，过吾州，遂与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县，刘、李别去，予独游神清观。

旧闻行台员外广宁王纯甫弃官学道，筑环堵而居，甚欲见之，乃属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纯甫闻予来，欣然出迎。予谓：“先生方晏坐，不肖之来，将无妨静业乎？”曰：“习静固道人事，然亦有不应静时。”因相与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庄炼师通玄时住此县之天庆观，携酒见过，乃聚话于西斋。

纯甫先隐前高，予问前高景趣比雁门凤凰山为如何，纯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则当自知之。”予窃自念言：先东岩君生平爱凤山，然竟不一到，故诗有“凤凰闻说似天坛，北去南来马上看。想得松声满岩谷，秋风无际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许时，自燕都试，乃与客登南楼，亡友苏莘老、阎德润、张九成、王仲容辈，说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风轩，层檐高栋，半出空际，长松满涧谷，如云嘘烟盖，植立阑幅之下。山空夜寂，石上闻坠露声，使人耿耿不寐。曩时闻此，固尝以不一游为恨矣。北渡又十年，每过雁门，寿宁武尊师子和、因果、庆上人钟秀、李文必以此山为言。是则凤志为不可负，而前高之游，当次第及之也。

即日与纯甫、之和并山而东，出雁门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云庵。庵在凤山之麓，山中来仪观，仲章主之。道士孙守真年八十，童髻入道，其家为此观黄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乱后无图志可考，山之故事，多从此翁得之。

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夹道杂花盛开，水声激激，自涧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顿之为劳也。半山一峰，为钓鱼台，其上为十八盘，为青龙岭，为凤门。由凤门而下，绕佩剑峰之右，为来仪观。

观在山腹，峰回路转，台殿突起，云林悄然，别有天地，信灵境之绝异也。观有天宝四载石记，是道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学究之粗能秉笔者耳，文鄙而义隐，读之或不能句，故虽乡人少有如来仪之始末者。予为之反复教过，始见崖略。盖后魏太武尝都于此，师事寇谦之，授秘箓，自嵩高迎谦之来居此山，时有凤凰见，太武为立观，且以凤凰名之。

观历周、隋，至唐而废。真人谷本以谦之为言，而讹为“质儿”。凤游池以凤凰来游为言，亦转而为“伏牛”。开元初，北岳先生、谏议胡山隐案图志，求故实，尝为辨之。天宝元载，敕天下玄元庙有颓败者，在所长官量事修建，又古今得道升仙之地，代遗迹存者，皆度加礼醮。此山应焉。北京居士高谈幽，辟谷炼师高敬臣，乃共补葺之。碑文刻云：“天宝五载，改凤凰山为嘉瑞山。八载，置天长观。盖唐以玄元为祖，天长者，以胤祚而言之也。”

观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参玄、冯通玄、朱自然、孙冷然，余二人石阙。供奉童子尉迟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别刻云：“自然以天宝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升天，其日未时至京，陈谢唐天子，天子异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后十日亦上升¹¹¹。”孙守真言失仙翁上升事，观曾有敕书碑。唐以后荐经丧乱，焚毁略尽，独董记仅存耳。

来仪观额政和七年九月兵马铃辖知代州王机建，权发遣河东沿边按抚司公事王海书。

观之东有养虎峰、饮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峰，峰之南有神山，与五台境接。西南有玉案峰。西北有炼丹峰、洗药池，次有玉女峰，峰南有会仙峰，傍有五棵树。北有王母池、佩剑峰，有白虎池。谷中有水帘、朱砂、白云三洞。青龙岭旁有桃花洞。观北少西，洗药池（“濯”与“参”同），又名青龙池。门之下有凤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坛上有大松，名升仙树。门右有松，高与坛树等，名望仙。佩剑之下有烧药炉，叠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凤栖树，立石为识。凡洗药、望仙、升仙、药灶，悉朱自然遗迹也。自余葛洪炼丹炉、孙真人养虎峰，四子峰有庄、列、亢仓、文子祠，土人便谓向上诸人皆尝隐于此，殆齐东语也。予恐识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录。

守真又言神仙刘海蟾以天圣九年游历名山，所至并有留迹。代州寿宁石诗十韵云¹¹²：“醉走白驴来，倒提铜尾乘。引个碧眼奴，担着独壶榼。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读《黄庭经》，岂烧龙虎鼎？独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请。欲携露琴琴，去上芙蓉顶。吴牛买十角，溪田耕半顷。种种酿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古松阴，闲立白云岭。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写真其旁，撮襟书“龟、鹤、齐、寿”四字，题云“广宁闲民刘操书”。此诗宋白晦子西曾次韵。子西于诗，号为专门，极力追之，曾不能仿佛。仙材凡笔，固自不同。

世俗所传刘翁入道诗，所谓“子因太岁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当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为祖，翁之姓名乡里且不能知，况其道乎！是又可为一叹也。来仪亦自写真飞白“清安福寿”四字，所画五星，惟土宿独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闭目，倚一榻，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东，“福寿”在西，说者以为心清而安，则福寿从之。翁此书不为无意也。写真在西南一榻，巾黄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处缝补之。气韵古瞻，望之知为有道者。年岁既久，将就湮灭，惜无名手为临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为猛兽毒螫所伤害者。

山中灵异甚多，佩剑峰剑声铮然，阴晦中时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静夜或闻音乐杂作，琴筑笙笛历历可辨，仙犬时吠。今年上元，村落来烧灯者及闻之。

之和持庄炼师所销酒来，约月中饮之。是晚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气蒸郁，可喜可愕，雨从林际来，漫漫有声，云烟草树，浓淡覆露。不两时顷，而极阴晴晦明之变。夜参半，尾月清润，中庭散步，森然魄动，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赋诗，予亦漫作乐府一首，欲为绝甫醉后歌之。明日，期城中诸公不至，留题殿壁而去。下山宿孙张道院。又明日，为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记

毛氏上世出于汝州，迁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村。其后又迁徐州。房从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机察房是已。本房既来彭城，遂为彭城人。祖玮珍，自宋日雄于财，有“十万毛氏”之号。生一子，讳允。金朝初，允以户计推择为吏，一郡以吏能称之。生子曰矩，曰璠。

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属保随朝吏员试秋场，中甲首。二年，补吏部覃科令史，转贴黄科房长。太和二年考满，授忠勇校尉、博州防御判官。四年，改永丰库使。六年，转辽阳县丞。吏民畏爱，有廉能之誉。大安二年，用宰相荐，特授恒州军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恒州，刺史以力不支议降，公不从，城陷，自缢于军资库，寿五十八。崇庆元年，以歿兵王事，赠宣武将军，同知恒州军州事，诰敕有“笃坚忠节”之语。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关中鬻君玉，名宦甚显。再娶郑氏，同歿于恒州。

璠不仕。生二子，曰杰、曰翼，兵乱不知所终。

端卿字飞卿，少日有志节。宣武欲荫以官，不就，去学进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贫。年二十余，负书来济南，从名士刘蟠于章丘，备历艰苦。蟠知其有成，倾意教之。初试东平，中经义解魁。再试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进士第。调崑崙县簿，摧折豪右，奸民敛手。官委排比户计，贫富适当，甚有遗爱。贞祐三年，入为尚书省令史。洛阳多流亡，当官者不善抚治，君以风力选注河南府录事判官，果以政迹闻。召为户部勾当官。复用荐书，授同提举¹⁶南京路榷货，兼户部员外郎。驰驿襄、叶，值监察御史，以私忿被诬。时宣宗用法急，凡台察被推，例皆诬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郑州司候，再调孟津县丞。竟以冤愤感疾，终于官下，寿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司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遗。再娶辽阳高氏，西京路转运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

思遗以荫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从、曰复，女尚幼。

维毛氏祖考积累如此，躬不受祉，后当有兴者，子孙其永念之。

尚药吴辨夫寿冢记

丁巳¹⁷秋七月，予将西归，尚药吴辨夫有请曰：“思问不佞，侍先生汤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辄预作家墓以寄终焉之志。而州里不经见，颇有言，敢质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感。”

余谓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恶，人当解其表。死生之际，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

知。试以常理为之说。夫形器之域，古今同尽。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于人道为极致，无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壮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万世更相迭，犹夜之必旦，寒之必暑，虽甚愚无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炼石，合驻景之剂，衔刀被发，为厌胜之术；恋残残喘，侥幸万一；甚者至闻凶祸灭亡之语，必向之而唾，可不大笑耶！唐高士司空表圣自作冢棺，时或引客坐圻^{〔1〕}中，饮酒赋诗，裴回终日。客或难之，表圣笑曰：“君何不广？”死生一致，吾宁暂游此中哉！”此语载之史册，作范来裔，其视汉鲁相孔耽之神祠、赵岐之墓石、晋陶征士之自祭、唐王无功杜牧之墓铭、宋米元章坐棺木黄堂上，表圣之言尤为殷重。吾意子颙业方仗，频值丧乱，阅世变也然，超然远览，暗与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愿终教之。”乃为作《寿冢记》。

吴氏世为东平人。祖璋，字文宝。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择为吏，仕为郡功曹，以廉平见称。考子昭，字进叔。读书知义理，资禀静默，容服修洁，闾里或旬月不见其面。与党承旨世杰同研席，试本道，常取解魁。今贾文^{〔1〕}显之及见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卯失怙恃，年十七，尚医王继先以子妻之。恻其孺独，并小弱弟思义养于家而教之。贞祐初，南渡河，以妇翁医术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待药局药童。东宫即大位，用随龙恩泽，掌药太医院。寻被旨充皇太后医正局掌药，累官怀远大将军。汴梁下，北归，复以妇翁旧业行总府署医工都管勾。妇翁无子，年八十以寿终，辨夫笃于卵翼之报，表祭旌纪，皆无悔焉。中年后，欲置家事不问，乃为其弟侄殖产，毕儿女婚娶^{〔2〕}，最后营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记。辨夫时年六十八云。

樊侯寿冢记

知郡定襄樊侯天胜以武公积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以昭积厚于祖考，修宠荣于乡国。今年冬十月，修治先茔，列松楸，树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币来助者倾动州里。诸侯之礼备而孝子之情尽，且欲作寿冢以为他日宁神之地，谋于葬家师。乡之父兄皆以为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从征淮海，常山军取太原及晋州，行省大帅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将尽戮而后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胁之故，不当妄有屠灭者愆子帅，粹旨哀切，有足感动。且自与山军斗，转战逐北，不旬日而东山平。帅知侯之忠，即日并所守者纵遣之。又三年，常山复取平定、孟、五台、阜平，军东山。先锋大帅已废州民三十余聚落，且命侯入溁沱原。侯设方略，斗山军，捣其巢穴，杀获甚众。主帅知侯无它，则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赐，皆从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后为计乎？

又胜于州之士。仆僭为侯言：“生而养，死而葬，中国之大政，而圣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说胜，诞者遂以形骸为外物，天地为棺槨，日月为含殓，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蛄亦可之说。虽舂铺后随，以旷达自名者，犹见笑于大方之家。虽然，彼自有方内外之辨矣。吾处方之内，圣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尚何从乎？汉以来，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寝为讳，况其下者乎！汉相孔耽、高士赵岐、吴人范慎，皆作寿冢。唐司空表圣预作冢墓，图先贤其中，时往醉饮。人有难之者，表圣曰：“吾宁暂游此中耶！”米元章知淮阳，自克死期，作棺椁置黄堂上，饮食坐卧对之。彼皆名世大贤，顾岂为惊世流俗之行以取嗤异耶？吾侯虽未之学，而识趣自远，悟代谢之必至，要归藏之有所，终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虽不谋于人可也。”

侯喜而饮于酒，再拜谢曰：“有是哉！请刻子之文于石，以晓来者。”于是乎书。

〔1〕中 原作“申”，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游 原作“子”，据四库本改。

- [3]杓 四库本作“初”。
- [4]中 读书山房本作“仲”。
- [5]费 原作“霁”，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6]谓卫王 原作“卫谓王”，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乙正。
- [7]箴 读书山房本作“箴”。
- [8]兼 原作“兼”，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9]今 原作“令”，据读书山房本改。
- [10]指 原作“投”，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1]苦不 原作“不苦”，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乙正。
- [12]崖 四库本作“崖碑”。
- [13]五 原作“丑”，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4]上丹 原作“上上丹”，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删。
- [15]寿宁石诗十韵云“石”原作“古”，据读书山房本改。“云”原作“去”，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6]举 原作“举”，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7]已 原作“祀”，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8]扩 原作“旷”，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 [19]文 读书山房本作“文”。
- [20]婚娶 二字中间原空一格，四库本作“婚及娶”。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五

记

威德院功德记

并州，唐以来图经所载佛塔庙处，视他郡为尤多。宣政之季，废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砾之场金碧相望，初若未尝毁者，浮屠氏之力为可见矣。

威德院在晋阳白马川之清宁社，治平二年赐名。国朝皇统初，里耆老殷元命梵严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废久矣，柱础之外无复余物，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圮嗣院事，颇以寺基迫隘为嫌。行视寺后平崖，其上可划治，乃乞地于韩顺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广实倡于韩厚，而僧因为之勤也。圮初刻《华严经》本数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陆，以新经千部施，且烧二指，为供诚意，坚苦为人感动。韩厚者与其属更为起东西堂，绘像备焉。寺外直汾流为木石桥，以便往来。然后寺事成。圮为予言如此，且强予记之。

圮今老矣，予尝见其持律严、人理深，护念所业，如捍头目，盖人有不可及者，每窃叹焉。浮屠氏之入中国千百年，其间才废而旋兴，稍微而更炽者，岂无由而然？天下凡几寺，寺凡几僧，以乡观乡，未必皆超然可以为人天师也。唯其生死¹¹²一节，强不可夺，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无幽而不穷，无高而不登，无坚而不攻。虽时有齟齬，要其终，则莫不沛然如澍流之破堤防，一放而莫之御也。道则异术也，教则异习也，佛空接虚，入神出天，与吾姬孔氏至列为三家。儒衣冠之子孙，有奔走而从之者，况乎诱庸俗而役之，以为区区之塔庙，岂不譬咳噉呻之顷而得之？噫！使吾圣人之门，有若信、若果、若因、若圮者，且且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亩之宫，亦何遽有鞠为园蔬之叹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禅院记

竹林寺在永宁之白马原。其初为佛室，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废矣，乡豪麻昌及其族弟昂稍完葺之，以龙门僧广居焉。广，解梁人，自言白云果之徒。居而安之，即以兴造自任。兴定中，请于县官，得今名，乃为殿、为堂、为门、为斋厨、为庖，凡三年而寺事备。南原当大川之阴，壤地肥沃，分流交贯，嘉木高荫，良谷美稷，号称河南韦杜。而寺居其上，东望女儿，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镇之旧。偃魔劫立，莫可梯接。仙人诸峰，颜行而前，如进而待，如退而听，如敬而饬，如畏而服，重冈复岭，络脉下属。至白马则千仞突起，朗出天外，俨然一敌国之不可犯。金门鸟啄，奔走来会，小山累累，如祖龙之石，随鞭而东。云烟杳霭，浓淡覆露，朝窗夕靡，万景岔入，广一揽而洛西之胜尽，盖尝叹焉！

佛法之人中国，至梁而后大，至唐而后固。寺无定区，僧无限员，四方万里，根结磐玄，地穷天下之选，寺当民居之半，而其传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时，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闳丽伟绝之观。至于公宫侯第，世俗所谓动心而骇目者，校之传记所传，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来，尤以营建为重，百司之治或侨寓于编户细民之间。佛之徒则不然，以为佛功德海大矣，非尽大地为塔庙，则不足以报称，故诞幻之所眩，坚苦之所动，冥报之所慑，后福之所徵，意有所向，群起而赴之。富者以费，工者以巧，壮者以力，啗嗟顾盼，化草莱为金碧，撞钟击鼓，列坐而食，见于百家之繁者乃如此。其说曰：“以力言者，佛为大，国次之。”吁，可惊哉！

正大庚辰，予闲居空上⁽²⁾，广因进士康国仲宁以记请。仲宁为予言：“广业而专心通，且喜从吾属游，其进也有足与之者。”因为记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惑。

四月望日，前内乡县令元某记。

少林药局记

少林英禅师为余言：“昔青州辨公初开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负米以给大众。其后，得知医者新公，度为僧，俾主药局，仍不许出子钱致赢余，恐以利心而妨道业。新歿，继以其子能。二十年间，斋厨仰给，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来，诸禅刹之有药局，自青州始。兴定末，东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为百年斋者，自寇彘温而下百家，图为悠久计，乃复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疗疾之功博者百余方以为药，使病者自择焉。僧德、僧洪培深而周密，又廉于财，众请主之。故少林之有药局，自东林隆始。局事之备，逾于三年矣。子幸以文记之。”

予以为医难事也，自岐、黄、卢、扁之书而下，其说累数十万言，皆典雅渊奥，本于大道之说，究乎死生之际。儒者不暇读，庸人不解读，世之学者非不艺专而业恒，至终其身有不免为粗工者，其可为难矣！佛之徒方以禅定为习，于世间法皆以为害道而不敢为，间有言医者，持儒者之谈禅尔。有能了知味因，断除病本，如子之书所为大医王者乎？谓之专，则不可也。劳则辞，久则厌，不合则离，泛然而来，悠然而往。其视粥鱼高齋，如传舍中物而不留，顾其肯老岁月于参术间乎？谓之恒，则亦不可也。不恒不专，取未必甚解⁽³⁾，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赖焉？故廉者取之，付一而有余，治药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盖犹有所望也。贪者为之，千没而不定治，药不必皆良，冠床而当藜藿，莽危而乱人，参，昌阳而进蹄苓，飞廉而用马薊。佐使之异用，畏恶之相攻，其祸可胜言哉！古语有之：“良医之不能以无药愈疾，犹良将之不能以无兵而制敌也。”兵有形，有形则易见，善用之者能以杀人者生人。药之性难穷，难穷则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杀人。可不惧哉？

今子则不然，若德、若洪之实与廉，皆选之十百辈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使⁽⁴⁾矣。时节州土无不适其当，炮炙、生熟无不极其性，德与洪固亦尽其伎矣。虽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后者出，人将曰：“药局之坏，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为知言也。故备述之，使来者监

观焉。

寿圣禅寺功德记

万寿長老僧悅暨子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叩太原，有請于吾子。幸今至矣，稅駕于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巧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

“蓋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回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計。文學諸師，迭主讲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剎，擬重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兵變，城邑廢毀，仙佛所庇，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尚然而已。荆棘瓦砾，蛇蠃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為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庆，孩幼喪明，誓徒佛陀以為归宿。乃捐舍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点僧潤，共為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筑室其旁，以為釋子憩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聚以第一代見請，悅不敏，洒掃于此者十寒暑矣。今廊院高廚，下迨庖廩，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于鄭之喜舍、潤之力贊者為多。初，庆事廖休大士聽，聽為授記，有‘根生有碍，僧室可依，挽回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悅觀之，豈廖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愿力虽堅，法施未溥，故就其声闻狭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庄严聚，化朽壤而金碧，奋蛰户而鸞飞，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于我法中，塔庙所在，即为有佛，望之而生劳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见闻，方有是理。夫劫浊诸生，积为黑暗，丛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照盛光而照临之，顾岂以一室生白而为究竟哉？况乎天云借润，履庭三请，昔而崇孝，今别为寿圣矣。夙诺锡之美称，龙光聊其遍照。上资神坛之护，中寓华封之祝。金轮四照，与天无极。岂惟佛子之所赞叹，乃至斋鼓粥鱼，亦皆以一音演说，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时节因缘，繫吾子是待。幸有以赞就之。”

予捧手曰：“有是哉！兴建本末，当如师所请。若佛法，则师当为予说，而予不当为师说。异时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溪党公者出，必能以《华严偈》重宣此义云。”

师道行清实，临事详雅，初受具王山参枝足清和尚。闻万松道价，裹粮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见，即以座污处之。承事十五年，备极劳苦，他人无与比^①者。出世住万寿，荒废以久，无几何为之一新之，戒大会虽出于国力，所以成胜缘者，师有力焉。

年月日，元某记。

兴福禅院功德记

兴福禅院在登封醴泉乡之西保。其初，檀越部智进买地于蒋整家，筑佛屋其上，请少室清凉僧净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来清凉，如吾家别业。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与相之徒显、靖、隼诸人，皆有道行可纪，故尝称述之。

予赴召京师，通与显偕智进来谒文，以记此寺经度之始，予诺之。然以趣装未暇也。是后得官东南，迄开兴之兵，不三四年，诸师皆已下世，至于兴福之事，则未尝不往来于心也。

丁酉之秋，见净文于山阳。盖自河南，历大名、东平，访予而及之，谓予言：“丧乱后，两寺幸存，千里之来，尚欲成诸师之志，以无忘郗氏耳。”

予欣焉为记之，且告之曰：“清凉在两山间，初无所知名，待以名德所在，故斋鼓粥鱼之声殷然山谷间，至今为崧前名刹。境用人胜，真不虚语。今兴福与予俱脱兵劫，于文虽不足传，乃得之十五年之后，而二千里之远，以子之书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诸人，而兴福之壮且丽，不为清凉之殷然乎？子勉之！”

九月晦日，河东元某记。

龙门川大清安禅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台龙门公首膺分阃之命，思所以侈光宠、广睿泽，以祈天永命者，乃遣阙拜章，请以郾郡武川之清安寺为僧众祝严之所。事闻，制书赐可，且命蠲复以优之。

先是，公之娣婿宣差提领郭侯秀从军而南⁶¹，得释氏绘像余二十幅于宛丘相好，备具有顾、陆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于家庭，公亦尝瞻礼焉。顾谓郭首：“国恩天大，物无以称，惟有归命佛乘，仰求慈荫。异时当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区区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极之报。”岁丙申秋，偕大觉长老僧志奥，历武川之安都，郭侯时在行中，申理前说。安都实公别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觉，颓弊已久，无从补葺，且冈阜散走，将非安集之地。西北数百举武，三松在焉。阳崦回合，面势平远，泉流交贯，林木蔽映，层峦复岭，奔走来赴，万象森然，与意匠俱会，一顾盼之顷，而天趣顿新。公欣然乐之，营建之意遂定。

以郭侯之发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构所拟，跬步之地率从厚⁶²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请大觉住持共为经度。乃以丁酉秋，庀徒截事，土木皆作，公首捐万金以供凡百之费。起佛祖大殿，即松为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禅有寮，会食有筵，斋厨库厩以次而具，盖规扶仰山而差减杀焉。漆水公慕说胜缘，复以为题榜，龙跳虎卧，云烟动色。后五年，大觉退席，复以禅师德善继之，提点相秀日有什一之助。乡县借力，竭蹶从事，故众务益办。道场峻洁，四众安隐，粥食斋鼓殷殿然川谷间，清安遂为燕北名刹。恩纶褒异，实权契于此。

窃唯达人大观，通天地人为一体。人于天地间，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说，若民吾同胞，则至道学家乃发之。是故料有辅相裁成之道，臣有干蛊用誉之责，而民亦有职焉，特张颉待哺而求饱尔？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譬之群饮，一人向隅而泣，满堂为之不乐，此特为名教言。至于覆盂氏之说，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为身；一心所念，以万生所念为念。至于沙河法界，虽仇敌怨恶，品汇殊绝，悉以大悲智而饶益之。度量宏阔，愿力坚固，力虽不足而心则百之。有为烦恼贼所挠者，我愿为法城堞；有为逆恶道所梗者，我愿为究竟伴；有为长夜暗所囿者，我愿为光明炬；有为生死海所溺者，我愿为大法船。若大导师大医王，微利可施，无念不在。在世谛中，容有间异，其侧隐之实，亦不可诬也。惟公历事三朝，再秉钧轴，本诸仁以内养，发于诚而外见，吾儒之兼善，内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允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参事业之既效，极材量之所至，必有深略远图，尊主庇民，跻之仁寿之域，又何直庄严佛土一端而已哉！

行台参佐诸公，以寺记见属，故乐为之书。若夫有开必先，千载而一，臣能归美以报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耀乎典籍，揜扬乎雅颂，当有鸿儒硕士秉笔以俟，岂草茅贱士所得而议之？故今所述，直以谨岁月云耳。

忻州天庆观重建功德记

晋州跨西冈而城，而冈占城之半，是为九龙之原。《檀弓》志晋大夫之葬，直谓之“九原”。《水经》说漳沔经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冈势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无以称，故作州者以庙学、道院、佛寺镇之。道院旧传为唐七圣观。盖天宝八年，玄宗亲谒太清宫，上“圣祖玄元皇帝”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圣皇帝”之号。州郡立紫微宫，画玄元像事之，五帝则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谒玄元庙》诗有“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之句，为

可考也。七圣云者，必增入玄宗、肃宗父子，乃得为七，是则此观其起于代宗朝乎？

玄宗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犹在，知其为数百年物，至以鲁灵光比之。玄元像则抟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极天人相，誓旧谓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宫，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独有七圣观。果尝以七圣为额，是斥名矣，是以七圣为断矣。有国者率用万世自期，尚肯以七为断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圣尊像所在，辄改名之耳，旧门题曰“紫微”为可见矣。

其后观有白鹤之异，复改白鹤观。图经无所见，惟石晋天福二年木工¹⁹慕容增墓之，书于版记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诏郡国立天庆观，故白鹤又改焉。天水氏以轩辕为祖，起祠殿于玄元之左，撤太仓而立之，号曰明庆，堂宇亭榭、斋厨廊庑，过唐旧之半，见于都官员外郎、知州事冉宗闵《明庆殿记》及著作郎、知平遥县事、权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题咏》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并东城而南，观以不废。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²⁰，岁月不绝，迨贞祐之乱，遂扫地矣。宣抚使刘公易起殿于明庆之故基，而州将樊侯天胜力复玄元之旧，此兴复之大凡也。

岁庚戌春二月，予还自镇州，管内道土王守冲谓予言：“兵荒之后，吾所居无尺木寸甃²¹之余，先师拔土立之。计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师弟子之心力尽矣。先师留语以《观记》属吾子，幸吾子不让。”

予私窃慨叹，予年运而往矣，其所经见亦已多矣。曩子婴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归，始闻乡里谈天庆异事。每岁二月望，道家以为真元节，云是玄元诞弥之日。及其期，有鹤降此殿，多至数十，少不下三二，州人习以为常，皆先期延筵，刺史约先见者有阴襍之赐。鹤既至，翔舞阶庭，了不惊异。黄冠千里来会者，项背²²相望，如是三日乃罢。从是予两见之，特乱后鹤乃不至耳。

此观既经累朝崇饰，他道院莫与为比。位置爽垲，旷若人表，高斋坐啸，可以尽山川之胜。古木蔽映，窗户幽邃，屏障几席翦焉无埃尘。岐公白子西之诗，高司户子文之笔札，孙内翰国镇之文，往往在人口传知。雄水壁极风涛起伏之变，有蜀两孙之风；张永淳天蓬四圣，毛发生动，威重可怖，号为河东名笔，皆游入过客之愿见者。

食指既众，以高业见称者，行辈相及，而王姓为多。宋中叶有王尊师洞谦、王道判洞真。百年以来，老师王治淳度王，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师年八十，衣冠状貌无蔬食诵经山林枯槁之态，每杖屦出游，路人之为之敛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与游皆州里名胜。志常出农家，十六七许时牧牛田间，遇异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坛之阳台宫。后八年来归，父母惊喜，疑其死而复活，遂度为道士。气质浑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颂而逝，皆予所接见者也。

因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胜，异事又多，垂示永久，宜无不可。”今²³紫微刘君历六百甲子，道行淳笃，神观开朗，予方质以所闻，撰《新兴方志》。子之师不以属笔且当志之，况于平生之言。”乃为记其事，且为长谣，以《招鹤》命篇，使并刻之，以为真元故事。其辞曰：

胎仙之来兮取者谁？金支翠蕤光陆离。来几时兮候上驰，渺翩翩兮烟景微。藐姑射兮雪肌，物不疵厉兮年不饥。幡然弃我兮我畴依，去家千年兮今令威。去何速兮来何迟，予乡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围，蒿蓬金碧兮更转移。南枝越鸟兮安故栖，子独无情兮淡忘归。趣云装兮莫予违，明年真元兮与子期。

太古观记

全真师郝君，初自宁海来赵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任婿郭长倩为真定少尹，过州，问知师处，率家入致谒。师瞑目不为答，长倩夫妇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请师住真定之太古观，不之许。及长倩起召，乃往居之。师燕坐既久，心光内映，大《易》之学恍惚有

神受之。其教督严斥，公人以为玄门之临济。间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验。道价重，闻达京师。卫绍王崇庆初，赐号“广宁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师东归不五六年，而观度于贞祐之兵。岁丁酉，师之高弟范炼师自东原来，裴回遗址，有复修之意而未暇也。

幕府参佐赵侯国宝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庑、斋厨，下及用器，无所不备，堂众岁费亦时给之。

癸卯冬，予自燕都南归，炼师馆予于庆源道院，为予言：“冀今⁽¹⁴⁾歿矣，致力于吾门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记之。”往子小功兄寂然，亦为全真道，予尝问：“子之道奈何？”寂然举女儿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谦逊似儒，其坚苦似墨，其修习似禅，其决然无营又似夫为浑沌氏之术者。”予北渡后，从炼师游既久，盖以敬之之言为然。是家自皇统以来，起于丘、刘、谭、马诸师，而郝君于诸师为方外眷属。今《太古集》所载言词，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诬者。世人知君之道盖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爱，为起庭宇，治场圃，若营其居室然者，岂以名取之乎？

冀氏龙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炼师说其诚实知义理。中岁授道书，即有所得。其尊师重道，盖有所本云。

紫微观记

东平左副元帅赵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弃家为全真师，师郢人普惠大师张志刚，居冠丘之洞潜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师，改号紫微观，赵侯为之起殿阁，立堂宇，至于斋厨、庖廐所以奉其亲于家者无不备。岁乙巳九月落成⁽¹⁵⁾，请予记其事。

予为之说云：古之隐君子、学道之士为多，居山林，木食涧饮，槁项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翁翁、河上丈人之流。后世或附之黄老家数，以为列仙，陶隐居、寇谦之以来，此风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灵王太子晋为王建鼻祖，乃踵开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号，置阶品，立范仪，号称神仙官府，虚荒诞幻，莫可致诘。二三百年之间，至宣政之季，而其蔽极，黄冠之流，官给命书，以散郎与大夫之目，循历资级，无别省守。凡冥报之所警，后福之所开，则视桑门所前者而例举之。始欲为高，而终为高所卑；始欲为怪，而卒为怪所溺。其徒有高举远引者，亦厌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犹一二见焉。

贞元、正隆以来，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阳人王中孚倡之，谭、马、丘、刘诸人和之。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襪衿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陀缚律之苦。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视世间扰扰者差若省便然，故望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当时将相大臣有为主张者，故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

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无渊静之习，无禅定之业，所谓举桑门以自例者，则兼有之。盍宣政之季，厌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见，况附于黄老家数以为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扫地之日久矣！是家何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争夺之际，天以神道设教，以弭勇斗嗜杀者之心耶？抑三纲五常将遂湮灭，颠倒错乱，入与物偕而为一也？不然，则盛衰消长，有数存焉其间，亦难于为言也已！

侯名天锡，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虽在军旅，而文史未尝去手。尝与奉天杨焕然读徂徕石君《唐鉴》，至论释老家，慨然以为知言，决非漫为风俗所移者。是观之作，特以养志云。

年月日，河东入元某记。

朝元观记

岁丁未春二月，梁炼师辨疑过新兴，踵门为予言：“初，国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阳及解梁属邑，思问侨寓云朔间。当是时，崑山军节度闾侯德刚经画略定，境内休息，颇与方外士周旋。所居卫村里，白水出焉，侯爱其景气古澹，有终焉之志，因以“清溪”自号，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荐思问于侯，若谓有所取焉者，侯即走书币，饗以宾礼见招，握手而欢如平生，为之辟旁近西园，规作庐舍，以为谈经讲道之所。顾谓所亲云：‘他日道院成，与吾松楸相直，远不能一里所，没而有知，得神游于此，足致乐也。’然未几侯下世，才毕垣墉而已。今师归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徵也，庀徒葺事，土木皆作，盖经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断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设有殿，襜袂有坛，讲授有堂，宾御有次，下迫门庑库厩，截然一新。又参佐曲曲诸人，请为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众议思问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观仍朝元之旧。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卒敬之、刘邓州光甫之故，而为之记。”

予诺之曰：“侯之固固乐为道之矣。予闻黄老家黠聪明、去健羨之说，前贤以为大概与《易》道何思何虑者合，自年少气锐者观之，往往以堕窳不振为嫌。及其更事既多，阅得丧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为有味。回视世好，若乌蒙之悦其口者，或厌而唾之矣，况乎执兵凶器行战危道，奋迅于风尘之际，而角逐于功名之会，伏尸流血，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且不能满渠一笑，其下者当置之何地哉？故虽文成君之豪杰，一旦自视缺然，愿弃人间事，绝粒轻举，以从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处，知权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举远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炼化，俯仰出信，以适神而养寿耳。虽然，上方飞鸟之兔，葛陂^[16]投杖之龙，世徒以神仙为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穷者矣！异时羽衣翩跹，过朝元之上，俯华表而语留，望五云而翻翔者^[17]，汝庸安知其不为清溪翁耶？”

今师名镇，字国安。始以父任作州，既而领兵千人，肆征西蕃府，累以战多，为大将军所知。凡方夫长出师，则命留摄军事于太原。禹都孙仲阳，道风孤峻，时人有玄门临济之目，与吾辛、刘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

望日，遗山真隐元某记。

清真观记

修武清真观，在县北马坊，全真诸人为丘尊师之所建者。大定初，丘自东莱西入关，隐于孺溪，十数年不出，天下以为有道者。兴陵召，赴关，取道山阳，爱其风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谓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为之冠，滨都次之，圣水又次之。若辈得居于此，则与滨都、圣水相甲乙矣。”诸人乃乞地于乡豪马子安家而得之，积以岁月，庐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亩，稻粱蓬莲，东与苏门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太行诸峰，壁立千仞，云烟朝暮，使人颠掷不暇。考之地志，盖魏晋诸贤之所乐而忘返处也。大安初，以恩例赐今名。贞祐丙子，丘命刘志敏来居。刘，县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兴定庚辰之兵，观废。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复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

岁甲午，予自大梁蒞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怀来，介于幕府诸君，请予为记。房外朴而内敏，质直而尚义，有似夫墨名而儒实者，因为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

呜呼！自神州陆沉之祸之后，生聚已久，而未复其半，虽虽之与居，泯泯之与徒，为之教者独全真道而已！尝试言之。圣人之忧天下后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无教，故为之立四民，建三纲五常。士农工贾各有业，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严、夫妇顺，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义、礼、智、典章、法度，与为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

衣，养生送死而无憾，粲然而有文，欢然而有恩。于圣人教也，若饥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达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须离，至百世千世万世而不可变，其是之谓教，而道存焉于其间。《传》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道之行与否，皆归之天。今师^①徒之官与士之业废者将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饥者不必食，盖理有不可晓者，岂非天耶？如经世书所言，皇极之数，王伯而降，至于为兵火、为血肉，阳九百六，适当斯时。符坚、石勒、大业、广明、五季之乱，不如是之极也。人情甚不美，重为风俗所移，幸乐祸，勇斗嗜杀，其势不自相鱼肉、举六台而墟之不止也。

丘往赴龙庭之召，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死之一言。诚有之，则虽冯瀛王之对辽主不是过。从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虽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之俱化。銜锋茹毒，迟回顾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逼。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礼义无以制其本，刑罚无以惩其末，所谓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荡然大坏不收之后，杀心炽然如火，聚力为扑灭之。呜呼，岂非天耶！

六月十六日，前进士河东元某记。

通仙观记

直王屋县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冈。丘阜连属，于华盖峰为近，而紫溪之水所从出，仙人燕君旧井在焉。开元中，敕置阳台宫，以居司马炼师。近世乃于宫之左，别为通仙观。通仙观者，初为泰和道院，郝志朴实居之。崇庆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为崇建，堂宇、廊庑、斋厨、库厩以次而具。历兵乱，得不废，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阳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砾，不阶一簣之助，积数十寒暑而后有所就。承平时，朝上方者率取道于此，宾客之所食息，凡与阳台等，皆欢喜承事，无虚过者，而未尝丐贷于富人之门，人用是重之。郝之后，有李存道义之。义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庄周、列御寇^②之学，五经诸子亦所涉猎，妙于琴事，以自娱而已。或谓其于异书有所得，而不以传也。

戊戌之秋，予客济上，守素为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记之，则他日莫知所从来，吾二师者，亦将湮灭而无闻。敢再拜以请。”袁往年从于小功儿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师明道为介，故为记之。

予尝究于神仙之说，盖人禀天地之气，气之清者为贤。至于仙，则又人之贤而清者也。黄、老、庄、列而上不必置论，如抱朴子、陶贞白、司马炼师之属，其事可考，其书故在。其人可想而见，不谓之踰宇宙而遗俗，渺翩翩而独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称材智绝出，事物变故皆了然于胸中，宁若世之昧者，蔽于一曲之论，侥幸万一，徒以耗壮心而老岁月乎？壬辰之变，人有得炼师所藏丹诀于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览八极，天老相，风后侍，方明力牧常先，先昌宇从，六官宫主悉以天众会于天坛、云台，论三洞秘文，普明法要。回答已竟，太一现深明轮间，云轩羽盖满空界，山川云日黯无晶光。元真拜跪于斋坛之上，踟蹰之际，太一与无央仙悠隐于玄中。”其始末大略如此。其《后记》云：“余留于王屋清虚洞侧，获《真篆仙经》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华》，玩其真迹，味其经旨，乃知龙章凤篆，与世笔殊绝，圣法仙经，暨凡文异珍。徒怀悵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习弥久，探骊^③渊微，希仿佛而已。又睹《真皇宝篆》，及知上古帝王丹宝并传，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宝授益。事禹日浅，民不归益而归启，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刘君而下，又忘继之者，可胜悼痛。维玉匮秘文，流运道气而有升沉之期，故遭遇之者诚万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擅慢天宝，复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记》以岁月考之，知其往中岩时所藏也。

夫玄学之废久矣，惟玄学废，故人以学仙为疑。今夫居山林、弃妻子，而以黄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即其中，则世间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况出世间乎？张侘之与游，愤愤之为曹，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丧面，败絮自裹而曰“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谓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见耶？呜呼，灵都真境自昔闾衍博大，真人之所往来，乃今求自拔于流俗者而不可得，于此可以观世变矣！因并及之，以为素隐行怪、欺世盗名者之劝。

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记。

〔1〕生死 读书山房本作“死生”。

〔2〕上 读书山房本作“空”。

〔3〕甚解 读书山房本作“甚解之人”。

〔4〕使 原作“任”，读书山房本作“任”，据四库本改。

〔5〕比 原作“此”，据读书山房本改。

〔6〕娣 读书山房本作“娣”。

〔7〕厚 原作“后”，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8〕番 原作“昔”，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9〕工 原作“土”，据读书山房本改。

〔10〕役 原作“后”，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1〕覓 原作“覓”，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背 原作“背”，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3〕今 原作“令”，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4〕今 读书山房本作“氏”。

〔15〕成 原作“城”，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6〕破 原作“破”，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7〕翻 四库本作“翻”。

〔18〕师 读书山房本作“司”。

〔19〕寇 原作“寇”，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0〕曠 原作“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六

序 引

陆氏《通鉴详节》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经学，有《史》《汉》之学，《通典》之学，而《通鉴》则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内翰伯正甫珪、萧户部真卿贇、宗室密国公子瑜璋之等十数公，号称专门而已。近岁此学颇行河朔，武臣宿将讲说记诵有为日课者，故时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艰于传写，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过三五本而止，其余愿见而不可得者多矣。温公修此书十五余年，虽相业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与左丘明氏并传。立功立言，皆圣哲之能事，在公为无憾，特其传与否，系学者幸不幸耳！

历亭州将张侯晋亨知好书，取陆氏《详节》，且以《外记》及诸儒精义附益之，公所载大政事、大善善恶见于此，盖有不可胜学者矣。以为得之易，则学者众，因椽木以传，从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长，若见而有所得，爱而知所慕，举而措之施为之间，免于面墙之蔽，张侯与有力焉。

侯官偏将军，佩金符，食大县万家，千头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营什一耶？予

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为道其所以然。

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书。

《杜诗学》引

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引曲证，辨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托名于东坡者为最妄，非托名者之过，传之者过也。

切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夫金屑丹砂，艺术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艺术参⁽¹⁾桂而名之者矣。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而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

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虫鱼皆有比兴，如试世间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诗已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嵩山，因录先君子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候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

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东坡诗雅》引

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²⁾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风雅愈远，其理然也。

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就近古之恨，后人无所望矣。乃作《东坡诗雅》目录一篇。

正大己丑，河南元某书于内乡刘邓州光父之东斋。

《东坡乐府集选》引

绛人孙安常注坡词，参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诗话》，删去他人所作“无愁可解”之类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无虑数十百处，坡词遂为完本，不可谓无功。

然尚有可论者，如“古岸开青蘋”，《南柯子》以末后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犹为未尽，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鸡号”一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而小说家又以神宗之言实之，云：“神宗闻此词，不能平，乃贬坡黄州，且言：‘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复收之集中，如“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妙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致君尧舜，此书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之句，其鄙俚浅近，叫呼衙鬻，殆市狙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

又前人诗文有一句或一二字异同者，盖传写之久，不无讹谬，或是落笔之后随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别本为是，是亦好奇尚异之蔽也。就孙集录取七十五首，遇语句两出者择而从之，自余《玉龟山》一篇，予谓非东坡不能作，孙以为古词，删去之，当自别有所据，

姑存卷末，以候更考。

丙申九月朔，书于阳平寓居之东斋，元某引。

《锦机》引

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遍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予初学属文，敏之兄为予言如此。兴定丁丑，闲居汜南，始集前人议论为一编，以便观览。盖就李嗣荣、卫昌叔家前有书而录之，故未备也。山谷与黄直方书云：“欲作《楚辞》，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然后下笔。”喻如世之巧女，文绣妙一世，误¹³欲织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因以“锦机”名之。

十一月日，河东元某自题。

《集诸家通鉴节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诸家《通鉴》成一书，以东莱吕氏《节要》为断，增入外纪、甲子谱年、目录、考意¹⁴、举要、历法，及与道原史事问答、古舆地图、帝王世系、释音，温公以后诸儒论辨，若事类、若史传，终始括要，又皆科举家附益之者，为卷百有二十，凡二百余万言。唐佐学有源委，读书论文精旨大意，随疑订正，必理顺而后已，故其所编次，郡居条流，截然不乱。时授馆平阳张存惠魏卿家，张精于星历之学，州里以好事见称，请为唐佐侵木以传。

唐佐过某于太原，以定本见示，且言温公识治之良相，时君用之不尽，屏处闲局余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鉴》一书而已。顾虽功业未究，较其成一家之言，而为百代不刊之典，不谓之不负所学可乎！承平时，明经、词赋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为未广，谓杜氏《通典》、司马氏《通鉴》皆可增置学官，为士子专门之业，宰相以为然而未暇也。此书编帙浩繁，传写不易办，寒乡之十有愿见而不可得者，张氏此本，减完书纸墨之半，见得之易，则流布必广。户牖既开，他日当有由堂而及奥者，幸为我道所以然。

虽然，某切有所憾焉。公与二刘氏、范氏纪千三百年治乱废兴成败之迹，盖用《春秋左氏传》、荀悦袁宏《汉纪》例为之，以便观览，故于中秘外邸之书，芟夷剪裁，举宏纲而撮机要，其所取才十一耳。而公既为成书之上，复自为《通鉴节要》传于世者，独何欤？其后吕、陈、王、陆诸人亦皆以公例为之，岂数公者于编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级属，开学者涉猎之渐乎？

唐佐真积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为讲明之，以晓我曹之未知者。

年月日，河东入元某谨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余言，李华作序，李良荐于朝，盖在当时已甚重之。迄今数十年之间，孩幼入学，人按此册，少长则遂讲授之。宋王逢原复有《十七史蒙求》，与瀚并传。及诗人以次韵相夸尚，以《蒙求》韵语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韵蒙求》出焉，评者谓次韵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迁就傅会，何所不有？唯施之赋物、咏史、举古人征之事例，迁就傅会或当听其然，是则韵语、次韵为有据矣。

始予年二十余，住太原学舍，交城吴君庭秀泊其弟庭俊与予结夏课于由义西斋，尝以所撰《蒙求》见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间用《吕氏春秋》《三辅决录》《华阳国志》《江南野录》，谓之史可乎？今所撰止于史书中取之，诸所偶徇，必事类相附；其次强韵，亦力为搜讨，自意可以广异闻。子为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诺之而未暇也。后三十七年，予过镇阳，见张参议耀卿，耀卿受学于吴君之门者也。问以此书之存亡，乃云版荡之后，得于田家故箱中，因而序之。

按李翰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辞。华谓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许与大过。唯李良荐章，谓其错综经史，随便训释，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颇觉起予，此为切当耳。载籍之在天下，有栋宇所不能容，而牛马所不能举者，精力有限，记诵无穷，果使慢而无统⁵³，广心浩大，将不有遗忘之谬乎？如曰记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复有加矣。古有之，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信斯言也！虽推广三千言为十万，其孰曰不可哉？

吴君博览强记，九经传注率手⁵⁴自抄写，且讽诵不去口。史书又其专门之学，文赋华赡，有声场屋间。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时议以此归之。贞祐兵乱，负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

庚戌五月晦日，新兴元某叙。

拙轩铭引

左辖公以“拙轩”自号，征文于某，谨述而铭之。去古既远，天质日丧，人伪日胜。机械之士，以拙为讳，天下万事，一以巧为之。矜长出奇，争捷求售，其心汨汨⁵⁵焉如弄丸，如运斤，如刻猴之工，如贯虱之射，唯恐巧之不及。至于汲黯之黠，绛侯之讷，石建之醇谨，卓茂之迂缓，班超平平之策，阳城下下之考⁵⁶，咸共嗤点，以为不智。事业之鄙陋，风俗之薄恶，实坐于此。

惟公以清白传世德，以忠信结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钧轴，危言高论，耸动天下。发凶竖无形之谋，则先识者以为明。犯强臣不测之怒，则疾恶者以为高。视千载无所干让。其以拙为号者，非欲贤于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论拙之极致，有“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之语。夫能至于上安下顺，风清弊绝，则天下之能事毕矣。然则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庵诗序

密国公讳⁵⁷琦，字子瑜，越王长子，而兴陵之诸孙也。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禄大夫。卫绍王时，除开府仪同三司。宣宗南渡后，封胙国公。哀宗正大初，进封密。自明昌初，镐、房等二王得罪后，诸王皆置傅与司马、府尉、文学，名为王府官属，而实监守之。府门启闭有时，王子若孙及外人不得辄出入，出入皆有籍，河问严甚。金紫若国公，虽大官，无所事事，止于奉朝请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

初，燕都迁而南，危急存亡之际，凡车辂、官县、宝玉、秘器所以资五天之奉者，舟车辇运，国力不赡，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诸王公贵主至有脱身而去者。公家法书名画连箱累篋，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他货一钱不得著身。方迁革仓卒，朝廷止以乏军兴为忧，百官俸给减削几尽。岁月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贫无以资者，其落薄失次为可见矣。元光以后，王薨，门禁缓，文士稍遂款谒，然亦不过三⁵⁸数人而止矣。

公资橐简重，而至诚接物，不知名爵为何物。少日师三川朱巨观学诗，龙岩任君谟⁵⁹学书，真积之久，遂擅出蓝之誉。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余年之事，其善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贯穿他书，考证同异，虽老史士学者不加详也。名胜过门，明窗棊几，展玩图籍，商略品第。顾、陆、宋、吴笔迹笔实之论，极幽渺。及论二王笔墨，推明草书学究之说，穷高妙，而一言半辞皆可纪录。典衣置酒，或终日不听客去，炉薰茗碗，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时王家故态，使人爱之而不能忘也。字画得于苏、黄之间。参禅于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题写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应缘来现昨公身。只缘⁶⁰苦爱东坡老，人道前身赵德麟”之句。

旧制，国公祭山陵，则佩虎符、乘传，号曰“严祭”。若上清储祥宫、若太乙宫、五岳观设醮，上方相蓝大道场，则国公代行香，公多预焉。又有诗自戏云：“借来羸马钝子墙，马

上官人病且瘧。无用老臣还有月，一年三五度烧香。”盖实录云。

公诗五卷，号《如庵小稿》者，汴梁鬻书家有之。乐府云：“梦到凤凰台上，山围故国周遭。”又云：“咫尺又还秋也，不成长似云闲。”识者闻而悲之。予窃谓古今爱作诗者，恃晋人之自放于酒耳。吟咏情性，留连光景，自当为缓忧之一物，在公则又以之遣世无闷，独立而不惧者也。使公得时行所学，以文武之材，当颍面正朝之任，长轡远驭，何必减古人，顾与槁项黄馘之士争一日之长于笔砚间哉？朝家疏近族而倚疏属，其敝乃至于此，可为浩叹也。

天兴壬辰，曹王出质，公求见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公奏：“闻李德虽议和，李德不苦请练，恐不能办大事者。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丐。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籍，缓急则置于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我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未几，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

后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于大名。门下士河东人元某为之引。

《琴辨》引

彦实苗君，平阳人。童卯中，为乡先生乔孟州辰君章所器，命其子河东按察转运使字德容与同研席。君章文学深博，兼通音律，教彦实与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钱手背，以轻肆为禁，至一声不敢妄增损。彦实以后以雅重见称，有自来矣。弱冠应明经举选，三赴廷试。至论知琴，亦与德容相后先。

当熙宗守成之际，惟弄琴为乐而已。琴工卫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声，问之故，曰：“山后苦寒，手拮据耳。”即赐之貂鼠帐，炽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艺，殊有父风，寝殿外设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罢。尝言：“吾非好琴，人主心无所住，则营建、征伐、田猎、宠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系著吾心耳。”一侍从鼓琴东宫，衣著华丽，上以轻浮，敕不得入宫。至显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间，此道大行，而彦实出于其时。

近臣有荐于章庙者，因得待诏^[13]翰林，居京师未久而声誉藉甚，至废举业不就。南渡后，日从杨、赵游。闲闲尝有诗推敬，故诗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艺既专，又渐于敦朴之化，习与性成，其分别古今操弄孰孰孰郑，犹数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造古人所传操弄百余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将传于世，为危急^[14]存亡之秋，良未暇也。

长子名某，字君瑞，尝仕为省郎，闲居燕中。悼雅道之将废，而先意之不究，将寝木以传，请予题端，且以下当传与否也。

予谓君瑞言：“子第传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虽在无古弦。袖中正有《南风》手，谁为听之谁为传？’东坡有云：‘琴里若能知贺若，诗中定合爱陶潜。’汉大司空宋弘存桓谭文学可比前世扬雄、刘向父子，光武拜为议郎。帝每宴，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于荐举，同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愿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会^[15]相举以法乎？”谭顿首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谓能以忠正导主，而今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之，谭遂不得给事中。予切谓《南风》手不可得，而今世爱陶诗者几人？果如坡、谷所言，唯当破此琴为烹鹤之具耳！光武好繁声，举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谓宋弘之后，遂无宋弘，则彦实此书何从出哉！夫八音与政通为难，审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为难，合是二难，始有此书，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圣最为通论，云：‘四海之广，岂无赏音？固应不待五百年耳！’请以此为之引。”

岁丁巳秋八月初吉，遗山诗老引。

《双溪集》序

燕中文士张显卿、赵昌龄为予言：“省寺宾客集，今中令诗传于时，欲吾子为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复之曰：“诗与文同源而别派，文固难，诗为尤难。李长吉母以贺苦于诗，谓呕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论诗者云：‘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入两人知。’其可谓尤难矣。前世诗人凡有所作，遇事辄变化，例¹¹⁶不一其体裁，乃欲与造物者争柄，因锁怪异，破碎阵敌，凌铍波涛，穿穴险固者，尤未尽也。槁项黄馘，一节寒饿之士，以是物为颀门，有白首不能道刘长卿一字者。青云贵公子乃咳唾鬻呻而得之，是可贵也。学道者有神遇，有慧解，如以无碍辨才，游戏翰墨，龙拿虎掷，惊心动魄，不可致诘¹¹⁷。彼区区者方纓冠被发，流汗而追之，九万里风斯在下矣。”

“中令天资高，于诗风夙习，故落笔有过人者，不足讶也。近时燕中两诗入擅名一时，当其得意时，视《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见中令一诗出，必欢喜赞叹，失喜嗜嘔，曰：‘此长吉语也，义山语也，《樊川集》所无有也。’而中令慷慨自以不足，长轡远驭，进进不已。如欲跨宇宙而遗俗，涉翩翩而独征者，尚奚以序引为哉！显卿、昌龄为我谢中令君，朝议以四世五公侍闱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辅望隆下。李文饶《一品集》郑亚有序，陆宣公《奏议》苏东坡有札子，大书特书，而屢书之。韩笔有例，子欲我叙《双溪小集》，而遂已乎！”

年月日，门下士河东元某题。

《鸠水集》引

德安郑梦开以所编宋君周臣《鸠水集》见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内久矣，世以不见全集为恨。今欲侵木流布。子厚于宋者，请为题端。”

某不敏，不足以知诗文正脉，尝试妄论之。文章虽出于真积之力，然非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国家敦养，能卓然自立者鲜矣！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取士，学校养贤，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为之宗匠。琢磨淬砺，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则七君子之所为也；以文言之，则鸿儒硕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则公卿大臣之所由选也。不必皆鸿儒硕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经明行修，盖故家遗俗然，且得乡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简之，宗盟内翰林济川潞侏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学十年，读书续文，动为有用之学。使之得时行道，其所成就，顾岂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来，佐东平幕二十年，当贤侯拥笏之敬，不动声气，醪醑台务，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学，仆既言之矣。呜呼！文章圣心之正传，达则为经纶之业，穷则为载道之器，顾所置何如耳！

它日人读《鸠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羸馘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

癸丑清明日，河东元某引。

杨叔能《小亨集》引

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敬之旧有声河南，叔能则未有知之者。兴定末，叔能与予会于京师，遂见礼部闲闲公及杨吏部之美，二公见其《幽怀久不写》及《甘罗庙》诗，啧啧称叹，以为¹¹⁸今世少见其比。及将往关中，张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纯、冯内翰子骏皆以长诗赠别，闲闲作引，谓其诗学退之《此日足可惜》，颇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宝，景星丹凤，承平不时见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汉沔，于燕、赵、魏、齐、鲁之间，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穷亦极矣。

叔能天资淡泊，寡于言笑，俭素自守，诗文似其为入。其穷虽极，其以诗为业者不变也，其以唐人为指归者亦不变也。今年其所撰《小亨集》成，其子复见于镇州，以集引为

请。予亦爱唐诗者，唯爱之笃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尝试妄论之。

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古圣贤道德言语布在方册者多矣，且以“弗患胡获，弗为胡成”，“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朴虽小，天下莫敢臣”较之，与“祈年孔凤，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无悔怒”何异，但篇题句读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诚¹⁹¹，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二者相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迹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遯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神鬼难矣。其是之谓本。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幽忧憔悴、寒饥困惫——寓于诗¹⁹²，而其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于伤诗疾恶，不平之气不能自掩，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优柔覆饬，使人涵泳于先王²¹之泽，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

初子学诗，以十数条自警云：无怨怼，无谗浪，无鸷狠，无崖异，无狡讦，无媮阿，无傅会，无笼络，无街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癖，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督帅皮相，无为黥卒醉醺，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尤为市倡怨怒，无为芭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策》，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桐栢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诗其庶几乎！惟其守之不固，竟为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读所谓《小亨集》者，只以增愧汗耳。

予既以如上语为集引，又申之以《种松》之诗，因为复言：“归而语乃翁，吾老矣，自为瓠壶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发予之狂言。”

己酉秋八月初吉，河东元某序。

新轩乐府引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¹⁹²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¹⁹³、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近岁新轩张胜子亦东坡发之者与？

新轩三世辽宰相家，从小日滑稽玩世。两坡二枣，所谓入其室而咳其炙¹⁹⁴者，故多喜而谑之辞。及随计两都，作霸诸彦，时命不偶，至¹⁹⁵得补掾中台。时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风国势有可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愤而吐之之辞。

予与新轩臭味既同，而相得其欢。或别之久而去之远，取其歌词读之，未尝不洒然而笑，慨焉以叹，沉思而远望，郁摇而行歌，以为玉川子尝孟谏议贡余新茶，至四碗发轻汗时，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听颖师弹琴》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忽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吾恐颖师不足以当之。予既以此论新轩，因说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悦曰：“《麟角》《兰晚》《尊前》《花间》等集，传播里巷，子妇母女交口教授，媚言嫖语，深入骨髓，卒不可去，久而与¹⁹⁶之俱化。浮屠家谓笔墨劝淫，当下犁舌之狱。自知是巧，不知是业。陈后山追悔少作，至以《语业》命题，吾子不知耶？《离骚》之《楚回风》《惜往日》，评者且以“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少之。若《孤愤》《四愁》《七哀》《九悼》绝命之

辞，《穷愁志》，《自怜赋》，使乐天知命者见之，又当置之何地耶？治乱，时也；遇不遇，命也。衡门之下，自有成乐，而长歌之哀基于痛哭。安知愤而吐之者，非呼天称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轩，其何以自解？”予谓屋梁子言：“子颇记谢东山对右军哀乐语乎？‘年在桑榆，正赖丝竹陶写。但恐儿辈觉，损此欢乐趣耳。’东山似不应当此语。果使儿辈觉，老子乐趣遂少减耶？君且道如诗仙王南云所说，大美年奕珠楼前风物，彼打硬头陀与长三者三礼，何尝梦见？”

岁在^[27]甲寅十月望日，河东元某题。

《逃空丝竹集》引

南渡后，李长源七言律诗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高处往往不减唐人。麻知几七言长韵，天随子所谓“破榘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陈敌”者，皆略有之。然长源失在芜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择，诗家亦以此为恨。仲梁材地有余，而持择功夫胜，其余或亦有不迨二者者。绝长补短，大概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极他日所至，当子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于李元宾耶^[28]。河东人元某书。

[1]术黍 原作“黍术”，据读书山房本乙正。

[2]谢陶唐 原作“唐谢陶”，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乙正。

[3]误 四库本作“诚”。

[4]意 读书山房本作“异”。

[5]统 原作“絃”，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6]手 原作“首”，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心汨汨 原作“汨心汨”，据读书山房本乙正。四库本“心”无。

[8]考 原作“巧”，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9]诤 原作“诤”，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0]三 原作“二”，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1]谋 原作“谋”，据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五密国公琦小传改。

[12]嫁 《中州集》卷五作“因”。

[13]诏 原作“朝”，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4]为危急 “危”原无，据读书山房本增。四库本无“为”，作“危急”。

[15]会 《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作“令”。

[16]例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别”。

[17]诘 原作“诘”，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8]以为 读书山房本作“不已”。

[19]诚 原作“成”，据读书山房本改。

[20]诗 原作“时”，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1]王 原作“生”，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2]时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特”。

[23]絃 原作“絃”，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4]灸 原作“灸”，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5]王 原作“十”，据四库本改。

[26]与 原作“语”，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7]岁在 原作“在岁”，据四库本乙正。

[28]宾耶 “宾”后原空一格，无“耶”字，据四库本增。读书山房本“耶”作“也”。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七

序 引

张仲经诗集序

仲经出龙山贵族，少日随宦济南，从名士刘少宜同学。客居水宁，水宁有赵宜之、辛敬之、刘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选，而仲经师友之，故蚤以诗文见称。及予宦西南，仲经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宇挈家就予内乡。时刘内翰光甫方解邓州倅，日得相从文字间。仲经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时比矣。北渡后，薄游东平，谒先行台严公，一见即被赏识，待以师宾之礼，授馆于长清之别墅。积十余年，得致力文史，以诗为专门之学。此其出处之大略也。

今观其诗《水宁王赵幽居》云：“寒尽阴崖草有芽，竹梢¹¹残雪堕冰花。号空老木风才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扰扰漫思家。烟村寂寞无人语，独倚寒藤数暮鸦。”其落笔不凡类如此。及来内乡，尝阻雨板桥张主簿草堂，同赋《浙江观涨》诗，仲经云：“一雨天地来，涛声破晓晓。”光甫大加赏叹，以为有前人风调。是年出居县西南白鹿原，名所居为“行斋”，取“素贫贱，行贫贱”之义。行斋之南有菊水，清流喷薄，景气古澹，阳崖回抱，绿莎盈尺。腊月红梅盛开，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啸咏弥日。仲经有诗云：“寒客远峰犹带雪，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虽有“暖敲春泉百溪流”之句，亦自以为不及也。其余如《次韵见及》云：“长松偃蹇千¹²年物，病鹤摧颓万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连日苦多风。野树凄迷绿，檐花暗淡红。愁随诗卷积，囊与酒樽空。巢燕如相识，频来草舍中。”《书事》云：“故国三年梦，新愁两鬓蓬。泪从南望尽，涂自北来穷。破晓蝇烘日，枯梢鹊爱风。怅然搔白首，远日过归鸿。”《赠员善卿》云：“诗材虽满腹，家具少于车。”《珍珠泉感旧》云：“红榼有情依坏砌，绿莎随意上寒厅。”《秋兴》云：“坏壁粘蜗踞国步，荒池漂蚁失军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叶怯秋声。”《忆水宁旧游寄魏内翰》云：“上国寺高迎晚翠，游家楼小簇春红。”独脚云：“洛岸潇潇雨送春”、“老爱青山悟静缘”、“问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声”、“林深鹿近人”、“年衰与杖宜”、“云出祇园雨亦香”。又如《风琴一首》《回军遥四首》《清明日陪诸公宴集东园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学东坡八首》《再到方山绝句》《书陶诗后集句》，往往传在人口。内相文献杨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气，太过为荒唐，不及为灭裂。”仲经所得，雍容和缓，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气者欤！

为人资禀乐易，恬于进取，进退容止，皆有蕴藉可观。与人交，重然诺，敦分义，始终可以保任。使之束带立朝，当言责之重，岂得轻负所学，忘礼谏之义乎？忧世既切，惠养是其所长。赵、张、三王钩距之吏，奋髯抵几，若善俊快，保其差而不为。至于德让君子之风，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后，参幕府军事，当贤侯拥轡之敬。得寸行寸，谓当见之一日，未一试而病不起矣。

其孤梦符持《橘轩诗集》求予编次，感念平昔，不觉出涕，因题其后，嗚呼！有言可述，学者之能事；有子可传，人道之大本。吾仲经言可述矣，子可传矣。顾虽贵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

甲寅冬至日，诗友河东元某裕之题。

《陶然集》诗序

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杨叔能，太原李长源，龙坊雷伯威，北平王

子正之等，不啻十数人，称号专门；就诸人中，其死生于诗者，汝海扬飞卿一人而已。李内翰钦叔工翰翰，而飞卿从之游。初得“树古叶黄早，僧闲头白迟”之句，大为钦叔所推激。从是游道日广，而学亦大进。客居东平将二十年，有诗近二千首，号《陶然集》。所赋《青梅》《瑞莲》《瓶声》《雪意》，或多至十余首。其立之之卓，钻之之坚，得之之难，积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为贵也欤！

岁庚戌，东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飞卿每作诗，必以示予，相去千余里，亦以见寄。其所得予亦颇能知之。飞卿于海内诗人，独以予为知己，故以集引见托。

或病吾飞卿追琢功夫太过者，予释之曰：诗之极致，可以动天地，感鬼神，故传之师，本之经，真积之力久而有不能复古者。自“匪我愆期，予无良媒”，“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之什观之，皆以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见取于采诗之官，而圣人删诗亦不敢尽废。后世虽传之师，本之经，真积力久而不能至¹³焉者。何古今难易不相侔之如是耶？盖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成胜则野，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使今世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适足以污筒箴，尚可辱采诗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

夫因事以陈辞，辞不迫切，而意独至，初不为难。后世以不得不难为难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讴谣，词调怨叹，诗之目既广，而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大概以脱弃凡近、澡雪尘翳、驱驾声势、破碎阵敌、因锁怪变、轩豁幽秘、笼络今古、移夺造化为工，钝滞僻涩、浅露浮躁、狂纵淫靡、诡诞琐弊、陈腐为病。“毫发无遗憾”，“老去渐于诗律细”，“佳句法如何”，“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杜少陵语也。“好句似仙堪换骨，陈言如贼莫经心”，薛许昌语也。“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贯休师语也。“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半山翁语也。“诗律伤严近寡恩”，唐子西语也。子西又言：“吾于它文，不至蹇涩，惟作诗极难苦，悲吟累日，仅自成篇。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后数日取读，便觉瑕衅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后数日复取读，疵病复出，凡如此数四，乃敢示人，然终不能工。”李贺母谓贺必欲呕出心乃已，非过论也。今就子美而下论之，后世果以诗为专门之学，求追配古人，欲不生死于诗，其可已乎？

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飞卿立之之卓，钻之之坚，得之之难，异时霜降水落，自见涯涘。吾见其溯石楼，历雪堂，问津斜川之上，万虑洗然，深人空寂，荡元气于笔端，奇妙理于言外。彼悠悠者，可复以昔之隐几者看待耶？《陶然》后编，请取此序证之，必有以予为不妄许者。

重九日，遗山真隐序。

《木庵诗集》序

东坡读参寥子诗，爱其无蔬笋气，参寥用是得名，宣政以来，无复异议。予独谓此特坡一时语，非定论也。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蔬笋气在耳。假使参寥子能作柳州《超师院晨起读禅经》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当以蔬笋气少之耶？

木庵英上人，弱冠作举子，从外家辽东与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论议为多，且因仲常得僧眼。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¹⁴盖，时人固以诗僧目之矣。三乡有辛敏之、赵宜之、刘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诗人，上人与相往还，故诗道益进。出世住宝应，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传之京师。闲闲赵公、内相杨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刘、王诸公相与

推激，至以不见颜色为恨。予尝以诗寄之云：“爱君《山堂句》，深靖如幽兰。爱君《梅花》咏，入手如弹丸。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闲。”曾说向闲闲公，公亦不以予言为过也。近年《七夕感兴》，有“轻河如练月如舟，花满人间乞巧楼。野老家风依旧拙，蒲团又度一年秋”之句，予为之击节称叹，恨杨、赵诸公不及见之。

乙酉冬十月，将归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为序引。试为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真积力久，住龙门、嵩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入人胜，思与神遇，故能游戏翰墨道场，而透脱丛林科白于蔬笋中，别为无味之味。皎然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盖有卓焉。正大中，闲闲公侍祠太室，会上人住少林久，倦于应接，思欲退席，闲闲公作疏留之云：“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予谓闲闲虽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语观之，知闲闲作序已竟。然则向所许百年以来为诗僧家第一代者，良未尽欤！

《南冠录》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继叔氏颍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护还乡里，时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太夫，雕丧殆尽，问之先世之事，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概。予亦以家谱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论次之，盖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阳曲、秀容之间，岁无宁居。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经乱而尽，旧所传谱谍乃于河南诸房得之，故宋以后事为详，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尝命予修《千秋录》，虽略具次第，他所欲记者尚多，而未暇也。岁甲午，鞞管聊城，益之兄邀在襄汉，遂有彼疆此界之限。侄传俘繫之平阳，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仪、侄孙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语。予年已四十有五，残息奄奄，朝夕待尽，使一日颠仆于道路，则世岂复知有河南元氏哉？维祖考承王公余烈，贤隽辈出，文章行业皆可称述，不幸而与皂隶之室混为一区，泯泯默默，无所发见，可不大哀耶！乃手写《千秋录》一篇，付女严以备遗忘，又自为讲说之。

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爱慕之者，必何其形质风貌、言语动作之状，史家亦往往为记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质风貌、言语之动作⁽⁵⁾，乃不欲知之，岂入之情也哉？故以先世杂事附焉。

予自四岁读书，八岁学作诗，作诗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从仕十年，出死以为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后人。四十五年之间，与世合者不能一二数，得名为多，而谤亦不少。举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入生一世间，业已不为世所知，又将不为吾子孙所知，何负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杂事附焉。

先祖铜山府君，正隆二年赐出身，迄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禄七十余年矣。京城之围，予为东曹都事，知舟师将有东狩之役，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固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时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变，历朝实录皆满城帅所取。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故以先朝杂事附焉。

合而一之，名曰《南冠录》。叔仪、伯安而下，乃至传数十世，当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训释之。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

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

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丧乱以来，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预秋赋者，乃有百人焉。从是而往，所以荣吾晋者，在吾百人而已。为吾晋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则为吾百人者，其何以自处耶？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将靳固一命，靛靛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将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干载自任也？使其欲为名臣奇士，以千载自任，则百人少亦未害。如曰不然，虽充赋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贵

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壯，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

子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綺縠氣未除，沉滯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遊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顏間。

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談，時時釀酒為具，從賓客遊，伸眉高談，說歷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迹，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

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貨、華屋，皆眾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閑居之樂，淡乎其無味，澹乎其無所得，蓋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于關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膺刻章之招，有泛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暮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季子⁽⁶⁾之百金行盡，釋射鉤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云：鄉云：‘東南水國，腸一斷而一連。西北多美，魂九招而九散’）。見銅駝之荆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懷昔，怒罵如搗。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騶駒》而再中，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台，翻失熙熙之意；仰天击缶，能無嗚嗚之聲？

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為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為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特征，與鳳尾詔之所招致，視他郡國為尤多。

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聲光四馳，歡動州里。金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向學為業，真積力久，故胸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累百數萬言，往往見于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至九迁者，在此行矣。高，晉人也，仆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為之一言。

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為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雋，必當考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后，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蠱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于文章翰墨之用，糜羔雁而蔽玄撫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為難，人君以寬聽盡下為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嬰麟之怒，況乎裹糧三月，被發九閩。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冤霜天⁽⁷⁾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

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裾之游，使者牽車，太官桐酒，主好善而忘世⁽⁸⁾，士見义而得為。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謀，有懷不摠，生才奚用？是則為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奔以為雙璧之甘餌，九迁之捷徑乎？諺有之：“見

卯而求时夜，谓之蚤计；惟牛餧客，会其已食，谓之后期。”智无后期，亦无蚤计。行矣吾子，今正是时，请赋《南山有台》，劝为之驾云。

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兴元某引。

《寒食灵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门三十里而近，是为凤山之东麓，有寺曰灵泉。阻以绝涧，荫以深樾，重岗复岭，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喷薄，殷勤溪谷。寺已废于兵，而石楼之典刑故在，僧扉禅室，间见层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按间物，岩花错绣，群莺下上，云光金碧，林烟彩翠，阴晴朝暮，万景岔集。盖辋川之乡社，而桃源氏之别业也。

昭阳荐岁，维莫之春，诸君以仆燕路言归，东藩应聘，困馘马风沙之役，渝树林水鸟之盟，千里相思，一杯为寿。杨雄献赋，自诧雕虫之工。许汜求田，乃为元龙所讳。尊前见在，身外何穷？释尘累而玩物华⁽¹⁾，厌膏沐而乐闲旷。叩须我友，天与之时。兵厨之良酝踵来，京洛之名馔自献。谈谐间作，醜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余，食苹⁽²⁾。无此时之美。一之为甚，觉今是而昨非；四者难并，苦夜长而昼短。谪仙所谓醉尽花⁽³⁾柳、赏穷江山者，于是乎张本。不有兰亭绝唱，留故事以传之，其在白云老兄，负古人者多矣。

五言古诗，任用韵，共九首，以《寒食灵泉宴集》命篇，而某为之序。诸公可共和之。德华、周卿、德昭、英瑞、文伯、元某。

期而不至者：圣与、子中。

不期而至者：德谦、梦符。

太原昭禅师语录引

慈明与琅琊觉法兄弟，共⁽¹⁾扶临济一枝。慈明而下十余世，得玄冥禅师。琅琊而下亦十余世，得虚明享禅师。玄冥风岸孤峻，无所许可，宁绝嗣而不传。虚明急于接纳，故子孙满天下，又皆称其家，加慈云海、清凉相、罗汉汴与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为虚明作墓志，以为二公传与不传虽异，而其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正大初，予在史馆，昭公属予求书屏山所作铭于礼部闲闲公。公初以目疾为辞，予请之坚，公因问：“法王皆来，有何言句？”时昭公方为虚明作塔于法王之朝台，有偈云：“以塔为身，以铃为舌。万仞冈头，横说竖说。”予为公举似，公欣然曰：“铭安在？我当为书之。”盖师家父子，为时贤所称如此。

岁丁酉八月，予自大名还太原，师之徒蔚某出师语录，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师当为予说，而予不当为师说。”故略以数语遗之。

太原元某引。

嵩和尚颂序

岁甲寅秋七月，余自清凉还太原，会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万寿嵩和尚颂古百则语，诿余题端。

余住在南都，侍闲闲赵公、礼部杨公、屏山李先生燕谈，每及青州以来诸禅老，皆为万松老人号称辨材无碍，当世无有能当之者。承平时，已有“染衣学士”之目，故凡出其门者，望而知其为名父之子，虽东林隆高出十百辈，而属于是中犹为上首。其语言三昧，盖不必置论。

余独记屏山语云：“东坡、山谷俱尝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为祖师禅，东坡为文字禅。”且道嵩和尚百则语，附之东坡欤？山谷欤？余亦尝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嵩和尚添花锦欤？切玉刀欤？余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读一则语未竟，觉冰壶先生风味，津津然出齿颊间，当是此老少年作举子时结习未尽尔。志

公试以此语问阿师，当发一笑。

中元日，遗山居七元某引。

《伤寒会要》引

住于在京师，闻镇人李某明之有国医之目，而未之识也。壬辰之兵，明之与予同出汴梁，于聊城，于东平，与之游者六年，于今然后得其所以为国医者为详。

盖明之世以贵雄乡里，诸父读书喜宾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门。明之幼岁好医药，时易州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明之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家既富厚，无事于技，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资高膏，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则亦未始谒之也。大概其学如伤寒、气疽⁽¹⁾、眼目病为尤长。伤寒则著《会要》三十余万言，其说曰：“伤寒家有经禁、时禁、病禁，此三禁者，学医者人知之，然亦顾所以用之为何如耳。”《会要》推明仲景、宋奉议、张元素以来备矣，见证得药，见药识证，以类相从，指掌皆在仓猝之际，虽使粗工用之，荡然如载司南以适四方，而无问津之惑，其用心博矣。于他病也以古方为胶柱，本乎七方十剂之说。所取之药⁽²⁾，特以意增损之。一剂之出，愈于托密友而役孝子，他人盖不能也。

北京人王善甫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胀如鼓，膝以上坚硬欲裂，饮食且不下，甘淡渗泄之药皆不效。明之来，谓众医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处。我归而思之。”夜参半，忽揽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经》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乃出焉。’渠辈已用渗泄之药矣，而病益甚，是气不化也。启玄子云：‘无阳者，阴无以生。无阴者，阳无以化。’甘淡渗泄皆阳药，独阳无阴，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阴之剂投，不再服而愈。

西台兼豫君瑞，二月中风伤寒发热，医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证遂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药也，及诊之，曰：“此立夏以前误用白虎之过，得无以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经之药，止能寒膀胱。不善用之，则伤寒本病隐曲于经络之间。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以苦阴邪，则它证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有难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热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隐于经络间，阳大⁽³⁾升则经不行，行行而本证见矣。本证又何难焉？”果如其言而愈。

魏邦彦之夫人，目翳暴生，从下而上，其色绿，肿痛不可忍。明之云：“翳从下而上，病从阳明来也。绿非五色之正，殆肺与肾合而为病耶。”乃就画工家以墨调膩粉，合而成色，谛视之，曰：“与翳色同矣，肺肾为病无疑矣。”乃泻肺肾之邪，而以入阳明之药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复作者三，其所从来之经与翳色各异。乃复以意消息之曰：“诸脉皆属于目，脉病则目从之，此必经络不调，经不调，则目病未已也。”问之果然，因如所论而治之，疾遂不作。

冯内翰叔献之侄姪，年十五六，病伤寒，目赤而顿渴，脉七八至。医欲以承气下之，已煮药，而明之适从外来。冯告之当用承气，明之切脉，大骇，曰：“几杀此儿！《内经》有言：‘在脉，诸数为热，诸迟为寒。’今脉八九至，是热极也。而《会要大论》云：‘病有脉从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传而为阴证矣。趣持姜附来，吾当以热因寒用法处之。”药未就而病者爪甲变，顿服者八两，汗寻出而愈。

陕帅郭巨济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师。明之至，以长针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药三月，病良愈。

裴择之夫人病寒热，月事不至者数年，以喙嗽矣。医者率以蛤蚧、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阴，为阳所持，温剂太过，故无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药，则经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经历之家人，病崩漏，医莫能效。明之切脉，且以纸疏其证，多至四十余种。为药疗之，明日而二十四证减。前后五六日，良愈，俟厚谢而去。明之设施，皆此类

也。

戊戌之夏，予将还太原，其子执中持所谓《会要》者来，求为序引。乃以如上事^[16]冠诸篇，使学者知明之之笔于书，其已试之效，盖如此云。

闰月癸日，河东元某书于范尊师之正一宫。

《元氏集验方》序

予家旧所藏多医书，往往出于先世手泽。丧乱以来，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卷帙独存。壬寅冬，闲居州里，因录予所亲验者为之一编，目之曰《集验方》，付梓、附鞶，使传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无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业。其所得者，此数十方而已，可不贵哉？”

十二月吉日，书于读书山之东龛。

《周氏卫生方》序

定襄周侯梦卿，弱冠从其兄户籍判官器之作举子。遭罹兵乱，投迹戎行，屢以战多，取千户封，佩金符，然其举子习气故在也。中年以来，颇以医药卜筮为事，孤虚壬遁，风角鸟占，俱号精备。军旅间病患疮，猝为之投剂，救疗既广，遂为专门之业，以夏课缀葺之勤，而移之艺术、参桂之下，好事者有秘方可冀目前之效者，必来告之。岁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卫生方》目之。

予以世契之故，得传录焉。窃谓医药大事也，古人以为药犹兵，然兵杀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杀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则反以生人者杀人。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学者良有旨哉。予于周侯，不独美其已试之功与兼爱之心，又以见其角逐风尘之际，虽有独扫千军之勇，果非乐于战斗以人命为轻者，故为道所以然者，冠诸篇。

遗山元某引。

[1]竹梢 原作“行梢”，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2]十 原作“十”，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至 原作“止”，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子 四库本作“华”。

[5]颀貌言语之动作 “颀”原作“言”，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之”，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无。

[6]季子 原作“不季”，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7]天 四库本作“夏”。

[8]世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势”。

[9]华 原作“革”，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0]萃 读书山房本作“芹”。

[11]花 原作“苍”，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2]共 原作“其”，据读书山房本改。

[13]如伤寒气症 “如”，《元文类》卷三二作“于”；“气”，《元文类》作“痛”。

[14]药 原作“学”，据《元文类》卷三二改。

[15]大 《元文类》卷三二作“不”。

[16]上事 《元文类》卷三二作“上教事”。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八

铭

孔道辅击蛇笏铭

龙图孔公原鲁击蛇笏，阙里传宝旧矣。汴梁既下，入直抚王公家。公之子以传彦远张君，彦远属某作铭。敢以芜辞赘于徂徕石先生之末，以俟后之君子。己酉十月 日书。

大横庚庚色枣漆，殷血一线著怪迹。殷士肤敏世载德，天以原鲁配秀实。文楷指佞尧屈秩，屈之版持气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铁指日月不蚀（“指月”，一作“碾埃”）。妖蛇区区辱吾击，正以痛快与洗一。徂徕之铭董狐笔，神物当为吾道惜。属君金匱秘石室，一日龙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镜铭

酈城张氏蓄古镜以百数，其一识云：“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虽作细小物，而闳衍博大之义寓焉。丙戌夏四月，予过汜南，良佐请铭其镜，因取往所见六言之义衍之以为铭。良佐忠于爱君，笃于事长，严于治军旅，又谦抑折节下士，从诸公授《论语》《春秋》，读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时之金，金城之功，刻画之制，锻炼之功。自其细者而观之，不过为帛纵巾帨、几杖盘盂间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则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旷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诸身而取诸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聪。须眉之不烛，妍媸之不别，与亡镜同。善恶之不明，白黑之不分，与亡视同。岂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扶昭旷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盘盂之中？古有之，见尔前，虑尔后。吾愿君子之护而充。

默庵铭，为刘司正光甫作

时然后言，真默者存，理然后默，至言之实。予欲无言，惟圣人能，余皆数穷，以默自惩。有喙三尺，而学哑哑，规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瓶，静如持城，其中铿铉，万物震惊。酒见于面，病见于脉，眼有否臧，口无青白。欲息子言，当息子机，一庵虚白，天地同归。

布衾铭

百世温公，布衾终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贫为辱，我以贫为福。人以俭为许，我以俭为德。惟福惟德，服之无致。

无弦琴铭

厥初制琴，意寓于器。器如可忘，圣则徒制。如陶所言，奚贵于琴？羊存礼存，大中之心。我琴无弦，弦会当具。尚因正声，以识真趣。

最乐堂铭

工部高平赵公，德宇冲粹，与物无竞，扬历中外余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为君子长者。晚节未路，浮湛里社，乃无失侯故将幽忧憔悴之态。《诗》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于公见之。新居有堂，取古入为善自得之义，名之曰“最乐”。以公平生考之，可

谓无愧其名矣。新兴元某为作铭。

乐外有终，乐内莫穷。惟乐焉有外内之别，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与融。涵浸薰融，四体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独以厚公。醴醴膈膈，鼓钟闾耶。诚有鬻鬻者，存涵忧畏其谁攻。相彼力田，祗系于逢。就七遇之皆北，要万折而必东。辽海管宁，鹿门庞翁。幽兰深林，穆如清风。虽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于身康强而子孙吉者，将非为善之功乎！

超然堂铭

眼空四海自圣颠，舌唾一时无眼禅。匡床兀坐差独贤，恩泽小侯佳少年。威仪秩秩宾初筵，荣观燕处防未然。小学之书圣所传，祝君持心静而天。青云骀骀渺翩翩。

仲宁提领，年甫弱冠，显袭世爵。盖尝从吾友辅之教授张君学，故时誉甚著。日者燕诸老子所居之超然堂，问以超然之义，且以铭为请，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铭

广宁全道太古真人宁海郡君，初入道，习所谓以苦为乐者，块坐赵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后，高弟范炼师复来赵州，筑环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请住州之天宁观。后十年，真定幕府参议赵振玉起堂于天宁，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贾道成因立真人像于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笃于大《易》之学，其以古道自期者，盖天性然。余尝读《太古集》，见其论超诣，非今日披裘担絮、囚首丧面者之所可万一。癸卯冬，过庆源，馆炼师所居，乃为作《太古堂铭》。其铭曰：

宇宙一途，万物并驰。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万年，后天为期。虚室生白，嗒焉自遗。故曰存乎人不系其时。居今而行古，岂季末之能离？玄学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鹿枝。穴居野处，且暮见之。彼隳隐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复者，殆昨暮儿耶！

皇极道院铭

虚白处士赵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为业，发源《语》《孟》，渐于伊洛之学，方且探三圣书而问津焉。计其真积之力，虽占候医卜，精诣绝出，犹为余刃耳。道风既扇，旌车时征，曳裾王门，大蒙宠遇。三年，以母老得请归，在镇阳行台。奉被恩旨，发帛公帑，筑馆迎祥观之故基，是为皇极道院。年月日，某实叙而铭之。处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虚白”其赐号云。

圣学心传，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尔秉彝，有物有则。厥惟背驰，固有而失。有淫有朋，⁽¹⁾有比其德。匪伊司南，恠其攘埴。于帝其训，王道正直。福自尔求，如斂而饬。咨尔虚白，遽然后得。言以道敷，中由权执。贤王好善，而康面色。相叶厥居，方毅之实。善颂善祷，香火晨夕。恭惟君师，永建皇极。

长真庵铭

淮安张泽之为予言：“福昌之东韩城，长真谭公旧隐之迹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谭公之故，名之曰‘长真庵’。志明初隶唐州营卒，在诸殿中，独以性行见称。其主狱囚，有矜悯之实，饥饱寒暑，每为调护之。既久，转将领，资产亦厚。一旦与道人语，慨然有高举远引之意，即弃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请还，志明确然不移。遂入嵩山，师事紫虚于大师及即仙翁积年。避王辰之兵，东之海滨。乱定，还洛阳，筑还堵于韩城而居之。道俗归向，以为坚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即谭所居而奉之。今

年过八十，神观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为有所养者。长真为得人矣！幸吾子为之铭。”

泽之子旧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参用溪南诗老孝敬之语，为作铭。铭曰：

其兼爱也扬，其苦节也墨。有许行之树艺，有头陀之缚律。其澹然无营，又似夫修混沌氏之术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即色而实相，即空而法身，孰妄而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 砚 铭

杨子得片石于马山之前，方广一尺，厚减寸之半，从长衡短，状若展掌。底平而不颠，坎可以贮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砚也！”煥然乃请余为之铭。

又则方，智则圆。动也人，静也天。在物强名，在我自然。尔目惟鹑，尔味惟凤。篝火缝纆，求中产之售。漆室缁衣，致宾馆之奉。彼金枳而石奏，泉生而云溺者，亦惟观之用。割烹是谓食费，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愿于汉阴之抱瓮。

小紫玉池砚铭

苍龙、太一，玉版之次，维宝砚三，并此而四。出中秘，归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赐。子孙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赞

手植桧圣像赞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庙还，得手植桧把握许，就刻之为宣圣、颜、孟十哲像，且以文楷为龛。像出于手桧为难，其得于煨烬之余又为难，合是二难，宜为儒家世宝。乃百拜而为之赞云：

体则微，理则全。望之俨然，即之温然。见其参于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告其天。是将以为甘棠之贤耶，抑与夏鼎殷桀而传也？

老 人 星 赞

维南有星与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极。或见或隐代不一，光精何年贯此石？非丹非青非琢刻，玄龟导前鹤后翼，飘然而来莫从诘。祝翁少留观世德，尚为斯民开寿域。

宣政间，忻州天庆观道士能知推^①命，其宗人坚画老人星像，紫府、竹珞为之赞。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济源。贞祐甲戌之兵，天庆废，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在济源者，画像虽存，而赞文漫灭不可读。己亥正月，予见之济渎祠，叹州里旧物儿时所常见者，将遂湮灭而不传，因为赞以补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复见于此。紫府今五台。二十七日谨记。

范文正公真赞

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获拜公像于其七世孙道士圆曦，乃为之赞云：

以将则视管、乐为不忝，以相则方韩、富为有余。其忠可以支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际圆盖而蟠方輿。朱衣玄冠，珮玉舒徐，见于丹青，英风凛如。古之所谓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欤？

赵闲闲真赞二首

周旋于正广、道宗、平叔之间，而独能绍圣学之绝业；敛避于蔡无可、党竹溪之后，而竟推为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谓和，不置畦畛之谓诚，不变燥湿之谓定，不污泥滓之谓清。蒿然粹温，见于丹青。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凤衰无周，龙移启魏。疹痒攸属，古为悲歎。人知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为中国百年之元气。

兴定初，某始以诗文见故礼部闲闲公，公若以为可教，为延¹²普诸公间。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门。公又谓当有所成就也，力为挽之，奖借过称。旁有不平者，宰相师仲安班列中倡言，谓公与杨礼部之美、雷御史希颜、李内翰钦叔为元氏党人，公不之恤也。正大甲申，诸公贡某词科，公为监试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礼曹，钦叔从外至，诵某《秦王破窆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颇为耸动，顾座客陈司谏正叔言：“人言我党元子，诚党之耶？”公之笃于自信盖如此。壬辰冬，某以东曹掾知杂权都司，取行止卷观之，见公独衔及杨、雷猥相荐引者十七章，窃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不知富贵为何物，其自待如此。顾虽爱我，宁欲为利禄计，欲使之亟进得以斗升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当大贤特达之遇。兀兀近五十，而迄无所成，用是以为愧负耳。

北渡后，求汴人赵济甫为公写真，因题赞其上。呜呼！公道德文章，师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禄期我，然则今所以事公者，虽出于门弟子之私，亦岂独以门弟子之私也哉！

公无恙时，辱公陶甄，携之提之，且挽且前。万马之所驰，不足以比公之辘；万折之所碍，不足以回公之川。将私其私耶？抑以为文字之传？匠石斫斤，子牙绝弦。千载一人，犹以且暮；万里一士，且谓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涟。颜如濯丹，双瞳炯焉。彼粹而温，既与不可传者死矣。观乎此，则犹可以仿佛其足音之蹇然。

范炼师真赞

戊戌之夏，予过东平，留宿王一宫。时范炼师已东迈，门弟子王仲徽出其写真，求予为赞。炼师初事昆崙郡公，号之曰“玄同子”。后从栖霞丘公，复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赞曰：

异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与之形而道与之貌者不可变，故无地以受运斤之风。三山微茫，贝阙珠宫，野服萧然，与云俱东。横绝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鸿耶！

写真自赞（嵩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物宰桀黠，稍自振厉。豪爽不足以为德秀之兄，萧散不足以为元卿之弟。至于钦叔之雅重，希颜之高气，京甫之缙藉，仲泽之明锐，人岂不自知？盖天禀有限，不可以强而至。若夫立心于毁誉失真之后而无所恤，横身于利害相磨之场而莫之避，以此而拟诸君，亦庶几有措足之地。

介山马卿云汉为仲晦甫写真，燕坐萧然，六籍在旁，目曰《读经图》，欣然有会于予心者，为作赞云

圣谟洋洋，善诲循循，蔽则新兮。司南通涂，及门而堂，自致身兮。致身维何，山立扬休，叶经纶兮。所学所知，效之所天，遂及民兮。河润九里，海润百里，煦如春兮。大方无隅，孰墨孰儒，孰璘孰磷兮。缁衣好贤，佩之飞霞，冠青云兮。方内之外，方外之内，有若人兮！

张幾道炼师真赞

玄学为家，平实中和，静焉而不哗。孙龙、田巴，其书五车，吾知为盗夸。若夫自后而先，绝素隐之累，方外而内，无多歧之差。《语》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则若人之所以敦庞普艾者，其未涯也哉！

颂

登封令薛侯去思颂

兴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诏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侯之来，前政适为飞语所被，群小焰焰，如焚丝、如沸糜，殆若不复能措手者。侯曰：“内之不治，不可以言外。”于是退悍卒，并冗吏，决留务，释滞狱，不旬日，县中廓廓无事。即召里胥、乡三老之属，凡民之贫富，丁之众寡，里社之小大，输送之远近，诸问详审，纤悉具备，著为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贷通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一粟之敛，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权衡之必平，锱铢之必分也。宽以期日，不复强责，计以追胥之费之半，而公上给矣。方春劝耕，遭田父野叟于途，慰以农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训，恳切至到，人为感动，以为前乎此，盖未尝有令惠吾属之如此也。大概侯之治，仁心以为质，不屑屑于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过而已。至于老奸宿恶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绳之，终不以为夸也。故吏畏而爱，民爱而畏，上官不敢挠以事，宾客不敢干以私。教化兴行，颂声流闻，四外之人莫不以嵩前为乐土焉。

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举，会官以辟举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罢之，民即相与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终惠兹邑。侯往矣，吾属能久于此乎？”虽然，侯之政不可以无述也。”于是刻石颂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

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进士乙科。释褐涇阳簿，即有声。其辞曰：

吏奸而渔，吏酷而屠。轩裳贿阶，‘章授盗符。鱼肉视人，以膏自濡。百藤踵来，惠而不勤。饕餮既膺，督之公输。噬噬逮黎，寒饿而劬。敛聚几何，日腊以枯。孰当膏之，俾还敷腴。侃侃薛侯，仁信笃诚。优为赵张，耻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惊。涵浸薰醲，千室更生。侯劝于郊：“民尔良苦，治尔耒耜，安而田亩。轻家而遁，孰为汝所？不夺浚时，不急汝租，无情不勤，游未是趋。辨尔穰稂，相尔菑亩，区尔欲深，苗尔欲疏。粮莠既芟，蠹贼既除，穰穰满家，贡以羡余。”民拜侯教：“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维侯之赐。”有来督邮，责赋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输无迟，及此暇时，从侯于嬉。有嘉者禾，将献而失，民谓我侯，岂当移秩？萧萧马鸣，我侯于征，侯无温容，民有叹声。吏昔屏气，今当谁畏？盗昔知义，今当谁愧？予渴未濡，蔽其泉流，予渴未苏，彻其庇麻。侯去不留，云如何优？中天之云，是阴下邑，出而为雨，崇朝万国。我思我侯，与云偕来，引领南东，顾瞻裴回。嵩丘盘盘，颍水滢滢，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1]有朋 读书山房本作“其朋”。

[2]推 原作“雄”，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3]延 原作“苙”，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阶 原作“皆”，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元好问集卷第三十九

书

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

四月二十有二日，门下士太原元某，谨斋沐献书中书相公阁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经纶。”伏惟阁下辅佐王室，奄有四方，当天造草昧之时，极君子经纶之道。凡所以经造功业、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门下贱士所敢与闻。独有一事，系斯文为甚重，故不得不为阁下言之。

自汉唐以来，言良相者，在汉则有萧、曹、丙、魏，在唐则有房、杜、姚、宋，数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当时百执事之人毗助赞益者，亦不为不多。传记具在，盖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举，而国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从古以来，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友之讲习，三者备而后成。喻如修明堂总章，必得榘桶像章，节目磊砢、万牛挽致之材，预为储蓄，数十年之间，乃能备一旦之用。非若起寻丈之屋，櫛椽椳楔、楹棧窳楠，杂出于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窃见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圣者之后如衍圣公孔。香旧如冯内翰叔献，梁都运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从之。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滨人王賁，临淄人李浩，秦人张徽、杨焮然、李庭训，河中李献卿，武安李安，固安李天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璠，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耀卿、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治，柏人胡德珪，易州敬弦，云中李微，中山杨果，东平李彦，西华徐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洛水张仲经，虞乡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著，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勾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掣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

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如何哉！

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冒渎台严，不胜惶恐之至。某再拜。

与枢判白兄书

某顿首：自乙巳岁往河南举先夫人旅殡，首尾阅十月之久，几落贼手者屢矣，狼狽北来，复以葬事往东平，连三年不宁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问。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闻曾定襄人处寄书，然至今不曾见，但近得仲庸书，报铁山已娶妇，吾兄啖炊如平时，差用为慰耳。

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证，赖医者急救之，仅免偏废。今臂痛全减，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来数处传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辞者，此虽出于妒者之口，亦恐是残喘无凭、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后，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

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此书成，虽渣死道边无恨矣！更看向去时事，稍得放松否也？

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间有过当处，吾兄细为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无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书为报也。时暑自爱。不宣。

答中书令成仲书

张子敬处备悉盛意。未几张伯宁来，招致殷重，甚非衰谬之所堪任。其还也，不得不以书通。

癸卯之冬，盖尝从来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声势。悠悠者若谓凤池被夺，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祚，下辱子孙。与渠辈无血仇，无骨恨，而乃树立党与，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灭。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斁之躯，蹈覆车之辙，而试不测之渊乎？

君侯材量闳博，藹有时望，士大夫出于门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纳，足以广见闻，益智虑而就事业。顾仆何人，敢当特达之遇乎？复有来命，断不敢往。孤奉恩礼，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聪上人书

某顿首启：四月末，自太原来镇州，得春后手书，副以《宝刀》新什。反复熟读，且喜且叹。又愧衰谬，无以称副好贤乐善之心耳！

仆自贞祐甲戌南渡河时，犬马之齿二十有五，遂登杨、赵之门。所与交如辛敬之、雷希颜、王仲泽、李钦叔、麻知幾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选。仆自以起寒乡小邑，未尝接先生长者余论，内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驾。后学时文，五七年之后，颇有所省。进而学古诗，一言半辞，传在人口，遂以为专门之业，今四十年矣。见之之多，积之之久，挥毫落笔，自铸伟词，以惊动海内则未能。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贋，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慧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常记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钦用^①、李长源辈数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处。自诸贤雕丧，将谓无复真赏。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

上人天资高，内学富，其笔势纵横，固已出时人畦畛之外。唯前辈诸公论议，或未饱闻而履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见异人，必得异书，可为万世学者指南，可终身守之。此仆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锦机》已成，第无人写洁本。年间得断手，即当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书不尽言。时暑，万万以道自护。不宣。

答大用万户书二

某顿首启：东原宿留几半岁之久，辱公家贤弟昆懋籍之厚，内省衰谬，愧无以当之耳。即日伏惟起居万福。孙德谦、张梦符津送至魏京，今东归矣。雷氏霜钟，亦名器也。胥门旧物，果有所归。到日，公自知之。临行聊此为候。向暄，千万自爱，不悉。某再拜启。

某顿首：尊书知贤昆季雅意，愧衰谬无以当之。即日伏惟侍奉万福。自西归鹿泉，值仲女病剧，奔诣太原。留百许日，仅得勿药，即欲东行。继闻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诸余张媪能言之。所需《横笛侍女图》，今奉去。《树萱堂记》，相见下笔未晚。《歌器赋》全文并跋语，千万录寄，欲入《见闻录》中。时暑强学，为亲加爱，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学疏，代郝侯祚

始定终终，守文之期式遽；有教无类，作人之效可征。言念吾州，久崇庙学，傅侯完复于天德小康之际（傅守名慎微，字权先），要公增筑于大定承平之时（要守名介，字伯升）。极地位之高明，副师儒之严重。华表俯窥于双鹤（庙学下有双鹤观），连冈雄镇于九龙（学在九龙冈巖上）。弦歌绝并邑之哗，章甫易弓刀之旧。孙内翰之科名相踵（孙名九鼎，字国镇。国初状元，郡人），姚隐君之文石具存（《学记》醉轩先生所作。名孝锡，字仲纯，徐州人）。不图劫火之余，遽有园蔬之叹。顾惭小已，猥守大藩，方举废之是图，亦少文之当变。昔鲁僖以泮宫发颂，齐宣由稷下垂声，不能广厦以庇贤良，愧万夫之观政。况乃玄坛并峙，佛屋载新，开檀施于奔驰战夺之场，化金碧于顾盼聒呻之顷。何私有百神之秩，而公无二仲之祠？既责任之有归，岂经营之敢后？下车修庠序之教，犹窃恨其迟；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远之有！孰相兹役，我怀其人。

清真道院营建疏

奉为本庵欲创圣位，以为焚诵祝延之所。其于工费，有赖维持。谨投诸方上善共缔清缘者。窃以像设严真仪之奉，斋厨净律侣所安，祝赞有归，功缘为大。方经营之伊始，宜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仁，幸垂一诺。谨疏。

戊申六月日，遗山老人疏。

请太一宫提点李大师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维仙圣所庐，剑飞而古柏仍存，石润而仙蒲未老。孰为真隐，再畅玄风，扬潘、马之徽音，续谭^①、刘之正脉。李公大师，源分滴水，名动谟庭。静一得精微之传，冲退为衰薄之镇。惟望拜之祠既举，而司真之治方虚。敢因黄鹤之书，敬促青牛之驾。壁门金阙，瞻星汉以非遥；玄都石坛，伫嵩呼之复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时！

兴国院改律为禅，请住持疏二首

轨辙交驰，尘劳先起。皮毛尽落，真实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济更无别水。谈空说有，何妨披转活头；指东画西，究竟不离当处。眷兹兴国，初议安禅，谁堪选佛道场，来举开山公案？集公清风匝地，满月当秋，不甘北颯之铃铎，自得寿宁之衣钵（僧嗣寿宁月）。光明既露，难拟盖藏，冥主相谐^②，共为推挽。云山改色，钟鼓同声。暂从华表之游，尽革青毡之旧。法筵龙象，同归佛祖之权；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寿。善哉行矣，今正是时！

福慧兼全，万为希有，人境相值，一变从新。载惟父祖之田园，历远隋唐之岁月。透竟仍在，露塔相望，虽斋鼓粥鱼粗供朝夕，而树林水鸟未极幽闲。幸我贤侯，特经深眷，谓打^③地之清风未远，而开门之胜概空孤。变迁既异于古今，授受宁论于甲乙？谁其作古，自有当仁。固知不出当家，终亦难逃公议。月轮桂树，斩新别出一枝；佛国旌旗，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标孤峻，道照虚明，袖里圈绳，穿透向上诸人鼻孔；林间几席，坐断天下衲僧舌头。既为大事因缘化身，合与末法众生援手。自教自禅之已竟，谁宾谁主以何言。勿云鹤恋旧巢，自是龙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栳之权；永为皇家，延百亿万年之寿。无劳拟议，便可承当。

曹子归葬疏

松柏岁寒，莫重生死之托；金兰天属，亦有急难之求。久要不忘，交情乃见。通甫曹

君，牧之风调，张祐才名。谁谓雍容闲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栖迟之暮景？风霜十月，身去国而不归；蓬蒿一丘，事盖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岂徒哀无赠贖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义？城旁冢地，何如温序之乡闾；汴上麦船，会有范家之父子。

杂 体

麻、杜、张诸人诗评

麻信之、杜仲梁、张仲经，正大中同隐内乡山中，以作诗为业，人谓东南之美尽是在是矣。予尝窃评之。

仲梁诗如偏将军将突骑，利在速战，屈于迟久，故不大胜则大败。仲经守有余而攻战不足，故胜负略相当。信之如六国会合从，利在同盟，而蔽于不相统一，有连鸡不俱栖之势，虽人自为战，而号令无适从，故胜负未可知。光弼代子仪军，旧营垒也，旧旗帜也，光弼一号令，而精彩皆变，第恐三子者不为光弼耳。

射 说

晋侯觞客于柳溪，命其子婿驰射。婿，佳少年也，跨蹇柳行中，胜气轩然舞于颜间。万首聚观，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

已而乐作，一射而矢堕，再而贯马耳之左。马负痛而跃，人与弓矢俱坠。左右奔救，虽支体不废而内若有损焉。晋侯不乐，谢客。客有自下座进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于心而至焉者，无有也。何谓得之于心？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为一，的虽虱之微，将若车轮焉，求为不中不可得也。不得于心则不然，身一、马一、弓矢一，而的又为一，身不暇骑，骑不暇毅，毅不暇的。以是求中于奔驶之下，其不碎首折支⁽⁴⁾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于射也，顾尝学焉，敢请外厥之下驷，以卒贤主人之欢，何如？”晋侯不许，顾谓所私曰：“一马百金，一放足百里，衔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罢酒。

元子闻之曰：天下事可见矣。为之者无所知，知之者无以为。一以之败，一以之废，是可叹也！作《射说》。

酒里五言说

“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惟醉乡地，中有羲黄醇。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此余二⁽⁵⁾十六七时诗也。

王辰北渡，顺天毛正卿、杨德秀与一傅生祈仙山寺中，苏晋降笔写诗数十首。一诗有“百伪无一真，中有羲黄醇”之句。余诗除“酒里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语。正卿、德秀初不知苏晋为何代人，不论此诗何人作也。而晋所批乃有此十字，晋岂余前身欤？抑尝见余诗，窃以为己有者欤？将近时鬼物之不昧者，记余诗，以托名于晋，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

晋既以余诗为渠所作，故余亦就“酒里神仙我”五言取偿于晋，作乐府一篇：“绣佛长斋，半生枉伴蒲团过。酒垆横卧，一蹴虚空破。顾笑张颠，自谓无人和。还知么醉乡天大，少个神仙我。”

靖德昭儿子高户字说

古今俗忌，以五月为恶月，端午为恶日。赴官者顿不敢发，生子者弃不敢举。不幸而与祸会，故一切以俗忌为当。然赴官后期，盖不足计，生子而不之举，其祸可胜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举儿子，靖氏盖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户”，而乞字于余。余以为五月生子，往往富贵而寿，如汉大将军王凤、相国胡广、晋王镇恶之等。其事

见于《史》《汉》《魏》《晋》之书为其详，秉笔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感，故谆复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岁以文武材杰出时辈，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间，抱利器而莫之试。其所得者，君子长者好贤乐善之名耳。

德昭问学甚笃，行义甚修，遭离世故，又抑⁽⁷⁾不能举。官为造物者之所乘⁽⁸⁾除，以起家之子遗之也。

高户今六岁，青衿绣襦，温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将为万乘之器。吾知恶月之说，殆田家媪火炉头语耳。因字之伯起，书以贻之。

曹南商氏千秋录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见于远孙正奉大夫、赠昌武军节度使衡所著《千秋录》备矣。盖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汤，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后为纣王。又二十六世，于秦、于两汉、于曹魏、六朝、隋、唐，详见于家谍者。以节度君推世次，系出陈之长平。长平，殷高宗冢在焉。

远祖司空侑，《唐史》有传，太和中，再领天平节钺。子羽，举进士，藩府辟召，不至通显。子盈孙，僖宗闻其有礼学，擢为太常博士，终于大理卿，赠吏部尚书。子暄，暄之子处让，处让之子岳，已上失其官号，俱为唐人。岳之子讳怀欽，入五代十年生。周显德二年，刘知榜擢第，终于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试大理评事、知曹州南华县事致仕，因家于曹，享年九十四，详见谱谍。盖自司空而后为郭人，南华而后为曹人。避宋宣祖讳，改姓商氏，建节度君九世矣。

南华之子捷，淳化三年孙何榜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圣、宗傅、宗回、宗弼、宗旦、宗爽、宗昱。宗傅、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傅咸平三年陈尧咨榜擢第，初仕蜀川，后乃隔绝，不知所终。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擢第，累迁至中书舍人。仁宗朝时誉蔼然，有卿辅之望。其后不乐仕进，年未五十乃挂冠，筑堂曹南之西园，名曰“晦道”。时贤高其勇退，盛为称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华县君。生八子：倚、偁、俨、传、佑、恢、秘、偕。倚、偁、传、偁四子登科，即节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继周，天圣五年王尧臣榜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阳监、平阳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颢、偁、侑，详见《墓志》。长子伊，伊子谌。

侑元丰五年黄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太学博士，后元祐党事兴，碑其名于余官之列。一中立。备皇祐三年冯京榜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适之。传字梦臣，皇祐五年郑獬榜擢第，继登说书科，授国子直讲，终于光禄寺丞，出知虢州朱阳县事。亦足以知当时重守令之选也。享年六十一，累赠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详见《墓志》。即节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干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贯之。元之、贯之登科。依嘉祐四年刘辉榜擢第，终于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张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说之、直之。先之、说之登科。

元之熙宁九年徐铉榜擢第，终于承议郎、济州巨野令。县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萧氏，四子：因、圉、丙、内。因登科。先之元丰五年黄裳榜擢第，终于衡州茶陵令。贯之字以道，后改名义，元祐六年马涓榜擢第，张君向辟为计司属官，终于朝散郎、知怀州、武德镇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张氏，封安人。即节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冈、册、丹、甫，皆业进士。说之建炎五年李易榜擢第，授邓州文学，后摄济阴主簿。阜昌二年，通判兴仁军府事。张君徽文，商文学素勤学古，可使入官，今保举堪赴吏部注拟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即龙图公之孙女也。四子：默、点、勋、黼。默后改名休复，字子泰⁽⁹⁾。风仪秀整，襟量夷旷，博学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即金紫公邻几孙女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于世。谥九举终场，建中靖国元年恩赐进士第，终于虔州大庾令。因绍圣四年何昌言榜擢第，终于通仕郎、开德府临河县令。三子：大有、大声、大临。

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补，累官至通直郎、开德府濮阳县丞。一子，瓌冈，字元寿，建炎二年从刘锡太尉解危沧州，奏补拱辅从事。入金朝，换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即节度君之曾祖也。初妻周氏，再娶郑氏。二子：驹、驰。

册字元功。丹字大忠，后改名愈，字师心。为施内翰朋望诗酒之友^[10]。生二子：骥、骥，皆早世。甬字子华，俱以儒业显于乡里，学者宗之。

祖驹，字士龙，两赴庭试，天资和雅，博学强记，教授乡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寿终，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长永锡，字难老。次敷锡，字福老。次康锡，字吉老。难老用公贵，及封朝请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阳郡太夫人。三子：仲曰道，字正叔。滑稽豪侠，有古人风。季曰衍，字信叔，颖悟早世。

公朝请君之长子也，字平叔。幼从祖学，长师乡先生李若讷。若讷爱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庆二年黄裳榜词赋进士第，释褐主鄆州洛交簿。以廉能，换郟县，寻辟威戎令。时兴定己卯岁饥，民无所子余，公乃开仓赈济，然后白之行台，赖以全活者甚众。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乘衅入寇。公率领蕃部土豪守御应敌，保以无虞。秩满，县人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罢，入为尚书省掾。历粮草边关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满，授户部主事。两月，擢拜监察御史。

姨母郝国夫人不时入禁中，干预政事，声势甚张。公拜章极言，自是郝国被召乃敢进见。宗室帅庆山奴军淮南，归州失利，朝廷置而不问。公建言：“自古败军之将，必正典刑，不尔，则无以谢天下。”诏为决杖八十，因而退罢。户部侍郎尚书曹温，时一女在掖庭从史，亲旧干预权利，其家人填插诸司，贪墨张露，而台官无敢言者。公历数其罪，诏罢温户部，改太后府卫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温果可罪，当贬逐。温无罪，则臣为妄言。岂有是非不别，而两可之？”哀宗为之动容，乃出温为汝州防御使。

未几，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盖将大用矣。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事，不赴，奏充枢密院经历官、通领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丞相完颜革公领陕西行台，奏公偕^[11]行，充左右司员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台地重，急于用人，可从丞相奏。”自是台务一决于公矣。明年召还，行台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内艰，乃得还。平章政事萧国侯公塞京东河决，奏公以左右司郎中从行。

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蓝总帅府经历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帅入援。二月九日，军至陕，将由间道之长生水界。与北军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饥冻不能战，主帅兀典弃众降敌。公为北军所得，令去巾，公瞋目大啸曰：“汝欲胁从我耶？我终不能降！”回望阙瞻拜曰：“主将无状，亡兵失利，臣之罪责亦无所逃，但一死报国耳！”遂拔佩刀自颈，时年四十有六^[12]。褒赠正奉大夫、昌武军节度使。

初娶邓氏，继娶郑氏，并封濮阳郡夫人。子男二人：长曰挺，字孟卿，业进士。次曰援^[13]，字仲经。女一人，适进士刘茂^[14]。孙男七人：琥、璘、璋、瑾，皆业进士；玮、璘、璋及女孙二人，尚幼。

初河间许古道真，以直言极谏称于德陵朝。正大初，诣朔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则无以致中兴。”章奏，召道真赴都堂，问孰为可相，道真以尚书省掾商衡对。当时，上新即位，经略四方，思所以弘济艰难者为甚力。道真已得请居伊川，即命驿召致之，复右可谏。天下相望风采，道真亦慷慨愿以人所不敢言者为天子言之。及论天下事，首以公为可相，则公之材为可知矣。

公事长上以礼，接下以诚，与入交敦始终，家居怡然毋愠容。性嗜学，藏书数千卷，古今金石遗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来，士大夫以救世之学自名，高者闾^[15]略而无所统纪，下者或屑屑于米盐簿书之间，公天资雅重，遇事不碌碌，入所不能措手者，率优为之，苟可以利物，则死生祸福不复计。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评者至今以公用违其长，使之卒然就一死，为斯世惜也。故好问铭其墓云云。

按公所藏及记录者，有唐武德三年远祖司空勋国公《开山诰》，有“体质平允，才器敏洽，宣力义旗，功参造昧”¹⁶。可吏部尚书。”宣和内府物也（已下皆晦堂题咏，备在《家乘》）。自余玉麟，授之楚尾毛观复，给事中、知曹州兴仁军府事三衢卢襄赞元，济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邓忠臣，山东路提刑使济阴贺公叟、杨庭，东平路转运使乡先生李上达及子元元防方平，濮州军事判官林棣姚建荣兴祖，尚书左丞寿国公金城高汝砺岩甫，同知临洮府事兼积石州刺史平阳孔天监伟明，尚书右丞议¹⁷水贾守谦益之，谏议大夫溇南许古道真，户部尚书权参知政事台山杨愔¹⁸叔玉，尚书左丞日照张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萧国公东阿侯孳莘卿，大司农户部尚书相人张正伦公理等。书札诗篇（在《家乘》）翰林应奉东明王鸚百一尝作诰词云：“出知外县，凜乎其德让之遗；入掾中台，魁然有宰辅之望。”礼部闲闲赵公许与公有“鹏飞九万里，风斯在下”之语。其为时贤所推重如此，尚何待仆言！

正叔以通家之故，请为《千秋录》作《后记》，因得伴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报施未丰者，窃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间，从隘觜之微，涓涓而不绝。及其合支流，会众川，储蓄渊涉，尽涸欲舒徐之态，鼓之以长风，驱之以迅雷，泄云雨而涵鬼物，虽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楫，退回顾盼而不敢发。盖从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馆严侯之门者十余年，侯温然执拱箕之敬，海内名胜率以清启之器许之。诸郎玉立秀发，生长见闻，宜有不资于人而自矜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闲乐易，福祿方来。他日羔雁成群，极人间¹⁹盛事，当倍仆言之不妄云。

癸丑二月吉日，河东元好问裕之谨书。

故物谱

予家所藏书，宋元祐以前物也。法书则唐人笔迹及五代写本为多，画有李、范、许、郭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鹤》最为超绝，先大父铜山府君官汲县时，有美宣和内府物也。铜碌两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郡役时物也。“风”字大砚，先东岩君教授乡里时物也。铜雀研，背有大钱一，天禄一，坚重致密，与石无异，先陇城府君官冀州时物也。

贞祐丙子之兵，藏书壁间得存。兵退，予将奉先夫人南渡河，举而付之太原亲旧家。自余杂书及先人手写《春秋》《三史》《庄子》《文选》之等尚千余册，并画百轴，载二鹿车自随。三研则瘞之郑村别墅。是岁寓居三乡。其十月，北兵破潼关，避于女儿之三潭。比下山，则焚荡之余，盖无几矣。今此数物，多于南州所得，或向时之遗也。

住²⁰在乡里，常侍诸父及两兄燕谈，每及家所有书，则必枚举而问之。如曰某书买于某处，所传之何人，藏之者几何年，则欣然志之。今虽散亡，其缀緝装褙，签题印识，犹梦寐见之。《诗》有之：“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孙却后当以不知吾今日之为恨也。

或曰：“物之阅人多矣！世之人玩于物而反为物所玩。贪多务取，巧偷豪夺，遗簪败履，惘然兴怀者，皆是也。李文饶志平泉草木，有‘后世毁一树一石非吾子孙’之语，欧阳公至以庸愚处之。至于法书名画，若桓玄之爱玩，王涯之固护，非不为数百年计，然不旋踵已为大力者负之而趋。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后之恤哉！”予以为不然。三代鼎钟，其初出于圣人制，今其款识故在。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岂为圣人者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盖自庄周、列御寇之说盛，世之诞者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虽圣哲之能事，有不满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虽然，彼固自有方内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为谋，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饥而忘食，以游于方之外，虽眇万物而空之，犹有托焉尔。如曰不然，则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惟得之有道、传之无愧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矫情以趋达，以取异于世耶！乃作《故物谱》。

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 [1]欬用 四库本作“欬叔”。
 [2]譔 原作“章”，据读书山房本改。
 [3]诘 原作“请”，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打 读书山房本作“扛”。
 [5]支 原作“文”，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6]二 读书山房本作“三”。
 [7]抑 原作“借”，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8]乘 原作“兼”，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9]泰 读书山房本作“参”。
 [10]友 四库本、读书山房本作“文”。
 [11]俯 原作“俯”，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及本书卷二一《平叔墓铭》改。
 [12]四十六 本书卷二一《平叔墓铭》作“四十七”。
 [13]援 本书卷二一《平叔墓铭》作“隍安”。
 [14]茂 本书卷二一《平叔墓铭》作“懋”。
 [15]闾 原作“闾”，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本书卷二一《平叔墓铭》改。
 [16]昧 原作“珠”，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7]汶 原作“汶”，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18]颉 原作“造”，据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九杨颉小传改。
 [19]间 原作“门”，据读书山房本改。
 [20]住 读书山房本作“住”。

元好问集卷第四十

上 梁 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儿郎伟！窃以穷则变，变则通，圣人之道所以亘万世而无斂。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从。方属灵台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门之盛。^①眷紫微之旧治，肇清庙之新基。繁改作之良难，知乐成之有在。中国有《诗》《书》之教，风以动之；癯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时矣。敢窃《闾宫》之义，以佐武城之歌。

儿郎伟！抛梁东，并邑弓刀变旧风。孝悌力田从此始，衣冠礼乐有儒官。

南，极目农郊露气酣。五亩树桑明府教，鸣鸾无用说宜蚕。

西，木铎新声换鼓鼙。学馆大亨知有日，富儿未用笑朝齏。

北，草创古来须润色。妙年令佐向儒风，子弟于今有矜式。

上，汉日乡贤多将相。儒林发藻广川君，奎壁光芒三万丈。

下，弦诵洋洋新美化。朝家频赐鹤头书，长吏今年应劝驾。

伏愿上梁之后，生徒石室，常师蜀郡之文翁；保障茧丝，不愧晋阳之尹铎。旁沾邻郡，共治文明。

南阳麻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劳，野人养君子之义。政有居，讼有所，国家谨官府之常。繁改作之果难，宜乐成之有在。爰从旧邑，改隶新州。一朝公廨之递迁，三政民居之杂处。吏卒靡瞻依之地，簿书失岗谿之严。加之傲直稍愆，公移即至。度财计役，有司诚惮于纷更；习陋安卑，职者亦为之窃笑。眷惟吾土，今号名藩，田则九州上腴，人则四方和会。山连峨眉，如瞻大将之鼓旗；树入春陵，犹有故乡之城郭。岂有官为十万户之长，地方二千里而遥，陞级不为之少崇，绳墨自拘之如此？（后逸）

外家别业上梁文

穷于途者返于家，乃人情之必至。劳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属风霜匱薄之余，而有里社浮湛之渐。兹焉卜筑，今也落成。

迹山道人，蟬蠹书痴，鸡虫禄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于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迁，东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于春夏之长围。穷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义均纪季之附庸。出涕而女于吴，莫追于既往；下车而封之杞，有愧于方来。谋则金同，议当孰抗？爰自上书宰相，所谓试微躯于万仞不测之渊，至于喋血京师，亦常保百族于群盗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实闻存赵之谋，枯木死灰，无复哭秦之泪。初，一军恟乱，群小归功，劫太学之名流，丈郑人之逆节。命由威制，俟岂愿为？就磨甘露御书之碑，细刻锦溪书史之笔。蜀家降款，具存李吴之世修；赵王禅文，何预陆机之手迹（《文选·谢平原内史表》）？伊谁受赏，于我嫁名？悼同声同气之间，有无罪无辜之谤。耿孤怀之自信，听众口之合攻。果吮痍舐痔之自甘，虽窜海投山其何恨！惟彼龟龟而作鳖，始于养息以成蛇。追韩之骑甫还，射羿之弓随散（于北渡之初，献书中令君，请以一寺观所费，养天下名士。造谤者二三，亦书中枚举之类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凭。

复齿平民，伋延残喘。泽畔而湘累已老，楼中而楚望奚穷？怀先人之戴卢，可怜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岂谓事有幸成，计尤私便。东诺侯助竹木之养，王录事寄草堂之赏。占松声之一丘（东家子《北山赋》：“菊花两岸，松声一丘”），近桃花之三洞（于此别业，与白子西所居相近）。东墙西壁无补坼之劳，上雨旁风有闭藏之固。已与编户细民而杂处，敢用失侯故将而自名？因之挫锐以解纷，且以安常而处顺。老盆浊酒，便当接田父之欢；春韭晚菘，尚愧夺园夫之利。彼扶摇直上，击水三千，韦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庙堂佐天子，盖有命焉。使乡里称善人，斯亦足矣。辄取合欢之意，演为助役之谣。

儿郎伟！抛梁东，人笑家山葱岭空。老大读书无用处，且将耕获教儿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翁。杖屦一游无脚力，会稽禹穴更须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鸡。种下五株桃树子，本无心学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岭头骑马是官人，万里风来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犹壮。云间道有少微星，两眼昏昏无复望。

下，百尺长松绕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诗，七十腰镰行时稼（“长松万株绕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镰，将引儿孙行时稼。”此吾家次山公诗也）。

伏愿上梁之后，里仁为美，邻德不孤。子期水作知音（曹子期，吾友生），季鹰^①早思命驾^②（张纬文留滞燕京）。起居饮食，身为无事之人；伏腊岁时，家有长生之醪。旁沾亲旧，共乐安闲。

青 词

太夫人五七青词

恩重托身，生成之义等；礼名犹子，嗣续之道存。痛卵翼之未终，忽杯棬之永弃。敢伸悃悃，仰诉昊苍（中谢）：

伏念臣母张，妇德成家，母仪范世。俭必求于中礼，严不至于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者其勤尽。三釜得暂荣之禄，百身无可赎之年。涓埃之恩莫施，风树之悲曷已！惟幽诚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徵。敬叩玄科，窃依真荫。土灰有望，悦沾再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赐。

刘宣抚设醮青词

威然后惩，恒情之必至；救而不弃，大道之曲成。惟洪纤同万化之归，故幽显靡一诚之间。敢殫悃悃，仰叩希夷（中谢）：

伏念臣某，尘劫赋形，昏衢失步。偶会崩离之遇，妄从角逐之余。出入两州，因循十稔，岂微劳之可录，徒多罪之与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寻陷畏涂之荆棘。忧虞甫集，丧病踵来。暴贵非祥，匿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悦，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将安遣？眷深衷之有假，尚后福之可徵。载举玄科，窃依真荫。恭惟至公立德，弘济为仁，闵其颺飞蠕动之愚，重以气化形生之赐。土灰有望，悦沾善贷之私；沟壑未填，举是自新之日。

张喜千户青词

暴贵无渐，一归自召之苗；大德曰生，万有必从之欲。敢殫悃悃，仰叩希夷：

臣某，腐朽余生，编齐庶品，匪时缘之幸际，抚气质以奚堪？户封已迫于通侯，子婿难联于鼎族。满盈之极，负乘是忧。果罹瘴天之殃，危失保家之长。尚赖至仁之弘济，庶几大道之曲成。恭按玄科，窃依真荫。自同草土，固所谢之莫知；未即灰钉，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谢土词

营建非时，事关于仓卒；阴阳干禁，理藉于祈禳。恭扣玄科，切依真荫。有相之道，何知阴骘之私；永建尔家，尚覩曲成之赐。

郡守天池祈⁽⁴⁾雨状

维太岁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百拜，献状天池龙君殿下：

惟神血食一方，膏润千里，灵应之迹，著见有年。某等资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抚安闾里，召迎和气。自开岁以来，虽尝被一溉之赐，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无望，民庶嗷嗷，将遂遭播。匪我神明，则将畴诉，乃消吉旦，谨遣管内僧某、道士某，躬诣灵湫，奉迎甘泽。某卑职所限，止于道左，颺俟云舆风马，尚辱临之。不胜悬禱之至！谨状。

祭 文

祭飞蝗文

粤惟此州，百道从出。调度之急，膏血既枯，悬望此秋，以纾日夕。沴气所召，百孽踵

来，种类之繁，蔽映天日，如云之稼，一饱莫供。道路嗷嗷，无望卒岁。考之传记，事有前闻。鲁公中牟，今为异政。余墨汝罚，诘曰弗灵？言念兹时，濒于陆沉，吏实不德，民则何辜？岁或凶荒，转死谁救？敢殫志愿，神其悯之！

为第四女配婿祭家庙文

维太岁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孙元某谨以家奠，敢昭告于显曾祖忠显府君、曾祖妣王氏、显祖朝列大夫铜山府君、显祖妣河南县太君赵氏、显伯考赠中顺大夫东岩府君、显妣河南郡太君王氏、显考广威院城府君、显妣河南县太君张氏：先以庚戌八月为第四女择配，得世官张氏之长子兴祖作婿。家居龟筮叶吉，今正是时，庙授有仪，式伸虔告。尚飨。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国夫人文

维大朝癸卯岁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谨以家奠，敢昭告于先妣国夫人苏氏之灵：负衅蒙累，貽祸庭闱，龟筮告期，迫于襄事，尚假残息，勉沥血诚。维先夫人系繇棉族，天作之配，嬪于我家。妇德有光，母仪克备，《彤管》所拟，于古无惭。维我严君，蚤逢昌运，仕非为己，义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馈，悉力一志，以济时康，寅亮天功，实资内助。谓当阳报，俾寿而康。如何盛年，奄弃荣养？相彼庶品，资于坤元，得一靡常，俛焉倾圯。藐是我独，托体何从？创巨痛深，百贲奚赎？人皆有母，今我独无。哀哀昊穹，忍此荼毒。终天一恸，五内崩离。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题跋

跋《国朝名公书》

任南麓书，如老法家断狱，网密文峻，不免严而少恕，使之治京兆，亦当不在赵、张、三王之下。黄山书，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礼乐束缚，远而望之，知其为风尘表物。黄华书，如东晋名流，往往以风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犹有蕴藉可观。闲闲公书，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

百年以来，以书名者多不愧古人。宇文太学叔通、王礼部无竞、蔡丞相伯坚父子、吴深州彦高、高侍制子文，耳目所接见，行辈相后先为一时。任南麓、赵黄山、赵礼部、鹿都运才卿、史集贤季宏、王都勾清卿、许司谏道真为一时。庞、许且暨，若党承旨正书八分，闲闲以为百年以来无与比者，篆字则李阳冰以后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论。今卷中诸公书皆备，而竹溪独见遗，正如鄧中宾客，应、刘、徐、阮皆天下之选，使坐无陈思王，则亦不得不为西园清夜惜也。

岁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书。

题樗轩《九歌遗音》大字后

胙国公诗笔圆美，字画清健。南渡以后，扬、赵诸公无不叹赏，有不得言者。公家所藏名画，当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与展玩，品第高下，至于笔虚笔实、前人不言之秘，皆纤悉道之。故时人推画中有鉴裁者，唯公与鹿都运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人而已。子意公画亦必人品，而世未尝见。盖诗与画同源，岂有工于彼而不工于此者？如前所书《九歌遗音》，谓非李思训著色、赵大年小景可耳（《九歌遗音》：“易西山，蓊东山，苍桧千章竹万竿，岭头云自闲。杏花残，欲春阑，立玉峰前水一湾，鸥飞落照间。”正大三年春二月十三日，为松庵书）？

跋闲闲自书《乐善堂诗》

“人皆有两足，不践荆棘地。人皆有两手，不削虎兕齿。如何身与心，择善不如是。从善如登天，从恶如弃屣。而于取舍乖，知之不审耳。盗跖脍人肝，颜子一瓢水，均为一弃尘，谁光百世祀？较其得失间，奚翅十万里。所以贤达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时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诗铭吾堂，兼以勸诸已。”闲闲公此诗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实。古人谓“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践行”，公无愧焉。今日见公心画，玩其辞旨，不觉敛衽生敬。公尝为襄城庙学作《省斋铭》云：“言有非耶？行有违耶？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耶？”铭不满二十言，而于三省之义，委曲备尽，可以一倡而三叹。惜今世不传，因附于此。

癸丑六月吉日，门生河东元某谨书。

跋《二张相帖》

二张皆人豪，不应以责文士者责之。书祖记姓名，已为过望，况工妙如此耶！

跋《苏黄帖》

苏、黄翰墨，片言只字，皆未名之宅。百不为多，一不为少，尚计少作耶？

跋松庵冯文书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诗笔字画大有不能称副者。闲闲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画，其失自欺公始。”如吾松庵丈，诗笔字画皆不减古人，以人品取之，欧公之言亦不为过，必有能辩之者。

跋《苏叔党帖》

叔党文笔雄贍，殊有凤毛。坡尝云：“海外尤以自娱，过子每作文一篇，辄喜数日。”苏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远，俗子乃疑《黄楼赋》，坡亦尝辩之。《颶风赋》亦谓非坡不能作，不然，亦当增入笔点审之也。风俗薄恶如此！文赋且不论，至如叔党此帖，其得意处，岂亦坡代书耶？可以发一笑也。

闰月十八日书。

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

东坡《和陶》，气象只是坡诗，如云“三杯洗战国，一斗¹⁵消强秦”，渊明决不能办此。独恨“空杯亦尝持”之句，与论无弦琴者自相矛盾。别一诗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为佳。

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题。

题苏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画，端愿而清深，类其为人。小坡笔意稍纵放，然终不能改家法。“杞国节七”八大字，某不能识其妙处，故不敢妄论。

甲寅闰月十有七日，同觉师大中清凉僧舍敬览。

题许汾阳诗后

眼识许太丞彦清，示其从祖汾阳君《山水图诗》，语意高妙，而其字画与明昌辞人龙岩、黄华、黄山诸公各自名家，世尤宝惜之。其子右司谏道真，亦以能书称。今以汾阳笔法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尝见蔡大学安世、大丞相伯坚、潍州使君伯正甫三世传字

学，虽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辈守家法盖如此。汾阳守泽州日，戒子云：“姜相任唾面，周庸贵缄口。寸阴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东人至今传诵之。司谏在贞祐、兴定间，直言极谏，与陈公正叔齐名，时号“陈、许”。父子名流，在中朝百余年，少有似者，而彦清承其后，何其幸耶！彦清隐于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称，谓之称其家，盖无愧也。此诗渠家青毡，其宝秘之，当令后人知世德之所自云。

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进河东元某谨书。

《毛氏家训》后跋语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从事洛阳之西枢。君手书戒教，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为言。内翰王君伯翼述之备矣。某向在汴梁，妇翁提举以宗盟之故，与君通谱谍，相好善已数十年矣。两君资禀高亮，略相仿佛，言行之间，有不期合而合者。提举驰驿方城，御史以私愤横造飞语，遂陷诏狱。一愆而不复振，无所告语。书与渭南，叙述始末，终之以许国之诚，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虽复知诬染，亦无为昭雪之者。此书正卿亦尝见示，因得并渭南手笔细绎之。

私窃慨叹，东坡有言：“人无所不至，唯天不容伪。”壬辰之乱，侯王家世之旧，忠贤名士之裔，不颠仆于草野，则流离于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将绝而复续，稍微而更炽，河润九里，泽及中表，孰谓不有以启之？吾知中方执笔之际，渭南之子孙弟侄固已安居于鸟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还幕府，馆客勤甚。公夫人，予姨也，获观世德名氏，敢以芜辞继于王内翰之后。

十一月二十六日，侄婿河东元某敬书。

跋张仲可《东阿乡贤记》

东阿进士张仲可，以乡先生平章政事寿国张公、参知政事翰林学上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萧国侯公而下，由文阶而进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誉写别本以示同志。

仆窃以为，寿公初谏立元妃李氏，再谏山东军括地，以为得军心而失民心，其祸有不可胜言者。言既不听，即致相印而归，风节凛凛，当代名岂无出其右者。萧公行台东平，威惠并著，山东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节，虽古人无以加。虽不见于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余二十人，不见行事，徒记爵里。

仆窃以为未尽，何则？追述前贤，乡里后生实任其责。柳子厚《先友记》《近世名臣言行录》有例也。至于大县万家，历承平百年之久，风化之所涵养，名节之所劝激，一介之士，时命不偶，贵志下泉以与草木同腐者，亦何可胜数！诚使见之纪录，如《汝南先贤》《襄阳耆旧》以垂永久，此例独不可援乎？

仲可名家子，有志于学，故敢以相告。见贾丈^①显之，尝试问之，以为如何？

岁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东人元某谨书。

跋紫微刘尊师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宽之后，郭熙为高品。熙笔老而不衰，山谷诗有“郭熙虽老眼犹明”之句，记熙年八十余时画也。近世太原张公佐《山间风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终。平生遗迹，河东往往有之。公佐之后，得紫微刘尊师。

尊师爱画山水，晚得郭熙平远四幅，爱而学之，自是画笔大进。今年九十有七，为门弟子邵抱质作《春云出谷》《湖天清昼》《千崖秋色》《雪满群山》，殊有典刑。抱质请于题记，因为书之。

此翁定襄人。童非人道，道行高洁，而邃于玄学。吾夫子谓“人之生也直”者，于兹见

之。予恐后人阅翁此笔，但与郭熙、公佐论优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学如此，故表出之。

岁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记。

题学易先生刘斯立诗帖后

学易先生诗，绝似东坡《和陶》，不应入江西派，闲闲之论定矣。此诗余初到嵩山时曾见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记其辞。搜访一十年，北渡后将还太原，过东郡，乃复见之。乡人王清卿家。爱之深而不见之久，恍若神明，顿还旧观，故喜为之书。余家唐刘长卿诗，学易堂旧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题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孙仪公家本校之。”字画楚楚，如唐人书《盘谷序》。又，仅真令讳迹者，皇统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诗文二册，号《南荣集》，宣叔录之以备遗忘，乱后唯余家有之。然则余于学易刘氏，岂世之所谓缘熟者耶？

戊戌八月六日谨书。

跋龙岩书柳子厚《独觉》一诗

龙岩此卷大字，学东坡而稍有效束，故步仍在，末后四行二十二字如行云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无意之间，故如出两手耳。

题闲闲《书赤壁赋后》

夏口之战，古今喜称道之。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许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闲闲公乃以仙语追和之，非特词气放逸，绝去翰墨畦径，其字画亦无愧也。

辛亥夏五月，以事来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实出此轴见示。闲闲七十有四，以壬辰岁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讳日也。感念畴昔，怅然久之，因题其后。赤壁，武元真所画。门生元某谨书。

[1] 盛 读书山房本作“胜”。

[2] 友生 读书山房本作“先友”。

[3] 膺 原作“膺”，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4] 祈 原作“祁”，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5] 斗 原作“年”，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及《苏东坡续集》第三卷《和饮酒二十首》改。

[6] 括 原作“搜”，据读书山房本及本书卷一六《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改。

[7] 丈 原作“文”，据四库本、读书山房本改。

遗山先生文集后引

正大中，诏翰林院官各举所知，时闲闲先生方握文柄，于人材慎许可，首以元子裕之应诏。朝议是之，而天下无异辞。盖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东岩君之指授。稍长，博极群书，且多与名士游，故于冠岁崭然见头角，肆笔成章，往往脍炙人口。贞祐南迁，文誉日崇，作诗自名一家。其于古调乐府为尤长，不惟可以追配古人，而一时学者^{〔1〕}罕见其匹。士林英彦，不谋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后虽出知剧县，入主都司，簿书冗惚之际不废吟咏。北渡以来，放怀诗酒，游戏翰墨，片言只字，得者犹以为荣。间作《中州》一集，旁搜远引，发扬前辈遗美，其叙事之工，概可见矣。国朝将新一代实录，附修辽、金二史，而吾子荣膺是选。无何，恩命未下，哀讫遽闻。使雄文巨笔，不得驰骋于数十百年之间。吁，可悲夫！

东平严侯弟志杰，富贵而好礼者也。即其家购求遗稿，捐金鸠匠，刻梓以寿其传，属余为引。余与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馆者三历春秋，义深契厚，固不当辞。然仁卿大手，已序于前，顾余荒谬，安敢赘长语于其旁？感念畴昔，姑以平日亲所闻见，与夫同志之所常谈者，书诸卷末云。

岁昭阳大渊献秋七月己丑，慎独老人曹南王鹏识。

〔1〕者 原无，据读书山房本增。

元好问集附录

金史·文艺传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读书，口不言世俗鄙事，乐易无畦畛，布衣蔬食，处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饮酒赋诗以自适。年四十八卒。有《东岩集》三卷。子好问，最知名。

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

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

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剜，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趣其门。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拙机》一卷，《诗文自警》十卷。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1〕}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遗山先生墓铭 郝经(见《陵川集》)

岁丁巳秋九月四日，遗山先生卒于获鹿寓舍。十日，讣至，经走常山三百里，已马异归葬。慕文酌酒，哭于画像之前而已。先生与家君同受业于先人父，经复逮事先生者有年，义当叙而铭之。

诗自《三百篇》以来，极于李、杜，其后纤靡淫艳，怪诞晦涩，浸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年而至苏、黄，振起衰路，益为瑰奇，复于李、杜氏。金源有国，士务决科干禄，置诗文不为。其或为之，则群聚讪笑，大以为异。委坠废绝百有余年，而先生出焉。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溯《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峭，遒婉高古，沉郁大和，力出意外。巧缟而不见斧凿，新丽而绝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发。杂弄金壁，糅饰丹素，奇芬异秀，洞荡心魄。看花把酒，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以五言雅为正，出奇于长句杂言，至五千五百余篇。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者又百余篇。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趣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为《杜诗学》《东坡诗雅》《锦机》《诗文自警》等集，指授学者。方吾道坏烂，文曜晦昧，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

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儿及汉、唐，国亡史兴，已所当为。而国史实录在顺天道万户张公府，乃言干张公，使之闻奏，愿为撰述，奏可。方辟馆，为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呜呼，先生可谓忠矣！

先生讳好问，字裕之，太原定襄人。系出拓拔魏，故^①姓元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岁能诗，太原王汤臣称为神童。年十一，从其叔父官于冀州，学士路宣叔赏其俊爽，教之为文。年十有四，其叔父为陵川令，遂从先大父学，先大父即与属和。或者讥其不事举业，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为举子尔，区区一第，不足道也。”遂令^②肆意经传，贯穿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礼部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

登兴定三年进士第，不就选，往来箕颖者数年，而大放厥辞。于是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讽于道涂，巍然坡、谷复出也。正大中，辟邓州南阳令。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帅府令兼镇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辞副致养，转内乡令。丁艰忧，终丧，诏为尚书都省掾。天兴初，入翰林，知制诰。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先莹。前配太原张氏，再配临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长适进士程端甫，次为女冠，次适张某。铭曰：

士子贾技争缀纛，侥幸寸禄奔走急，以为诗文作无益，粪壤掷弃明月璧。先生卓犖有异识，振笔便入苏黄室，开辟文源剪荆棘。大声复完金玉击，烂熳长醉思盈盈，瑞翰秋花乱堆积。险妒护前喘肝肺，群犬龃龉共谗嫉，尘埃野马为鬼贼。遗山岩岩倚天壁，国史兴丧是吾职，义烈不负董狐笔。定襄高寒拓拔国，马异归来反玄宅，有书有传俱未卒。呜呼，先生端可惜！呜呼，先生不可得！

祭遗山先生文

维年月日，陵川郝经谨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遗山先生之灵。

呜呼，气数之穷，靡物不坏；或者不沦^③晋，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者之所在，宜莫不

生，而夺于成，是理其可明邪？呜呼先生，萃灵蛰英，羁鼎¹⁵苞学，岳岳棱棱，硕士鸿儒，莫不震惊以为间世生（间世初见公文，曰：“是间世生者”）。渡南河而为名公，入京师而为名卿。张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凤鸣。方雷厉以风飞，挟鸿章而振纓。挫万象于笔端，倒河汉而一倾。搗尘言与滞思，滄颯浊以为清。辟斯文之洪源，俾灏汗而渊澄。而乃汙蔡论亡，蜚血凌城，气数俱尽，万化崩腾。时惟先生，独矫首而行，挽晦磁之日，磨¹⁶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辞林义藪，文模道程，独步于河朔者几三十年。岂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将兴邪？去鲁西来，聿峻有声。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笔未获麟，年未中寿，而夺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

呜呼先生，雅言之高古，杂言之豪宕，足以继坡、谷。古文之有体，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乐章之雄¹⁷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其笼罩宇宙之气，撼摇天地之笔，因循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学，则又不可胜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呜呼哀哉！先生虽死，文或不死，是谓亡而不死。先生虽可哀，吾徒无所仰，尤为可哀也。呜呼哀哉！尚殯。

元遗山真赞

其才清以新，其气爽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音蔡、辛，与坡、谷为邻。歌谣慷慨，喜气津津，唾玉喷珠，看花饮醇。而乃熟香读《易》，坐席凝尘。假邪？真邪？呜呼！复几千年，更有兹入也邪？

原古上元学士

麟死九鼎沦，万世无孔孟。文字糠秕余，扶藉不绝圣。伊昔大观季，天王始失政。中声入哇淫，吾道孰不竟。金源东北来，一洗河海净。斯文甚滥觞，几坠土梗横。吴楚割半天，疮痍仅续命。伊洛遽毒膺，朱张立朝廷。弘肆六艺学，俾与日月并。中原有奇才，河赋方短钉。天门黄金榜，赫耀动万姓。君臣此为得，父师此为令。或者语诗文，环视惊盼睇¹⁸。孰意元化情，不遂入昏暝。浚发自蔡党，高步出辽屐。墨漫天壤深，笔扫风雷劲。丝纶帝载熙，训诂玉言莹。诸公继踵作，互执造化柄。黄山与黄华，双凤高踞蹬。清风玉树鸣，千古一辉映。有若闲闲公，光彩璧月恒。云烟恣挥洒，乾坤快歌咏。鸞鸞金声铿，矫矫银钩硬。杨冯李留寮，崑崙胥倡应。五行连丽天，四海望而敬。伟哉遗山老，青云动高兴。文林划荆棘，翰府开径径。秋空玉琴张，搏拊分《雅》《郑》。三闾一曲歌，忽唤刘伶醒。哀哀汙蔡亡，六合为悬磬。此老独巍然，声价骇群听。振袂凌孤霞，珠璣飞咳警。人宗一代¹⁹文，天赋百年盛。纷纷夸毗子，据榭为警评。自谓人胜天，诂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为天下庆。作噩建子月，授我以照乘。葑屋惊见斗，寒焰忽蟠互。经也生已晚，弗及拜先正。穷阎一束书，十载成瓿甕。学问苟有归，贫窶安足病。今乃得溟渤，间津有龟镜。挈我登龙门，裸我出虎阱。摇摇风中旌，兹始见依凭。缅思先世泽，于今果无竟。呜呼世道丧，欲语寒泪迸。何时倒银汉，与世开葩艳。昂头冠三山，俯瞰旭日晨。陆海辟文源，生民共涵泳。

寿元内翰

秋风飒飒吹庭梧，长庚吐焰横太虚。遗山先生曳长裾，醉解黄鸪来天隅。蹴开化窟肆搜取，玉斗倒泻明月珠。九原呼屈原，底事为焦枯？青云问李白，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气一杯酒，千文光辉万卷书。高卧一曲歌，声价百碎砾。云墩宫徵奏玉宇，春莺花柳鸣天衢。惜哉时不与命偶，西周削弱为东都。明堂一柱入樵采，安得致主为唐虞。遗山山头有旧庐，归来亦足为欢娱。既有墮地风云之骊驹，又有竹花弄语之鸪雏。仰天一笑万事足，倒骑箕尾游蓬壶。

辨磨甘露碑

国贼反城自为功，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讼德召学士，溥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樽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国贵金源，吮毫极口无靛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

游华山，寄元裕之 赵来文（见《涇水集》）

我从秦川来，遍历终南游。暮行华阴道，清快⁽¹⁰⁾明双眸。东风⁽¹¹⁾一夜横作恶，尘埃咫尺迷岩幽。山神戏人亦薄相，一杯未尽阴霾收。但见两岸巨壁插剑戟，流泉夹道鸣琳瑯。希夷石室绿萝合，金仙鹤驾空悠悠。石门划断一峰出，婆娑石上为迟留。上方可望不可到，崖倾路绝令人愁。十盘九折羊角上，青柯平上得少休。三峰壁立五千仞，其下无址傍无俦。三灵仙掌在霄汉，银河飞下青云头。或云奇胜在高顶，脚力未易供冥搜。苍龙岭瘦苔藓滑，嵌空石磴谁雕镌。每怜风自四山而下不见底，惟闻松声万壑寒飕飕。扪参历井到绝顶，下视尘世区中囚。酒酣苍苍瞰无际，块视五岳芥九州。南望汉中山，碧玉簪乱抽。况复秦宫与汉阙，飘然聚散风中馐。上有明星玉女之洞天，二十八宿环且周。又有千岁之玉莲，花开十丈藕如舟。五鬣不朽之长松，流膏入地盘蛟虬。采根食实可羽化，方瞳绿发二千秋。时间笙箫明月夜，芝翮羽盖来瀛洲。乾坤不老青山色，日月万古青铜钩。君且为我挽回六龙警，我亦为君倒却黄河流。终期汗漫游八极，乘风更觅元丹丘。

寄裕之

久雨新晴散痲痹，一轩凉思坐中间。树头风写无穷水，天末云移不定山。宦味渐思生处乐，人生难得老来闲。紫芝眉宇何时见，谁与嵩山共往还？

《系舟山图》，裕之先大夫尝居此山之东岩

山头佛屋五三间，自势相连石岭关。名字不经从我改，便称元子读书山。

李平甫为裕之画《系舟山图》，闲闲公 有诗，某亦继作 杨云翼（俱见《中州集》）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独难。况复山中人，读书不求官。东岩有佳致，书室方丈宽。彼美元夫子，学道如观澜。孔孟泽有余，曾颜弃未残。向来种德深，直与山根蟠。之子起其门，孤凤翥羽翰。计偕聊尔耳，平步青云端。闾来游京师，士子拭目观。礼部天下士，文盟今欧韩。一见折行辈，殆如平生欢。舞雩咏春风，期著曾点冠。丘言造平淡，许上苏州坛。我曾读子诗，一唱而三叹。世人非无才，多为才所漫。高者足诋诃，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姿，不受薄俗漫。晴云意自高，渊水声无湍。他日传吾道，政要才行完。会使兹山名，与子俱不刊。

子端山水同裕之赋 李纯甫

辽鹤归来万事空，人间无地着诗翁。只留海岳楼中景，长在经营惨淡中。

《马图》同裕之赋（韩笔，定襄霍益之家物）

天马飞来不苦难，云屯万骑开元间。太平有象韩生笔，曾见真龙如此闲。

书怀继元弟裕之韵 赵元

苍龟不须问，我命只自知。多生曠宿业，世网缠绵之。骅骝受羁衔，大笑跛鳖迟。跛

蟹亦复笑，缩首甘自卑。何必参漆园，物理本自齐。槟榔可消谷，志士常苦饥。穆之万人雄，犹不免此讥。我儒更多病，区区欲何为。钟鼎不可幸，藜藿分所宜。安能如黄蜂，为人填蜜脾？清白愧少污（平声），后人何所贻。初学悔大谬，篆刻工文辞。年来厌酸臠，淡爱陶潜诗。爱诗固自佳，其如未忘机。回头四十年，言动俱成非。谁能逐世利，日久常规规。惟当种溪田，与子常^[12]相期。

窗扉有生意，山间春到时。长安冠盖尘，游哉不如兹。西畴将有事，老农真吾师。不见元鲁山，梦寐役所思。遗山乃其后，僻处政坐诗。时复一相过，照眼珊瑚枝。奇^[13]书多携来，为子卧听之。

少从白衫游，气与山峥嵘。一念堕文字，肠腹期拄撑。多机天所灾，室暗灯不荧。拈书枕头睡，鼻息春雷鸣。泰山与鸿毛，何者为重轻？蹄泓^[14]与渤海，谁能较亏盈？如能平其心，一切当自平。

嵩箕有奇姿，出云何悠然。云山足佳处，留客今几年？有子罢读书，求种山间田。栗里愧渊明，香山斯乐天。二老已古人，相望云泥悬。得酒邀月来，对影空自怜。撮衣欲起舞，稚子不须牵。

次韵答裕之

薄暮敲门喜客佳，水萍风絮共天涯。行藏一语倾心肺，古律三诗淬齿牙。朱研不妨闲度日，青山终得共凌霞。扶持老病须君辈，满地豺狼万里家。

寄裕之(二首)

旧^[15]没兵尘满鬓霜，买邻心乐古清凉。闲陪老秀春行脚，闷欠醜元夜对床。正欲脱身求兔窟，谁能随世转羊肠？南阳未比嵩阳好，满眼交游即故乡。

老懒愚狂百不能，饱谙人意冷于冰。清狂旧日耽诗客，灰朽而今有发僧。梦^[16]裹纸衾三丈日，话延雪屋一龛灯。新开一径通兰若，斩尽清凉旧葛藤。

次韵裕之见寄(二首)

鱼入深渊鹤在阴，飞潜何幸远庖砧。乾坤万里云无迹，冰雪三冬柏有心。故国钩留清夜梦，岁华分付《白头吟》。莘川拟作桃源隐，共与青山阅古今。

古屋颺颺四壁尘，不堪幽^[17]独足吟呻。瓶储看客常年惯，家具为农近日新。世味饱尝唯可睡，诗情漫苦不医贫。相从分我西山半，欲乞醜元伴老身。

题裕之《家山图》

系舟盘盘连石岭，牧马澄澄倒山影。山光水气相混涵，中有元家旧庐井。雁门一开豺虎场，驾言投迹嵩之阳。青山偃蹇不可将，十年竟堕兵尘黄。东岩风物知犹在，说与奇庵神已会。一挥淡墨能似之，消释远寄形骸外。元家故山吾与邻，梦见不如画图真。旧曾行处聊经眼，未得归时亦可人。

同裕之再过会善，有怀希颜 冯 昱

寺元魏高宫，十日来凡两。前与鬻脚僧，高莫少林往。其时已薄暮，诸胜不暇访。今同魏诸孙，再到风烟上。寺僧导升殿，雄深肃瞻仰。柱础门限砧，追琢成大壮。不见磨琢痕，莹滑明混朗。摩挲三叹息，后世无此匠。晚登西南亭，碧玉对千丈。如王官天柱，如太华仙掌。留宿赞公房，秀色梦余想。夜静耿不眠，泉溜琴筑响。惜^[18]今不来，联诗共清赏。

赠 裕 之 麻九畴

向来三度见君诗，常望西山有所思。谁料并州天绝处，相逢梁苑雪消时。贤人乐古声犹在，聳叟文高世岂知。只恐神嵩不留客，秦川如画渭如丝。

元裕之以山游见招，兼以诗四首为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韵

石华政可采，负我孤舟蓬。胡为红尘里，扰扰槐安宫。山间绿萝月，一照千岩空。洪崖去不返，清游谁与同？空余松根泉，杂佩流无穷。人心堕泥滓，不如与天通。举头视霄汉，浩露洗心胸。

日月两角蜗，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径醉，岂择瓦与玉。大笑区中人，朱门丐梁肉。清晓登少室，日夕眺王屋。紫烟晡我发，碧霞贮我腹。溪中有白云，万事付濯足。物物惬幽情，不独兰与菊。

南风入桂树，高叶碧峥嵘。举手戏攀折，上与云烟撑。黄金间白玉，遍地光^{〔19〕}晶荧。笙箫坐间发，鸾鹤空中鸣。浩歌山谷应，起舞衣裳轻。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气盈。目送飞鸿尽，青云万里平。

国风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为《玉台咏》，铅粉娇华年。政须洗妖冶，八骏踏芝田。青苔明月露，碧树凉风天。尘土一一尽，象纬昭昭悬。寂寥抱玉辨，争竞^{〔20〕}摇尾怜。幸有元公子，不为常语牵。

同裕之、钦叔分韵得“莫”、“论”二字 雷渊

幼安谢辟命，子云老寂寞。趋向岂独异，时命非所度。我久困流离，一麾求负郭。虽无斩敌功，尚举力田爵。蒿少启吾封，四履尽伊洛。有客来问津，醉眠入寥廓。世事久闭眼，终日只睡昏。清风何处来，佳客已在门。倒屣往从之，玉色何我温。妻孥趣作具，欢喜倾瓶盆。清夜棋棋往，共就遣山元。嘲谑及俳语，发挥间微言。悬断漏天枢，高啸惊邻垣。吻合政相和，意到俄孤寡。恨不倒困廩，矧肯留篱樊。弃屣获珠玉，披榛见兰荪。我脏已三折，醉堕偶全浑。知无适俗韵，量力任灌园。二君清庙器，巾屨华鼎尊。苍生望休息，朝廷待崇尊。出处既异途，会合难预论。此乐未易得，此夕勿惮烦。白酒举初子，黄鸡溷诸孙。水乐喧后部，山鬟秀前轩。一醉万事休，商声满乾坤。

玉华山中同裕之分韵送钦叔得“归”字

洗耳颍川水，疗饥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辉。末路风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载事，非君谁与^{〔21〕}归？

九日登少室绝顶，同裕之分韵得“萝”字

闲居爱重九，佳人重相过。登高酬节物，少室郁嵯峨。遮丽谢尘土，夷犹出烟萝。款如据鳌头，万壑俯蜂窠。浩浩跨积风，泆泆涉长河。日车戾红轮，天宇凝苍波。指点数齐州，始觉氛埃多。我元倚天剑，有泪空滂沱。惊鳞盼奥渚，倦翼占危柯。悔不与家来，结茅老岩阿。归途耆老阮，广武意如何！

次裕之韵，兼及景玄弟

名肠相炊半成灰，战退粉华旆始回。文字喜逢修月手，津梁愧乏济川材^{〔22〕}。等闲有酒辄共醉，信口哦诗不置才^{〔23〕}。最忆平生刘子骏，紫芝可惜不借来。

玉华谷同希颜、裕之分韵得“秋”字 李敏能

玉龙落峡喷飞流，空翠霏霏晚不收。软脚山堂一壶酒，暮凉闲对两峰秋。

荣^[24]阳古城登览寄裕之

突兀高台上古城，登临人境两峥嵘。关河落日岁云暮，草木临风气未平。虎掷龙拏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一杯欲洗兴亡恨，为唤穷途阮步兵。

送裕之还嵩山 王 涯

高怀不受簿书侵，清颖鹄盟欲重寻。老去宦情知我薄，闲来道念见君深。对床夜雨他年梦，满马西风此日心。嵩顶胜游谁得共，仙闻仙取待知音（本句用古仙人诗语）。

游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霜落丰山白水收，岁华全在竹园头。赋诗鞍马惭真赏，载酒林泉阻胜游。野色自随人意远，夕阳应为鸟声留。仙源回首旌旗隔，一笛西风唤客愁（丹霞下寺，土人^[25]以“竹园头”名之）。

送裕之官邓下，兼简仲泽 崔 遵

青灯别酒夜沉沉，力负相思自不任。闲里更谁留我醉，兴来无复伴君吟。一枝仙桂知难拟，千顷黄陂未厌深。为向荆州王粲道，安排佳境约相寻。

和 裕 之（二首）

行李西来便得君，相从回首七经春。君方备悉原思病，我亦私怜仲父贫。底事却成今日别，枯肠难着此愁新。鸢肩火色真将验，马瘦何劳更问辛。

不幸还能作幸民，十年同醉颍川春。酒船载我虽堪老，仕路有时或为贫。少室山人三日恶，夷门纸价一番新。益知哀乐终年事，未唱骊驹鼻已辛。

题裕之《家山图》 刘昂霄

万里神州劫火余，九原夷甫有余辜。作诗为报元夫子，莫倚家山在画图。

赠答史院从事 贾益谦

见说才名自妙年，多惭政府旧妨贤。物华天宝无今古，风阁鸾台孰后先？郑圃道尊何敢望，济南^[26]书在子当传。莫言老眼昏花满，及见风鹏上九天。

送裕之往许州，酒间有请予歌“渭城烟雨”者，因及之 辛 愿

白酒留分袂，青灯约对床。言诗真漫许，知己重难忘。爽气虚韩岳，文星照许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悲伤。

寄 裕 之

青云一别阮家郎，甚欲题诗远寄将。好句眼前常蹉过，佳人心上不曾忘。谁家秋月茅亭底，何处春风锦瑟旁。昌谷烟霞久寂寞，欢游还肯到三乡。

古月一篇为裕之赋 李 汾

古月天不收，敌君三万秋。天孙弄明镜，光涌云间流。忆昔放逐江南州，金陵女儿歌棹讴。草裹乌纱巾，散着紫绮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拍参历并骑斗^[27]牛。醉中呼儿摇双舟，吾欲乘流下石头。起来茫茫视八极，万里只有元丹丘。丹丘子，游人间，风尘何为往复还？玉华山人近招我，九日朝帝苍梧山。

读裕之弟诗稿，有“莺声柳巷深”之句，漫题三诗其后 兄敏之

阿翁醉语戏儿痴，说着蝉诗也道奇。吴下阿蒙非向日，新篇争遣九泉知。
莺声深树只闻声，不着诗家画不成。惭愧阿兄无好语，五言城下把降旌。

传家诗学在诸郎，剖腹留书死敢忘（先人临终，有“剖腹留书”之语）。背上锦囊三箭在，直须千古说穿杨。

跋遗山墨迹 刘 因（见《容城集》）

晚生恨不识遗山，每诵歌诗必慨然。遗墨数篇君惜取，注家参校有他年。

遗山先生挽诗 阎 复（见元诗）

萧寺秋风卷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谁知别后《骊驹曲》，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虫蠹简，《锦机》春暖凤停梭。祇应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昙忍泪过。

题《中州诗集》后 家铎翁（见《文类》）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盖天为斯世而生斯人，气化之全，光岳之英，实萃于是，一方岂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充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况于在中州者乎！

余尝有见于此，自燕徙而河间，稍得与儒冠缙绅游，暇日获观遗山元子所哀《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节士、巨儒、达官所为诗，与其平生出处大致，皆采录不遗。而宋逮炎以后，衍命见留，与留而得归者，其所为诗与其大^[1]节始终，亦复见纪，凡十卷，总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片言一善，残编佚诗，搜访惟恐其不能尽，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犖，过人远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篱，一家尔汝，视元子之宏度伟识，溟滓下风矣。呜呼！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数百载之下，必有谓予言为然者。

[1] 抚 原作“抚”，据四库本及《全文》卷一二六《文艺传》改。

[2] 魏故 原作“故魏”，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陵川集》卷三五乙正。

[3] 令 原无，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陵川集》卷三五补。

[4] 论 原作“论”，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陵川集》卷二一改。

[5] 非 原作“非”，据蒋刻本、四库本、《陵川集》卷二一改。

[6] 惜 原作“慧”，据四库本、《陵川集》卷二一改。

[7] 雅 原作“雅”，据四库本、《陵川集》卷二一改。

[8] 盼睇 蒋刻本作“眈眈”，《陵川集》卷二作“盼睇”。

[9] 一代 原作“一伐代”，据四库本、蒋刻本、《陵川集》卷二删。

[10] 快 原作“仲”，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澠水集》卷五、《中州集》卷三改。

[11] 东风 原作“快东风”，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澠水集》卷五、《中州集》卷三改。

- [12]常 原作“当”，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五改。
- [13]奇 原作“寄”，据蒋刻本、《中州集》卷五改。
- [14]泓 《中州集》网丛刊本，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济”。
- [15]泪 原作“泪”，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五改。
- [16]梦 原作“眼”，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五改。
- [17]幽 原作“忧”，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五改。
- [18]惜 原作“悟”，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六改。
- [19]光 原作“先”，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改。
- [20]竟 原作“竟”，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六改。
- [21]谁与 原作“谁得与”，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六删。
- [22]川村 原作“南才”，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六改。
- [23]哦 原作“饿”，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六改。
- [24]荣 原作“荣”，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六改。
- [25]土人 原作“士夫”，据四库本、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六改。
- [26]济南 本书卷三四《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作“汉廷”。
- [27]斗 原作“汗”，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中州集》卷一〇改。
- [28]大 原作“人”，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元文类》卷三八改。

遗山先生文集后序

自有书契以来，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几人耳。《六经》诸子，在所勿论，始以两汉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诸人论之，上下数千载间，何物不品题过？何事不论量了？大都几许不重复？文^{〔1〕}字凡经几手，左捍右扯，横安竖置，搓揉亦熟烂尽矣。惟其不相蹈袭，自成一家者为得耳。噫，后之秉笔者，亦切乎其为言哉！

今观《遗山文集》，又别是一副天生炉鞴，比古人转身处，更觉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其难。如梓匠轮舆，各输技能，可谓极天下之工。如肥浓甘脆，叠为恒钉，可谓并天下之味。从此家跳出，便知籍、混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当复积学数世，然后再议。

曩在河南时，辛敬之先生尝为予言：“吾读元子诗，正如佛说法云：‘吾言如蜜，中边皆甜。’”此论颇近之矣。虽倡优、狙僮、牛童、马走闻之，莫不以为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为文，亦安用艰辛奇涩为哉！敢以东坡之后，请元子继，其可乎？不识今之作者以为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后，当有扬子云复出，子何必喋喋乃尔？”

济南杜仁杰直^{〔2〕}序

〔1〕文 原无，据蒋刻本、读书山房本增。

〔2〕直 蒋刻本、读书山房本作“善甫”。

遗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阙文补

阳曲令周君墓表

君讳鼎，字器之，姓周氏，世为定襄人。曾大父万，力田为业。大父庆嗣，字荣甫，通《六经》，教授乡里者六七十年，乡人尊之。父丕显，字著明，质直尚义，好交结四方。获鹿

世家，有以女婢诱陝右饥民为赘婿者，岁既久，并所生男女皆奴之。赘婿单弱，无以自解。著明寃之，示以文法及诉讼次第，累为有司所直，准生女从母，其余皆夺为良。尝自言：“吾后世当有兴者。”君，其长子也。

幼颖悟，未十岁，大父教之《六经》，应童子举。平阳宿儒毕晋卿爱其风骨，谓当有所成，许之亲授赋学。年十六，即辞家从之。又二年，取平阳解名。三赴廷试，贞祐乙亥程嘉善榜内登第。释褐征事郎、五台主簿。未几，丁母王氏艰。太原行元帅府事翟德升雅知君名，以便宣起复定襄丞。

时中原受兵，所在残毁，民人保聚，多为胁从。君时佩银符，兼义军弹压，以为军力不足备敌，而人无所逃死，岂乐为背逆？凡所诬误者，一切贷之，县民赖以全活者甚众。明年，迁阳曲（以下不缺）。

《遗山先生集》今世行者，以此本为最古，惟二十二卷内《中顺张君碑》中脱一叶，末阙铭文两行；《阳曲周君表》佚去前半十八行。盖明时已然，后刻各本仍之。近见灵石杨氏本搜访颇勤，厘从金石例补得《阳曲周君表》阙文半首而已，爰移录于此，聊弥前隙云尔。

丁卯八月，吴县姜殿扬校补并记